宋儒胡致堂先生崇正辯

三卷

〔宋〕胡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二十七年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崇正辯三卷》

提要

崇正辯序

昔者聖人於華夷之辯蓋甚謹焉書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內夏外夷其爲斯世防也至矣然其所謂夷者皆處中國近境時或侵軼以害吾民之生未至入吾域中爲斯人心術之害也至戰國時邪說始盛然所爲說者其人固中國之人也其說雖未合於正而猶不至悖逆天常滅絕人理如佛氏之甚焉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其初豈眞無父無君哉孟子斥之蓋極其流弊言之耳然人道生生之本固自如也佛氏乃棄其天性之親而自謂出家則眞無父矣蔑其無所逃之君而自謂出世則眞

無君矣無父無君非臣非子其人何等人邪甚至反陰陽之常絕生育之理忘其身之所從來而關其氣之所由續噫穹然隤然之間而無蠢然者禪續以生生則人類絕也久矣天地尚得為天地哉萬無是理也雖然彼猶道其所道於其所生印度國中去中國萬餘里勢不

能以相及也柰何後世主中國者無故自決其內外之防引絕域裔夷入我華夏使吾人從其俗習其法祀其鬼誦其書而或者又從而推演張大之以亂吾中國聖人之教上貶天帝中誤世主下愚生人世無古今地無華夷人無智愚莫不恬而安之以為當然利而慕之覬

其必得畏而怖之莫敢輕議宮室日廣徒侶日衆論說日巧滋蔓至於今日殆將與天地相為終始而無窮其為中國民心之害豈止如詩書所稱春秋所書孟子所闢者而已哉自有佛氏千有餘年其間豪傑之士明言以痛斥之者若傅太史韓吏部程夫子朱文公其論可

謂明白而深切矣然皆舉其大綱撮其大凡細微旁曲之處容有未盡焉者彼猶或得以隱遁掩飾也惟有宋致堂胡明仲先生崇正辯一書凡為卷三為條二百九十有九蓋因僧仁贊之所論按其事而判之隨所言而折之根究條析瑣細不遺一本諸理之所有以證其事

之必無理直而氣壯詞嚴而意周彼夫誕幻不經之邪見茫昧無稽之虛言一切破蕩無餘矣非獨儒者瞭然於心目之間使爲其徒者讀之彼亦人耳天理之在人心者固未嘗泯雖其沈溺深固口或肆然以辯而其心亦將帖然以服矣予蚤歲於馬氏文獻通考中得其序

文讀之欣快者累日恨未得見其全書後仕京師遍於四方藏書家訪之近始得寫本於金陵吳廷潤僉憲處適友人叚可久知南陽府乃以授之可久欣然正其訛誤用刻諸梓嗟乎夷狄之爲中國害也久矣彼肆其爪牙之毒以侵我邊境爲吾人生聚之害時暫然也固已不可堪矣矧譯胡言以譸張行鬼教以劫制設幻術以誘惑鼓妖說以黨助日新月盛以賊害吾人之心術於百千萬年而無窮偃然自大以傲我君父居然自任以敗我綱常羣然自恣以糜我貨財致吾中國自天地開闢以來百王之法萬世之道爲所汩亂焉是蓋夷狄邪

說合而爲一纏綿膠固而終無可解之期學孔孟者所宜究心也是用表章之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其爲私爲邪爲非爲妄是亦攘夷狄闢邪說以正人心而爲世道之防之一助云

成化十三年歲次丁酉二月辛未

翰林院侍講學士瓊山丘濬序

崇正辯序

崇正辯者宋儒胡明仲先生取沙門仁贊之所記述而爲之辯者也莫辯乎邪正何辯乎循不雜薰亂苗者莠黑不淆白奪朱者紫爲其近似也邪不害正邪而近理者害之句害也辯之不可以已也周道衰刑名功利之徒馳騖乎天下而孟子闢之獨先楊墨者爲其疑於仁義也然其說猶畔援易指切至佛氏明心性老氏談道德則其說愈高其事愈誕顧賢者樂其高而不暇爲辯愚者惑於其誕而不能辯廼其說卒蔓延膠固與吾儒之道鼎立于千百年而不窮非其邪而近理哉故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闢佛老莫力於韓退之而原道諸篇深明乎理而濶于事所謂明先生之道以道之也先生專闢佛而辯刼辯戒辯幻辯空辯棄舍辯呪庋辯前後生則按事以質理通其所莫悟而動之以其所不忍奪其所必趨而引之以其所易從使可緣以入如食烏附者必先有以滌其腎腸而驅其蘊毒之所在而從可易之以安和之劑而厭之菽粟也是書嘗梓而播紳

閒希有之予督學而閩也家兄諭德從南海倫司成得一帙轉以授予曰弟反經事也已而閩人苦崇信佛事而熾於邵建之間先生建人也爲是書將以教天下後世而其鄉人且不及聞知予竊悲先生之志亟授閩生黃以賢者校而刋之以廣其傳曰佛老張高誕廼其情甚淺陋可窺笑佛氏怖死老氏貪生貪生竟死怖死輙反先棄其生此可謂能罔人哉予有反經之責而莫之能興辭而闢之以竊附先生之後則可謂云爾已矣

嘉靖丁酉十月朔福建提學僉事貴溪江以達序

余求此書凡二年，十二年十一月始得之。此書寫儒家攻佛勝之心理，固可供史料；然保存佛家末法流弊，此其對於[illegible]條，尤可貴也。

濤

致堂先生崇正辯序
崇正辯何爲而作歟闢佛之邪說也佛之道孰
不尊而畏之曷謂之邪也不親其親而名異姓
爲慈父不君世主而拜其師爲法王棄其妻子
而以生續爲罪垢是淪三綱也視父母如怨仇
則無惻隱滅類毀形而無耻是無羞惡取人之
財以得爲善則無辭讓同我者即賢異我者即
不肖則無是非是絕四端也三綱四端天命之
自然人道所由立惟蠻夷戎狄則背違之而毛
鱗角之屬咸無焉不欲爲人者已矣必欲爲

崇正辯序　一

人則未有淪三綱絕四端而可也釋氏於此丕
單除掃自以爲至道安得不謂之邪歟豈特此
哉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言死人事皆可見也
佛不言顯而言幽人死然後名之曰鬼也佛不
言人而言鬼人不能免者常道也佛不言常而
言怪常道所以然者理也佛不言理而言幻生
之後死之前所當盡心也佛不言此生而言前
後生見聞思議皆實證也佛不以爲實而言耳
目所不際思議所不及至善之德盡於乾坤也
佛不知其盡而言天之上地之下與八荒之外

若動若植無非物也佛不惜草木之榮枯而憫
飛走之輪轉百骸內外無非形也佛不除手足
而除鬚髮不廢八竅而防一竅等慈悲也佛獨
不慈悲父母妻子而慈悲虎狼蛇虺等棄舍也
佛獨使人棄舍其財以與僧而不使僧棄舍其
所取之財以與人河山大地未嘗可以法空也
佛必欲空之而屹然沛然卒不能空兵刑災禍
未嘗可以呪度也佛必欲度之而伏屍百萬烈
焚淪沒卒不獲度此其說之疎漏畔戾而無據
之大略也非邪而何今中國之教無父無君則

崇正辯序　二

聖賢闢之萬世不以爲過中國之治弒父與君
則王法誅之人心不以爲虐至於詭術左道皆
重加禁絕所以扶持人紀計安天下也釋氏之
說盡麗於此數者吾儒反相與推尊歸向無乃
有三蔽乎三蔽謂何一曰惑二曰懼三曰貪夫
闚光於隙穴者豈知日月之大明囿智於一物
者豈盡陰陽之變化此凡民淺識也佛因而迷
之曰世界不可以數計生死不可以世窮於是
不智者亦從而惑矣身拔一毛則色必慄然變
足履一刺則心必惕然動此凡民懦氣也佛因

而惱之曰報應之來迅如影響之答幽冥之獄倍於金木之慘於是不勇者亦從而懼矣廹窮愁害必興饒益之想謀及悠遠必爲子孫之慮此凡民貪情也佛因而誘之曰從吾之教則諸樂咸備壽富不足言造吾之地則超位高明天帝不足貴於是不仁者亦從而貪矣吾儒誠能窮理養氣而宅心必無此三蔽有此三蔽是衣冠而衆庶見也是引夷猶入中國以爲未快又與禽獸同羣而不知避也何乃不思之甚哉無亦可悼之極哉雖然賢智之士有出塵之趣高

世之念者以事爲膠擾非清淨妙圓之體也則曰吾豈有所貪懼如愚夫之所期歟蓋將求佛所謂無上法第一義者悟徹此心耳嗚呼堯舜禹湯文武之德衣被天下仲尼子思孟軻之道昭覺萬世凡南面之君循之則人與物皆蒙其福背之則人與物皆受其殃載在方册之跡著矣其原本於一心其効乃至於此不可禦也今乃曰是未足以盡吾本心兼利萬物爲高二也豈不猶食五穀而曰不足以飫登泰山而曰不足以崇者乎盍亦師聖人之言窮萬物之理反

求諸心乎今於聖人之言未嘗思於萬物之理未嘗窮志卑氣餒倀倀然如逆旅之人也乃率然曰妙道非六經所能傳亦何言之易邪假曰孔孟有未言者故佛言之佛言其妙所以出世而孔孟言其粗所以應世耳其心則一也然則以耳聽以目視以口言以足行饑而食渴而飲冬而裘夏而葛旦而動晦而息戴皇天履后土皆孔孟日用之常佛者何不一槩反之而亦與之同乎同其粗而不同其精同其心而不同其用名曰出世而其日用與世人無以異烏在其

能出乎故道不同不相與謀儒與佛不同審矣佛者未嘗爲儒謀而儒之陋者無不爲之謀悅其受記之媚承其外護之諂張而相之扶而興之至使著書名曰樂侮非毀堯舜詆譏丘軻曾不以爲疚也一有距西方之説者則怵心駭色若罪元在己雖弑父與君未足以方其怖且怒矣良心陷僻乃至於此邪或者曰凡子所言皆僧之弊非佛本旨也予惡僧可也兼佛而斥之則過矣則應之曰黄河之源不揚黑水之波桃李之根不結松栢之實使緇衣髡首者承其教

用其術而有此弊是誰之過也仲尼父子君臣之道經紀乎億千萬載豈有弊邪惟其不作而無弊也是以如天之覆不待推而高如地之載不待培而厚如日月之照不待廓而明惟其造作而有弊也是故蔓衍其辯張皇其法防以戒律而誆以鬼神侈以美觀而要以誓願托之於國王宰官劫之以禍福苦樂而其弊久而益甚矣墨氏兼愛其流無父楊氏爲我其流無君非身自爲之矣孟子究極禍害比之禽獸況於身自爲之又率天下而從之其害源之所達而禍

波之所浸千有餘年喪人之心失人之身破人之家亡人之國漂泊陷壞天下溺焉莫之援也豈曰弊而已乎昔梁武奉佛莫與比隆及侯景之亂諸子擁重兵圖便利雲翔不進卒殍其父而後兄弟相夷宗國亡滅彼於君臣父子之際可謂淡然無情不爲愛欲牽矣而道果如是邪或者猶曰佛之意亦欲引人爲善道使人畏罪而不爲慕善而爲之豈不有助於世而何闢之深也則應之曰善者無惡之名也無父無君者惡乎善乎自非喪心者不敢以爲非惡歟將有父有君之爲善乎道者共由之路也不仁不義者可由乎不可由乎自非喪心者不敢以爲可由孰與居仁由義之爲道乎子悅其言而不覈其事過矣或者又曰夫在家以養口體視溫凊爲孝者其孝小出家得道而升濟父母於人天之上者其孝大佛非不孝也將以爲大孝也則應之曰良价之殺父効牟尼之逃父而爲之者也逃父避之於山而得道不若使父免於思念憂勤而親其身之爲全也殺父升之於天之非理不若使父免於此逐餒殍而養其生之爲得

也然則佛之所謂大孝乃其父所謂大不孝耶借使佛之說盡行人皆無父則斯民之種必至殄絕而佛之法亦不得傳矣人皆無君則爭欲屠膾相殘相食而佛之黨亦無以自立矣此理之易見者彼非懵然不知也特罔人以虛誕之言蓋其悖逆之情聾瞽奸惰之徒而安享華屋之居良田之利金帛之施衣食之奉泰然爲生民之大蠹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何哉是故仲尼正則佛邪佛邪則仲尼正無兩立之理此崇正辯所以不得已而作也上士立德以教變之

中士立功以法草之下士立言以辭闢之吾下士也凡十餘萬辭覽者矜其志而左右之說則忠孝之大端建矣

致堂先生姓胡氏諱寅字明仲建州崇安人文定公長子

重剡崇正辯紀言

崇正辯者濬二世祖致堂公闢佛書也昔先贈君蔡邨公嘗語濬曰士子讀書當崇正學致堂公有崇正辯若干卷宗孔孟而黜釋氏大有關乎名教予於残篋敗簏中得覽一卷而未竟其全厥後肆力搆求知原板毁於兵燹爾曹當於藏書家廣爲摉覔毋令先澤湮没濬謹受命歲壬午過南州朱桐岡太史得全編如獲重寶爰付剞劂以綿祖澤惜先贈君未之見也悲夫

乾隆二十七年壬午歲穀雨前一日

南豐胡濬謹述

宋儒胡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一上

南豐裔孫　濬古邱重梓
清寅直
深叔平
淵仲海　重訂
濱鶴汀
濤次湮
湘佩芳
森三木較字

劫者時也梵語名劫波華言曰時分也成
住壞空凡四大劫

陰陽之氣分爲天地凝爲日月轉爲四時散爲萬物升降晦明消息聚散皆氣之運未有能外之而獨立者也聚則成散則壞盈虛相盪一息不留未嘗止也安得言住不成則壞不壞則成皆可耳聞目見而心知也安得言空是故中國傳聖人之道者正之曰有成壞無住空佛以世界終歸於空故其道以空爲至然實不能空也佛強空之耳

饑饉疾疫刀兵三劫謂南閻浮提有情壽命短促有此三災次第興起有能一日一夜持不殺戒不逢刀兵若以一訶梨勒奉施僧衆不逢疾疫若以一團食施諸有情不逢饑饉

歲有豐凶人有疾病國有兵革自有天地以來所不能免蓋氣化之運人事之致也豈謂有情而後遇之邪今水土無情矣爲人所陶冶而成器草木無情矣爲人所焚伐而致用金石無情矣爲人所鎔琢而備物安可言水土草木金石有情而命促邪天竺國惟佛不父其父不母其母其餘人固自有情愛生長其土固自有水旱

豐凶其俗固自有爭戰殺伐佛何不盡化之使能免邪今齋斷肉者天下多矣而死於兵亂者不知其數何謂不逢刀兵今佈施財者天下多矣而死於疾癘求食者不知其數何謂不逢饑饉驗之其事則信誕判矣

沙門仁贊曰夫劫者權輿天地根括古今雖巧歷不能盡其數而劫盡之矣成住壞空各二十劫終則有始若五運之相生質文之循環耳上繫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太極無也兩儀形器也形器從無而生由

此而觀儒得其半而有所遺矣
梵言劫華言時日月星辰運行無止而名之曰時此中國之常言何待佛然後明之今夫瞬息之速頃刻之暫歲月之積今古之異成壞相因治亂相續載籍以來皆可攷矣何時爲住時邪何時爲空時邪誣箴按據而造說茫昧幻觀天地而實證八荒多見其妄矣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此孔子之言也太極無也兩儀形器也形器從無而生此仁贊之言也仁贊以其言自比於孔子不知量之甚矣又以太極而下爲半是太

極而上猶有半焉則又安得引兩儀之間五運文質之循環以證四劫之全乎言之淺陋如此是亦嘗識太易之門戶而敢爲無根之說以誣毀聖道此所謂順非而澤以疑衆攷於先王之法必誅而不以聽者也

釋迦姓也釋迦有王聽后譖擯子遠出到北雪山住直林中數年歸德如市父恩往召辭過不還成佛號釋迦文

昔者舜之父母生象而惡舜舜起敬起愛盡[illegible]親之道而父母皆悅各進於善道[illegible]

言孝者稱爲首彼佛以母之譖已并怨其父忿然離其親雖召而不還是以忿懟爲子至不道也而曰得道成佛宜其教人以絶滅天性爲道而世之薄恩敗德者靡然從之中國者人倫之所在也若以此爲教使人皆不父其父不君其君誅用是興而兵由此起大亂之道也不慈不悲孰甚焉

釋迦氏名牟尼譯爲寂默未成佛時爲大菩薩生兜率天住六十億諸天共議言今菩薩將降當生何國菩薩曰觀釋種職盛

父性仁賢母懷貞順應往降神化爲白象降母右脇影現於外如在琉璃

未成佛時於兜率天住六十億既成佛後於天竺國住四十九年是爲佛之功力反不如菩薩時何也凡僧之教人祈向者皆令發願生兜率內官而不令生天竺國是天竺國不如兜率內官明矣天竺國不如內官則是佛所住不如菩薩所住又何也父性仁賢乃聽母譖乎母懷貞順乃譖其子乎初爲菩薩既已超於六道復化爲象又何墮於畜生象胎生象人胎生人不可

易也彖出入胎則無是理也其曰有父有母即是男女構精之所成而非彖胎矣如其不然則可以無所托籍忽爾自生又何必擇父母而依之哉至於降母右脇影現於外皆理之必不然者無非妄也

四月八日於無憂樹下從右脇出年十歲射金銀銅鐵七鼓發矢洞徹年十七出四門遊觀生老病死思求出家王執其手流淚言宜息此懷國未有嗣太子夜從北門去曰不斷八苦不轉法輪不成菩提誓不還此王俾求之太子豈不知恩但爲四患

苦爾

古之帝王固有稟異顯祥者蓋肇生元聖開物成務以拯天下後世故靈氣交感異於衆人然男女之形生出之道則不可易也脇下無可生之路裂脇而出豈非母之大苦歟前代史氏記軀物之妖有陰生於頭足生於背者反常道理之甚人所惡見而諱言也如脇下可以生育是則妖氣之極故生此人以其邪道惑中國之人者耳李廣夜見草中石誠以爲虎也射之[illegible]

明日復射則不復能入今十歲之兒以竹箭之矢而射五金七鼓應弦洞徹此理之必不能者也凡學道之人其初不可差佛見生老病死而求出家其發心本於愛生怖死知生不可留而死不可免無以處之故浩然棄父而去曰本來無有皆空也所以排遣良心耳此心自古至今人人具足其可排遣乎據此即太子辭父出家又與受謂見擯之事不同未知何者爲實要是毀絕天性非天下之大倫不足貴也

夫五戒者不殺仁不淫義不盜智不妄信不飲酒禮亦先王五常之教蓋眼目之異

號頭首之別名殊途同歸百慮一致爾夫五常之教禁其見非五戒之謨防其來過也

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此聖人戒殺之訓也由是推之博施濟衆使民生老病死不失其所鳥獸魚鱉咸順其性本於此心而行之有法度爲人而無弊非如佛氏不殺之化無別無義也舉此一端則仁義禮智信皆然豈五戒淺

淺之可比方哉其途自異其歸不同其慮自百其致不一不當引聖人之道以文其說也既曰同歸一致又曰五常止能禁其見非五戒乃能防其來過不知見非之與來過何以別之禁其見非而不復犯則無來過矣若有來過是乃見非未除矣徒欲誇大佛法而不虞其言之失也

　儒家者蓋出於司徒之官

九流非聖人之言聖人既沒道術分裂各得其一以自名家故太史氏有九流之目然其言推原本末知風之自各有所據不苟然也今釋子既未嘗深攷聖人之經乃效史家區別流派猶瞽者發矢窮年無中矣自堯舜至孔子或在上或在下然見於行事著於經籍所以扶立人道不淪於禽獸夷狄者乃大儒之極功班固言出於司徒之官則非至論矣

　絕去禮樂棄仁義獨任清虛以爲治此道家之弊也

仁之實事父母也義之實從兄長也禮之實爲仁義之節文也樂之實由仁義而和樂也不知釋氏之所謂仁義禮樂者與此同乎異乎同則

不當棄父母絕倫類異則不當言仁義談禮樂今其言非咲老子而不知自陷於邪僻猶咲人無足而自不知其兀也禮樂固不可絕釋老皆絕之仁義固不可棄釋老皆棄之其得罪於聖人均爾

　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至於殘賊至親傷恩薄厚此法家之弊也

自先王之迹息秦以法律治天下用刑嚴酷漢世稍寬而無復三代之忠厚流俗相因日改月化以佛圖澄之多術不能止石虎之好殺然多殺而已猶未有巧殺也及梁武爲懺叢集佛書地獄苦虐之狀至唐世人君奉佛者衆而酷吏始以巧殺苛毒慘虐真如地獄變相又有甚焉所不忍聞者嗚呼悲夫彼佛之說本以恐動愚人使之向已不虞其流禍至此之極也然則法家之弊小地獄之說爲害無窮嗚呼悲夫其言法家殘賊至親傷恩薄厚以吾觀之佛之教則然矣

　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踈此墨家之弊也

墨氏之弊固如此矣釋氏之弊豈不甚於此乎棄父母出家而不顧見螻蟻蚊蚋則哀矜之謂之矧親踈可乎不別親踈故不譏賢否今有聖賢之人坐致太平而不喜佛則釋子必不譽也小人亡國敗家而建寺守崇塔廟厚給其田廣度其衆則釋子必以爲宿植善根親受佛記者也試用此觀之其情見矣

欲君臣並耕悖上下之序此農家之弊也

天尊地卑君臣之分也釋氏自以方外不執臣禮非悖上下乎繼世承考父子之分也釋氏自以方外不服子道非悖上下乎上下莫大於父子君臣而皆悖之尚何農家之咲乎彼農家則不然勤藝黍稷孝養父母出其財以供賦出其力以供役國有勞苦之事農不得免焉於上下之序未嘗悖也釋氏不耕而食乃又咲之失其本心甚矣

沙門仁贊曰儒有九流釋存九錄淺深之道不侔內外之文斯異然殊途同歸百慮一致者也

理有至真以似而亂之則可惡矣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楊墨恐其亂仁義也惡佛老恐其亂性理也九錄與九流同乎則何有淺深內外之辯如其異乎又何有同歸一致之理此奸僧滑釋欲主張其說恐不能勝又竊取儒書近似之說以符同之使愚夫懦士怵惑不能自解可不戒而遠之哉

佛所生國迦毗羅城謂四重鐵圍之內三千日月萬二千天地之中央也蓋佛之威神不生邊地故中天竺國如來成道焉

今釋者言佛土曰西天西方言西則非四方之中也何不曰中天中方以顯其非邊地所生乎據釋氏之說以東方震旦爲人主之國佛既神聖擇美處而後生何不生於人主之國而生於篤學異術重貨輕禮之地哉昔辯者惠施曰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燕之北天下之極北也越之南天下之極南也以是爲中央則無所往而非中央矣與釋氏以天竺爲天地中談詭荒誕蓋一說也

何承天問沙門忠嚴曰佛國用何曆術而號中乎嚴云天竺之國夏至之日方中無

影所謂天地之中也此國測之故有餘分
致曆有三代增損算必差忒明非中也
昔堯命羲和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此曆法之祖也至于今行之四時
不差日月不忒星辰不亂人事各得其生釋子
亦據之以爲節乃曆象授時之效也若不足信
則晦朔弦望分至啓閉無所準度而寒暑愆度
四時失序久矣安得言中國非中而曆有差乎
不然天竺之曆法何爲不得於中國而堯舜之
曆法至今無弊也佛以四月八日降生何爲釋

子考證參差終無所定惟嚴之言至淺何承
天必有以新之而得乎[illegible]倫爾
一洲四主南海名象主地惟暑濕偏宜象
風俗躁烈篤學異術是爲印度或云天竺
或云身毒西海名寶主偏饒異珍輕禮重
貨北海名馬主其俗凶暴忍殺衣毛東海
名人主地惟和暢俗行仁義安土重遷即
所謂震旦國諸儒滯於孔教別指洛陽以
爲中國乃約軒轅五岳以言未是通方之
巨觀也

據此則篤學異術輕禮重貨釋迦所生之國也
誑人反易彝倫以七寶裝嚴佛事如華嚴誇大
之說特以其國多寶故耳俗行仁義者中國列
聖之化也名曰人主乃是人之所生與他方夷
狄之俗天地判隔仁賢以知矣後世臣服夷蠻
梯航入貢者或効象馬或獻麒麟皆以黜夷方
能擾謝而歸駁由此觀之乘金毛獅子六牙白
象殆亦兜類自其俗尚耳不知諸儒滯於孔教
乎抑諸儒溺於佛說乎
晉大常彭城王紘表以肅祖好佛道手畫

形像於樂賢堂經歷寇難而堂猶存宣勅
著作成使作頌顯宗出紘表博議蔡謨曰
佛者夷人惟聞變夷從夏不聞變夏從夷
先帝天縱多才聊畫此像未是大晉盛德
之形容今欲發王命勅史官上稱先帝好
佛之志下爲夷狄作一像之頌義有疑焉
君子曰斯剛愎之鄙夫井坎之固量也見
謨之諷議局據神洲一域以爲中國也佛
則據通閻浮一洲以此爲邊地爾天竺者
地之中心也故提封所及三千日月萬億

天地惟佛所統非謨能曉嵩洛以土圭測影爲中乃是神洲之别中耳

天竺在中國之西有路可以來往何得言天竺國别有天地乎既是一天地即四方上下共取一中何得言神洲有别中乎蔡謨守道甚固不惑邪說正夷夏之分以華其君之過舉可以表示後世仁贊乃自目爲君子目謨爲鄙夫而不知其庸愚陋劣之甚也聖人以土圭測影觀一氣之交會而定天地之中夫有所據矣豈欺我哉

辯惑論曰說者以爲佛法本出西胡不應奉之於中國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磾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何必取其同俗而捨其異方乎

據此說即僧徒心知天竺是夷狄而非地中甚明矣雖然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得志行乎中國以人道治人使人不爲夷狄禽獸則萬世之師不以東夷西夷而外之也若夫邪說異端絕滅倫類以鬼道化人使人惑於生死鬼神之際亂中國之俗則萬世之罪人雖生中國無所容於遠方不能使立又況夷狄之教宜何如哉

漢求西域之名馬[illegible]之明珠物生遠域尚此爲珍道出遐方[illegible]何可棄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内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此方矣

淮南子言古者天有十日羿射其九其誕已可笑矣而釋氏之言乃又甚焉今中夏寒暑之運至於六月而炎氣極隆土山焦枯江河涸竭人無廈屋之庇者或以暍死此一日耳而氣尚如

此今乃曰有百億日月不知天竺國中受此曝炙何以能生邪徒欲爲美言誇張之而不意其言之失如此愚夫無知何足深罪而信之者爲可怪也

天竺沙門僧康會吳赤烏年遊乎建業孫權召而問之曰佛何靈驗會曰如來遷跡已越千年遺骨世間名爲舍利昔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寶塔以表遺化也權以爲誇誕乃曰若得舍利當爲造塔會乃以瓶盛水燒香禮請三七日忽聞瓶中鏘然有聲

果獲舍利權自執瓶瀉銅盆上舍利所衝盤即破碎權肅然驚起會進言曰舍利威神豈有光相而已此乃劫燒之火不能焚金剛之杵不能碎權乃置舍利鐵砧上使有力者用椎擊之砧椎俱陷舍利無損權大嘆服即爲建寺號曰建初由是江右大法遂興會之力也至孫皓廢棄淫祀及佛伽藍並欲毀壞遣張昱詣寺詰會昱不能摧還歎會才明非臣所測皓大集朝賢迎會會既坐皓問曰佛教所明善惡報應何者是乎會對曰詩咏求福不回易稱積善

餘慶惟典儒之格訓即佛教之明謨皓曰若然則周孔已行何用佛教會曰周孔畧示世間釋教廣明因果故行惡則永劫地獄苦酸修善則長受天宮安樂皓不能折

舍利子之爲物乃釋子修煉攝心精氣之所結猶石中有水精木中有膏液物理之常獨善保身者斯有之然不救饑寒無益民物世亂不能以舍利而治人死不能服舍利而存無所用之不足貴也孫權未嘗深攷遂爲僧會所惑使江左之人初識邪法流傳至皓竟以喪邦舍利果何利哉唐初崇奉佛牙火不能焚鐵不能碎傅奕以羚羊角擊之如破朽壤若使奕見此舍利必有以處之矣皓亡國之人也安知周孔之教乎使其能知之必不至爲人所禽矣且其身爲國王宜其前世所積自合長受快樂又何故一旦傾覆而無善應乎

正法念經云若有衆生埽如來塔命終生意樂天又云修治故塔命終生白身天與諸天女五欲自娛菩薩行經云有一貧人賣薪爲業向澤中採薪見一塔寺狐狼飛

鳥草木荆棘不淨滿中貧人愴然誅伐埽除作禮而去命中生光音天盡其天壽又復一日返作轉輪王

佛設如此等教其發心也不知欲誘人爲善乎抑將自保其塔乎如誘人爲善莫先於正其心如此等教反以利樂害其心也人各有所欲而未必皆同多爲利路以張之必有一中中則其說可入此佛之術也言生意樂天則凡心意有所好樂而不得者必爲之埽塔矣言生白身天

則凡醜黑爲女子所惡欲淫色而不得者必爲之埽塔矣言生光音天作轉輪王則凡瘖啞聾瞶貧窮下賤者必爲之埽塔矣其設教之心如此果可謂之正道乎今欲詰之則必曰此皆無礙方便也人之根器萬端不如是不能設之入善嗚呼使人隨意所欲而得之好色則得女好貴則得王天下大亂之道也曾謂如是而爲善乎

沙門仁贊曰夫生也者精氣爲物靈明而通照死也者遊魂爲變幻化而不真舍利

建塔於人間其故何哉答曰因之修也指肢飼虎化肉拯饑果之證也示色非色明空不空然則香薪亘燄而齒骨不灰舍利晶熒而人天戴仰建于寶刹祕以金瓶殫土木之功而不爲奢窮丹臒之飾而不成僭

孔子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生者始也有始然後有終死者終也有終必先有始非以前世爲始後世爲終也原之爲言究其所以然也反之爲言要其所歸極也知生之所以然則知死之所歸極矣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此之謂也其言不誇不誕約而盡簡而通與佛氏之說死生猶黑白之不同也仁贊所言既以膚淺乃復淆亂本文附以巳說以生爲靈明以死爲不真其淺陋如此尚敢論生死哉既不明生死宜其言之多妄矣古之人藏赤刀弘璧天球河圖竹矢弓戈蓋有至理非爲福田利益誘人以芒昧之事亦未嘗窮極土木糜費金寶以爲貯藏之所也後世不以理治天下先王之制又信邪說希求無望所以使釋子踰禮越制

崇奉邪說以一朽骨費民膏血百千萬計而不恤者嗚呼必有聖君賢相推明正道以攘闢之當有取於斯言矣

沙門法獻以宋元徽三年於西域得佛牙長二寸圍亦如之

西域所用之尺不知與中國異同且據宣律師辯惑論云佛現金姿丈六之質及凡釋氏之說皆如此今法獻所得佛牙長二寸圍亦如之相法三十六牙相之美也佛有具足之相則其牙車當一尺二三寸若并顱項會之其圍當四尺

而其頭面當五尺許矣以五尺之頭通爲一丈六尺之身是自領以下長一丈一尺而已此不待智者然後知其妄也

劉向別傳曰臣徧觀典籍往往見有佛經乃著列仙傳云吾檢藏書推劉向言藏書者蓋始皇時人間藏書或云夫子宅中所藏書也據此而言佛法秦漢以前已流震旦也

甚哉僧人之欲借重於孔子以神其說也然稽之書傳佛教入中國乃自漢明帝時不可改矣

劉向博極羣書如果有此言何不載於正史邪孔子刪詩定書繫易作春秋之外不聞別有述作不知何所據而云壁中藏佛經也使佛經盡道而無歉可施於中國而傳於萬世又何必待魯壁藏之而劉向別傳載之乎甚矣僧人之欲借重於孔子以神其說也

元狩中霍去病討匈奴至皐蘭過居延山獲昆邪休屠王降眾五萬得金人長丈餘列之於甘泉宮此如來化被東土也

佛之道以寂滅爲樂以無生爲至既死之後乃化爲金人此何理也秦始皇聚天下兵鑄爲金狄十二以像臨洮所現之大人後十四年而秦亡按史金狄各重千石古者每石重百二十斤千石當一億二萬斤去病所得纔丈餘甚爲輕眇殆亦匈奴所鑄耳乃云化被東土金像出現然則始皇所鑄何不言瑞應邪隋煬帝大業四年征林邑獲金人四十九皆長三尺彼又何物也

漢明帝幸白馬寺問摩騰曰佛之出世不從此土何也對曰迦毗羅衛國三千大千

世界百億日月之中三世諸佛皆從彼生餘處眾生無其緣感佛不往也佛雖不往光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聖教而化導之帝默然信重

漢明帝生於中華爲天下主不能師法前代聖帝明王反信外戎引入中國爲斯民千餘年膏肓骨髓之病其罪大矣摩騰者狡猾之人也觀其對明帝之言示之以夸大附之以佞諛以行其說非漢明之不明誰復信之其言曰眾生無

緣佛不住生如其果然何爲復有聖人傳佛之教乎佛教既可傳即不謂之無緣矣其言自相衝決是誕妄也蓋佛未生時中國三代之風未亡元聖六經之教方盛彼無自而入也及世衰道微異端並起於是夷狄之術浸淫乎中國而不可救矣

後漢志曰佛身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化無常爲宏闊勝大之言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生死報應之際莫不怳然自失也

佛氏所謂外道者類能變匿身形飛騰隱顯幻出一切光景怪異佛欲降伏之於是無所不學遂盡其術外道以此術爲過咎而佛則齋戒清修所以終勝之耳身如黃金色項佩日月光皆幻術之一二也爲宏闊勝大之言以誇耀貪夫之耳目而劫持懦士之心意是以中國有道君子教人曰若欲不學佛能見其小則不學也生死報應之說散在後章遇事而闢之非一言可畢觀者宜詳擇焉

顏之推家訓曰夫萬行歸空千門入善辯才智慧豈徒六經百氏之博哉明非堯舜周孔所及也歸周孔而背釋宗何其迷也

之推者先師之後也既不能遠嗣聖門之學又詆毀堯舜周孔著之於書訓示後裔使當聖君賢相之朝必蒙反道敗德之誅矣今其說尚存與釋氏吹波助瀾不可以不辯

俗之謗者大抵有五一曰夫遥大之物寧可度量日爲陽精月爲陰精星爲萬物之精儒家所安也星墜爲石精若是石不得有光性又質重何所繫焉星與日月形色

同爾日月又當是石也石既牢密烏兎焉容石在氣中豈能獨運日月星辰若皆是氣氣體輕浮當與天合往來環轉不得錯違其閒遲疾理宜一等何故日月五星二十八宿各有度數移動不均

謹攷之六經惟春秋書隕石于宋不言星墜爲石也既以星爲石又以日月爲石皆之推臆說非聖人之言也之推又曰日月星辰若皆是氣則當與天相合安能獨運殊不攷堯之曆象羲之璿璣箕子之五紀周易之大衍也天杳然在

上左右遲速幾於不可攷矣然聖人步之以數驗之以器正之以時物叅之以人事自古至今了無差忒凡垂象之變皆有應驗其精者預知某日日食某日月食飛流彗孛出不虛示則天雖高也日月星辰雖遠也智者仰觀若指諸掌耳之推學博而雜是以其惑如此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爾矣其之推之謂乎

地既滓濁法應沈厚鑿土得泉乃浮水上積水以下復有何物河江百物從何處生東流到海何爲不溢歸塘尾閭渫何所到沃焦之石何氣所然潮汐去還何所節度天漢懸指何不散落水性就下何故上騰

地之有水猶人身之有血也故地中有水大易八卦之明象也若曰地浮水上乃釋氏四輪之妄談也水爲五行之本其氣周流於天地萬物或升或降或凝或散皆氣機之自然故草木則有滋山石則有液人則有血土則有水金則水之所生無足怪者佛之學不明乎氣以氣爲幻故學之者其蔽如此

乾坤之大列星之影何爲分野止繫中國即爲旄頭匈奴之次西胡東越雕題交趾獨棄之乎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何故信凡人之臆說迷大聖之妙旨而欲必無恒河沙世界微塵數劫也

天地雖大然中央者氣之正也以人物觀之非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所可比也天地與人均是一氣生於地者既如此則精氣之著乎天者亦必然矣北辰帝座自有環域明當三台儼分疆次災祥所應中國當之其餘列宿分野亦莫不

然班班可攷固非四夷之所得占也之推於耳目所及者尚未深曉矣乃欲信驗乎宇宙之外河沙世界微塵數劫不謂之自誑乎

二曰夫信謗之徵有如影響善惡之行禍福所歸九流百氏皆同此論豈獨釋典爲虛妄乎項託顏回之短折原憲伯夷之凍餒盜跖莊蹻之福壽齊景桓魋之富強若引之先業冀以後生更爲通耳如以行善而偶鍾禍報即便怨尤爲惡而偶值福徵乃爲欺詭則亦堯舜之云虛周孔之不實

也又欲安所信而立身乎
夏至之日一陰初生而其時則至陽用事也陰雖微其極必有折膠墮指之寒冬至之日一陽初生而其時則至陰用事也陽雖微其極必有爍石流金之暑在人積善積惡所感亦如此而已顔回伯夷之生也得氣之清而不厚故賢而不免乎天貧盜跖莊蹻之生也得氣之戾而不薄故惡而猶得其年壽此皆氣之偏也若四凶當舜之時則有流放竄殛之刑元凱當堯之時則有奮庸亮采之美此則氣之正也何必曲為

先業後世因果之說乎若行善有禍而怨行惡值福而慾此乃市井淺陋之人計功效於旦莫間者何乃稱於君子之前乎盜跖膾人肝雖得飽其身而人惡之至今顔子食不充口而德名流于千世譬顔子之心窮亦樂通亦樂簞瓢陋巷何足以移之鐘鼎廟堂何足以淫之威武死生何足以動之而鄙夫之見乃以貧賤夭折為顔子之宿報嗚呼陋哉之推又云若不信報應之說則無以立身然則自孟子而上列聖羣賢舉無以立身而後世髡首胡服纍纍蠢蠢千百

其羣者皆立身之人歟

三曰開闢以來不善人多而善人少何由悉責其精潔俗僧學經律何異士人學詩禮以詩禮之教格朝廷之人畧無全行者以經律之禁格出家之輩可獨責其無犯乎且缺行之臣猶求祿位毀禁之侶何慙供養乎

中國聖王之治有善則賞有惡則刑務為明白惟昏君亂世然後覆護罪人與之祿位非詩禮使然也之推言佛之化非孔子之所及則其化

人必速豈宜更有毀禁犯戒者哉如其有之則是佛化之未至也又從而保庇之是與惡人為地耳且儒者之教養老賓祭必以肉故畜之牧之以待用今之推許僧毀禁則僧坊可以為豕牢矣儒者之教養老賓祭必以酒故種秫造麴蘖釀之以待用今之推許僧毀禁則僧坊可以爲糟丘矣儒者之教男婚女嫁以續人之大倫故通媒妁行親迎以成禮今之推許僧毀禁則僧坊可以爲家室畜婢妾聯姻婭無不可者矣世有僧食肉飲酒豢妻子則人惡之尤甚之推

獨謂無慙於供養何勇於保奸而果於戕正顛倒迷謬如此其甚哉

四曰求道者身計也惜費者國謀也身計國謀不可兩遂儒有不屈王侯高尚其事釋有讓王辭相避世山林安可討賦役以爲罪人若能化黔首悉入道場如妙樂之世禳祛之國則有自然粇米無盡寶藏安求田蠶之利也

聖人之道成已則推而仁民仁民則推而愛物正身則推而齊家齊家則推而治國平天下但

有先後之序而無不可兩遂之計也之推不知乃祖之所學於孔子者而馳心外求宜其差跌之遠也儒有不事王侯辭榮避世如漢祖之四皓光武之嚴陵舉世求之不過數人而已時君表異之以風化天下崇廉耻興辭讓既得優賢之禮又無蠹民之害何不可之有今僧徒所在以千萬計遊手空談不耕不織而庸夫愚子十人居九皆得免於賦役誠爲有國之大蠹豈可與逸民高士同科而待哉據今之世營祠部度牒爲僧一人纔費緡錢百餘又皆衷人之財而非出於已也以他人之財而易終身之安逸溫飽所以奸宄愚庸之人皆樂爲之農夫辛勤輸納王稅歲歲有常而無已又有豐凶水旱之變其苦最甚較其利誠不如爲僧之優也然良民日少賦役日減而坐食者益衆善爲國者不計目前利入之微而思耗蠹生民之大必有覺於斯術矣之推又曰使黔首皆入道場則有自然粇米無盡寶藏何用田蠶之利夫佛以乞丐爲化忘廉恥棄辭讓見人之有者卑身下意以求之言福田利益以誘之張地獄酷毒以劫之必

得而後已不顧其他也所以積少爲多雖貧而富不藉耕桑衣食自足苟有廉恥辭讓之人必已不爲矣又況聖人之道乎

五曰人沒後與前身似朝夕爾世有神寃示現夢想或降童妾或感妻孥求索飲食微須福祐以此論之安可不爲之作地乎夫有子孫何預身事而乃愛護況於已之神爽頓欲棄之哉

轉化之說佛氏所以恐動下愚使之歸其教也破其說者散於後章因事而言不一而足同志

之士宜共思其非以趨於正勿為所惑也世傳死人附語大抵多是婦人及愚夫其所憑者又皆蠢然臧獲之流耳未聞有得道正人死而附語亦未聞剛明之士為鬼所憑此理灼然易見也至於求索飲食徼須福祐此何等鬼邪之推愛護神爽為之作地亦可笑矣亦可哀矣亦不知死生之故甚矣亦不知鬼神之情狀極矣亦為先師不肖之子孫忝辱厥祖無以加矣

李典儀內德論通命篇曰佛之所云業儒之所謂命也命繫於業業起於人虞夏商

周之與黃老孔墨之言道惟施於一生言罔及於三世其理局而不弘矣取義尚淺利民猶微比夫十力深言三乘妙法濟四生於火宅運六舟於苦海若培塿之與崑崙潢汙之與江漢何可同年而語哉

性者萬物之一源而氣禀則有清濁是以聖哲賢愚貧質有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變運參差萬殊是以五福六極值遇不一以此理觀之千古猶指諸掌也淺狹之人計功於歲月責報於促近而不知天地之氣消息盈虧遲速順壽終不可違非如人私意小智之所測量也既不明其理於是為三世之說以自誑是未嘗知性命不知性命其言殆難當乎命與業異業者人也命者天也不可同語也有志之士考正家之論氣則於典儀所辯如數黑白無足疑者三事之說見於後章因事而發非一言而可盡也

孫陀羅難陀者佛之弟也四月九日生佛使出家將上天路經地獄中心忻怖守道彌篤

佛之教大抵以幻術為神通先以此驚駭衆人之耳目貪者必慕怯者必懼惑者必疑愚者必信有一於此則其術入矣仰觀乎天穹窿杳冥何方可以為路俯察乎地厚重博實何處可以建獄佛所以誘動其弟者殆變化如幻之所為也其弟見天路而忻見地獄如怖忻怖之心交戰於中而曰守道彌篤則其所謂道非正道也

經曰若欲削髮入道場時應來和尚前長跪和尚應生兒想弟子於師應生父想宜加尊重之意誦出家唄云毀形守志節割

愛無所親棄家弘聖道願度一切人

教人者必自正其身欲人入善者必先正人心心與身無不正所謂至善也今僧人無子而心想弟子以為己子弟子有父而心想和尚以為己父此心為正乎為不正乎不待辯知矣而愚人則惑而信之不可不辯也出家唄曰割愛無親而和尚父子各存父子之想割在家自然之愛而為棄家假合之愛忘在家天性之親而為棄家人偽之親行乎幻妄而談乎實際吾不信也人之有父猶身之有首也今或自指其首曰

此幻妄也則斷而棄之欲取他人之首置諸頸上必不能活矣彼不父其父而以他人為父者何以異此然則孔子言顏回視之猶父非歟曰猶之為言比方之謂也非真以為父也古者制服父則致喪三年君則方喪三年師則心喪三年父者身之所生也君者治之所存也師者道之所傳也其尊雖同其義則有差等矣而其所謂師者乃孔子曾子子思孟軻之徒非如世俗口傳耳受伸其佔畢者也是故顏回視孔子可以猶父則未嘗名之曰父而不父顏路也視孔子猶父者師之義也孔子不得視回猶子者為厚葬言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孔子不可徒行舍車以為鯉之槨則於回之葬安得從顏路之請舍車以為回之槨乎聖人者理義之宗也其處情文之際如此豈以智力強為之哉理之自然義之至當耳佛氏不明理義之所止故以人倫為愛欲則心法滅之以假為真諦則心法起之自以為是而終於不可行其所謂小道可觀而致遠必泥蓋君子之所不為也

度人經云既著袈裟已坐受六親拜父母

皆為作禮

父子君臣人之大倫也如天尊在上地卑在下不可踰也未有無父而有子者故子必拜父未有無君而有臣者故臣必拜君此理之必然非人以智巧造為之也今佛之教一削其髮身被胡服即視父母如路人接六親如糞土以本心為妄以偽行為真不亦悖哉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如佛之教亂倫兼愛與墨氏相似而其設偽善辯則又甚焉有志於道者所宜慎擇也

經云出家入道功德無量六天人中往反
十世若爲出家作留難者其罪深入地獄
黑暗無目
富貴逸樂人之所貪也瘖聾瞽跛人之所惡也
以人之所貪者誘人使人相勸而出家以人之
所惡者怖人使人相信而勿難此所謂以利道
病良民之心而不可救藥也凡有所爲而爲善
者皆人欲之私是利道也異端邪說是也無所
爲而爲善者乃天理之公是本心也孔孟之教
是也其道正猶水火之不相入而或者欲此而

同之蓋惑溺而未之思爾
安法師作出家戒其辭曰荷道佩德縈仁
負義絶世離俗迴情易性行人所不能行
割人所不能割名曰道人
仁者人之本心也義者人之所共由也曰仁與
義者立人之道者也得此道而不失名之曰德
也此由古至今萬世而無弊者也佛氏絶世離
俗則異乎此無親安得曰仁無君安得曰義不
仁不義安得曰道乎聖人之教皆因其良心無
不可行者順情性之正也今欲迴情而易性乃

造作布置非循自然之理父母天性不可割也
割所不可割是無人之心也然則其所謂道者
如孟子所謂不仁之道耳非聖人之道也
有羅漢至健陀羅國見梵志揺訓稚童羅
漢曰世典文辭徒疲功績豈若如來聖教
福智宜滋昔南海之濱有枯樹五百蝙蝠
穴聚其中諸商人憩止樹下時屬寒烈積
薪蘊火枯樹忽然商人中有誦阿毗達磨
藏者蝙蝠雖爲火困愛好法音忍而不去
命終受生捨家修學並證聖果子雖不佞

亦居一數人今愛子可許出家出家功德
言不能述梵志感悟放子出家
萬物散殊各有種類其間或以不同形相禪者
如雀入水化爲蛤鳩化爲鷹腐草化爲螢之類
時至則然皆氣之近似而傳易者不聞雀化爲
鷹鳩化爲蛤腐草化爲蟋蟀也若此生爲蝙蝠
後生爲人則萬無是理矣今取蝙蝠五百枚以
火焚之又令一僧誦經其側蝙蝠既死復令此
僧指示受生之處既生之後此五百人者年月
日時形狀男女貧富壽命等無有異又皆自言

曰我前生眞蝙蝠也如是猶不足信何也以萬
物不能盡如是也
一 高齊元魏之際國學大儒張賓曾經越州
偃角寺索水沙彌持與問其具幾塵方可
飲之惘然無對乃以水澆其面賓大慙謂
從屬曰非謂以水辱我眞顯佛法難思即
於其寺出家
饑而食渴而飲動靜皆然天理之自然也然衆
人由之而不知故飯蔬飲水簞食一瓢雖孔顏
之樂不爲之變焉張賓業儒不知聖門自有潛

心之地乃爲沙彌杯水所轄裂冠裳毀膚髮下
喬木入幽谷此乃喪心失己隨波逐流之人也
彼乃目爲大儒以重其事豈非夸其妄乎夫大
儒者乃伊尹周公孔孟之倫仁贊烏足以識其
彷佛哉
一 釋僧肇歷觀經史備盡墳典性好莊老嘗
讀道德章嘆曰美則美矣然期神冥累之
方猶未盡也後見維摩經乃言今始知所
歸矣
以莊老之道比之於佛則有所不及故僧肇棄
莊老而從佛僧肇雖常歷觀經典而未嘗深究
不得其旨是以惑於異端而不悟其是釋而非
老殆亦走五十步而笑百步耳六經言近而指
遠守約而施博教者不可凌節而施學者不可
躐等而進故學之者以爲難佛氏之道以利誘
人曰直下承當一超直入其辭善遁而無歸宿
故學之者以爲徑使僧肇於聖人經典中優游
饜飫見理明而釋義精必以仲尼爲大中至正
之極佛老雖欲引之亦不可得而引矣
一 釋法顯有兄三人髫齔俱亡其父懼禍及
顯三歲度爲沙彌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
送還寺信宿便差不復宜歸母欲見之不
能得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立逼
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
遠塵離俗故入道爾

法顯在家爲沙彌未嘗言欲辭親也及送寺之
後遂斷天性此必寺僧有藥偶能療其宿疾因
而誘道之孩童無智故信聽而不回也凡此類
觀之者可以爲戒如有子弟未能自立慎勿令
從釋子語蓋佛本以化誘爲術一爲所熏非豪

傑之士鮮不惑者戒之哉戒之哉若法顯之父不知天命之不可推移乃自陷其子於不仁不義之地其愚則又甚也

釋圓光少耽墳典詣理窮神及聞釋宗反同腐芥由是出家

人之稟氣不同或昏或明或巧或拙或靜或躁或剛或柔千條萬端非一言可盡也膾炙人所共嗜而有好食瘡痂者晝夜人所共由而有俾晝作夜者方王澤將息佛教未來凡趨靜厭事之流亦爲山林之行往而不返如接輿荷蕢長

沮桀溺乃其所見偏蔽舍此取彼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文王之道聖人不取也又況佛說入中國有以惑人之耳目而移人之心意宜夫一曲之士棄經典而耽釋宗如圓光者不可勝數可悲也已可悲也已或問乎有道君子曰學儒者晚多溺佛何也對曰學而無所得其年齒長矣而智力困矣其心欲遽止焉則又不安也一聞超勝侈大之說是以悅而從之譬之行人方履坦途其進無難也山忽高乎其前水俄深乎其下而進爲難也於是焉有捷徑則欣然

由之矣其勢使然也夫托乎逆旅者不得家居之安耳未有既安於家而又樂舍於旅也至哉斯言乎至哉斯言乎

經云昔尊者闍夜多詣德叉尸羅城慘然不悅少復前行見一烏欣然微笑弟子怪而問之尊者曰我初至城見一鬼子饑急語我云母入城爲我求食我與母別經五百歲饑虛困乏命將不遠願與早來吾見彼母具說此意鬼母答吾我入城來經五百歲未曾得一人涕唾我新產氣力羸劣

設得少唾諸鬼敓去吾聞鬼語悲嘆生死受苦長遠是以慘然時復烏者乃往過去九十一劫爲長者子欲得出家父母不聽強爲求聘成婚生男起愛染心不復出家從是以來流轉五道愍其癡愚是以微笑若復有人障出家人罪報極苦無得解脫是故智者殷勤方便勸佐令成勿作留念

凡聲陽也鬼無形無氣無聲安得有言能言者不謂之鬼矣此其妄一也鬼子與母相別五百歲而母云新產力羸此其妄二也鬼子既能言

豈不能行何不隨母入城與衆鬼爭啗而獨居
城外此其妄三也大抵多妄直須不信勿疑也
經曰在家孝事父母若從師學開發知見
此恩大也夫出家者捨父母入法門中出
功德財養智慧命功莫大焉追其所生乃
次之爾
佛氏之學不以義權輕重不以禮度可否無分
别心惟嫌揀擇故其出言有過處事無節若聖
人則不然其制禮曰事親有隱而無犯致喪三
年致者盡極不可加也事君有犯而無隱方喪

三年方者比方也君臣以人合資於事父以事
君比於親喪而制服義也事師無犯無隱心喪
三年師雖授道不可與君父同服以比隆焉故
隱哀於心以著不忘而已蓋父之所生者獨吾
身也君之所治者非獨吾身也師之所傳者聖
人之道非師所得專而受教者亦非一人也故
父一而已君則有去就師則無常主其理如此
非人私智所能輕重故爲等降也是以稱情立
文無過而有節萬世可行而無弊所謂道也今
以師資之功在父母之上借問無父母生汝身

則雖有良師將誰教乎古之師教人以仁義禮
樂皆以成其孝悌忠順之實入道之常也今曰
捨父母入法門出功德財養智慧命功莫大焉
吾則曰捨父母入非法門出罪惡財養賊惡命
刑莫大焉師之名是也師之實非也
沙門仁贊曰悟理者内外齊貫滯情者遐
邇相懸商車周冕但知華首麗身直髮朧
肌安識生同死變世雄氏由是刓落鬚髮
被服壞色設使車髮鑒人威權振主以道
内照於我浮雲

佛之教人去鬚髮者本欲毀形貌示憎惡然後
勢須遠俗隱處以脩其道耳然有疑焉蓋其說
曰山河大地皆吾妙明中物敢問鬚髮獨非妙
明中物乎以存鬚髮爲有害以去鬚髮爲入眞
是則道之得否係乎鬚髮之有無而已毛之生
於面者三獨去鬚髮而不去其眉則何說也佛
以六道輪迴皆因愛欲是以棄妻子斷生息以
絶輪迴之苦然爲僧者不能皆忘欲念設戒甚
嚴而猶有犯者與其去鬚髮之無用曷若即宮
刑以去其爲病根者哉況求道利物之人不憚

飼虎投崖割截身體面目髓腦要即與之視身如空一無所吝何獨愛惜淫根而不斷除彼青龍寺僧光儀猶能之豈諸佛祖師之教戒反不及乎凡能棄捨者必捨其所難不教人捨其所難而姑舍其所易剃鬚斷髮以爲難能乃爲之說曰佛不許五種不男人學道吾不信其無奸心也

宋儒胡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一下

南豐裔孫　濬古邱重梓

清寅直　深叔平　瀏仲海　濵鶴汀　重訂

濤次涇　湘佩芳　森三木較字

後漢孝明帝夜夢金人曉問羣僚通人傅毅曰臣聞西方有神其名爲佛陛下所夢將必是乎詔遣使者羽林中郎秦景等一十四人如天竺於月支國遇沙門攝摩騰竺法蘭寫得經像載以白馬還達洛陽

人之夢多矣然未嘗夢世之所無者漢明夢金人殆亦始皇所鑄去病所獲耳而傅毅乃云西域有神焉帝求之而得者乃經文與像設非真金人也漢明不明傅毅入其說中國不幸摩騰傳其言至今千有餘年爲害未泯明帝傅毅之罪大矣且明帝夢金人未嘗知有佛也傅毅云西方有佛及寫像而至則非金人也君臣之間

相誕如此是以空教浸淫而莫禦嗚呼漢明傳
殺之罪大矣明君之治必覈實君子之道必存
誠如高宗夢傅說之類夢之正也如孔子不夢
周公之類不夢之善也過此皆妄而已矣

漢武穿昆明池底値黑灰以問東方朔朔
示非臣所知可問西域胡人法蘭既至追
而問之蘭云此乃刼燒之遺灰也

以此說推之則椎礦得金者必曰佛之遺體也
得銀銅鐵錫者又何物也入海得珠者必曰觀
音之纓絡也得瑪瑙珊瑚者又何物也據佛說

刼火洞然之後空然無物安得有灰既有灰則
天地萬物之灰當增厚於地數倍矣安得謂之
空乎其說又云世界空二十刼後有風鼓之爲
風輪然後有水輪然後有金輪然後有土地夫
灰與土等耳不知風鼓水輪之時刼火何在邪
或曰然則漢武所見何物也予曰是亦石灰之
類耳石中有白玉沙中有黃金蚌中有珠草中
有芝五行秀氣聚散融結何所不有而釋子所
論乃如此智者當物物而辯之勿爲所惑也

僧道適吳舍利耀靈於江左迦羅游魏律
儀剏起於洛都歸戒自此大行圖塔由斯
特立既三國峙居西蜀一郡獨無代録豈
非佛日麗天而無緣者弗覩法雷震地而
比屋者不聞哉

曹操爲臣而挾其君篡其國大不義也孫權乘
王室大亂而割據一方亦非義擧也惟蜀以帝
室之冑欲伸大義於天下諸葛武侯輔之其事
最正非吳魏所能擬其功不成則天也獨無代
録者可以見先主孔明守先王之道邪說異端
無自而入嗚呼美哉夫日無所不照而有不見

者雲之蔽也雷無所不震而有不聞者氣限之
也世之明無過於日世之聲無過於震雷六經
稱聖人之明德者曰明並日月而已稱其威令
者曰如雷如霆而已其言實而有證假彼以喻
此故無失也今其言曰佛日法雷是以佛爲真
日法爲真雷夸哉誕乎

二藏法師覺明家世外道沙門乞食父怒
打之手足遂攣問其坐犯乃謂所打沙門
竭誠懺悔數日便瘳因是湔落爲其弟子
凡不奉佛者佛即謂之外道沙門從乞取非其

有義所不可也主人不與彼必有言色以激怒之是以見箠耳然用力擊人運其肱股或致差跌則亦常事也覺明因此乃入邪說於其父不特陷其身又且汙其親罪莫大焉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要君者無上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而佛之徒兼犯之明君在上良相佐治卓然獨見扶持仲尼之教攘闢佛說是斯氏之天福也

沮渠蒙遜遇曇無讖弘肩佛教崇禮彌厚元魏聞讖道術將延之蒙遜不許讖便辭

以求經而西又知業期將及累以終事遜忽之令刺客於路害讖自是遜心愧其事白日見鬼以劍刺之遂卒

無讖之心不過欲敷揚佛教爾然沮渠蒙遜崇禮方厚國人未能成佛也何爲遽捨又徃魏邪乎方元魏來迎蒙遜不許亦去事之所宜慎處者也無讖棄此從彼既負蒙遜崇禮之心冒禍殺身又乖元魏招延之意此皆縱心率意無有規矩道之所惡也且既知業期將及姑安於遜以待死可矣又何必留言激怒以殘其軀乎其生也尚不能以佛力免禍至死矣乃能白日爲鬼以復讎又何信乎

拓跋珪信任崔浩殘害釋氏毀破浮圖太武遭癘疾方始感悟有白足禪來相啓發生悔愧心即誅崔浩

按史魏太武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而惡佛法因入寺見沙門有兵器釀具及富人所寄藏物乃誅沙門焚經像一切蕩除滅其踪跡然則釋子有以取禍矣後四年然後浩被誅自恃才畧專制朝權薦五州士數千人爲郡守以新間舊

不用太子晃之言又與高允撰國記實録刊石立於衢路用彰直筆徃來無不以爲言北人忿怨相與譖浩於帝以爲暴揚國惡帝怒使有司按浩罪狀召浩詰之浩不能對遂夷五族浩之罪如此然則浩有以取禍矣浩與太武信寇謙之而毀佛正猶惡醉而強酒夫豈足以治佛哉惜其小有才不聞君子之大道是以及禍不然浩所建立奇謀碩畫多矣當以埽除佛法爲冠其不幸而死乃其恃才專制直筆犯衆之罪非爲破佛也癘疾人之所常有也苟以太武以毀

佛而厲則古者齊侯之疥痁晉侯之蠱疾平公之膏盲苟僂之瘴疽是時未有佛也不知又以何事而致邪白足啓發則不足怪自爲其教勢須如此然崔浩之誅則如史所載者非白足所能殺也

三藏法師道希嘗坐井口燥瓶内空弟子未來無人汲水三藏乃取柳枝揮井口咨心誦呪泉遂湧出平至井唇

孟子曰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予聞西域僧人入中

國有善持呪者呪井溢枯呪火明滅呪龍出水呪人與什此亦素問移精變氣祝由之類耳杜甫論石犀曰自古雖有厭勝之法江水終向東流不可回也如西域之呪豈能平五嶽爲地涸四海爲田歲大旱饑豈能呪之使飽兵大殺戮豈能呪之使仁然則區區揮柳枝湧井水將何濟乎

北齊高洋誅滅李老悉令出家敢以抗者命斬之於是並求剃染十年之中僧二百餘萬寺四千餘所二十八年爲周所滅

仁贊記此者以誅李老爲快也十年之中僧二百萬人寺四千餘所北齊崇奉佛教不爲不至然四千餘寺二百萬僧之衆豈無聖智能爲齊國之福者當冥資曆筭祈天永年何爲二十八年遽有滅亡之禍乎然則言奉佛供僧有福田利益者不足憑據明矣

南宋元嘉中有上事者云比寺塔之飾過興樂福之徒日甚帝以問侍中何尚之曰范泰謝靈運皆稱六經本是濟俗性靈眞要會以佛經爲指南此賢達正言實誠有

當若使率土之濱皆統此化則朕垂拱坐致太平尚之對曰惠遠法師云釋氏之化無施不可臣謂此說有契理與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穆傳此風教已遍寰區編戶億千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矣

按史載宋文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黎寧以六

恭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無事戸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歳賦晨出莫歸自事而已閭閻之内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鄉耻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史家乃實録也未嘗因崇飾佛塔奉佛重僧而能致隆平也文帝謂何尚之者自已失言謝靈運以放恣殺身其言亦何足取乎尚之阿意而對敷演邪説疑若可用然終於不可者何哉佛住世説法四十九年化導衆生願力悲廣亦不能使天竺一國盡奉其教蓋亂倫滅理勢

所難行也民之性善天所命也然其生或感戾氣或無常産或值上失其道於是有悖逆作亂之行嚴刑重辟猶未足以禁之乃謂使之皆持五戒修十善可以坐致太平不亦欺乎且以五戒論之百姓有爭鬭貪財色爲寇盗造詐僞者不知尚之用刑乎不用刑乎用刑則與世法何異不用刑則犯戒者益衆億兆蚩蚩又非可家至戸到人人而誘勸之也將何以處此今僧之所聚修戒持律之地也猶可規罰然後能齊而況天下四海之大乎是尚之慕其名而未嘗核

其實文帝悦其言而未嘗究其用君臣爲空虚誕幻之説以相應和如説夢事豈不可笑哉且惠遠所謂釋教無施不可者予請質之曰人之生莫仁於父子莫禮於夫婦莫義於君臣莫大於養生送死莫治於禮樂刑政凡所以維持倫理胥立於世者佛皆以爲不可而獨以無夫婦父子君臣厭生患死潔然自立於山林空虚寂滅爲可是亦有所可有所不可何謂無施不可哉如尚之者所謂大惑不解者歟

沙門功德直舒手出香掌中流水

手上無火何爲出香掌心無泉何爲流水皆所謂幻術也如世之巫師吐火吞刀分身匿形以欺愚俗取金資之利以養其家王法修明則當擯絶不使鬼恠得以惑衆者正使手上出香其能晝夜相續而不息乎掌中流水其能灌注飲勺而不竭乎能如是者未免於幻不能如是者又何歎乎

南齊太祖建元中安城野火洞澤焚爐惟數丈地草獨不然遂往視之得一金像既感靈瑞而聖化益隆在位三年而崩武帝

季年下詔公私不得出家爲僧道及捨宅起塔寺相承七主合一十四年爲梁所滅

方火之烈山焚澤何人往視見數丈不然之草乎則必火息而後見之或地有泉潤火不能及耳奸人猾僧因竊置金像於其間以爲靈瑞齊祖不察而崇信之假如青蓮寶座丈六金身湧出地中正是妖怪又足貴乎靈瑞既著聖化既隆不能爲齊祖冥資遐壽三年而崩則武帝禁人爲僧不許起寺而運祚短促爲梁所滅亦非毀佛之致必矣

梁高祖斷織仙人鳥獸之狀恐裁剪有乖仁恕宗廟祭祀並爲蔬果不使血食蓋欲與諸蒼生同契等覺共會徧知

甚哉蕭衍之不明也按史衍作浮山堰以灌壽春不乖仁恕乎堰未成而壞役夫死者聲聞數里不乖仁恕乎納侯景致禍敗饑餓病死於圍中者不知其數不乖仁恕乎身餓而死宗廟顛覆不乖仁恕乎未及與蒼生同契等覺而其身先已爲殍瘠矣乃禁護織文勿爲鳥獸恐見裁剪不知輕重如此甚哉蕭衍之不明也

太學博士江泌女小而出家八九歲誦出淨土等經二十餘部長房云是宿習非關神授且據外典夫子有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此局談今生昧於過往耳若不爾者何以得辨內外賢聖淺深過現乎

人生稟氣値五行之秀則清明顯悟記識絶倫近世如張文定閲法華經五日而成誦程明道幼年人試以質帳一目擧千人無有差失法華經姑可以言宿習質帳則非世間素有亦可以

言宿習乎江泌女小而出家既八九歲矣其能誦經二十餘部亦有資質慧而已何足怪哉使泌推爲宿習妄引二世詆訾孔聖之言坎井之蛙固不知東海之樂也使泌愛其女教以禮節訓以詩書輔成其美質必爲烈女賢婦如宋之共姫衛之共姜行義立於當年名節垂於後世豈徒削髮披緇塊然爲無用之物哉

釋曇諦母夢一僧呼之爲母寄麈尾并鐵鏤書鎭既覺見二物倶存因而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示之諦曰秦王所餉

母曰汝置何處答曰不憶也他日諦隨父之樊鄧見僧䂮遠名呼之䂮曰童子何以呼宿士名諦曰阿上曾爲衆僧採藥被野猪傷今可忘邪䂮初不憶此乃詣諦父諦父具說諦生本末并書鎭麈尾等䂮乃悟而泣曰即䂮先師弘覺法師也師嘗爲姚萇講法華貧道爲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記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時曰諦已出家游覽內外遇物斯記晚入吳虎丘山寺講禮易春秋

曇諦能記麈尾書鎭是秦王所餉而不能記所置之處僧䂮能記爲姚萇都講而不記爲野猪所傷此何理也以予考之諦父懟其母淫而與僧䂮奸者也麈尾書鎭乃僧䂮所私與而非夢也僧䂮知其有孕而懼事之或泄則以麈尾書鎭之說教婦人以夢爲記耳故凡諦言秦王所餉及問僧䂮猪傷之事皆其母所教也此婦人既迷其夫復誑其子其謀久而不敗則又皆僧䂮之教也不然夢得二物覺而有之萬無此理矣䂮自謂爲姚萇都講指諦爲先師而諦亦不則其姦益可見也諦晚能讀禮易春秋必悟此事恨母之失而惡䂮之亂惜其時無能揆之使反冠服者爾此亦爲世人之所惑也

後周武帝季年毀破前代一切佛塔像剗聖容焚燒經典寺廟盡賜王公爲第宅三坊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蓋蒼生不幸非吾宗之不幸也

偉哉周武之此舉也禍福報應之說所不能惑茫昧無稽之言所不能誑卓然自信罷黜不疑使後嗣稍賢能承美志世傳弗失以待聖王則

邪說與異端消滅已久蒼生之幸豈有量哉若周武者可謂明矣若周武者可謂勇矣後世英主者出能視傚而增美之又何愧於大禹放龍蛇戮防風周公驅虎豹膺戎狄孔子成春秋討亂臣賊子孟子闢楊墨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豈特於周武有光而已也

沙門智賢譯天文二十卷盡星度之晷度極日月之盈縮苟非聖人洞曉幽深曷以世智而酌度者哉

智賢所譯天文不知據何書而爲之若用佛說

須彌居中有四天日月星辰各有宮室城郭人物遶須彌山互爲隱現則是荒誕之言無度數證驗不能起曆豈足信也若用中國之法則帝堯曆象虞舜璿璣占天授民千古不忒何待智賢推步而後著哉

建業有七百餘寺係景焚爇餘者無幾陳高祖皆備修補翻譯新經講通舊論不謝前軌

古人有言曰前車覆後車戒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夫梁蕭衍之奉佛蓋冠古絕今無與爲

比者矣而其成敗可鑑不誣也使衍信仁賢修政事遵先王之法斥浮圖之道豈特保其身心且寧其國矣陳霸先當覩其所失改轍圖治乃復繕修寺宇翻譯經論祈求利益爲婢嫗之態是猶見人服丹砂毀頭腐背而死又從而舐其鼎也

沙門親依嘗居別所四絕水洲絕徃造之路依乃鋪坐具於水上如乘舟焉或用荷葉蹋水而渡

此幻法也能幻之妙無所不爲匿形王宮盜淫宮女隱身富室竊取財貨潛謀奸慝聚衆作亂無不以此其始也一人爲之以駭人耳目信向者旣衆則其術得行揉雜人倫假擾王化此所謂執左道以亂衆王法所宜必誅而不赦者也匹夫匹婦之愚苟見恠異則必動心怖畏以其不知道理所存無足責者王公大人斯民之所視傚者也而或崇信此等不亦鄙陋而可耻乎

德志値周武毀滅敕從儒禮秉操鏗然守死無懼帝愍其貞諒哀而放歸

孔子曰守死善道於道之至善以守死而不變

不亦智乎於道之不善以死守而不變不幾乎天下之至愚乎何謂道之至善父慈而子孝君仁而臣忠兄友而弟恭夫義而婦順是也此儒教也何謂道之不善離天性之自然而外立其德自以爲道者是也此佛教也佛者未嘗慕儒之善而學之而儒者乃甘心於佛之不善而歸依之是愚也若德志違令執迷所宜誅責用表至正周武乃以其守死而哀之殆爲所嚇矣此亦啓發後世明君之一事也

天竺沙門智克武德九年達京住興善寺

自古教傳詞旨有所未諭者皆委其宗緒括其同異渙然冰釋帝曰諸有非樂物我皆空眷言眞要無過釋典流通之極豈尚翻傳遂下詔命碩德一十九人於興善創開傳譯又勅左僕射房玄齡等助勘定

佛之道以空爲至以有爲幻此學道者所當辯也今日月運乎天山川著乎地人物散殊於天地之中雖萬佛並生亦不能消除磨滅而使無也日晝而月夜山止而川流人生而物育自有天地以來至今而不可易未嘗不樂也此物雖

壞而彼物自成我身雖死而人身猶在未嘗皆空也唐祖何循習不思之甚乎倘信以爲然又復東征西伐經綸王業何其求不樂而爲不空哉如不能行之於身而徒言之於口則是妄而已矣房玄齡唐之賢相輔致升平然所學蹇淺守正不固乃奉承僻命叅勘邪說使政治駁襍華夷混亂其君不及於堯舜其俗未興於禮樂玄齡不自知也後世觀之責備於賢者豈非沒身之遺恨歟

中宗以昔居房邱幽厄無歸祈念藥師遂蒙降祉因命沙門義淨等重譯藥師琉璃光佛本功德帝御法筵手自筆授又譯浴像功德等經李嶠韋嗣立趙彥昭盧藏用張說李儀二十餘人潤文韋巨源蘇瓌監護

昔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處仁遷義聽伊尹之訓復履尊位爲商之賢王如中宗者歐陽文忠公謂之下愚不移又何責焉然有不可不辯以爲昏蒙之戒者其居房邱幽厄無歸祈念藥師遂有反正

之福及重譯經典手自筆授又命羣臣潤文監護其功德過於房邱所念遠矣而無救於武三思韋后之亂何歟李嶠張說等文士齷齪惟命是從不能格君之非君子之所羞道也

釋法照遊五臺禮金剛窟夜之未央深自尅責忽見一梵僧稱是波利曰子何自苦其有欲乎照曰願見文殊曰志苟堅強但瞑目隨吾遂引之入窟見一院額名金剛般若寺其院皆異寶莊嚴中有秘藏緘金剛般若并一切經法人物魁偉殆非常所

見也文殊大聖處位尊嚴擁送旁午宣言
慰勞因受記焉久之波利引出還至板上
躡履回眸之際波利隱矣
法照之求見文殊心想既極故梵僧之誘引法
照幻術必契或曰何以驗其幻乎予曰梵僧使
法照瞑目隨之即術之所行也法照首末不悟
終身墮於邪見而不得徹可憫也哉使當其時
以一言問梵僧曰吾本欲見文殊何爲使吾瞑
目也將端目正視而願見之梵僧必茫然而無
所指矣然或猶有見焉是亦幻也惟誠信之其

心慮既有所存則耳目必有所接以僞爲真而
不自知也故聖學莫先於敬以直内無不敬則
邪說不能惑如傳奕者於聖人之道亦未也獨
以持心好正不信邪說故呪師無所施其術佛
牙無所逃其鑒又况於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洗心退藏於密齋戒以神明其德者彼
又安能投其隙哉

中印沙門極量神龍元年於廣州譯首楞
嚴經一部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清河房融筆授

[illegible][illegible]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言之不文行之不
[illegible]方之教重譯而後至於中國若中國聖王
之道素明華夷之俗不襍奇書有誅異行有禁
左道亂正者誅而不赦則彼雖積經如山說法
如川苟傳行於其國中而已何能浸淫滋蔓而
不可救止也首楞嚴經其義固異於孔子之道
而其文則比他經爲優使其植根固而流波漫
則房融之罪大矣

沙門智惠北天竺人泛舟而至將近番禺
遇風濤舶破人没而所齎經夾宛然在岸

惠乃歎曰大乘等經冥祐若是
風鼓水湧船没而人存者世多有之亦須舟已
近岸不然别舟救之乃能有濟若沉浮於大海
之中雖善没如呂梁丈人亦不免死蓋勢不可
也智惠持經夾得脫則必舶去岸不遠矣大乘
等經既能冥祐智惠曷不廣推慈悲并救浮舶
載經之人乃獨區區垂憫於一僧何哉若以舶
人宿業深重經不能救則貝葉之存無乃徒設
不足貴也要之船人未必盡没智惠以脫其身
欲神怪其事故自爲此言爾

梵天神策經并八陽天公經合五十三部九十三卷或首標金言而末伸謠讖或先論世術乃後托法辭或引陰陽吉凶或明鬼神禍福諸如此比爲妄灼然今宜秘寢以救世患

鬼神禍福之說無經不言故人有起毀議者僧必以報應恐之遶魔讖寶公誌之類無僧不言故凡其教遺謗斥者僧必以佛記明之此其動人處世之要術也仁贊知神策八陽之爲妄而不知大乘經中其妄尤多殆亦見毫毛而不見

睫知二五而不知十之類也設欲救世患者當以五千四十八卷盡歸之天竺髡首緇服之衆還齒於良民則世患息矣

沙門仁贊曰會昌廢毀佛日困明夷之象法輪悲脫輻之虞雖復大中再興享年不永僖宗嗣世巨盜憑陵

甚哉仁贊之很也致怨於武宗快其子之享年不永喜其孫之爲巨盜憑陵皆以爲毀佛之報信斯言也則如梁蕭衍者所宜億萬斯年子孫千百卜世奕葉繼承不絕何爲於其身及禍而運祚短促也彼夏桀之放于商商紂之死于周周赧之降于秦秦嬰之虜于漢漢獻之絕于魏豈亦毀佛廢僧之應乎人君不修德而信邪則此言得入異端遂行可不預爲之戒哉

奘法師進翻瑜伽師地論唐太宗曰此論甚大何聖所說復明何義奘乃舉綱陳列帝謂侍臣曰朕觀佛經辟如瞻天望海莫測高深儒道九流比之猶汀瀅之池方滨海耳世云三教齊致此妄談也

唐太宗雄才蓋世自三代而後時君世主可與

爲比者不過一二人而已觀其總攬英豪獨立爲帝慕用仁義以致隆平駈除戎夷以尊中國皆超世絕俗之見豈爲一奘法師所眩惑哉如仁贊所載是乃僧人附會借重於唐大宗爲此言耳不然與蕭梁老翁所見無異此爲興國之明主彼爲亡國之暗君豈其智識等夷乃若此哉

釋道辯著衲擘錫入於母胎因而生焉雖曰耳聾及對孝文不爽帝旨

異哉道辯之爲人也與其投生入於汙穢冐若

不死異哉道辯之毋也大腹有路使衲僧杖錫行入其中有此理乎非生民之常道也無此理乎乃邪術之妄談也至於耳聾而能對文帝之問此又奸之大者也昔荊南有慢行和尚兩人掖之一步累息未嘗發言人以爲異施利之物山積忽元夕市井張燈有民家夫出婦守舍者及中夜夫歸敲門久之而後應疑其妻有奸狀急還舍傍有一僧踰垣如飛且逐且呼而後衆獲之則慢行和尚也乃知此等代不乏人可不過爲之防哉

景龍二年有御史大夫馮思朂卒見兩子持簿引馮庭對官聽按覆罪愆官吏傍有舊識者張思義手招馮曰吾爲假貸僧物于今未脫汝所坐者不合於天后宮中亂越可發願造涅槃經鑄鐘以資條祐却放還馮旣甦三日寫經鑄鐘更享壽四十八年

凡如此類皆僧人所撰記如佛頂心經所載耳人貸僧物久幽而未脫則僧取人物不可勝數當入於無間永無出期也於天后宮中亂越罪之不可赦者造經鑄鐘而得免則是經鐘乃爲人作罪淫濫之具耳治世常法負債而不償必償而後已豈問僧與不僧哉設有犯奸抵罪入于縲絏使之造經鑄鐘而可以追刑者吾未之見也地獄固必無設其有之人神一理必公正不阿而後法行今造經鑄鐘而免其奸罪錫之永年不公不正甚矣使人自此淫濫而無害豈非邪說害政之尤甚者歟

梁武帝諱衍以庭蔭早傾常懷哀感每歎曰雖有四海無以得伸罔極故留心釋典

躬述注解又親講讀冀藉勝福

古之聖人大孝如虞舜達孝如武王豈不思念其親欲報之德乎魂氣歸於天體魄歸于地弗復可見也於是修祖廟陳宗器設裳衣薦時食不致死於其親以著其孝思焉耳故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修身愼行全而歸之以盡爲子之道而已也由堯舜傳之至於孟子經歷聖賢非一人未有不謹於此者自異端入中國乃有輪迴報應地獄天堂之論以恐動人之心意使孝子慈孫致思念於父祖者必用

其說送終追遠盡廢先王之禮千有餘年而梁
蕭衍以萬乘之主當流傳未久之時不能式遏
反爲倡導繙經造懺滋蔓至今豈非重可恨恨
者哉夫耳目可際者一生之實者也心思決不
能及者前後生之事也故未知生焉知死能善
吾死者必先善吾生也蕭衍躭佛而不能自福
其身則又安能藉勝福以報罔極哉佛氏求其
說而不得又恐因是而廢其說則伸引三世欲
以茫昧轉化投人之心凡人好生惡死好利惡
害好富貴惡貧賤好壽考惡夭折好快樂惡憂

沮好強勝惡弱怯有一于此則中其術是以其
說熾然而不可撲明君賢相哲人達士當思有
以救之何忍助其聲氣以滅正道乎使注解講
讀捨身爲奴可以資福則當侯景反叛之日臺
城饑餓之時諸佛菩薩畧不慈愍亦可疑矣僧
人則曰業通三世自作自受佛所不能救也果
然則梁武後身應當以清齋不殺施經造寺之
功享受其報何亦寂然不聞托生何處有何善
果乎大抵其辭不定多設塗路以防考詰如蛇
鼠之穴通籠盤互要爲不可捕捉若撥以實理

猶以至誠如日照天物無能隱者孟子曰詖辭
知其所窮釋氏當之矣

唐玄宗研思注金剛般若經至是人先世
罪業應墮惡道處執筆狐疑詔沙門道氤
問其是非氤曰佛力不可測陛下曩於般
若會中聞熏不一更沈注想自發現行帝
豁然若憶疇昔下筆不休

聖學以心爲本佛氏亦然而不同也聖人教人
正其心心所同然者謂理也義也窮理而精義
則心之體用全矣佛氏教人以心爲法起滅天

地而夢幻人世擎拳植拂瞬目揚眉以爲作用
於理不窮於義不精幾於具體而實則無用乃
心之害也如道氤之告明皇者正是使心之術
耳明皇方疑而未決一用其言致思入念如道
家存想隨所欲而萌焉龍華之會靈山之集妙
喜之國兜率之天種種現前皆可自誑雖高才
穎質攻苦學道之士於此有不能脫又況明皇
志滿氣驕樂佚遊樂宴樂其心昬然者哉

沙門仁贊曰孔子自衛反魯贊易刪詩六
經由是而列百王於焉取法梁武玄宗搖

翰於至詰之場遊心於眞常之境非天下
英傑可以與於此乎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蕭衍破國殞身明皇致寇
失位萬世人君之醜也仁贊徒以其親御翰墨
箋注佛經遂稱爲英傑之人與孔子等其諂諛
後世之人主以自立其黨而忘是非之心乃如
此乎餓死於臺城不可謂至詰之場也播遷於
蜀道不可謂眞常之境也以二君爲英傑則自
古破國殞身致寇失位之君爲不少亦皆天下
之英傑矣

釋法雲與僧旻年臘齊譽雲公篤學勞於
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禮旻謂曰佛有至
理恩愛重賊不可寬放惟有智者以方便
力善能治制何必縱情同於細近邪
法雲之所爲乃人之本心自古至今欲掃除泯
滅而不得者蓋天命之性其理自然非智力技
巧所能造作也不遇聖賢因其良心之未亡歸
諸正道而陷身佛教又與僧旻爲徒乃法雲之
不幸耳孟子曰天生烝民有物必有則民之秉
彝也故好是懿德僧旻者戕毀物則之人也毀

則爲賊反則爲亂又可責以仁義之人道邪
釋僧梵幼學羣書年二十九聞講涅槃遂
投僧出家乃精究涅槃法筵一開聽者數
千崔覲注易諮之敍長大儒徐遵明李寶
鼎求授菩薩戒梵背儒向釋崇信日增洗
纖悉禁始終如一留意華嚴以爲來報
易之爲書言陰陽天地開闔神化而不離乎君
臣父子日用之常佛說方之猶鱉之疑於龜蠵
之疑於蛇似而不同也不知僧梵所以告崔覲
者果何語邪若於易有見必不爲僧若髡首胡

服絕倫滅類而終其身必不知易豈可亂其名
實哉徐遵明李寶鼎章句陋儒於聖門蓋望洋
而嘆者爾使知顏回請事之語子思愼獨之教
何菩薩戒之足云乎常人之所懼者死也所惑
者鬼神也所祈向者福利之報也佛氏因此入
其說故下愚從之若水之赴壑君子欲自立於
天地之間不爲邪說所變者盡心孔孟之學可
也
釋曇延著涅槃義疏疏畢恐不合聖理乃
於塔前以火驗之其卷軸並放光明通夜

呈祥

理之所在先聖後聖其心一也曇延造疏若於理周盡何異前言若有所未安更須進學如飲水食飯其冷暖饑飽之意他人豈能知之乃驗之於火以卜中否可咲甚矣復云經軸放光則又妄之極也火無不化之物今以大乘經典投之火中應手煨燼曇延獨以何道使疏不可焚無乃幻術邪自達磨而後凡參禪悟徹者必求人印證夫得道不得道在我而已人何預焉我誠自信孰得移敓之我誠弗悟孰能分與之必待人言爲是而後以爲是是信否在人而不在

巳與對塔焚疏者何以異乎

靈潤十三出家二親既終弟兄哀訴曾無動容但爲修冥福而已

靈潤割父母天性之愛棄兄弟哀訴之言自以世網超脫慧刃能斷然良心終不可忘也何以驗之靈潤雖無動容而爲修冥福則其心於父母有絲毫不忍之意當其回向之時必曰資薦父母終不曰資薦道路他人也即此絲毫不忍者乃是人之本心佛教以爲幻妄掃而去之儒教以爲惻隱保而存之其異如此或者謂儒佛同歸是氷炭可以共器乎

釋窺基尉遲鄂公之猶子奘法師見其眉秀目明曰將家種不謬若度爲弟子吾法有寄矣諷之出家曰此兒器度非將軍不生非奘不識基強拒久之從命曰聽我三事不斷情慾葷血過中食奘許之年二十五造疏百本系曰性相義門至唐大備玄奘爲開基創業之祖窺基爲守文述作之宗惟祖與宗百世不除之祀也厥父菑子

肎播其百本疏主之謂歟

奘欲誘取窺基雖有犯戒毀禁亦所不問其心豈爲教基成佛邪近婦人食酒肉犯三大戒又烏能知性相義門哉而奘聽其所欲爲但幸其爲弟子於理不可曉無乃有奸計乎故河東侯師正曰凡人子弟幼弱未能自立者慎勿令從僧語咲惡其以幻術誘取之也奘既爲奸仁贊又從而張大之稱祖宗父子開創述作之美皆一意耳無生出之序何得稱父祖無傳繼之統何得稱子孫亂人倫混名實所謂淫辭邪說不

可不禁者也
釋智玄會武宗毀滅逃歸舊山宣宗龍飛
放還上國大中三年誕節詔諫議李貽孫
給事楊漢公與玄議論大悅帝情因奏天
下寺廢基勅各重建玄之力也廣明二年
僖宗違難西蜀詔赴行在每談真理以鮮
上心御親揮毫賜號曰悟達國師
武宗用李德裕爲相唐室幾於中興宣宗即位
自以於武宗爲叔父之尊改其美政故史臣論
著以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畧今考其時事

灼然不可掩已父母劬勞之日所當悲慕不樂
仰法太宗之孝乃令廷臣與胡人議論遂遣諫
語復興廢寺亦異於繼志述事丕承先烈者也
至於僖宗播遷失國之人又何責焉知玄每談
真理以鮮其心者必非克復宗社削平叛逆康
濟生民之碩畫矣
釋惠嵩高昌國人少出家兄爲博士嘗勉
嵩令罷道嵩曰腐儒小智當同諸糟粕餘
何可論元魏末至京本國請還嵩曰以吾
之博達非邊鄙之所貧固執不往高昌乃

夷其三族嵩聞之告其屬曰經不云乎三
界無常諸有非樂何足怪哉
佛之教欲以大悲願力盡度衆生故阿難贊之
曰若一衆生未成佛終不於此取泥洹惠嵩學
佛者也未能度人先須其族此何道邪彼之教
曰三界無常何爲愛戀中華而輕賤邊鄙又曰
諸有非樂何爲自恃博達而詆誚儒風遂使三
族之人無罪夷滅恐狠慘酷虵虺豺狼之不如
矣
釋僧邕世傳儒業年十三出家

以儒爲世業父祖所傳不可失也然惟學聖人
之道者則有教而無類若農工商賈而無讀書
爲學是謂出幽遷喬蓋六經者正道之所存人
倫之至教也不然則謂之不肖之人夫不肖之
人父不得以爲子祖不得以爲孫破家辱宗人
理弗當若僧邕是已王法所當治而不赦也
釋惠斌博覽經史十九爲州助教懷慕出
世年二十三剪落父於汶水之陰九達之
會建義井一區仍樹碑銘云哀哀父母載
生載育亦既弄璋我履我復一朝棄予山

川湍目雲掩重關風爲大谷愛敬之道天
倫在玆般愛莫齒見于無期鑿井通道托
事興辭百年幾日對此中悲
惠棫博覽經史年既踰冠父母倚望以成家者
也棄親而去無復人心理之所不容矣觀井碑
之語哀怨感切讀之令人怵惕而惻然想當人
之情爲何如也其所以建碑於九逵之會者必
其力不能制其子庶幾往來之人官師之間或
見或聞動心興念能反之耳則不知是時爲民
上者以爲是乎以爲非乎亦有欲存天理明人

倫行反道敗德之誅者乎後人目覩此事者亦
將崇邪毁正姑置不問而已乎夫天性至恩不
可解於心猶水之濕猶火之熱孰能逃之而佛
之教乃一切除埽謂之至道嗚呼異哉嗚呼異
哉

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之一終

宋儒胡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二上

南豐裔孫　潛古邱重梓

清寅直
深叔平
瀾仲海　重訂
濱鶴汀
濤次涇
湘佩芳
森三木較字

釋智顗買海曲爲放生池遣沙門惠拔表
聞于上陳主嚴禁立碑後有黃雀滿空翱
翔相慶顗曰魚來報吾恩也此天台智者
也

天台智顗釋門所謂高僧也而其所爲如此殆
亦庸人耳天地之間生物之衆不可以名盡不
可以數計區區於一池以活魚蝦蚌螺之屬不
亦狹哉佛力廣大悲願崇深不能及物乃復託
於世主立碑書禁則何貴於佛乎彼池中之魚
仗智顗涵育之德則當如明度所養鴿雛超生
人天之勝而未能脫離合鱗介而得羽毛免鉤
餌而就羅網則亦何較耶

釋齊安姓李年數歲有異僧款門召見摩頂安亟請出家父母呵止安曰祿利之養止於親耳冥報之利不其遠邪圭組之榮止於家耳濟拔之益不其廣邪二親從之

冥報之妄予前章屢明之矣其所謂濟拔廣益者殆亦空言耳昔二帝三王治化之極和氣充塞於兩間以言其民則比屋可封刑措不用以言其物則百獸率舞魚鱉咸若其功德之所及皆誠實著見可指名而道於口可視効而顯於事也如佛欲使衆生盡登覺路皆證涅槃同入

妙樂國共逢龍華會盡空虛十方三世一切平等如琉璃色咸得爲佛蓋徒空言而無其實自佛在時已不能爾況其後學以妄傳妄者乎非特齊安之愚所見如此世之服儒衣冠口誦先王亦從而和之曰諸佛威神之所建立妙勝宏博非周孔所及也蓋樂於誇誕而不覈其情實故耳今以是詰之則又曰三界本空諸有非樂如佛者乃無爲功德也夫既以空爲宗以有爲患則又何必言世界之事以濟拔爲功哉齊安欲出家其父母止之者本仁心也一爲僧人摩頂遂決意不返者遺幻誘也故凡子弟幼沖資質慧利可以教授者當亟擇明師誦以六經使入先王之道愼不可與僧人狎熟必爲所誘惑而不可救也

釋惠寂年十五懇請出家父母不許年十七又請其親未決寂乃斷左無名指及小指致堂陛曰荅謝劬勞遂依南華剃染

後世聖道不明異端肆於天下爲民上者不知以教化爲事遂使惠寂輩公然違親毀形徑行不顧而刑辟不加焉夫父母之有子生則賴其

養死則賴其葬世則賴其紹而不絕其顧復劬勞如天如地之無窮豈有量哉而惠寂斷其二指以爲報何愚很至此極也然惠寂之良心則猶未亡其曰荅謝劬勞則是亦知劬勞之當報但迷於異教爾此皆爲民上者當任其責教而不從繼以誅戮庶乎其少息矣

釋僧生常於山中誦法華經虎蹲其前誦竟乃去後每至諷誦輒見左右四人爲侍衛

此惟僧生自見乎抑與人同見也若與人同見

其人必怖畏而去以語於人然後人得而知之若僧生自見非存想之極妄相成形則深山窮壑之中虎豹豺狼之所嘷魑魅罔兩之所逐僧生僅能脫身因以爲異耳

釋惠慶誦法華經每夜吟諷聞空中彈指贊嘆之言後乘船遇風波唯誦經不輟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

法華經佛之所說也惠慶但能誦之而已誦之猶可以輕犯風濤則經之神力固當不可思議欲驗此事者取法華經投於火而不能焦投於水而不能濡投於空中而不能墜投於斧斤而不能傷吾然後信其爲異而猶不信其正勝也

釋普明誦法華經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

普明既每見普賢何不相隨而去普賢既屢詣普明何不啓口一言普賢在佛時是人乎則既死千年之後安得猶與白象俱存也若表行爲名而已乎則假言立義豈復有狀貌聲色之可見也故凡狀貌聲色之物無有人不能見而已自見之者人所不見而已或見之非怪即妄而

已

釋法莊誦大涅槃經嘗聞兵仗羽衛之響實天神來聽

石勒微時爲人傭作聞四山有聲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也勒後雄據中原此蓋朕兆之先見所謂國家將興必有休祥者也法莊誦經而聞兵仗羽衛之響又知其爲天神來聽則妄矣古人曰天神降地祇出人鬼享蓋祭神如神在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眞有形聲影響之相接也僧人不明乎鬼神之情狀故其言大抵入於詭怪又取事之疑似者附會爲說佛經所記鬼神之名與其居處形貌衣服職事不可勝數道家亦倣效而爲之瀆亂天地扭雜人鬼非先王之法明君賢相所當革而正之者也

釋法恭誦經三十萬言每夜諷誦輒有殊香異氣入房

凡學道者得意則可忘言法恭誦三十萬言異於一言而悟者矣佛學以了心見性爲至不知異香入房何預於道也正使有之亦妄聞耳猶牛蟻弓蛇之類耳然必至於夜而後有則又妄

之最甚者也故凡所謂見普賢聞天樂天神來聽異香入房之類自僧人有識者猶鄙而不言而士大夫忍或神之以爲希有吁亦愚矣

釋惠豫誦大涅槃法華等經嘗寢見人來扣戶問其故答云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否答曰可至明年而卒

佛教中有術使人預知死期僧人得之往往以爲神異或曰吾其日當去或曰明年某月吾去矣此精於卜相者亦或能之何足貴哉人死猶

其生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若可留一年則十年百年皆可伸引而常存此理之所必無也近世儒者如師曾尹公子厚張公康節邵公皆閒於死生之際辭氣不亂安靜而逝君子猶以爲未及曾子易簀之正也蓋聖人以生死爲分內事無可懼者故未嘗以爲言佛氏本於怖死是以藏經五千四十餘卷傳燈一千七百餘人皆皇皇然以死爲一大事彼三代之民直道而行順受其正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不聞有輪迴之說豈非簡易明白之道何至惴恐經營若

彼其切哉自佛教入中國說天堂可慕說地獄可怖說輪迴可脫於是人皆以死爲一大事而貪生取義殺身成仁之道晦矣夫既不以死爲當事必至於貪生失理懼死怛化而不能順受其正也自兩漢而上戰國春秋之時聖人所謂道喪之世也當其時義心激切視死如歸者班班可攷其心初無慕怖安於其義而已後世學佛者自以謂其道可以了達生死而其行事視三代之風尚未能及況聖賢之際乎

沙門佛調自剋亡日近遠與訣曰天長地

久尚有崩而況人乎遂還房端坐而卒後白衣弟子入山伐木見調在岩上衣服鮮明驚曰和尚尚在此耶曰吾常在耳遂發其塚不見其屍

道家者流有修鍊之訣其效至於飛空而仙解形而去楞嚴經猶能斥之以爲外道佛調乃解形者也然僧人善爲奸詐吾猶未信其爲解形也恐其未嘗死故爲此一節出奇示變他人不知而弟子知之相與隱匿必有所謀而然也不然正是佛教所斥其不足道亦明矣

佛圖澄善誦呪役使鬼物以麻油雜芋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石勒以殺戮爲務沙門遇害甚衆澄憫念之見勒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甕盛水燒香呪之須臾之間生青蓮花色耀於目勒由此信服於是中州胡晉畧皆奉佛

石勒五胡之雄傑也連百萬之衆爭衡僞定則能之矣其於聖王之道則不知也佛圖澄乃幻術之最高者然非正道所貴也聖人之心若鑑物來能明事至能斷不役目而無不見不役耳

而無不聞不勞智慮而無不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千歲之日可坐而致百王之法端拜而議何爲能然耶不欺不誕不爲幻巧不說心法惟盡理而已矣佛氏執理爲障聖人盡理而通宜其背馳異趣卒不可合也今使天下之人皆能爲澄之所爲而於父不孝於君不忠則其所爲乃鼓亂作賊之具耳於父而孝於君而忠雖手不塗油芋甕不生青蓮無害其爲道也後世人君當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爲法勿如石勒爲幻術所誑傾心奉事變其國俗而無益於政治發千載之一笑也

晉軍出淮泗隴北被侵逼三方告急虎乃瞋曰吾奉佛而致外寇佛無神矣澄因讓虎曰王過去世爲大商主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亦預會時得道人語吾曰此主人病死當生雞身後王晉地今爲王豈非福耶疆場軍寇乃國之常耳何爲怨謗三寶乎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則佛教永興福祚方遠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是故有

苗不服則退而修德文王征崇不服則退而修教舜文大聖人也而尚如此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我自反焉必不仁也必無禮也今佛之爲教未嘗責已苟有乖忤則曰魔事也則曰業緣也亦曾有一言曰此必我未善者乎石虎凶暴固不足以語此澄苟以此試開導之人情不遠切已則思安知其不少痊也乃欺以前生之事謬爲商主之言恐懼之以雞身誘引之以王晉而淮泗被侵三方告急澄不能爲之計也徒以顯暢三寶永興福祚爲言是有益乎

是無益乎後世人主不幸而遇澄之幻其亦信之乎其將斥之乎

澄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辭虎虎出宮慰諭澄謂虎曰出生入死惟道之常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念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無若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

澄所以告其弟子與告石虎者何得反覆不侔耶既曰及其未亂當先從化則是生死在我去

住自如也又曰修短分定非人能延則是天命有限欲止不可也則未知澄以數盡不得已而死乎抑數未盡自經而絕乎智者必能辨之矣且當其將死之時石氏危亂已著澄果有愛人忠虎之計史必傳之以爲美談今其勸虎之言曰無若興起寺廟崇顯壯麗而已是以有道君子闢之曰佛氏之教名爲廣度衆生終必歸於自利之塗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哉

澄左乳旁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則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之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

華佗之爲醫也至於剖决胷腹洞視五臟洗濯腸胃而藥之乃濟人之實功也佛圖澄乳間之孔理之所難明也人有九竅其開闔出納皆有至理缺一不可今乳間有孔則氣自孔出食自孔入而咽喉無用矣蓋幻術之精駭愚人之耳目者亦猶吞刀吐火殺人而復活被繫而自解之類耳夫以燭照夜以食滋生腸胃受納變化而泄之乃人生之常今開孔取明引腸於外既

食而又滌之不亦多事乎借使實然未免於反物爲妖執左道以惑衆況萬無此理者哉

釋通達任京師講大乘左僕射房玄齡迎於第中父事隆重不以形言致隅曾見人騎驢歷寺從而乞焉惜而不與其驢尋死

取物於人必有禮義非義不取非禮不受他人之驢我何有焉乞之非義矣其不與者未爲失也驢尋自死亦事之適然豈爲不與而致死哉不然天下凡人之物僧皆可取而不得即有禍也此乃大盜之術也房公亦唐世之名臣何爲

惑於此等貽笑後代乃將來之龜鑑耳

贊寧論或曰感通之說近怪乎對曰怪則怪矣怪在人倫之外也苟近人倫之怪乃反常背道之徒此怪非心所測非口所能令神仙鬼物皆怪者也仙則修鍊成怪鬼則自然爲怪佛法之怪則異於是自然而然正怪也在人情則謂之怪在諸聖則謂之通感而遂通故智度論云置世界於一毛凝海水於五味

先聖智周萬物而不語怪必有不可語者矣不

可語而語之其弊無所不至而後世好奇之士或著成編録豈知聖人之意哉若贊寧所論則又頗僻之殊尤者夫名實不可亂謂之怪矣安得以爲通謂之通矣安得以爲怪若置世界於一毛凝海水於五味納須彌於芥子斷妙善於栗葉皆以心法起滅幻術隱顯非道之正與感而遂通之教猶白黑薰蕕之不相侔也豈可同年而語哉

釋寶瓊緜竹邑人與什[illegible]道不奉佛僧李氏正作道會邀瓊赴之至不禮而坐僉謂不禮天尊非法也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下禮何況老君恐貽辱也衆不許遂禮一拜道像動揺又禮一拜連坐反倒合衆驚懼一時回信

宣和中令天下僧人頂冠易服靡然從風都會精藍改爲道觀胡神佛像無不更造雖以日華嚴遂律師等守死骨形而不變亦不能禦也于時四海九州之廣未嘗聞有動揺反倒之應寶瓊何以使然蓋能幻耳不然則或置像杌楻或風力震動事出偶爾寶瓊因而自神衆又無識故爲所惑也大抵佛老皆異端取此舍彼是惡醉而強酒惡濕而居下何以相賢哉

釋明度常講金剛般若經有鴿巢於屋楹乳養二雛度每以餘粥就巣哺之忽學飛墮地皆殞度夢二小兒曰兒等本受卵生蒙上人爲養育誦經持回向令轉生人道距此寺東十里間其家是也度攷之果驗

惟人爲萬物之靈今能使禽鳥之身化生爲人其功德真不可思議也後世如遇兵盜疾疫生民減少之時但募僧人誦金剛般若而取一切

禽鳥之雛使自以粥飼之每一僧歲中回向雛免易生之物加以神力免其殞墮見夢而徑化人身姑以百數則萬僧所哺坐獲百萬生靈於一歲之間豈非至神之化儒者所不能及矣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試之而後信否可見矣

釋清虛游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清虛祚泉以刀子刺山果獲泉湧

水在地中猶血在人身無所往而不在也萬丈之山飛流懸布世人不以爲怪亦猶人頂顱未嘗無血也僧人鈎奇示高居於大壑深巖人所

鮮到之地或有水脉泉眼因而導之漸至深廣則必立爲美名以著神跡所在多有之借使高僧道力隨感而有未免因地得泉豈足表異若乃變化感應出於理外者何不鑽木斷竹焚草鎔金鑿壁刳劃敲鐘擊鼓而使水出以資飲啜灌漑之利哉

釋守素居院庭有青桐四株皆素手植元和中卿相多游此院桐至夏中無何發汗汙人之衣若輮脂焉素呪之曰我種汝而汝滴汗爲人所惡來歲若然我必薪汝自此無矣

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吾嘗聞熊弄旗雀緣竿馬舞牀鵶角抵鸚鵒識字鯉魚躍刀其類甚衆而未聞草木之能聽言受教者也桐忽有汗已而又無桐非有知於此也今歲忽有明歲忽無皆偶然耳守素之意特以其美陰貴客所賞茍獲沾汗則游憩遂息以此爲恩遂致禱祈而不知物生有偶然者攀緣公卿賴此一物爲可憫嘆也

釋遂端坐亡須臾口中出青色蓮花七莖

宣和中京師禪寺有長老坐化者當時盛夏色身堅固天柱不折車馬奔湊供施鉅萬已而稍有穢氣至者疑焉其徒貪於財利不知變也腐壞益甚或發其奸蓋用鐵錐自尻而貫於腦疊手跌足皆繩所維也遂端坐亡口出青蓮花無亦此比乎度死喉所受正可五七莖耳芙蕖品類固有白者其艷微青猶白桃之變疑於碧色皆世間所有非異物也僧人欲爲奸利則殘其師友不顧如此惑者方咨嗟嘆慕以爲不可及曰我何修而能至於是哉非天下之大愚乎

釋鴻莒無疾而逝至三更手敲龕門者三弟子哭泣啓闔云與吾换新衣緣佛土諸上善人嫌吾服章不淨易畢而終

古之人制禮死者三日而後大斂尚意其未死也過三日則無可生之理矣鴻莒已死而㪅蘇在一日之内無足怪者而其眷戀衣服不忍令弟子得之託言佛土善人好新惡弊易畢而死其貪恡之情可見也人之死也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衣衾棺槨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鴻莒易衣而死將以見佛土善人是

既死而體魄猶能行也亦不知死生之故矣豈有上善人而嫌服章不淨者耶

釋惠元於武陵平山立寺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是寺内常聞空中有磬聲

人既死無復再生之理惠元既死而再生不可信也若非初未嘗死故爲此恠則見於武當山下者或以形狀偶類或相與遯逃應和而爲之耳予嘗游衡岳之方廣寺寺僧靈犖離席致敬爲予言曰此五百羅漢所宅有金燈玉磬之瑞予曰玉磬可見乎犖曰至誠祈禱則聞之而已不可見也予曰不可見則何以知其爲玉哉犖面赤口呿而不能對而凡游方廣必供茗修佛事以祈見燈與聞磬也或曰然則金燈非乎予曰有一居士嘗於方廣疏食致齊願見聖燈自黄昏膜拜至午夜靈犖云燈時至矣俄風雨驟作不止僧人與居士從者皆已懈倦就寢而居士者拜祈愈切及雨收燈見若有若無悉呼衆人既起雨復作又已黯然無所覩矣又有一居士嘗游五臺瞻光景時四方至者甚衆内室充

盈獨於僧寺門授館一日四更後遊人寂息忽聞剥啄叩門者司門僧誰何之對曰張燈人歸耶通夕恠笑捧腹殆痛及曉以語人無肎信之者方廣之燈殆亦五臺之飛燈歟人言五臺山有石如水精承日月之光光氣相射山高寒多雲物未嘗澄霽時或雲破日漏則被照之處暎帶成色故凡游人皆誦曰光菩薩聲振山谷其事可疑矣僧人指其形似者爲之立名曰此金橋也此金輪也此金燈也愚俗之信以謬承謬莫可解也正使其真有燈者未聞五臺方廣之

僧能不用油蠟也

釋惠力晉興寧中乞陶處以爲瓦棺寺初標塔基每夕所標處輙移十步許因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方遂於其處起塔

凡釋氏所稱神恠之事多以夜而後見耳其後見未有衆人同之者故吾每於此致疑以問其徒未有能荅者也惠力所爲建塔必以供佛也相攸卜地擇其奧塏古人亦爲之朱衣武冠何物哉乃能拔標移徙其處他人不見而惠力又獨見焉蓋欲倚此言爲神恠以欺惑衆心圖其財物耳姑就其言辯之其妄如此況萬無是理乎

釋惠敬有一奴子及沙彌爲鬼所擊其後山精見形詣敬具謝云部屬不觧横挠法師眷屬既終室有異香

凡扑人者必以手執扑而鬼則無形安得手執扑乎凡物生則有色香可愛及死則曰就臭腐惠敬既死安得有香乎或曰麝臍沈水死物而香何也予曰麝臍沈水之類不過數種自有天

地以來死而必臭萬物之理也凡人不稽理而信恠是以説愈恠而愈無理也

釋明準於范陽北山刋石寫經灌鐵以俟慈氏下生鑿山攻石石悉頑惡準知山靈秘吝疏告陰靈請神善務俄於宂中見無量石皆中刻字圖廓挺立不期畢工

道一而已亘萬古而無弊得之者或先百世而生或後百世而出其言得行若合符契蓋至當歸一而精義無二也然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孔子沒至今千有餘歲而無聖人或數或疏皆非人所能爲安可預立名字先定年月以採後聖生出之期乎佛氏所謂幾劫之後慈氏下生吾不恨不及見之乃恨僧人年命短促其欲見之心不能踐其言也釋者之遯辭則又不然曰何處非慈氏汝自不見耳或曰修行善業常得善報則終必見之今姑用其言通計三世人壽以七十爲率不過二百一十年自佛滅度至今其爲二百一十年多矣若又增益世數以合慈氏下生之日則佛不當言三世爲限若人之受生止於三世不復可益則

佛未嘗永刦人身不墮異趣之理未知明準露電之軀壽年幾何山石泐磨能得幾日而渺茫未生之慈氏誰復能見也搽此一事則謊告陰靈得無量石者同一愚妄耳準旣發心刊經于石山而有靈自當敬畏佛言又何待謊告而後出石哉石若不中刻則是山本無佳石也或更鑿而得中刻者則是山本有佳石也石之有無生於定形之山不可增損云何衆人不見而明準獨見無量可刻之石乎縱使準以定力獨見而鐫刻之人亦豈皆能入定而用其工哉吾欲

一一辯之其妄不可勝窮欲止而不辯以世之無知受惑者衆不得已而爲此多說也

釋法與洛京建三層七間彌勒閣高九十五丈尊像七十二位聖賢八大龍王卒闍空中天樂云兜率天衆來迎也

吾嘗遊西京龍門兩山寺宇刻石爲像如蜂房水渦不可勝數寺有以大佛得名者其功蹟雄偉皆唐則天中宗時以天下之力所建置也其視法與三層七間之類猶海岸一沙耳則天老以憒終中宗卒被弒殞兜率大衆方是之時何嫌何疑不以樂迎之乎於梁武亦云然

釋智江住微子之墟締搆堂宇輪奐可觀復塑慈氏釋迦二尊十六應真像

微子能存其國旣亡之祚有君臣之大義有父子之至親孔子未嘗許人以仁而稱微子爲殷之仁人也後世人君思見前哲雖千載之遠猶當崇奉祀典如出乎其時以表勵風俗乃使夷狄之人亂倫之教肆然居其舊都華屋淫祠明示得意以不仁不義土木之像汚至忠至孝仁人之土夫豈智江匹夫庸妄無忌之罪哉實當

時居是邦爲人上者無窮之恥也

釋忠紹慕藥王燒身供養薪火洞然之際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烟中俄而上天見者皆謂天宮迎紹

星隕則如石古之大聖人曰隕石于宋五者据已隕之形至地而言也曰星隕如雨者据方隕在空不至地之狀也按事實書之以明天變而警人事猶造化之妙不施智力而形色自呈不可掩已不知此何所据而謂之星也其有光乎其無光乎有光則不隕無光則石耳人之生死

亦猶是也人之生死有不可移之命三代之民終身以俟死而已任其死生有何不可而必欲自梦乎星既隕墜豈復能升猶人既殂落豈復能活今曰天宮星下迎紹方爲煨燼云何上天一事而三誕蓋其道以空爲宗故自以爲非誕也然則果何物也曰火灺之大者飛揚明滅何足恠哉

釋僧瑜發誓燒身集薪爲龕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燄交至咸見紫氣騰空久之乃歇其後旬有四日瑜房生雙桐樹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尅炳泥洹瑜之庶幾故現斯

證

烈火之焰加以人膏其滋熏欝攸正爾紫赤非瑞氣也既焚之後而房生雙桐未知生於屋下乎爲復生於中庭乎無乃地氣之偶生乎抑亦弟子之所種乎然僧人以爲釋瑜自焚之瑞證此不難驗也擇其能用藥王品者坐以積薪焚之既燼俟旬又四日桐樹雙出吾猶未信是何邪死亡之室人所不居陰氣感生亦無不有豈特桐樹哉生茗則爲地錦生菌則爲靈芝由其所言耳

釋慧益誓欲焚身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入鑊据一小牀以劫貝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手自執燭然帽念藥王品火至眼乃昧

人之稟氣愚智勇怯各各不同聖人順其性而成就之佛氏因其偏而化誘之如司馬兵法使貪使愚使勇使怯赴湯火蹈白刃無所不可權謀之道也藥王燒身乃佛誘人之一術耳然有慧者信焉甘心自焚而不悔彼既焚者寂然而無知矣而未焚者或疑或怖或信而從之皆足

以恢張其教而昧者終不悟也

釋寶崖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痛邪崖曰痛由心起心既無痛指何所痛並燒二手於是積柴於樓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自以臂挾炬麻燥油濃赫然火合於熾盛之中禮拜也第二拜身面焦拆重復一拜身踣炭上一比

佛教以心爲法不問理之當有當無也心以爲有則有心以爲無則無理與心一謂理爲障謂

心爲空此其所以差也聖人心即是理理即是心以一貫之莫能障者是是非非曲曲直直各得其所物自付物我無與焉故曰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飛走動植並育而不相害仁義禮智並行而不相悖夫又何必以心爲空起滅天地僞立其德以擾亂天下哉今夫人目視而耳聽手執而足行若非心能爲之主則視不明聽不聽執不固行不正無一而當矣目瞽耳聵心能視聽乎手廢足蹇心能執行乎一身之中有本有末

有體有用相無以相須相有以相成未有焦灼其肌膚而心不知者也學佛者言空而事忍蓋自其離親毀形之時已失其本心矣積習空忍之久於封剔焚煉而不以爲痛蓋所以養心者素非其道也凡人之生無不自愛其身彼學佛者於蚊蚋之微草芥之細猶不忍害廣悲願也自愛乃能愛人愛人乃能愛物故養心保身者濟人利物之本也今乃殘之如此將何爲哉非有喪心之疾而然乎

釋無染住五臺覩金橋寶塔鍾磬圓光莫窮其際且曰松栢之鼠不知堂密中有美樅乎最後果於中臺之東見一化寺額號福生內有梵僧數可萬計染從禮拜遂蒙慰勞見文殊亦僧也染覩茲靈瑞供施一百萬僧盡焚十指乃與一人將蠟布兩端粗麻一束香油一斗於中臺從旦至暮禮拜焚香畧無蹔憩至深更命其人以布裹身以油灌頂夜半子時然身供養從頂而煉至足方仆

無染所見不與人共之而獨見則不可信也天

下無不可共見之物不可共見而自云有所見者妄而已染見僧萬計一一禮拜計一日一夜可禮千拜亦將十日而後畢不知十日之間誰與之同見也遂蒙慰勞則有撫接之言不知十日之間誰與之同聞也染自是供僧百萬又不知貧僧獨力何以辦此事也已而油蠟麻布裹身而焚之自頂烹煉頂潰腦決則必死矣豈能至足而後仆也吾嘗聞辟穀學仙之人或於深山巨壑見怪氣聞異聲曰此天仙合樂而來迎也遂投身其間望之者亦以爲乘雲氣御飛龍

入於杳冥之上矣他日至其處則有白骨存焉蓋山間大蛇毒虺吐氣成霧日照暎之粲然五色其聲嘔軋窈窕如鸚雛乳兒然方士道人愚癡貪愛往即其處遂遭啗食而自不悟也乃復相承以爲仙去且記其處曰此某真人上升之地也今登萊間春夏之交望見海市樓臺人物宛若畫圖無所不具乃大蜃噓呼所爲如蝃蝀之類耳非真有也凡僧人遊五臺峨眉所覩光變殆亦此等也關西人蘇季明嘗曰聞此二山最深幽處有一種石雲曰漏光相與輝煥則其

色如此夜亦可見者蓋寶氣也然不能濟人利物治國齊家正使天下之山一一如此亦何足貴哉

釋束草師曰世不堪戀何可長也遂以束藁焚身至明惟灰燼耳且無遺骸又無延燎驚咤之聲計其少藁不能焚此全軀蓋起三昧火而自焚耳

束草師必有大過將逃匿焉乃爲此計誑人而去當時亦必有徒從共畀其事者然一束之藁決不能焚七尺之軀今釋所謂有道高僧者死而焚之必非束草能辦可驗也或曰何以證其妄乎予曰以無遺骸可以卜其名死而實遁矣此三昧火自焚其軀此當時徒從設誑之言仁贊又從而信之有三昧火必有三昧水三昧風三昧地今世間江河汎溢則可以三昧地塞之爽伏炎暑則可以三昧風吹之焦旱爍物則可以三昧水沃之祁寒裂地則可以三昧火溫之如此三昧自佛至今千有餘歲不聞一人能者然則束草師三昧之火自焚其臭穢之軀又何足言哉

釋行明嘗謂人曰吾不願隨僧崖焚之求樓不欲如屈原葬之魚腹忽於林薄間委身號虎前虎爭食之須臾肉盡

林薄何以異於木樓虎口何以異於魚腹與其投身猛獸受齧嚼之苦何如盡其天數順性命之正凡此皆於佛教之中間雜接響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身者世之智人少而愚人多愚人吾安得一一而語之而所謂智者亦未免有惑於此吾是以著之云耳

釋普淨斷食發願願捨千身速登正覺今

年千中之一也徐入柴庵自分火炬
凡人欲學道必有此身然後可學未有既死而
後得道者也今指道旁枯骸謂僧曰此骸昨夜
三更忽登正覺僧其信乎其不信乎又指空中
無形可見之處而謂之曰此處有人明日當登
正覺僧其信乎其不信乎如其不信則普淨所
爲其愚可憫也如其信之是如普淨同一罔兩
耳

釋文革自操斧伐檀巧結玲瓏重檐攢題
湊焉號曰浮圖開戶入內趺坐持火炬誓

之曰以此殘喘焚之供養十方諸佛聖賢
言訖發燄亘空其煙五色旋轉氤氳猶聞
誦經之聲

上古之俗死則厚衣以薪葬於中野後世聖人
易之以棺槨取於大過澤滅木之象蓋乾坤六
子之至理非人私智所造也孟子曰上世嘗有
不葬其親者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
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非爲
人毀譽而有也蓋中心之誠發於面目也於是
歸反蔂梩而掩之故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不焚
之以火不沉之以水不使蠅蚋狐狸螻螘得傷
之者蓋天性自然非爲利也今釋子每舉一事
必希望一報乃以天性爲幻妄自以爲道吾不
信也焚屍之臭其氣不可近如有諸佛聖賢必
不歆此如其無之文革所爲不亦枉費乎

釋僧羣絕粒取水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
梁羣欲舉錫撥之恐畏傷損因還絕水不
飲數日而終

絕粒之意將以除口腹之養爲清淨之身也而
未免於飲水豈天下共白之道哉人爲萬物之

靈智足以役使駕御之仁足以涵覆長育之禮
足以裁成其用義足以區處其宜得志行乎中
國則施爲有其功不得志處乎山林則存養有
其道豈爲一折翅鴨而殞其不貲之身哉可
謂不知輕重之甚矣天下萬物不得其所有甚
於此鴨者僧羣以一身纔足以活一鴨其餘獨
柰何哉

釋曇稱見老人夫妻窮悴稱乃捨戒爲奴
累年執役及二老卒然後復道宋初彭城
駕山下虎食人稱謂村人曰虎若食我災

必當消於是獨坐草中呪願曰以我此身充汝渴饑令汝從今息惡害意未來當得無上法食遂棄身啖虎唯餘其頭

聖人之道老吾老然後及人之老幼吾幼然後及人之幼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輕重之宜先後之序非人智巧所爲乃天理之自然也曇稱爲佛之學差正道於毫釐陷迷途於千里其所爲者乃聖人之所謂悖也父母之親棄而不顧乃事他人不爲人子而爲人奴是謂知輕重先後

乎虎狼之性以摶噬爲事曇稱投身飼之僅充一飽所飼不繼則必復饑彼豈爲嘗啗一僧遂終身絶食邪天下之虎多矣安得一一而飽之曇稱之愚豈不甚哉

釋法進當時饑荒進乃淨洗浴取刀鹽至深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皈便掛衣鉢著樹頭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饑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拄鹽以啗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取我皮肉猶足數日

昔者墨氏兼愛摩頂放踵而利天下亦必爲之疑若愛人利物可以稱賢矣而孟子原其心究其放極其流弊以爲無父之人比之禽獸何哉天之生物無非一本而墨子以其私心欲爲二本故也二本則無別無義而人之大倫亂矣今以禽獸觀之豈非無別無義之極歟是故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雖刲股取肉已父母之疾君子以爲不孝王法之所禁也而況自殺其身以啗餓殍乎饑饉之年餓殍不可勝計法進安得人人而飽之禽獸之不仁猶不自食其類法進將以其身教人食之是獸之不如矣

釋大志大業之末慨法陵遲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鋏赫然用烙其臂並令焦黑用刀截斷肉裂骨見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蠟灌下火然之光耀巖岫志辭色不變臂既燒盡下棚七日而卒

大志用心本欲以要君希非常之報也如其不然則自焚於深山窮谷人所不到之處天地鬼

乃其必知之矣何必詣闕上表取可否之決於
人主邪煬帝雖荒淫不道而所以處大志者乃
爲當也夫明欲廢佛法豈爲一愚夫燒臂而復
興人主愚及含靈豈爲一愚夫燒臂而能報正
使赴湯蹈火決背刎首者千百爲羣適足以減
遊食亂倫之輩耳何足恤哉然其徒終不爲此
也蓋先使戀一二人嘗試國家若死而無効則
亦已矣要當深察其情勿爲所惑耳

釋淨靄觀地獄圖變顏曰異哉審業理之
必然誰有免於斯酷者周武毀法靄聞而

嘆曰朱紫雜揉狂哲交侵何使五衆流離
四民倒惑哉見此淪胥寧分菹醢於盜跖
耳徑詣闕上表理訴帝不聽從靄知大法
必滅不勝其虐乃入終南山跏坐盤石留
一布衣自割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掛
於松枝五臟都在外見餘筋肉手足頭面
剖析都盡並惟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

四民士農工商也士安於仁義農安於畊桑工
安於器械商安於負販自堯舜至於三代世以
大治生於其時者未嘗倒惑也及佛教入中國
衣冠儒士蔽於死生農工商賈劫於因果於是
人倫背謬天理淪胥而顛倒迷惑者滔滔皆是
矣周武慨然毀除佛教所以解倒而除惑功孰
大焉淨靄執迷不返疾在膏肓狠極發狂披殘
其體所謂匹夫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
何足稱哉中國有道者之言曰感慨殺身者易
從容就義者難以此語格淨靄之所爲其中否
判矣

釋僧藏炎暑脫衣入草莽間從蚊蚋𧉘蛭
唼齧血流汗洽未嘗少懈預知報盡合掌
而終

奸人爲奇行有爲人所知者名利隨之奇行之
有効也有不爲人知者暗昧而死奇行之無効
也若僧藏等所爲竟喪其軀其無効者乎人之
生父母爲最重君臣次之兄弟次之夫婦次之
宗族親疏又次之州閭鄉黨又次之四海九州
又次之禽獸草木又次之僧藏等以餧飼蚊蚋
爲莫大之功猶人以溺爲醍醐以矢爲香飯有
此理哉

釋定蘭父母亡沒每遇諱辰悲哭咽絕無

以資薦輒裸露入青城山縱蚊蝱咬咋且云捨内財也用荅劬勞後乃煉臂截耳剜目餧飼鳥獸後有異人擎珠納空眥中瞻矚如故告曰南天王還師眼珠矣常曰善戒經中名爲無上施吾願勤行速要上果焚膊而絶

定蘭於父母之存則棄之出家不奉其旨不請衽席不承志意不侍疾病凡父母所以望其子者定蘭皆不爲也而遇忌日則委身蚊蚋復又自殘以飼鳥獸謂之報恩是以父母爲蚊蚋鳥

獸而報之乎不然蚊蚋鳥獸食之有飽而於旣亡之父母何預焉先王之道送終追遠奉承祭祀以時思之脩身慎行不敢傷父母之遺體恐辱先也至於將死而啓手足全而歸之方知免於爲子之責其道如此彼定蘭者旣從佛教又念親恩宜其顚倒如此也目旣剜出則無再生之理珠生於蚌非目類也其大者雖有夜光照乘之明而置之空眶則血氣精魄無由相附安能從心而視乎不然則是剜目之時徒傷而不出他日瘡愈復能見物因假此爲神以惑衆耳

釋道盲常持一鉢得殘羨之食雖色惡臭變收貯自食

人之所爲飮食者爲養生也身者神明之所舍也故古之聖人色惡則不食臭惡則不食不時則不食非以窮口腹之欲也所以養生事身之道當如此也犬豕食矢溺故不嫌於穢惡人固與犬豕異矣道盲之意謂之何哉將以此生其食殘惡而與來生之天厨美饌乎計出於是是謂利心也夫以犬豕自爲萌利心而學道其去道不知其幾千萬里也

釋惠通因覽西方靈瑞傳願生彼土常不背西而坐有招手石者峻峙甚險通登之投身願速生淨土奮軀而墜若有人扶接再投於巖下微有少傷衆僧以爲豺狼所啖因見之與歸

志通不背西而坐者謂西方佛國也祈生淨土乃自投崖石之下是淨土在崖石下而不在西方邪再投而不死乃命未絶耳然志通有此誠心則淨土當有接引之者何爲拒而不受使彼不死覥顔而歸無乃淨土之人亦惡其愚惑無

知之甚邪蜀道棧閣歲有人墮者其下多大木藤蘿往往絓留因得不死志通投身之時亦必相擇無害之所豈苟然哉

釋紹岩嘗投身曹娥江用飼魚腹會有漁者拯之云有神人扶足求溺不可衣敷水面而驚濤迅激岩如坐寶臺然

魚生於水猶獸生於山各遂其生初不乏食紹岩何苦欲投身飼之此必與漁人爲密故出奇行將以求奸利耳當時若無漁者拯之則掛骨於蛟鼉之口久矣漁者初以方舟拯救脫其危

難紹岩便云神人扶足如坐寶臺其敢於欺人乃如此

釋曇顯患癬不除嘗供養觀音像禮拜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一鼠從屋脫地涎唾沫身狀如已死顯即刮涎唾以傅癬信宿之間瘡癬盡方悟蛇鼠是祈請所至

經云觀音能救罪人於垂死乃爲三段桎梏自脫濟苦扶危無所不至彼曇顯瘡癬亦末事耳少施神力便可脫然去體何至變現於腥蛇腐鼠涎沫之間然後顯其靈祐乎此曇顯用藥有驗而其人庸愚不能談說希奇之報顧乃取證於蛇鼠吁無智不才可憫之甚矣

釋曇宗爲後周孝武得導行菩薩五法帝咲謂曰朕有何罪而懺悔宗曰虞舜至聖猶云予違爾弼湯武亦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陛下寧得獨異

釋氏之桀黠者則必涉獵書史取其與佛說近似之言以主張其道世主不學往往遭其幻惑雖有美意良法爲所傾變者多矣聖人之道責已而不責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是以置

諫臣求直士樂聞諦議不罪毀謗知過必改見善必從凡以成已之德也虞舜湯武之言其用心如此佛則不然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議之者即指爲口業地獄拔舌所以報之其自處若是其大也豈更有過哉其教人則以懺悔爲道雖有弑君殺父之罪苟能對佛懺悔其罪即免嗚呼率天下而爲僞有甚於此乎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五刑之屬至於三千之衆而爲奸者猶不畏也今乃教之以懺悔之空言免身履之實事非僞而何設有人今日以醉而獲罪則對佛

哀祈皈命曰自今而後不飲酒矣明日以奸而獲罪又對佛懇禱投誠曰自今而後不犯奸矣凡其所爲隨即懺悔懺悔又無限隔過犯無有已時幸而没身免於王法則又集僧爲之誦經諷呪大作佛事懺悔消除舉天下不究其實而爲其名以相欺蓋其術固庸愚之所安而作過者之所便是以爛熳而莫禦也周武苟知此則如曇宗所言豈不有以處之乎

釋曇光五經筭數無不貫觧年將三十喟然嘆曰吾所習皆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

毫乃聽諸經論回心習唱製造懺文道俗傾邪

五經皆聖人垂教萬世精粗本末天人物我無不該貫凡釋氏讀之但謂方内治世之粗跡耳辟猶飲海一勺豈知溟渤之量哉曇光既於五經無不貫觧乃曰彼皆俗事是未嘗知五經之彷佛也既欲尋佛法深理乃爲講論誦説習聲音演唱以取悅於人是未嘗知佛法之毫芒也夫馬之才上不足以致千里則下必可以駕鼓車如其不然而但能嘶鳴奮迅則天下之棄物也何所用哉

釋道安天和四年三月勑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三千餘人量校三教之優劣欲事廢立安乃著本二教論有客問曰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通曰道老嗟身患孔嘆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典厭身無常之説哉主人曰救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内釋教爲内儒教爲外教惟有二寧得有三

客與主人問答之言皆出道安之手道安所見褻淺若是哉儒之爲名學者之通號耳非爲稱名爲儒即是賢也故孔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不知道安所謂優柔弘潤於物必濟之儒何所本乎稽之書傳無此言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蓋言存神過化闔闢萬古變而常存之道如此何嘗有厭身之嘆哉道安所以知孔子末矣釋教爲内而釋徒自處則曰方外之人儒教爲外而鄙薄儒者則曰方内之士吾未知道安所以區别内外之限者

如何也今以地言之天子所居曰京師千里曰王畿推而廣之至於要荒則京師爲内而要荒爲外矣人之所居曰舆阼然後有堂有庭有門有垣則舆阼爲内而垣爲外矣名者實之賓也有此實然後有此名無其實則名何從生不知道安所謂内外者何以限之吾恨不聞其說也

墳典之教丘索之文治國之謨脩身之術九流總合盡屬儒宗佛教者窮理盡性出世入真理妙域中非名號所及化櫃繫表非情智所尋理無不周事無不盡　復儒

道千家農墨百氏取舍馳驅未及其度者也

佛氏以理爲障安得稱其窮理父子君臣理之不可易也而佛氏以爲幻妄是於理未嘗窮也理既不窮而曰盡性者猶人未嘗食稻而曰飽未嘗衣帛而曰暖吾不信也世無可出之道佛氏有出世之說猶人閉目不見鼻曰無有鼻也而鼻自存耳既曰出世則當超乎覆載之外而不免於戴皇天履后土冬裘而夏葛渴飲而饑食是言爲出世而實未嘗出也理無不周而於忠孝之理則不周事無不盡而於臣子之事則不盡大抵爲美言誇奇行竊取儒書之近似者以文其說惑者不攷從而信之以予觀之儒佛之異宜如冰炭薰蕕必無相合之理此是則彼非彼非則此是精義無二至當歸一苟以圓融和會謂之大同者猶盜人之物而曰可以通財以己之妻與人而曰可以通好理之所决不可行者也

釋復禮永隆二年大子文學權無二述釋典稽疑十條目以問禮因撰辯惑論答之

權復書云百年之疑一旦頓盡永遵覺路長悟迷源爇煩惱之薪飡涅槃之飯請事斯語以卒餘年

釋氏之書爲說宏大誘人之路多學士大夫驟欲窮之其說未窮先已化爲釋氏矣彼偕者朝於是夕於是凡所以善遁而迷人者各相傳付習之已熟自非見理不惑未易破其妄也權無二屈降於復禮蓋猶魚餓戀鈎掛喉而不能脫耳

釋惠立見尚醫奉御呂才造釋因明圖註

三卷非斥諸師正義立致書責之云奉御
於俗少間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鼴鼠見釜
竈之堪陟乃言峴丘之非難蛛螫覬棘林
之易羅亦謂扶桑之可網才由兹而寢
射如李廣然後可以服匈奴御如王良然後可
以乘泛駕蓋事各有理物各有能不知物之能
則不足以役物不知事之理則不足以揆事如
呂才亦有意乎不信異端小道嘗著論以排之
者矣惠立所言鄙淺才不應遽爲之改然其詳
則未之攷也大抵儒者之遇異端其未達則推

理以窮之其既達則明理而正之必能折其萌
芽而推其枝葉然後言不徒發而於道有補楊
墨之言盈天下孟子以無父無君之言折之其
禍遂息佛氏之言盈天下程子以天理及自利
之言以折之而其禍未息者前乎此有以解經
自名而得君其學雜乎佛也後乎此有以文辯
蒙世而得時其學雜乎佛也人之所趨者勢利
所悅者華采於是聖人之道欲明而復暗然賴
先王之說尚存而不泯也學者可以泝流窮源
一洗其害而先韓歐之篤以追踪於孟子正人

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爲聖人之徒不亦善
乎

釋神悟世襲儒素忽嬰惡疾遂披緇授具
吏部李華侍御史崔益同詣悟問孔老聖
教優劣對曰典籍皆心外法味之者勞而
無證華益拱手無以抗敵

華與益讀聖人書不知孔子爲如何乃反問優
劣於毀膚髮無人倫之釋子宜其遭詆而不能
對也神悟以典籍爲心外法是以佛教爲心內
法也華何不曰心有內外邪爲我試言內外之

眩神悟亦必口呿舌強而罔措一辭矣

宋儒胡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二下

南豐裔孫　濟古卬重梓

清寅直
深叔平
瀾仲海
濱鶴汀　重訂
濤次逕
湘佩芳
森三木較字

釋法聰築室栖心晉安王來部襄雍見所坐繩床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以手

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王告境内弊於虎灾請求救止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與授三皈戒虎灾尋止白馬泉有白龜就聰手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也

古者聖人以草木暢茂禽獸繁殖而逼人是以烈山澤而焚之放龍蛇驅虎豹犀象而遠之然後人安其生天下大悅貴人賤畜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周室建官掌山林藪澤之政爲之厲禁凡毒蟲妖鳥能爲人害者皆有以制之所以扶立人理贊天地之化育豈不廣大哉今法聰自恃小術馴伏猛虎覆載之内豈特十有七虎而已晉安王上不能稽先聖膺戎狄驅猛獸之道下無美政使虎相與渡河而去乃區區忝決於一僧求救於邪說不亦陋乎所謂三歸者佛法僧也今村民逃賦役就慵惰者以二十萬錢削髮披緇便稱一寶若不皈依此等則是有揀擇之心去諸佛甚遠若皈依此等則無是非之心與禽獸無異者正使遇虎才足以膏其

饑吻耳龍之爲物能大能小能飛能潛能變而不能化亦鱗蟲之最上者猶鳥有鳳獸有麟也法聰以龜爲龍是猶以獼豸爲麟山鷄爲鳳也而可乎徒以誑惑無知之晉安豈能逃達理者之明鑑哉

釋法圓晉開運四載耶律德光回軍自鎮州董戎北返時圓住天皇院院有八僧皆誅死圓身首異處至莫圓試捫其頸乃覺如故遶頸有痕如線許大終身如此

古語云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如尚可

生續者是未嘗死斷也至於人之咽喉氣所闔闢一斷立死自有天地以來無可續之理法圓獨何以免乎無乃受刃偶輕昏悶就絶而喉未嘗殊也不然則怱遽自經亂於衆屍之間以誑衆人而脱死也他日遂以爲神聡惑於衆耳倘佛法有靈二祖慧可傳心得印乃爲翟仲侃所害何不再續其命乎

釋行滿所居檻外有巨松上寄生小枝每遇滿出坐其寄生必嫋嫋而側云此樹禮拜滿去則亭亭無動

予遊南岳山至華嚴寺有所謂點頭石者列植一堂之中寺僧云昔有高僧說法石聽之而點頭予求能聽之耳與其能點之頭皆莽然無狀大抵巨細八九枚高下三二尺皆山中頑石耳此所謂禮拜樹者亦點頭石之兄弟邪

釋惠聞往豫章勸化獲金數鎰俄遇賊劫掠聞以金投水曰慮損君子福田聞到州金已在院役使匠人山路逢虎聞將杖扣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結緣明日虎銜野猪投聞前而去

惠聞投金於水必非深江大潭也遇賊所逼欲輕身而逃姑投之幽澗野塘人所不見之處已而復役人取送院中金先至而聞隨之耳大抵僧人立事必假托神怪以動人不如是則佛法不靈愚夫不信雖自號爲傳心得道者其說因縁爲教化亦未免此蓋佛本以是立門戸也惠聞能化猛虎結縁自當負土銜木以助匠事革其凶暴皈佛慈悲乃復殺一野猪汙涗淨役彼野猪者不知何罪不蒙功德反見噬齧因聞一言枉害其命此皆理之不安而事之不當者也

仁贊記之於意云何

釋惟恭多狎非益之友然勤誦金剛般若酒徒慱侶交集門庭後遇疾且死同寺有靈巍者其跡相類偶出寺一里許逢六七人少年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問曰惟恭上人何在巍指其處及晩回寺聞恭已卒所見者乃天樂耳蓋承經力也

佛立戒具條目甚多以訓其徒猶不足以革非心遠辠罪今仁贊載惟恭靈巍之事何其叛佛之甚邪夫既與酒侶慱徒相與狎褻則無所不

至矣若但能勤誦金剛般若乃復無罪而死天樂迎之則僧徒何憚不爲酒侶悖徒乎此蓋靈巍設爲奇說以文惟恭之死而固其徒諂之志必有奸事在其中假神怪以祈不敗耳仁贊又從而録之其意亦可知也金剛般若乃爲醉酒作奸保障之具乎

釋法照入逆旅避雨過中乞食不得乃買彘肉啖之客皆詬罵有欲毆者照殊不答至夜誦金剛經無燭一室盡光客見之皆來禮拜謝過施衣物踞坐若無所覩

法照既有神光照室豈無神力禦雨乎既能蔑視服物何爲不捨彘肉乎此奸僧也對人茹葷其本情也夜坐有光其幻術也客來施物墮其計中也照藐視之佯爲廉潔也物至傲然若無所覩而未嘗辭客去則必卷而懷之矣乃真盜也

釋元珪曰若能無心於萬物則欲不爲淫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惛荒顛倒不爲醉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

世之禪師所謂機辯横說竪說逆行順行者皆如此吾今折之曰人未有無心者也自古大聖人垂世立教曰養心曰宅心曰存心曰洗心不言無心也心不可無無則死矣聖人之心若鑑不勞思慮不用計度而盡天地之理者亦曰如鑑之明而已不言無鑑也有所欲必淫聖人所欲不踰矩是以無淫福淫禍善必盜聖人福善禍淫是以無盜濫誤混疑必殺聖人四罪而天下咸服是以無殺先後違天必妄聖人憲天聰明是以無妄惛荒顛倒必醉聖人不爲酒困是

以無醉聖人之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已及人自人及物各止於其所而天下之理定矣元珪所言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者也今有欲其所不可欲以淫人爲是以善人爲非觸情殘害逆天之理放意於酒沉酗日富而曰我未嘗有心也適然如此耳而可乎蓋佛氏以心跡爲兩途凡其犯理悖義一切過失必自文曰此粗迹非至道也譬如有人終日涉泥塗歷險阻而謂人曰吾足自行耳吾心未嘗行也則可

信邪

僧一行有王媪行隣里之老媪也昔嘗賙行之貧及行之顯遇媪一日拜謁云兒子殺人即就誅矣乞師奏滅以供殘齡泣涕者數四行曰國家刑憲豈有論請而得免邪命侍僧給與若干錢物任去别圖媪戟手嫚罵曰我居鄰周給襁乳令長成忘此惠邪行終夕不樂於是運筭畢召淨人戒之曰汝曹挈布囊於其方間淨地午時坐伺得生類投囊促歸明日果有豭彘引豚

七淨人分取之豭即走得豚而歸行備巨甕逐一入之以泥封口誦胡語數契而止投明中官詔入問曰司天鑑奏昨夜北斗七星全不見對曰帝居不見天大儆陛下可修德以退之莫若大赦玄宗依其奏夜占北斗一星見七夜復初其術不可測也

一行言國家刑憲不可以論請而得免此言是矣欲報隣媪之恩而自給之錢物此事當矣終爲鄰媪怨詈意不自安遂用左道誤人主而行妄赦則過之最大者也殺人者死自古定法媪子無貸之理而法貸之則彼殺者豈不寃乎爲以此一人而用赦使天下罪人皆以幸免豈不甚乎佛之教慈悲而不知仁斷制而不知義故其舉事似是而非不可不辯也星象麗乎天豈一行所能黜落其布筭因豚蓋幻呪之術能與氛氣暫時掩其光耀耳玄宗多欲之昏君也是以一行得入其術使明哲在上守正而惡邪一行其可爲此乎設或爲之殆將如新垣平之詐漢文候日再中終必伏棄市之法矣

釋僧伽葱嶺北國人遊方至西涼府中宗

景龍二年詔入內道場四年坐亡帝問萬回曰僧伽何人也對曰觀音之化身伽之寂滅多歷年所嘗見形往漢南市漆器又於洪井化易材木又於燕市求氈罽長慶二年塔寺皆焚惟伽遺形無損咸通中龎勛兵圍州伽於塔頂現形外寇皆潰周世宗有事於江南伽寄夢於州民言不宜輕敵州牧未之信家家同告之遂降全一城生民

僧伽既已坐化又復見形世人信之江淮尤甚

作塔於泗上屢經焚蕩俄而復新韓退之所謂火燒水轉掃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是也僧伽如有神力何不護持寺塔常存而不壞免使人費耗財力再三經營何必爲此紛紛也其見形市漆器化材木求靈斷此廣大心欲爲衆生乎其亦私心自爲供養與僧受用而已乎僧人及愚俗每言僧伽之靈跡如仁贊所舉特其一二耳吾所不見也以吾所親見而證之金賊寇中原所過無不殘滅如泗州之大聖如襄陽之太悲如香山之觀音如公安之二聖皆經焚毀門

無遺跡何不於此時少現神通以救百姓之命而止夷狄之殺乎僧人則曰衆生業力深重不能招感諸佛菩薩是以靈跡韜秘予曰方太平無事之時諸佛菩薩示神通出光景享受供養不可爲筭及兵亂之際則曰衆生共業不可救也悲願於此不悲洪誓於此不洪聖力於此不聖矣則何足貴哉然世人愚者終不可解又於其廢址而興葺焉僧人又語之曰有緣則佛見好善者宿植也是以甘心而不悔必有明君賢相推息邪距詖之方庶乎其少止矣

釋明瓚於衡岳閒居李泌隱南岳潛察瓚所爲曰非常人也中夜往謁焉望席門自贊而拜瓚大詬仰空唾曰是賊李公愈加敬惟拜而已瓚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席以坐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盡食而謝謂李曰愼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

李鄴侯高才多智唐之名臣方未任時辭萬乘之友隱居南岳紫蓋峯者凡十年隱居之傍有一僧巖居曰明瓚相去甚邇鄴侯未嘗與之來

往此見於傳記乃事之實不知仁贊何爲有此說乎使鄴侯欲見瓚白日不往中夜而後行素非師尊望門而便拜中下之人猶不爲此孰謂鄴侯而爲之明瓚其果有道之士與鄴侯隣居之日久亦豈不知其賢否也一見詬唾此何禮哉以鄴侯氣凌宇宙才幹四海嘗辭宰相而不爲及得山僧煨芋之餘乃跪捧而食事理之必無者也十年宰相人世之常事使鄴侯天命不當作瓚豈能與之使其固有瓚但能知之耳何足爲鄴侯之損益哉大抵僧人多取世間有名

之士一言半句增重其事抑彼揚已人人同轍家君崇寧中宦遊湖南偶與一僧唱酬絶句詩爲即忘之矣後三十年再至湖南乃見其僧有攀扳語録載此詩者題其目曰某人請益乃知此曹扳附名勢其心深切必借重於公卿大夫然後足以籠惑愚俗過庭之訓曰僕師正有言君子當守先王之道壁立萬仞異端邪說勿拊於口庶幾不爲所誘矣此言是也汝等其識之予敢不奉以周旋乎

釋普曠夜宿寒林人有索其首者曠引刀自刎乞者止之又從索耳便刵而惠之

普曠必夜爲奸盜而覺被逐投林其人不欲殺之刵其耳而去他日造爲此說因以誑人而自異耳不然無故而乞人之頭與無故而刎頭與人有何義理乎以其遇禍於夜且在林中可知其爲奸盜無疑也

釋智舜有獵者逐雉飛入舜房苦苦勸勉終不肎止遂將雉去情既不忍割耳遺之

不忍之心仁之端也此吾聖人教人入道之門也然天下之人物衆矣自父母推之秩其親疏而至於飛雉不知其相去幾等也智舜不忍飛雉之見獲而忍於父母之見棄何哉佛氏不明天理以我與人以人與物以父母與禽獸無有差別故其行事迷謬無一中理者直須屏絶勿使能殖則人道立矣

釋普圓夜有惡人從圓乞頭將斬與之又不肎取又復乞眼剜而施之又從索手遂以繩縶著樹齊肘斬而與之因而卒

釋氏之言曰此寃債也以予觀之犯奸作盜爲人所得廹之使自殺普圓無路以免也故寧忍痛楚剜目斷手以丐厥頭庶幾於復生不自意其遂死也

釋普安嘗於村社見人宰猪安往問贖社人弗許安則引刀自割脞肉曰此彼肉耳猪肉糞穢爾尚噉之況人食米理足貴也社人遂免猪

四海之大生人之衆其所言宰犬豕牛羊羽毛鱗介一日之間不知其幾千萬也佛說禍福五千餘卷而不能救傳燈得道一千七百餘人而不能救普安乃以脞間少肉欲博易羣生之命

[illegible]不忍其行甚難然苟能免一猪耳他猪獨[illegible]哉使其可爲往古聖賢行之已久不待普[illegible]而後知之也

釋明達嘗行汝上有狍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達解衣贖而放之

爲之能言惟鸚鵡然不離飛鳥獸之能言惟猩猩然不離走獸未聞狍而能言也考歷代史凡有不能言之物而言必有凶災變異物之妖也今狍能言其妖甚矣明達解衣贖之可以苟免其死必不能畜養終其身旣而放之則又爲他

人所殺矣昔有蕭欲仁者好佛日自携百金坐于門有魚蝦鶉雀之屬則買而放之市人利其買也至者漸衆蕭已有厭倦之意深居而簡出一日偶出見市子母麞者欲仁惻然以千金贖之縱於所居之後山頃之復有籠麞而至者乃其所縱也欲仁自是閉戶不復贖生蓋錢物有限物生無窮區區匹士之力豈能徧及萬類之衆哉故非人可共由行之而有弊則不謂之道道者天下所共由萬世而無弊者也此儒釋之辯也

釋僧鏡至孝母亡身自負土種植松柏廬于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

事親之道自一飲一食冬溫夏凊推而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其道大矣惟帝舜然後盡此道後世若曾子以孝顯而孟子稱其可而已言其難能也今僧鏡孝愛其親負土成墳手蓺宰木廬于墓所泣血三年亦彷彿於古人之行矣然服喪旣畢則委而去之報親之心以三年爲斷豈所謂昊天罔極也罔極云者言天理無盡也天理無盡故此心無

止有止者以理爲障也惜其時無以虞舜曾子之德告之以成其美質者聖人旣遠道術不明於天下英才間禀無所師範惑於異端邪說淪於夷狄禽獸而不自知如僧鏡者衆矣可不深嗟而重嘆哉

釋道紀每出以經書塔像爲一頭老母埽帚爲一頭躬自荷擔有塔斯埽每語人曰親供母者其福與登地菩薩齊也其孝性淳深因以勵俗從者衆矣

人之所以事父母者非爲利也乃天理自然不

可解於心也道紀親供其母疑於淳孝而其心在於福報是爲利而已也借使無福報則將棄其母乎古之聖人事親如事天以親之尊無與爲比也今乃與埽帚爲伍不亦賤其母之甚耶

釋道安常攜其母旦出親手爲煑粥然後上講雖左右供侍不許助已曰母能生養我非我不名供養

釋氏之稱孝者未嘗施於其父如惠斌之父鑿井樹碑以寫其哀怨而惠斌不回法顯之父既沒其叔父勸之歸家而法顯不動至於事母愛

戀者十人而九父母猶天地日月陰陽也有地而無天有月而無日有陰而無陽則覆載照臨寒暑化育之功息矣尚能生物哉夫惟夷狄禽獸則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墨氏愛無差等畧與佛同孟子所以闢之者恐天下後世之人淪於夷狄禽獸而不自知焉耳

辛七師及鍾荼蓼陟岵之痛深毀瘠過禮

聖人之禮有情有文有制有度裁之經與皆可考也僧人出家削髮而胡服以中國先王之法爲世間粗迹一切埽除之不知其所謂過禮者過何禮也仁義禮樂之名非佛所道佛安得有禮哉辛七師如以先王之禮爲禮則不當髠首披緇棄人倫而從異教也名實之際豈可假借以相亂哉

釋道丕其母許氏常持觀音普門品因妊焉僖宗駕還洛京長安焚蕩遂負其母入華山巖穴時穀麥湧貴丕巡村乞食惟供其母自專胎息

道丕既孝養其母則當知事親之道乃毀其膚髮則非繼嗣也巡村乞食則非廉恥也以求丐

不義之物而養其親雖席前方丈年壽千百君子羞焉道丕良心不忘而爲異學所蔽雖以善爲之而不知陷於不義深可惜也夫事有是非不可混亂佛之教本使人割離恩愛以趨空寂今道丕等奉母之心至於背負而不捨胎息而不食深入巖穴以避兵亂者皆爲母之念則是恩愛牽纏非佛教也而仁賛稱類編取果何意哉以養親爲是邪則不必出家以恩愛爲非邪則不當負母良心未忘者於此必有所處矣

釋僧盛特精外典爲羣儒所憚故學館諸

生常以盛公相脇

僧盛讀儒書詰難學者以尊其道而儒生未嘗就佛書辯正佛者以質其非此何理也聖人之道不可躐等釋氏之教一超直入故儒生以吾聖人爲迂以彼釋氏爲徑今以登十三級浮屠明之不可躐等者猶自最下用足歷級升而上也一超直入者猶自平地不用足歷忽飛而至也此實而彼虛實難而虛易故學士大夫樂於無稽超勝之說以爲孔子所不到孟子所不知而實無所得使世習日以淪胥莫可救也唐時

朱泚作亂太學六館之士將從之何蕃正色一言遂救止諸生著於君臣之義不爲亂賊彼爲盛公所脇者豈不愧於何蕃之廝役哉

釋曇遷隋開皇七年下詔勞問遷旣爲帝王揖敬或謂滯於榮寵者乃著無是非論以示之

曇遷所著無是非論雖不可見而其立名已失矣事有是非猶松直棘曲鷺白烏黑雖創物之智不能改也聖人之教因人本有是非之心而教之使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是非不亂則天下之事定矣曇遷學佛則當遺物離世投身於巖穴之間使世欲聞其聲且不可得況見其面乎今乃借用佛法付於國王之言諂諛人主耽彼榮利何也若以事君爲是則不臣爲非若以徇俗爲非則出家爲是是非之分豈可亂哉曇遷心疑又惛滯寵之議慨然著論祇益贅疣耳將以是爲非何異指中尊爲外道將以非爲是何異稱外道爲中尊將是非之泯然何異中尊外道莫較賢否僧人誠以此思之則是非之心自見苟見此心必從是而遠非矣

文帝出舍利與遷交手數之雖各專意前後不能定數帝問其由遷曰如來法身過來數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遺質以事量之誠恐徒設帝意方悟

物無不可數者旣有形可見有名可道則數與之俱生故覆載雖大萬生雖衆未有無數之物舍利子何能獨以有形有名而超乎數哉然則隋文不能得其數何也遺曇遷之幻也隋文欲稽其實何不詢訪正人乃獨與曇遷口手對辯宜其遭幻而罔覺也稽之史冊不載此事往往

僧人夸誕附會言之今姑質其言則誕妄立判矣曇選曰如來法身過於數量今此舍利法身之遺質也夫如來法身未免七八十年而死則其遺質安能千餘歲而存與其化舍利而常存曷若留法身而不死乎惑者嘗試以是推之

時有像放光帝問選曰宮中尊像光何不現選曰但有佛像皆放光明感機既別有見不見帝曰朕何不遇答曰世有三尊各有光明其用異也佛爲世尊道爲天尊帝爲至尊尊有常政不可並治佛道弘教開示來業故放神光除其罪障陛下光明充于四海律令法戒禁止罪源即大光也帝悅

曇選以老子擬佛則守道不尊以世主同佛則從諛已甚若曰佛爲世尊統攝三界則無天尊矣若曰佛絶人倫共趨空寂則無至尊矣尊有常政不可並治則人主靦面既以稱尊土木形容便當毀棄其言反覆莫可据依文帝惑而悅之特以其諂耳熈寧中明道先生守官京兆于時南山石佛頂出光景公卿大夫無不傾動明

道呼寺僧戒之曰我有官守不能往也遇光景時速來報我當亟遣人取其首就觀之耳自是光遂滅人亦不疑可爲萬世息邪說之法也

釋安忠晉永嘉中天下疫疾則晝夜祈誠願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見兩石形如瓮疑而視之果有神水在内病者服食而皆愈以黄絹寫大品經汝南周仲智獲一本爲火焚宅倉卒不暇取經火息於灰中得之一無虧損

自神農嘗百藥黄帝岐伯對問伊尹爲湯劑相傳數千年而後藥之用大備濟世之功博矣其或陰陽謬戾天灾流行疾疫死喪者衆蓋人事天命之不齊也豈有虚空中忽然化出兩瓮神水之理哉此蓋以藥物置水中欲人假託神降以取利耳自兵火已來天下寺宇鮮不焚毁而況於藏乎予庚戌年在處州値兵火之亂有天寧寺僧於瓦礫中得經燼數塊蓋梵夾積疊藏中不爲風所飄揚偶有堅凝者觸之則隨手簌簌然僧曰此有舍利不可觸也予欲嘩其面又忍而不發夫大火之中豈有不化之物經若神

聖則何如勿燒既燒之後又以爲有舍利其敢
於而設畧無愧怍乃如此今此黄絹大品則亦
偶免於火者耳若曰舍宇百物焦灼皆盡而黄
絹大品獨存萬無此理也欲驗其言者取一經
冊焚之則立見虛實矣

釋道豐齊高祖曾命酒并蒸豚令食之豐
畧無辭讓極意飽飡帝大咲駕去詔子弟
曰除却床頭物發床見向蒸豚猶在全不
似噉嚼者

僧人不飲酒不食肉其師之戒然也若以爲是

當守而不犯安得以帝王之命而變之若以爲
非當變而不守不待帝王之命而後食也道豐
於此何處焉蒸豚猶在而酒不存此又何理也
聞有猪頭和尚者以善食猪頭得名入皆疑之
其徒爲之説曰渠每食時有無數餓鬼立於其
後渠未嘗食乃以飼鬼耳人不見鬼故但見渠
食之也予曰餓鬼不可見無乃兇然啗肉者其
是歟床頭取蒸豚殆亦幻術之相迷易者其實
已入道豐之腹矣

安世高者安悉王之冢子捨位出家一日
與同學辭決曰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
行果值一少年唾手拔刃高遂伸頸受之

大凡僧家出言舉事必爲因果之説世高若不
出家爲王冢子而嗣其位少年安得而殺之此
必爲僧之後與少年者有仇怨知少年之來禍
不能免則曰我有宿債當償也其仇怨之事則
不載矣夫爲王之冢子將嗣其位以保其國家
而安其民人其功德大矣乃惑於邪說亂倫而
去終死於仇人之刃是爲知道也乎

法祖晉惠之末志思潛遯會張輔爲秦州

刺史祖與之俱行輔以祖德顯著衆望所
歸欲令反服爲已僚佐祖志不移忽忤輔
意輔収之加戮衆咸怪惋祖曰我來畢對
此宿命久結非今事也

學佛者有不善未嘗反躬自責其或遇禍則以
宪對處之此心之大害也夫知人不明過而不
改而至於殺身誰之罪歟有薪然後火傳之有
坎然後水入之有怨怒忿恨而後人加之加之
者在人召之者在我不以自反而推之於前世
是以甘心於横逆而不悔愚莫大焉張輔可依

則從不可則違當定於未行之先乃輕用其身與之俱行豈非知人不明歟況輔欲使之反服其意也祖乃守愚執迷拒而不應豈非過而不改歟積此二事見殺爲宜何宿命之言哉

釋鴻休常言宿債須償償盡則何憂何慮物我俱遺逍遙矣及廣明之際巢寇充斥休出寺脫衲衣於松下盤石之上言曰誓不汙清淨之地安然引頸待刃

鴻休感於宿債之言而不究其實若自知有宿債心欲速償者何不指名其人徑往就死而貪

生惜景坐以遲之邪君子樂天知命未嘗憂也自反而縮未嘗懼也我自我人自人物自物各止其所未嘗不逍遙也何待償債哉黃巢之亂殺人半天下鴻休逃死不獲刃已及頸雖欲避之可乎其所以脫衣發誓願者意亦望巢憐之故爲此態耳

釋守賢告衆曰吾有債願未酬心終不了明日操斧入南山投身飼虎

佛氏所謂了心異乎聖人所謂盡心也舉心之所有者皆歸之空了心也舉心之所包者各臻其理盡心也了心之弊至於一身亦不欲存也若非自絶於人倫之類則刳剔焚灼餵飼餓虎無所不至要皆空而後已空虛寂滅莫適於用道之棄也此亦狷介褊小之極其智不足以盡萬物之變其才不足以周萬事之務顧視一巳無可奈何於天地之閒遂謂人理皆可以如此而終於不可言不可行彼草木飛走之類莫之天閼猶能盡其天年可以人不如草木飛走乎

釋法琳每誦無量壽佛輒見一沙門形甚殊大常在琳前疾不愈注念西方見諸賢

聖皆集合掌而卒

法琳所以誦無量壽佛者爲生乎爲死乎如爲生則不免於死大沙門不能救非壽也如爲死則人之死也氣盡而散矣雖千萬年無再生之理其壽固自然無量不必祈也疾革之時注念西方見聖賢皆集與人同見乎惟復獨見乎僧曰見者有緣不見者無緣夫佛以化人爲心見者尚不化不見者信心何從而生也曷若使衆人同見皆發善念何苦獨與死者爲隱乎

釋懷感信念佛往生暨三載忽感靈異見

金色玉毫便證念佛三昧臨終感佛來迎
面西而往
人心有所著者不能忘之於心存想既極則恍惚微茫之中真若有所見者漢武帝見王夫人唐明皇見李老君皆此類耳懷感專切用志不分故隨其所欲而見焉其實則寂無一物乃妄見也故君子養心貴於得正正則無此矣

釋少康乞食得錢誘掖小兒能念阿彌陀佛一聲即付錢一文每遇齋日集所化三千許人登坐令男女望康面即高聲唱阿彌陀佛佛從口出連誦十聲十佛若連珠狀從其吻角而出告曰汝見佛身即得往生

此幻術也誘人男女至於三千人其奸惡甚矣其源出於金剛智其流至於為賊術不可不慎也元豐中陳州有蔡仙姑者能化現丈六金身一時王公無不誠信供施山積其門如市男女嘈雜以得見為幸戶外常設淨水兩甕至者必令洗濯凡眼而後得入有縣尉廉其姓者心獨疑之一日卒其部曲數人約洗一目既入以洗

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也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耳乃叱其下進擒之歸于有司奸狀盡敗當時以廉尉為神明前所誠信者莫不內愧無地以寄顏也如少康口吻佛出若遇如廉公者其能不敗乎是故君子於天下之事恥一物之不知無所不知則於理廓然如何大明以觀大像雖或可欺以其方而決不可罔以非其道矣

釋懷玉每日念阿彌陀五萬口俄見西方瑞相白毫光聖衆滿空玉云若聞異香我報當盡因說偈香氣盈空見彌陀佛觀音勢至身紫金色玉含笑而終

凡僧人所謂見聖衆者不知形邪氣邪若非形氣必無可見之理有形氣然後有光相有顏色則必有衣袂乘馭之物飛乎走乎不飛不走凝然不動乎皆未可喻也若曰聖神靈化非形氣之所拘則白毫光紫金色何所憑而著哉不然則是廓然太空了無一物而懷玉想心妄見指點形似猶人書空而談夢者邪

釋惠布卒地為之震七日屍遷山林其地

又震

星隕地震日月薄蝕山崩川竭天地之變也豈爲一胡僧之死能致之乎苟以地震爲患而發有知太陽虧傷普天同之當其日豈無死者亦可曰日爲之食乎一日之間天地之内或生或死豈知其數地震之廣有方千里連日未息者惠布適當之仁贊乃以爲應其誣罔亦太甚矣

河羅竭至洛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室去水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

崇正辯卷二下　三十五

起以左脚蹶室西壁壁陷沒指拔足水出坐化闍維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

水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可河有移徙井有溢枯皆無足怪羅竭所居無泉而忽有之者水脈昔時未通今時通也時人不知而羅竭久居固已知之因水之通則謬爲蹶壁之說以誇靈異紿愚俗此僧人之常態也自有天地至今日書傳所載未有火不能化之人雖佛以金體至堅法身爲喩然投之烈火亦必融液而謂已死將腐之軀經火累日而不燼萬無是理也

釋法朗師法進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徒何處來從戶鑰中入後卒焚尸之日兩處湧泉直上于天

匿形藏跡出入於窓牖隙穴之間不由門戶者今世奸民所學金剛智術將以爲盜者也水勢就下非人以機巧激之則不能逆流僧尸就焚泉豈有知而爲之表異正使有知騰湧上天將何爲哉又況理之所必無者也

釋僧周謂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床後出燒身經一日方盡煙燄漲天而

崇正辯卷二下　三十六

房不燼

火緣薪然後傳不緣則不可見故鑽木戛竹敲石方燧皆可以得之若無此四物而責烹飪之用雖有聖智其安能哉僧周自焚之火亦猶束草師三昧之火其妄一也林靈素噀火騰光流照庭宇而無所焦灼何以異於是僧人斥之爲外道豈求之思乎

釋道安秦主出東苑命之升輦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乘廁堅凛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

朕將舉天下而不易雖與輦之榮乃是爲
其臭腐耳即命權翼扶之登輿
符堅信邪拒諫引四民之棄共六尺之輿不可
爲後世法明矣而道安髠首胡服躡足王輦其
心何謂哉不過貪一時王公眄睞之榮以夸其
衆耳權翼能諫而不強符堅發怒出悖道之言
則遂靡然從之何其前明而後昏初勇而終憩
邪致使其君遂非過舉貽譏永世蓋翼之罪矣
釋惠忠請肅宗迎請演說奏治人治國之要
暘唐堯虞舜之風

畊當問奴織當問婢耳目鼻口各司其用不可
以相借官此定理也肅宗欲知治人之要道堯
舜之遺風則當咨訪名賢碩學猶恐其未能盡
也乃迎毀形敗倫之人而問之譬猶責明視於
瞽朦求致遠於刖兀窮年累世不可得也彼肅
宗篡父之位聽妻之譖昵近内臣李輔國至於
喪其親殞其身以及其子顛倒迷謬非一日也
其所爲如此亦何足恠哉
釋法上戒德精峻文宣帝詔爲戒師布髮
于地令法上踐焉

帝王者神明萬物之主也戴冕執玉被十二章
以對越昊天以奉承宗廟以朝見公卿諸侯以
臨御中國蠻貊其尊莫二其貴無敵非人私意
苟相崇奉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髮生
於頭足履於地其上下貴賤猶君與臣父與子
不可相易也今布髮于地使胡人以足踐之者
果何意乎爲求道邪道不在髮也爲求福邪福
不在足也不知將何爲哉足可以踐髮則冠可
以充腹而履可以加首口可以出矢而尻可以
食物非人之道也

釋法護自天子侯伯不與一人遊接常以
仁義存懷
考之佛書不言仁義仁者事親義者事君中國
人道之大宗也故自二帝三王以至鄒魯之聖
人或在上或在下或見於行事或垂於經訓皆
以仁義爲教也楊氏學義而失之爲我墨氏學
仁而失之兼愛故聖人推其失以救世拔本塞
源不使人淪胥於禽獸以存人道耳法護自天
子而下不與一人交則非人之道也非人之道
而謂心存仁義譬猶以火爲濕而以水爲溫以

麻爲絲而以菽爲栗則可乎

釋法慎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上人言依於仁與下人言依於禮佛教儒行合而爲一

法慎之言是也而其人則非也昔維摩居士在王子中敎以忠孝在大夫中教以正法居士未嘗出家猶之可也法慎不爲人子安知所謂孝不爲人臣安知所謂忠以天性爲淫欲心安知所謂仁以天秩爲分別心安知所謂禮實則背戾名則圓融此學佛之有才者其意欲旁通聖

人之書以誘學士耳有志於道者或遇此等爲此言則必使之畜髮加冠易其衣服歸人倫之類乃可與講論忠孝仁義禮樂之實不然當如淫聲美色戒而遠之可也否則必爲所陷溺而不自覺矣

陳宣帝時檢括僧尼策經落第者並各休道智顗諫曰調達誦六萬偈經不免地獄槃特持一行之偈獲罪漢果篤論道也豈關多誦陳主即罷披簡

陳帝之所爲雖未能拔本塞源然亦黜異教扶人理之漸也而智顗所言何其無實以爲誑邪調達不免地獄槃特獲罪漢果若在未死之時則無可驗若在旣死之後又無可考此空誕之言也以空誕之言廢世主之良法遂使農商鄙野之人得以餘財買牒髠顱自竄於慵惰雖智顗所以護持其鄙者勢自當然而陳宣帝亦不明甚矣今以中國之學論之不知六經豈可以言讀書不知諸史豈可以名博學有一分勤勸則有一分功效積日累月其殖漸廣知所未知見所未見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乃實學也

其或以文滅質以博溺心者蓋不善學耳而未有不博學詳說而能反約者也欲試天下之士必考其知聖人之言欲驗天下之僧必考其知大藏之教今智顗所言乃爲慵僧自誑者張本於理有決不然者而宣帝信之殆不可曉也僧人曰宣帝者乃諸佛之見身耳固佛法之所付囑也以此諂諛世主十而九惑則亦不明而已矣

武宗望祀蓬萊山築高臺以祈羽化因德陽節詔悟達國師知玄與道門敵言神仙

爲可學不可學玄陳帝王理道教化本根言神仙之術乃山林間匹夫獨擅高尚之事非王者所宜

知玄所以告武宗斥神仙之説豈不當哉而何其不自知也佛氏厭苦根塵棄家求道爲長往不來之行其所立教以人世爲夢幻以空寂爲眞常此正山林匹夫獨擅之事非帝王所宜爲也武宗英果明於制國幾致中興然信惑方士而毀除佛法是謂以桀攻桀何較曲直哉前人之失後人之鑒也崔浩蓋嘗不喜佛老而崇奉

寇謙之以爲神人武宗不鑒亦復爲之蓋不學之過也李衛公長才碩畧能佐其君振起國威削平叛亂而於人主心術之病莫能救也孟子曰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又曰務引其君以當道衛公於此能無愧乎

釋曇衍道遇貧陋必悲憐垂泣

曇衍所遇特一二人而已世有方數千里水旱之時饑民流離襁屬於道連州跨邑旬月而未止也嘉祐中山東大饑富文忠公爲安撫使賑濟全活者五十餘萬人其措畫之美至今人傳道之曇如生於其時吾憂其泣多淚盡必至於喪明矣

釋法琳卒遺命屍骸棄諸山藪以施禽鳥

山林中禽鳥不藉人養而未嘗乏食自生自育其類繁殖也如其乏食而賴餵飼然後能生則禽鳥之生殄矣法琳捐已死之軀餵不茹葷之鳥則處已處物皆失其宜也身體方生氣無鮮排以此飼禽鳥使彼食之如美則不能捨也及既死乃以臭腐不知痛痒之身取能施之名而使禽鳥食不美之物非所以愛禽鳥也又況山

林禽鳥豈知肉味至於人肉尤所未嘗法琳施以所未嘗食者使之知味則其受業當自此起其得罪於佛大矣

釋瑞甫母夢梵僧問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興佛教言訖而滅既而成之又夢梵僧以舍利滿鉢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

瑞甫之母受胎之初唯復有夫乎惟復梵僧兒夢而已乎人無夫則無生育之理而瑞甫之母

受胎誕子以至成人其父皆不知而梵僧爲之證然則梵僧即瑞甫之父耳佛之教以人世爲夢幻瑞甫子母所夢前後相應如此眞即是夢夢即是眞眞夢一如人世夢幻之奸弊乃如此邪

沙門仁贊曰天生蒸民樹之君長蓋有欲無主乃亂大教東流徧于四海不設名位胡以統攝

夫生蒸民自一而二自二而三自三而不可勝窮致用有源起數有祖豈可貳哉貳則生物之

功息矣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以一制萬以寡統衆不易之道也自庶人而上謂之士自士而上謂之大夫自大夫而上謂之卿自卿而上謂之公由堯舜至三代其制如此三代以後官制或隨時而變其大槩則不外是也佛氏之教入中國以空爲宗而其事則有父子君臣兄弟賓主之名舍自然之眞爲假設之妄名爲空諦實則不能外乎倫理姑變其名耳是以其道多弊而不能獨立必依托形勢憑恃法度以整齊其衆故其言曰佛法蓋付之

國王大臣也而世主不自知其身乃父子君臣夫婦大倫之宗堯舜三代帝王之所傳畀而區區於異端新奇之說曰天有二日日與佛日也土有二王王與法王也設空言以行實事棄實事以崇空言而莫有能辯之者此仁贊所以敢肆誣悠而無忌憚也

僧史畧曰僧之少欲本合亂榮佛之軌儀此令分衛若無尊大御下誠難此又別時之意也

凡世之名分禮樂法度所以扶持倫理使不至

於亂也僧人鄙之曰此有爲法也有爲法者世間法也無爲法者出世間法也佛之教人乃出世法所以其道超于孔子之上必須削髮胡服棄絕人倫以從之今僧史所論復欲以名分服屬其徒以尊臨卑以大制小不如是不足御下又何謂哉中國之道不賴佛而後行四方之教亦何必賴儒而後立乎不可不辯也

三藏不空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隨求作法翌日乃瘳

上元唐肅宗時也肅宗不豫空能以大隨求愈

之及空以疾終何不以大隨求自治邪僧人則曰空以寂滅爲樂不戀久生救肅宗者爲憫念國王耳寶應元年楚州刺史崔侁表稱有尼眞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改建年號是月明皇崩後十有三日肅宗崩方其時不空蓋未死也而大隨求之法無驗矣僧又曰福力盡時必還墮落所不能救也然則何用佛哉

後往終南智炬寺修功德念誦之夕感天樂薩埵舒毫髮光以相證驗

僧人所稱天樂瑞光之異必以夜中見聞不與人共之其言曰無緣者不預也無緣者固不預矣而天樂瑞光終不以白晝出吾是以終疑其誕也

大曆三年彗星出詔空住五臺山星亦尋沒

天垂象見吉凶以儆戒人君使省其闕失彗有埽除之象示除舊而布新星之變也古之聖王恐懼修省以消弭之有其道矣代宗詔遣不空住五臺山則何意哉周成王時天大雷電以風偃禾拔木邦人大恐成王悔過知流言之非迎周公於東而天變爲止歲則大熟宋景公出人君之言熒惑退舍齊景公納晏子之諫彗星遂滅所以消弭之道不在他人也五臺山非彗星所從出使不空住焉是責禳於僧而忘恐懼脩省於已不亦異於古之明王乎三川五臺相距幾二千里非旬日所能至空至而彗星滅則星之出沒亦涉日久矣其所謂會逢其適歟人主心術昏蔽方反以爲神化之感彼亦何足與言先王之正道哉

六年示疾上表告辭敕使人勞問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公卒贈司空

開府儀同者將相之崇官也肅國公者諸侯之高爵也司空者六卿之列職也必文武兼資出將入相而有其功則可以爲開府必分茅受社君國子民而居其位則可以爲國公必分土制邑居四民時地利而爲冬官則可以稱司空三藏者傳譯佛教一髡首胡人耳而兼是三者何也爲其有道邪則彼之教以君臣爲夢幻以爵祿爲虛假以軒冕爲桎梏自爲方外之士矣代

宗之授不空之受各悖於理而當時無非之者
人主淪胥於異端固宜化之者衆也

天寶中西蕃大石康居五國師兵圍安西
府詔空入內帝御於道場空秉香爐誦仁
王密語二七遍帝見神兵可伍百員在於
殿庭驚問空曰毗沙門天王領兵救安西
請急設食發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城東
北有神兵來番部驚潰帝覽奏勑諸道各
於城樓置天王像

毗沙門天王之像至今軍營中敬事之蓋自不

空始也天寶末明皇荒怠旣甚將相皆非其人
安西被兵而求救於鬼國將亡之聽也其後祿
山長驅兩京陷沒明皇逃竄於遐裔而收復京
師克清大懟者卒賴於賢才不空是時何不誦
密語遣神兵梟祿山而斬思明而使兵連禍結
歟至於肅代不空叨冒官秩爲時君所信亦未
聞誦密語遣神兵斡不庭之方勦叛逆之鄙何
邪大抵明皇信邪喜妄君之不疑見老子之形
聞空中之語自爲欺誕以慰其心固不惡人之
幻已也帝見神兵五百不空又請設食以遣之
猶幻戲然其相爲譎詐如此欲天下不亂得乎

拘提者先身爲狗舍利佛爲說妙法命終
生舍衛國婆羅門家舍利佛乞之度爲沙
彌得阿羅漢

佛國中鳥獸之類多矣不但此一狗也佛能說
法度之爲人則當物物不遺使羽毛鱗介皆脫
身得阿羅漢果而其國中莫非阿羅漢也不亦
善乎何獨爲一狗而遺其餘也若曰此狗於佛
法有緣善根宿植則又不當受狗之身矣彼無
緣者尤宜憐憫濟度豈可以其無緣而舍之有

揀擇心非佛也自達磨已後傳其道入中國得
道者甚衆而鳥獸之類孳生蕃息於天地之間
曾不減也未聞禪人得度若干大豕牛羊爲阿
羅漢者亦獨何哉

舍衛國有一老夫喪其偶獨與兒從佛
出家兒年尚幼乞食薄暮將還精舍兒畏
毒獸急挾師排之進路推父墮地應手而
死佛告之曰雖死不以惡意因說過去緣
業沙彌曉悟精進得道

人苟助己雖殺其父猶非惡意苟不助己雖孝

其親猶是受業使天下之人以悖逆殘忍施於
其所生而推之於宿緣苟逃罪辜歸誠佛門而
許之以得道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何哉

昔有羅漢與沙彌赴龍宮請心有愛戀因
病而卒乃爲龍子

學佛者深惡道家者流而其說如此則何異於
存想變化之術哉今夫禽獸皆有欲想其胎卵
所生未有差舛者也曷嘗聞鷄能慕鳳凰而生
鳳凰狗能慕麒麟而生麒麟哉若謂禽獸不能
如人之有思則一失人身轉爲異類無有復得

人身之理自古至今禽獸當充塞天地之間而
人之類絶矣若謂因果輪迴由其業報不由思
想則沙彌心有愛想何爲化生龍子邪反覆稽
之茫昧無据蓋幽陰幻惑之遁辭也

有沙彌嗜酪每擅越餉僧酪時沙彌得分
心中樂著命終之後生殘酪瓶中爲蟲

此沙彌所以出家者未必爲食酪也出家之功
德與食酪之嗜好相遠多矣而此沙彌以食酪
而爲蟲不能以出家而成佛使或有亦不出家
亦不嗜酪既不爲蟲又不爲佛則必爲人矣

沙彌彌伽專誦華嚴經聖曆中天帝釋請
迎上天誦持曰每被阿脩羅見擾故屈師
來宣經以禳遂升座宣諷脩羅軍衆一時
化去

佛經所謂天人者乃國王貴樂之人猶後世所
謂皇族其天女則宮嬪之類其單舉天則省文
耳至譯語翻改僧人流傳遂謂天上果有人類
種種怪誕此蓋佛經上乘之所不道者也周
[illegible]据長沙爲[illegible]所侵大作佛事諷護國仁
王經道場未畢而城已破是以兵擁僧衆著之

江中其時若得彌伽誦華嚴經當不至於此乎

尼淨檢忽聞前香并見朱氣有一女人手
持五色花自空而下檢見欣然因語衆曰
我今行矣執手辭別騰空而上所行之路
有似虹霓直屬于天

昔佛不許女人出家阿難爲憍曇彌請之佛曰
止止男少女多家則衰弱女人出家法不久住
假使女人作沙門者八敬之法不得逾越盡壽
行之可入法律耳至祐律師乃始開女人出家
之路非佛意也古之賢婦人如大任大姒之倫

終不能成堯舜商周之功業譬猶厚地持載萬
物非天道徧覆包涵亦安能獨用哉釋氏以臨
終見佛爲學道得果之證彼女人者佛所不教
必無得果之理又況所見皆妄理所弗載邪若
此蓋淨檢勞疾心專將死之時眼花亂發耳

安令首父仲首幼敏父曰汝緣外屬而可
求聘女曰端心業道廉正自足何必三從
然後爲禮父曰汝欲獨善一身何能兼濟
父母女曰立身行道方欲度脫一切況二
親邪仲以問佛圖澄澄因以油傅仲右手

令視之見有沙門之像類其女澄曰是君
女先身耳若從其志令君富貴仲遂許之

女仲欲禁其女不從僧者當稽之典禮斷以大
義乃問於佛圖澄澄者多才善幻之人也彼既
不肯勸仲使止其女心又爲一術以誘之仲於
是時雖有天性之親決爲所敓不能自克蓋其
所質疑者非所當問是以遭誘而弗得脫也富
貴人情之所同欲若君子者不以道得富貴則
不處也澄既以幻誘仲又要以富貴之說自中
人以下寧有不惑者也

令宗遇亂被虜拔眉托厲隨路南歸行達
孟津無舟可渡專稱三寶忽見一鹿涉河
而行水自分岐隨鹿而濟曾不沾濕

昔光武廹於王郎之兵冬月欲渡河遣王霸候
之河氷實未合霸紿之曰氷合可渡矣比光
武至河河冰適堅遂履以濟光武將有天下天
實相之然亦就其事而有其應河水結冰歲寒
當然理之常而事所有也孟津大河之險渡也
善沒者所不能游自晉以來造舟爲梁以免覆
舟之患其水既險則蛟龍黿鼉之所盤旋戲狎

也鹿胡爲乎能涉哉獸之能濟水者唯狗馬牛
虎之屬狐則聽冰而渡不聞鹿能涉也令宗苟
曰吾臨水徬徨遇浮木空舟幸而能濟又何害
其有道哉設僞取信而言理所無有之事於是
敗戾或曰如子所言則自今僧人欲售僞者必
依理據事而爲之說則奈何予曰依理據事則
非僞也予所不闢之者固爲其以事理爲辟而
談事理之外也

道瓊造大像數軀有放光相者

像者合土刻木而繪畫之以表敬事之所寓而

已必不能似佛而無不肖也有一毫不肖則不得謂之佛況大像乎土木之中安得光相予嘗遊京師城東資福寺觀夾佇塑羅漢中有一軀秉爐者人號曰香煙羅漢予與同行數人者瞪目視之久無所見僧致恭正色而指像曰香煙騰騰何爲不見邪其心必以不見之人目有障蔽也放光之說殆亦如此或曰世有造大像者預中夜出白光久之而敗乃像下爲地道數百步人行入像腹中置燭其間耳故不以晝見而夜見不與人見而獨見則皆妄也

僧端姿色之美聞于鄉邑臨聘之日宵遯佛寺寺主置之別室兩淚禮拜忽見像語云汝壻命終勿懷憂念翌日其壻爲牛所觸而亡因得出家

僧端與寺主素有奸狀而不肯嫁者也旣迫聘期宵遯佛寺必以寺主之力能庇之則此寺主乃奸猾之尤甚者托爲像語而暗殺其夫仍曰死於牛觸則其夫家蓋農人耳宜僧端之不樂也夫奸弊公行至於殺人而不懼又遂其出家之志則當時爲民上者其政事不以敎化爲急可嘆也夫

善妙買油數斛亙瓶盛之著中庭布自經身而焚火將及頂語諸凡曰我捨此身已即得七反止此一身當得初果

南嶽福嚴寺山有所謂一生石二生塔三生藏僧曰此思大和尚三生之遺跡也予問何以知之對曰思大之所自言也予曰思大止於三生邪爲復生生而不窮也止於三生是有斷滅矣生生不窮是入輪廻矣然則如何僧者於是遁其辭而入於無所稽莫足聽者思大名僧也其

言猶如此之幻而況善妙女子顓蒙易惑者乎

法緣年十歲失所在經三日而歸說至淨土天宮見佛又去經旬復還作外國書語有見其隨風飄颻上天經月後還則已出家披法服矣持髮而歸

天無可上之路外國非十歲兒旬日所能往還蓋法緣爲幻師所變易也予嘗謂人家男子未有所立者不可令與僧人語今而又知人家女子當敎以女誡不可令見尼姑談異學法緣之事可爲鑒戒矣

崇正辯中冊吳元年內俞國賓借看轉借翁德明留在何鋪四月初六日夜海寇鍾九皋餘黨頗騷侵境官軍剋復居民房屋燒燼此書無存當月失記日有朋友龔敬之於路拾得此冊相送比舊畧短一米復成全書記之耳海昌楊復彥剛誌

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之二終

宋儒胡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三上

南豐裔孫 濟古卯重梓
清寅直
深叔平
瀾仲海 重訂
濱鶴汀
濤次涇
湘佩芳
森三木 較字

晉孝武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側引沙門居之符堅率衆寇淮南謝玄等戰於淝水破之

仁贊載此以淝水之捷爲孝武奉佛之報然符堅敬重道安引之登輦豈不奉佛何爲而敗邪符堅違王猛之言貪功南伐自覆其國晉孝武倚任謝安制師有道故能以少擊衆晉祚復安其存其亡皆由用賢與不用賢耳若曰立精舍於殿側引沙門居之遂能勝敵則梁武帝奈何反爲侯景所圍邪天子之居上法紫微後市面朝左宗廟右社稷各有成象所以憲天履極爲神民萬物之主不敢苟也沙門和尚乃異域之

敎其形須衣服威儀言行無一與中國同者明君有爲則當內華外夷息邪距詖以扶聖人之正道乃於宮殿之旁爲僧人之居其褻瀆神器甚矣可以爲戒而不可以爲法也

梁太祖躬覽內經指爲科域刺血躬寫般若經十部琳法師曰梁高祖邁有德之前踪躡淨名之聖軌鷲嶺興典雞園密議二諦五乘之旨三藏九部之文亦蹟之所未詳青目由來不譯並無重覽義弗再思鄙周孔之俗謨譏老莊之名理法輪相繼齊講不絶每捨身時地爲震動

蕭衍於佛敎之文不論可知其精熟矣豈待贊美而後知也其重佛而輕老則其嗜好之偏猶人惡酒而好漿陋鹽而美酢未足以相賢也法琳乃以周孔之道爲俗謨何其敢於非聖無所忌憚如此哉周公相武王誅無道殺飛廉戮惡來驅猛獸膺夷狄孔子集大成正五經作春秋黜蠻夷討亂臣誅賊子使人至今知有三綱五常之道不淪胥於夷狄禽獸者其功與天地參與日月並與四時俱運不知何時而已也而法琳鄙之爲俗謨何其敢於非聖無所忌憚如此哉必有明王在上良相輔政舉行周孔之教申明左道之刑庶乎其知畏矣梁武捨身地爲震動蓋萬乘之主一旦以奴自居天下之大異地震所以警之

元魏太祖下詔曰夫佛法之興濟益存亡可於京邑建飾容範修整宮舍令信向之徒有所居止

魏祖溺於名而不覈其實者也佛法濟存則不父其父不母其母親者尚不蒙其力而曰廣濟

含生其可信乎如其濟亡則佛語阿難以地獄本無所有是乃設爲此說以恐怖愚夫而已於亡者實無所濟也世之脩佛事以追先福者自其初死至三年之久經歷十王偏乎地獄宜其每受減降懺悔之語與初死時亦無所異雖數十年之後脩忌致齊者其懺悔之語亦如之嘗詰其徒蓋不足以自誣而舉世惑之可笑也已

肅宗寫經十三藏

肅宗繼天寶大亂之後巨盜雖夷而國勢日削所當發憤圖任賢才以復先帝之境土致天下

於開元貞觀之盛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猶恐不及也乃有餘暇留意佛書抄寫繙傳至於六萬五千餘卷之富古人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肅宗廢時亂日作無益如此其功業不競則有由矣

後周孝明帝造錦釋迦像及寶塔二百二十區雲甍藻棁黼栱文梲夏戶秋牕蓮池柰苑處處精潔一一妍華見者忘歸覩者目眩大弘像化以固龍圖

周帝奉佛華侈如此不恤民力不愛國財以蘄福田利益也未幾國祚移於權臣之手民力徒殫國財徒費以快惰游蠶食之衆而福田利益終不可得像化雖弘而基圖不固矣當其興建之時不過取僧人稱贊夸美之言以自悅耳其終乃如此豈不爲將來之永戒哉

隋高祖留心佛法受菩薩戒寫經四十六藏

楊堅爲人臣而簒取其君之位其本不正而能節用愛人以致康阜自其才如此豈受戒寫經所能致哉創業之君子孫之所効法也高祖寫經四十六藏是以煬帝繼世裝補經秩至於九十餘萬卷疑若功德宏深福利增益而不能免於宇文化及之弑高祖絶祀爲後世笑使其畧法先王師範周孔知脩身治國之道豈至此哉

唐太宗詔曰有隋失道朕親總元戎致茲明代曾無寧歲思所以樹立福田濟其營魂可於建義以來交兵之處爲義士凶徒殞身戎陳者各建寺剎招延勝侶望法鼓所振變炎火於青蓮梵音所聞易苦海於甘露

湯放桀武王伐紂之後天下大定民安其生物遂其性其時未有佛法也湯武何以致太平哉唐太宗英姿大畧覩平禍亂而其所學駁襍不明聖人之道故其於生死之際未能無惑昔漢高祖與項羽拒戰累年下詔軍士死者爲之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故太宗之所爲不亦婦人之仁鄙陋可笑哉

貞觀二年下詔其略曰今百穀滋茂萬寳將成猶恐風雨失時字養無寄宜爲普天億兆仰祈加祐可於京城及天下諸寺觀

僧尼道士等七日七夜轉經行道每年正
月七日例皆准此
人主詔令猶天之風雷發達萬物過與不及則
反爲害唐文皇英主也而有僻詔如此無乃俗
流失世敗壞已久循習故常而不知其非邪夫
水旱風雨豐凶天之所爲而人之所感也聖人
脩德以應天則雖有其變而不爲害故陽教不
脩則日爲之虧陰事不治則月爲之食恩賞縱
緩則無寒歲刑罰慘酷則無燠年商當大旱湯
以六事自責不閑流殍之災周當大風成王恐

懼改過終致豐登之報此皆反求諸已脩其誠
心以答天戒而不求諸人也求諸已而不求之
人道之要也若不在此而在彼則僧尼道士日
日轉經月月行道歲歲爲之而無間歇將見三
日一風五日一雨百穀繁殖不可勝用矣尚何
水旱之足憂乎
則天皇后請受佛記沙門法藏講新華嚴
經至天帝綱義十重門后茫然未決藏乃
指鎮殿金獅子爲喻后遂開悟
則天以妾乘夫革唐之命淫虐不道終其身而
禍未已不知仁贊所謂開悟者悟何事邪其用
刑設獄慘酷峻忍大抵皆如地獄變相以威服
天下及大權由已然後殺人豈自僧人所勸哉
廢中宗幽之於房陵十有四年非狄梁公以死
諫諍則不復也帝雖歸不得預政者又六年非
張柬之輩率兵迎之則不立也則天所爲如此
則法藏所陳鎮殿金獅子之喻有何義理而使
后開悟邪以予觀之法藏者亦白馬阿師之流
耳
憲宗時功德使奏鳳翔法門寺有釋迦牟

尼佛指骨一截藏之塔中其本傳以爲當
三十年一開開即歲豐人安帝遂下詔命
中使領禁兵與僧徒迎至京師帝開光順
門納之王公士庶瞻禮捨施如恐不及帝
留禁中三日乃送京城佛寺
佛之所以爲佛者以生不以死也又況千年遺
骨豈道之所存邪僧人且爲之傳曰骨塔每開
即歲豐人安憲宗信之盡禮迎致王公大臣莫
不阿君所好獨韓文公正色昌言以格其非遂
見斥逐未幾憲宗爲近豎弒逆而殞是則開塔

見骨者乃所以禍人主非所以安百姓也而文公之言効矣非後世之永鑒乎夫佛之遺體誠有可貴則耳目鼻口心腹腎腸尤當傳寶金剛堅固必不如世人之死同歸腐壞何獨骨齒散落人間乎世傳得道眞僧有火燒不化者或舌或目或諸根器以爲清淨戒律之驗而況佛乎如有得佛之耳目鼻口心腹腎腸者庶幾可寶矣

牟子時靈帝崩天下擾亂獨交州差安北方人咸來在焉多爲神仙辟穀長生之術

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於是銳志於佛道世俗之徒多非之以背五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名曰牟子治惑

或問佛之生也從何邑國寧有先祖乎牟子曰佛積累道德數千億生於天竺白淨王夫人以四月八日右脇而生年十九夜半飛而出宮思道六年成佛孟夏生者不寒不熱草木華美

按釋氏會覆載四月初八日考據無定若以佛生於周穆王時則是西域用周曆周以建子爲正四月乃六月盛夏極暑之時也以四月爲孟夏乃孔子之法佛既能擇父母國域而生道又高於孔子必不用孔子所定之時而生牟子無乃未之思乎

問曰至寶不華至辭不飾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蓋繁而不要也牟子曰佛經前說億載却道萬世彌綸於廣大剖折於窈妙卷萬言億多多益具何不要之有

自堯舜至孔子一千五百年更歷聖賢多矣其書存於今者不盈百卷而道無所不備夫聖人

非有心於著書不得已而載道以示後世也佛之言浩浩然務爲包羅總括意欲以是盡道道旣難盡而不中於理者擧其書皆是也蓋理則可窮而事則無定夫以一人之智慮前說億載後道萬世之事能自必其無失乎知其不能無失則又爲一說以救之謂之遺累此其所以支離蔓衍而無端倪小智之士讀之驚焉是猶蟄蟲側耳震雷而闔首坯戶彼又安知蕭韶九奏之美哉

問曰孝經以身體不毀爲孝曾子將死啓

手足今沙門剃頭何違聖不孝邪牟子曰泰伯被髮文身而孔子稱其至德沙門捐家財棄妻子可謂讓之至也何違聖不孝乎

泰伯三以天下讓故孔子稱其至德非取其斷髮文身也佛棄人倫乃道德之賊也安得以讓名之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謂之讓父母妻子可推以與人乎

問曰不孝莫過無後而沙門棄妻子何不孝也牟子曰妻子世之餘也清躬道之妙

也許由棲巢木夷齊餓首陽而仲尼稱其仁不譏其無後也

許由辭位夷齊讓國不聞其棄妻子也男女之道生出之理萬物所同然非人以私智造設而爲之也聖人因之明人倫申禮義而制淫僻使循道理之正而已牟子之身非父母所生乎豈惟牟子佛非父母所生乎而以妻子爲世之餘何也萬物無獨立者必有其對正蒙曰不有兩則無一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矣是以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詩首關雎易始乾坤堯以二女而觀舜德之脩文王以寡妻而刑四方之化孔子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彼佛者有見於淫欲無見於天理故以獨往爲至道差之毫釐失之千里此之謂也天理之妙佛且不知而況陋劣如牟子者乎

問箕子洪範須爲五事之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彌落頭髮被赤布見人無跪起之禮何其違貌服之制乖搢紳之飾乎牟子曰三皇之時食

肉衣皮巢居穴處豈復冠冕之飾哉

三皇之世風俗太樸未有耕稼是以食禽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而衣其皮未有宮室是以穴居而野處又有洪水之患是以下者爲巢上者爲窟非得爲而不爲也至堯舜之時世已大治制器致用開物成務已更數聖人而生民之利周矣今僧人所居者聖人所營之宮室也所食者聖人所播種之百穀也所用以耕鑿者聖人所製之耒耜也所恃以禦患者聖人所造之弧矢也凡一身所用無一物而不備其身由之其

心安之缺一不可也而皆指以世間夢幻之事不知其所自來可謂智乎牟子曰三皇無冠冕之飾則僧人落髮無愧矣夫三皇之時衣服儀物固有未備亦何嘗髡其上總之髮而芟其下垂之鬚哉必若此言則三皇之時食肉穴居何不使僧人爲之而必欲處華屋大厦供乳糜香飯也乎自然之鬚髮無故而剪落不能止其復生也又月削而時埽之曰必如是然後可以學道不如是則不可學也其可信哉

問黃帝堯舜棄而不足法乎曰堯舜周孔脩世教也佛尚無爲也君子之道貴於適

用何棄之有乎

聖人之道無爲而不爲是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易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舜明於知人所任四岳九官十二牧代天理物物得其所事得其序舜所以恭己正南面而無爲蓋無爲而治者也若佛則潔身於山林以理爲障以事爲礙自爲無爲蓋無爲而不治者也聖人與道爲一已即是理無所用思不思而中無所用爲不勉而中寂然不動猶明鑒焉猶止水焉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猶鑒明而姸醜畢見猶水止而須眉必燭鑒與水非思而然也非爲而然也聖人未嘗勞心役智從事於務而喜怒哀樂必中節動容周旋必中禮其道可與天下共由也故曰非天下之至神不能與於此也若佛則以天下事物無非幻妄遣人獨立謂之眞空息云爲屏思慮夢幻人世因緣天地而應物之用有所不周蓋非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也不通天下之故乃塊然無用之道猶枯木不復能生死灰不復

能然竟將何施邪而其言曰佛事門中不遺一法譬如鏡燈包含萬象觀其言則是攷其事則無是亦空言耳故中國有道君子闢之曰佛氏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豪傑之士於此不能無惑況如牟子夏蟲之智又何足以知其彷彿哉

問曰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今佛說生死鬼神之務此殆非聖哲之語也牟子曰經云爲之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周公爲武王請命曰

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
說非此類邪

聖人所謂鬼神者天地人而已擧天神則凡麗乎天者皆屬焉擧地祇則麗乎地者皆屬焉擧人鬼則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庶人祭於寢皆其祖考非有他也天子祭天地七廟諸侯不得僭焉諸侯祭社稷五廟大夫不得僭焉此非固爲等路也猶人不敢以他人之祖考祭於已之宗廟耳故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其者指物之名分定之論也是故爲之宗廟以

鬼享之者享我之先也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者思我之所祭也多才多藝能事鬼神者事我之所得事也其道豈不簡要明白天下可以共由哉若佛氏所謂鬼神者則異乎此矣十王五道馬首牛頭之類不知何所據而云乎佛經旣言之其名號不可勝數而道家亦復言之其名號與佛經所載幾同或異而互相非毀何者爲是邪聖人無證則不言無實則不言不可行則不言不可信則不言無證無實不可行不可信是理之所無也理之所無而言之自謂真實無妄乃妄之至極不可復加者也

問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譏陳相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也子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捨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孔子所言矯世法孟子所云疾專一爾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也

人必有目而後可責其見必有耳而後可責其聞今求見聞於土石草木雖千歲而不可得矣

是以聖人敎人致其知識以盡事物之理洞然無疑然後意可誠心可正其身可脩推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所不當豈有世間世外之限哉凡溺於佛者必爲此言曰儒者所明治世之具耳非出世之道也然佛氏固不能戴地而履天也固不能冬葛而夏裘也固不能鼻飮而口嗅也固不能水車而陸舟也以一身受天地萬物之用皆無以異於人而獨於人倫至理則毀除之以爲非出世法而鄙天地萬物謂之幻妄則何異食飯而曰此非飯也乃土也飮水而曰此

非水也乃火也而可信乎故聖人惡異端之害正術惡邪說之溺良心惡似是而非者謹華夷之辨以扶持人理不使淪胥於夷狄禽獸而罔覺也

列子曰太宰嚭問孔子曰子聖人歟對曰丘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從

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人焉不理而不亂不言而可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孔子深知佛也時緣未升故默而識之

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正道術不使邪妨正也詩褋出於民言故取其止於禮義者於三千篇中十得其一耳鴻荒之世文教未備故斷自唐虞而下至於秦穆公之誓千餘年間所得者百篇而已八索之書亂易者也故贊易而黜八索亂臣賊子人道之大殘也故作春秋而討亂賊其文不繁而天下之理則盡矣後世有楊墨之道刑名之學皆不能亂聖經之正則孔子之功也如列子所稱何其謬誕之甚邪蓋禦冠有化人之論寓言幻詭乃借重於孔子耳仁贊又從而附會之殆亦畫蛇增足之類乎

文中子或問佛文中子曰佛西方之聖人也施於中國則泥

孔子曰道之不明也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過者言過於中道耳天地萬物無不有自然之中中者道

之至也性之盡也理之全也心之公也無不該也無不徧也佛自以爲識心見性而以人倫爲因果天地萬物爲幻妄潔然欲以一身超乎世界之外則其心不公其理不全其性不盡而其道不至知有極高明而無見於道中庸徒說形而上者而不察形而下者慕齋戒洗心退藏於密而不知吉凶與民同患欲無思無爲寂然不動而不能感通天下之故舉體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而不能中節於喜怒哀樂既發之後正所謂過之者也孔子之立教曰敬以直內義以

原缺第十九葉

方外子思傳之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孟子傳之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本末內外精粗隱顯其致無二中國有道者明之曰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正心誠意可以平治天下洒掃應對進退可以對越上帝此之謂聖學矣文中子之言雖知中國夷狄之異宜而於佛學則亦未之窮也故推之爲聖人審其道與堯舜文王孔子同歸於聖則無不可施於中國之理不可施於中國則非聖人也而堯舜文王孔子之道所以處夷狄者則無施而不可方冊所載盡之矣

宋世祖大明三年有羌人高闍反事及沙門曇標下詔曰佛法訛替沙門混雜專成逋藪無狀屢聞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其追坐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詔雖嚴重竟不施行

佛氏使人持護戒律而不爲犯戒破律之法加之於其身乃要之於地獄果報茫昧之事施於人所不見保奸護罪自相欺罔明君所惡也宋世祖區處之存其戒行精苦者汰其混雜逋藪者豈非寬典邪而仁贊乃云詔雖嚴重竟不施

見有妻子者曰俗緣愛染見用刑殺戮者曰彼此一如見積殖貨財者曰諸有非樂其言豈不美哉方其落髮受戒之時聽之於師誓之於佛固當終身服膺而不失矣而飲酒食肉通姦利誅亂逆載於史傳者班班而是如魏祖所見乃其萬分之一耳推類言之大抵然也何者佛雖設戒周密而其道以空爲宗一遣之於空則其所設之戒雖千條爲端或犯或毀曰此皆空也何不可哉守戒者少而犯法者衆其弊不可勝言以其逆理故也自有天地以來必飲酒聖人

教人使不亂耳自有天地以來必食肉聖人教人使勿縱耳男女必配合教之使有禮耳有生必有殺教之使用恕耳利用不可缺教之使尚義耳此中庸之道通萬世而無弊者也其或不循禮法者飲酒則沈酗食肉則饕餮溺於色而邪濫役於怒而殘虐貪於財而攫斂陷罪惡而麗刑辟則人孰不以爲當哉豈敢著書立言以形怨謗也魏世祖因沙門之罪而行廢斥美政也然於其間亦有過舉焉焚其書鑄其像毀其器人其人則可矣不以有罪無罪悉坑之則濫

刑也凡處事立制必得中道則人不駭而政可行不然未有不激而更甚者此亦明君賢相之來監也仁贊記此其意既爲長安沙門雪耻又快魏世祖之卒人亦惑之謂世祖不當如此然行法之後六年乃崩亦已久矣彼不行此法者豈皆不死邪唐憲宗躬迎佛骨斥逐諫臣未及一年爲閹宦所弒仁贊乃不知邪

周高祖時有讖記忌於黑衣謂沙門中次當襲運故行廢蕩平齊旣訖自以爲滅法之福祐也改元宣正至五月日癘而崩

梁蕭衍以人主之尊而爲沙門最苦之行蓋未有及之者也宜其眉壽千百享國無窮矣而垂老之年爲叛賊所困饑腸莫救圍急而斃當是時使侯景因癘而死乃佛法報應之明驗也何爲反加虐於奉佛之主不禍於叛逆之人邪仁贊佷忮必曲爲之說人皆信之吾得不辯乎凡人未有生而不死者天有六氣偏值則成疾雙林終命乃以背疽佛自興法何爲身受此苦邪武王去暴除殘出民於塗炭成王致俗刑措增光於文武孔子垂世立教傳道於無窮皆不免於有疾其時佛說未入中國也而此數聖人者豈不知愛生邪胡爲而與節宣之養哉人君致思於謹守正道嚴恭寅畏日愼一日不敢自逸猶以疾而死則亦命之不可移非人所致無如之何順受而已雖有誘脇之言安能惑邪

唐高祖武德末年僧徒多僻下詔曰朕興隆教法情在護持使玉石區分薰猶有辯長存妙道永固福田端本澄源宜從沙汰

人君立法出令不可不審如其審定一令不反如其未定則當詢謀而後發豈可輕也法已良

令已善必行而已誰得阻之辟之用兵小小勝負固不繫兵之大體也唐高祖不能區處其子之玉石安能分別夫僧之玉石乎沙汰之令豈不甚美然終不能絕其根本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高祖非其人故也

周世宗尹府嫌空門繁雜欲奏請沙汰僧錄道丕曰天下瘡痍未合乞待後時及世宗登位果下勑毀寺立僧帳享年不永而國祚有歸抑亦毀廢之明驗矣

周世宗毀無用之銅像鑄有用之銅錢其言曰

佛不惜頭目腦髓以利衆生而況像乎此破奸之正術佛氏之所深惡也故仁贊記之如此人生脩短國祚永促此固有至理未可遽論姑據仁贊之言而攷之奉佛無出於蕭衍者而其效乃爾則世宗享年不永曆數有歸必不由毀寺而立帳矣

石虎詔曰世尊國家所奉閭里小人得事否爲沙門皆當貞正精潔今或有奸宄避役可料簡之中書王度奏曰王者郊天地祭百神故禮有恒享佛生西域非中華所奉漢初惟聽西域人立寺都邑魏承漢制請趙人不聽詣寺巳爲沙門者遣還初服朝士多同此議虎曰朕出邊戍宜從本俗

王度言漢初惟許西域人立寺都邑予欲治此意而謹華夷之辯明人倫之理凡欲爲僧者當住天竺國以天竺國佛之所生立教之地也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謂達磨曰南方惟好有爲功德不見佛理汝至彼不可久留其後達磨不用其言卒中毒藥夫以達磨傳法之祖尚不能自存於華夏而況後世涉獵口耳之流乎且人之大經各有倫理中國必不能棄父子君臣而從夷俗西域必不能背中國禮義而闇夷風自佛法入中國至今幾千年其事可驗矣故予謂人主無道力德政以絶其教莫如立法使願爲其學者載其書歸於其國則華夷之辯謹人獸之理明而歷古反道敗德蠹耗生民之患息矣

宋元嘉中沙門惠琳爲太祖所賞每升獨榻禮之顔延之曰此三台之座豈可使刑餘居之帝變色

昔者同子驂乘袁絲變色愼夫人厠帝后之座袁盎卻之君尊如天不可貳也有如尊德樂道之君於其所受教之臣致敬盡禮以承其教則有之矣亦未聞引之共輦同榻坐之於其所不當坐也使坐於其所不當坐則是怙寵夸俗之鄙人非抱道懷德之君子矣此王導所以不敢升御床也顔延之所論甚正元嘉帝變色而拒之殆亦待堅摧權翼之枝耳豈明主之道哉

蕭摹之宋元嘉十二年爲丹陽尹奏稱佛化於中國已歴四代塔寺形像所在千計自頃以來敬情未乎更以奢競爲重違中

越制宜加檢裁請今後鑄銅像造塔寺先
詣所在陳事列言待報聽造
革之所言有去邪之意而未盡善也以吾觀之當遣其徒載其書歸天竺國破其像而毀其居乃上策也或未能行此不若併小寺入大寺僧願歸農及選其無戒律不通經論者皆還之爲民凡毀銅鐵鑄像糜今未爲飾印造經文創立浮屠逃業出家捨施僧物及受施者並嚴爲之禁所謂試經撥放給賣度牒不復施行明君賢相力守此法三十年則亂華之風變矣

盧愿仕宋爲中書明帝以故居地起湘宮寺制度宏壯愿曰勞役之苦百姓販妻貿子吁嗟满路佛若有知念其有罪佛若無知作之何益

昔年韓維侍郎守許州一日有君子謁之過市見羣僧爲佛事甚盛云侍郎所命也君子問韓曰彼何爲者邪韓曰爲百姓祈福耳君子曰能福百姓者不在太守而在羣僧乎韓慙而莫對凡人主所以興造寺宇廣度僧尼者皆惑於福田利益之説不知以梁蕭衍爲監者也財用力役無一不出於民民衣食之不給而驅之運土伐木掊斂其資生之具爲廣宮大厦金碧髹朱前後輝映以貯土木之偶人羣惰農奸夫而居之中國之大殘也乃反以爲福田利益佛欺人甚矣而世主甘心焉果何理歟爲人上有可以兼利萬物之勢不以其道行之顧區區於異端之奉以蘄非望之福其愚豈不太甚哉

李瑒趙人爲高陽王友時人多絶戶爲沙門瑒上言曰罪莫大於不孝不孝無過於絶祀安得輕情肆意棄堂堂之政而從鬼

教乎

佛之教曰衆生以淫欲而正性命是故流轉生死疑若善矣然其道必藉人而後傳也若世之人皆從其教則女人不復孕育人類至於殄滅覆載之内惟有禽獸草木則佛法亦息矣豈可行哉是故不可行者理之所無也理之所無而行之是以其言必誕其事必弊聖人以人倫立教者亦豈爲絶祀而已哉蓋因自然之理立三才之道耳瑒所言乃一端也

盧思道仕齊爲黄門郎周武平齊詣京師

作西征記略云姚興好佛法佛圖徧海內士女爲僧尼者十六七糜費公私歲以鉅萬帝獨運遠略罷之強國富民之上策也姚興所爲將以求福也福則未得而其國已爲他人緻而有之矣彼以偏霸一方之力崇飾像教駈民費財而不惜也其心專其功大猶不蒙福報又況匹夫匹婦之奉佛者乎周武未必知正道之歸然覩見釋氏爲害特甚是以決意罷之亦古今之英斷也

宣法師曰思道爲論紀其糜費罷之則謂

強國富民之策斯一代之小識也彼費財崇福者知身命財終歸散滅徒爲保愛此厚生守財之奴也何若捨貪積而興上福以崇景仰之至剖形骸而從道化以襲全正之極也

宣法師勸人捨貪財而興上福彼求福之心獨非貪邪以今世之富貴未厭又種植來世之因其貪大矣身者道之所待以行也既殘剖形體其虧傷已多安得全正之極哉彼捨財者有福而受施者亦有福則害歸于無知之百姓而利入于至奸之僧人其術如此而誑思道之言爲小識則其自大者何異醯雞瓮中之天哉是以君子闢之曰佛之教卒歸於自私自利之塗彼豈不有明智秀穎之人蓋誠虛心平意精思而熟攷之則知此言之不汝欺也

傅奕武德四年上減省寺塔僧尼益國利民百十一條高祖不行

傅公好正而博物所以折服邪道者爲不細矣而其君見善不明故公所言不見施用史官又不能廣記而備言之使百條良法不傳於後世

豈不惜哉

宣法師曰傅奕自武德初至貞觀十四年常排毀佛僧以其秋暴卒少府馮長命夢至一處多見先亡乃問如傅奕生平不信佛死受何報荅曰傅奕已配越州作泥人矣數曰奕果卒泥人者爲泥犂中人也泥犂地獄之別名深可痛哉

宣法師以傅公排毀佛僧而暴卒然自武德七年上疏至貞觀十三年公已八十五歲矣臨終戒其子以六經名教勿習妖胡辭氣不亂安然

而逝乃五福所謂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者而非暴卒也馮生毀公亦猶孟簡毀退之耳必其平日奉佛信僧不以傳公爲是故造成夢語幸公之死用欺愚俗馮生既曰越州泥人宣僧又曰泥犂地獄肆爲無根之談迭相唱和豈不可疾惡哉

左拾遺辛替否上疏諫武后於兩京及天下起寺曰釋教以清淨爲本慈悲爲主三時之月掘山穿土損命也彈府虛帑損人也豈大聖之心乎自佛教東傳千帝百王飾彌盛而國彌空信彌重而禍彌大覆車維軌曾不改途晉人以侫佛取譏梁武以捨身搆隙若以造寺必爲禮體養人不足經邦則殷周已往皆暗亂漢魏已降皆聖明殷周已往爲不長漢魏已降爲不短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疏見在失眞實而冀無爲重俗人所爲而輕天子之功業臣竊痛之疏入不報

辛替否之言當矣而所與言者乃淫僻威虐之女后宜其不見聽也彼方且文飾懷義以濟其奸豈可以僧人所爲爲非義乎昔冒頓侵擾中國婁敬謂夷狄不可以仁義化而可以和親不知親愛和合惟仁義之人能之也武氏廢君篡位殺人如刈草菅中冓之言不可道也而替否乃勸之以清潔慈悲正之以殷周治軌其言雖當其智不足稱矣亦猶陳子昂講武后建明堂興禮樂者歟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若替否子昂者謂之失言可也

沙門仁贊曰嘗讀吏部之文好排斥釋老未盡善也昔孟軻著書抑挫楊墨蓋仲尼既沒異端斯起若不能杜塞其源流聖人之道榛蕪没由其徑者不得坦夷矣釋氏之道非異端也愚謂儒釋懸合內外齊貫者也觀吏部上書極諫言年代長短愚謂未極治亂之體性命之本也堯授舜舜授禹旌功德也迨乎桀紂罪自己招也廢興之運係乎治亂生死之理存乎性命不在釋老汙隆明矣而吏部肆其宏辯局一期之禍福迷三世之業緣較域中之淺近

量象外之深極未見其可乎

仁贊言儒釋懸合然韓公儒也仁贊釋也何爲不合哉又曰內外齊貫然以儒書爲外典以佛經爲內典何爲不貫哉堯舜禹相授受世極泰和本於功德而非宿植矣桀無道爲湯所放紂無道爲武王所誅身顯當之欲逭不可而非陰報矣梁武奉佛重釋以致臺城之辱明皇崇老喜仙以取蜀道之行方二君自信其所爲欲極天下之力而事之於是時釋老之道可謂甚隆而國祚反以衰替安得言廢興治亂不在二教

之汙隆乎此皆域中坦然易見之理仁贊指爲淺近而實不能達者也又安知象外之深極哉夫象既有外亦必有內內外之際必有界分可指而辯仁贊亦能言之乎

齊世有囚罪當死夢有授其經因誦臨刑刀折遂以經爲高王經也

所謂高王經者今行於世吾嘗取而觀之鄙俚特甚乃僧人所以欺傭夫惑嬰姆丐飲食之具耳今欲驗其言之靈應者取其有罪之僧加之桎梏繫之縲絏施之鞭朴苟桎梏自脫縲絏自解鞭朴自折猶未可信何也事有適然如是者也桎梏之闕有時而刓縲絏之物有時而腐鞭朴之材有時而脆會逢其適則脫解折壞不足怪也刀不利則斫之弗入鐵不熟則擊之或斷世之愚人不察其實奸僧猾釋因而文致其事以自神怪何可勝言哉惟明智不惑之士則有以識之矣

張逸爲事至死豫造金像臨刑不傷問其故禮像獲應也

以律言之十惡五逆罪之必死而不赦者也而

造金像可以免之是金像教人爲惡逆而已此非邪術害正之甚乎今欲驗其言取死囚之富者試令以金爲像晝夜禮之七日而刑于衆人共見之地苟有頸受利刃而不傷吾亦將信之矣

晉世有竺長舒者本天竺人于時邑內遭火舒念觀音一家獲免有少年怪之夜以火四投其屋不然少年遂叩頭首過舒曰

吾無神常以觀音爲業故也

自丙午歲女真冦中原凡僧人所稱靈迹之地

例遭焚毀以觀音言之汝州之香山襄陽之天悲最號殊勝處而荒殘破壞無復存者彼二方之民受持供養亦豈一人然爲盜區受兵火赤地千里其人十死八九況室廬哉觀世音當此際無乃避地遠徙乎何其悲願間歇寂然無應也

義熙中文處茂爲梁州刺史楊收敬所累被幽審誦觀音桎梏自解得免處茂誓捨錢十萬營福臨期不送盧循叛被流矢所中死

處茂坐累被幽若果有罪觀世音以其向已而護之是保奸也若果無罪則洪悲大誓自當濟拔不必待其審誦而後救也既以救之又以其負百千之施而使之中矢以死是觀音之心在百千而不在處茂何其願力陋劣如此之甚哉

觀音云咒咀諸毒藥所欲害身者念彼觀音力還著於本人蘇子瞻曰此非觀音之心也當易之云念彼觀音力兩家總沒事其實戲言然譏誚切當使觀音聞此言必自慙其淺之爲道也

石長和死四日而蘇以素飯僧再得還於陽道

靈山會上八千人佛所付法者迦葉而已五祖座下七百衆忍所傳衣者慧能而已彼雖異教然人才難得猶如此今夫農商中甚庸甚鄙之人苟有金資皆可以買牒自度今日爲人役明日分庭抗禮曰我係一寶之數吾所披者法衣也既足以惑世人而竊衣食之養矣以是爲未足又相與造因果報應之說欠僧債則墮地獄而不脫設僧飯則雖死而復甦其自爲計如此之審而世未有覺之者也凡如是者謂之僧可

乎使爲民上者有仁政及民萬民皆樂生推仁政及物萬物皆阜蕃其功德豈不大哉而不聞既死復甦以顯其應也石長和所飯必不如梁蕭衍之衆也衍以餓而死石長和何爲獨有冥報乎

相州鄴城中有丈六立像丁零單于至彎弓射之箭中像面血下交流後被誅死

世未有有血而不能動之物有血而不能動惟死而未腐者耳土木金石不聞其有血也丈六立像蓋工人所爲土木金石必居一焉見射而

血出理之所必無也如其有血必能視聽言動而非像矣予嘗過公安寺見塑像所謂二聖者皆作努力流汗之狀其一背受二矢僧云黄巢所射也巢先掘二池於前欲曳而仆之不得遂射之而去二像能禦江水漲溢之患後聞寺基爲江水所齧去像不數步及兵火之後寺與像無復存矣二聖靈通亦有時而歇邪佛經云魔兵攻佛之時矢將至佛身皆爲蓮花而墮今立像遭射其聖淺矣有欲驗此言者誠以刃刃加諸一切像身苟皆見血吾安得不信而敬之哉

謝晦爲荊州刺史徧移寺塔置之郭外因病連年後叛逆被誅

晦所以坐誅者爲叛逆也而仁贊指爲移寺之報假如晦移寺而不叛則不誅矣叛逆起於晦心晦心誰使之乎無乃佛恨其移寺而皷其魄乎病者人所有也寒暑風雨皆能致疾世人不知衛生之經以病而死者衆矣豈爲移寺然後病邪今有人攝養調護則必不以陵犯而病忠孝恭順則必不以叛逆而誅此皆理之易見也不幸晦非其人耳使晦守身有道雖盡廢境中之寺還其僧爲良民固天地所祐幽明所贊也又誰得而誅之乎

梁人郭祖深上武帝一十八條事請廢佛法遂著白癩

郭祖深可謂賢矣流俗所不能移威武所不能懼獨陳其所見以矯君心之非可謂賢矣惜其言不傳于世使有志之士舉而行之也其白癩之有無則不可知然慧可受刑則謂之償債祖深白癩則謂之業報吾所不曉耳

衛元嵩毀法之後患熱風委頓而死

仁贊載此將以警戒毀法者也使自古以來初無熱風之病醫書之所不載元嵩獨感此疾猶不足怪也而緣此疾致死者不知其幾人矣大抵佛教以生死轉化無所稽攷之事恐動流俗世人不察從而信之是可悲也百丈之規於寺中建延壽堂以養病僧夫僧人一念出家當憑佛力安樂者艾無病不死而未免於爲風氣所乘呻吟苦惱六親不近醫藥不親求生不可欲死不得何爲非笑元嵩毀法獲報邪以此方彼則其說不攻而自破矣

梁時有縣令將牛酒於佛寺殿中布設牀坐燕待賓客飲啗醉飽遂卧既醒覺體徧痒因此成癩

醫書云凡人飲酒醉飽之後當風就枕取涼而卧必成風癩此縣令者不善攝生以口腹致疾則可悲矣而曰得罪於佛則是誣也寺中置佛以土木金石象形而爲之僧人謬爲恭敬以惑衆心耳豈有神變感通之理哉若其果然今天下僧犯律者太半朝赴齋供暮食酒肉口誦經典心存財利名守清淨身濫盗奸深房曲室不

爲淫僻之坊屠沽之肆者寡矣佛如無靈則安能使縣令生癩如其有靈必先治其徒之犯律者則髡首緇服之流當十人而九癩也

梁武帝天監元年正月夢檀像入國因發詔募人往迎之佛相座高五尺在祇柏寺時決勝將軍郝騫謝文華八十人應募而往舍利王曰此中天正像不可居邊乃命三十二匠更刻紫檀人圖一相卯時運手至午便就相好具足像頂放光騫等達揚郡帝與百僚徒行四十里迎還太極殿建齋度人大赦斷殺

梁蕭衍之惑不可解已檀像見夢而來當不假人力忽然自至斯可稱爲靈異也乃募人圖刻迎致而後得之何足貴哉唐明皇夢玄元皇帝自云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遂遣使得之迎至興慶宮與此何以異矣君子曰誠則形形則著人心其神乎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果求而得之此其心之神也明皇怠於政事志求神仙自以老子其祖也故感而見夢亦其誠之形也心術可不慎哉三十二匠

人圖一相者分身爲之乎舉體爲之乎舉體爲之則像高五尺非六十四手之所能措分身爲之則雕鎪計度非卯至午之所能畢且以木偶人何由頂出光相乎此理之必無者也郝騫武人希合衍意以取榮寵無足責者百僚之衆從其君徒行四十里迎拜胡神居于正殿建齋度人而良民陷其身大赦天下而罪人僥其幸普禁牢殺而禽獸蒙其利施爲悖謬人理大亂而無一人明先王之道以格其非心則亡國之兆已見侯景之圍臺城之餓其所由來者漸矣

東晉成帝幼冲庾冰輔政謂沙門應敬王者何充等議不應敬詔曰父子君臣百代所不廢今慕茫昧棄禮教使凡民常人假服飾以傲憲度吾所弗取充言五戒之禁實助王化今一令其拜遂壞其法脩善之俗廢於聖世臣所未安詔曰昔王制法未有以殊俗參治者也五戒小善既擬人倫而於世主略其禮敬邪卑尊不陳王教亂矣充言今沙門燒香祝願必先國家欲福祐之隆情無極矣奉上崇順出於自然臣

以爲因其所利而惠之使賢愚莫敢不用情則上有天覆地載之施下有守一脩善之人也冰議遂寢

凡釋氏自護其教甚密不肯少爲法度所屈以開廢毀之漸故於一言一拜計較如此充溺佛者也觀其言曰今令其拜遂壞其法遠法師亦云一旦行此如來之法滅矣遠膠於所習固不足責充服儒衣冠爲國大臣反主夷狄無父無君之教千古之罪人也人之壽夭稟於天命一定而不可損益燒香祝禱曰無量壽佛者蓋所

倖諛世主竊寺宇衣食之安耳梁衍齊襄豈不深受回向其終如何斯可鑒也若夫天保歸美報上祈之以日月祝之以南山者爲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子至情以遐壽望焉非爲諛也能正是國人則悟其胡不萬年能爲邦家之光則願其萬壽無期皆好善之誠心非爲利也名之曰幽厲則孝子不能改時日曷喪則民欲與之偕亡非有私也故古之愛君者惟勸其作德周公戒成王曰夏商之末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其命逸欲之君乃罔克壽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其

德既至雖短命如顏子何病其賢其德不脩雖期頤如莊蹻何救其惡故詩人詠歌其上者皆以其有德而已今僧於人不問其賢不肖苟於已有分毫之利則焚香唄贊書棟名鐘必深致善頌以悅之彼豈不知命不可力增福不可諂求禍不可苟免哉以世之愚者惑而向焉是以其說得行而莫或正之也孟子曰舜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耳僧人以自利存心而以脩善爲言利與善之間甚微非明哲不能辯如充爲足以知之彼僧者當隋煬帝時祝之曰今上萬

歳嘗唐太宗時祝之亦然至武后時祝之又然必有明哲之君灼見其情狀斷然絶之則其術無所施矣

晉太尉桓玄欲令道人設拜與桓謙等書云通生理物存於王者尊其神器禮實爲隆沙門豈有受其德而遺其禮霑其惠而廢其敬哉謙云王者奉佛出於敬信其理而變其儀復是情所未了

桓玄所論以剎言而非理也王者尊無二上食土之毛皆當致敬自有天地以來君臣之大義

如此豈爲有衣食之恩及人而望其報禮哉假如人君德惠有所不及遂將蔑禮棄敬以復之乎此玄叛逆之所由起也而桓謙之言則亦知其偏不知其正者耳使王者信奉佛法固不當變易其儀制齊褒梁武已優爲之若或明君叙典秩禮維持大倫立人之道攘闢異教不使亂華廢其書而歸其人彼方且服行中國之禮於所當拜則拜之不當拜者雖折其足有不拜也又何必辯論於其末流哉

王謐云今沙門雖不以形屈爲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也遠法師答書云出家是方外之賓跡絶於物內乖天屬之重而不違其孝外闕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如令一夫全德則道洽六親澤流天下雖不處王侯之位固已協契皇極大庇生民豈坐受其德虚霑其惠與夫尸位之賢同其素餐者哉夫遠遵古典猶存告朔之餼羊況如來之法服邪推此而言雖無其道宜存其禮禮存則法可弘法可弘則道可尋此不易之大法也又袈裟非朝廷之

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戎華不雜剔髮毀形之人忽厠諸侯之禮則是異類相涉之象亦所未安若一旦行此佛教長淪如來大法於茲泯滅矣

方無内外莊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我遊方之內者也其言已失之矣釋氏又竊取以文其道曰學儒者方內之教也學佛者方外之士也夫方有內外必有可見之形可名之狀可示之處其區域限際如何而別者豈得徒爲空言而已哉釋氏自謂跡絶於物吾未之見也抑能絶穀

粟而不食乎能絕布帛而不衣乎能絕地而不履乎能絕天而不戴乎能絕釜甑匕勺而不用乎能絕喉舌唇齒而不施乎凡此皆物與身接欲去而不得者孰謂其能絕哉然彼方且絕人倫以爲至道蓋亦強絕之矣實則不可絕也如其可絕則自釋迦說法至今幾千年必能絕之久矣何爲人物之類生生而不絕也名者實之賓無是實則名不可得之於口矣故孝者自其事親盡道言之也敬者自其事君盡禮言之也內乘天屬之重則非孝矣外缺奉主之恭則非

敬矣非孝而曰孝非敬而曰敬猶目水之德曰燥目火之德曰潤則非有喪心之疾者不爲此言也彼以佛爲慈父而孝之不孝於其親以佛爲法王而敬之不敬於其君非人道也安可謂之全德乎皇極者大中之謂也道至於大中則無過不及內外本末天人上下該舉而無遺通行而無弊此乃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之所以成己成物時措從宜大庇生民澤及四海其効可事據而指數也豈無父無君空虛寂滅之謂哉學佛者以一身爲外物無如之何其親厚

如父母猶不能顧恤而曰道洽六親大芘生民是猶貧民衣食不能自給而曰我能飽天下之饑者衣天下之寒者其可信乎夫以大而無當空虛不實之言以欺一世之人其罪尤甚於尸位素飧之士蓋尸素者或有罪而幻說者必無誅也習熟已久人君不悟處之以華屋帡幪給之以腴田粥飯試經鬻牒撥放普度之恩以縶其徒道場齋設檀那布施之物以厚其奉蓋無所不至也然國政紊亂彼必不能治民心搖動彼必不能安夷狄交侵彼必不能攘螟蝗水旱

彼必不能止則凡所以過爲供養以待之者實無毫髮之益也彼則曰是皆有爲法非吾所貴佛所以教人者以無爲法耳故無耕稼之爲而偃然食飯無蠶桑之爲而偃然衣帛然安能使天下農夫織婦皆能如佛之無爲乎今據天下之農夫織婦皆能爲僧尼則彼之欲衣食一日而不可得矣推是而原其情定其罪豈不甚於尸素之徒邪孔子不去餼羊者以告朔之禮在焉故也羊存則禮尚且不廢羊亡則後之人無復可攷矣蓋爲存禮非爲存羊也先王之法服

上衣下裳十有二章被于一身具天地萬物之象所謂法也佛之服何所法哉無所法則不足存矣凡人之製衣服將以蔽身不得已而用刀尺然與身相稱非故爲剪割也今僧所謂九條七條五條者取全幅之帛矩斷而恭縫之爲一大方以容手則無袂以挈振則無領以斂束則無帶齊衽前後與人身了不相附横披而偏袒之大抵如丐人所衣之狀而華之以磨衲重之以金襴有袖之衣反名之曰偏無袖之衣反名之曰法不知此法何取則也茍以爲法則無施

而不可乃曰袈裟非朝廷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削髮毀形之人不可廁諸侯之禮是乃戎狄自以爲法而非中華之正法明矣凡僧人之護持其教者不使一事一行少屈於人譬猶兩兵相交而選鋒失利則衆勢崩壞莫可禁止其營私自利之計遂過而不行故必有赴湯火犯白刃捐死以救之者不然或以巧言機論移人主之意必勝而後已此皆君相不學先王之道故爲彼所敓耳如遠法師之書非特王謐不能折自今觀之知其非者亦鮮矣予故詳説以闢之

豈好辯哉亦不得已焉耳

宋儒胡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三下

南豐裔孫　游古邱重梓

清寅直　深叔平　淵仲海重訂　濱鶴汀　濤次涇　湘佩芳　森三木較字

宋孝武大明六年有司奏曰浮屠爲教凌越典度偃倨尊威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於二親稽首衆臘而直體萬乘者哉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闇道挫餘分令畿甸之内容弗臣之人階席之間延抗禮之容非所以一風範示景則也臣等參議以爲沙門皆當盡禮虔敬則朝徽有序矣

帝從之

聖人之道與天下共之父子皆欲其慈孝君臣皆欲其明忠不私於一身也佛之道獨善其一身不可以兼濟天下我自有出世之法不著乎父子君臣之間視人世之父子君臣猶越人視

秦人之肥瘠以其所重者自爲而以所輕所賤者施於人豈善道哉其所稽首屈膝以爲父兄者又皆四海九州農工商賈之流非有一日之素也而不拜君父是以君父不如農工商賈之流抑謂君父爲法外之物不足以當其拜邪人君南面而受朝天下之真賢實能無不俯伏致敬偃然當之而重農工商賈之髡其首者反不使之拜豈非昏惑倒置之甚歟宋有司之言當矣

釋彦悰曰孝武從大明六年至景明元年凡四載令拜國主而僧竟不行豈非理悖天常使綸言徒設邪

天常者天命在人之常理也常理者父子君臣夫婦之大倫也父道君道夫道於倫爲尊子道臣道婦道於倫爲卑卑屈於尊理不可易也釋氏毀棄人倫不父其父不君其君絕天地配合生育萬物之道乃所謂亂常逆理之人孝武之所惡而欲禁之者也彦悰反以爲理悖天常豈非狠戾之甚歟致拜國主之令固常行之矣考明瞻對隋主之言及龍朔二年僧人上宰相狀

則知宋武之時其徒未有不設拜者彦悰何據而云詔格不行邪誠使有之乃是當時立法不嚴故奸猾頑頻者得以抗拒耳如必不可屈則宜投之四裔使從彼教以稱其尊師奉道之心不可使偃然自肆於中華以爲邪說之標的也

隋煬帝大業中令沙門致拜人主及官長五年南郊廣會羣僚佛道二衆依前倚立有勅云條式久行何因不拜沙門明贍遂荅曰僧據佛戒不合禮俗帝曰宋武時僧何致禮贍曰宋武狂悖不拜便有嚴誅陛

下有道不拜不恩顯戮帝乃盡經僧尼設齊人別賜財物因寢拜事

隋煬帝自謂不喜人諫乃好諛之主也其心荒惑固不能行良法以屈異端矣偶然行之又爲諛言而變非理有不可蓋煬帝非其人也而明贍之言何謟之甚邪煬帝𢾾太子之位父未死而弑之用兵嗜殺遊樂無度以致於身首不保宗廟覆亡而明贍方且以有道稱之無是非羞惡辭讓之心不可以人名之矣仁贊以其能主張門㘞免於拜伏便謂有功蓋佛之教本以利動人心仁贊見其利不顧其義故其顚蒙至此極矣

明慶二年詔曰釋僧離俗但務貴高坐受父母之拜有傷名教自今僧尼不得受父母尊者拜所司明行法制禁斷

有天地則必有萬物有萬物則必有男女有男女則必有夫婦有夫婦則必有父子有父子則必有君臣有君臣則必有上下有上下則禮義必有所措非人以智巧強爲之也各歸其實而名生焉俾不亂其倫而教設焉故聖人以名教

爲大也佛以是爲非法乃自立一法使父拜其子母拜其女長拜其幼尊拜其卑一切倒置之以爲至道而其身則父母所生居君之土而食君之粟終不能外是而自立也有天下者誠欲去之則當拔根斷本勿使能植不然而區區以法制禁其末度猶惡草滋蔓姑剪其葉未有不復生者也是故欲其致拜君親則必使之勿得出家其已出家者還之爲良民其甚不從者徙之於西域則中國無違禮義傷民教之患矣

龍朔二年四月許敬宗宣勅令沙門致拜

君親僧威秀等上表云若使反拜事非國典禮越天常上宰相狀云魏氏太武信讒滅法經於五載感癘而崩赫連佩佛像背上令僧禮之後亦震死且易蠱不事王侯儒行不臣天子况棄俗從道而責臣禮今僧躬受佛戒形具佛儀天龍八部莫不拜之故得冥福時司禮大夫孔志約建議曰佛之法乘事超俗表功深濟度道極崇高再三研覈謂非通禮

子拜父臣拜君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所謂

天之常理國之典憲也威秀獨以不拜爲常典者蓋其教不以父爲父君爲君故耳自不君其君而責宰輔以君臣之道引太武之癘崩稱赫連之震死以刦之使怵於奉上之禮不敢不從非奸而何易所謂不事王侯禮所記不臣天子者處賓師之位舉世一二人而止如伯夷箕子之於周四皓嚴光之於漢時君以其守身有義故異待之何嘗買牒祝髮至一二萬之衆而要人君以不臣事之禮邪道無不在離世絕俗則不謂之道故先正程公曰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今佛使人棄俗然後從道是道有間別矣而可乎天積氣而無形龍者水中能變之獸也以天爲列而又舉其能拜是白日見鬼不足以方其誕也其辭既誕則必歸之於陰報冥禍無所稽攷之炎以潛中人之惑志僧徒之術盡於此矣孔志約者亦何人斯敢出妄言以扶邪說忝其姓而不知愧亦何人斯

周武帝集諸沙門云六經儒教久弘政術禮義忠孝於世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眞無像遂敬表心佛教崇建圖塔壯麗修造致

福極多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人向信竭財徒有引費故須除蕩凡經像皆毀之父母恩重沙門不敬悖逆之甚並退還家用崇孝治有慧遠法師對曰眞佛無像誠如天旨但生靈賴經聞佛藉像表眞今廢之無以興敬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想尊事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帝曰朕亦令依番上

下得歸侍養遠因抗聲曰陛下破滅三寳是邪見入阿鼻地獄不簡貴賤何得不怖帝勃然作色曰但令百姓作樂朕亦不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帝曰僧等且還於是關隴佛法誅除略盡既克齊仍毀之釋三百萬還歸編戶焚經融像簿録三寳福財帝以爲得志於天下也未盈一年癘氣内烝身瘡外發遂崩

三代而上道術未裂國無異政學無異端世格

太和民躋仁壽其時佛教未入中國無缺典也人君欲攘斥之者以是觀之則不待辯論而已判然於胸次矣佛氏以理爲障而中國聖學本於窮理理無不窮如六明中天萬物畢照安得而障之以理爲障者蓋其道與理相違推之不通耳非理障人乃爾自障也聖人之教曰脩己以敬敬以直内當體而足未嘗假諸像設然後可表敬心也遠法師曰廢像則無以興敬是敬在像而不在心像存則敬生像廢則敬滅此豈知道之言哉聖人事天地鬼神毋一不敬禮當如此猶有父必尊有母必親無希福之心而有受福之道也七廟所事已之祖先血氣精神一一傳付故生則致養死則致喪恐其久而息也又教之致其祭祀其理必然非人之私智造爲之也豺獺猶能祭而況人乎若夫土木之像則無所據依以佛言之有法報化之三身謂之一人邪謂之三人邪世之人未嘗識佛也而使之觀像爲佛又希求福利豈不相誑之甚歟以菩薩言之佛嘗遣文殊往問維摩之疾則文殊普賢亦人耳釋氏曰文殊表智普賢表行則是假

設此人以表此意而實非人也豈不相惑之甚歟其道與立宗廟事祖考者大不侔也遠又言帝之左右長役五年不使得見父母此其用意乃欲激怒侍衛之人使已萌情恨賴帝有以折之不然一言之間足以召亂彼其存心狠悖乃如此其所以撼帝者數端既不能自直則抗聲無禮劫以地獄茫昧之事其術遂窮矣使武帝蔽志不定操術不堅必墮其計中爲所移敓自今觀之當時無大人君子丕承君志明大倫以教天下息邪説以正人心乃使其君與夷狄幻

人對口爭議僅能克之是可歎也爲武帝之計者當立法定制條目具舉一旦垂之象魏令在必行猶天以風雷鼓動萬物誰敢不聽何必廣集沙門較勝負於頰舌以失人君之大體哉感厲而崩乃僧徒致怨自快之辭前章已屢明之神農以來用藥濟世生必有死乃理之常脩短吉凶命不可易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伯牛有惡疾顏回無下壽彼豈因破佛致之乎

周毀除佛法有任道林入奏曰釋氏自漢至今逾五百載如其非善先賢久滅如言

有益陛下可行詔曰佛生西域其教乖於中國漢魏晉世似有若無五胡亂華風教方盛朕非五胡心無敬事

漢明帝始立胡祠惟許西域桑門自傳其教耳西晉以上猶不許中國髡髮至符石亂華其禁方弛異端之興莫不有漸漢明作俑其禍橫流中經周唐廢之無術曾未旋踵餘燼復然後世大有爲之君欲崇正黜邪者必以聖人之道昭然無惑然後爲之法制使久而不可變庶乎其有絕乎

奏曰陛下耻同五胡請如漢魏不絕其宗詔曰佛多言虛浮其勸善未殊古禮其斷惡何異俗律決知非益所以除之奏曰理深語大非近情所測時遠事高寧小機欲辯若家家行之則民無不治國國修之則兵戈無用今既不行何處求益

古聖王之治固將以寢兵措刑致民於仁壽也何待佛然後能之任道林欲家家行佛言國國修佛教則無所不可蓋絕倫離類非天下共由之道故也梁蕭衍大興浮屠丕變時習矣而侯

景之亂死者不可勝計烏在其民無不治兵戈不用邪百姓庸愚無非近情小機固無超世出俗之見既曰佛經理深而語大時遠而事高則必不能使常人明知比屋通曉是行之則無益而有損不行則無損而有益矣道林之言何其自相乖戾乎

臣聞孝者至大之道百行之本陛下殘壞太祖所立寺廟毀破太祖所立靈像休廢太祖所奉法教退落太祖所敬師尊且父母床几尚不可損虧況其親事而輙輕壞

恐臣冒死特爲不可詔曰事若有益假違
要行倘非合禮雖順必剪沙門還俗省侍
父母成天下之教捨戎同夏六合如一即
是揚名萬代以顯太祖

有諸已而後可以求諸人無諸已而後可以非
諸人其身不正而能喻人者古無有也僧人棄
父母絕天性以孝爲愛欲合祖之一事耳是以
鄙之而不爲今任道林反以責周武譬猶人終
日昏醉而勸人止酒荒于女色而勸人窒慾欲
人之信也可乎故曰孝子成父之美不成父之

惡任道林以孝劫周武疑若可信非武帝見理
不惑知孝之大其能不爲所遷乎觀其言欲以
一身率天下不使夷狄亂華異端害正可謂揚
名後世不辱其親庶幾明王之事矣

奏曰若言毀僧益民者太祖寧肯積年奉
敬興福天下佛法存日損處是何自破以
來成何利潤詔曰自廢以來民役稍稀租
調年增兵師日減國安民樂豈非有益帝
王即是如來王公即是菩薩權謀即是方
便文武即是二智刑罰即是地獄爵祿即
是天堂以民爲子可爲大慈四海爲家乃
同法界治政以理何異救物安樂百姓寧
殊拔苦剪伐殘害決勝降魔君臨天下眞
成得道道林冒死申請帝情較執不遂所
論

天下有自然之勢十年之聚必有傑出百人之
衆必有雄長力不能相勝則智爲之宗智不能
相役則德爲之主君臣上下之分由此而立禮
樂刑政之具由此而行非人以私意造而爲之
自三皇五帝至于今日未有能離是者也佛則

不然爲毋之諂逃父委去長往而不返習爲空
術依倣世法寓言托事移此於彼以竊人主之
大權自侈其富越於耳目自居其貴超於天帝
張報應之事則速於置郵設鬼神之誅則慘於
金木於是人有二父世有二尊道有二途民有
二役雖云出家絕俗自屛乎山林之下而廣宮
大屋以爲之居良田沃壤以爲之食寶刹相望
緇服如林憧憧往來中分四海閱世既久習而
安之以爲事理之固然未有知其妄者也周武
快辯摧伏道林雖若戲劇之論然實能見其用

意収其所竊之權使道林之辭不得不屈亦可謂明斷之主矣人主所以制服宇內者能操大權賞罰予敓無不在我也今佛誘人以天堂福利恐人以地獄因果天下靡然從之寧棄爵祿不以賞爲榮寧冒刑辟不以罰爲懼親棄君父如弁髦土梗不以槩於心惟佛說之信而人主之大權名存而實廢其害豈不甚哉而周武斷然黜之美名永久至今愈芬其視蕭衍猶蘇合香之與蜣蜋轉耳

沙門仁贊曰夫教之設也輙有輕侮毀訾之者禍咎之報若響應聲是以崔浩具于

五刑傅奕陷于泥犁韓愈被于斥逐宇文邕唐武宗發癘殂落自貽伊戚雖悔莫追

傅奕嘗取魏晉已來駁佛者集爲十卷以十人爲率無慮百數矣仁贊所舉報應之著者獨得四人而其說又皆附會失理則是駁佛者未嘗有報應也四人之事予已屢明之矣則未知毀訾之人獲禍咎之報者果何謂邪孔子曰非聖人者無法又曰小人侮聖人之言如此而已不談天堂不語地獄不論果報不說輪廻而六經之書至今常存而不廢雖無道如秦始皇不能焚之使絕也降禍咎於訾毀之人誰實主之附我者喜而加之以福祿背我者怒而加之以禍咎此乃無理之人褊淺之智耳佛道如彼其大乃區區計較人之從違而與之禍福不亦陋之爲佛歟

內德論略曰或言詩書所未言以爲脩多不足尚且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後世故棟宇易檜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政彼用捨之先後非理教之通弊豈得詩

書早播而特隆脩多晚至而當替有幼蹈藜藿長餘粱肉少爲布衣老遇侯服豈得謂藜藿先獲勝粱肉之味侯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也

三代而上聖王繼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時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故宮室耒耜杵臼弧矢網罟舟楫更數聖人而後備非一聖不能盡爲也因時故也至堯舜之世生人之用周矣使一物不作則生人之用缺聖人雖欲不爲不可得也六經之於世亦若此而已自堯舜至孔子聖人

制作大備其時中國無佛敢問二帝三王之治有所未至者果何事歟若其時其治無有不至則法二帝三王而自足何必勦入異端之說以亂中國之政理哉脩多晚至而合於二帝三王固不當替若其背馳則無可用之道安得不黜也譬猶人先食粱肉而又强之以藜藿已衣錦繡而又被之以縕袍乃曰藜藿之味過於粱肉縕袍之美不減衮繡非天下之大愚乎

梁高祖詔云宗廟犧牲脩行佛戒蔬食斷欲定林寺沙門僧祐等上啓曰京都鮮食

之族猶布罟網馳鷹犬非所以仰稱優洽之旨請丹陽琅琊二境水陸不得蒐捕勑付尚書詳之議郎江貺曰聖人之道以百姓爲心江陵有禁即達牛渚延陵不許便往陽羨取生之地雖異殺生之數實同左丞謝幾卿尚書臣亶僕射臣昂並同貺議帝使難貺曰君子遠庖厨血氣勿身剪見生不忍其死聞聲不食其肉皆自興仁非關及遠遂斷

甚哉蕭衍之愚蔽也爲天下主豈有一物不在所愛何獨丹陽琅琊二郡水陸不得蒐捕乎江貺之議既明且廣輔之以丞僕三賢而不能勝僧祐之曲說甚哉蕭衍之愚蔽也若曰血氣勿身剪君子遠庖厨皆自興仁非關及遠則衍既斷葷蔬食宗廟不用犧牲足矣又何必推及二郡邪二郡可行則四方便當同歸法禁今乃害遠而利近殺廣而生狹僧人上無理之表則如谷應聲朝士獻宏正之論則如水投石甚哉蕭衍之愚蔽也

犧牲之饗羔鴈之薦古之禮也以是祭天

地禱神明天地必不享苟享之必有咎神明必不歆苟歆之必有悔所以知鳳凰至失尊戴之象也麒麟出七國之象也

犧牷牲用自二帝三王行之堯壽一百十五歲舜壽一百八歲三代有天下皆數百年若曰天地不享神明不歆何爲其平治久長如此邪梁蕭衍愛惜禽獸不忍宰殺宗廟之祭以麪與蔬其國尋破其身餓死若曰天地享之神明歆之何爲其危辱短促如此邪虞舜之治極至於簫韶和樂九成而鳳凰應之不聞舜失尊戴也周

南之化行至於天下無犯非禮而麟趾應之不
聞周遂亡國也彼僧爲此言誣罔甚矣
經云若自身手過酒器與人飮酒者五百
世中無手足何況自飮
自杜康造酒已來至于今日數千年耳以酒勸
人執爵擧觴者何可勝筭如用佛經之言五百
世中無手則三十年爲一世五百世當一萬五
千年輪迴展轉天下皆無手之人矣而今之有
手者天下皆是也此何理哉
依經食肉之人一切無始以來當皆是已

親不合食肉又云衆生無始終死生輪轉
無非父母兄弟姊妹自肉他肉則是一肉
萬物之生一受其成形則以形相禪而不可變
人必生人馬必生馬自古至今其理一耳佛之
言乃以一切禽獸爲先世眷屬信斯言也則凡
爲僧者當謹遵佛勅於一切禽獸中求其父母
求其兄弟求其妻子自無始以來其數衆矣不
當坐視其輪轉啇宰之苦而無慈悲憫念之心
必一一取而養之誦經以度之說法以悟之使
其父母兄弟妻子之爲羽毛鱗介蹄角之屬者

盡其年壽而免於湯火脫其禁障而生於人天
人人行之物物有證然後可以感化天下誠心
愛畏不復知肉味如其不然徒以空言示之而
無可據之實則妄而已矣
百行之紀莫大於孝孝莫大於送死先王
之禮督之所知也天竺非方俗所同今緇
衣在華華則有儀其可同於異域歟故稽
五服之數象升降之節立以爲文
孝者施於父母之名事非父母則不得名孝今
僧於父母之死漠不介意其送死僧皆四海九

州之人也而爲之制服以孝爲稱豈不悖哉彼
之教方以死生流轉欲求出離之道又區區然
於既焚之骨致其恩紀其心何謂也中華之儀
固多矣如臣事君子事父兄弟友愛夫婦禮際
冠昏鄕射之情文非一端而已僧皆棄而不取
乃獨取五服之數升降之節則何謂也故吾嘗
考其行事皆不能逃於人之常理特強欲埽除
別爲名號移此於彼以僞假眞而濟其私耳
文宗朝中書崔蠡上疏云國忌設齋百官
行香事無經据伏請停廢勅討尋本末禮

文令式曾不該明其國忌寺觀行香豈非經也安公引教設儀豈非据也禮必儒家詎可將釋害爲据事因釋氏無宜用儒典爲憑文宗薄於宗祖宜其不永矣周之尚臭燔柴血膋蕭蕭言天歆其臭也天豈食血膋蕭蕭之氣邪由人尚臭故以臭而事天也若然者佛教重香寧可廢也況百官行香代君也百官事祖宗亦臣子也苟欲廢之如忠孝何

周人尚臭各施於其所事所事者謂宗廟與天

地之神祇耳未嘗施於非其鬼也非其鬼者淫祀也忌日行香佛老之前於六經何所据乎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至是日如親之始死然其心爲何如而使百官代已捧香散於緇黄之手以追冥福此謟妄之甚也親以是日死我以是日悲彼佛老緇黄何與焉天下生民之衆同死於一日者詎可數量爲子孫者皆作佛事而薦其親彼佛住世時固不能以福與人況既死久矣安能分心應感人人與之以福乎故中國所當守者先王之禮也先王之禮載於儒經固不可引佛書爲据崔蠡之言當矣而仁贊乃欲以安公所記亂中國先王之禮因人生思慕之時以入其邪教刦士大夫以忠孝之道其用意奸宄而立言似是可不辯乎魏晉而上佛說未盛之時散香之事未行於世爲人君者或孝或不孝或壽或不壽豈獨文宗停廢散香而享年不永哉古之聖人莫不致孝乎鬼神致嚴乎宗廟非禮非義則不爲也後世人主不敬其先荒怠祭祀而謟非鬼以祈福利者多矣然則停廢散香是乃厚於祖宗不敢以非禮瀆之崔

蠡之論可謂正而文宗之聽可謂明矣仁贊無父無君夷狄禽獸之與隣又安知忠孝之道而出諸口乎

會昌六年制朕聞三代以前未嘗言佛漢魏而降象法寖興耗蠹國風誘惑人意僧徒日廣佛寺日崇勞人力於土木之功敚人利於金寶之飾移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壞法害人莫過於此高祖太宗武定文理執此二柄足以經邦貞觀開元亦嘗釐革剗除不盡流衍滋多朕

博覽前言旁求與議弊之可草斷在不疑懲千古之蠧源成百王之典法濟人利衆尹不讓馬應天下佛像無大小皆從毀廢大學之道格物誠意以正其心而脩其身格物者窮盡物理之謂也理無不盡則異端邪說不能移惑而其意必誠其心必正而身可脩矣推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所往而不當蓋通於理故也理有不盡則偏蔽差舛雖欲誠意意不可得誠雖欲正心心不可得正身且未能自善而況敢言及人乎聖道不傳此其由也武宗慨然

然異端闢邪說不可謂無意於先王之道者觀其讀孟子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之言得意會心擊節稱嘆其與庸主遠矣然窮理不盡乃用道士趙歸眞之言斥絕浮屠豈其中卓然有不可惑之見乎特好惡取舍偶有所偏焉耳李德裕高才英識輔佐武宗幾於中興若夫引君當道格其非心如古所謂大人之事則不能少進也故其刬除久弊剔刷蠧源雖足以稱快一時而黃冠肆行其害更甚武宗服藥致疾而崩又使宣宗甘受僧謗大變會昌之政則廢之之方適足以增其氣燄耳後世人君有志乎此者法堯舜三代師孔子孟軻聲足以律衆言身足以庚羣德使異端邪說無得而投其隙然後可以埽千古之害而開仁義之途也

南齊法獻玄暢二人爲僧正對帝言論稱名而不坐後因中興寺僧鍾啓答稱貧道帝嫌之問王儉曰沙門與帝王共語何稱正殿坐王儉對曰漢魏不見紀傳自偽國皆稱貧道與坐晉初亦然庾冰桓玄等皆欲使沙門盡禮尋亦休寢帝乃令稱名近

代道薄人乖稱謂表章臣頓首夫頓首者拜也稱臣卑之極也唐高宗勅僧道二教拜君親時司戎議曰不孝莫過於絕嗣何不制以婚姻不忠莫大於不臣何不令其臣妾上元元年九月敕僧朝會並不須稱臣拜禮乃因開元中令僧拜稱臣至是方免也大曆八年又放元日冬至朝賀陪位蓋以代宗之世君臣表裏皆重空門此亦久汙則隆既否終泰也

臣必拜君齊帝所以致疑者爲方外之言也天

無不覆地無不載方之至大也人在天地之中孰能超然致身於方外乎使其果然致身於方外則人亦不得而見之矣尚何拜之可責也不然則與人無以異人有君臣上下之分無不致敬安得已獨傲然自倨忽君而不拜乎齊帝苟以此斷之則禮行而分定何待問而後知也王儉不能將順君之正意反為僧人設不臣之說吁可鄙哉如曰彼之道固然非中國之可行也則宜返之西域而已夫稱臣者理之自然非故為卑下以諂其君亦猶稱子者對父之名弟者

對兄之名也今僧人拜其師父師兄師伯師叔豈皆為傳道而施禮哉亦以名分當如此耳彼其所謂父兄伯叔皆四海九州血氣不同倫類不通之人拜之不以為屈而真父真兄則反不可拜以拜君為道薄人乖自卑之極此何理也夫牧羊者必鞭其敗羣牧馬者必去其害馬者人君牧民者也視其民羊馬不若有敗害而不知去非牧民之職矣司戎之諫諫之正也開元之令令之善也上元之敕大曆之制非所以扶持三綱開闢王路也

釋常覺以心學為究盡之務於東京建禪剎設合京浴其或香湯缺注樵蒸失時覺必撤小屋抽榱桷而助爨有王公仰重表薦紫衣堅讓不受陶穀為序贈覺云起後唐至漢乾祐每月三八日浴京師大衆計累費錢一百三十萬數雖檀施共成實覺公化導之力也嘻陳留古封土風尚利梁惠王賢諸侯也嘗謂孟軻曰何以利吾國乎是知禮讓之化不勝於好利之心孟氏屬斯文未喪不能揚素王之道今上人當去聖逾遠卒能行法王之教

常覺設浴其費出於人而不出於己樵蒸或缺撤屋以繼之人皆稱嘆他日脩屋必還取人之財以為之而人不悟也悲夫彼設浴之心果何為哉必為誘惑福田利益也其費不出於己己安得專其福利哉使常覺不設浴則京師之人遂無水自潔其身乎如不為後世福利則哀取他人之物還以浴人豈心學究盡之道乎彼市人之開浴肆者出其財以浴人收其利以自給計功明白無竊名希福之心其賢於常覺遠矣

而陶穀所以稱之一何謬妄之甚哉七國之君
無不好利何獨梁王也梁王問孟子故孟子明
仁義以杜其好利之源七篇之書至今不泯聖
人之教賴以有傳安得謂之不能顯揚王道也
佛之所以教人者雖不中不正然就其教而論
之固有賢於設浴之事者矣常覺區區於此殆
與無智不才服膺苦行執㝡下役潔清廁圊者
無以異耳乃推而尊之於孟子亞聖之上若穀
者螢而後比其智者也

晉王府祭酒徐同卿撰同合論以爲儒教

亦有三世因果之義但以文客理微生賢
未辯同卿備引經史會通運命歸於因果
意欲發顯儒教助佛宣揚導達羣品咸奔
一趣斯蓋博物洞玄之君子矣

中國聖人設教本於理之大公而不以私欲自
利也是以萬世常行而無變豈區區於三世之
近哉福善禍淫惡盈好謙餘慶餘殃蒙刑受賞
皆理之當然積有深淺故效有遲速或在其身
或在其子孫終無差忒豈茫昧於輪廻之說哉
三代而上佛教未入中國中國之民爲善者衆
於堯時則黎民於變比屋可封於周時則囹圄
屡空刑措不用彼又安知因果也自釋氏東來
其所以誘人者至五千四十八卷之多夫人而
信死生轉化之事攷之於史凡奉佛崇僧之世
其君必昏其政必亂是何也爲三世因果所惑
是以忽棄當爲者而思其不可得者也古人之
視生死如晝夜之常豈其驚憂怖恐以爲異也
可以死則死而不死則害義可以無死則不死
而必死則傷勇其處死大抵如此命有所制則
順受其正義所不可命所止也其可自勉者安

於一正而已矣及學佛者衆欣慕天堂懾畏地
獄畏懼交戰乎胸中於是遑遑然以死爲一大
事拜僧禮佛求一悟徹卒乃死無所得也而失
理者衆矣如徐同卿殆亦見儒書所載生死禍
福之故或有類於因果者遂以謂儒佛同歸蓋
惑於虛言未嘗深攷其實耳

夫布施之業乃是衆行之源故菩薩投身
以救餓羸之命尸毗割股以代鷹鸇之飡
況國城妻子寶貨倉儲寧容在意俗書尚
云車馬衣裘朋友共弊

佛氏布施之教名爲勸人棄捨貪積其實則資衆財以自養蓋終身飽食暖衣不困之術也實貨倉儲是人所欲也非其義也一介不可取與而況妻子人之大倫禮義之所起豈得比之車馬衣裘而化人使與朋友共之其敢於爲奸乃至是哉凡人之財舍之則有福僧人之債負之則有禍吝於已貪於人取非其有見利忘義殆猶正晝攫金日中穴坏之所爲耳可不深排而重絶之乎

經云若以衣施得無上色若以食施得無

上力若以乘施受諸安樂若以金施所須無乏若人自造裝嚴之具種種器物自未服用持以施人是人未來得如意樹若覲田中鼠雀犯暴常生憐憫復念鼠雀因我得活當知是人得福無量

凡推已所有以周人之急者必有餘力然後可今或甘旨未足以奉父母疏敘未足以飽妻子財貨未足以恤宗族則又安所取餘以與人哉倒置而逆施於心不安於義不當君子不爲也其力有餘足以及人則又必當其可與而與之不可與則不與也其與人如此其取於人亦如此故曰可以無與而與之則傷惠可以無取而取之則傷廉聖人之教人取與也欲其合義而已今佛者所以處已處人一何貪忍之甚邪何謂貪凡人之物不問義有可否禮有辭讓設布施利益之說一切取之其異於盜賊者特以甘言獻笑不持器刃不踰墻垣耳非貪而何何謂忍小人營朝夕升斗錐刀之利以養其生僧人未嘗以槩於心也則又說之曰爾今生所以困苦者坐前世富樂而不布施也若今世不布施

則來世之困必又甚於此矣小人厭困苦而慕富樂一聞此言雖割膚剔體以施佛僧可資來世之福者誠不愛也不知僧人特操此爲取之之術耳今年竭其家資而去明年其家饑餓而死未聞有僧人過其門而周其急者也石晉之末契丹陷京師幽帝太后於封禪寺使其將以兵守之時天寒又大饑太后使謂寺僧曰吾嘗於此飯僧數萬今豈不相憫邪寺僧辭以虜意難測不敢獻食帝陰祈守者乃稍得食其取於困苦者如彼取於富貴者如此非忍而何夫世

問布施之厚孰與帝王之力晉太后未獲來世之報而今世之苦亦無佛力能救之也佛又曰業通三世以自遁其說則其所謂施衣得無上色施食得無上味施乘得安樂施金得無乏者有是理邪聖人布種五穀所以養人也非養鼠雀也使鼠雀食之獲福無量則僧人胡不以五穀棄諸山林乃儲蓄斂藏於倉廩之中何也凡僧居必畜犬所以警盜也盜與人一等乃使犬逐之人與鼠雀非一等乃以五穀食之與其食鼠雀何若食貧窮與其受貧窮之施曷若捐而勿取使彼衣食足以自給乎反復推其所言究其所爲大抵歸於不仁不義自私自利之塗而已

雙林大士傅弘金色表於胸臆異香流於掌內或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脚長二尺指長六寸遺書贈梁武曰敬白國主上善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無相爲因涅槃爲果中善以持心爲本治國爲宗下善以護養衆生且知梁運將盡然臂爲炬與禳來禍至陳大建元年卒

虛懷者持身之一事也護民者治國之大要也今以護民不如治國持身未若虛懷傅生之學一何昧陋至此邪理有是非不可亂也傅生冠老氏之冠納儒宗之履而衣釋子之服自以爲和會三家歸于一致吾知其心未嘗了然見是非所在三宗未嘗和一致不可歸也今觀其言可證矣金色表胸異香流掌之類則能幻術而已國祚將盡曆數有歸乃區區然臂以禳其禍正猶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其愚可悲也梁祚竟不可延而陳氏已興然臂無效可以深自愧悔矣僧人猶拾其緒餘編諸簡冊蓋愚不知耻者釋子之常態然也

學不厭博吾宗致遠以三乘法或魔障相陵必須禦侮之術莫若知彼敵情敵情者西竺則韋陀東夏則經籍佛俱許讀爲伏外道而不許依其見也

爲佛之徒者所以擁護其道無所不至又復竊窺儒書取其近似之語以相證明雖博學多識皆所以自利焉耳未聞有僧人讀六經而易其業者一以六經之道高深難窮二則聖人以禮

義教人不以詐利誘之也衣冠淺士既未嘗遊孔孟之門探六經之旨一聞佛說則傾意而從之或乃裂冠毀服甘心於僧役而不悔豈非名教之罪人王法所當誅而不赦者乎原其所以然蓋佛書善爲宏濶勝大之說要之以來世引之以後福而刦之以轉化欲不之信則未嘗窮理無以析其疑也加之仰愧俯怍所不自安者衆矣於是誦經呪飯蔬茹鈴履緇褐而手持數珠脩寺度僧而敬請長老甚者妻女爲髡人所奸猶不悟也學佛者以六經爲外道爲魔障其讀六經乃欲知彼敵情謂儒教侮佛將以禦之也其用心如此而淺識之士又未嘗知其侮儒乃儒家之外道讀其書而必依其見是可歎也聖君賢相必憤疾於此言使夷不亂華邪不害正漸還三代之遺風是乃福澤其民之惠耳

　星宿城郭天神之舍也以水晶爲城七寶爲宮懸在空中大風持之大者七百里中者五百里小者百二十里宮室園池如四天王天壽命亦爾

佛好造僞言所不可攷之事務爲多知而不智孰甚焉見月光皎然遂擬之以白金琉璃見星宿澄瑩遂擬之以水晶七寶至於日則陽輝晃耀晝掩懸象無得而擬焉則曰金色而已此可驗其遁辭之窮矣斗柄隨月而移閏月則指兩辰之間五星順天而行二十八宿則眞方而不動或飛或流或彗或孛或隱而復見或墮而復升若有城郭宮室則當推移過宮之際豈不互相窒碍太虛之中何其擾擾也攷之經史載星隕者多矣如佛言則一小星隕當壓百二十里之縣一中星隕當壓五百里之州一大星隕又不啻此則經史所謂隕者不知何物也凡星之壽與四天王等四天王壽命當及六萬歲而世人所見隕星殆無日不有何其天促邪此皆理之必不然者也

　四天王天居須彌山四埵皆高四萬二千由旬四天王身長皆半由旬壽五百歲以人間五十歲爲一日一夜男娶女嫁一同人間忉利天者居須彌山頂有三十三天宮王身長一由旬壽千歲飲食嫁娶其城縱廣八萬由旬九百九十九門炎摩天宮

風輪所持在虛空中身長四由旬壽四千
歲食同下天亦有嫁娶執手成欲化樂天
宮風輪所持在虛空中身長八由旬壽八
千歲食與下同亦有嫁取熟視成欲
天者積氣之極非有形色今以物觀之輕清之
氣必上浮重濁之質必下墜天地物之寂大者
也故知天者積氣之極也日月星辰積氣之有
光耀者也風雷雹霆霜露雨雪氣之感觸變動
升降聚散而爲之者也如此觀之豈不簡易明
白人可共知乎今佛之言怪異如此蓋本於以

心法起滅天地不窮萬物之理故於幽明晝夜
死生陰陽皆強爲之說而無所證多而無巳益
之以恠其以心法滅之也則以天地爲一微塵
其以心法起之也則天有三十三重地有一十
八獄量其廣狹道里宮室動作壽夭之異務爲
無所不知實則荒忽夸誕而不可信蓋其所學
發端差殊故其歸如此有志之士如以其言爲
不妄則必質諸事而驗反諸心而安稽諸人而
同攷之古而有然後可以陋六經爲未嘗言非
聖人爲不及知不然則當斷棄勦絶勿使肆行

譸張鼓簧以亂天下孟子曰我亦欲正人心息
邪說邪說不息則人心不可得而正人心不正
則邪說不可得而息有志之士可不審其取舍
而歸於實是乎
經云日城郭方正二千四十里其高亦然
日王坐方二十里導從音樂林觀浴池如
忉利天日城繞須彌山東方日出南方望
西方夜半北方日入如是右旋更爲晝夜
復有長短日行稍南南方漸長北方稍短
日行稍北北方稍長南方稍短月者城郭
度長千九百六十里其高亦然二分是銀

一分琉璃
城郭須人力而後可築池觀須人力而後可成
縱其用白金琉璃不施玉石而金非火鎔則不
可化火非薪傳則不能焚薪非空來必生於地
伐薪烈火必資於力鎔金而鑄之必有鍛銷之
具積而爲高廣二千四十里之城其用二寶不
可以鈞石計必有斵取之方既成爲城而能運
轉則必有斡旋輕舉之機佛測其限域延袤及
城中所見則必有使人可登之路如曰佛能獨

如不可與人同之則人必不信矣孔子之言所以可信者無非實理故也佛鄙儒者滯於實相而以空爲宗以心爲法至其言天地日月則謬悠如此其實本於不窮萬物之理而已古者道術分裂辯士以其言駭天下謂鹿生馬馬生人卵有毛雞三足犬非狗狗可以爲羊天與地卑山與澤平規不圓矩不方龜長於蛇輪不輾地其書五車其辭數萬亦此類耳公孫龍言臧三耳孔子順曰謂兩耳甚易而實是也謂三耳甚難而實非也將從其易而是者乎將從其難而

非者乎如佛言天地日月愈多愈妄又有甚於滅三耳之說自明者觀之不足以發一笑也

阿修輪王立海中央以指覆月天下晦冥或覆日以晝爲夜所謂日月食也

曆數家占算日月運行遲速預知當食之候大抵日必食晦朔而月必蝕望千歲不差也以孔子春秋所書日食攷之則可見矣非孔子僞爲也乃據魯史舊文而載之耳唐僧一行猶能推步也今佛言阿修羅王以手覆日月而日月食則獨以晦朔望之三日而覆之何也覆之或淺或深或食之旣或曠數年而不食或連年而比食又何也僧人則曰據佛言阿修羅好殺樂戰喜怒無常難可測度此日月之食所以或容或跌也然則曆數家乃能推往知來了無差忒者此又何也

世界空二十劫後將成有毗嵐風鼓之而爲風輪最居其下大雲升空降雨如軸積彼風輪之上結爲水輪最上堅凝爲金輪三輪旣成雨自空飛露金輪上旣廣且厚風擊此水清濁異質爲梵世爲空居爲寶

石爲山海爲土地上界諸天死者下生不飮不食乃生地味復有地皮林藤香稻人皆食之而灾乎身日月星辰從玆而見獨獄通氣人道遂成忿惱旣萌愛欲是興有父子焉有君臣焉有刑辟焉

自宓犧畫八卦大禹脩六府箕子叙九疇皆本五行之理一物而五行具蓋未有能離之者也今以水論之金司其生土司其防火待之而相息木待之而不枯也以火言之木司其生水爲之制金待之而變革土待之而成器也自是而

推焉無一物不然者佛不明乾坤六子相摩相盪相生相剋之理於是爲四輪之說就五行中擇其堅剛難壞之一物以喻法身而不知地水火風與金俱有非四大皆化而金獨存也風者木氣也既有毗嵐風則當先有水而後有木矣雲雨者水氣也既有大雲降雨則當先有金而後有水矣今其言風而後水水而後金理所不可推也天地萬物本末終始皆一道所以生生化化而無終窮若曰佛所言乃天地初造之法非据已有世界而爲言也彼八卦五行摩盪生

剋者蓋已有世界之事也敢問天地初造之法誰實起之已有世界之事誰實主之於初造已有二者之間誰實分之今春夏秋冬之序雷霆風雨霜雪慘舒之變是皆萬物所以生成而造化所以不息者自古至今未嘗差舛是爲可信乎爲不可信乎若其可信則佛說爲誕而中國聖人所言八卦五行之理乃實理也若其不可信則此世界無乃僞妄不眞但可爲有父子君臣者所居而非學佛談空者之所宜任矣

　大阿脩羅王住須彌山北大海水懸在宮上爲四風所持身長二萬六千里阿脩羅九頭頭有千眼九百九十九手八脚跁海食淤泥及藕生一女端正挺特帝釋娶以爲妻脩羅帥諸鬼神與帝釋戰而敗其女爲帝釋所敗入藕孔中阿脩羅前世居海之濱河水漂溺隨流殆死既得免因發願願我後世身形長大一切深水無過勝者以是因緣得極大身四大海水不能過膝立大海中身過須彌手据山頂下觀忉利天宮

聖人所謂鬼神者未嘗言其貌象聲色蓋人所不見言論所不可證故曰無證弗信弗信民弗從也佛言鬼神之事多矣今姑載此一端因其言以質之夫須彌山四陲各有天王居之阿脩羅王乃住山北天王身長半由旬阿脩羅王身長二萬六千里無乃居處相礙也乎其身之長如此而所食者淤泥及藕則海中安得如許淤藕以足其食乎其食如此則海中安得如許桑蠶以充其衣乎其頭九其脚八其目千其手九百九十九則其所生之女與父同乎異乎異則

非血氣矣同則恠異之極安得言端正挺特乎爲帝釋所敗入藕孔中則此藕之大當萬倍於阿脩羅之身然後乃能容二萬六千里之軀而海水深淺纔及半膝決不足以滋殖此藕則不知此藕生於何地乎今江河之下必不如砥或突或凹或平或渚水所陶注勢自然也而況海納百川其下可知矣阿脩羅立海中水不能過膝則不知水隨膝減乎膝隨水生乎大海之水懸在宮上宮者阿脩羅王所居也則不知海以何物爲底宮以何物爲蓋抑倒身而逆踐之乎

抑下足而順履之乎即其言求其義大略如此吾是以咍而不信也天地宇宙其大無窮人耳目所不際者固多矣孔子不語恠惡其惑世也而佛語之旣詳且著其佛自見邪將意度而言之也如其自見則諸天言身與夫城郭宮室由旬里數必足歷度之而後知其高大終遠則計佛所經行不知其幾千萬里自少至老僅能了其一二其餘何以驗之也若意度而言之則佛必不能自信況欲信於人乎而禪者又爲之說曰佛蓋不因足歷不用臆度大圓鏡中鑒照無

殘故盡十方世界盡前後際無不知無不見無不聞然也則大圓鏡中又有如脩羅者現焉則其心鏡亦邪怪之甚矣此自以心法起滅之病也以心法起之雖有怪於脩羅者可也以心法滅之雖謂初無所有可也豈非詖淫邪遁之說乎孔子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志學求道之士於此有所見則不惑矣彼佛所言反於心而不安攷於事而無据行於世而有害則當如淫聲美色戒而遠之可也

仁贊曰仲尼云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

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蓋聖人激勵勸戒耻一物之不知也釋氏之爲教以譬喻得鮮居天地之中在器質之類未嘗弗藉以明理也山川草木鳥獸蟲魚靡所孑遺矣

作詩者比興於物皆人所共見所謂比興者發乎情止乎禮義大抵皆人倫之際學者窮理之要也佛氏以理爲障而仁贊乃謂藉譬喻以明理不知其所明果何理歟父子君臣理之宗也佛已棄之是不明人倫之理矣若曰我所明乃

性命非爲世法也則父子君臣豈出性命之外哉今以其所稱鳥獸草木之類而攷焉則有曰食一龍王及五百小龍經八千歲而後死曰金翅鳥者焉則有以七寶爲宮食備百味寂後一口變爲蝦蟇曰四種龍者焉則有非從根生非從地生縱横六百八十萬由旬曰大藥樹者焉佛之多識乎此物與人同見乎抑亦自見乎如其自見則何以啓證於人如曰同見則未聞世人有能見之者也豈得與詩人比興之意同乎夫君臣父子不預乎性命之理而金翅鳥四種

龍大藥樹乃有性命之理存焉不謂之詭怪誕妄謂之何哉

君王奕世唯刹帝利慕殺時起異姓稱尊國兵驍選子父傳業居則周衛征則奮前凡有四兵步馬車象及諸戎器莫不鋒鋭凶悖羣小謀危君上則常幽囹圄任其生死犯傷禮義悖逆忠孝則劓鼻截耳斷手刖足或駈出國或放荒裔自餘咎犯輸則贖罪

古之聖人其德好生未嘗有殺之之心也施仁政立法庶臨之以官師而持之以悠久其效至於兵寢不試囹圄屢空牛羊無知猶避行葦而不踐魚鱉深渺亦被至德而咸若皆有實事非虛言也佛之化以不殺爲上當先行於其國使皆變而從已然後可以及遠今此所載西域俗亦有君王亦有慕殺亦有兵政亦有刑辟其兵以驍雄鋒鋭奮前爲業其刑以劓鼻刖足斬斷爲威烏有其能不殺也然則發大誓願願盡十方虛空未來千劫同證菩提皆住淨土者其果能乎佛既不能則爲其學者猶襲其言而求其

道其果得乎惟聖人言顧行行顧言實浮於名名不浮於實本末内外精粗隱顯該貫無遺攷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可謂道之正矣

年耆壽耋死期將至嬰累沉痾厭離塵俗願棄人間輕鄙生死於是親故知友奏樂餞會沉舟鼓棹濟殑伽河中河自溺謂得生天

此天竺之俗也生必有死猶春必有冬晝必有夜理之當也死期既至雖欲不棄人間不離塵

俗其可得乎魂氣歸天旣不可見矣體魄歸地
則因而斂藏之不使暴露於外此孝子慈孫之
至情非僞爲也投之中野烏鳥狐狸食焉投之
大流魚鱉蛟螭食焉於人心獨無歉乎然奏樂
作戲娛老病者沉之而不以爲悖則惑於生天
之邪說耳其說蓋利於生天以誘人而夷狄之
俗務利尤甚是以子沉其父弟沉其兄祝之曰
生天生天安行而不顧彼見沉者亦寘心乎忉
利兜率之上泯然飲水而葬於魚腹而不悔也
異端之害一至是哉安得如西門豹者委之破

此惑哉

王田之內大分爲四一充國用祭祀粢盛
二以封建輔佐宰臣三賞聰睿實學高才
四樹福田給之異道

中國之田惟農耕之凡士工商賈之食皆出於
農力故聖王重農井牧其地以授之使民有常
産以供事其上而給天下之食自三代而上莫
不然也及後世廢井田而後貧富不均矣重釋
老而後游食者衆矣判兵民而後農夫亦病矣
此所謂王田者西域之國主所有之土地也四

分之以其二充國用祭祀封建輔佐以其三賞
其聰睿實學樹福田給異道則是君臣與釋氏
中分其國而民無與焉雖其戎狄之俗不知保
國撫民之道亦佛說誘之竊取其土地而不覺
也然四夷之土荒瘠磽确其視中國之膏腴沃
壤不啻相千萬矣佛之徒欲熾其學廣其衆西
壤所不能給也則必入于中國蓋自漢明而後
猶歷數百年而未盛非五胡亂華聖道衰息王
綱大弛彼亦何由得其志彌漫滔天而不可禁
止也計今天下名山大川通都會邑之田爲僧

所占者十居二三矣彼其衣食居處無以異於
人獨至於君臣父子則置之度外以爲非法其
貧富脩短不能違乎命獨至於凡人所値則推
之因果以爲宿報身受奉養安逸之實利而口
談眞空寂滅之空言世主惑於福田利益之虛
名而受耗國蠹民之實害上下相迷古今一轍
間或慨然攘而斥之非其好惡偏蔽如魏太武
唐武宗則後人不能繼承美政從而更改如唐
宣宗之流使任道憂民之士深嗟而重嘆也夫
井田旣不可遽復兵制又未能驟革其明白易

行而無害者莫如先罷釋老以紓百姓斷之以
不疑持之以悠久使人綱人紀漸有可振之道
其爲功不在於禹抑洪水放龍蛇周公膺戎狄
驅猛獸孔子誅亂臣討賊子孟子距楊墨正人
心豈不盡善又盡美哉

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之三終

崇正辨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胡寅撰寅有讀史管見已著錄是書專爲闢佛
而作每條先引釋氏之說於先而辨正於後持論
最正其剖析亦最明然佛之爲患在於以心性微
妙之詞汩亂聖賢之學問故不可不辨至其經典
荒誕之說支離矛盾妄謬灼然皆所謂不足與辨
者必一一較其有無是亦求勝之過適以自褻矣

薛文清公從政名言一卷

〔明〕薛瑄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隆慶四年刻畜德十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從政名言二卷》提要

畜德十書卷五

薛文清公從政名言

後學平定李　　綂輯

後學天水胡纘宗編

每日所行之事必體認某事爲仁某事爲義某事爲禮某事爲智庶幾久則見道分明

吾居察院中每念蕭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於心云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况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

余昨自京師來湖南瀕行院中僚友有誦唐人此鄉多寶玉慎莫厭清貧之句余每不忘其規戒之厚

爲政以法律爲師亦名言也既知律已又可治人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

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
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公諸公咸以寒
微致位將相富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
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視民如傷當銘諸心

不可因小人包承而易其志

常應物詩曰所愧酌貪泉心不爲磷緇亦可以爲守
身之戒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辭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
惟謹於自脩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
何挍焉

不可因人曲爲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
以與之合

張文忠公曰左右非公故勿與語予深體此言吏卒
輩不嚴而懍然也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强者
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慎動當先慎其幾於心次當慎言慎行慎作事皆慎
動也

凡作事謹其始乃所以慮其終所謂未終知敝是也
不能謹始慮終乘快作事後或難收拾則必有悔矣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

處事便當揆之以義

聞人毀己而怒則譽己者至矣

處事不可令人喜亦不可令人怒

當官不接與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媼宜疎絕至於
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
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欺弄是非儒士固當禮
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詞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
之款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
出入門下依倚爲奸卒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
察疎遠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徒爲虐之道足以啓下人
之慢而已故臨事當未終知敝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爲政以愛人爲本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
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
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處事即求是處格物致

[illegible]之一端

一語一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蔑之必盡
其方

事無小大即求合理

為人不能盡人道為官不能盡官道是吾所憂也

民心至柔真有不可強者惟順其心而道之則無不
從矣

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為政臨民豈可視民為愚且賤
而加慢易之心哉

小人有功可優之以賞不可假之以柄

因一事不快於心而遷怒之心妄發此學者之通病

大事小事即平平處之便不至於駭人視聽矣

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而從之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
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群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絕口不言
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天下之事緩則得忙則失先賢論天下事不因忙
後錯了此言當体

法者天討也以公守之以仁行之

[illegible]事不可使人知恩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無心可也或治奸頑
而務為寬縱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己之惠其慢天討
也甚矣

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illegible]之不知[illegible]為政當
以公平正大行之是[illegible]所不恤必欲曲徇人
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

只今在己者處得是何恤浮言

處事詳審安重

簡者非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為所當為而不為所不
當為耳

當事務叢雜之中吾心當自有所[illegible]不可因彼之擾
擾而遷易也

事貴斷制撤脫

用法秤量輕重要不失[illegible]中而已

法者天討也既法所以替天也敢不敬乎

世有賣法以求賄者此誠何心哉夫法所以治奸頑
也奸頑有犯執法以治之則良善者獲伸矣若納賄
而縱釋奸頑則良善之冤抑何自而伸哉使良善之
冤抑不伸是不惟不能治奸頑而又所以長奸頑也

據高位載顯名秉三尺者忍爲此態乎
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
膽欲大見義勇爲心欲小文理密察智欲圓應物無
滯行欲方截然有執
事事不放過而皆欲合理則積久而業廣矣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噬嗑賁豐旅四卦論用刑皆離火之用以是見用法
貴乎明噬嗑豐以火雷雷火交互爲體用法貴乎威
明共濟賁旅以山火火山交互爲體貴乎明愼並用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
照剛則能斷
大丈夫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小人
所惑而易其所守
雖微細事不可苟皆當處置合宜
已未善人譽之不足喜已有善人毀之不足怒
凡事皆當謹始慮終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切中
後世祿仕之病
政出於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
剛明並用折獄致刑之道也

事來不問小大即當揆之以義
心不錯即諸事不錯矣
輕與必濫取易信必易疑
君子惟義是守命有所不[illegible]
韓魏公范文正公諸公皆一片忠誠爲國之心故其
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
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
少爲一事即欲人知淺之尤者
余直不欲妄答一人前時妄答人或終日不樂或連
日不樂
事小有處置不得其[illegible]不快必皆得宜心乃快
然而足
敬以持己謙以接[illegible]以寡過矣
順理都無一事
順理則泰然行之無所窒礙不順理則鑿矣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廉而自忘其廉則人高其行而服其德
吾思人有貴而自滿者所謂位不期驕也此不可不
戒
守約則能泛應

待人當寬而有節

作事只是求心安而已然須理明則知其可安者安之理有未明則以不當安者爲安矣

僮僕姑取其給使令之役耳若□□其言恐大有害於事

爲政通下情爲急

聖人爲治純用德而刑以輔之後人則純用法術而已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但本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蹶之無日此余有目覩其事者可以爲奢侈之戒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此居官之七要也

爲吏不可一事苟且如文移之類皆當明白凡所爲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

婦人女子之言不可聽余見仕宦之人多有以是取敗者不可不以爲戒

舜清問於下民忘其勢而通下情也

唐人詩曰足知造化力不及使君需吾有取焉

以其能治不能以其賢治不賢設官之本意不過如此有假官威剝民以自奉者果何心哉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而賢知之所深慮

人皆妄意於名位之顯榮而固有之善則無一念之及其不知類也甚矣

機事不密則害成易之大戒也

不爲衆譽而加喜不爲衆毀而加戚其過人遠矣

有鳳凰翔于千仞之氣象則不爲區區聲利所動矣

爲善勿怠去惡勿疑

恭而不近於諛和而不至於流事上處衆之道

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真名言也

廉而不公者只是人欲之私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不妄取無所爲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又爲次也

操得其要則不待深懲重賞而人自化於廉孔子曰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程子嘗書視民如傷四字於座側曰某於此有愧大
賢尚然後之臨民者當何如哉
天下大患惟下情不通爲可慮昔人所謂下有危亡
之勢而上不知是也
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李景讓母鄭氏曰生不勤而祿備災其身雖婦人之
言亦可以爲居官怠職者之戒
人遇拂亂之事愈當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所行

有窒礙處必思有以通之則智益明人於動處難得
恰好纔動便有差所以發而中節爲難也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亦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下民之冤抑不伸者由長人者之非其人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苟推
亦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
受惠者多矣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
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
人之所爲不犯律條即爲義犯之則爲非義則律爲

八分書可見
官無告不廢困窮聖人之仁也
以小事而忽之大小必求合義
法立而行則人不詭
事合義雖大不懼不合義雖小當謹
偶一事發不中節終夕不快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豈惟爲人君當然哉
凡爲人臣者亦當守此以爲愛民保己之法也
天下之獄自古不得其平者多矣掌刑者可不擇其
人乎

偶過長清知已斷一獄事不得其平重有感於心而
知天下之獄不得其平者多矣
待小人嚴而和
分外之事一毫不可與
謀利計功乃人欲之私學者之通患也
王伯之分正在不謀利計功與謀利計功之分
忠信積久可孚於人不然則言出而人弗信矣
人纔動即有差故君子愼動
當大任有一毫私心人必見之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人譽之使無可譽之實不可爲之加喜人毀之使無可毀之實不可爲之加戚惟篤於自信而已

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皆一定之理君子知之故行義以俟命小人不知故行險以徼倖

爲治遂若六者不務而近小是急衆人之易也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爲先

抑末作禁游民所以敦財利之源省妄費去冗食所以裕財利之用

財出於民費用廣則財不足財不足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窮民窮則力竭力竭則本搖矣

民至愚而神不可欺也惟至誠足以動之

人己一也浚人之脂膏以自肥其不仁如是哉

春秋最重民力凡有興作必書聖人仁民之意深矣

人之所爲一有不實即爲妄矣

凡事分所當爲不可有一毫矜伐之意

伊傅周召王佐事業大矣自其心觀之則若浮雲之漠然無所動其心

清心省事爲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

[illegible]醜好之態士大夫所當知

君子思不出其位而天下定矣

循而不敢最首事

易簡處事自無勞擾

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而先[illegible]

交馳於聲利之場而此心存焉者寡矣

庖丁解牛而枝經肯綮之未嘗[illegible]只是處事順理自無齟齬也

應事最當知幾

人好靜而擾之不已恐非爲政之道

名節至大不可妄交非類以壞名節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應事差錯由心不專

與人居官者言當使有益於其身有惠及於人

天之道公而已聖人法天爲治一出於天道之公此王道之所以爲大也

霍光小心謹慎沉靜詳審可以爲人臣之法當提省此心勿令昏蔽妄馳即處事少錯矣

常人纔有觸即有不平意只是量小

處事最要安恬定善即無暇隙之可議

庖丁解牛只是順理人處事能順理即如庖丁無全

牛矣
不度事勢之可否故妄作
凡事皆當推功讓能於人不可有一毫有德自能之
意
晉伯宗每朝其妻必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
好直言必及於難後伯宗果爲三郤所害伯宗之妻
有先見之明如此
只循理凡事無不順序
大臣行事當遠慮後來之患雖小事不可啓其端
亦有小廉曲謹而不能有爲於事終無益

事往之非者不可拈起說
人臣當各立於其職不可有出位之思
不知時識勢而妄爲即孟子所謂小有才而不知君
子之大道
天地不交無以成化功上下不交無以成治功
進退出處只當居易俟命
人臣事君當竭忠盡誠雖細事不可欺雖曲禮皆當
謹
道皆歸於人君之一心大臣正君之職於是可見
物以中正爲吉故處事貴乎中正

識最先作事次之
歷事之久尚不知幾焉得爲知
雖細事亦當以難處之不可忽況大事乎
細思處事最難
聞外議只當自脩自省
所謂王道者真實愛民如子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以是施之則民愛之
如父母者有必然矣
立身當在禮義者斯不爲清議所少
民不習教化但知有刑政風俗難乎其淳矣

事無大小皆當致謹
行王道則興霸功行霸道則棄王道後世有王道並
行之說非矣
孔子曰斯民也三代直道而行也是則三代之治後
世必可復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德不
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三代王佐事業皆本於道德後世輔相事功多出於
才氣
子陵之清足以廉頑立懦亦可謂百世之師矣

思雖不能周於人而心當常存於厚

孔子曰焉用殺論語二十篇無以殺字論為政者聖人之仁心大矣

聖人為治推其固有之善及人纔有私意即入於權謀術數矣

處大事貴乎明而能斷不明固無以知事之當斷然明而不斷亦不免於後艱矣

孔子稱孟之反不伐如漢丙吉深厚不伐善恐孟之反不能過也

聖賢成大事業者從戰戰兢兢之小心來

聖人敢重民力觀春秋所書可見

雖能建立大事功而不知道猶為淺故君子貴乎知道

好善優於天下若自用已能惡聞人善何以成事功

帝王為治之本在德其次莫先於用賢才脩治法法者禮樂刑政是也

聖人之治天下仁心仁政本末具舉

聖人子民之心無時而忘

柳子晉文公問守原議胡不讀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君臣朋友皆然可不慎哉

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敬待之不可忽慢

稱意之事不可加喜喜則為外物動矣

為治舍王道即是霸道之卑陋聖賢寧終身不遇孔孟不自貶以徇時者為是故也

游民莫求作及隱於異端者多則力本者少矣為政清其源而流自潔

聞政之善則喜如復卦之亨也

治大衆必有容乃可易曰包蒙吉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仁者之事即王者之事

道與治道不可歧而為二道學正所以希而為治道

孟子之後知王霸之分者董子

聖賢之忠厚不可當如明道之於介甫明不容於時循謂已學未至當時誠意不能動人其忠厚如此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王道仁政皆自此出有一夫之不獲其所聖人之心為之戚然不寧

行止久速皆有理焉順理處之可也

行止久速由乎天故不可尤人

書言罰弗及嗣賞延于世此聖人之仁心也故賞當
過於厚而刑不過於濫
明道得志使萬物各得其所學者亦不可無此志
必君臣同德乃可有爲
出處去就士君子之大節不可不謹禮曰進以禮退
以義孔子曰有命孟子不見諸侯亦詳於進退之道
故出處去就之節不可不謹 薛子粹言已有者今不重出

畜德十書卷五終

從政名言二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明薛瑄撰瑄有讀書錄已著錄案瑄年譜宣德元
年四十服闋至都上章願就教職宣宗特擢爲御
史尋差監沅州銀場此書第二條稱吾居察院第
四條稱余始自京師來湖南則作於奉使沅州時
也其言皆切實通達然精要已見讀書錄中此其
緒餘矣

石函平砂玉尺經六卷後集四卷

〔元〕劉秉忠撰

天一閣藏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玉尺經四卷》提要

石函平砂玉尺經卷之一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邢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　基解

敬仙賴從謙發揮

審勢篇第一

天分星宿。地列山川。仰觀牛斗之墟。乃見衆星之拱遡。俯察岡阜之來。方識平原之起跡。

五行之氣在天成象而日月星辰見焉紫微太極起于亥子之中天市東垣起于寅卯之區少微西掖在坤兌之間太微南極在巽巳丙之首中有一星尊居于內而二十八宿環遶于外故牛斗之墟左為帝星所居之處其列宿則隨斗柄所指而拱向之附天而行是謂天經五行之氣在地成形峙而為山岡壠羣散而為平原郊隰流而為江淮河漢故山川之流峙莫非是氣之凝布然平原曠野皆根于岡壠分布四維而成形故察岡阜之所來則知平原之發跡矣

萬山一點起自崑崙。

山龍之散見于地雖有千萬之多而其龍脉之來皆出于崑崙按搜異録及地志圖言崑崙山高一萬八千九百四十七里中峯齊天在中國計之崑崙則在西北乾兌之間實天下山川之祖而五嶽之入中國又衆山之大宗也

崻出孤宗分行八極

崑崙之山上方而下圓周圍一萬二千七百里九十三步崻分四面東北出角居艮東南出角居巽西南出角居坤西北出角居乾乃爲四勢下山之頂六千七百九里十三步旁乃條分四正東條居震南條居離西條居兌北條居坎上按八卦下按八方乾坤艮巽關五龍生氣之門坎離震兌發五氣官旺之脉是謂八極八極者又萬山之大宗也乾坤坎離及兌歸絶域而西通滄海艮震與巽三條入中國而五岳分居

乾坤坎離兌五條分歸西北及正南入羌夷蠻貊之地龍脉出析但不可考惟艮震及巽三條獨入中國分居五方爲五嶽之山又中國山川之大宗

而分勢施生東南巳巽行龍出身行十一萬九千六百二十里入海結帝王之都三起蛇龍之地一百四十七水穴三十六其間產忠貞英才出聖君賢相者七百二十穴聚精拔秀爲卿士大夫之地不計其數[illegible]行龍出身八萬四千一百里入海結帝王之都一起蛟龍之地七十二項穴一十有八其產大聖人之地五出賢人良相五百有七穴爲卿大夫之地不計其數甲卯行龍出身行八萬一千五百六十里止於伊洛瀍澗之交結帝王之都三起蛟龍之穴二十有四產聖君賢相侯伯五百五穴其間鍾氣發秀爲卿士大夫賢士之類比艮巽之龍尤多

是故黄河界而西北丑艮行龍

黄河之水派自崑崙艮寅之左甲卯之右界艮丑于東北之部限甲卯于正東向東曲折而流入中國至河套之北出峽之左而山西紫路右背至汴之東南左紆徐州之東北入海故河之西北乃丑艮行龍實爲坤中之氣入首故燕趙至于青兗之地

多坤中結穴自右轉爲坎局左傾爲兌局趨巽爲
玄龍無離巽艮從穴蓋水趨東北故也
類敬仙云崑崙丑艮落脉爲坤中之氣入首者水
多東派燕冀雲朔之地爲坤氣脉落青徐之地爲
坤氣之盡龍黃河其界也直沽其派也開州以南
其右臂也遼東其右臂之盡氣也其脉直遂無曲
折河北氣散不收故其民多直智性剛風氣強勁
少許詐民不戀業家不久富官無三代然而清泉
穴漢氣從下升産聖賢爲文章之祖有英才爲一
時之盛女子美貌而無恥皆其氣之應也

長江限而東南巽辰起祖
崑崙東南孤角分條自康姑九萬八千七百五十
里出西瓶天竺西番南界曰六國山之北一萬二
千里通巴西之嚴鵬山分枝三派左股出陝之西
爲雍之右衛中股歷悉旗發派爲荊襄之南衛渡
祁山起西嶽衡山爲離宮之火星悉旗右股作成
都之左衛而止嚴鵬西股歷維忠入東蜀之西爲
成都之右衛過東北起平華頂分三股右股爲雲
南之右衛左股過四川之東北作雲南之左衛過
雷磨山起二枝一枝出辰州以南爲貴州之西北
護一枝出貴州之東北分岐南一枝入廣東趨南
海一枝入廣西與辰州之北界合行過東梅峰爲
廣東之北護即福之南條山之梅峰西角分枝入
豫章之西南盡于九江渡江過黃州作湖廣之下
派爲河南之東北障梅峰之北兩入建者過潛陽
山起祖爲建之西南障歷鉛山左臂爲建之北障
即浙之南衛自建寧出漳江之南而入海右臂分

結嵩洞鉛山左臂二條一條入福建一條入浙東
歷處州分二條一條自溫入海一條自台至四明
入海其鉛山之左股一條踰玉山夢花峰起頂出
三條一條出饒信一條出南康潘潭都陽一條自
衎門入至浙江臨安之西起天目甲卯行龍爲兌
氣入首至古杭左回右抱合氣結穴爲錢塘其左
股歷嘉興至海鹽入海而止其孔艮一條至[illegible]國
西界分派一枝[illegible]平于江過含山經六合
從太興入海

界歷句容而爲長山一枝自東而西逆回爲建康之北衛一枝自西過東至潤州出靖江入江經歷十一萬九千六百五十里入海其中分枝異派不止數百逆行順行各有所趨故是岷山以東嶓山以西地多離龍雲南之水自北而南地多坎艮乾龍貴州北界地多震巽廣東之界地多坤艮兌乾自廣以西巽震艮坎受氣豫章以東巽震之交北界則坎艮是貴閩福之南坤申得氣而北條則兌亥坎成胎臨安爲坤兌之交建康得離之氣盖以長江之不趨東北故也

頼薇仙曰吳蕃之東南出脉者爲乾亥行龍且巽宮之氣煖而風和亥不得之則生意條暢枝葉茂盛故自南條向南者氣愈和而散漫鳥獸稀革民乃柝故南方之人散而不聚不服教化然多洞穴未從穴[illegible]曰潜水人欠奸淫同域異音語言不辟南條[illegible]平而教化行風俗美車同軌書同文[illegible]偏西陲人[illegible]惟廣西雲南閩福三省之氣[illegible]逆行獨向東南與大江流衶別派其地多膠股合脉穴地出水民風頑不知禮無父子君臣之義淫貪無恥龍蛇出沒嵐氣時行民多病疫語不通音其風土氣習類如此

惟寅甲卯乙之落脉爲河江中柱之根基

河源之左自寅甲卯乙當震之首落脉起帳出一萬四千里爲蘭花嶺至三萬三千七百一十六里爲喬黎山至一萬九千里入榆葭山過西域羌胡南慕西首山行一萬二千二百五十里入中國至函谷潼奇爲秦漢又一條分至南楚之北界一條分至同原之北界入河中條之洛長江東限黃河西流餘氣及淮揚通泰入海是知震脉之落爲江湖之中柱其龍獨尊其氣獨正出震入離大都二區卜年悠久民安物阜文士萃出風氣正直民無詐奸上下從化皆其應也

頼薇仙曰其地多坤申龍兌爲離垣出荊湖者多亥向民俗朴素少文

[illegible]平源之分別猶體骨肌肉之相附肌肉麗于骨[illegible]行于肉中知血脉流動之情見肌肉榮枯之[illegible]

凡山之脉起自崑崙是崑崙爲山之首而氣脉之
行因山而見猶人有骸骨之格氣脉流行分布而
散漫爲土皮猶人之肌肉土不離山猶肉不離骨
也乃知平土之氣皆根于山山自東來則土脉之
氣隨山而出故曰肌肉麗于骨外山行則水隨水
猶人之血脉也土無水則不養故龍脉必得水而
涵行于地中爲氣行而外見爲水水者氣之迹也
界乎外將以固乎內而氣脉得以行于地中矣故

水神流動之處可以驗氣之出入流于東則山氣
之東行可見矣無水東流而氣反西布之理所謂
龍行則水隨蓋氣行而水自隨也血脉流動經絡
秩然條理貫串故曰地理天經地理合而爲一觀
乎天文而地理之妙用顯然

是故衆水趨歸東北而坤申之氣施生

大凡坤申行龍水必趨流東北其氣脉之使然也

故水神倒東北而行者其地多坤申之氣結局三
[illegible]氣則有乾兑之交而坎離艮震之氣不入求
坎離艮震之龍于東北交媾者非眞龍也龍之不
眞則穴不正未有不絶滅而貧折者

賴氏曰水歸東北則龍首在西南而尾在東北地
盡從東北而行遇水則氣止而受局雖有轉關只
恃得乾兑之氣而已坎離艮震之地爲坤申行龍
者必無

若流來向震艮而乾亥之龍育秀

假如衆水流向震艮之方交會合流而去則土脉
之來必自乾亥行龍故求龍于東南之交者始眞

轉關則壬子龍亦結地坤申之氣左關者亦可取
惟離巽震艮氣之不入故尋龍者不當于乾亥之
砂頭立穴也

賴氏曰東南水聚之處界水倒右有震穴界水倒
左向北流有兑穴離艮巽三龍決不可下龍從西
北方來水自東南合者氣向水交媾情意已在震
巽無逆至之理

甲卯成胎不食酉辛之氣

震龍入首向西則西爲震氣之至而兑爲氣出之

門。故向砂之酉首立穴。是氣止水交之處。
穴。若自東首立標。則收酉辛兌氣入穴。原水[illegible]
酉。豈有兌氣逐東之理。所謂不食酉辛之氣言兌
氣不入于東。而震龍不食兌氣也。時師不知龍脈
之起止。不審水神之來去。不明地氣之所從。只看
坐對。指東畫西。謬立標穴。其擠人于害。不可勝言
矣。

午丁生意。豈乘坎癸之靈。

午丁行龍者。水神必自南而向北。合流而去。凡見
此水。步龍立穴。須向水流交合之處求之。則午丁
生息之氣始聚而成地。若不于水城出合之所。而
反向南之上水處立穴。是求坎癸之靈。非穴也。下
之必絕。

觀衆水之交於。而雄雌乃見。

山爲雌而水爲雄。猶人之有男女也。龍盡水合雌
雄交合猶男女合而[illegible]此玄妙之處萬物化
生之大關也。然男女之交則任督二脈之盡。故男
女構則兩尾相對。猶山盡水合之處。正牝牡交媾
之妙含英育秀于此可見

賴氏曰。龍至水交之處方止。脈盡氣聚。乃爲真穴。
水不合衿。則龍脈未止。龍脈不止。則氣行未住。故
尋龍定穴。必于水交之處求之方是。

察萬里之平壠。而首尾當知。

平原曠野雖萬里之遠而求其脈之所自必有山
龍以爲之根猶四肢分職而元首在上起處爲首
盡處爲尾其理一致故尋平洋之地必求首尾之
所自然後察其大神之去來以觀其交會止聚之
情則真穴自見矣

賴敬仙曰崑崙山天地之首也五嶽四瀆者心腹
也支流分脈散于八極者四肢也以中國而言五
嶽者萬山之首也知山之首可以循脈之分知脈
之分可以見龍之止矣

縱是回頭顧祖之龍。豈脫父母本生之氣。

雖云甲卯行龍不食酉辛之氣然亦有回頭顧祖
者如甲卯行龍而氣脈反向甲卯結穴者名顧祖
之地雖逆回成穴而砂頭起脚須從震宮發來関

轉逆水向震乃真轉関處若被水流斷則父母本生之氣已為水神隔絶矣非真地也右関水左倒兌氣入首從兌局作用左関右水倒乾氣入首從乾局作用又不當以震氣立法取之舉一龍而七龍之法同例

賴氏曰兩砂並出股長股短遂粗遂細其短而細者必縮粗而長者必伸粗大雄急勢必曲摺向砂之短處挨歸故多結回龍之地父盤龍之地或為下砂所壓而曲摺轉関者亦有回龍盤龍之穴然必得父母本生之氣不脫始行之砂隨水轉関而成方為大地

故順水直衝而逆回結穴方知體段之真若還逆水直衝而合枱在後斷是虛花之地

回龍之地其砂頭不從本生之方而來但只逆水直衝而上其水流向背後交合者皆非真地時師指曰上水魚飛天龍者甚謬雖其體勢死轉坐應整齊亦是虛花諸合流在後則其砂之行氣終趨向于交襟之處也

乾源壙野鋪氈細認交襟

有数百里平洋之地前後左右又無溝壑溪澗如鋪氈展席一望無際此等形體既無水神可考其出入又無岡阜可辨其來去何以察其龍脉之行止穴情之定否如見此等平地亦必有微茫之水可觀盖溝潦之水必有所歸而微茫之水去留亦足以察其龍脉之行止凡水必歸趨于卑下而低瀉之處為衆水之所歸雖微茫之水亦可以見其會合交會于東則尋兌氣之入首交會于西則尋震氣之入首細心詳察必得真情古云高一尺為山低一尺為水正為平洋乾源壙野之地立法也

賴氏曰龍脉有起伏隱見故砂水有微茫之迹龍脉有住結故雖溝潦亦有交合認微茫之分合考溝潦之去處而真龍自明然水曰微茫則至細難認非智者自力心思之巧不能也

極[illegible]平坡乃有[illegible]結

山龍窮盡截頭出脉鋪出平坡左右無水夾隨行送前無溝壑溪澗界合如此落頭雖無水法可辨

然其龍脉之出若有真龍結穴則其氣止融聚之處必有正脉垂落或微茫以界于左右旁分砂翼上首如月角之出兩肩兜轉護衛周匝或一重二重或四五重隻隻向前兜堂收氣或左右肩肘抱出砂頭宛轉曲折到堂橫過做微茫案應者其地方真或從別支分脉曲折到堂直拜堂局旁分兩翼覆冒于本砂之左右者亦佳故看平地落頭無處尋其佳結只于月角兜收與不兜收砂頭轉匝與不轉匝而龍之佳與不佳穴之結與不結方見

又有四五山頭出脚平坡尤須辯其何山落頭長何山落頭短旁角從何方兜轉則知其五山和氣交合成穴其法尤微得此穴者富貴雙全萬子萬孫一二百紀福力

石函平砂玉尺經卷之一　終

石函平砂玉尺經卷之二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邢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　基解
敬仙賴從謙發揮

審氣篇第二

龍分三八氣屬五行定陰陽消長之理明孤虛旺相之因

地支一十二位以四維八干配隸于支中併而爲二十四位以甲庚壬丙隸于四正之宮乙辛丁癸隸于四庫之地乾坤艮巽隸于四維之方三合以亥卯未爲木而乾甲丁從之巳酉丑爲金而巽庚癸從之寅午戌爲火而艮丙辛從之申子辰屬水而坤壬乙從之經云從氣者是也乾納甲而爲金巽納辛而爲木艮納丙而爲火兌納丁而爲金坤納乙而爲水離納壬而爲土坎納癸而爲水震納庚而爲木經云納氣者是也以正五行論之則寅甲卯乙巽五山屬木巳丙午丁屬火庚申辛酉乾屬金亥壬子癸屬水辰戌丑未坤艮屬土分布四

方萬古不易之定氣也若三合羅紋之法則以土
寄旺于四方而生氣配于水神長生于坤旺于子
而無正位用水火木金爲四經五行如篆家之妙
用亦古人之深意也推生旺休廢以明陰陽消長
之理而孤虛旺相亦于此而可知矣
是故癸壬來自兌庚乃作體全之象坎水迎歸寅卯
名爲領氣之神
壬癸爲北方之水水龍自庚兌而來出自印綬之
鄉從生趣旺秀氣乃全甲卯爲東方之木水龍領

氣入東方生甲卯木是坎龍行體木龍入局水木
相生秀氣乃出此、古聖龍乘生氣而結局體製也
賴仙云坎龍自西兌出身震龍自北方出身皆不
犯鬼氣剋洩而鍾靈萃秀周密完固若入首一節
更不混閑殺如坎龍單行卯龍單行不與寅甲壬
亥相聯則水木之氣清純而富貴雙全矣
三陽交泰而震星呈祥四伏生旺而天罡蝕氣
丙午丁爲三陽之地氣爲南離從震艮二方起祖
則廉貞貪狼之氣趨至南離而火神愈明且秀此

是長生發足旺方入首之意也然火炎而性烈又
自東方行龍則猛烈之性恐爲回祿之災須得坎
方有山水相制方妙或坐水穴亦可辰戌丑未爲
四伏蓋四金之地五龍所畏天罡所臨之地爲貴
人不立之鄉故曰天罡蝕氣凡龍入首若犯辰戌
丑未曰四伏生旺立見災害楊公云先看金龍動
不動即此意也
賴仙曰午龍從艮山三合作戌向或艮向者多不
發福乃助火黨火禍之故也更坐火穴則殺到局

必主回祿從納甲作壬向者極妙若巽辛二龍入
首切忌辰戌決難立穴即出少亡孤寡子孫絕嗣
間有丑未二龍從丁癸行者略通亦宜避其正落
也
金臨火地自焚厥躬木入金鄉依稀絕命
兌金行龍趨向午丙立宅是金臨火地向上火來
剋金爲自焚厥躬矣若轉至丁龍入首則爲陰陽
相趨至巳宮入首爲旺龍趨生雖巳丁屬火亦不
忌也甲卯木龍行至坎宮雖曰趨生若轉至兌宮

庚酉方上到頭則木入金鄉而受制絕命如是此地則當從金氣取用而不宜以木論也若木龍長而金氣短則宜以木氣論其入首逢金剋而絕命不成穴矣

火龍畏見兌庚遇丑艮而自廢東震愁逢火劫見酉兌而傷魂

丙午行龍向西兌則火爲金氣泄剝而展至亥壬之地則火氣廢絕無餘矣甲卯行龍向丙午則木生火而氣脫復入金鄉於申酉入首則木絕于申而魂氣俱傷矣

賴仙曰此言火龍不當從兌坎結局木龍不當從離兌結局如震木在八將之列丙丁在六秀之宮行龍出身本秀麗然入首受制亦不是局坎兌入首本是清貴不宜木火行龍也楊公曰行得好不如立得好此言有理

是故陽龍左旋從生趨旺陰龍右歸自旺朝生

陽龍自生方至旺方爲左旋即楊公所謂陽從左邊團轉也陰龍自旺方至生方爲右歸即楊公所謂陰從右路轉相通也然皆要得生旺之本氣若已死如囚敗其木土之龍爲是合已也絕則不成體製矣

賴氏曰陽龍左旋從木生上起長生順行如木土生居申沐浴酉冠戌臨官亥之類陰龍右歸從死位上起長生逆行如木土生于卯沐浴寅冠帶丑臨官子帝旺亥之類其排山起運陽龍從左陰龍從右如坎爲水坎水成寅戌辰戌午順布六爻以定才官父子兄弟之屬巽爲木巽木辛丑辛亥辛

酉逆布六爻以定才官父子兄弟之屬各從所在方位砂木吉凶而斷之萬無一失

最喜來乘于進氣切忌隔入于休囚

此結上言龍脈自生方入旺方或旺方入生方皆爲進氣若生旺二方交行至死絕之地入首結局者皆隔入于休囚矣龍休雖秀亦無用也

到頭囚謝旺水聚而財祿在但入首衰微生神會而人丁可救

求入首之氣休囚而或得官旺水聚明堂則龍

穴雖凶而外氣清吉亦能發財或得長生之水滊派至局前則內氣雖廢而外氣不絕亦能興旺人丁終不致于絕嗣

所貴雙興並至那堪兩敗重逢

得生旺之龍而又見生旺水神到局此謂雙興並至則富貴綿遠發福悠長人丁財祿兩無所欠若不能用向收拏龍穴休囚而水神朝局又見囚謝是謂兩敗重逢必致敗絕無疑楊公爲人救貧只用向上五行論水法出入之吉凶要知水來向就

胎養則來水已在生旺方矣以向就水因水立向此收山出煞之玄機救貧續嗣之妙用也

賴仙曰楊公立雙山五行之法以來龍入首用三合取生旺之位者立法之經制也砂水不合而以三合從向上取生旺之位者用法之權也水不合法而以向上遊之是取外氣之吉以爲人造福耳蓋以內氣雖吉而外氣或凶從內氣立向而不顧砂水之凶惡則外氣亦能損內氣故有吉地而多敗者此也楊公深得此法誠救貧之奇術也

生氣短而死氣長凶多吉少死氣短而生氣長福重禍輕

凡來龍身生旺之氣長而入首死絕之氣短則始遲之時必致生禍及至龍步行運到生旺之處便能發福故吉多而凶少凡龍身死絕之氣長而入首生旺之氣短則初葬雖吉而龍運步至之時必生大禍故凶多而吉少

賴氏曰入首休囚者有砂水可收則收歸向上便初葬之後亦能發福不致受休囚之禍無砂之可

收則以入首從生氣立向亦可

顧祖回頭逆勢重于衆山遭傷歷劫進氣輕似鴻毛

回頭顧祖雖盤曲可愛勢力若有舉鼎之重而來歷之地若遭風氣分劫至于入首之際英靈耗散似鴻毛之輕矣言經龍之地福力反輕示人不可以顧祖而逆指爲穴地也顧祖回龍之地最要水纏玄武則氣方乃鍾不然後氣脫去反不爲美

賴氏曰不能轉離既泄于火歸于兌復戰于金經歷多少起伏方曰來龍之勢重而入首之氣輕縱

[illegible]豈其能久乎
是故壬剋癸癸剋壬水龍互用而自純
坎龍入首而本初之氣得壬癸互換不失本方依制則始不犯鬼煞孤空之耗故云水清寶藏互用而自純蓋言龍不雜也然得癸方入手尤佳
丁換丙丙換丁火氣相須而不疚
丙丁皆係火神丁龍換丙丙龍換丁雖是陰陽相雜而不純然爲一家之氣故丁龍不以丙陽爲[illegible]丙龍不以丁陰爲害所謂相須而成痊者此也丙爲陽火但理氣淨陰淨陽又係陰也故丙丁互換皆忌
楊氏曰壬癸雖爲陽龍而亦自有秀氣非若寅甲之比也故壬癸互用而亦純丙丁相須而不疚若寅甲與卯同行申與酉同行辛巳與丙丁同行則氣雜而有病矣
亥龍忌雜乾壬許通一路巽地怕兼辰巳只受巾行且受無庇曲來有功
乾與亥同宮乾陽而亥陰[illegible]與亥交[illegible]

陽二氣本不相通故亥氣犯乾壬者必絕止宜直受不宜曲折故許通一路如帶乾壬而來立穴犯之不可須避其所犯挨歸亥上其巽龍與辰巳同行亦然犯巳氣未必盡絕侵辰氣則人無子遺矣
寅甲艮何堪並至酉庚辛乃可雙行
艮龍爲六秀之尊得之富貴極速然與寅甲同界其出身入首若有毫厘之差則福咎頓異若犯丑龍同行雖爲不吉然不失陰陽一体尚可裁穴則寅甲之不可毫厘犯也酉與庚辛總爲一家其雖穴清亦爲陰氣故三龍雙行換互入穴亦成大地不比寅艮之多疵也
乾坤二位到頭雖發福而終歸敗絕
乾坤老亢退居西北西南以其生氣竭也故龍自乾坤入首者砂明水秀外氣清靈亦能發福者然老陰老陽終無生息故必歸于敗絕亦其理之必然故後天之卦以乾坤處西北西南正此謂也
辰戌兩龍入首縱利達而世受孤寒
辰戌丑未爲四墓之地然鬼牛二氣雖烈而尤要

之惡尤甚故甲戌得丑未而敢貴辰戌則天乙不臨亢妻爲害能使人絕嗣此辰戌二龍雖發者一時得砂水之福而子孫世見孤寡與乾坤兩龍之害無異乾之凶尤甚而坤極能發財但出人夭壽寡母坐房辰戌亦甚凶惡而丑未又次之

賴氏曰筮易家以乾坎艮震屬陽巽離坤兌屬陰古之堪輿法取乾坤坎離爲陽者何易曰老爲陽而少爲陰乾爲老陽坤爲老陰老亢而退居[illegible]坤亦以陰而從乾坎離本中男中女而居子午之正交極而不變故從陽至于震爲長子代乾施生巽爲長女代坤施生兌艮始交氣方生息並列爲陰此八卦配龍之本初吉凶之正應也

是故辯方定位究二十四字之興衰

五行之氣土從水寄爲四維東木西金南火北水各有方位而其生其旺並從一十二支辰之中配以四維八干如水土生于申旺如子之類十二干四位上究之知其興衰休廢以爲立穴審龍之法

立穴朝迎於七十二龍之關殺

十二支辰各配以渾天甲子甲丙戊庚壬乙丁巳辛癸所屬之納音如甲子乙丑金丙寅丁卯火之類及甲乙巽丙丁坤庚辛乾壬癸艮四維八干之圭甲空亡共七十二龍以審來龍立穴之關殺避其所侵趨其所喜更以六十龍均分于格盤以辨坐穴之關殺如癸龍當壬子己丑之間空亡宜避乙丑龍而坐丁卯是以金龍二[illegible]而受水向爲向煞也

自六十五度穿山甲子透地渾天之殺學者亦宜講求

龍落空亡須明避忌向如剋制亦從推移

龍落空亡即七十二龍之說忌圭甲空亡之法也至如向制向生之訣楊公用玄空五行以消息之取二十四山八水四金五行之生旺以定避忌之方此一法也又有用縫針取渾天六十龍五行以消息之此亦一法也又有穿山透地用三百六十五度五行以消息之此亦一法也立法多端理難

歸一。兼行並用。多莫取決。只從玄空五行。如捌分之法。亦無不驗。

賴氏曰。穿山泒天甲子。圓布三百六十五度。按二十八宿分金過度。配五行所屬並名星度五行。用之于立穴配向。如穴坐火。喜對面木火星度。木見火則相生。火見火為比和故也。若火見水為剋。入見金為剋出。所謂相戰則凶也。又如亥山入首坐乾向巽。要得透地龍水度為生氣。主富貴雙全。坐火度則犯關殺。必傷人丁而敗財祿矣。誠非細故。而術師可苟且誤人哉。

審陰陽相對之位。察曜氣侵凌之咎。

艮見丙。巽見辛。兌見丁。震見庚。坤見乙。乾見甲。離見壬。坎見癸。為陰陽相見。如艮龍到頭。別無山水可收可避。而向上有山水相應。則向首宜指丙方。為陰陽相見。蓋艮何與丙配。蓋氣相悅。猶夫婦之翕合也。自然發福。若指他向。則與艮龍氣不相干矣。他倣此。不如曜氣之侵凌。歌曰。坎龍坤兔震山猴。巽雞乾馬兌蛇頭。艮虎離豬為殺曜。犯之宅住一殃。假如巽龍到頭。酉為殺曜。其方有砂水凶。或水歸堂。各為惡殺。向首亦宜忌之。若用雙山五行三合論之。則以生龍朝旺。又受其禍。又況巽龍見酉水到。雖不向酉。亦且有害。而況可以向之耶。獨巽龍酉水與三合難收。故特舉之耳。餘倣此。

賴公曰。坎龍忌辰水。坤龍忌卯水。震龍忌申水。巽龍忌酉水。乾龍忌午水。兌龍忌巳水。艮龍忌寅水。離龍忌亥水。向亦相同。互相避忌者何也。殊不知坎水受辰土剋。坤土受卯木剋。震木受申金剋。巽木受酉金剋。乾金受午火剋。兌金受巳火剋。艮土受寅木剋。離火受亥水剋。此名八曜殺。縱有龍吉地。犯之召禍不輕。故八卦之刑害有如此。

惟明覺不昧。領會通神。

二十四山之興衰。七十二龍之關殺。並甲之空亡。曜氣之侵凌。惟明覺者為能辨之。而不昧。或避或忌。領會于心。通其神妙。然後能盡其美。奪造化。改大命。救濟人貧。

新編平砂玉尺經卷之二終

石函平砂玉尺經卷之三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邢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　基解

敬仙賴從謙發揮

審龍篇第三

詳觀先聖之遺言。方識尋龍之要訣。

古先賢哲如楊筠松作尋龍賦有平地青雲之要訣曾楊問答有浪花滚月蘆花二象等語劉江東有鋪氈展席田角坐笭之說考其理因得夫平地尋龍之訣殆與山龍同術而水神出入尤緊于山也故下文先以砂行水輔發之

砂行水輔。唱隨聯夫婦之情。

經云乘風則散界水則止外氣所以止內氣氣爲水之母水爲氣之子水行則氣行水止則氣止水界乎外則氣止于內故凡龍行則水自隨如夫婦之相隨情諧意協亦理之自然也

遶砂回拜舞類臣之象。

凡龍之所止則四傍之砂自然回頭雙雙顧君砂

回則水自然環遶局外交流到堂悠悠洋洋止而不動聚而不渙如拜如舞類臣之見君肅恭欽伏也

賴公曰砂頭迴伏盤舒如拜舞之象而水之來去屈曲之玄亦若舞聚蓄不流亦如拜又曰其靜如拜其動如舞

是故真龍發足之初。猶萬馬奔馳之勢。

大抵真龍之行砂隨水輔如萬馬奔馳之勢不可遏也

砂如浪湧。水似鱗交。簇擁向外。誰識方來之跡。

真龍出身其送從之砂夾輔擁擁如浪之湧重重疊疊順水趨蹌絕無回頭反背之勢水從砂去如魚之鱗或分或合或合復分如鱗之交隨砂而行滔滔向外不當不聚此真龍出身之勢如此形體豈易辨哉今之術師一見砂頭方正便指點曰其龍某穴豈知龍有真體出身發足有住不住有正龍傍龍有真氣假氣其砂點穴亦悞人矣

水似横飛砂猶勒馬。軍中戰列。孰知止札之蹤。

真龍到頭則送從傍砂隻隻回頭相顧猶如勃跽四水交流過堂橫聚環抱如子案應龍虎御列如戟屯伏如軍有此形勢方見真龍止札不去乃結地也今之術師一見砂頭水面方正不問水之合派交會而竟從點穴亦悞人矣大凡真龍結穴不在長流大水之傍亦不出大水之門多結于兩水交流之中傍有護送砂塊送從而來直至入首之處群砂顧局或展開作案或纏或遶外遮後擁必不出身露躰獻頭露面以泄真氣古人云好龍却是閨中女帳幕藏身不露形正此謂也

龍未住時其來如送龍既住時其止如伏左砂右歸右砂左踹衆水朝堂群龍蹋足

真龍未住其勢送逐而行不肯止也及其住也其勢即伏靜而不動左砂到堂向右或右砂過堂向左四畔環抱明堂其送從之砂蹋足而朝拱衛尚如此方是真龍住歇之勢

注氣凝神雖招之而不來前關後欄將拒之而不去

砂顧水朝則氣注而不行神凝而不散帶而不動

其止如伏言左右關攔前後擁護周密招之不來拒之不去真龍入首之勢乃如此也

故知水交沙會之所乃見真龍入首之地

水交于局前沙會于左右此見龍勢欲泊之處而尋龍必須先看其局前後左右之勢何如然後詳其體制之美惡方可以得其情狀吉凶休咎之迹也

勢或涓涓情猶赴海鴉飛鴈影極目天涯

涓涓赴海言水去而不聚鴉飛鴈影言沙去而不顧此四句將以發龍行未住之勢如下文所云

派神渙散而不歸龍尚去而不住

龍之去當觀水之行止水行則龍行水聚則龍住故水神渙散不收則知龍尚行去而未見其止泊也

微亘星散而不顧氣尚行而未收

[illegible]在傍沙拱伏俱[illegible]可見其微亘傍[illegible]內外而不顧[illegible]則知[illegible]尚行而未見其

蝉或開門立面須知風翼游鱗

龍行而不住氣去而未收中有沙頭分布門面似有穴場可指點者此不過行龍上分枝結穴耳非氣鍾大地如鳳林宿鳥焉有盤翼急水游魚豈有縱鱗雖或發福非久長也

總然蓄水為關亦是斬腰截氣

真龍出身中間或得水聚之處分頭立面或枝水揷有破腹開立頭面此等穴場亦是斬截龍腰取氣立穴之法耳終非正龍自止氣蓄之地也如此形勢必得目力之功心思之深者善能作用不失其法而獲福也

長砂展席取一辦于枝流

長沙直出隨水而去如席之展無有兜界收拾不可立穴中間有枝水揷破其腹勾取其氣入局者亦斬截之法也

大塊鋪氈求全純于配合

大塊砂頭瀰漫而來如鋪氈之狀必使到頭得水交砂會阻隔配合然後融結真穴否則一洗無餘

何所驗氣

參透玄機實可挽回造化古先秘訣豈容輕度非人

此言斬氣立穴之法機巧玄微能挽回天地自然之氣凶者可轉而為吉非深於術者不能參透其奧也得其奧者足以參贊造化以與生人立命亦使朝貧暮富也古人恐泄天機秘而不言也

函平砂玉尺經卷之四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邢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　基解

敬仙賴從謙發揮

審穴篇第四

龍從地起。有吉有凶。水自天來。惟清惟濁。

凡龍出身須在十二支辰之方。蓋龍屬陰氣。十二支辰象地。從陰故也。然地支上行龍出身入首。亦有吉凶之異。如辰戌丑未。藏四墓介殺。其龍入首。並不結穴。凡水神來去。宜在八幹四維之上。蓋水屬陽氣。天干象天。從陽故也。然天干水亦有清濁之殊。乾坤坎癸水神來去。總非吉曜之數。楊氏所語萬水盡從天上去。群龍須向地中行。以砂水分之。而不言吉凶。蓋秘之也。

賴氏曰。氣行地中。取地氣也。水流地外。取天氣也。故龍從陰而水從陽。楊氏爲人轉禍爲福。立法示人曰。萬水盡從天上去。群龍須向地中行者。就局取裁。因外氣以立向。撥水入天干。移龍入地支。以分天清地濁之象。召攝外氣納就局中。移禍爲福之權法也。故尋龍賦終篇秘旨。無一言及來龍貴賤吉凶之別。且曰二節三節不須拘。又曰前後八尺須無雜。又曰不問坐向及來山。死氣却應閑觀。於此則知楊公取用于外氣之去來。立向收山。以來生旺休囚之氣何如耳。此蓋移禍轉福之微權。而其尋龍貴賤之法。默授于文仙江東諸人。而立言著書。班班可考也。稽諸古聖。龍穴砂水。止避孤虛。趨生旺。而未嘗曰龍宜地支。水取天干也。左衿仙人。獨見楊公之蘊。秘之于書而發之。曰龍從地起。有吉有凶。水自天來。惟清惟濁。以見龍從地支而未盡吉。水自天干而未盡清。顯然示人以葬龍之法。不當專取于地支。而水亦不宜盡從乎天干也。

精靈聚於六秀之方。英粹誕于天門之上。

艮丙巽辛兌丁爲六秀之位。以天市垣在艮。太微垣天貴星在丙。主天下之祿。天乙在辛。太乙在巽。主天下之福。少微在兌。壽星在丁。主天下之壽。福

祿壽三者洪範爲五福之最洪範之數上應天星故其方之氣清貴純美而能體秀麗若震則爲道門主天下之威柄庚爲威斗主四方之權衡以齊令萬物故其方名爲將星亦貴龍也但巽辛艮爲文章之府兌丙丁爲司籍之地故六秀龍多出文章之士而艮丙則富貴雙全也又不如巽辛爲清貴樞要卯庚則出人有謀略威權耳至于亥爲紫微之垣天皇之帝座其貴尤尊故曰英粹誕于天門若巳龍亦有發貴特不顯大不如六秀八將亥

龍之美丑未二龍鬼牛之氣雖有微秀終亦敗絶十二陰龍棄丑未巳而不取蓋以此耳至如陽龍爲穴如寅甲亦能發福辰戌且能發財而左衿仙人不取之者非直以孤虛棄之也寅甲爲風魔之殺風能折物況氣得風而散雖發福其如孤寡瘋疾何辰戌發財威門絶嗣亦所不忍也若坎離二山繼納陽龍乃陰陽之正位乾進於西北而坎繼之坤退於西南而離繼之雖曰交極氣不盡廢故二龍亦能發貴但暴發暴廢爲可畏耳至如坤亦有下後大發者又亦大廢故地理家貴陰而賤陽且陽龍性氣緩弱力微而輕陰龍雄急力厚而清此陰陽之別禍福應驗乃如此也

賴氏曰陽山行龍若體勢秀異特達入首濶厚方正左右周密三吉六秀方有砂水朝應尊嚴亦可指點一則收外氣之秘一則收本山之吉亦能發富貴而旺人丁三四十年後必須別求吉地以代之否則力退福衰人丁必絶至如辰戌二龍决不宜下

震庚會而耀武亦有重輕

震庚二龍主武說見前篇然震爲雷門天定卦以爲廉貞星在焉故有威主出大將有鎮邊壓境之權若庚方亦不失裨將之職此重輕之別若庚龍坐乾朝巽則主出武文雙全震龍坐乙朝辛或庚辛二方山水相應亦主出少年科甲掌兵權之職

坎離交而已極焉無厚薄

坎離雖交極而氣不盡廢故亦有發富貴者然子午壬癸皆陽龍若入首清奇則愈顯壬癸畧似悠

火而坎則易退離爲火性急驟發富貴而其退亦速蓋必然之應也他如坤龍則發達尤速於坎離

但坎離二龍主有人才而坤爲老陰必出孤寡故陽龍如坤申左衿仙人所不用也

癸龍乘坎氣而有脉坤毋妙两被而未純

癸木陽山得坎子之正氣故有脉更坐坎穴向離亦利坤亦陽山而爲太微垣所屬故不以陽而發

坤龍亢陰在申未之間少有曲折則不純矣故曰未純

蓋以陰陽老亢四墓藏金寅甲寓風飈之列巳申當二四之偏

如乾爲亢陽坤爲亢陰老陰老陽不能生物故退處而不用辰戌丑未有亢婁牛鬼四金暗殺藏焉寅甲雷神風木震威散氣況火生在寅風生于木五行惟火性酷烈木性易焚風能散氣折物也巳申當二四之偏不識其意皆以爲陽龍之穴固不如陰龍而以上十山尤不如離壬坎癸陽中四山也來生也衰絕有成胎之象而窮陽剝盡絕蹈孤虛之咎

上言四墓乾坤寅甲巳申諸山雖來乘生氣之方而入首之處又得四獸揖聚秘水合堂止而有情者亦能興發富貴然終是陽龍氣散犯孤虛之咎不惟易興易衰其不利于人丁刑禍災疾必所不免其巳龍本屬陰而比于陽山之內者以巳龍之災禍與陽山同也又曰六秀之外惟巳亥爲最則巳亦吉龍也左衿仙人更不取巳者以其興廢之不一耳非棄其才與德也與丑未二山同故下文云云

故地理家貴陰龍而取旺相雖丑未巳尤爲所棄賤陽龍而避孤虛縱寅甲申亦見棄咎

結上文地理之家貴陰龍者取旺相之氣也然氣雖旺相而德有不足亦不爲美故丑未巳雖陰山而尤爲所棄雖貴陰龍而不盡取於陰賤陽龍者以孤虛之氣也龍氣雖犯孤虛而德有可用未嘗不取如坎離二龍之發貴是也若既以陽龍而秀氣又不能純厚易興易衰且啓禍絕人則寅甲申三

龍下之發財極速丑未可取而刑禍絲丁故不取

用

用坎離而求一節之長。避丑未而廢四金之氣。

坎離二陽龍也而取用之者以坎離爲太陽太陰之地火尅水比有既濟之美下之發富貴顯達人財兩旺故亦取之若丑未雖陰山終爲暗金所傷而不用

雖云龍無吉凶之異。亦惟氣有清濁之殊。清主貴而濁主賤。理之常也陽必凶而陰必吉氣使然歟。

二十四龍吉凶之異無庸考驗惟氣有陰陽清濁之別故貴賤吉凶應之耳

是故三吉六秀。主富貴之樞機。而陰陽品配。爲作用之玄奧。

三吉古云以貪巨武爲是然九星貪巨武有天定卦取用者有長生帝旺取配者有三合取用者有坐方取用者取用無一定之見故此言三吉者非九星貪巨武之謂也况王氏[illegible]無一言及九星而此三吉者斷然不在九星上取也此蓋言玄空之

震艮三龍爲三吉耳三吉六秀等龍實鍾秀氣爲富貴之樞機而作用向指要得陰陽相和乃爲可貴如艮見丙兌見丁巽見辛之類爲陰陽相見經云陰陽相見福祿永貞陰陽相乘禍咎踵門蓋以此也

賴氏曰艮丙兌丁巽辛此卦氣五行用之以收來山之吉淨陰淨陽以收納氣之秀如巽龍而辛上有砂水秀麗則以辛收之之謂也然龍形有斜側之異水神有來去之差則納甲亦有不可盡合者要不宜拘泥於此也又有三合五行如寅午戌艮丙辛之類取一氣相見之義以明砂水生旺休廢之情收歸於龍之内然水神與砂又不能盡合乎龍家之氣生旺宜來而反去休囚宜陷而反高則又用三合五行以向上收之謂之向上五行山音五行三合之常經楊公取用以定龍穴之貴賤向上五行楊公取用以避砂水之吉凶三合之法在人宜活動而用不當偏執死法今之術家用卦氣取用者執納甲而不知變節凶殺而有所不顧用

三合取向者執三合而不變雖水神反逆而不知
避其有隨山形地勢立向則曰有真龍必有真案
真水之處但取案應門面方正而不究砂水龍向
合法與否此術師識見隘何怨哉

離趨壬癸癸向爲離

離納壬用壬向而坐丙穴此卦氣也然坐丁向癸
亦不失爲坎離相見而離山本音之氣亦癸向收
之矣癸山用午向癸配于坎坎癸同方而上納于
離亦不失爲坎離水火相射之意以離向收癸氣
而取貴也

坎得丁坤而發貴丙逢辛艮以鍾靈

坎本納癸癸與坎同方故取癸坐以收丁氣入坎
亦正配也坐坎而借配丁坤以坎水長生于坤申
方耳丙艮本同一氣生旺相關正配也辛在戌宮
三合類配亦足以鍾靈

庚宜艮震坤遇癸交

庚喜震而穴坐酉一氣也而配于艮則值其旺
坤本納乙而不作乙向者以近卯也借配於癸而
坐丁亦發大貴

艮辛亥乃丁龍之樂許丙巽癸爲玄氣之必從

丁山行龍正配在酉然酉與丁相隔四宮雖卦氣
得合而勢不可指故棄兌而趨艮者以艮亦兌之
喜也辛與亥二方以丁在未而亥爲木音兌爲巽
之所惡而借巽之辛爲配棄其所惡而從其所好
惜無不合亥龍本與未配而辰戌丑未四金之殺
皆非可交故棄未而取丙爲正巽癸爲借此三合
皆能以貴致用癸非可向坐癸向丁亦是

兌丁本爲正配見亥艮而富貴尤新

兌丁相見兌宜向丁然酉與丁相隔六宮體勢欹
斜而氣貫不順亦不爲吉借配于亥艮則富貴殊
巽從三合癸亦可但巽非兌之所喜故在神仙人
不取巽巳于兌龍犯曜氣使害之故也

震庚猶如夫婦兄辛亥而文武雙全

震與庚卦氣相見而配合向指所趨必發大貴若
辛亥則文武相承而並顯震庚主武辛亥主文章
之應亥則生文而後武辛則文武全才也

巽用辛。辛見巽。兩承妙用

巽辛相見互用作向主大貴少年科第文翰清奇何其妙也。然辛龍尤配于卯亦主先交而後武借配于亥亦主文翰官爵若巽龍見辛則大貴而借配于艮亥二方則福力便輕雖貴不顯

艮生壬。壬生丙。誠爲上吉。

然用辛庚而尤貴取丁兌而亦宜艮山納卦于丙作壬山丙向者大吉之壤極富極貴之向也然用辛向則名馳臺省用庚向則不客過人用丁向則祿與壽齊用兌向則文與福齊考皆極爲全美而艮山又不當執丙向爲定也

天市見庚。才堪文武。少男遇巽。福壽全難。

天市艮山作庚向艮本生氣貪狼之地主生而不主殺以庚向則庚爲威肥主有武略故出文武之才而富貴也艮爲少男而巽爲艮之所忌者蓋艮土陷于巽木也若用巽向雖主發富而出人無嗣獨發中房女人賢美以少女在巽中

土食甘氣之攸宜。爲陰陽之相剋。

已上所以立向並從卦氣作用然有不合乎法而不容執一取我故于各山之下。復取借配之意。亦皆與前家不育相合情性一氣而用之也。如砂水吉凶莫宜。則兼正配而用借配。方向上消息之務使龍向與砂水品定。得旺相休囚之宜。而不失于偏廢榮枯。乃爲妙用。卦氣不合。則用雙山三合五行。收本山之音。本山之音不合。則用雙山收向上之音。三合之法。五相斟酌。庶不悞人。若曰某山必得某卦氣納甲作向者。固不是也。某山龍必得某三合作向者亦不通變。必須旁搜[illegible]氣砂水相應而後議立向指以收某山之吉出某水之內方善其法並見前卷

龍或神殺之交橫不一。砂水之隱見不常。例難概乎納甲。法莫妙于變通。

真泉雖氣皆爲神殺交橫于前後左右。往往不一。砂水之去來于前後左右。隱見難[illegible]。故常顧[illegible]一向[illegible]指一差如[illegible]已稱。拘於卦氣而不知[illegible]

雙山而不知沙水之去來犯煞如此議向豈不愧人古云穿與人家尋千龍不與人間立一向蓋以向之禍人甚大世術用雙山卦氣之法少有不合則使人移山塞水以強就之不知以立向就砂水而欲改砂水就立向其至愚亦甚矣先聖曰愚而好自用災必殆夫身

賴氏曰有吉龍必有吉水相輔然而世遠年湮或爲人開鑿塡塞有不合法者若龍體眞正則又不得不開鑿剪裁以就向也亦不過是大純而小疵

者方可加此若大勢不合亦當棄之矣若其龍來眞正而入首體制或欠齊整或欠收拾則又不可不裁剪經曰龍不足當培則培虎有餘宜裁則裁是亦裁成輔相之宜也易曰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之謂也

又曰龍家入首有一定之方而穴因龍形亦有成勢或前或後或左或右不過因緩急曲直之間及雙來單來之異以爲之移就耳若立向主穴全在避煞氣之神煞與水神之去來及八方之秀氣以爲趨避耳無煞可避就卦氣而無害用三合向不傷則以三合卦氣卦氣衍字收八方之秀若有所碍則寧背秀氣而避神煞也禍去則福自生如犯神煞而貪秀水則求福未得而反致大禍況禍應速而福應遲未獲將來之福而先失已成之福破財絕人眼前之禍且不[illegible]耐安用將來之福哉世之術者戒之戒之

乃若祿馬貴人速於應驗催官生氣薦福如雷艮丙二山爲天祿山亢六秀三合當作吉穴周密

藏氣護衛秀麗發富殊貴雖是本音之所必需然艮丙二山缺陷或水祿流出反逆無情主初年未便應食天祿必先出無祿貴人而後發科第或發科第而不得食祿食祿而不顯乾巽爲天馬山六秀三合當作吉穴而巽乾二山高聳主發科第極速內爲金馬玉堂之貴外爲節使屏翰之任若二山缺陷水反背其進而爵祿不顯且爲官多謫降阻滯之失如巽爲太乙貴人亦爲天乙貴人具字二山向迎旂實拱立朝拜者發科第出貴人無[illegible]

為元山又名貢福貴人巽爲官多得催主貴人引薦。若二山缺陷雖發貴亦主後様科甲不高辛丙丁庚四山爲陽催官巽兌艮震四山爲陰催官。如巽見辛爲陽辛見巽爲陰凡巽龍結穴必得辛方山水秀麗高聳特出則發科第極速主少年登科魁元歷聚更得艮山應之元魁聯芳洩天機云催官星起須知貴自天來若辛山缺陷富而不貴雖貴亦小者耳又如辛龍入首巽方山秀發貴極顯巽山缺陷而更見祿馬崩損雖有文章五選失第

泄天機曰催官與祿馬如鼓縱文齊而福不齊凡諸六秀三吉得催官星高而見生氣方爲來相應者如生氣指艮也生氣貪狼方位主爵祿之樞機故欲其相應

懼洩天機之秘收函石屋之幽造化開通神文自見貴人祿馬催官用之以收三吉六秀之靈粹大洩天機之奥爲天下開造化樞裁成輔相之大玄術也古人懼洩天機之秘而藏之石屋之中蓋不肯輕以告人即此書名神文通機集蓋陳華山所

得而存於先師得之以自秘其書收拾于虔州之一石屋其自取陝州旋師而攜歸是書觀之真地理之奇術也因攜至於先師之意而不欲洩其機後藏之於私且取其後曰莫洩天機

平砂玉尺經卷之五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邢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　基辟

敬仙賴從謙發揮

審砂篇第五

砂明生死。脈辯陰陽。

平原之地砂頭進脈有左生右死右生左死有來生而止死有來死而止生凡龍脈之來活動曲揩爲生硬直粗逼爲死定脈取穴須棄死挨生金函經云生脈活動而棄死挨生是也地理之說皆爲陰而低爲陽覆爲陰而仰爲陽直逼爲陰而平坦爲陽惟平原之地獨陽無陰而砂水合處始見陰陽之會脈辯陰陽者以五氣定陰陽之升降左陽而右陰也陽從左而陰從右也乾坎艮震爲陽而卦例左右如子寅辰午申戌之類巽離坤兌爲陰而卦例右左如未巳卯丑亥酉之類此蓋天地自然之氣運五行之定機天氣陽而左旋地氣陰而右旋故陽龍從天氣順行爲吉陰龍從地氣逆行爲吉楊公所謂龍分兩片陰陽取者是也

賴氏曰龍自生方發源而死地入首者名生龍死穴下之必絶如亥方發足本木氣行龍至午申酉地入首結局木死于午絶于申墓于未名生龍死穴非吉地也又如亥龍氣脈趨東南巽巳入首而取穴西南東北角者亦是生龍發足而下死穴蓋亥歸東南西南東北亥氣不貫爲死絶之地此法精妙時師不知多有向死絶點指者其貧絶之禍立至龍脈之來有陰有陽陽從左轉陰從右轉避其死絶趨其旺生則龍氣清和結穴秀麗故自右而左轉入首者爲陽龍自左而右轉入首者爲陰龍陰陽二氣俱得生旺不犯死絶者吉如申卯入首者木氣也自午巽而至爲陰木自乾亥壬子癸丑而至爲陽木陰木生于午陽木生于亥俱得生氣出身若犯兌坤三方出身則龍脈發源已先絶矣縱饒到頭得局護托完固終不發福

下發城門。流神出入。

龍行水隨。故水發源之地。即龍神出身之地。或趨

來或趨西。必須詳觀其所出之方。若流神從寅艮而出。則知龍脉自坤兌而來。龍脉自坤兌而來。則知水神必從寅艮而出。以艮寅爲水口者。必兌龍成胎于正西。巽龍生息于東南。故郭氏云入山觀水口。登穴看明堂。即此意也。

龍行審來歷之由。

凡龍體到頭歸收水口之處。必考其本龍之來。要知從何發足。經歷何方。如東北到頭向艮寅之方。其龍必自兌宮出身。乃爲眞龍。自坤申而兌者亦

吉。若從壬子癸丑而來。必得坎上有乙水佐輔夾流會合于坤申。水向寅艮而去方的。又如巽巳出身。坤申水左倒。更得乙辰水佐輔夾流會合于坤申。水向寅艮而去方的。若是離宮落頭。則水必不自坤申上來矣。故龍行來歷之因。須自流神上消息之。始可以得其情也。

賴氏曰。平坡之地。千里無蓋。龍無一定之穴。而人無一定之見。假如一片方似四方八面無有收拾。似難取穴。若能審龍所來歷之因。其知灼見的若

坤申行龍出體。則知穴情龍脉趨東北。乘坤兌之氣而融結矣。巽巳行龍發源。則知穴情龍脉歸西北矣。

迎神定分合之由。

迎神者。朝會于堂局之水也。水來到堂。必有發源之處。從何方分流而來。又從何方合流而去。知流神分合之情。而龍脉結穴之眞僞自見。若水來到堂。左畔分流交行前後。而右畔不見其合兩派夾流。或橫去或直來。前無攔收。後無迎聚。其龍向

木作扎縫。砂頭不備方正端圓。未結穴也。直至水交砂會之處。龍脉始聚而融結眞穴。

是故五行品配于八方。萬象盡歸于四維。

乾坤坎離艮震巽兌八方。各分隸于五行。金木水火土正五行。則乾金坎水離火兌金巽震木坤艮土。萬世不易之定氣也。然以生旺死絕之氣定之。則木生在亥而配乾。金生在巳而配巽。水土生在申而配坤。火生在寅而配艮。甲庚丙壬麗于午卯酉。爲五行帝旺之鄉。是五行品配于八方者。蓋天

面方有收窩若坐花無砂或有沙而環廓前有應而欹斜反跳不拜堂不平正或水來斜射者甚氣透漏而不聚也

蕩如驚指出似龜頭處散漫而難認圓若金盤平如仰掌認高低而定取

平坡之龍砂頭寬大中高而四圍必低如鱉之背沙圓而四圍亂出尖角如龜之頭者氣散而不聚也此不可扞扞之禍絕圓若金盤遊幅高而中低平如仰掌中前低而後高成此形象者龍氣分明約知來歷方可下手

賴氏曰發行指砂不出脈氣散難收龜肉者指砂頭微細而氣不藏而二者皆不結穴金盤荷葉倚高中界水在中亦必有出處點穴當如仰月形看角挑收而中取之仰掌平坡必有掌窩認取窩穴而定之楊公曰荷葉須尋花平坡認掌窩正此法也

因四正四維之去來究枝分枝合之聚何

水交流于子午卯酉四正之方則寅申巳亥為實地又觀其水之出入以審何龍之結穴凡四生之地實者多自生龍發足乘旺穴水交流於寅申巳亥四維之方其子午卯酉為實地凡四正之地實者多自旺龍逆行成生穴又須以水神辨之看其水分水合枝水之出入方見若水不分枝作小分小合則氣寬而不清亦不結地

縱橫似織方知眷戀之情匯澤如湖仍辨朝宗之勢

入首結穴之處前後左右若見水三橫四直屈曲交流猶如織帛然此砂戀水水戀砂猶夫妻相見而不忍遠也衆水到堂或左或右聚匯如湖則知水交砂會矣然又要辨水神之從何方而朝會或出于大江或出于大湖辨方定位以明龍穴之美惡也

賴氏曰水來到堂有聚必有泄觀水之聚處可以見龍脉之行止水去處可以見結穴之倚着凡龍結穴必倚何水神流去一邊蓋水神合流而去之地雌雄交媾之處也故穴必倚焉

凡曲入明堂石崇富貴一派斜射伯道孤寒

秀曲則財祿聚而招朝入明堂者富貴雙全水直

如箭射至明堂不惟貧賤而且孤絕夭亡
是故流神合法者龍體方真。
此總結上文言水之去來合法則龍脉結穴方見
真正而無虛假若沙頭端正應托尊嚴左右護從
周回雖云龍脉可觀而水神去來一或不合其法
則此等總爲虛假所謂菩薩面者此也
戴九履一。而天地之中數居尊。鳳舞龍飛。而乾巽之
陰陽交泰。
一者陽之始九者陽之極五者陽之中五屬土而
于體方正居中坐下長沙爲托而通橫水四道直
水四道列砂九方得天地之正氣陽剛中正爲帝
王建極之地産明王育賢相非尋常可比之地此
蓋坎離交媾震兌合氣而成者也若亥上行龍自
天門而出踴躍如飛巽上行龍自地戶而迎揚砂
如舞亥巳交合明對有情左右送從合法則乾陽
而巽陰二氣交泰發受敷施爲明王聖帝臨民之
地聚賢才會文武此地原不易得戴九履一謂子午也。
則有三閃三峽之落。尤防左牽右掣之非。

若脉出身前無關鎖則行而不住氣隨土行砂不
轉峽則氣散而不收故真龍真地入路到頭左右
必有護送砂頭向前拱夾其中龍穿田渡水之處
不使出體露風其到頭之左右東環西抱如拜如
舞則氣蘊完固無有漏泄誠大地也中能入首或
爲長砂曲摺三里四里而來個自有關峽而氣恐
阻礙曲角後恐分畜于指處而入首之氣反輕則
結穴亦薄故曲摺之間有枝水界邏使氣從脉行
攬收到頭方真又有直砂行龍三四里五六里隨
水而出者有方砂居中三五百或七八百步成地
者龍脉之本歷同在水神之出入可考而真氣之
聚處何從而辯別必得腰股而下有微水穿破關
氣節脉使渡峽在左在右曲摺活動而來入首之
處或左右有脇水插界明白其氣方聚否則龍脉
雖來氣散而不收難以指點三里四里來龍或爲
曲摺長砂或爲冇本長砂到頭其中腰與有肘之
下若有餘砂分脊而出須要向前作本身之護從
拜跪則雖方可以東牽西掣否自分逃于本砂將

無情意者射來分洩我氣所謂邪散竄者此也

生龍發足。受犯天罡。旺處出身。休逢死絕。

寅申巳亥。為長生。辰戌丑未。為天罡。蓋天罡所臨之地。祿馬貴人不到。故生龍出身。帶辰戌丑未天罡而來者。皆不結地。如寅艮龍出脈。轉過丑上而行。是犯天罡矣。子午卯酉為帝旺。寅申巳亥為死絕。旺龍出身。轉寅申巳亥者。亦不結地。如卯木龍轉至午未申方入首。是木死在午。絕在申。而卯龍受死絕矣。此天地陰陽之妙理。五行之真機。地理家不明此道。則龍穴之生旺休囚且不知。何以驗吉凶休咎之應。

用大從小。而祥雲捧月。以小輔大。而群鴈賓鴻。

群砂俱大小者為導龍來到頭結成三四畝地面員或方而傍有大砂重重交遶節節包承如祥雲捧月之狀群砂俱小特取其大龍來入首結成一二百畝地面或員或方而傍例小砂如星如月臂有開翅如飛如舞隻隻砂頭向內有安朝揖如群鴈賓鴻之勢也

賴氏曰結穴之龍特大而衆砂特小者必得小砂之外又有大砂或長或方關攔于左右前後之外包承群砂在內則局內之水方有歸束不致散亂分流漏泄否則砂雖整齊而水神渙散洩泄堂局之氣其結穴亦不美也若中砂細小而護砂大者其水自有攔收雖本身輕微而其力又重

粗出細而細出粗。形奇鶴膝。橫取曲而曲取橫。裊若蘆花。

粗中出細細中出粗形如鶴膝三關四鎖入路而來者其氣清奇橫來曲展曲來橫展三折四裊形似蘆花入路而到者其脉活動龍體真而穴情全福力大而富貴遠矣

賴氏曰三關四鎖似斷不斷如鶴膝也三折四裊似來不來如蘆花也此言來情之妙龍脉之活氣行之清皆于此可見左衿先師獨得之妙發揚窮之所未到處

木衝天而包節。生處方成體制。

如倒地木是形長直而瘦若無包節乃為死木無

用處世必得水合襟之左右有界水插入有脫之內界出門而方成體制

火炎上而焰起。動處乃見精微。

如火星成形。頭尖脚㘅若火焰不動。名照天火。無用處也。必得尖斜所向之處界水插過一邊使尖頭歸堂方可立穴

面方正大。掛角留情。

土星方正。其情在角。界水收氣。故曰留情掛角。若吐出金唇。則生氣更完。廖公言土角流金正此謂也。

賴氏曰土爲五氣之尊。中立不倚。其正性也。傍分界水。立穴在中。通受于午卯酉四正之氣。爲坎離震兌之爲尤妙。但不宜當囟正心取穴。俗云中宮地者謬甚矣。惟帝皇之都多有如此取用者。取宅中以御天下。坐坎而離之義。開日月卯酉之門而四海文明矣。

脚開頭圓開金取穴。

金星形體脚潤頭圓須得開口取穴然要坐實若[illegible]鉗金正其氣在邊如鉗之脅應在邊也

雖四通八達之區。必有伏元歸氣之所。

此總言上文砂水雖四通八達分枝散布而去然其到頭必有收拾之處爲伏元歸氣之根也

賴氏曰龍體到頭東西前後傍分枝砂四通八達而去似難收拾至于入首之處其衆砂分出者皆要隻隻回頭顧祖或爲龍虎抱歸左右或爲案砂俯伏在前或爲攔砂回塞水口其始雖四通八達若與本方無情及至到頭結穴之處隻隻不虛收作用神乃爲伏降之氣而歸來堂局矣衆水會流到堂在前在後或左或右東穿西渡南來北去一似四通八達無所收拾然其總括去處衆水群聚合流于城門之口重砂關塞于下者見其合不見其去此亦伏元歸氣之根地有神氣而融結穴情始大

來氣短。須防腰截。進氣長。不怕直衝。

砂頭短折者坐後不得有橫水截住來脈。使氣曲折盡脈短而曲折。則氣反急疾不和。故砂短折者

怕腰截曲折也。砂頭來若有三四里或五六里長
者。中間須得曲揖轉關悖換過峽。或三五四重。如
亥氣入艮。艮氣還亥。亥龍入震。震氣還亥。則非直
衝矣。然亥龍趨艮。艮上又得支水挑激回亥。則艮
宮不至散流。各立門面。以分泄其英靈。使復還亥
而去乃妙。若艮宮無水挑激。任其自去。各立堂局。
是亥入艮就火局結穴矣。亥入卯。卯宮無水挑激
一任其自去卯上立成堂局。是亥龍入卯就旺方木
局結穴矣。若得艮入亥。亥入艮。艮又入亥。三關三

出。仍作本龍出身結地。是以亥龍入亥穴。則發福
綿遠。富貴蔓延。百子千孫。無有極也。經云龍來不
脫。來龍氣三峽三關元復元。正此理也。

是故悖換轉關。實龍行體勢之攸。而左關右界為入
首成胎之要。

賴氏曰。上二句結上文龍行體勢須要悖換之意
下二句發明入首結穴之體段。大凡砂頭到首。將
結穴之處。若頭平、氣聚。或左游而右厚。或左厚而
右薄。脉氣衝至到頭。在東在西。或左或右。而倚于

一邊。何以挽收其氣而取穴。故龍脉入首。必得支
水關界。使氣聚而不散。方成穴纏。關者關其氣。使
不走也。界者界其氣。使就局也。關水長而曲。界水
短而直。

一片蠻皮。將奚取證。雲翔霧走。何處挽收。

此言到頭立穴之處。左右無關界水。只是一片蠻
皮。無以証其氣之聚不聚。氣雖止而又無以辯其
歸向之定局也。

賴氏曰。平洋之地。與山龍之局。取氣驗穴最難。蓋

山龍落頭。有大小分水可辯。其入首之真偽。有大
小合水可考。其氣止之精。只倚字定出脉之由。毬
簷詳住結之根。蟬翼界于其傍。腮水蔭于其側。龍
蹲虎踞。案應面堂。有此取証。昭然可指。若其平砂
一片。不仰不俯。若無關界。何以取証。至如龍行體
勢。雲飛霧走。雖有關峽而前無砂頭回抱。又不得
水來交合于左右。則龍脉未見收拾之處。脉既不
收。則氣必不聚矣。

石函平砂玉尺經卷之五終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邢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靑田劉　基解
敬仙賴從謙發揮

審向篇　納水消水

山爲體。水爲用。一氣而成。用屬陽。體屬陰。動靜乃形。

五行之氣行于地中有土則有氣而山者土之脉絡也積而成山是五氣升而成體故曰山者氣之體也氣行則水隨故水必隨土而出脉從水止水從脉行故水者氣之用也土靜而不動屬陰水動而流通屬陽動爲用而靜爲體此陰陽之別體用之分于此可見

賴氏曰山爲體故地理家必先取龍體之來以觀其氣之所鍾及其到頭之處乃察其水神之出入以審其龍之所止龍脉至而水不來則有體而無用非眞龍也地理家以高爲陰低爲陽峻逼爲陰平坦爲陽覆爲陰仰爲陽有者爲陰有窩爲陽此以靜爲陰動爲陽者以水之體質情性而言也

以陰陽配龍得生旺而富貴雙全

山爲陰水爲陽以山水而定五行之氣按八方十二宮之生旺休囚則山水各有生旺之方亦各有死絕之處合生旺者吉合死絕者凶如亥方爲木長生之地震宮。甲卯乙行龍生於亥旺於卯死於午絕於申如寅方爲火長生之地離宮。丙午丁行龍生于寅旺于午死于酉絕于亥如巳方爲金長生之地兌宮。庚酉辛行龍生于巳旺于酉死于子絕于寅如申方爲水土長生之地坎宮。壬子癸行龍生于申旺于子死于卯絕于巳各得生旺之氣者富貴悠久否然之處爲死絕之氣者敗絕又何疑焉

賴氏曰山水本無生旺休囚因觀龍體出身之所及入首之方而以五氣各從長生位上數之。則始見有生方旺方死方。以到頭或生來入旺旺從趨生者吉。無不利然又當觀其坐穴立向之法何如水是生旺山龍水神而收歸死絕之方雖爲旺方主方出卑到頭亦不爲吉此理玄而又玄。惟習陽

術之[illegible]而有裨先師發之眞爲後世開蒙也其功亦大矣哉。

體用一原。遂三合而英靈純粹。

山水本同一原。俱要得生旺之氣。而欲收其氣於坐向之下。則以三合之法詳之。其木龍則以乾甲丁。亥卯未。火龍以艮丙辛。寅午戌。水土龍以坤壬乙。申子辰。金龍以巽庚癸。巳酉丑。如山水出身從亥上來坐癸丑。向丁未。則是收木氣于亥。甲卯出身。坐癸丑。向丁未。則是收木氣于卯。從寅上來坐乙辰向辛戌則是收火氣于寅丙午出身坐乙辰向辛戌則是收火氣于午從巳上來坐丁未向癸丑則是收金氣于巳庚酉出身坐丁未向癸丑則是收金氣于酉從申上來坐辛戌向乙辰則是收水氣于申壬子出身坐辛戌向乙辰則是收水氣于子各得生旺之位而不入死絕之方其英靈秀氣豈不純粹楊公云三合聯珠貴無價者此法也

賴氏曰乾甲丁巽庚癸丙辛坤壬乙收陽山[illegible]也。天氣也。[illegible]辰收陰山行龍從地氣也地屬陰龍脈清而三方砂水貴則收龍脈于地支水神出入合格而龍脈不清與三方砂無貴只收水神于天干收龍合局者主旺人丁收水合局者主旺財祿龍與水皆合局而收歸坐向之下則用天干兼地支與坐與向水神清而龍氣雜則用天干多地支少水欠清而龍氣真則用地支多而天干少此古人用向取坐之玄奧而非時師之所可傳者須用此法無不應驗也

然龍穴之于砂從水。猶女人之于從夫。

龍穴本無吉凶而惟以水為吉凶水之去來合法則砂之吉凶方見若水神出入不合法其砂雖如旂旗等形花朵之巧亦不[illegible]猶女人本無貴賤而其貴其賤惟視夫之貴賤以為貴賤未有夫貴而妻不貴者故擇地以認水為要用也蓋砂有吉凶者非以氣言以形言也如圓正端方曲抱活動為吉尖斜破碎敲側走竄為凶回抱之玄邏造四聯為吉箭割穿財斜飛傾跌為凶此皆指山水

之砂沙以爲吉凶者君以氣而論之何不美惡哉惟得其生旺則吉休囚則凶耳左袊先師常言砂無吉凶視水爲吉凶以予論之水亦無吉凶以向爲吉凶蓋砂之吉凶從水而水之吉凶從向則向實五行生旺死絕之主也若一不合則砂頭水神皆入休囚死絕而無用矣

故砂雖吉而水凶從生百惡穴雖凶而水吉尚集嘉祥

水神出入一不合法則砂雖純粹溫良亦不能生吉而反招百禍其凶咎之應惟于水神上致之而砂之美無驗也故穴雖不得砂而水或得乘生旺之氣則立宅安墳尚能召吉生祥旺人丁發財祿楊公能救人貧賤者皆常與人別尋善地以救人之貧賤經云有絕水無絕地無絕穴有絕向正以此也

賴公曰楊筠松之術隨地立向不分砂水之善惡堂局之偏正而惟取其于八方生旺休囚之氣有何可收則收之有水可取則取之使得乘于生旺

卷之六　七十

之鄉而已如白龍潭引記未嘗易地而處水法一移而福禍頓異其玄妙有如此者

欲觀坐穴之吉凶須看水神之出入

穴無吉凶以水神之出入爲吉凶如亥卯行龍木氣入穴水自西北東北從亥乾艮寅甲卯而來往巽離坤申而去則氣隨水行而木龍之氣方滿故亥卯入局之穴必發富貴旺人丁若亥卯行龍木氣入局各各如法而水神之出入反從東北而去則官旺之氣不聚從亥乾而去則長生之氣分泄矣如艮丙行龍火氣入穴水自東北東南從寅甲巽巳丙午而來往坤辛乾亥而出則氣隨火行而火龍之氣方滿故艮丙入局之穴必發富貴旺人丁若艮丙行龍火氣入局各各如法而水神之出反從東南而去則官旺之氣不聚從艮寅而去則長生之氣流泄矣如巳酉行龍金氣入穴水自東南西南從巽巳坤申庚酉而來往坎癸艮寅而出則氣隨金行而金龍之氣方滿故巳酉入局之穴必發富貴旺人丁若巳酉行龍金氣入局各各

卷之六　七十一

如法而水神之出又從西南而去則官旺之氣[illegible]聚從東南而去則長生之氣破泄矣如申子行龍水氣入穴水自西南西北從坤申亥壬而來往[illegible]巽而出則是氣隨水行而水龍之氣方滿故申子入局之穴亦能發福若申子行龍水清入局如法而水神之出又從西北而去則官旺之氣流散從西南而去則長生之氣泄也龍雖真正不生百福而發禍立應此可見龍穴之吉凶在水水之吉凶又在向主之出青囊經云木氣行龍水口宜向西南而去火氣行龍水口宜向西北而去金氣行龍水口宜向東北而去水氣行龍水口宜向東南而去楊公云生旺之位水宜來死絕位上水宜去大抵以水爲主以向爲導切忌死絕休囚之水照穴也

來吉去凶誰識避凶之法來凶去吉誰知趨吉之方

水來水去關係龍穴之吉凶最切若來從生位而出自旺方或來從旺位而出自生方皆爲來吉去凶或有來從衰病死絕而出自[illegible]胎死而出自絕地皆爲來凶去吉[illegible]可趨

一訣千金入神精義

言趨吉避凶之訣點穴定向納水神妙玄微只在這關竅中非可輕以語人然時師俗術豈得而易知者哉

是故貪劉棄官化官爲鬼

旺官砂水本爲龍穴之官祿能以向收歸于本龍之局內則其發財發福士大夫進職加官庶人興

家育秀必然之應也若貪堂局端正朝對聳齊立向一失此法反將旺方砂水撥出死絕之地則本龍之官貴化爲鬼煞以致退財殺人不可勝言矣故曰論形局者假也論生旺者真也

賴公曰砂水之落方位未常改移而立向一失其法遂致吉凶相反有如此者然龍穴砂水本無吉凶悔吝禍咎之生向主之也向可改吉則以向趨之可避凶則以向避之如寅卯乙位秀峰尖銳出水溶趨及巳午丙方巒頭入形大水洋朝皆宜

申行龍則寅卯秀峰病死地也巳午山水絕胎之氣也立巽巳庚酉立向則其禍斷不旋踵若從午上立向則寅卯之山反爲火之長生而巳午之水乃火之臨官帝旺之水矣豈不爲福

迎神背煞化煞生權

如甲卯乙乾木氣行龍丁未方水來入明堂或坤申庚酉丙午水合流入局從左側流出寅卯生旺方去是木龍之水來去皆凶出入失度左右前後滿局帶煞從亥局立向若對甲卯乙未人財敗絕

立向若對壬子乙辰大損財祿立向若對艮寅丙午辛戌則納入丁若從巽巳庚酉或癸丑金氣作向則坤申庚酉明水反爲官旺進神而亥卯木氣之煞反爲迎神旺方去水反爲進神而亥氣木龍之煞皆進神至矣煞化生權人丁財帛兩不損傷但從金氣立向則亥卯龍氣雖受病亦無大害猶能小發而人丁尚得生息也如巽巳庚酉金氣行龍而巽巳坤申庚酉水側作坤申丁未立向乃退神入局亦絕嗣也若遷巽巳庚酉或癸丑向反得生旺到堂流歸艮寅癸丑方去大發人丁官爵

賴公曰水之來去無有定方而水之吉凶亦無定位非謂必係某方來去乃爲吉某方來去乃爲凶只以行龍入首得何五行而生旺死絕屬于何方乃以水神出入落何方位因而吉凶悔吝所由動也然其趨吉避凶之法不須易地改穴而即于本龍穴上立向收來水于生旺之方撥去水于休囚之位便爲迎神背煞其法其理至精至妙能朝貧暮富之術此篤松之所深秘而不傳者也

神存鬼沒而富貴速如轉圜

砂水者有跡而易見其生旺死絕各有方位立向出煞人所易知至於五行之氣流于地中順而出也有神在焉逆而入也有鬼在焉默寓于八方變化不測微妙難見作用者不惟因砂向之吉凶而立向以爲趨避之法至于五氣生旺之神剋泄之鬼隱于二十四山分金之內及六十龍分金之中其生旺剋泄尤所當察神欲其存鬼欲其沒保和元氣不伐天情則鬼福自至而富貴及人矣

賴氏曰假如木龍入首坐癸甲艮收木氣入穴是以木龍用木穴向未爲財帛申巳巽爲印綬皆爲留神去鬼若坐向卯坤午方則金氣剋木爲鬼丙丁乙酉火泄木氣或剋或泄皆爲鬼煞鬼旺神休有禍無福神旺鬼沒富貴立至以六十龍坐下納音神煞亦宜忌之此玄空五行坐向之用也

暗煞逼身。而貧賤易如反掌。

水神來去不合生旺休囚之位者明煞也至旺方水來雖爲吉神亦有暗煞存乎其中即經云旺方帶煞流來者此也如木氣入震方皆帶煞至也休囚位方去水雖云出煞然亦有暗殺隱于水口所謂休囚出殺不盡者此也如木氣水出于坤是水出殺在也至于六十分金納音暗殺亦然尤宜忌之分金之法出分金叢珠內

賴公曰此玄空五行之法即楊公十四退神之訣六十分金即是純暗金神殺之術此殺最關利害所貴地師既明龍穴之美惡尤當求作用之玄機能識成形雖有美惡而無吉凶至于吉凶之應精

神氣會成之也正猶人之形貌有美惡而無貴賤至于貴賤之應骨格神氣爲之也神氣清而骨格奇則雖形貌未必盡美而富貴利達功名事業亦有見于當時傳于後世者矣若夫龍穴之精神不特在乎砂之護衛流神之出入來脉之清奇而已裁收生旺之氣召攝天地之靈收四吉之山發三奇之水察生成之玄微審五運之妙應接天星招卦氣使其精神會合于穴內而英靈聚結和蔭枯骨則鬼福自然以蔭所生之子孫矣一失其法百凶並至雖得龍穴之美亦不爲福故曰作用之不善反爲真龍之咎又云年月之不善反爲吉地之殃此方向出煞收山召氣玄機妙用尤所當求

晉藏神合煞之微。察休囚旺相之氣。

收五行精靈之氣歸藏于穴中不犯剋泄以傷其和召金水日月之英華使照臨于穴上天將護其外三奇孕其胎則精蘊而不散矣布于二十四山者爲明煞隱于六十分金三百六十五度之中者爲暗殺見于砂水之來去爲[illegible]殺臨于年月日時

者爲星殺然二十四山及六甲分金三百六十五度內以至于砂水之中者以向上消息之使合法度而不致傷制本氣之真若年月日時之中有星殺表星煞則以年月日時剋擇之鬪求合法度而巳生旺之氣行于一十二方即長生帝旺之位運于年月日時者即五運六氣之順布以向上審五氣之生旺以年月審氣運之流行俾收生氣于穴中而忌犯于休囚剋泄斯爲作用之善此郭氏所謂葬乘生氣之法也

賴公曰神冝藏而煞不冝合左衿仙師曰合煞者以三合制之也如木氣見殺以丁制之金龍見殺以癸合之水土氣見殺以乙制之火氣見殺以辛制之故曰合殺予在撫都得抄本玉尺經題曰石函玉尺經篇曰裁神闘殺辨伯溫先生爺乃本經正文也今得伯溫先生解註金帙曰合殺意者古先人相傳之訛因闘不可曉而訛改爲合字或者意會其爲闘闘之闘聲同而誤寫之也故伯溫因而從其誤以訛傳訛耳

秀水特朝取貴當趨而趨也

艮丙兌丁巽辛爲六秀水若從當揖特達朝會局內于本龍雖不合生旺而他方無好水可收只將六秀之水收歸局內或合長生或臨官或帝旺冠帶養方皆可若生旺方原有水來雖不在六秀位只收本不之水爲上吉不必勉強牽合六秀歸堂合得六秀則反失却本方生旺之水撥歸死絕之處不惟不得六秀之吉而反受生旺死絕之禍矣廖金精曰羿得辰兒失却李盖得一失一之喻也故左衿先師曰當趨而趨言當審其輕重得失而爲之酙酌耳不特水爲然至於砂亦冝合法

休囚反逆生災冝避而避焉

如坤壬乙申子辰水土龍入首水冝向東南就休因方去或反流逆衝到堂擊散生旺則水土龍不能融合若作穴而葬之立至生禍立向取裁當避其反逆之惡可作艮寅丙午辛戌向則用火局受之又可作乾亥甲卯丁未向則用木局納之亦可作巽巳庚酉癸丑向則用金局就之盖火局收束

南之水於官旺方亦能興發財祿官爵木局收東
南之水于衰病方亦能輕發財祿而不至于退敗
金局收東南之水于長生方亦能發旺人丁而不
至于少亡孤寡絕滅宗祧
賴公曰休囚與帝旺二方山水俱來到堂法難處
裁理宜以生方作衰方生方與衰方山水俱來到
堂法難消息權宜以旺方作衰方以旺方作衰方
則衰方以爲旺方矣以生方作衰方則衰方以爲
生方矣且如火局戌亥休囚與午丁旺方俱來穴

難裁處立向須坤壬乙申子辰水局則戌乾乃爲
官祿水也午丁乃爲胎養水也是以生方作衰方
之法且如金局巽巳生方與辛戌衰方俱來點穴
亦難法宜縮退數步收庚酉旺氣於辛戌之位則
辛戌衰方已爲旺方矣然裁收生旺之氣亦在上
前落後挨左挨右之妙此轉移禍福之玄機乃筠
松救人之微術也時師不知妄論砂水豈不悞哉
倘破生方向少亡而[illegible]絕。術傷旺位。針一轉以從衰。
此四句即上文趨避之法轉移禍福之玄機左衿

先師發揚筠松之旨意以爲後世學術之鑑也
可合雙山作用法聯珠之妙。
雙山者一十二宮每宮二位共二十四位八干四
維十二支各以類合如母子公孫骨肉一家之情
以甲配卯從木氣也以艮配寅從火氣也以亥卯
未類者合氣也亥卯未聯以乾甲丁如珠之聯而
三合收之情交意合而生旺休囚之方位與氣化
無間矣此九天玄女立法之本意景純詳註于前
筠松發明于後地理家切要之玄機萬物之根本

也楊筠松作聯珠經開明雙山五行之妙以爲收
山出殺之樞機其至神至妙者歟
宜從卦例推求。尊納甲之宗。
九天玄女以卦氣從八卦納入于十干之中以乾
納甲坤納乙離納壬坎納癸艮納丙巽納辛震納
庚兌納丁是猶夫妻相見情交意契不相違背者
也斉法用之以立向若乾龍到頭作甲向艮龍到
頭作丙向者一氣相合吉慶乃生用之以收山艮
宮水吉以丙收之乾宮水吉以甲收之則乾艮之

水乃爲我用神而吉慶自生否則艮乾之水雖吉
而收犂不歸則猶如路人與我無相親愛欲其從
我爲福豈不難哉至如乾甲丁巽庚癸坤壬乙艮
丙辛卦例三合法用納甲而推立向納水甚得其
法又如乙辛丁癸即辰戌丑未四墓天干也四墓
方水宜去龍穴局面人見向對去水有所嫌忌殊
不知乙辛丁癸四向要對去水左右自然有生旺
水來受氣此乃出煞乘生之玄妙凡俗可知乎

八殺黃泉。雖云惡曜。若在生方。例難同斷。

黃泉八殺水如庚丁忌坤乙丙防巽甲癸怕艮辛
壬忌乾又丁向坤庚巽嫌乙丙又云乙丙黃泉巽
莫逃之類此等水若得在生旺方來絕胎方去雖
是八殺亦不爲害不可泥於黃泉而反失於生旺
係因五行之正氣也

生穴水城倒左。向雖死而無妨。

乾亥坤申艮寅巽巳龍穴乃五行四長生之位水
宜對面趨朝倒右而去今反倒左是死絕水來入
局出臨方矣欲出左倒水煞宜坐生朝死即前謂
謂之說如水土龍立火向金龍立木向木龍立金
向火龍立水向此爲變局納水之良法也乃天地
之真機弗容易言

旺龍左水右歸。向就養方何害。

壬子丙午甲卯庚酉來龍爲五行四帝旺之位水
宜倒左今反倒右是死絕水來入局出生方矣欲
出倒右水殺向宜坐衰朝養如水龍立木向木龍
立火向火龍立金向金龍立水向實鬼神之精蘊
豈可浪泄即前避凶之法其倒左倒右即登穴見

水如人左右手臂從流上也

是故認水立軌。有彼吉此凶之應。而收山出殺。有朝
貧慕富之殊。

察認水神之出入以立向苟得其法則反凶爲吉
一失其局則化吉爲凶是知水神之出入本無吉
凶一定之應而禍福之相馳係于朝向得失有如
此然則作用之間其可苟耶

賴氏曰吉凶之應係于立向之得失者益以砂水
把[illegible]凶以向爲吉凶向無吉凶以[illegible][illegible]死絕爲吉

凶氣至而伸爲神氣反而歸爲鬼生旺之氣神氣也死絶之氣鬼氣也神屬陽鬼屬陰陽氣進而生長陰氣反而收藏故發育萬物者神氣也肅殺萬物者鬼氣也鬼神之氣流行于土脉之内充周于天地之間運行不窮爲春爲夏爲秋爲冬化育萬物者是氣也則夫生旺死絶之氣是即陰陽鬼神之運而爲吉凶之主者也故神氣爲吉而以長養鬼氣爲凶而以收藏此天地自然之運爲陰陽一定之玄機也是故氣至而伸爲生爲旺而其方位

之上宜高而來氣反而歸爲休爲囚而其方位之上宜低而去高而來者爲神從氣至而伸也低而去者爲鬼從氣反而歸也以神感神則吉吉以神生以鬼攝鬼則凶凶以鬼致收鬼氣入神方收神氣入鬼方神鬼異情陰陽反常以收藏爲長生以春夏爲秋冬天地變而萬物滅矣其爲凶也亦天地陰陽自然之應而豈強于人爲者哉故楊氏曰生旺宜來死絶宜去又云生方高聳旺人丁旺位起峰官禄至其深知鬼神之情狀陰陽之妙用者歟

四生三合是天機。

甲寅巳丙庚申亥壬此四方乃五行長生之位應天市紫微少微太微四垣之貴若得此四極水神或一特朝雖非生旺亦能致科名官禄又不在死絶休囚之論三合作法到首定龍立穴定向得向專觀水口龍向要三合生旺而至金木水火各成一氣水口要三合庫墓絶胎而去此乃得天機奪造化之真訣而不可輕露也

雙山五行全秘訣

假如寅艮行龍作丙辛二向艮寅長生之水巽巳丙午臨官帝旺之水會朝到堂流歸戌乾亥壬而去此得火局之全美也又如乾亥行龍作丁卯二向有乾亥長生之水艮寅甲卯之水併入于堂流歸西南丁未坤申而去此得木局之全美也如巽巳行龍作庚酉癸向有巽巳庚酉水來流入艮寅而去得金局之全美也如坤申行龍作壬子乙向有坤甲壬子水來流巽巳而去此得水局之全美

也福祿均齊而公位不至偏枯全氣之地也又辰
戌亥係三吉之位也若此三方有一山水特朝並
與六秀相同有吉無凶亦非五行休囚所限也

石函平砂玉尺經全書後集卷之一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邢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　基解

敬儒賴從謙發揮

造微賦

太極分而兩儀與。二氣布而順逆行。

混沌之初。太極之氣未分。及輕清之氣開于子。而上浮者為天。重濁之氣闢于丑。而下凝者為地。其日月星辰懸象于天者。即其清氣精而明者也。山川江河列形于地者。即其濁氣凝而通者也。天象屬陽。地道屬陰。陰陽既分。五行兆位。陽氣左旋。春行于東。夏行于南。秋行于西。冬行于北。五氣順流。四時序而萬化生者。皆是氣也。陰氣右旋。夏行于南。春行于東。冬行于北。秋行于西。五氣逆流。時序正而品彙亨者。皆是物也。然陽氣長故進而左。陰氣消故退而右。陽長則陰消。陰長則陽消。進退消長。化育之機也。而一順一逆。亦其自然之運焉耳。故陽生于冬至甲子時之半。而左行。陰生于夏至

甲子時之半而右行。陰陽相衲。左右相盪。此之謂化機。知化機之理。則知山川列形。要非偶然示人以象矣。故法象莫大乎天地。

左陽右陰。龍行兩路。而陽順陰逆。總本一原。

形之麗于地者。非偶然之物。要亦陰陽二氣為之也。故土因氣形。陽氣左旋。則脈從而左轉。陰氣右旋。則脈從而右轉。故其地勢自右轉左入局者。為陽龍。從左轉右入局者。為陰龍。分陰陽而兩路。而順行逆行。其地氣自然之運也。

陰用陽朝。陽用陰應。相見協室家之義。陽以蓄陰。陰以含陽。雌雄慶交媾之情。

氣者。水之母。氣行則水隨。水止則氣止。子母同情。水氣交逐。猶影之隨形也。蓋氣一也。溢于地外而有迹為水。行于地中而無形者為氣。水其表也。氣其裏也。表裏同運。內外同流。此造化必然之妙運。故欲知地中之氣。逝東趨西。即其水之來去。亦可以默知之矣。故曰若覩氣機之運。都觀諸水。川上之嘆。亦可以擬宣尼見道之深。蓋龍行必有水

[illegible]止。氣必在水界。輔龍行者。固在于水。故察其水之所來。足以知龍氣發源之始。止龍氣都亦本于水。故察其水之所交。足以知龍氣融聚之處。經曰界水則止。又曰外氣橫行。內氣止生。誠哉言歟。然天地之氣。陰與陽而已。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陰陽互藏其宅。動靜互為其根。陰陽相衲。萬物化醇。郭子有云。獨陽不生。獨陰不長。由是觀之。則知冲陰和陽。而後可以成化機也。故陰龍必得陽水來會。陽龍必得陰水來交。外氣與內氣相會。二

氣盪而成物。猶夫婦媾而生育也。陽為雄。陰為雌。陽龍左行。而陰水右來。到堂合襟。為陰以含陽。陰龍右行。而陽水左來。到堂合衿。為陽以蓄陰。即雌雄相會。牝牡交媾之情也。陰陽相見。福祿永禎。冲陽和陰。萬物化生。此天地自然之化機。合而言之。即統体一太極之妙用。分而言之。隨物付物。又各具一太極之玄奧也。知太極之理。可與語化機之妙。知化機之妙。可與語形法之學矣。

故陰交于陽。陽下濟而施生。陽交于陰。陰仰承而含

受

一曰龍脉之來土隨氣形氣雖流行而不可禦然其土脉之來止一定而難移故龍形則靜而守位若夫水則動而無常或東或西無一定之性雖氣行水來固有自然之勢然氣不能自止必得水交而後止故陽龍入首而陰水來會陰龍入首而陽水來會是之謂陰陽交媾言陰交于陽陽交于陰者皆以水言也經有云形止氣蓄氣之流行無往不到何以能蓄蓋以局前之形能止龍氣如界水三

又是也故楊公所以曰水對三叉細認宗也經又云外氣横行內氣止生內水隨土土因氣形而脉止氣聚者蓋以横行于前足以止內氣也至於山龍得龍虎應揖横行于前亦為形止氣蓄而內氣所由以止生者此也由是觀之則楊公所謂陰交陽交以從水神立意何也氣隨土形形則靜而有常水則動而能運靜則守位動則流通依水求于龍而龍不能進交于水勢也故龍不可求而水可裁

陰交于陽陽下流而施生者陽在下而陰在上陽氣下流而交陰以施生也陽交于陰陰仰承而翕受者陽在上而陰在下陽氣下降而乘陰以翕受也陽施陰受胎息始成造化育之妙氣機之然之理也

天根呈象妙之門月窟啓玄機之戶

天根者陽氣所從出之門即施生之竅猶男子之牡月窟者陰氣所發育之施即翕受之戶猶女子之牝牝牡相對玄竅相通男女交媾而生息自滋

矣如下文所云

乙丙交而趨戌辛壬會而聚辰斗牛即丑納丁庚之氣金羊即未收癸甲之靈

乙用丙交者丙火生于寅沐浴卯冠帶辰臨官巳帝旺午衰于未病于申死于酉墓于戌是戌者丙之墓即楊公所謂天根陰亥水之月窟也丙用乙交者乙木生于午沐浴巳冠帶辰帝旺卯臨官寅衰于丑病于子死于亥墓于未是戌者乙之墓陰木龍之月窟陽艮木之天根也丙乙相見玄竅相

通為雌雄交媾者此也震离二龍同局至於辛配
壬者巽兌之陰局也壬配辛者申子之陽局也四
龍水法皆在辰上出路故耳庚配丁巽兌之陽局
也丁配庚者寅午之陰局也以四龍水法皆在于
丑上出路故耳癸配甲申子之陰局也甲配癸亥
卯之陽局也以四龍水法皆在于未上出路故耳
行龍布氣並倣甲乙交配法例其圖式並見後
故有乙辛丁癸之婦宜配甲庚丙壬之夫夫夫婦婦
雌雄牝牡

乙辛丁癸陰也甲庚丙壬陽也陽用陰應陰用陽
朝故乙得丙丁得庚辛得壬癸得甲為陰用陽朝
丙得乙庚得丁壬得辛甲得癸為陽用陰應陰陽
相見猶夫婦之義雌雄牝牡義見上文
若陰遇陽而非其類號曰陽差陽見陰而失其偶名
為陰錯
如乙亥龍用丙氣相合乃為陰陽正配而戌上出
水得相見之義若辰與丑上出水是見戊壬水口
而非其偶為之陽差陽差則傷男丙[illegible]龍用乙氣
來合乃為陰陽正配而戌上出水為陰陽相見之
義若辰與丑上出水是見丁壬水口而失其類為
之陰錯陰錯則傷婦
妻猶路遇終須合而不諧眷屬一家縱輕微而有用
如丙乙相見為夫妻同情眷屬一家雖來去輕微
猶為有用富貴福澤亦能及其所生若丙不逢乙
而遇丁癸在未水口出路者是夫遇妻於路乙不
逢丙而逢甲庚壬水口出路者是妻遇夫於路雖
砂明水秀終為強合無情其發福亦不甚厚蓋以

玄户不通也銅山西崩靈鍾東應又云鶴鳴在陰
其子和之以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耳先賢曰氣
和則形和形和則氣和形氣俱和物乃化生故陰
陽和則萬物生夫婦和則男女育又若丙配乙於
中途乙配丙于半途如丙生于寅而水却不自寅
來却于辰巳方來至于水口却在戌上出水是玄
竅相通而來水只在中途中見也此本為正配但
發福遲緩更主老年科第凡百俱淺正老夫少妻
生子之應不旺人丁長房不利特於中小房財祿

又有水從他處橫過伏堂而出亦為路遇此尤不合局不發福祉雖發亦輕可認水立向皆于向上消息則客水登堂亦能致吉

三女同居純陰不長兩男並處獨陽不生

如乙亥龍得卯木水來及子午水來到堂右轉倒左是亦陰遇陰為二女同居純陰不長蓋水與龍一路來故也若將左水右倒會陰水而行不妨丙寅龍得壬庚甲水左行倒右而去是以陽遇陽為兩男並處獨陽不生若得右水倒左會陰水而出不妨

陰與陽而過交亢則為害陽遇陰而不及廢則無功

如乙亥龍與丙火交當自寅巳上水來右倒至戌字上出水却不于戌上出直流至乾亥字上出此名為過交而亢反能彫損人丁冲散生氣故也更主非橫官災孤絕出入剛惡立巳過高滅視人物違理敗家又如丙寅龍與乙木交當在艮丙上來右倒自戌上出方合却未到戌上便從乾亥出為不及而廢主出人懦怯無謀貧弱無加多學少成有始無終克妻喪子晚年喪敗雖砂水或吉係不久為官則謫降不一天機決云水交不及揔回三十二云殃亦出夭壽也

化育本于龍家盛衰係于形應

夫天地一男女也男女一天地也觀男女可以知天地矣乾陽耑生物之機而坤陰成生物之能猶男女合而二氣感而孕育故土龍雖能生物富貴利達于茲焉出然不得形應以觸則化機亦幾乎息矣故陽用陰應陰用陽朝形以氣觸則因以生氣感而應禍福以及由是論之則生富貴旺人丁

皆在于水神交會合法而後應也主貧賤受孤窮亦惟水神來去失度使然也故氣化之聚不聚或盛或衰係于水而已龍陽而水陰或龍陰而水陽陰陽交構則氣感而應禍福始生舊本劉伯溫先生註云化育雖本于陰陽龍氣而所以發富貴貧賤則又係于形應形應感觸物隨而始蓋言龍氣凝結而不得穴則形與氣不應而衰穴乘生氣則形與氣應而盛此以乘氣主穴立法也陰陽交媾

而不得向。則向與氣不應。而衰向乘堂氣。則向與氣應而盛。此又以乘氣立向而言也。

是故左行從亥子而進。右行從子亥而旋。

此言佈氣、以察盛衰立向、以求生旺之法。向指一明。則水神之生旺死、則燎然在目。故陽從左旋。自亥子丑而行。陰從右旋。自子亥戌而進。各因陰陽朝應。以為順逆之法。正所謂二十四山分順逆。認取陰陽祖與宗。陽從左邊團團轉。陰從右路轉相通、

生旺互用。玄竅相通。

如乙丙相見。乙木生午。旺寅。丙火生寅。旺午。乙木所生之地。即丙火帝旺之方。乙木帝旺之方。即丙火所生之地。乙與丙交。故曰生旺互用。丙墓在戌乙墓同之。故為玄竅、相通。蓋以丙乙皆以戌上為水口也。楊公塟白龍灘乙亥龍壬穴。乙生氣在午。乙用丙向。生氣在寅。戌上出水。此正生旺互用。玄竅相通。故發大富貴。作丙向收酉、甲水歸戌也。

惟偶成于契合。勿樂交于兄妹、

乙丙丁庚癸甲辛壬。皆契合而偶成者。若乙亥見甲水、辛酉見庚水。癸龍見壬水。丁龍見丙水。則乙甲辛庚壬癸丁丙皆為兄妹同氣、豈其所宜交乎雖乙見甲為陰遇陽。而總為不樂

是故周公制禮明家室。所以別男女娶異姓。所以辨夫妻。

此言周公制禮。男女相配。俾有家室。異姓相合。俾明嫌疑。禮不娶同姓者。所以辨族也。聖人心通乎天道。德明乎地紀。法天之經。則地之紀、以立人極

要亦理氣自然之運也。

此蓋天經地懿之常。要亦理氣自然之運。

此言聖人別男女。辨夫婦。若法天經地懿之常道以立人紀。合理氣自然之運。要非強人情違天地之道、而為之制也。即聖人制禮、以合男女。定陰陽不外乎天經地懿之常。則知地理取陰陽相見。牝牡交媾。各有正配而不可亂。者乃天地自然之氣化育萬物之真機也。

乃若天關。關財祿之源。地軸。濟化生之實。

水神發源之處名天關水神流出之處爲地軸天關主財祿地軸管人丁來水深長則財德悠遠出水合法則人丁繁息以玄竅爲化生之牝户故也

法顯玄空神功莫測

以水龍相穴得陰陽相見之義而生旺到堂則生水發入旺水發祿亦所必然者或有陰陽背馳而向指難收財祿人丁若有所虧則又立玄空五行之法取八水四金四火四木四土布列二十四山之中用以消息乎水路取生我剋我爲吉生出剋

出爲凶來水合法必發財祿去水合度必旺人丁吉以吉應凶以凶應神功莫測者也

五行實無係于龍家禍福須取明于水路

玄空五行與龍家本音之義實無干係且本山五行以甲乙巽寅卯屬木丙丁巳午屬火庚辛乾申屬金壬癸亥子屬水坤艮辰戌丑未屬土之類而一玄空之氣則又以乙木酉金爲火巽木申金爲水訣曰丙丁乙酉原屬火乾坤卯午金同坐亥癸甲艮是木神戌庚丑未還屬土子寅辰巽水爲名辛巳壬申同水府取用坐穴坐向與水口來去之地是何守得何五行以求生剋也

顧我復我爲官爲父

剋我爲官生我爲父凡五行之氣取相生忌相剋此反取剋入者蓋以水神之來彼來交我情自趨之故生我剋我者情自彼入也水神出去情不欲絕故生我剋我亦情自彼入也若土龍体靜而專惟靜而專故常守位生出剋出則動矣水龍動而直惟動而直故常運化剋入生入而化工自成矣

穴依龍若道也無爲恭己南面而出令者也向依水臣道也行君之令而施化者也君則逸而有成臣則勞而成功此亦天地自然之運耳如此則生入剋入之義明矣

予之奪之彼無心而局濟生入剋入情既去而復留

水神流出勢不可回我雖生之不以爲德我雖剋之不以爲怨所謂彼無心而局濟然水神流出勢雖不可回而其情則不可失我固不能爲彼若何而彼之情能不忘乎我勢欲去而生我剋我亦能

為我作福矣。來既施恩。去猶貢福。豈不為吉。張古松論玄空之法有曰情自我出、泄龍氣也。情自彼來、益龍氣也。此四句正指生入尅入而言。雖曰尅出。亦情自己出耳。雖曰尅入。亦情自外入也。

相天地。贊化育。無非此道。同造化。改天命。術何妙焉。形法之術。沖陽和陰。觀形審氣。辨方察音。故裁天經以立人紀。明尊卑。定上下。隨天時。順人事。建邦國。治百姓。輔相天地之宜。參贊化育之不及。使天地位于上下。而萬物育于兩間者。亦不過此道焉。

已矣。尤于葬者。乘氣立穴。收生氣。葬死骨。召鬼福以及其所生。使鬼神不得以司吉凶之柄。造化不得以宰生物之權。回天命而改造化。其術亦妙矣哉。

至道精微。惟聖人然後能及此。非睿智其孰能知之。地理之學。本于太極之理。河圖以呈其源。洛書以發其微。秉陰陽五行之氣。而順天地自然之運。反氣以入骨。其道至精至妙。惟聖人與天地合其德。與鬼神合其吉凶。夫然後能與人穴之以乘氣。回天命。改造化。若非睿智聰明之聖人。其孰能知此道之妙哉。道且不能知。況又能穴之以乘氣召鬼福以及其所生乎。

吉地每留于積德善地。罔授於邪滛昇之匪人。天神共怒。

葬法有回天改命之功。能召鬼福以及人。如此。故吉地當留于積德之家。而善地不可授于為惡之徒。蓋福善禍滛。是乃天道。順天之道。以造福。則天必應之。若授之于邪滛之輩。則天固禍之。而人固

福之。是違天道而倖福矣。天地鬼神。其肯容邪天不罪為惡之人。而罪法象家矣。

某雖不敏。幸淑師傳。戒言在邇。焉敢忽諸。

新刻平砂玉尺經全書後集卷之一　終

石函平砂玉尺經全書後集卷之二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邢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　基解

敬儒賴從謙發揮

天機賦

嘗考尋龍之法首看龍之盛衰次觀向水之凶吉審召瑞邀祥之妙察陰陽朝應之情

龍運以五行搭配于二十四山之上如亥卯方到頭是木龍之氣用木生於亥起例然有陰陽之分

一陽木起亥陰木起午順布逆布各從陰陽行運以審生旺休廢生旺為吉休廢為凶而吉凶禍福可得而察矣其召瑞邀祥之法亦以向上消之如生方水來吉則以向趨之旺方水來吉則以向邀之楊公云向依水立正邀祥之法也

生旺墓吊合于三合而孟仲季之公位依分十二宮配屬乎五行而貪武破之天星始定

寅申巳亥四孟也而乾坤艮巽隸焉子午卯酉四仲也而甲庚丙壬隸焉辰戌丑未四季也而乙辛丁癸隸焉如長生四孟則吉凶應于長子帝旺在四仲則吉凶應于仲子墓庫在四季則吉凶應于幼子長生則為貪狼官旺為武曲墓庫為破軍並以孟仲季分配以隸公位

人丁實係于長生財祿必根於官旺是以生水朝堂蕃斯千古旺神聚局食祿萬鍾

長生管人丁帝旺主官祿故長生水到堂則子孫繁盛帝旺水朝堂則財帛豊盈

貪富貴則乘生朝旺爲嗣續則背旺迎生

立向之法先以水口為主然後細察來水方位屬何生旺如生水到堂而向乘生氣則先發人丁旺水到堂而向乘旺氣則先發財祿此楊公救貧之術不必得吉地以為之處即于水神之來去而向乘之便能發福如此然則得吉地而向不合水則亦不發福况于無吉氣可乘者乎

破軍侵帝旺之鄉身無一命之寄天罡犯貪狼之位難招半子之栄

墓方水逆流到堂中破官旺則貪賤必矣身無一

命言不貴也。不言貧者。互見也。墓水冲破長生。則損人丁。主少亡孤寡。女且不可招。況于子乎。甚言絕嗣之禍如此。

生來會旺。聰明之子方生。而旺去冲生。縱富貴徒然。旺去迎生。富貴之期驟至。而生如破旺。雖有子何為。長生水先到堂局。會旺水合流在庫。主墓後先發人丁。生貴子。登科第。帝旺水先到堂局。會長生水合流聚庫。主墓後先發官貴。而後發人丁。若旺水逆流。冲破長生。雖發官祿。却損人丁。生水逆流冲

破帝旺。雖發人丁。却傷財祿。二者不足取也。如見此等水法。須以向上消息之。將去水撥在衰絕之方。則來水必在生旺方矣。

未離胎而夭折。多因冲破胎神。縱出世而亡身。蓋為擊傷生氣。

胎水流出明堂。主有墮胎之應。及血崩淋瀝之災。蓋胎宮為生氣發萌之初。流出主女人不受胎。流入則墮胎。長生氣方充達而水來擊散其氣。則主有周晬亡身之禍。蓋生氣為孩兒煞。俗為百日關。

者非也

冠帶失齠齔之男臨官喪成財之子

氣至冠帶則充而長矣擊散其充長之氣則主損齠齔及將出幼之人氣至臨官則長而盛矣擊喪其充盛之氣則主損弱及三十以下之人蓋氣血方剛則中生而損其氣則夭亦必然之應也且人至二三十之時則成財矣氣以形應乃造化之本然故也聖人順時為政保養天和使無乖戾故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斧斤以時入山林樽節愛

養者夫固不欲損折其方長之氣而使之充長條達也故曰輔相之宜地理家忌傷生旺之氣而保全之以為造福正所以運氣而發造化耳

貪狼直步天罡百年願壽破煞倒冲生氣丁眷奚堪

長生水向堂曲流直至本音庫墓方聚畜悠洋而去別無他方分流破碎則主子孫多壽有此等水法則堂局周密內氣完固故有此應天罡水從生後反冲生氣亦主人丁夭亡

四敗傷生雖有子而毋明父暗旺神投沐恐居官而

滛亂可羞

子午卯酉為咸池水。又名挑花水。若水從子午卯酉上朝來。流至生方而去。不惟無子。且主雖得子亦是姦生。而毋明父暗也。若帝旺水朝入向子午卯酉方。是旺神投于沐浴之鄉。雖發富貴。亦是開門滛亂。而風聲可醜也。

遇陽差而剋夫。見陰錯以傷妻。

陽差如巳氣見壬庚甲子順去者是也。主婦人克夫孤寡。若陰錯則丙氣入辛丁亥木逆去者是也。主男子克妻。鰥居無子。氣以類應故也。

雌雄路遇。而晩歲榮華。眷屬同脩而家門孝義。

法見圖注。詳觀圖式而可知矣。

情過而亢。呂望八旬方際會。交如不及。顏回三十便身亡。

交極則亢。故主暮年發達。如太公之遇文王也。不及則殀。故主少年夭折。如顏回也。並見圖註。

秀水來而特朝破旺。應居官而卒任旋還。

旺方主官祿。秀水主榮貴。若三吉六秀特朝到堂。却從向前官旺方流出。主子孫科甲而不善終。死于官而扛屍回家也。

以至究房分之榮枯。品三方之等第。福有重輕。須明緩急。災祥驗應。必有先後。

房分公位。及至生旺墓三方。配孟仲季以斷吉凶。

法註見前。如孟為長子。長生管長房。主人丁。若生水先到堂。主先發長房。仲為中子。帝旺管中房。主財祿。若旺水先到堂。主先發中房。生水先到。先發人丁。旺水先到。先發官祿。此緩急先後之應也。餘可類推。

是故孟兄寄位于貪狼。胎沐養生同斷。仲子取權于武曲。冠臨衰旺無殊。三位第當叔季。分屬破軍休廢。

此十二位分三孔。貪狼管長房。而胎沐養三方係焉。武曲管中房。而冠帶臨官衰係焉。天罡管三房而病死墓絶係焉。生旺來則吉應長中房。病死絶去則吉應小房。但水神來去。審三吉六秀以斷之。是以迢迢生水貫天罡。不特長兄毓秀。武曲旺神帰墓庫。也服仲叔均榮。

長生主長房。若生水抱堂。直貫墓方流水。則長子與中小三房皆吉。故曰不特長兄毓秀。中間或有雜水流破何宮。則斷某房應凶。官旺水屈曲流來朝堂。向墓方出去。則主二房與三房應吉。其長房則不干預矣。若旺水與衰病水流來到堂。却從養生方去。則中房吉。而小長房凶。

生與旺而同歸。人共財而咸吉。更從六秀方來。定擬滿門朱紫。

生旺二方水同到朝堂。合流出墓。則人丁財帛皆吉。若生旺二水皆係是三吉六秀方發源而到。則秀氣更佳。不特人財咸利。且主科第魁元富貴双全。

如見曜方沖至。應知閨室遭刑。

生旺二水雖見朝堂。若非吉秀等方來至。而從入曜官殺等方。及子午卯酉咸池冠賊路上流來。則雖係向上主旺。必主有刑戮之慘。若本主休囚殺身者猶輕。蓋能休賊而殺旺。則化官為鬼。故[illegible]。

乃若龍觀入首。水看源頭。天干位上宜來。須防流破支位上宜去。切忌朝揖。

凡龍只看入首一節。屬何三吉六秀。以斷貴賤。水則觀發源之處。及經流到頭一節。屬何吉秀。以斷吉凶。水屬陽。從天。故來朝。則宜自天干。乾坤艮巽。甲庚丙壬。乙辛丁癸方上則吉。若其去。則要自地支位上去。而不喜其來也。

是故小赦文進。則貢福于小男。大赦文退。則禍臨于仲子。

乙辛丁癸。為小赦文水。是方水朝。則小房獲福。甲庚壬丙。大赦之文也。其方水朝。則中子應吉。其子午卯酉四仲地支。皆隷二房。來則凶禍。辰戌丑未四墓地支。皆係三房。來則禍凶。此又不在生旺論也。

四柱有情。長房應福。

乾坤艮巽為四維。為天地之四柱也。是水來朝。福在長房。而寅申巳亥水來。則孟子遭凶矣。

是以庚甲朝堂。腰懸金印。而丙壬到局。身掛朱衣。

此言甲庚壬丙四水之吉。甲水主風疾而此則貴者。得庚金以泄制之。故吉。甲水獨流入堂則凶矣。

年少蜚聲魁第。必是水來寅甲。官榮郎侍之尊。多因朝自申庚。

寅甲水天市垣星照臨三吉六秀。龍得寅甲朝堂。主少年登高科。以木主文章也。申庚水少微垣照臨三吉六秀龍見之。主官居極品為郎侍等職。以金主利。而文藉在辛兌也。震龍得之。則主武職。以秋金肅殺之氣。

亥壬為外任之司。巳丙為內應之職。

亥壬水本紫微垣所臨。且在天門。理當為京職者。以亥雜壬則當在外。若巽龍獨見亥水。必主有翰林之美。巳丙為太微垣所照。地户為后妃之居。乃天子之掖庭也。故巳丙水朝。主有掖庭近侍之崇。三吉六秀龍見之更妙。

酉巽發聰明之女。震庚產威武之兒。

巽為長女。兌為少女。二水來朝。主出聰明女人。然酉為沐浴。恐犯淫佚。若得水清徹。則無患矣。若巽水來則生女極美而貴。非若酉水之不潔也。震庚為威武之地。三吉六秀龍得此來朝。主出將相之材。若離龍坤龍見之。則為將軍矣。

艮巽丙辛交應世出狀元之貴。亥聯寅甲巽庚代膺將相之權。

艮丙巽辛六秀之水也。艮巽主文章。故四水聚堂。主出神童狀元為極品之貴。亥與寅甲巽庚吉秀水也。然庚主武。甲卯為雷霆。巽亥主文。丑水到堂。主出將入相。文武全材。

元辰水到。功名白首。垣星入局。立覇封侯。

輔龍發源。血脉水為元辰。曲曲隨龍到堂交合會內外朝流而去。是元辰入局。此水最難遇。如得此水到堂合襟。則富貴悠久。壽考無疆。為白頭功名言其久也。垣星四垣水也。如寅巳丙申庚亥壬水四水入局朝堂。此水亦不易得。有此水法。主立覇封侯之應。大勇之象也。

震庚朝而富堪敵國。巳丙至而武將英雄。

震庚主威斷。故其發則有斬斫自由之勢。所以大

冨巳丙水來出武將木盛火烈其性威烈故巳丙午三火水皆有是應得三吉六秀方應若龍体弱則丙午水反為軍賊之資

乾戌為鼓盆之殺坤流為寡宿之星

乾老陽也戌天罡殺也乾戌水來必主尅妻莊子妻死惠子吊之莊子鼓盆而歌坤為寡母是水流入主尅夫天上有寡宿只一星獨明旁無别宿故以寡宿明之言孤而無夫也

卯酉本犯邪淫悠洋清徹而女反賢貞

卯酉為咸池水來則主淫若來水悠洋清徹不濁則生女子反賢淑貞潔

子午必招軍賊源流浩大而偏宜武職

子午水來本出軍賊火盗若源頭蕩漾湖渚不至直流冲射則主子孫有威嚴出武將若直射細小惟武職人家產之反吉如士庶之家見此必出軍賊或火盗相干

乙辰至而投河自縊丙丁來而壽考無疆

辰為天罡而乙為盛　辰與乙並至主出投河自縊死之人否則少亡扛屍之禍丙丁二方南極長庚星所臨二水朝來主有壽考

赦文若帶桃花雜乘清白之風

甲庚丙壬乙辛丁癸為赦文水若单來則吉如混雜子午卯酉上並至或問他方同朝皆帶桃花非淫亂則主軍賊而清白之風少矣

六秀如遇曜氣必出強良之輩

曜殺之氣最凶六秀龍若犯曜星非遭刑戮必出強暴之人横死扛屍之應

少亡横死為犯黃泉

辰戌丑未為黃泉四庫水穴前若見此水必有少亡横死之應辰戌二方主生背逆丑未二方主出孤寡念經師尼

流通四庫婦女撑家

辰戌丑未為四庫若水流來男子少亡女人寡居獨撑家業若水流來而堂外聚畜不至冲射其禍稍輕反主婦人起家

寅申巳亥水朝非臨火則產難虛勞戌乾艮兌水來

非瘋疾則目盲喑啞

寅申巳亥四路水主有瘟疫火災及產虛癆之病蓋五氣初生而四水破地支宜有是也戌乾之氣凶烈辰兑之氣派惡或有水來而應者未知何義

寅甲水來。邪堪風疾纏身。

寅甲屬木而寅爲火生之地而其宫分有箕星臨之箕星好風況木盛則生風而東方又木旺之鄉也故寅甲水來主出瘋疾

妻亢僂爲應見持刀刎頸。

辰戌二宫水至爲天罡對射主自刎之禍

寅亥午戌水歸垣。會乙辰而火災立至。

午天火也戌地火也寅人火也乙辰木中火也寅龍見午戌水入堂而又過乙辰則主有回祿之灾

申地子壬辰會局。逢亥水而飄蕩無遺。

中天河水也子大海水也辰池塘水也亥黃河水也申龍見子壬辰水入堂而更遇亥水則主有水飄之患否則生蕩敗之子祖業廢而逃流也

是故方位之純雜。有此吉凶之異應。

凡是皆因此四方位之氣有清濁純雜不同故其吉凶之應于人有如此之異也此結上文方士之斷蓋以此

石函平砂玉尺經全書後集卷之二終

石函平砂玉尺經全書後集卷之三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邢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　基解
敬[illegible]賴從謙發揮

逐吉賦

嘗聞英雄豪傑。實鍾岳瀆之靈。富貴榮華。乃係山川之秀。是故龍來入局。固有清濁之殊途。而群砂翕聚。豈無吉凶之異應。

郭子曰岳瀆鍾靈産豪育英山川毓秀發富及貴

青囊經曰氣感而應則生神靈萃忠良乃知富貴豪傑之家必得山川之秀氣而致也然山川不能皆美有聚吉而吉聚凶而凶故龍体清貴而群醜聚堂則亦有凶咎之應是以尋龍立埜又當觀砂水之善惡何如也龍貴而砂賤者不若良以此也

或居於四維之地。或見於六秀之方。若見尖齊高聳。君子可以官求。低小方員。士庶也應致富。

左行前后四應迎從朝護等山不拘四維六秀之位但要尖齊聳拔不宜欹斜破碎故尖秀者多貴破碎者多凶或見於三吉六秀之方而尖聳侵雲則主科第之吉若低小方員則但主富而已

馬陷祿空。虛名虛利。

氣騰而上為星辰。氣凝而下為山川。故山川在下。上應天星。艮丙屬天市之垣。皆財所聚之處。而地下應之為天祿之司也。若乾之與離。天廐星臨照。為天帝行御之兵。故艮丙缺。則祿山陷。乾午缺。則為天馬倒。此二方缺陷破碎。雖秉龍穴之吉。亦虛名虛利而已。或有職而無祿。主出義官。及壽官。或

科甲而不及食祿。或食祿而不得善終也。

天太兩峰不起。須知無貴扶持。

巽宮上應太乙。貴人星照。辛宮上應天乙星所臨。此二星主天下民物之福。扶貧拔賤。以翼上帝。專以薦賢為職者故也。應之也。若此二方缺陷不起。則主不得貴人之力。尖峰秀拔。而更見龍穴真正。則必有大貴人携挈。主出[illegible]緣于推勢之家而取貴也。

薦元官貴殺空。總是才高不第。

乾坤艮巽四垣星辰之地。高山特起。能發二十四龍之秀氣。名催官生氣之曜。凡龍結穴。必得乾坤艮巽四山聳拔。不致缺陷。則發貴極速。以至巽龍見辛。艮龍見丙。兌龍見丁。震龍見庚。亦名為元峰。如巽龍得辛峰高聳。則巽得辛而發秀。登科及第。皆可必也。若辛峰缺陷。為元已空矣。雖巽龍明淨。砂迴水遶。亦未與發科甲。餘皆然。官謂甲見辛之類。貴者。言尊重端嚴也。如甲龍見辛峰。丙龍見癸峰。皆名官曜。或云宗廟秀山為官曜亦是。凡此等

方缺陷空缺。則雖才學過人。終難及第。宣尼之老途。劉蕡之下第。蓋以此也。

是故乾馬亘天。坤牛望月。艮狗依市。巽雞鳴闕。天柱發四維之氣。而功名唾手。

聖人作易隸卦。以乾為馬。以坤為牛。艮為狗。巽為雞。物以象卦。而各屬其類。是故曰乾馬亘天。以乾為天門也。坤牛望月。以坤為太陰也。艮狗依市。以艮為天市也。巽雞鳴闕。以巽為地闕也。乾坤艮巽。為天地之四柱。處四勢以行。二十四龍之氣所攝。四勢行氣。八龍施生者此也。故能發群龍之秀。太催星之第一吉也。凡龍入三吉六秀之局者。得此四方高聳。則科甲立成。而功名如唾手之易矣。

太微臨御。南極呈輝。金堦步武。玉殿傳書。薦元催六秀之官。而丹墀獨對。

太微垣在丙。南極星在丁。庚為金堦。辛為玉殿。如艮龍為天市之垣。見太微峰起。為太微臨御。兌龍遇丁峰高聳。為南極呈輝。震龍見庚山獬雲。為金堦步武。謂之步武者。蓋庚震主武庫之司故也。巽

龍見辛峰插天。為玉殿傳書。蓋辛為天帝文章之府故也。丙丁庚辛。各以氣應。故辛山發巽龍之秀。丙丁發艮龍之秀。庚丁之於震兌皆然。得此四山催動六秀之氣。則科甲立至。而丹墀獨對也必矣。若巽無辛應。辛無巽應。則秀氣不能奮發。雖穴可乘。而官貴不顯矣。

巽見辛。為文章之才。更得乾艮沖霄。富貴依誰可並。

巽辛二方為天帝司文章典籍之地。故巽辛二龍所氣皆出文章經世之才。若乾艮二峰不起。則或

文齊而貴不大貴重而富不厚雖中高科止為清要翰林之職未必止于極品也如欲位三公登台閣富貴雙全必復得乾艮兩峰高聳始應

丙遇艮食萬鍾之祿再逢乾巽同朝聲名王謝為儔

艮丙為天市垣財貨所居之處地應是氣必主食祿萬鍾饒財富足百倍其儔再見乾巽同朝聳拔則魁元及第富貴雙全而有王謝之聲名王謝得是地氣應之故也

雷動天橫握重權于巽亥

雷震也天橫庚也庚震二方本為威武為天子掌兵器及武庫之司以為除殘戡亂之職也若得巽辛二龍主穴外有庚震二峰起應之則巽亥二龍之穴主出文章之貴庚震秀峰却應于武是以文臣由科第之士而掌握重兵也若龍体局秀則貴至極品有出入將相之尊若壬子癸坤申寅甲等賤龍得此二山聳秀而龍身氣聚則不由科甲而取武職矣或由他途而倖致武貴者有之更見曜煞則武不保身

震庚峇戟正南面於坎離

震庚二峰起秀若得坎龍結局穴乘其氣而又得南離高聳一峰乾坤艮巽各起旗山鼓閣軍屯戟列重重密布者主出天下英豪橫行四方也凡見此地勿得亂傳黙作反主奇禍

丙午丁秀拔擬獨占乎魁元

丙午丁三陽之地秀峰特起主有魁元之貴若艮亥之氣受之其福力尤大壬龍得之亦奇餘山見此雖能發科第未必得中魁元也當再得本山催

官等砂助之方應

坤母峰高起幸題名於榜尾

坤為老母又名太陰星坤龍本為亢極而其方高起作他山之應亦催發秀氣而獲吉故坤峰高聳秀拔主登科第但低在榜之末耳

是故本主興隆煞曜變為文煞龍身微賤牙刀化作將乃

煞曜者黄泉八曜之煞也煞曜犯之主出刑禍煞坐下龍穴或得巽方艮丙丁兌庚辛等氣而送從

護應等砂聚秀可觀。則黃泉八煞等方高峰。反能助我福力。化煞生權。而刧曜可以作腹心矣。有此砂應。反主威權。而斬斫自由。使龍賤砂散。則黃泉八煞為禍。重則刑戮。輕則夭亡少佑也。必然之應。

牙刀。珮刀也。屠刀。殺劊刀也。龍身貴。則刀為珮刀。龍身賤。則牙刀化作屠刀。反致傷人。刀無屠牙之別。而龍有貴賤。故吉以吉應。凶以凶應耳。

庫櫃落於艮丙。富堪敵國。

艮丙二方。財貨之司。故庫山櫃山。方平肥滿。形似

庫櫃者。見于其方。則上應天星之氣。地氣得之。必主大發財祿。百貨山積。而富主敵國。言無比也。

娥眉見于巽宮。女色傾城。

巽為長女太微所臨之地。清而不雜。其娥眉山形如半月低小。長彎巽山見之。主出女人美貌有傾城之姿。若得坐下山龍秀麗清貴。則女為后妃之尊。然男婚駙馬也。離與兌為坤之少女中女。雖得娥眉砂應。然離酉為沐浴之地。女色美而多淫。故只取其砂而已。其巽砂雖似娥眉。卯酉子午上砂來照破。則美貌亦所不免

發文筆於巽辛。在坤申乃為詞訟之凶。

文筆峰高拔如筍。插于巽辛二方。主文翰馳名。若在坤申之地見之。則雖插天如筍。反主詞訟。為訟筆之凶也。得坐下乘亥艮巽丙等龍受之。亦主出科第有刀筆之才。按斷之敏也。

顯旌旗于庚震。在子午則為刧賊之資。

旌旗刀戟本為凶器。如見于庚震之方。坐下得三吉六秀龍氣受之。則出文武全才。握兵權于閫外

若在子午二方見之。則子午為刧煞之鄉。主出寇賊而更有旗劍應之。則執凶器以殺物而不可勝言矣。大則背父背君。小則刧鄉掳村

劍戟牙刀。六秀因之而取貴。四金八曜之方。反作殺身之害。

刀劍鈒戟。兵器也。六秀龍見之。必主武威兵形之戎。若在辰戌丑未四金之位。及八曜之方。反主殺身亡家。八曜即坎龍坤兌震居猴。巽雞乾馬兌蛇艮虎離豬為煞曜之類。卦氣尅制之煞也。

龜鶴琴劍三吉得之而文雅丑未坤申之地多為仙聖之風。

龜鶴琴書。玩戲清器。而龜鶴又永年靈瑞之物也。三吉龍見之。主出文臣清雅之職。為翰林馳名。若在丑未坤申四方。則丑未主出神仙。而坤申又生旅氣。地氣應之。其產仙聖也必矣。

掀裙舞袖不堪于沐浴之鄉。

掀裙砂一股長直。一股反長。東西不相向者是也。舞袖砂。來長曲折。東西繞繞。如風之飄舞者是也。

此等砂法若見于子午卯酉方位必主婦人淫亂無耻若在他方其禍畧輕

偃月臥屍最忌于黃泉之地。

偃月砂狀如娥眉而斜只低長臥屍砂低小長直頭高頭低者是也此二砂不拘何方見之皆不美若在辰戌丑未及八煞遇之立主官人不容死扛死則主刑戮

八曜重遇刀砂。難逃憲法之誅。

八曜八煞方也如坎龍而辰上有刀砂見則辰本坎之曜煞方也而又見尖砂如刀其刑戮之禍豈能免耶曜煞方上有高山尖秀且不可況尖砂如刀而不至殺身者哉坐下龍体清秀群砂皆吉而曜地逢刀武則陣亡文則罪戮

乙辰交加水路。未免懸河之厄。

乙辰宮。軫水角木二星所占。且辰為水龍之庫。若乙辰位上。有水流入。或有路道踏破。崩横碎陷。不拘何龍。並至出投河自縊之災。若坎龍見之立應。

木瓢盂鉢落坤申而僧尼乞丐。

木瓢砂。一頭有柄。長員欹側者是也。盂鉢低員如覆盆盤而小者是也。他方見之。主出僧尼乞丐之徒。若在坤申二方應之。坤申之氣。主出看經念佛之人。又為孤神煞。必有是驗也。

鬼牛寅甲。遇葫芦而風殘痼疾。

葫芦山。頭高低。中凹而員者是也。丑未寅申乙辰方主應風疾。而更葫芦砂見于其方。則藥不離口矣。

前脉腦出南離。恐驚回祿之禍。

離南方火位也火性炎烈易發威氣若南方獨峰迎秀而夾乾之砂不應必有火燒之変若离山高寅龍戌水來其禍立至乙辰砂合寅午戌局全者亦然否則有目盲之禍

坐印如當日馬。必遭瞽目之殃。

印砂低平方員如印也星者散列細小如星也二砂見于正午必有瞽目之殃蓋離者日月當空麗明之地故萬物至離為向明如人之兩目明燭事物也若有星印遮掩則兩目無光萬物晦其矣故

有星應

以至三吉凌雲。雖十餘里何嫌于遠。六秀插漢。縱數百步亦不為遐。

三秀方有秀峰插天高卓。不嫌于十里二十里之遠。只尖員端正。穴前見之。便是秀氣。六秀方有峰凌漢。數千百步亦不疑其為逼身也。只要不至于壓穴。遮掩堂。有宜乎。穴前側迎。便生秀氣。

只喜發華于昭昭。大忌藏奸于隱隱。

凡三吉六秀等方如有秀砂皆要送情拜舞拱向局前或在局后挺身俯伏謂之發華于昭昭若藏身露爪探頭隱体謂之藏奸于隱隱皆不吉也

露忠獻亦有主識心。而向送情。方為可貴。

秀砂挺出拜舞局前者名露忠獻亦其心事彼識此見無有隱匿也

若夾抱頭側面。既非忠厚之風。閃跡抛踪。必是憸邪之輩。

君子之風立必正坐必容抱頭側面容貌無可象之儀者皆憸邪小人之態也偷砂抱頭斜面欹側

而不正也閃跡抛踪半藏半露也如小人之憸邪既無可象之威儀則必無可法之德行矣

輕微瑣碎。似山非山。或羅列于四旁。或星散于左右瞻之在前。視之而不見。顧焉在后。逐之而不去。

輕微細小似山非山或土埠或砂堆不長不方無形無像欹斜尖曲或羅列于四方或如星之散見于左右望之似有而閃跡在旁不向堂局顧之在后近身步足蹤攛之而不去如此砂法皆為不吉亦憸邪不足取也

隨形步影非穿斎則鬼祟為妖揆指排衙非私淫則
姦奴謀主。
如土文土堆星散近身步影視之而不見探之而
不去此等砂法為穿斎鬼祟之應閃跡在旁揆指
排衙無形無像此等砂法為私淫陰謀之應凢正
人君子堂堂可見彼此識心在此藏頭閃跡等輩
心地暗昧陰邪害物故砂頭像之必主出穿斎之
盜否則遭穿斎盜賊或鬼祟為妖及妻謀夫奴謀
主以至婦人偽乳乗中之期上宮之要無所不至
也

是故砂如貞淨。証孕忠貞。勢或欹斜。必生淫佞。地與
人符。氣通物應。
由是觀之則砂如貞淨高大峻潔者必出人方正
秀雅欹斜細碎者必出人陰佞醜惡此盖地氣有
然之符而一定不易之理也
見地可以知人。而察來驗于已往。
觀地之形象以及其龍氣之秀否便可以知其家
之子孫如砂貞端正則子孫必正大端厚欹斜則
向則子孫陰佞醜惡不必見其子孫而後知之也
欲知將來之事即于其祖墳之龍砂驗其已往之
事則將來者亦如見矣

石函平砂玉尺經全書後集卷之三 終

石函平砂玉尺經全書後集卷之四

元太師文正趙國公邢州劉秉忠著

明太師文成誠意伯青田劉基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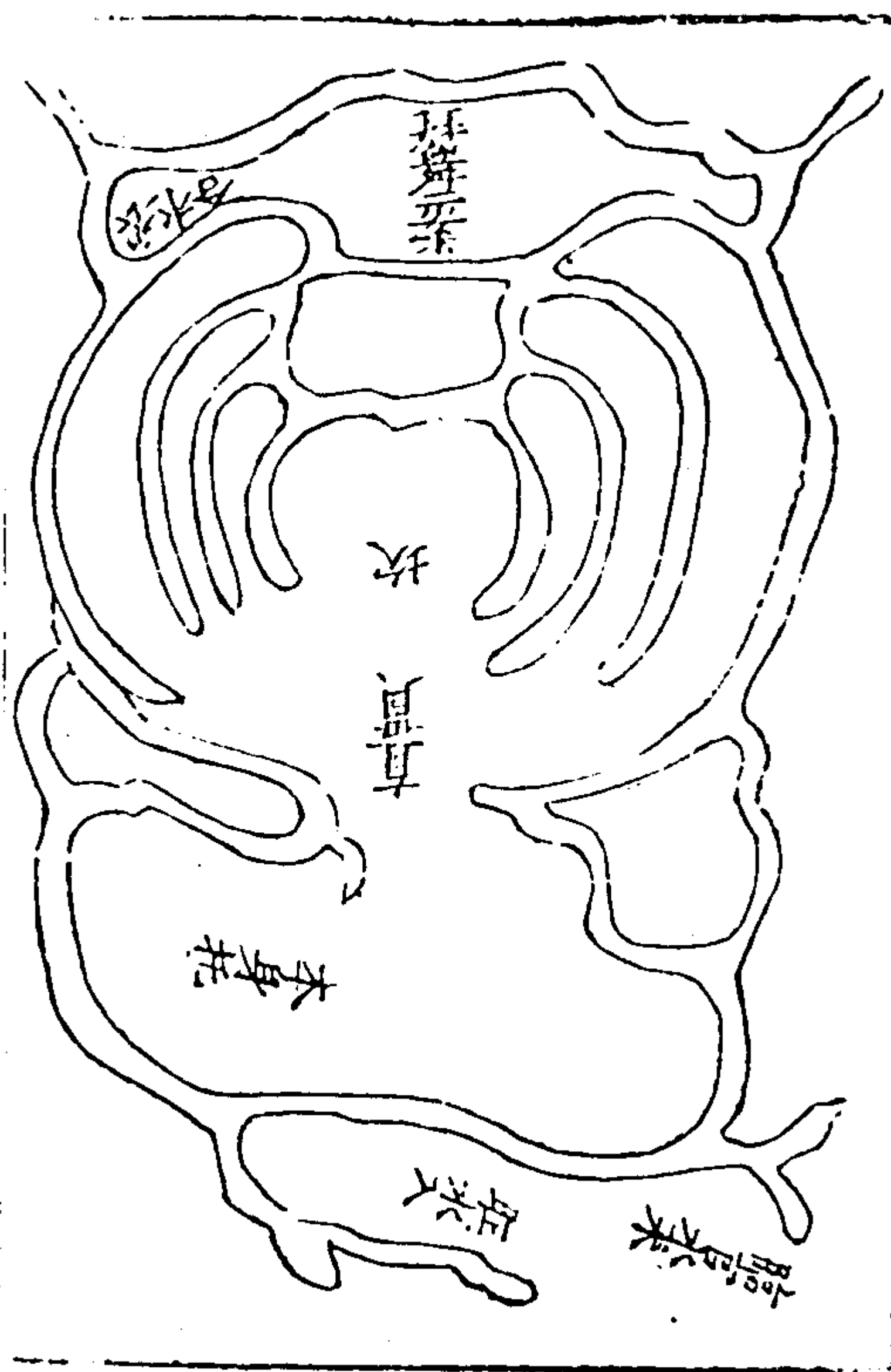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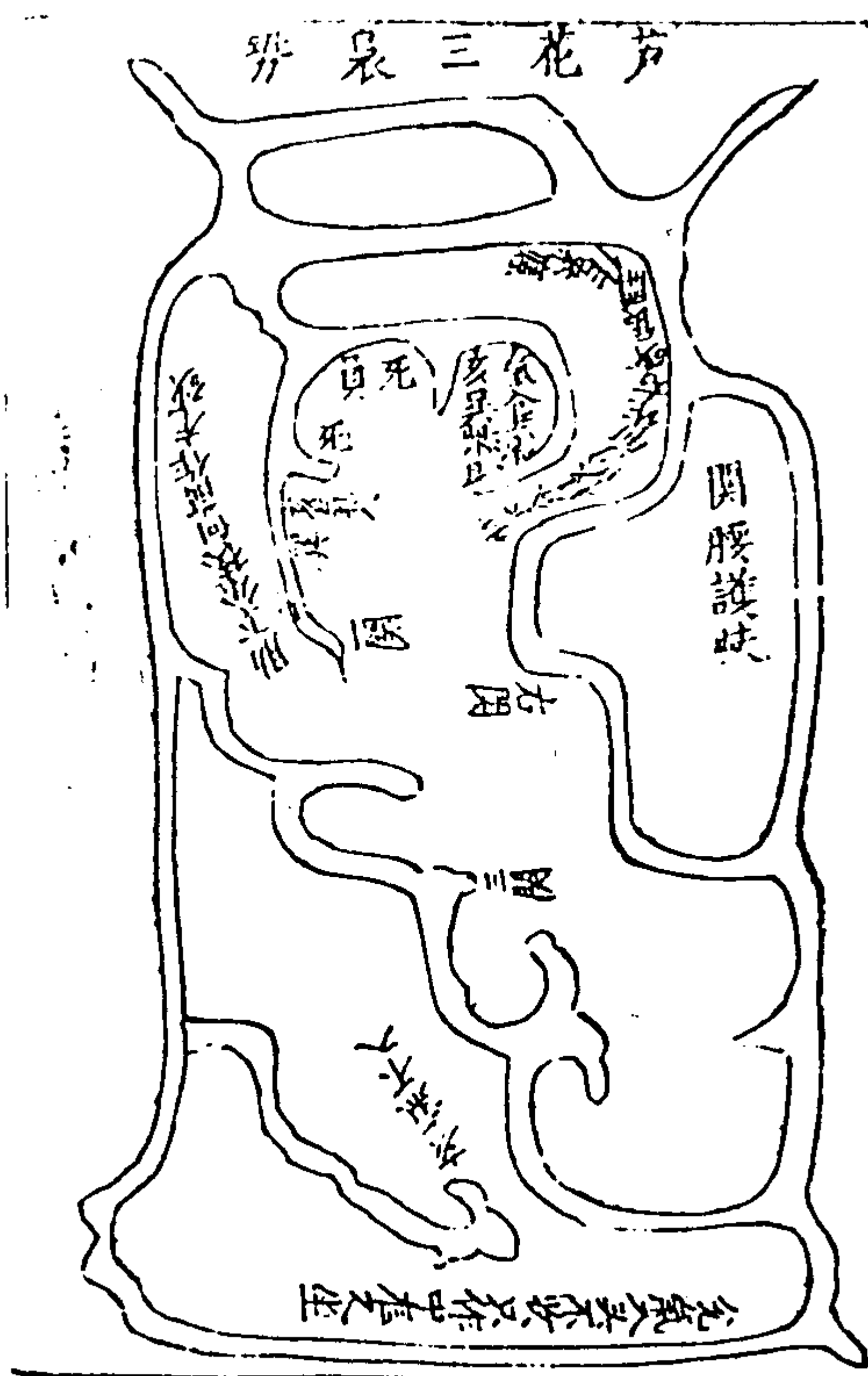
敬儒賴從謙發揮

枝水貫腹腰分作護圍名分砂還氣龍

肋下及腰下分砂各向左右出去向前曲迭而行到頭歸向堂局或拜或舞或俯或伏重重上前關鎖堂氣不容走泄局中氣貫直來入首其枝水不忽隻隻朝內為龍脈之關挾如此形体又得坐下方正平大案應整齊或成坎局壬子行龍坤申水到乙辰巽巳出水其地雄壯福力遠大富貴至百子千孫若得后脈三四里起身出脉者主發旺五六十紀之久

坎局直貫入首龍脈形勢宜作午丙丁向則堂局整齊可觀辰巽出水坤申生旺水來則用丙午向者冲破官祿矣用丁未向則休囚水至堂矣用坤申向則堂局不正合堂局而用午向不出五七年必敗用丁未向則失禍火亡不敗則絕用坤申向雖堂局不正終能發旺人丁然不如從卦氣坎納癸作子癸向其福始大作沙泉堂氣為倒騎龍用

二圖平原曠野認微茫水法

一望數百里平原之地又無長江大河界脈截氣潑散而去亦必有氣交脈會結穴之處當其微茫小水蜿蜒細砂交合逆流之所尋認穴情凡小水交合之地亦必有淺澗出水通流至大江大河者此便是氣脈住處小水交合此便是氣聚處又有平洋之地一二百里忽然突出一片高地四畔抽出月角向前兜收取氣者亦是又有一坎高一坎低三高四低向前鋪出平地傍分餘氣兜收入堂向局者亦是此等龍脈主富貴旺人丁發財出官

芦花三眉水星行龍体

凡龍一不是燥發直粗拙硬死醜陋惟水星行龍一灣四折節節開帳收歛到頭開門立面端莊方正左輔右弼肋下出砂伺羔作龍虎者其地脉活動不帶麁碩形似芦花三招三泉龍休甚美發福悠久富貴雙全而子孫孝義溫雅聰明过人少年發第之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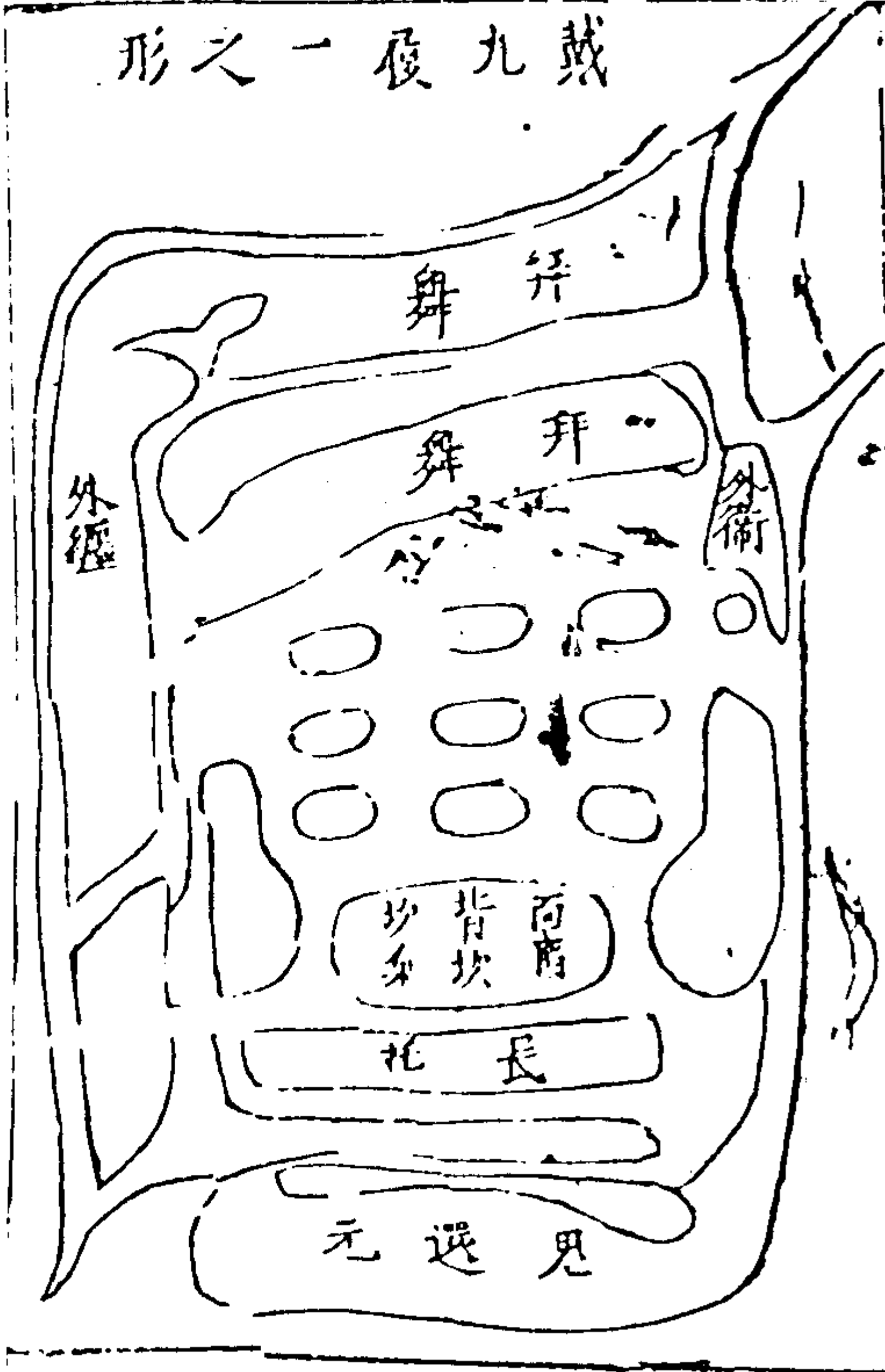
此龍形体亥氣出身亥氣到頭得一二里長者尤美看氣至水聚之處立穴仍審流神出入吉凶以為何坐甲卯者本向也丁未次之如合流在申上出作乙辰坤申亥龍無戌水有丑水丑上出作乙酉且受氣

戴九發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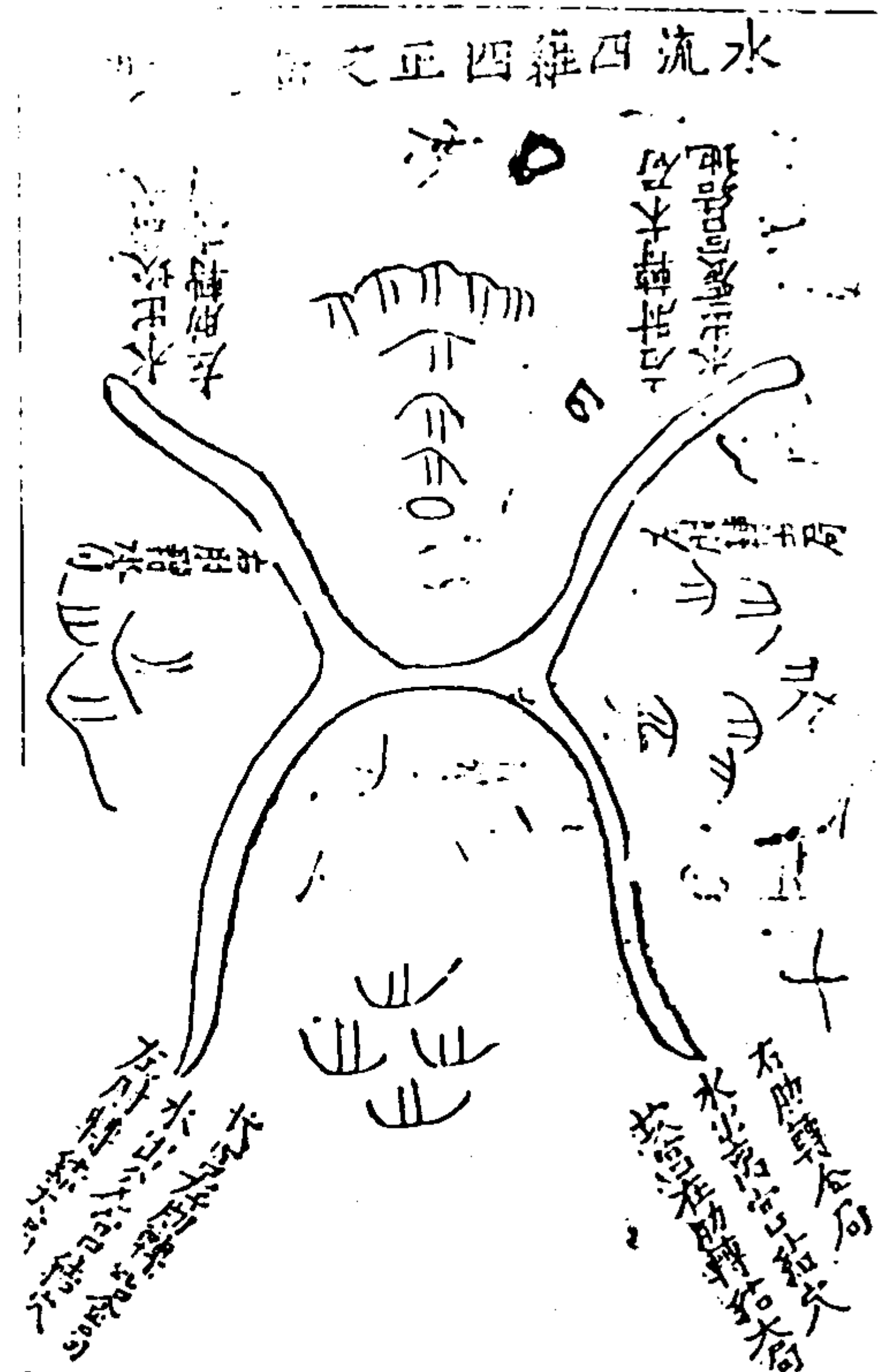
九一陽數居上下以為輔中尊方体属土水神在前横直如織盤迭四圍似去不去欲來不來左右祭砂東拜西舞俯伏朝向得天地之中正五行之英灵孝聚成質第一之龍体也為拜為都則朝會專享立宅安墳則產忠良產聖賢出侯王百子千孫福祐悠久

其正氣居中面離立穴者出聖賢受禁婦人受氣出文士神童狀元為天下宗歸右受氣出將相次武名通四夷界水扛破中局不过中品之地出州牧之職上人忠義正吉方大泥思有謀此龍不論水法出入四水俱可來仍八面俱可出入只宜千向福力深大若從水立向則禍來殘矣三十六龍惟此最尊貴如見此地不可軽易指點秘之秘之

戴九發一之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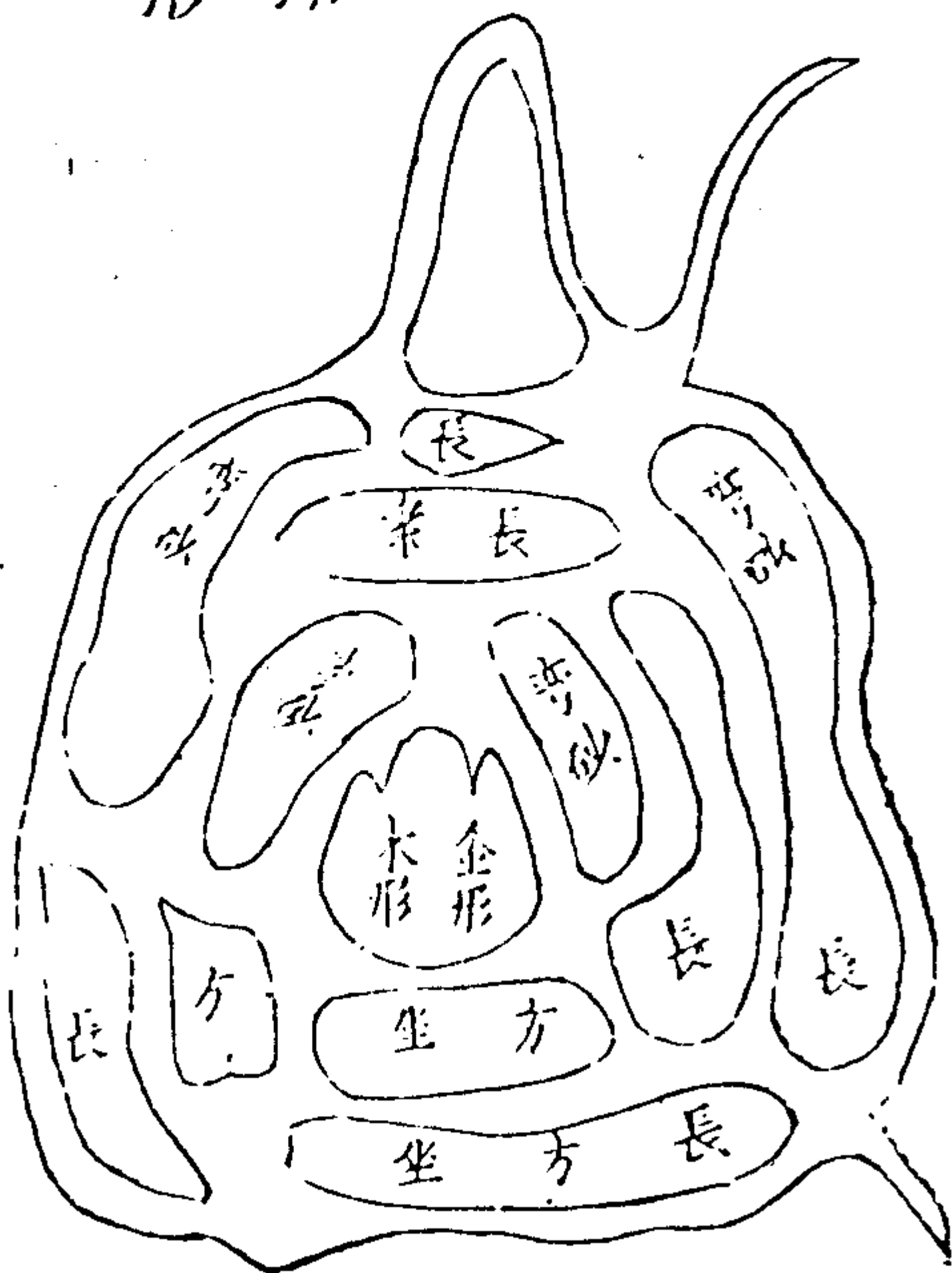
水流四維四正受局

寅申巳亥四維水交流聚堂而四正供係實位則子午卯酉四面之龍脉俱至此住絕攢聚交會矣然四勢無並結胎理或離龍結穴而坎為朝砂坎結穴而離為朝砂或在兌或在震皆從水神來去上辨別水從乾坤二方來則知正龍在兌而左右作護震為朝砂水從坤巽乾二方來則知離兌為正龍而震坎為朝護但只從正龍上尋大小合衿及兆聚小水詳其左来或右来正来偏来以求龍脉之到頭定穴或倚左倚右方正欹斜以求聚氣入穴之法然亦有各方成小可穴者即于本宅宿小分合左轉右轉正來直來之四𠀋及小合水出入之方葬位取穴乃為得之然終是小發福力微輕

水流四維四正之圖

群雁落湖形

此地中砂或成金形木形或水木形或如舟形旁有小長砂砂旁々與龍体不連各有成形彎々向堂朝拱或橫長直長在前橫灣長砂在後水神東來西遶周廻來去三五及四五縈橫如織砂体各々交牙水路曲折密不通風不大地也主生子孫繁盛孝義忠信富貴悉顯但後世子孫同居共分者不能皆發只要分門割户另居立業方主各位俱發福祿官祿財帛人丁牲畜無不隆矣○此地局內水法四通八達难指出入當看城外大小分合來去之方以定坐向否則只從局內砂而轉處再見朝水聚處作兼亦可畧從大勢水法于向中從減之可合卦例只以卦例取用為妙

平砂王方居　卌九

群雁落湖 綜横如織形

尋龍首尾

氣無形而有神土無神而有形氣隨土形神從形存故凡土脉之來者本山擺而平右之氣必從土脉而至土脉起處為首龍氣發行之始也土脉尽處為尾龍氣聚會之處也龍氣聚位方如貫結神龍古經云要知止處須尋水底來處為頭止處為尾血脉外交精神內輳進婦合玄從深底言山水交合之處即精神聚會之處尾底穴若首脉之尽男女玄牝之門是陰陽妙合之真境也即此可知龍氣之會仕水交龍尽之処而取氣之穴當從砂之尾底求之若水自東來流從西去則東為首而西為尾不自水合之処指而反于水木頭上求穴是棄其所止取其所不止矣日月如作者八卦良酉來之氣此言絕要

平洋王八局　五十

尋龍首尾變穴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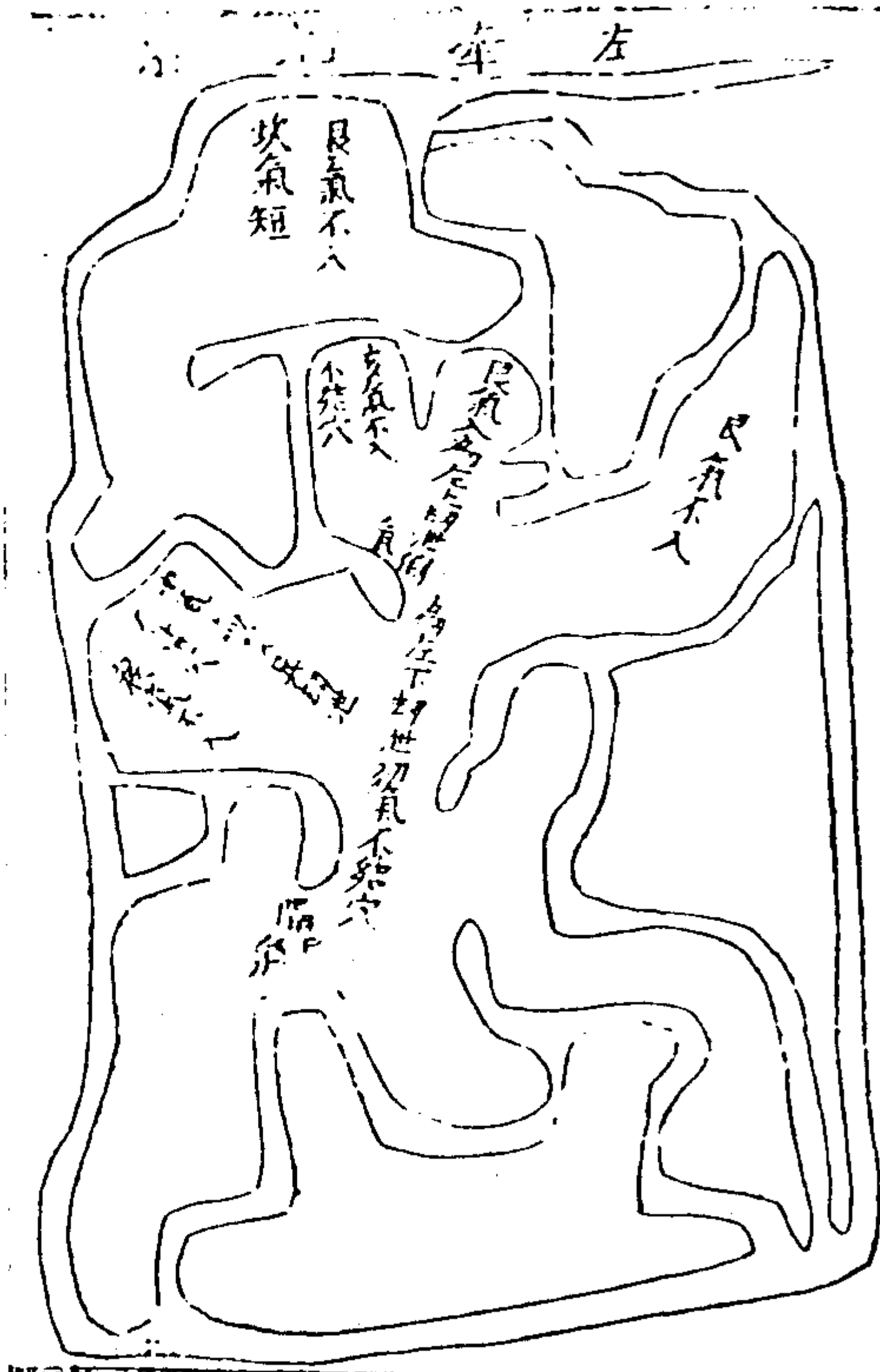
鬼劫龍

鬼劫行龍出身東西南北各出土脉飛窜順去直来或直上前來尖斜横曲乱流支水交冲腹心穿截龍脉入首斜斜不分門面者謂鬼煞分散突哭死所收拾断了結地肋下分砂向前逃出不顧堂局自開門面不端不正者謂之鬼砂煩劫分散聚氣地渡下分砂向後逃出不来護局東牽西潔長斜分脚者謂之鬼砂逆劫分散未氣也昧師誤扡直龍安坟立宅不出三年必遭横禍瘟疫死亡子孫逃竄軍徒刑横無所不至出入奸詐無信不仁男盗女淫十年之外便主絶嗣

平砂王天后　五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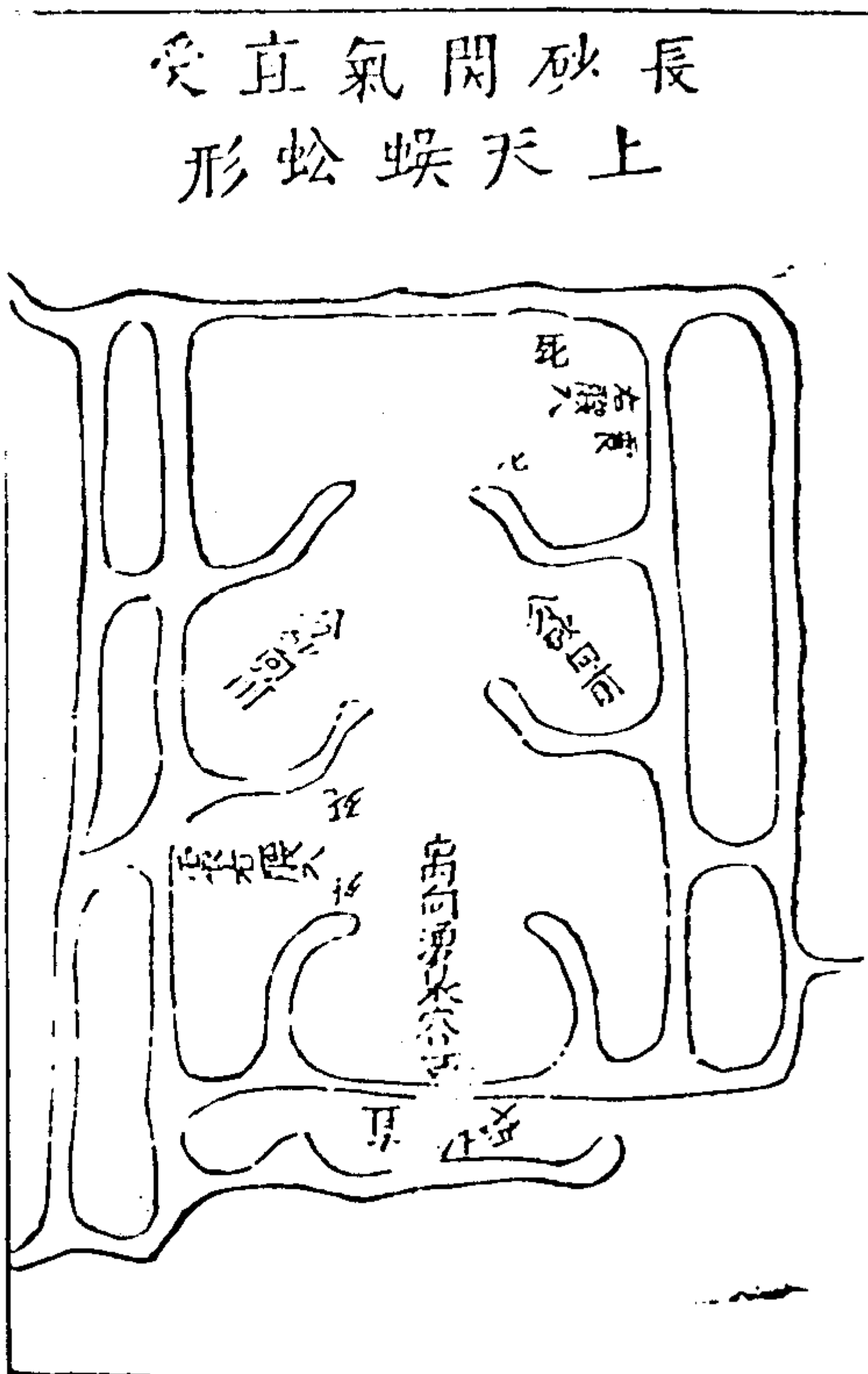
長砂閉氣直受

上天蜈蚣形

氣直受

凡蜈蚣出身砂頭直長或一里二里行来全無支曲若中間腰脚去処不分枝水西边挿入肋下作閉則氣散不聚到頭又無枝水兩旁挿入肩窩則氣滨不收皆不結穴惟于来龍行脉中間兩滑三重水挿進閉激龍氣居中過峽到頭又滑枝水挿窩左閃右激收氣脉在中則方成龍勢侭氣使可指点更滑開水東扶西推撥過一边收氣帰用庶四維受氣又妙真龍其来其氣沖急最难立向右水神来去東北出水作乞向腰受西北出水作午向涌泉受東南出水作坎向正受西南出水作震向腰受凡正受須帯十兩七分子午三分要过又人安真氣然恐傷人丁脈受只正下死効君斜帰二分則氣不大勝矣

平砂王天后　五二

三関三峡

三関三峡朩氣入首式

龍体出身砂頭長直或二三里遠中間有水插入内地作関峡換氣入首則龍氣方清凡関峡過氣所在須一関過束一関過曲使龍腰曲折活動而来到首更有肩水插進兜收氣入局方成貴龍体段此龍坎上為坐関過壬上度氣換来癸上換壬仍歸正次入首雖係坎龍行体中間換過壬癸而來脱煞到頭不犯耳神向可正下仍看水神出入或耳受腰受皆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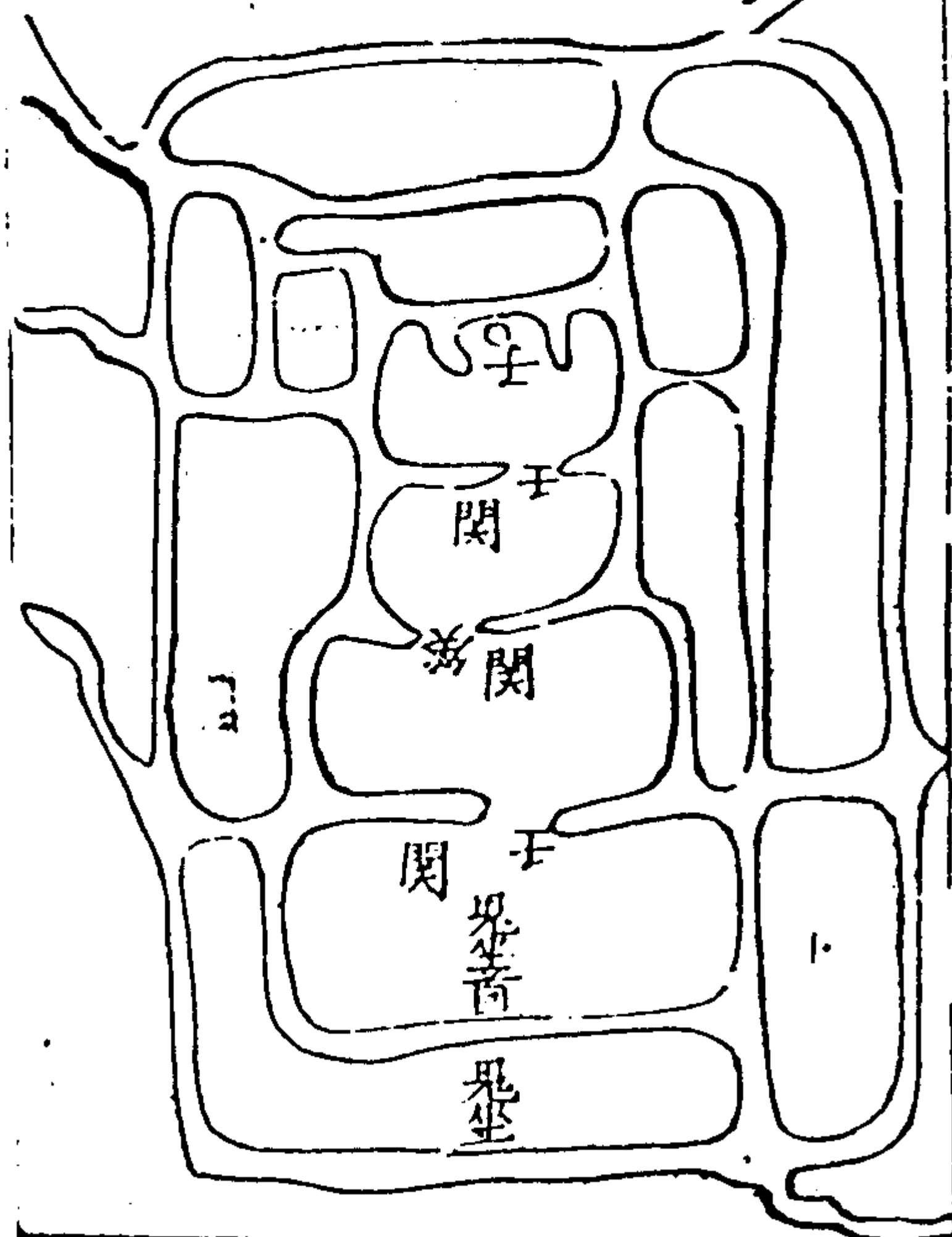
凡関峡形势有對関有斜関直来直受多对関直来斜受者多斜関看関口受氣屬何方則知氣至何方如口張向巽乾水自乾來氣必趋巽坤申之角為死脉矣

平砂壬太乙

五十三

水朝案外勢

斜来正下

斜来正下水朝案外

龍体出身不分枝脚對角發脉腰有二凹関氣入首開作正面堂前大小朝入分開两肢插前兜收龍氣入穴前有横案左衛右護亦大地也生龍旺穴主百子千孫富貴綿遠更得双関夾激偏力尤遠旁无劫泄又无吳發奕世富貴朱紫不絶坤申分乾俱可出水放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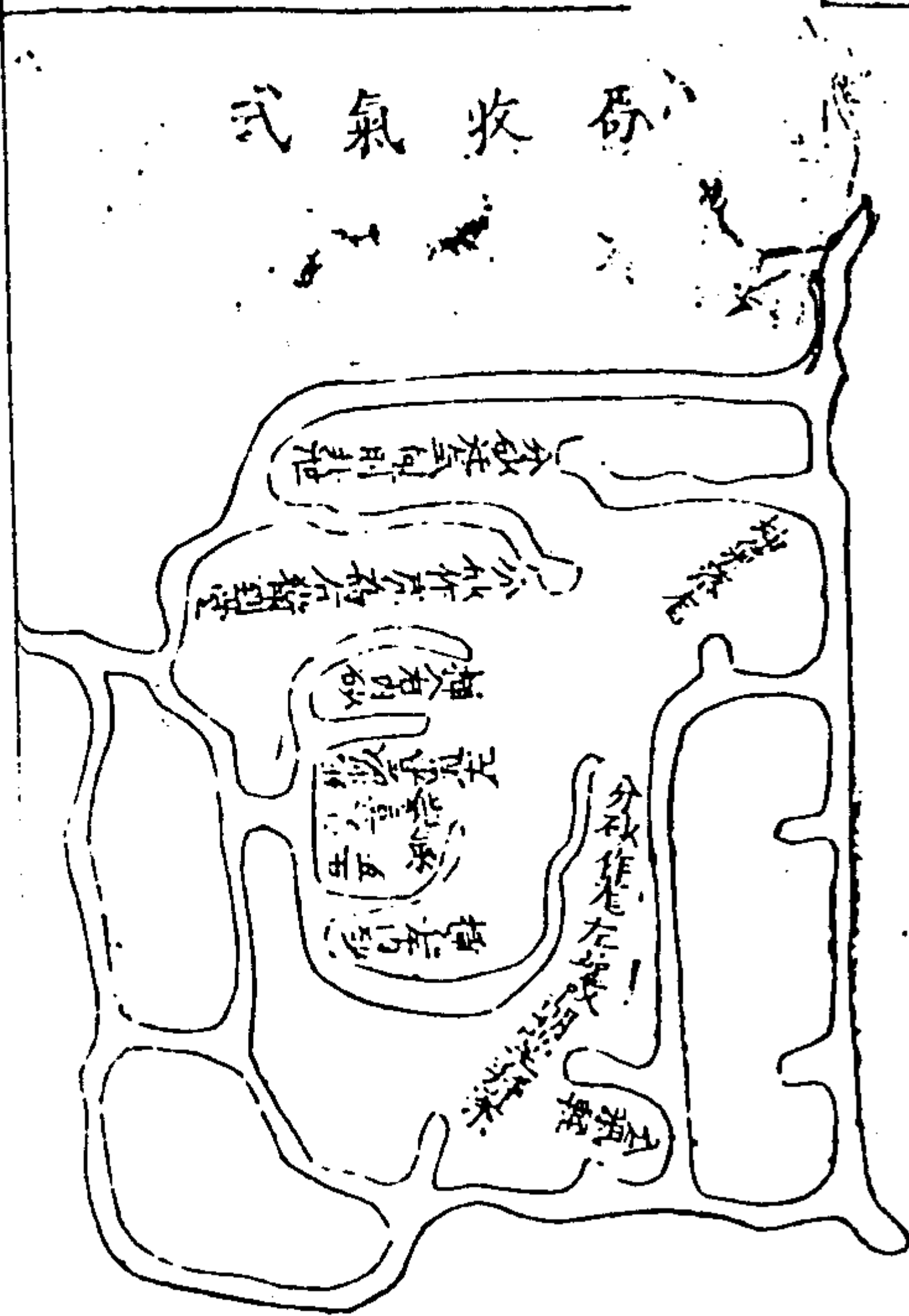
艮宮行龍向後卦側艮納丙坐穴对向宜甲午火或丙午火方美若艮上来水向巽巳午出當陂[illegible]向耳受終不如丙午向富貴悠長若作申向則艮為病龍申為病向雖不死絶而龍氣休囚豈為尽善有壬子癸水来亦好

平砂巳天后

五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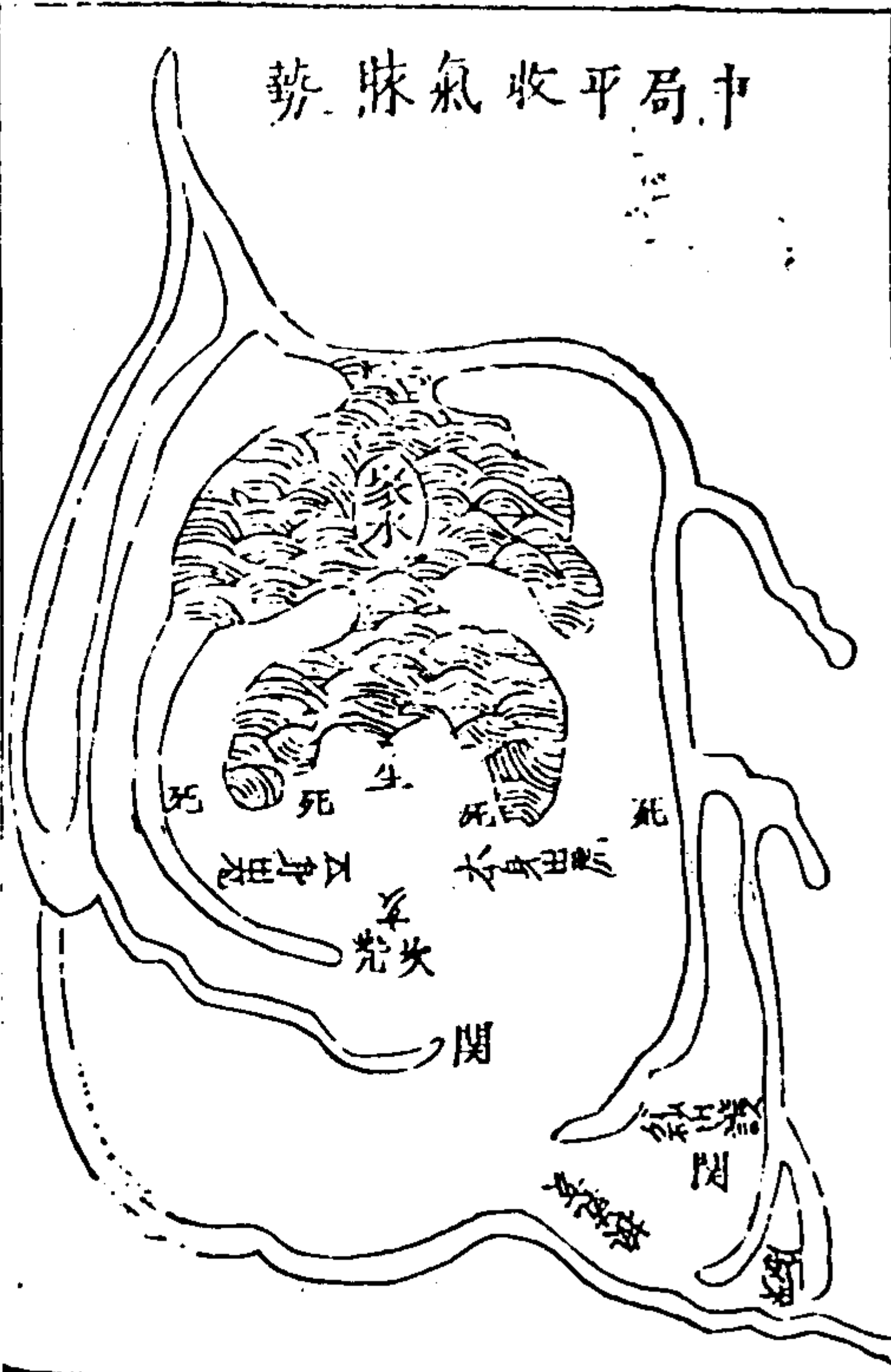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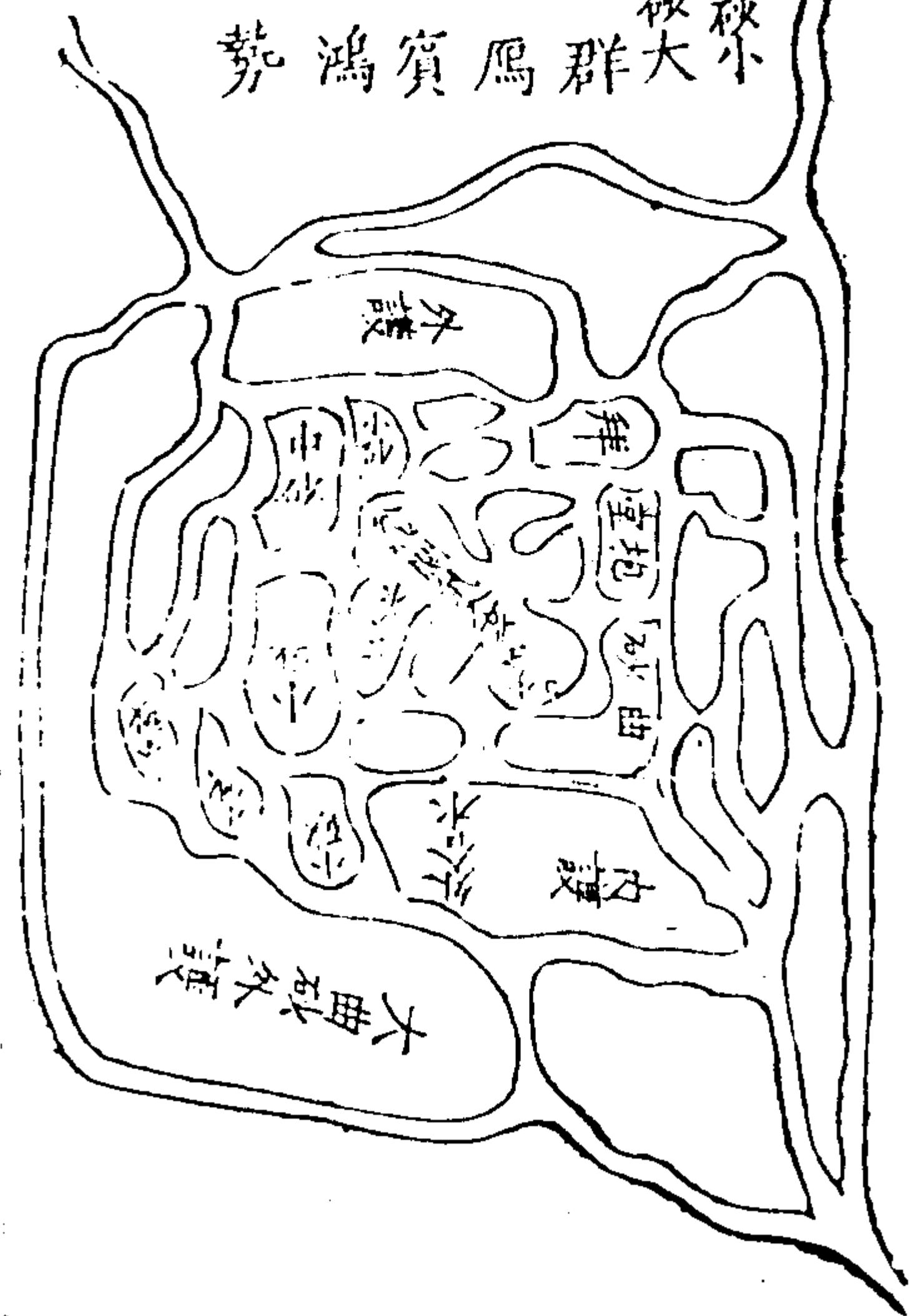
中局收氣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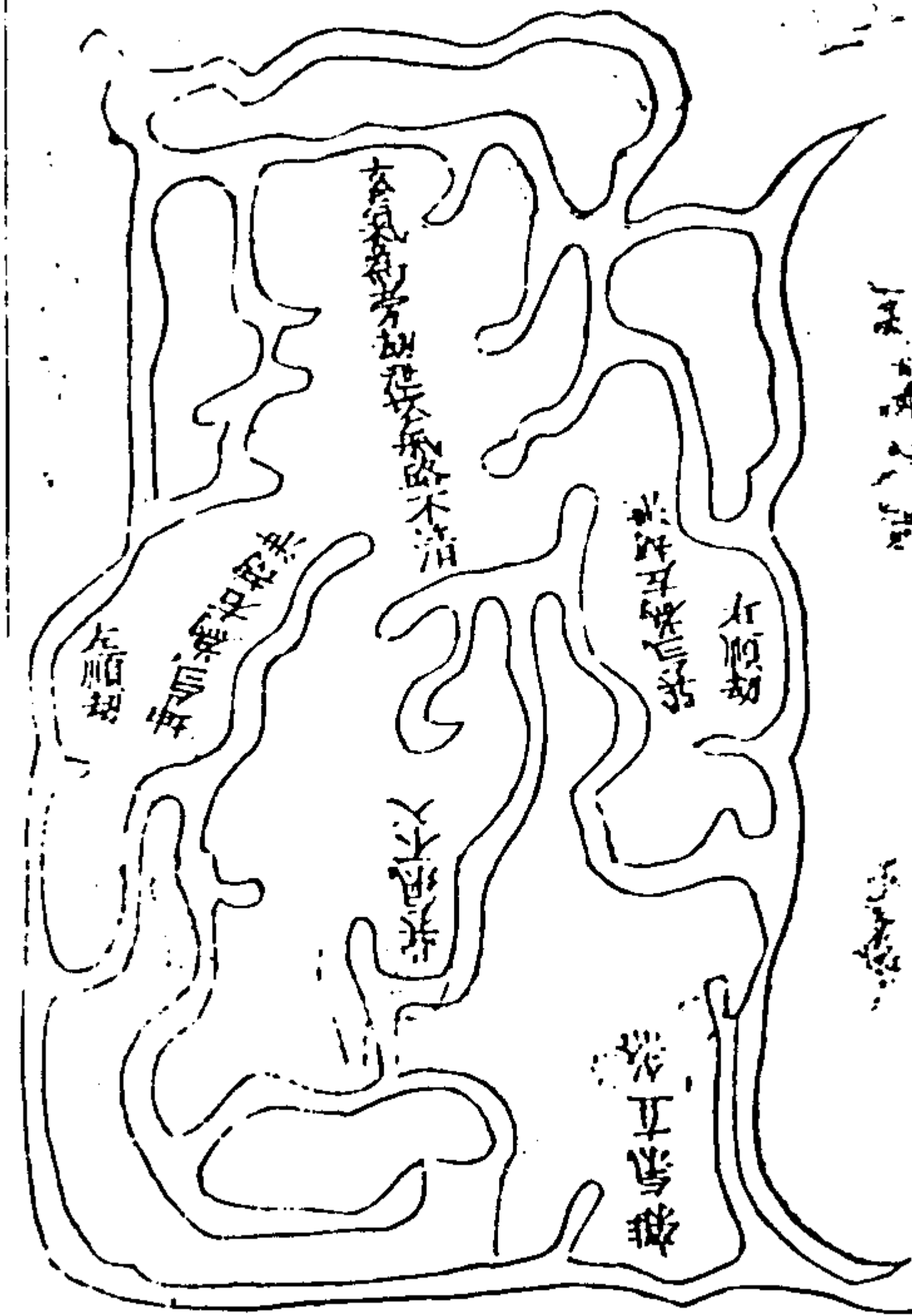
龍脈休勢砂頭方正傍出枝水關氣到中局却從中腰門向入一支水到中局分出兩股橫開向傍插入坵收來脈在中又得局中有上插入重兜入氣斜開關口收受其力極大此等龍穴安坟立宅子孫悠久富貴洪遠房分均平朱紫涌朝出人忠厚聰明形体豐滿

坤申來龍卦氣納乙乙水去向作壬若亥水來向作坎朝正子辰水去三合同子向亡分壬向三分■作甲卯向煞人退敗丙午向主退■午丙水趋艮作巽巳向亦可

中局平收氣脈勢

中受平收氣脈勢

龍脈出身細小泉泉而來將近局後百步二百步或三百步外分開大腹直至一二百步外兩水合轉一處出來却從去水合處復分兩枝小水從局兩有插破局內逆砂而進從中間進左氣當中聚水如湖兩旁插砂作本身龍虎俯伏湖外其中氣不偏不斜名中局平收氣脈蓋言穴旁无界兜激只取本身龍虎為主氣取穴也

如亥氣出身帶亥壬子氣入穴巽巳午上出身口作丁未向收亥氣長生水入局又收坎上臨官水穴既旺人丁又發財祿但氣寬大欠清細出官貴三途俱有發財則商藝俱異盖水木氣混行也

然体随水出身先出一大横砂流水界断后生小砂五七塊東西散立向前復結大砂居中或員或方或出角左右旁列小砂一二十塊或尖長或舒展或拱角侍人々向内朝堂向前又結小砂或長或方一二五塊周廻又結曲折長砂拘護向内者名群鴈賓鴻形中間結穴砂頭得十畝二十畝者住小砂或三畝五畝爲是外護大砂不拘只要長湾内向其小砂侍人々交股片々遮攔不見水來水去其地極妙百子千孫富貴不可勝計立向從外水立向其中穴傍水來去縱横極有情况难以認取故也不必俱此圖此論以裝放立式也認水之龍端看首尾中砂若大亦要兜收取氣

龍脉到頭開頭有百類名聚氣穴場端正凡見此龍便易指点若腰肋之間有砂劈出兩旁向后定冗與龍穴無情謂之切砂蓋龍分散英灵之氣故也雖是穴場可观而端正亦之無福而反致大禍絶人退敗理之必然尤防隔絶使龍氣入路不清越隔與劫砂二者俱是凶惡决不可下古人所謂脱落而者正此龍也蓋言龍氣不至虚立門面徒好看耳龍随土行土到氣至何以有氣不至之事解曰譬猶吹管者然閉氣音開一竅氣至而声出衆竅音齊開則氣泄而声音便不出矣此理必然至玄至妙学者察之

出頭尖細兜砂食氣圖

龍來有氣三開三摺狀是活動及至到頭出額及尖細瘦長斜欹逼窄則龍雖來亦必散沒如海中之潮浪溯而來及至逼窄之処勢无容則沖擊而終是滅沒必然之驗古人云来得好不如收得好長蛇尾龜兒頭猶着便生愁正謂此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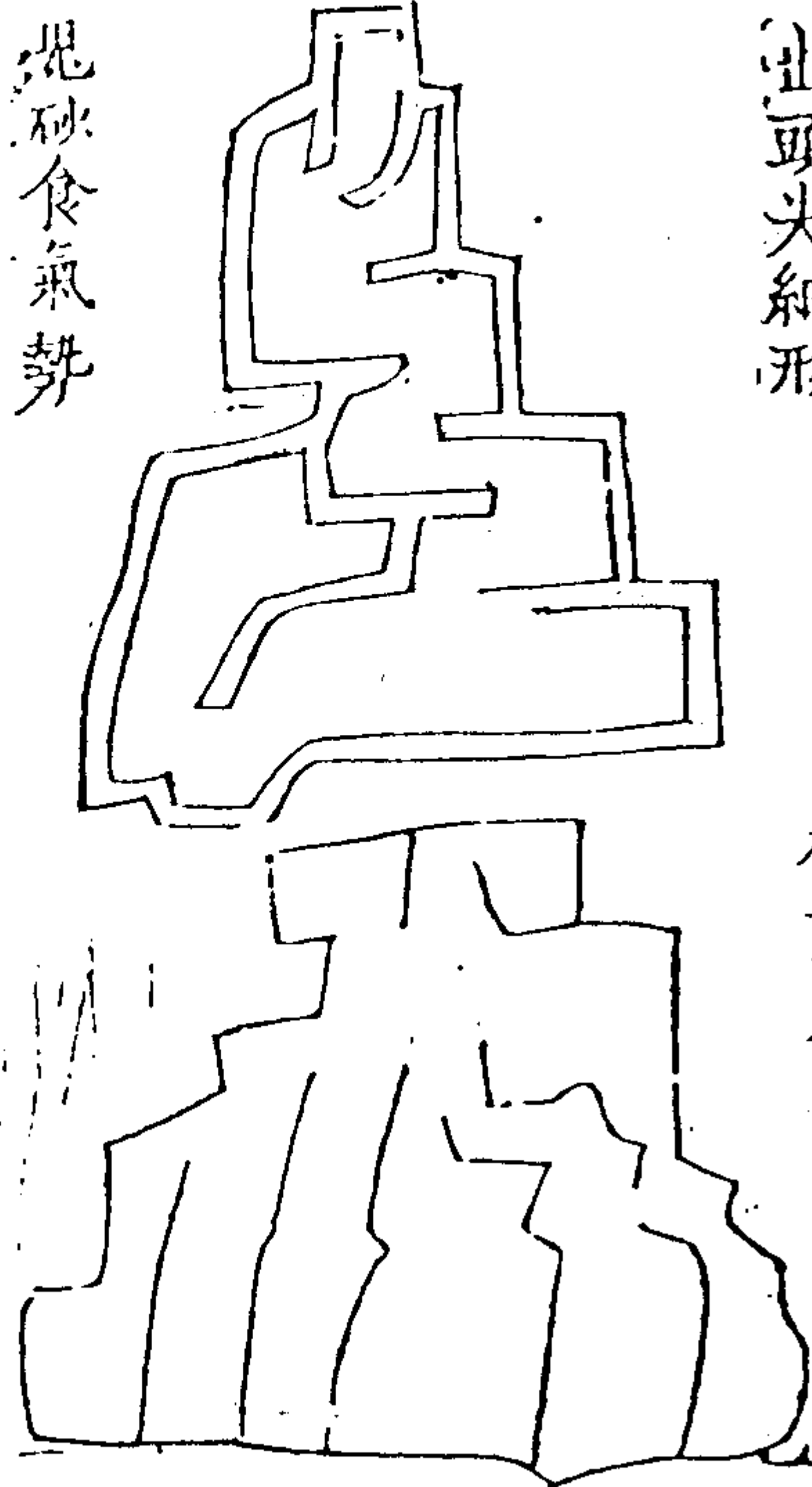
龍行入首面額雖然端正而坐下兜砂文水倒插入腹三重四重穿破龍形如破傘楊公所謂棕櫚葉散夜叉頭正此龍也時師見此頭額便移此処尋穴絕人宗嗣受禍无窮不可勝言矣

棕葉兜形似棕櫚葉有向前不傾穿尙而散乱不收者有破傘形向后散乱不收者二樣俱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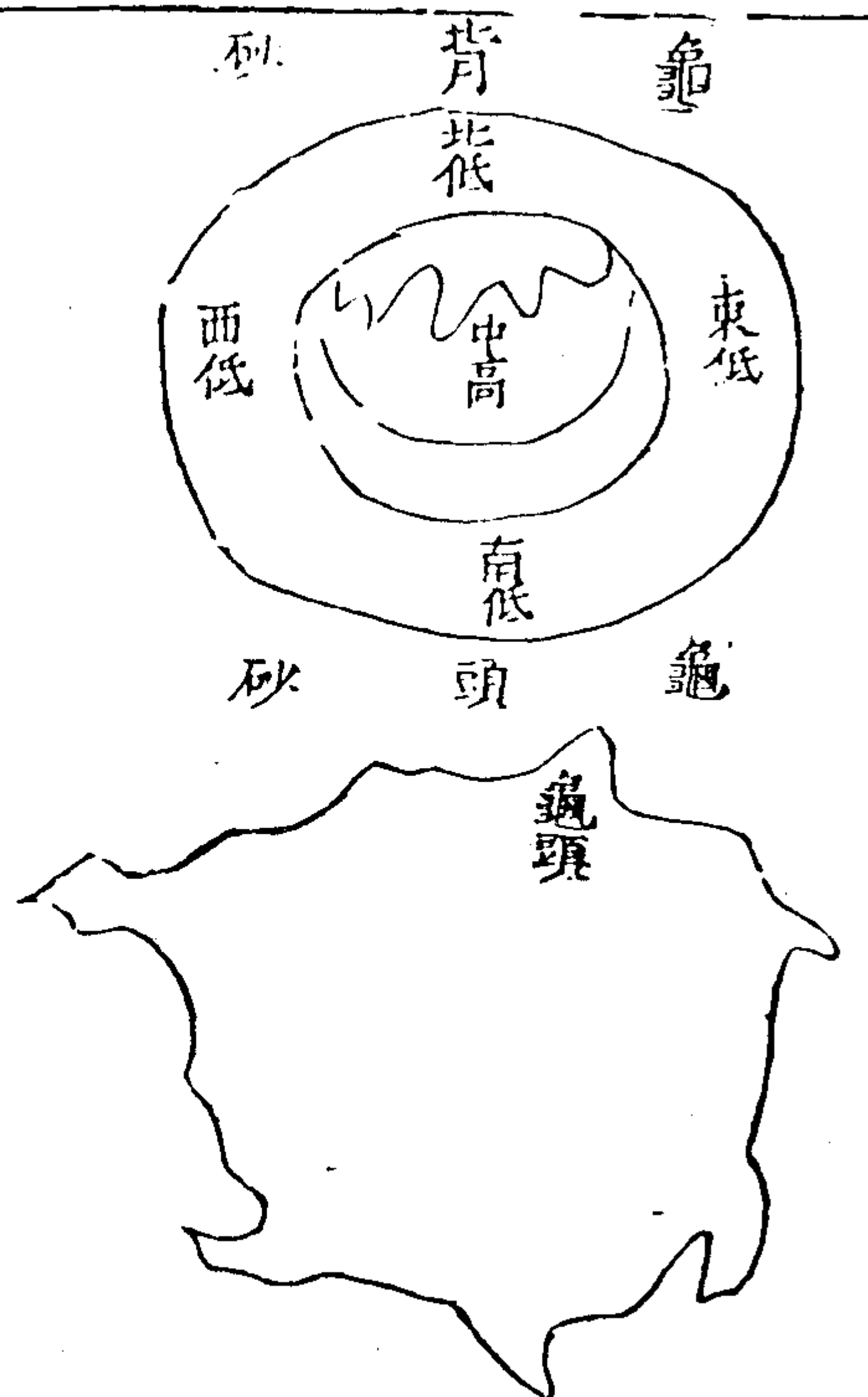
出頭尖細形

兜砂食氣勢

棕葉兜

龜背砂

員砂如鼈之背中高而四畔底垂雖有微脊四散不帰一路如此形体土脉各出龍氣不收四方八面雖好砂朝穴亦不成穴难以指點若中高而四面低中高処傍發微茫土脉垂乳有出兇角向前如山龍形狀却于中旁高低立穴亦佳更須深趣

龜出頭

員砂如龜四方八面不開面額却出細小砂頭如龜之首尾或斜或側或如鼈頭鴨嘴者此地决不成穴

龜背砂

北低

西低

中高

東低

南低

龜頭砂

龜頭

金盤荷葉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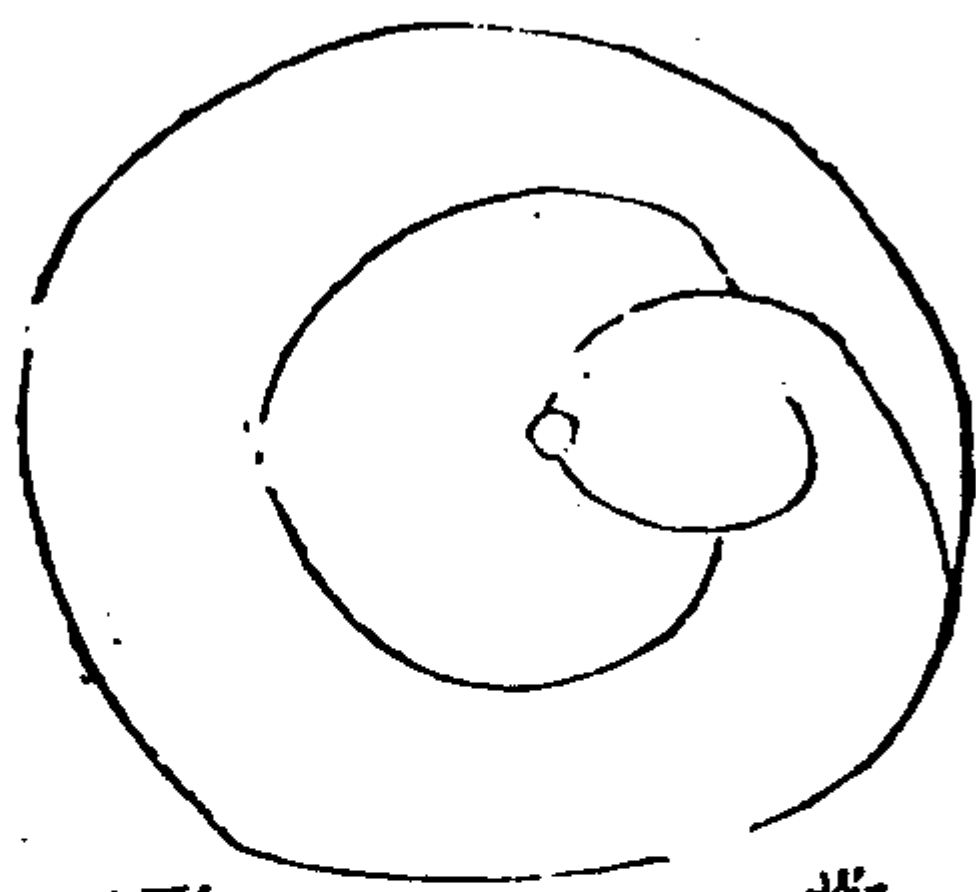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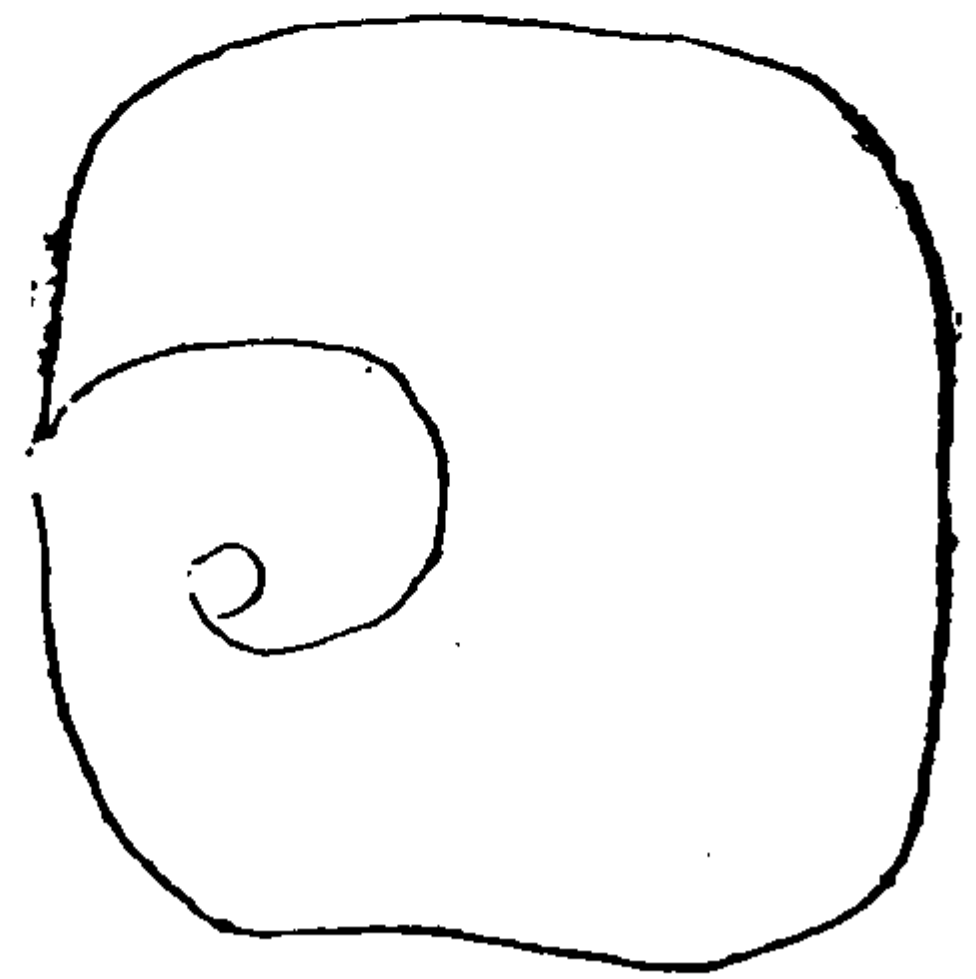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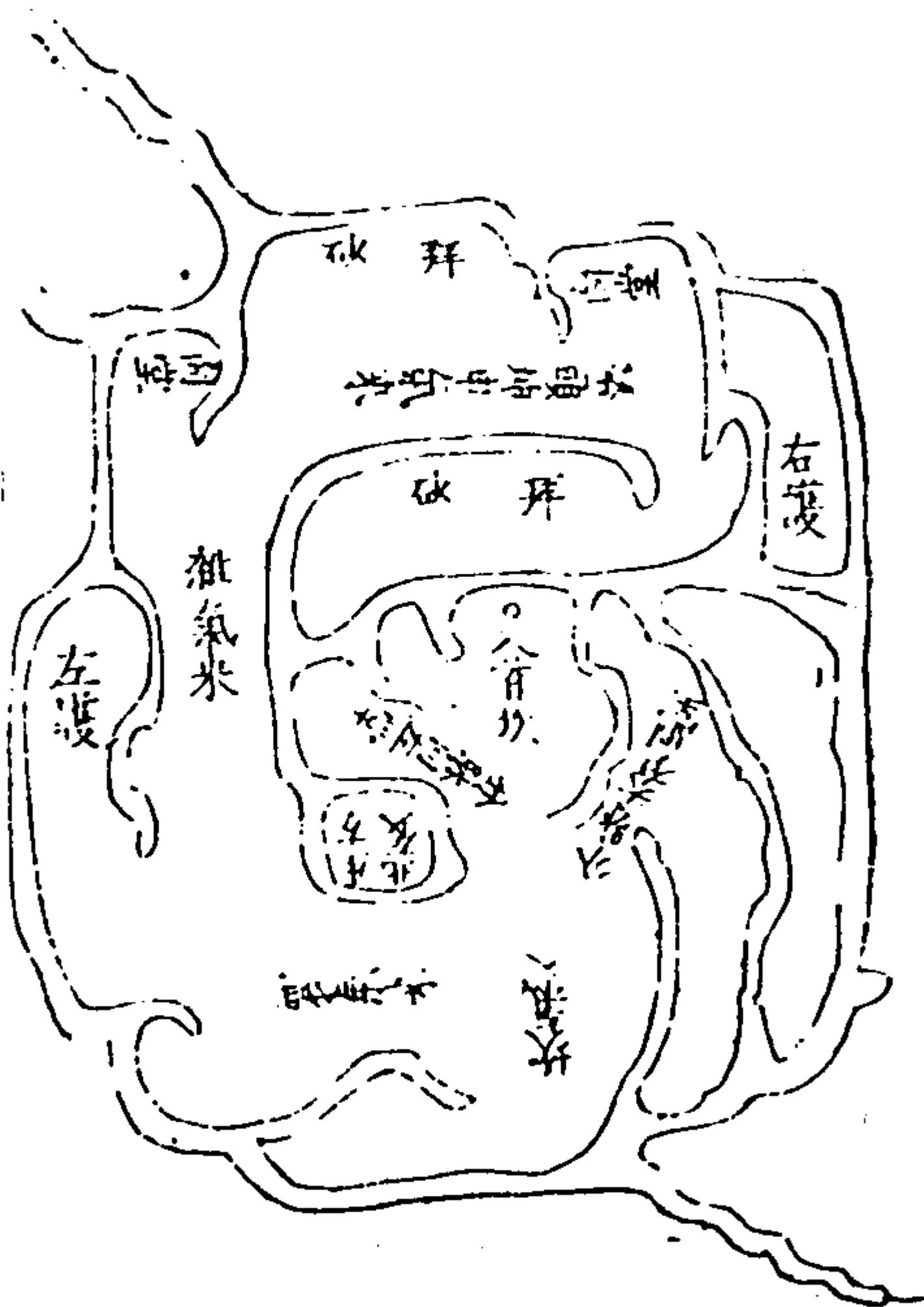
員砂成体四旁高而中間低湿似田非田似河非河边通小澗細茂出水類金盤荷葉形得边厚边薄方員其氣聚在帯上法當于帯上取氣立穴帯間得突更砂石形如鍋底不成形勢者凶下之立見凶悪

仰掌窩形

形帯員方边厚边薄中低旁高微茫界水出會大河如仰掌窩形定取取氣宜接過厚一边照顧取穴方的若從低薄処用者非是從太厚上取者亦失本氣此処穴場最难分裁用宜詳細

盤荷葉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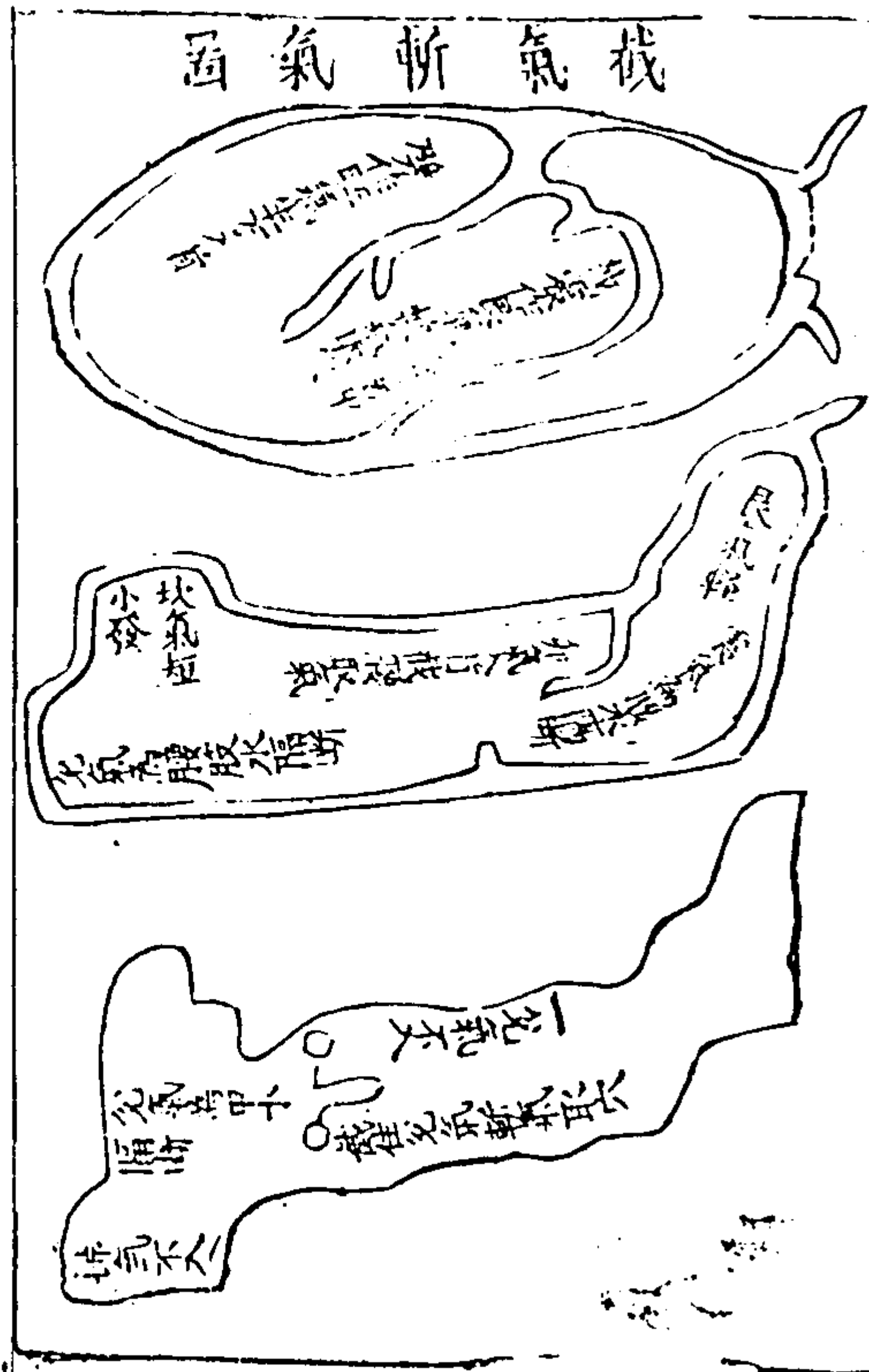
掌窩形

回頭顧祖

大水來処起祖行龍随水而出到頭或為他砂挟重使本龍從左轉右或從右轉左逆流而上却方回龍顧祖之地経云龍廻則水廻又曰龍從水轉若水向流出而不見有轉帰逆流処决无廻龍顧祖地理有砂頭轉廻不過是旁水界回龍脉耳雖穴場好其力亦輕謂非真龍到頭之故也若得此真龍到頭其水必從龍從回此地亦难立向以四边皆是逆一路出水耳從立向用坤申右边轉至坎入首是陰龍行休水之處要前出水而東西方貫出煞[illegible]故凡回龍之地發福不久陰水自卯上起長生反從陽水長生之方出去只發七八十年後衰后之番從依古前木墓位發給不福泉

回龍顧祖形

截氣立穴法　截多氣入右　截多氣入右

長砂到頭龍体有勢但到首餘氣分散难以下穴須在砂之𨕖間亦有枝水入腹弯割如鈎傍得短砂隔斷氣不使入首之処當腰收氣入局內亦能発福終不遠矣

斬氣立穴

砂如船形或如梭形兩頭俱尖难以下手必須有得枝水在脇間斜入向去之処逆展作鈎下水背面又得水逆入腹中兜氣入局當鈎取穴名斬穴斬其氣使不入頭來而立穴之謂亦能發福七八紀看龍出身遠大則福亦厚

截氣斬氣圖

祥雲捧月形

中有員砂作主有插枝水入腹分脉從兩旁逆轉作抱身砂或二重三重左右更得長砂弯曲向堂拱向府可戀拱端正環遶水神入局四通八達周圍来去欲来不来欲去不去恋恋不捨城口閉密不見分泄其地大貴出近侍之职男為翰府女侍皇宮孝悌忠義子孫昌盛富貴不絕亥壬入首癸来丑出向巳巽坤来丑出向坤艮来坤申出向坤午只难合亥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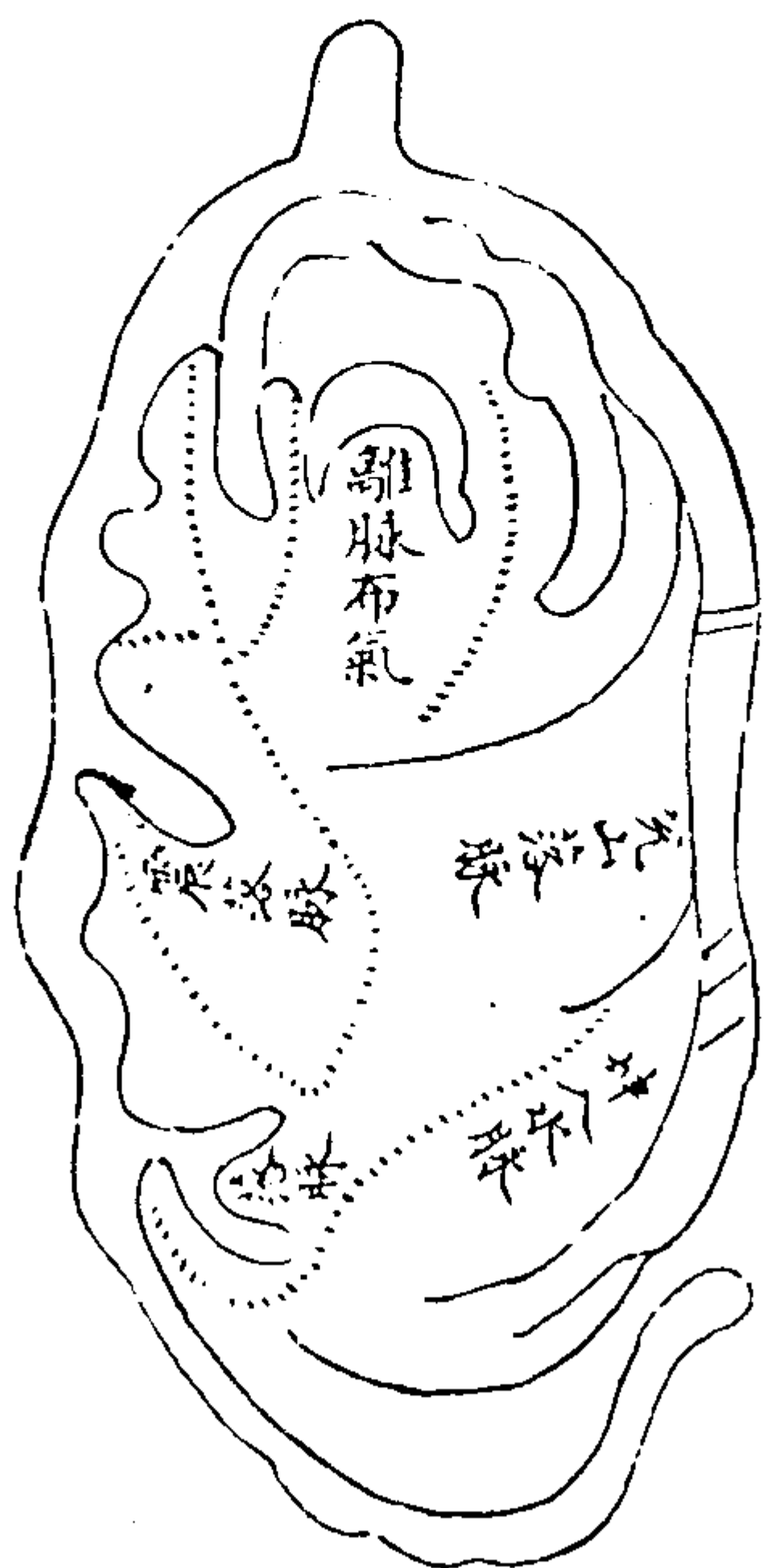
祥雲捧月形

平砂土脉之原

凡平原之脈皆根于山龍盜地之原脈自崑崙山發足分布四維八極故山之所向土隨以行自南來則界水以南之脈盡從南方之山落脈貫去遇水則止水未交合其脈猶渡水穿田直前至兩水交合之處南方之脈方盡或東或西或北脈亦從山脈發來遇前界而止南山來脈而貫東西北無山脈發來相近則南山之脈鋪遷而行直至大江或大海乃始住絕水趂西則西行趂東則東行皆本于南山發祖南方為首東西北為尾南北為雖龍入首向東北為坤中龍向西北為巽龍決無兌震艮寅等龍到頭結穴四面有山發足于界水

南尋離龍北尋坎龍東尋震龍西尋兌龍而乾坤艮巽各從水法取用

平砂土脉發足圖

離脉布氣

山龍落脉平坡勢

凡山龍到頭分開兩翼中不垂乳山逼勢急直鋪出去平坡三里四里之外方有大溪或長江界絕或有山脚下一二百步便結穴有平坡腹中結穴前无水止四畔界溪又遠取穴認氣之法看其龍落頭到結穴處四畔必俱月角拋斜向堂或左右抱出拜砂向前作攔頭砂或三重四重拖護者必是真穴在其后面脉雖三伏四伏節節隱露不一及至結穴之処自然自可辨两边微茫水交流合衿而出其地福力亦大百子千孫發財發福并山龍脉穴更佳水法不堪裁剪不比平源大河之処一不合法束手無計

山龍落脉取穴式

虎砂關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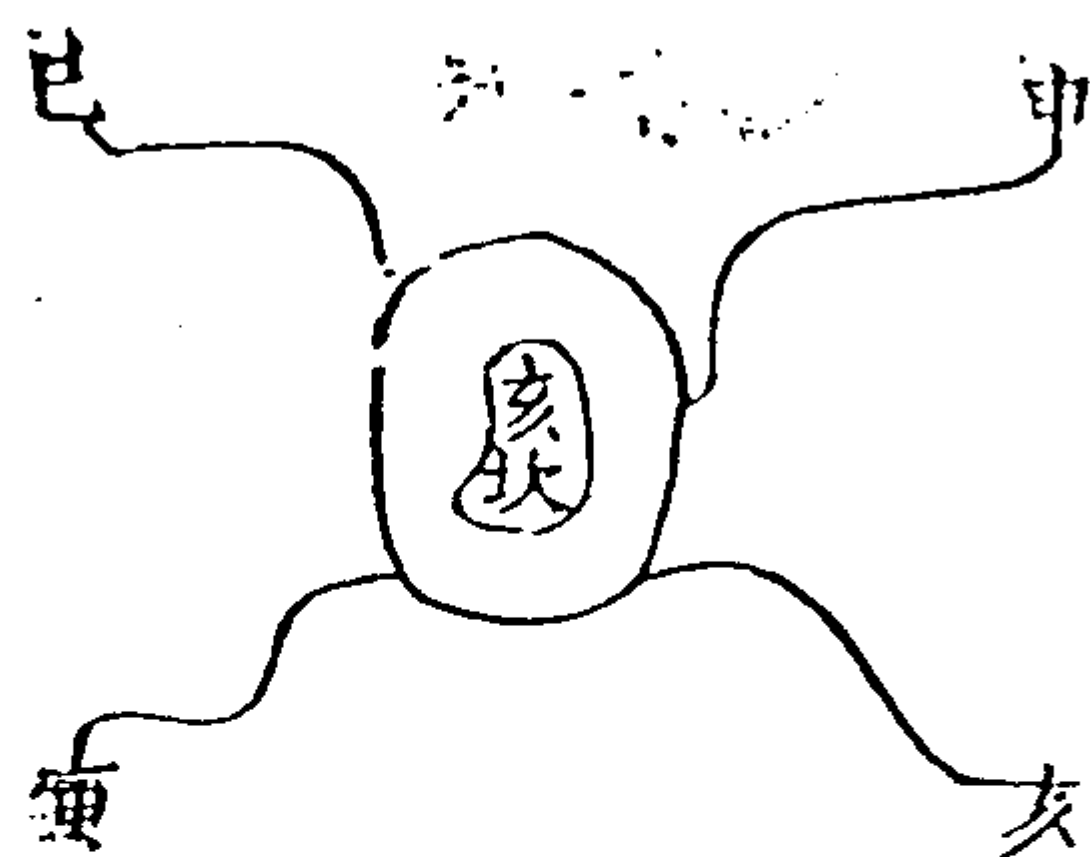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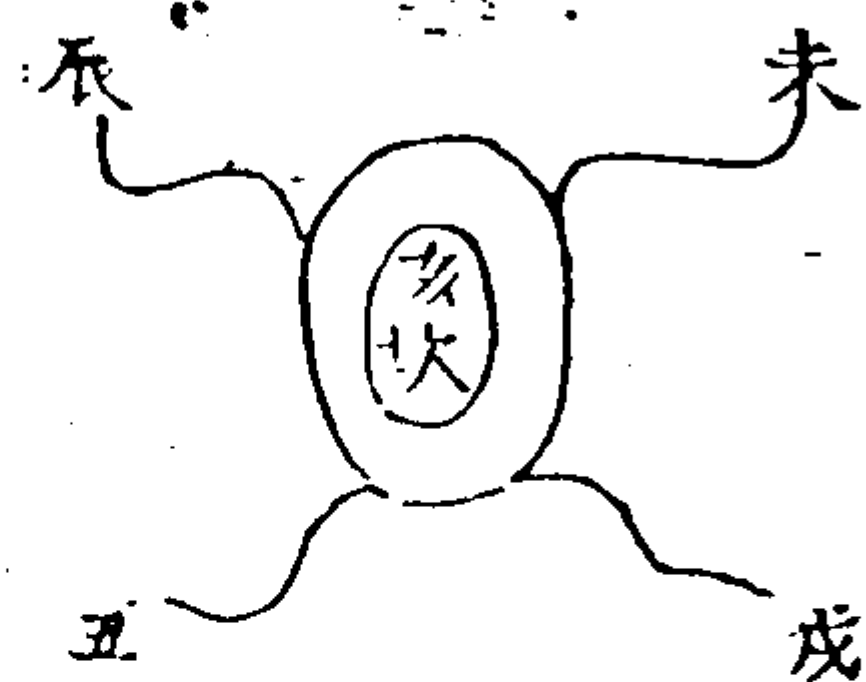
巳　申
亥坎
寅　亥

四生水法

寅申巳亥四龍長生之地交流入局朝堂者主發人丁然水陽也外氣從天地支陰也龍氣從地故龍喜地支行度水喜天干行度故曰水從天上去龍來地下眠又曰方水尽從天上去群龍須向地中來行四生雖無四正之福然終爲地支不發福氣且爲長房之煞若犯四生水法惟長房受災且餘各有位分衰落乾艮坤巽四字上來其災稍輕

辰　未
亥坎
丑　戌

四墓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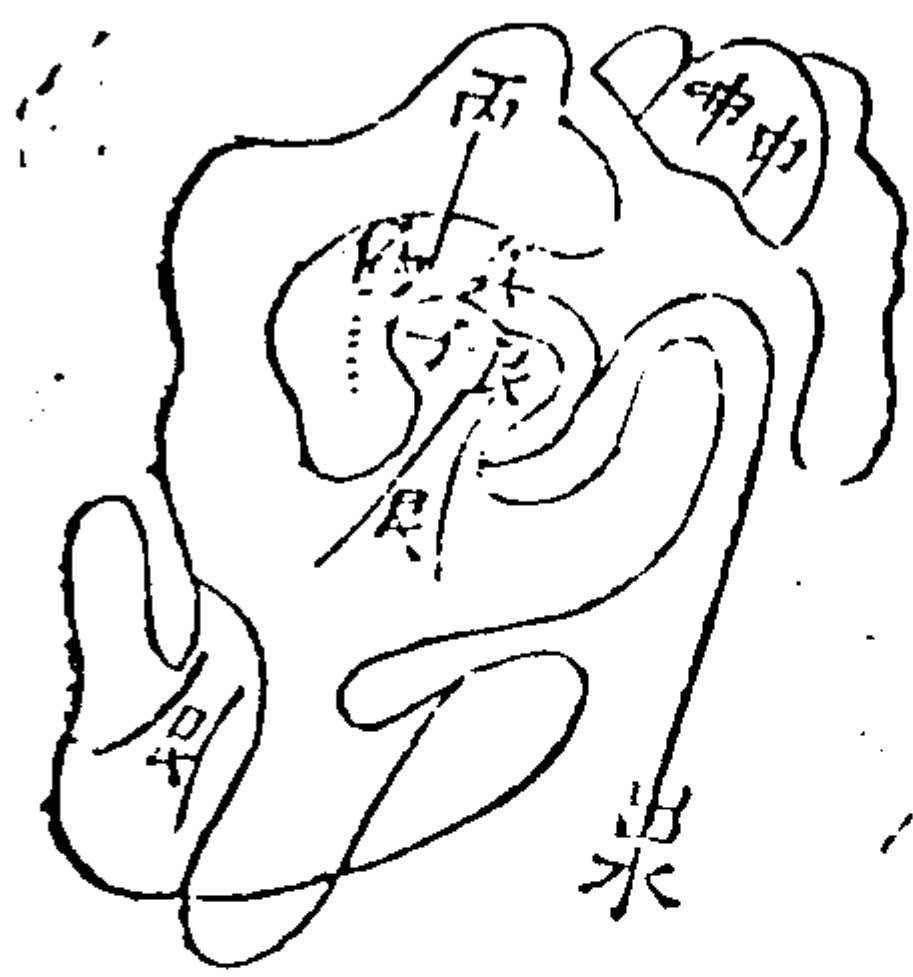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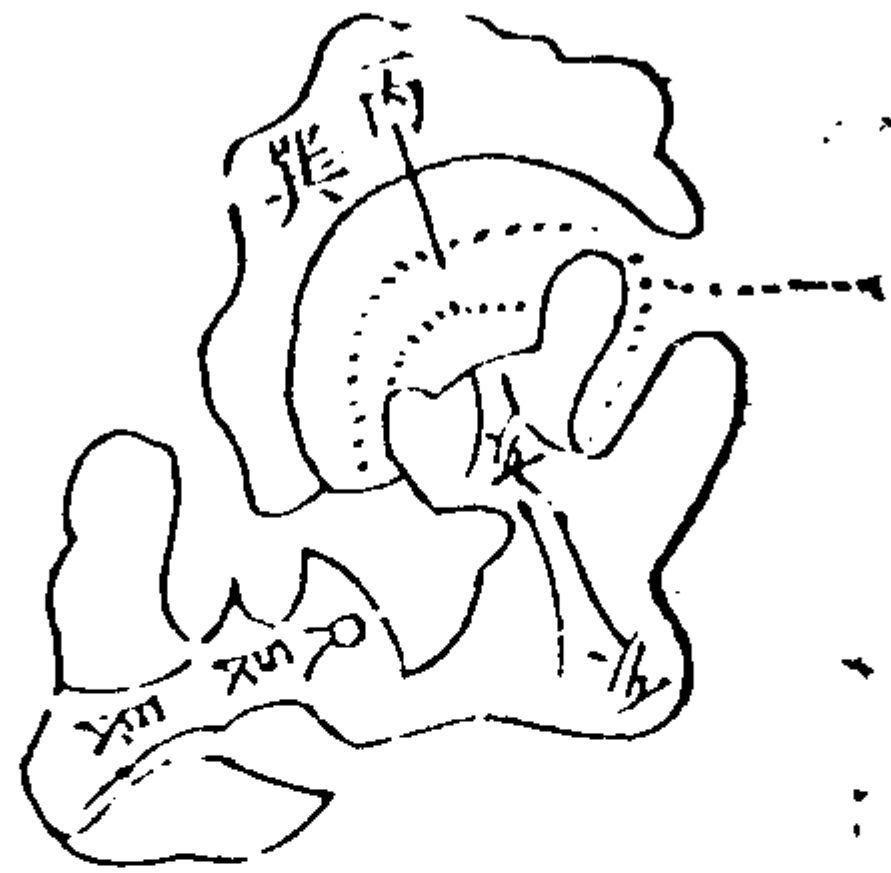
辰戌丑未爲四墓是水宜聚不宜來宜去不宜入若墓水朝堂主瘟疫痼疾孤敗絶后若聚而不來則又旺發富貴直冲破局傷財生氣則長子當禍看龍氣小房受禍冲破旺氣中子生災宜忌以斷吉凶如四墓俱聚不來冲擊堂前去大富堪比石崇若四墓俱到水不可下丁亡立見災殃出河方塘頂衆水來去

丙
亥
八亥
八亥

乘氣主穴當乘從脈

亥龍起頂落乳正亥入局左右龍從蹲踞而中脈抱出暨口若從亥脈尽処立穴則恐露脈風吹退縮則玄武古長然氣乘風則敗而進則孤氣和融故只可退出一步乘滑亥氣者不當以吐舌爲忌按穴三十六穴法去玄武嘴長而尖点此亦開金剪火之法也是以山脈餘氣不尽者可裁則裁之如不可裁只宜穴立滑高使生下不見吐舌亦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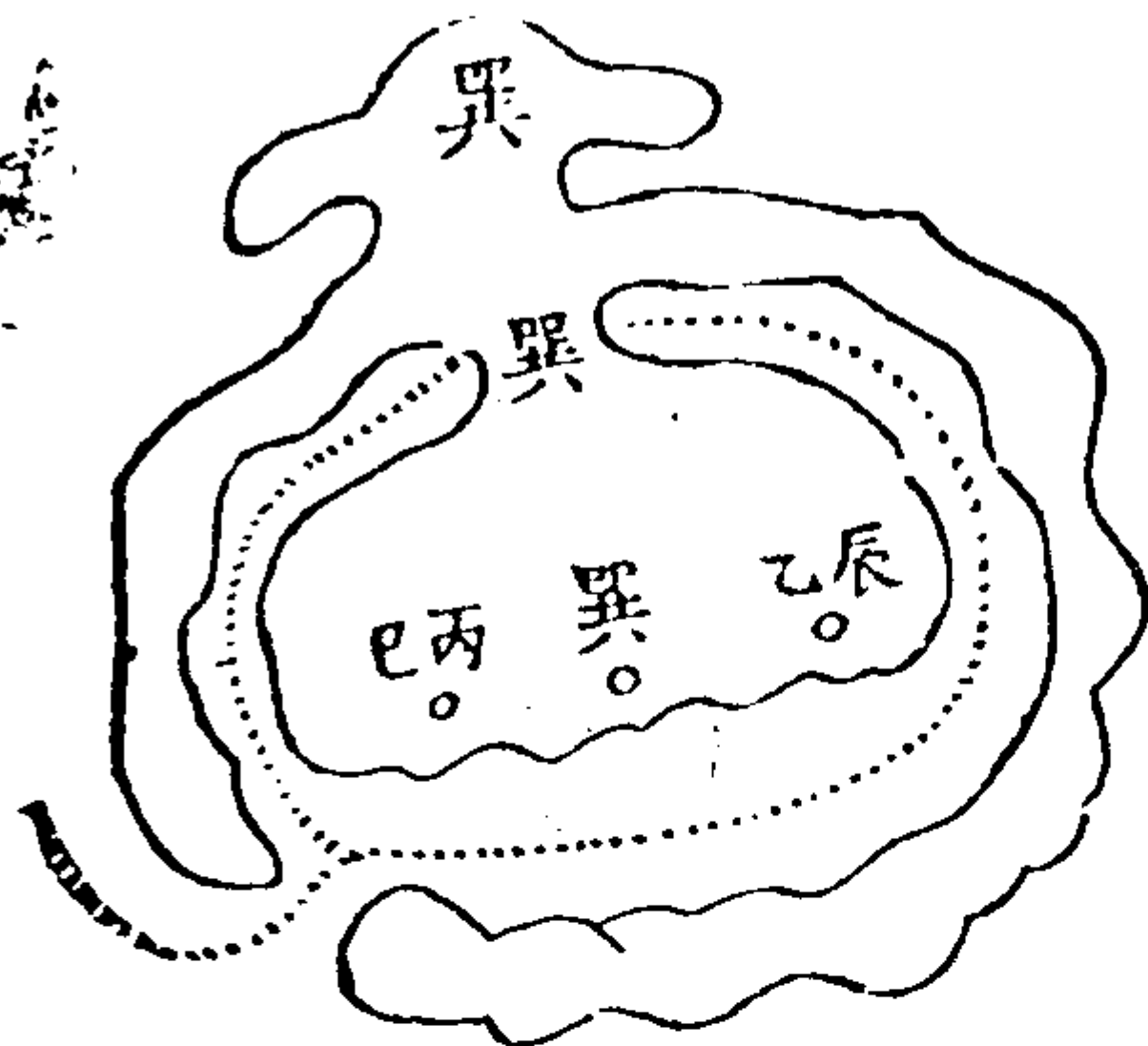
巽　丙　丁
艮
坎　乾
坎

僞行真落

艮龍起祖換出坎局脈乳入首横鋪平濶向人似坎体是真龍僞行也然有艮龍則祖則必有艮脈入穴須朝應情向看何正行斜受子不背祖其入穴之処必有艮氣到頭者此決趨在右角取矢以中局取穴則用僞義矢出偏方至故其龍僞行者不當在上落処求之惟向山以來下以穴在以來開氣二者

楊誠明祖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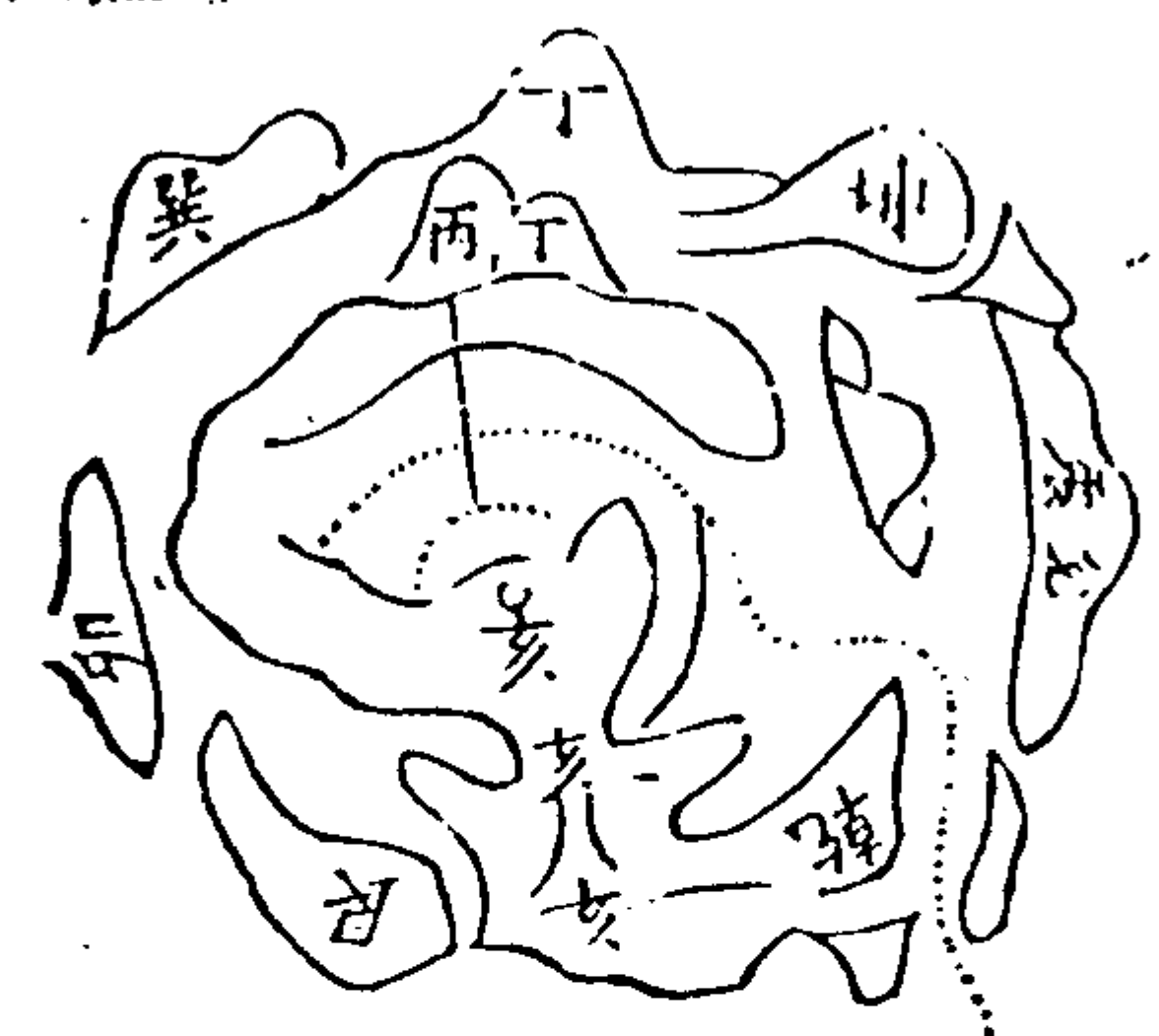
廖公為楊誠明祖作艮龍起頂落脈而入首兼坎艮形如谷口平𣇍不開鉗窩横濶二三丈時師取向内一角取于癸脈上立穴向中庚下后三十大禍廖公改廷向外小角取艮脈向丙后楊公父子蕃管子孫滿堂富記云天市東宮中一脈見坤峰兼封侯出府瞬為受三公出見廖公起源集

周商祖地

劉秉忠為周呂商祖作艮龍博亥作丙向二十三年呂商中高第為元大學士改點秦爲司后卒其子若呂商二艮龍二頂取艮脈尽処世代顯貴接龍相継此龍体勢本自艮方起祖所換艮龍不雜第二節換出亥局再博復落亥脈大宗小宗俱合三吉六秀故艮亥二穴皆發富貴

真行有落土金形休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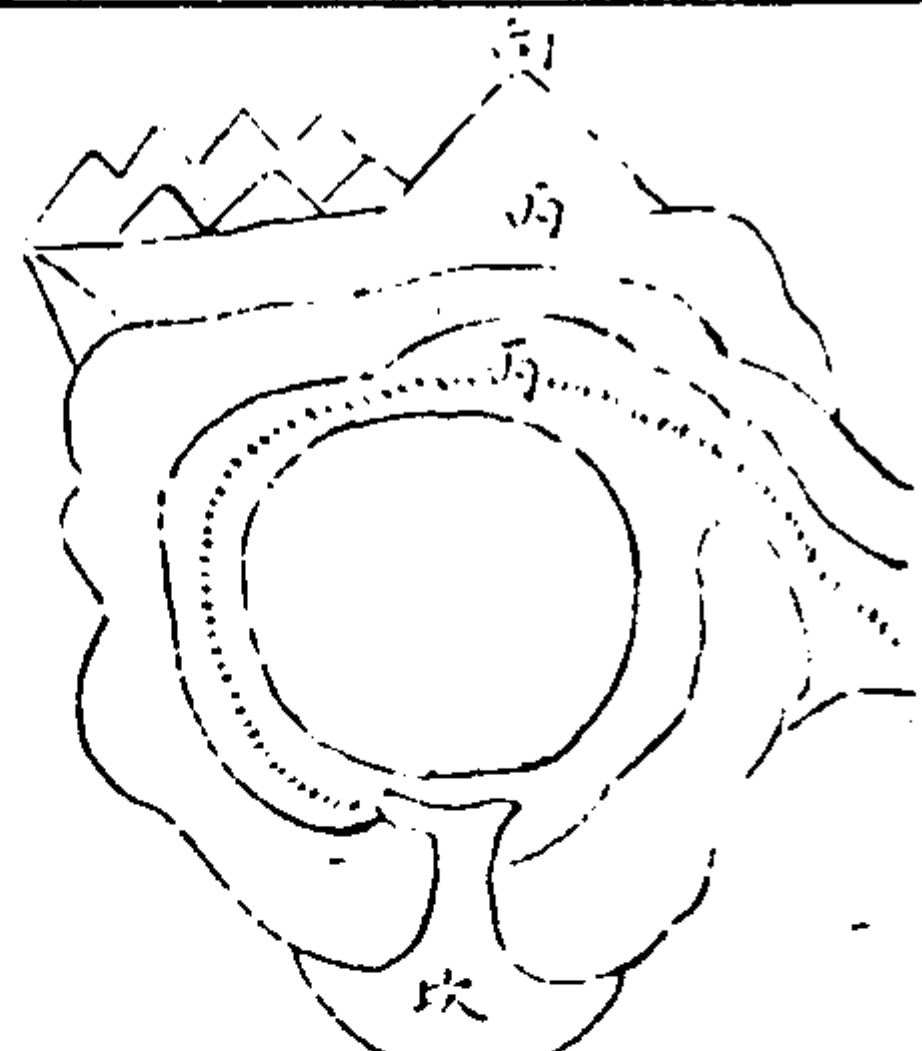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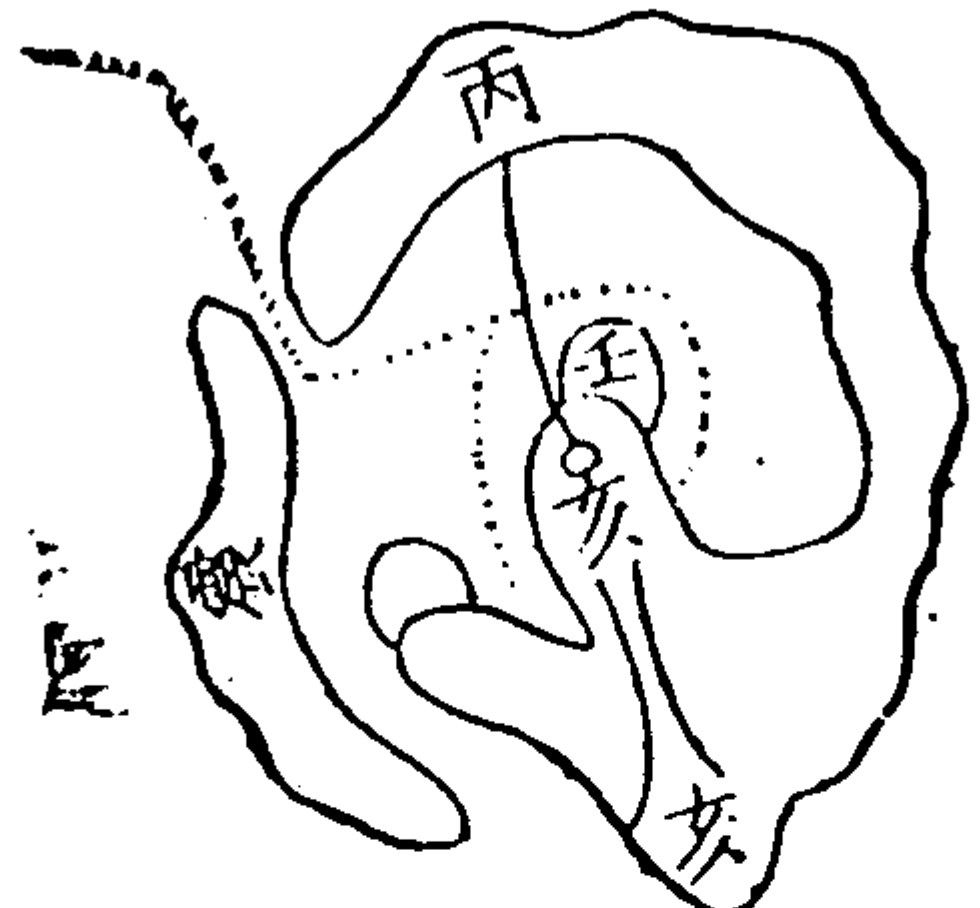
巽峰起祖至第三節変出土星横濶脳平粗偏不開窩乳東西二角又无脈落可考似唯立穴然有太穴難見開窩乳脈亦必有微些灰綫於臨脳睹巽佐收方可立穴若求其巽砂不明則又當驗朝山水何方有情經云惟有朝山識作心后看來脈前看朝山以為準的則万无一失矣又有乳脈乱雜唯办真偽者皆于朝應左右護砂上察之則其真穴可見古先聖賢立法金取边土取角恐非的論若朝对迎接右中安滑合中局而取边角乎

真行偽落含偽取真法

艮龍起祖二三節皆艮峰起頂至落脈入首却流進癸丑方尽是偽立穴之法當循艮脈尽処乃為真氣却于艮脈尽処立穴雖拖出癸丑方去亦宜裁剪以截偽氣如不可截亦只就艮氣上延之故古人云有氣得乘偽氣自歳不當以癸丑拖出砂頭為癒疑此作丙向以陽艮收丙氣大發官貴老當貴衣金若於

催官吉秀羅列

亥龍起祖三節四節不脫本体入首結穴之処龍虎降伏乾坤艮巽四山高聳震庚丁兑列秀于前后左右得此形勢而龍真穴的則主出將入相封侯賜爵子孫奕葉濟美更得旗鼓劍戟森嚴則產英雄橫行天下百戰先敵者未迨匕數百里入首而八面降伏並係禁忌如遇此地禁口勿言福薄之人延之必至献屍雷擊水熟而后亡

六秀朝天

乾龍起祖換亥三節四節亥龍行体入首端正而乾坤艮巽四山高應丙丁兑旁到秀峰衆水倒左出寅艮長流而去作巽向以收水神則砂水並美主出魁元宰相无震庚砂主文章冠世名播夷夏百子千孫世代顯赫朱紫滿朝凡催官為元砂水得一則貴况群秀呈祥者乎

单落雙入裁穴法

亥龍起頂单行落脈到頭一路俱係亥脈臨穴処却雜壬氣出右边似壬亥双到左東右伸時師不知却見左右護砂緊從應案遂棄便從落脈尽処點之是棄其亥氣而取偽脈自壬氣上作用則失之矣法當從亥脈尽処挨左立穴任其壬脈鋪出不妨蓋趨真避偽當飛者勢決宜高則高下腳下有余氣雖不栽亦何出法宜就來則棄延右有余氣雖不栽亦可也全通目光之巧者上術也

參形雜勢圖

如艮龍從坎換入艮方起頂单落至入首之處却鋪氈出一片平濶一二十丈抜坦同情以無收拾勢雜形亂坎癸艮寅皆到全無承曲情況然龍真正左右護砂明白不可棄如此形勢最難指點全憑目力之巧詳察朝應情勢係何體製書云參形雜勢從何認惟有朝山兄案心故有真龍必有真穴有真穴必有真朝從穴內詳觀前案有情者若在丙上則于丙上剝穴取艮作用便為真穴其餘癸坎寅氣

玉尺經四卷 通行本

舊本題元劉秉忠撰明劉基注秉忠初名侃字仲晦其先瑞州人曾祖官邢州因徙家焉少補邢臺節度府令史旋棄去隱武安山中從浮屠法更名子聰世祖在潛邸僧海雲邀與入見大悅之留贊大計人稱聰書記及世祖即位始剏議建國號規模制作皆所草定至元元年拜光祿大夫太保叅領中書省事更賜今名十一年卒贈太傅趙國公謚文貞後改謚文正追封常山王事蹟具元史本傳基有淸類天文分野之書已著錄秉忠精於陰陽術數世祖稱其占事知來若合符契嘗相地建上都於龍岡又建大都城其規制皆秉忠所定顧史不載其著有是書永樂大典備收元以前地理之書亦無是編明嘉隆以前人語地學者皆未嘗引及知其晚出特依託於秉忠基注中有貴州北界之語貴州在元季爲順元宣慰司明初改貴州宣慰司永樂間始置貴州布政司基當太祖時何由與廣東雲南並稱是注之僞託亦不問可知其書言萬山起自崑崙其入中華分五嶽者爲艮震巽三條又云黃河界而西北丑艮行龍長江限而東南巽辰起祖不知黃河自西北而東南依形家言當云乾亥行龍長江自西南而東北依形家言當云坤申起祖遞承上文而自忘其謬又以金臨火爲自焚木入金爲絕命離龍見兌坎爲自廢震龍見離兌爲傷殺不知山川蟠鬱千里百里初無定形必如所云自起祖以至落脈兌不可以入離離不可以趨兌將褒斜之谷不可以入終南九華之峯不可以趨鍾阜拘而鮮通莫此爲甚其論向篇謂龍穴之善惡從水而以生旺三合爲主是輕以巒體之形勢繫於水口之吉凶舍本齊末益復支離自此書盛行江南地學率皆以三合爲正宗趨生趨旺從向從龍糾紛不已蓋三吳澤國言水口則易於傅會是以輾轉相承末流益熾

國朝華亭蔣平階作地理辨正始攻之甚力雖平階欲盡變理氣家言未免過當然其竊楊賴兩家龍分順逆砂辨貴賤之緒論參以臆說詞雖瀾翻意實膚淺平階所糾要不得謂之吹索也

六壬雲開觀月經一卷

不著撰者

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六壬開雲觀月經一卷》提要

六壬雲開觀月經

元首卦　一上克下

課中一克下　元首卦本宗　起歲作萃聞

逢信月來旁　傳辰旬日應　值日目前陳

氣動總分休　俟來自析身　諸門從此課

萬類各通神　下氣言官職　買財相氣論

死言色禍起　因動見官刑　休來憂疾病

諸家卦備陳　得旨從天降　不悟後學人

經曰此謂七百二十課八八六十四課中應候之根源也大凡占得傳發用之神即於此課中取其克應如發用是本年太歲其事必干於朝廷奏對請謁或欽賜官爵凡事欲求了絕結絕必須一歲之中方見始終結絕如發用是月建之神其事必在一月之內或事必於干長史以及二三品之僚門方纔了絕故曰建同于長史太歲比以人君即此謂也如發用其旬首之神其事必應在十日之內如甲子旬首神后發用是也若發其本日之神其事必然應在當日只在目下見之如甲日功曹發用是也若發用是一氣之首即亥卯及中氣之日辰是也如辛亥日立春占之就見登明發用其事必然應在立春節一十五日之內若發用是也七十二候之神每候五日如丙午日得東風解動此事必然應在丙午丁未戊申己酉庚戌此五日之內也若見王氣發用即言陞進官祿君子吉慶凡事必是鼎新創造之事及朝廷有頒賜賞賚進對之喜各須以類而言之若相氣即言相氣之事若囚氣即言之事

重審卦　一下剋上　十一

一下克其上　重審卦本音　父子相離折

夫妻不欲答　出行遭盜賊　居住賠相隨

入獄應難避　傳出可易容　太常與陰陽

合乙以自能　同伴生神處　恩來禍不從
玄空爲蛇虎　勾在墓當宗　善事皆成惡
親者不相從　凡事宜多慮　而四者添縱

經曰此謂四課之中獨見一下克上爲重者之卦占者得之凡有所行之事必須再三四而循之事必待次而成也又如初傳值長生旺相之神而末傳值墓絶之神其凶災禍患不得解避而自然消散矣又如初傳生旺而末傳傳入墓絶之鄉亦爲不吉之兆若有貴神或龍常陰后休氣解神天月二德天喜六合似一吉在於末傳之上者亦可以持凶而化吉也又如吉課又得吉神入傳其吉福喜慶之事不待言而可知如凶課更又凶神入傳其凶無以加也又如初傳剋其末傳者亦凶末傳剋其初傳者吉若中傳有解或相生比和者亦可以持凶化爲吉也

察微卦　二下克上　見機卦　二上克下

二下克其上　卦源分兩名　見機先起孟
求事後須成　用起季爲仲　察微存婦驚
兆罡臨四孟　必定衆家爭　吉神臨虎吉
凶卦更謀凶　龍常陰后合　天乙吉神從
勾玄蛇虎在　凶兆自詳評

經曰此言察微見機二卦各有分別也若二上克下或二下剋上似取孟神發用者爲見機之卦也若二上克下或二下剋上但取季神或仲神發用者爲察微之卦也寅申巳亥孟神也辰戌丑未季神也子午卯酉仲神也占者得之在察微卦者凡事須再三審察精思熟慮此之謂中有刀察中有仇恐防人而不仁者也見機卦者凡事必須見機而作若涉吟猶豫後必主咤膞之難也或三傳遞互相生或有吉神入傳亦吉

長幼卦　二上克下　知一卦

三上克其下　根源長幼推　吉神同一併
老者必依離　家内恐無禮　官司宜有訖
吉神同旺相　方得免災消

經曰此謂四課之中若見三上克一下者爲長幼之卦也占者得之家中必主尊長大人有依離經身之疾更若上乘死氣或白虎病符喪吊二神全者必定死亡哭泣身挂縞衣孝吊蓋頭之兆若上乘勾陳官符獄神入傳更帶休囚死墓之氣者必主家長大人在於牢獄之中淹禁而未能出也若得吉神入傳同併長生旺相生或三傳之中有救者又主因者得脱病者獲安

度厄卦　三下克上　死奇卦

課中三克上　度厄卦中論　凶神同死墓
必幼定生非　休囚無氣甚　旺相得舒伸
吉凶須審察　學者要潜心

經曰此謂四課之中若見三下克一上者爲度厄之卦也占者遇之必主家中卑幼小兒有時常疾病更若發用之神與白虎喪吊二神又值死墓休囚墓絶同發用者定主人眷死亡喪禍連綿若乘螣蛇主驚悸夢寐不祥之兆若乘勾陳發用必有官非獄訟之事若與龍常陰后合乙吉神發用者或得解神天喜皇恩天月二德又臨旺相生得有救者以凶爲吉之兆也

無祿卦　四上克下　孤辰卦

四上俱克下　名爲無祿凶　居官失却職
依於必成空　更憂勾虎動　死墓又相通
不死應遭獄　天年不善終　吉神同一處
恩來禍不從

經曰此謂四課之中四上俱克下者爲無祿之凶卦也占者得之在官者定主停官罷職輕則減祿削職重則死喪牢

縱若庚人得之尤為吉凶喪亡不祿之兆若三傳有救或
臨生旺無與龍常陰后合乙吉神或與解神天喜二德皇
恩氣天馹二馬同傳發用者反為吉也
絕嗣卦　四下克上　寡宿卦
課中四克上　卦名絕嗣凶　幼年多子嗣
遂歲絕門宗　三傳如有救　殘年論災凶
有吉同前例　無醫斷後宗　龍常陰后合
庶免一場空
經曰此謂四課之中四下俱來克上為絕嗣之凶卦也占者
得之不論君子小人皆凶最凶之兆雖然初年以中歲之
間子孫興旺家道興隆末蔡年晚歲死亡男孫臨當晚景
孤子無依家道消冰財帛耗散設若三傳有救或與龍常
陰后合乙吉神又值旺相相生解神德神同傳發用者庶
免絕嗣之凶也若加凶煞其凶尤甚焉

涉害卦　孟深仲淺取之　此用卦
涉害卦相爭　課從此用小　前淹看涉路
涉害阿誰輕　有克較輕重　偏多得用情
卦中取此用　不比亦為宗　孟深從仲淺
淵季却無憑
經曰此謂四課之中有二三四下克上須以陽日取陽比發
用陰日取陰比發用如俱不比俱上克下者初頭先克者
為用如下克上者此為涉害之卦先取孟神上所得之者
為用如孟上無有所得之者却取仲神上所得之者為用
惟季神上所得之者無所取焉其吉凶禍福進退存亡之
道載之於名卦之中
蒿矢卦　日克神　天煩卦
四課俱無克　須看日本因　三神何地類
數內阿誰煩　如無神克日　須用日克神

非此為模範　諸家卦借陳　吉神同作吉
山家亦為殃
經曰此謂四課之中又無上克下又無下克上者將何而為
發用之神也既無上下相克之神却取克本日天干之神
為用如有又無克本日天干之神却取本日天干所克之
神為此即為用此即為蒿矢之卦即日遙克其神也占者
得之須看發用是何將遇吉則吉逢凶則以凶斷
彈射卦　神遙克日　地煩卦
四課俱無克　又無日克神　須看神克日
彈射卦為祈　吉慶土神符　端然福慶頻
凶神如發用　疾病死亡殃　鬼魅來侵害
推之見的真
經曰此謂四課之中既無上克下又無下克上又無日遙克
神亦無發用之神也若四課之中獨有克本日天干其發

用是神將遇吉則吉逢凶則凶
昴星卦　無克無遙　冬蛇無遙
四課無相克　難推發用神　又無神克日
亦無日克神　因茲推昴宿　俯仰定災殃
剛柔須看日　禍福兩相侵　虎視冬蛇卦
二者要推尋
經曰此謂四課之中既無上克下又無下克上又無日遙克
神又無神遙克日是無發用之神也須以昴星卦取之昴
星者即酉為從魁之神是昴雞所加之處剛日為陽則看
從魁位上所加之辰為發用柔日為陰則看從魁所到之
辰為發用在春夏占之為虎視轉蓬在秋冬占之為冬蛇
掩目占者得之並為凶兆更若上乘蛇虎勾雀玄空又與
死囚墓絕同傳者其所主之事不爽毫厘若乘龍常陰后
合乙之神又帶旺相相生或解神二德天喜皇恩天馹二

為用傳者應可將凶而化為吉矣

斬關卦　魁罡發用　龍戰卦

魁罡神戌上　發用斬關風　水行應吉利
居任暗相通　避罪宜逃難　天門萬里通
正神同發用　奴婢見天空　吉祥同一課
凡事見災凶　青龍為里其　華蓋紫微宮
或從六合下　隱遁不知蹤

經曰辰為天罡戌為天魁此魁罡二神在課中發用者為斬關之卦占者得之最宜遠行出外經商求利躲避難隱跡藏形一應有為並從動用更若上乘龍常陰后六合吉同併旺相相生之地無不利吉若在家居住又乘蛇虎勾玄發深盜賊官司口舌之事各隨神將而推也

遊子卦　辰戌丑未俱發用　五墳卦　稼穡卦

何類名遊子　五墳稼穡同　三傳此四季
惡事易相攻　病者應難痊　逃走近西東
閉門遭暗害　失目入凡亂　更與山神併
災禍必重重

經曰此所謂三傳之中俱是辰戌丑未四季土神為遊子之卦又為稼穡之卦又為五墳之卦又為天涯海角之卦占者得之並為凶兆若病更上白虎天空加於死囚死氣空亡之上必主死亡喪禍連綿至五人方止占行人必任意遊蕩採山航海泛木蒼茫全無歸家之計求謀不遂逃者難獲若龍常陰后合乙吉神同傳發用者庶炎

洪女卦　后合同傳發用　狡童卦

日辰是卯酉　所臨發用來　此名洪女卦
奸盜兩相猜　天后入六合　婦人暗使嫉
背夫欲逃走　從此成大災　六合入天后
男子偷外財　誘引他人婦　商量走出來
不意相推看　不免笑顏開

經曰此所謂日辰四課之中如見卯酉在初傳發用更有貴夜貴神上乘天后六合同在三傳之中或在初傳發用者為洪女之卦也占者得之必主家道之中奴僕小人有偷拐財物誘引他人婦女商量逃走或防自家奴妻有奸盜暗昧不明之事蓋卯酉又為私從路必有往來私通之諸此課占婚姻必是先通後娶眉來眼去處已有私情難有嫉妒在中正所謂有名無實而已凡事皆主陰私暗昧如發不在傳中者又非洪女之卦也

懸胎卦　四孟發用三傳俱是　無依卦

長生如發用　四孟總懷胎　水土生身上
水從亥上就　火從寅上發　金在巳中誅
三傳俱四孟　婦女必當災　恐在無孕育
求卦必求財

經曰此所謂寅申巳亥為行長生四孟之神三傳俱見者為懸胎之卦又名無依之卦占者得之是本日之驛馬發用則以官爵之卦斷之若非天驛二馬即以懸胎卦無依斷之多是遠行出外求財商賈經商之事若家中或有產婦當災即以所乘神將而言禍福遇吉則言之以吉從凶則斷之以凶更須觸類而長

三交卦　三傳俱四仲　高蓋卦

四仲俱同仲　三交得此篇　五行為大害
沐浴更生嫉　胎財生氣合　貴子在英賢
餘者皆無益　吉神吉事倆　凶神如發用
禍患共連綿

經曰此所謂子午卯酉為五行帝旺沐浴大害四仲之神在三傳中俱見者為三交之卦也占者得之若是五行發用在日辰之上為胎財更又加臨生氣者必主妻室懷孕當

帝英賢之子若乘死氣其胎必不成育除此皆為沐浴退
敗退吉氣之神須與吉神同在旺相相生之位者為吉福
之兆若與凶神死絶休囚同來入傳者為凶也

三奇卦　五福卦

甲子與甲戌　太吉兩旬奇　甲申與甲午
神后顆相隨　甲辰與甲寅　登明是救師
萬事皆和合　千災速解離　忽得丑子亥

連茹百福聚

經曰此所謂甲子甲戌二旬之內若見太吉發用甲申甲午
二旬神后發用甲辰甲寅二旬登明發用或三傳丑子亥
是連茹倶為三奇更若五子元建道見乙丙丁者又為連
茹三奇之卦也占者得之士君子必主陞官進職勅命文
書之喜庶人亦主凶禍消除財帛進益又更上乘吉神龍
常陰后合乙諸其吉無以加焉

六儀卦　八迍卦

甲子神后是　旬中即用之　甲戌旬中別
河魁故變時　甲申傳送是　甲午勝光期
甲辰天罡怒　愁容作笑眉　甲寅功曹動
萬類得其宜　衆事皆言吉　校昔喜不遲
六旬取首用　有罪罪非死

經曰此所謂六甲旬中得旬首之神發用是也乃為六儀之
吉卦占者得之君子必陞官進職加贈誥勅及朝廷頒賜
賚之喜庶人必進益田宅絲麻廣收入宅並旺囚者得脫
病者獲安修造安差無不吉慶更若上乘龍常陰后合乙
之神又與旺相相生及吉神同併者一切凶災化成吉福
就若凶神入傳亦皆吉慶驛馬當頭發官爵卦中流四路
分明取年月日時同日同年月四孟上追進發動君王就
加官移好忽然驛馬做官職有海流來併合神動重遷喜

不休

經曰此所謂寅午戌日驛馬在申申子辰日驛馬在寅巳酉
丑日驛馬在亥亥卯未日驛馬在巳若四課之中獨見一
馬發用者為官爵之吉卦占者得之士君子主見文書馳
至旅黃騰踪陞官進職更帶天馬同丁神發用又主文書
差遣旅行公幹庶人主出外求財經營興販或司差遣
公門見當若與吉神或天詔天喜皇書及龍乙后喜神同
傳皆生旺日辰發用必主朝廷恩詔勅頒賜賞賚之喜的
應無疑

富貴卦　勵得卦

富貴天乙卦　發用最為良　四月將加卯
壬子入本鄉　富貴無推印　公私兩用長
懷胎生貴子　牛下置田庄　財祿從天降
萬事有榮者　庶人逢此卦　家業永榮昌

經曰所謂四課之中獨見天乙貴神發用者為富貴之吉卦
須要晝占則晝貴神發用夜占則夜貴神發用方是若反
此則為廢棄貴神惟登場科詔者用之占者得之更帶旺
相相生無龍常陰合吉神天驛二馬皇書天詔喜神同併
入傳者士君子主朝廷優寵晉級袍帶勅誥頒賜賞賚
之喜或陞推官職加添俸祿庶士家業昌榮財帛興旺不
然則上彼濟見貴求財或被上司差遣身入公門為當更
若上乘勾蛇虎雀玄空山惡之神同死氣官符病符喪吊
獄神同傳者若非官獄詞訟便是疾病喪生以應其兆

鑄印卦　物色卦

河魁本是印　火到自然成　丙子正月占
午時無改更　傳中逢印綬　此卦得其情
在職重遷職　居官更舉求　宣命看七到
天書驛馬程

經曰此所謂四課之中獨巳戌卯或巳卯三傳者爲鑄之吉
卦也占者得之士君子立見擢聯加擢天恩馳至勅命重
新飛黄騰然又主朝廷頒賜誥勅鉄券金書虎符龍篆之
喜庶士亦主登場中式就仕銓曹及進產業添財非常之
事

斲輪卦　拘撿卦

大衝原是木　車輪因此成　成形因氣伏
金斧自然明　辛丑正月占　辛課卯傳指
金來克其木　大衝上頭行　富貴加官祿
凡事得圓成　立意先砍磕　後乃主身榮
莫嫌官職小　官朝好采光

經曰此謂課之中獨見卯木加於庚課中辛課戌是金在下
而木在上爲斲輪之吉卦也是以梓匠用斤斧工夫之功
斲削車輪方圓之巧製成物未免先受砍磕而後得以行
之也占者得之士君子亦主加進官祿仕途名達坦然無
慮雖在艱道路之中俗俗頓進不覺然而致富貴也庶士
亦主大象如斯雖然進益財帛家業興盛凡事未免先難
而後易也

高蓋卦　三交卦

勝光本是馬　大衝木來車　神后爲華蓋
三傳有不在　中木傳神后　華蓋下鋪舒
明君加寵祿　聖主賜天書　官爵自時別
皇宮親不跡　從前如漢帝　日下得相如

經曰此所謂四課之中獨見午卯子或午卯子爲三傳者爲
高蓋之吉卦占者得之是君子立主陞擢官職加添倖祿
美於仕進中式登科皇親國戚附鳳攀龍無所不吉庶人
亦主興進產業置牧孳牲家肥屋潤貲打排陳更若上乘
龍常陰后合乙或值生旺之辰者其吉無以加焉若與死
氣免神休囚墓絶入傳者總有山災病半輪之此卦即與
日交之卦彷彿而同也

三陽卦　三光卦

一陽添一順　用旺二陽知　吉將臨其正
三陽次第推　庶人家業盛　萬事可於爲
君子加官爵　求華信有時　龍常陰后合
福祿必隆濃

經曰此所謂四課之取其發用之神是也更以貴并用神吉
將之言若天乙貴神順治此爲一陽也發用之神當時旺
相此爲二陽也更如吉將如龍常陰后入於初傳此爲三
陽也若得三陽俱備方可以三陽之卦言之此乃否極泰
來之兆占者得之君子在於仕路之中立見遷官進職勅
誥加封士庶得之亦主利官見貴或蒙上司差遣或入公
門料當凡有所求必皆稱意

九醜卦　天罡卦

四神逢日午　九醜號爲名　天吉加時仲
天災莫聚兵　遠行人必死　嫁娶犯哭声
修造妨家長　遷移人口驚　殯埋妨長幼
買賣不能成　大小兩時併　山神出四平
三年與三月　不出大山生

經曰此所謂四爲辰五箇日即爲九醜之日也蓋取諸乙卯
己酉壬午壬子戊子辛卯辛酉乙酉此四箇日辰者若以
大吉加於子午卯酉四仲之即所謂子平卯卯平午午平
酉酉平子此謂之四平更若上乘勾空蛇虎朱空等神最
爲不祥之兆凡百有爲絞則三年急則三月應之若上乘
龍常陰后合乙吉神仍得生旺佐助方吉

虯首卦　蝕化卦

日爲尊者父　辰作少年男　尊加長來加子

少年返克之　因名爲亂首　老來必依託
家內應無理　官司宜有疑　先宗或外姓
上祖別人見　從此家和順　公兒被欺
龍常陰后合　生旺是家期　凶神如併用
是處又成非

經曰此謂日之陽神第一課日之陰神第二課爲父母爲尊長辰之陽神第三課辰之陰神第四課爲子孫爲奴婢若日之陰陽二課加所辰之陰陽二課之上却被辰之陰陽二課神之賊尅者不拘上克下下克上而作發用者皆名亂首之卦是尊長父母加於卑幼子孫課上反被卑幼子而克其尊長父母也占者得之必是上祖祖父以來乃奇宗異胃二姓同居者反得子孫興旺財産豊盈官司程順鄉黨推尊若是親生骨氣世代相承却被官府欺凌鄉人疾惡子孫怯弱家業消休更若上乘玄空蛇虎与朱凶神惡煞者凶兆無疑各宜隨類而長若乘得龍常陰后吉神吉曜者雖有凶處頗危之昔庶可以減半論之

自信卦　伏吟卦

自信伏吟体　須將日本加　當以日乘用
刑處作生涯　未在刑衝處　三傳作爪牙
官司防蠢害　盜賊恐來家　龍常陰后合
吉曜兩相加　凡事皆成就　榮昌福不賒
凶神凶煞併　桃李綻冬花

經曰此所謂伏吟之卦也一名爲自信是以天地而得伏吟諸神歸於本位即子丑加丑寅加寅卯丑卯之類是也占者得之凡百爲之俱皆遲滯若得丁神天馬或驛馬同傳發用者凡事方纔舉動更若上乘龍常陰后吉及同生旺皇書天詔天喜等神同傳發用作事只可徐徐進步從必漸漸加之吉福更又喜得悠久安康也若上乘玄空蛇虎朱勾等項凶神凡事俱自耽延不能逃根也

自任卦　返吟卦

乾坤居易位　坎戶入離宮　艮卦歸坤地
坤來到艮中　兌金伐震木　震木被金攻
乾父侵長女　巽風欺老翁　即爲返吟卦
自任逆其宗　看來更復去　西去又回來
作事多顛倒　求謀少始終　未傳如順序
終未見亨通

經曰所謂返吟之卦也一名曰自任蓋所以天地有返吟之變所以東爲西以南爲北即子加午午加子卯加酉加卯往來易換是也占者得之凡百有爲多生反覆來來往往行蹤不定更若三傳五克上中下倒亂天乙逆治又加之玄空蛇虎勾朱入傳者凡事俱在顛倒反覆之中也設若三傳逆中天乙順治加之以龍常陰后吉神吉曜同傳者凡事必主先難後易而始成終也

閉口卦

凡言閉口卦　其理兩般陳　六甲當旬上
陰推度四辰　陽神作玄武　陰逆四同旬
甲子爲玄武　從魁作陰神　甲戌旬中別
未爲小吉陰　甲申陰在巳　甲午卯爲隣
甲辰推大吉　登明陰在寅　男止陰不真
玄玄女人尋

經曰此所謂閉口卦專爲逃亡走失盜賊之所設也若逃亡走失是女子即往玄武所在之方尋之即獲若是男子陰人即往陰神所在之方尋之即獲若走失六畜即以月將加乘占之將看本肖落在何方即向此方尋之必得假令正月亥將午時走失馬匹即以月將亥加午順行到丑上見子午馬即爲東北艮丑方上尋之近則八里九里之數

遠則八九七十二里上尋之設若落于空之上必作尋北
如要擒捕賊盜亦去陰神所在之方捉之必獲陰神者即
即甲子旬中酉為陰神甲戌旬中未為陰神是也若值玄
武在初傳發用必是人不肯的說半吐半納欲說不之象
也

刑德卦

何為刑德卦　君子小人分　日干加正祿
德者使為親　支神刑康是　寅為小人蔵
子日來推卯　丑日戌為嗔　寅來尋巳上
巳日卯尋申　辰來辰上用　午向午邊尋
酉從酉上發　亥在亥宮陳　小人刑人真
君子德為真

經曰此所謂刑德卦者專為君子小人分為兩途之所占也
設若君子出於門庭之外而不知其所向而找欲為請見
者須看本日干德在於何方即向此方而訪之若要求覓
小人即看本日支刑之神在於何方即向此方而覓之孟
德者即甲日是寅乙日是卯丙戊二日是巳丁己二日是
午庚日申辛日酉壬日亥癸日是也刑者即日卯日子寅
日巳巳日申申日寅之類是也惟自刑之辰刑辰午刑午
酉刑酉亥刑亥為刑也假令正月亥將甲子日午占訪貴
人以亥加午順行到酉見寅即貴人在正西酉方也又如
本日占覓小人以亥加午順行到戌見卯即小人在西北
戌方上也餘皆倣此而推之觸類而長之

曲直卦

三傳亥卯未　卦名為曲直　事業應東方
林木江河覓　舟車舡隻行　房舍從更立
根動雖然有　修造覓財殖　凡事悉皆通
求財無疑滯　秋冬日得時　夏令心當遂
凡事利於春　福祿居高位　更是吉神隨
喜氣無停之

經曰所謂初中末三傳得亥卯未三合全者為曲直之卦也
有自長生傳入墓庫傳入長各有所宜若在占之而得此
卦者必應之以東方事業或林下江河風雷振採取木植
修造宅舍舟車動作之事秋冬作事平平待春來方得稱
意更若上乘陰后吉神尤為小吉也若見玄虛朱虎凶神
其吉減半言之

從革卦

三傳俱是金　從革卦為真　兵家為大忌
恐見血光臨　從生傳入墓　萬事悉皆爽
自墓傳生旺　求財必稱心　仕祿登高位
居家福似春　秋占俱利進　寶貝以金銀
春夏隨時過　無吉亦無迍　龍常陰后合
喜兆定來頻

經曰此所謂初中末三傳得巳酉丑三合全者為從革之
卦也有自長生傳入墓庫有自墓庫傳入長生各有喜與
不喜忌與不忌占者得之必應之以西方之崇事或山澤
湖川金銀銅鐵寶珍庫藏之物四季以秋月占之無不以
吉慶惟春夏冬月平平也更若上乘龍合陰常吉神吉將
同傳發用者其吉福進財添口之兆何以加於此哉若玄
空蛇虎勾雀入傳者其吉亦可減半言之矣

炎上卦

三傳寅午戌　火焰勢高懸　名為炎上卦
占宅看行年　雀蛇居旺地　或以日為傳
或逢丙丁日　兩蛇夾墓田　火災防舍屋
吉神同吉將　庶可保完全　凶神傳入卦
禍患必纏綿

經曰此所謂初中末三傳得寅午戌三合聚全為炎上之卦也亦有長生傳入墓庫有自墓庫傳入長生各有喜與不喜忌與不忌占者得之多必應之南方之事壬癸二日占之財為大旺庚辛二日占之官鬼大旺甲乙二日占之脫氣大旺各以其類而言之若丙丁二日占之得此卦又無上乘蛇雀或自墓傳生或兩蛇夾墓或年本命又乘蛇雀春夏月中必主宅舍房屋田木之類被其火焚之兆必須着意隄防秋冬占之庶可減半論之

潤下卦

三傳俱水局　合為申子辰　江河來大福
舟楫是通津　網罟求魚鱉　北方財利真
煞動滔滔浸　榮華日日新　龍蛇玄入課
吉福保千春　冬占尤大利　秋月亦堪新
惟憂玄虎動　弱水救陷人　四時皆有驗

微諮出天關

經曰此謂初中末三傳得申子辰三合水局聚全者為潤下之卦也亦有自生旺傳入墓庫亦有自墓庫傳入長生各有喜與不喜忌與不忌占者得之多是應北方或江海川澤之中及凡百為之無不稱意春夏秋占亦皆通利若龍玄在三傳之中見之尤為吉福惟庚申有之餘皆為吉於內曲直從革炎上潤下卦俱是三合水合火水之局切忌中傳之內或有日辰沖刑神煞謂之客有死鞘中有刀為術也餘並准此

別責卦　獨足卦

何為別責卦　四課缺其一　惟只三課全
因名為獨足　占物必損折　占財必自失
占界為山魁　占人為欺騙　凡事不完全
兄弟生嫌隙　父子性支離　夫婦玄重續
出行路不通　盜賊拋奸譎　若得吉神來
方纔免憂戚

經曰此所謂日辰陰陽四課而缺其一此為別責之卦又名為獨腳卦即四課不全而止有三課占者得之凡百為皆有缺壞損折不全之事若得龍常陰后合一及生旺吉神同傳發用者皆主棄舊從新破而復成之兆若值玄虎勾蛇空雀死神死氣者甚凶尤甚

八專卦　悖留不修

悖留不修然　卦名號八專　日辰俱四課
兩課不周全　因名為此卦　凶兆不堪言
父子生離別　夫妻不順顛　兄弟生忿怒
朋友失和誠　凡事終無益　奸盜有餘愆
求財仍折本　患病入黃泉　吉神同發用
方得免憂煎

經曰此所謂日辰陰陽四課而缺其兩課上得其兩課也因此名為八專之卦又為悖留不修之卦占者得之凡有施為並有大損大壞大虧大折暗昧不明之事又主男女淫邪家門欺壞綱常紊亂倫理不和父子不和夫妻反目若得龍常陰后合乙之神同傳發用者庶減其半凶之兆若更上乘玄空蛇虎勾雀死神死氣等項凶神惡煞同傳發用者其凶禍尤加其甚焉

大六壬用式心法

一克賊

謹按神樞云凡四課之中先取下克上者為用如無下克上乃取上克下也二者俱以上字為用如甲加巳而取申字卯加戌而取卯字蓋有深意也

取課先從下克呼 此重審卦也

假令甲辰日午將酉將甲課在寅就午起酉將至寅上得巳甲為日之陽神第一課至巳得申巳為日之陰神第二課再從數至辰上得未辰為之陽神第三課至未上得戌未為辰之陰神第四課也四課之中須取上下克上者為用而第二課巳火克申金故以神為初傳也

如無下克上為初 此論首課也

假令丙申日午時亥將丙課在巳就於午上起亥將至巳上得戌丙為日之陽神第一課至戌上得卯戌為日之陰神第二課也再從至申之位上得丑申為辰之陽神第三課至丑上得午丑為辰之陰神第四課也四課之中亦無下克上者乃取日之陰神二課卯克下戌土為用故以卯為初傳也

初傳本位名中次中上加臨是末居

此明三傳之例也初傳本位之上所得者為中傳而中位之上所得者即為末傳也

假令前重審卦取第二課巳火克申金為用而申為初傳矣却於巳之位數申字起至申上得亥為中傳至亥上得寅末傳

假令元首卦取第二課卯木克戌土為用而卯為初傳矣就與戌上數卯起至卯位得申為中傳至申位得丑為末傳也四課三傳之例備矣至如貴神送順卦爻內外神將生克動各隨章傳註學者詳之

謹按神樞經所載壬卦三傳之法此特其一端耳如此用之天日比者為用涉害之蓋深仲淺從孝之乖辰剛日遥克昴星之陽仰陰俯伏吟之刑冲蓋與日辰互用返吟之神末交冲井欄射之辰中日辰末別貴之置日干合柔日支合八專之陽順陰逆千變萬化俱有興妙有志之士其詳究云

二比用

謹按神樞經曰凡四課之中或二三四下克上或二三四上克下俱以比者為用之初陽日與陽比陰日與陰比也如甲日為陽則與子寅辰午申戌比如乙日為陰則與丑卯巳未酉亥為比也例見各句之下宜細詳之

下克或三二四伎

假令戊辰日子時未將占第一課未子第三課亥辰第四課午亥乃三下克上也 二四同

不然上克亦同臨

假令辛未日巳時子將第一課巳辛第二課子巳第三課寅未第四課酉寅乃四上克下也 二三同

常將天日比神用陽日用陽陰用陰

假令前戊辰四課中三下克上而戌為天目陽當課中子午陽神為用子午俱比宜以先至者為用故取子為初傳寅為末傳此陽日用陽也

假令前辛未四課中四上克下而為天日為陰課中惟酉字為比故取酉為初傳辰為中傳亥為末傳此陰日用陰也

三涉害

謹按神樞經云凡四課之中二三四上克下或二三四下克上俱比俱不比於四孟四仲上取之與此又無所取謂之涉害復孝也柔日先辰而後日置日先日而後以為三

傳
涉害元因比用加臨逢多克取堪說孟深仲淺如無取
假令甲辰日卯時亥將第一課戌甲第二課午戌第三課
子辰第四課申子乃二下克上也寅為孟神戌臨其上謂
之孟深也故取戌為初傳午為中傳寅為末傳也
假令甲辰日午時亥將第一課未甲第二課子未第三課
酉辰第四課寅酉乃三下克上也酉為中神寅臨其上謂
之仲淺也故取寅為初傳未為中傳子為末傳也
從等柔辰剛日差
假令壬子日戌時午將第一課未壬第二課卯未第三
課申子第四課辰申然壬剛日也其課在亥而未落在亥
故之為初傳卯為中傳亥為末傳此剛以日上神為用
假令辛卯日寅時子將第一課申辛第二課午申第三課
丑卯第四課亥丑然辛陰日也而卯為辰神丑臨其故取
丑為初傳亥為中傳酉為末傳此陰以辰上上神為用也
謹按經云孟深仲淺如無取從等柔辰剛日差故涉害之
卦四孟四仲位上累然取從剛以日上神用柔以辰以上
用而涉理相轉為三傳也有志之士宜參詳之以觀造化
四遙克
謹按金樞經云謂四課陰陽中無相克賊當以今日與神
遙相克者為用先取神遙克日次取日遙克神或兩神克
日或日克兩神皆與日比者為用
四課無克號為遙日與神分兆立指先取神遙克其日
假令辛巳日巳時午將第一課亥辛第二課子亥第三課
午巳為初傳未為中傳申為末傳
無神却取日相次
假令己卯日卯時子將第一課辰己第二課丑辰第三課
子卯第四課酉子然日本己屬土遙克四課中子水故取

子為初傳酉為中傳午為末傳也
或有日克於兩神復有兩神來克日者其比者為用良依此
課之情不失
假令丙子日辰時子將第一課丑丙第二課酉丑第三課申
子第四課辰申然四課之中有酉申二神被日本丙火遙
克是日克兩神矣兩為陽與申比故取申為初傳辰為中
傳子為末傳也假令壬辰日卯時午將第一課寅壬第二
課巳寅第三課未辰第四課戌未然本壬屬水四課中未
戌二神遙之壬為陽與戌不比故取戌為初傳丑為中傳
辰為末傳也
五昴星
謹按神樞經云四課陰陽不相克又無遙相克當以昴星
為用剛日仰視酉上所得之神為用柔日伏視從魁所臨
之神為用當以日上神並之不得傳中終剛日先傳辰次
傳日柔日先傳夕傳辰也
無遙當以昴星尋陽仰陰俯酉中神剛日先辰而後日柔日
先日而後辰
假令戊子日辰時子將第一課丑戊第二課酉丑第三課
申子第四課辰申然日本戊屬土四課陰陰課上無水無
木故無遙相克乃取昴星為用蓋戊陽日也陽日仰視酉
上所得之神此課子將扭於辰位至酉上仰而得巳取為
初傳陽日先辰後日子為辰而申臨之為中傳日課在巳
而丑臨之為末傳也
假令己酉日巳時辰將第一課午己第二課巳午第三課
申酉第四課未申然日本己屬土四課陰陽課上無水無
木故無遙相克也宜取昴星為用蓋己陰日俯視從魁所
臨之神為用此課辰將扭於巳位之上而酉臨之在戌故
俯視取地下所臨戌子為初傳陰日先日而後辰巳課在

末而未而午臨之爲中傳酉爲辰而申臨之爲末傳也

六別責

謹按神樞經云若陰陽四課不比上有三課而又無克乃
立名別責用式之法剛日先傳干合神如甲日爲干而甲
與己合已課在未就與未上起初傳也柔日支前三合起
如巳日爲支巳酉丑爲三合酉在巳前就取爲初傳也中
末二傳俱於日上取之

三課無克別責名剛日先傳干合神柔日支前三合起中末
都柔日上行

假令戊午日卯時辰將第一課午戊第二課未午第四課申
未四課陰陽缺第三課辰之陽課且無克賊爲用然戊日
剛日也取三傳干合之神而戊與癸合癸課在丑此課辰
將起於卯地至丑得寅乃取爲初傳戌日課在巳而午臨
之故取爲中末傳假令辛酉日戌時酉將第一課酉辛第
第二課申酉第三課四未申四課陰陽正德三課缺第三
辰之陽課更無克賊爲用然辛柔日也取支前三合之神
而巳酉丑爲三合丑在酉之前取丑爲初傳辛日課在戌
而酉臨之故取爲中末二傳也

七八傳

謹按神樞經云陰陽不備止得二課又無克賊名爲八専
用式之法陽日順數三辰以月將加正時至其位上得何
神即取爲用陰日逆數三辰以月將加正時至其位上得
何神復至其神本位得何神乃取爲用中末二傳但於日
上取之

兩課無克號八專陽順陰逆復陰傳各家數至三辰上中末
都柔日上脈

假令甲寅日巳時寅將第一課亥甲第二課申亥正得日
之陰陽二課而辰之陰陽已爲日占矣又無克賊何以爲
用如甲陽日也陽日順數三辰故甲課在寅順數三辰上
以寅將加在巳時數至辰位得丑爲初傳復數日課寅位
上得亥爲中末二傳也

假令己未日辰時寅將第一課巳己第二課卯巳上得日
之陰陽二課而辰之二課闕矣此二課又無克賊者何以
爲用然己陰日也陰日逆數三辰復以月將加於正時看
日上所得何神仍數至其本神本位之上得何神而用之
故此己日課在未從未上逆數三辰至巳以寅將加於辰
時至巳得卯復數至卯之本位得丑乃取爲初傳而日課
在未得巳故爲中末傳也

謹按神定經一說云陰日從日之陰神逆數三辰復數至
辰之本位得何神爲用亦無前法同更覺簡易學者隨任
用之

八伏吟

謹按神樞經云凡課月將歸於本位則諸神各歸其家故
爲伏吟用式之法剛日取日上神爲用陰日用辰上爲用
外乙癸二日不作陰用以乙課辰癸課丑有克故也伏吟
用式其法頗多雅以槩本令將著於各條之下庶幾明白
乃考

伏吟剛日外陰辰乙癸元來不爲陰

謹按神樞經云伏吟之法藏而無克賊神逆日克昴星等
神何用故剛日取日上神柔日取辰上神然乙與癸本陰
也乙課辰癸丑課日之陽課即有克而可用矣所以同剛
日之用而與丁巳辛陰日不同

六乙有克自刑者克作初傳次取辰中位相冲末傳是丑巳
卯現即求刑

謹按無惑鈐伏吟六乙用式之法凡六乙有克者爲用自
刑臨初傳而中傳即取辰上神爲用中位相冲乃爲末傳

若中傳或作丑巳卯神却不取相冲而取刑也
假令乙未日辰時辰將第一課辰乙有克矣即克者爲用故以辰爲初傳辰乃自刑故取辰之未字爲中傳然中位相冲者即爲末傳而未冲丑故以丑爲末傳也
假令乙丑日卯時卯將第一課辰乙有克矣即取克者爲用故辰初傳辰乃自刑故以辰上丑字爲中傳也中傳臨丑却不取冲而取刑也故丑刑戌所以戌爲末傳也
六癸有克并無克丑戌相刑未末陳
謹按無咸鈐六癸用式之法凡六癸日有克無俱以丑爲初傳尽刑爲中末二傳也
假令癸未日巳時巳將用日丑爲初傳丑刑戌爲中傳戌刑未爲末傳凡六癸日皆以丑戌未爲三傳也
丁巳辛未初取辰只除酉亥自刑也
謹按神定經伏吟用式之法凡伏吟之卦有無克賊可取陽日取日上神爲用陰日取辰上神爲用初之刑者爲中傳中之刑者爲末傳也
己卯中末刑克是
假令甲申日卯時卯將日之陽神第一課寅甲無克賊可取而甲乃陽日宜日神爲用故寅爲初傳寅刑巳也巳爲中傳巳刑申也申爲末傳也
假令己巳日取巳爲初傳巳刑申爲中傳申冲寅爲末傳
丑未三傳施次刑
假令己丑日午時午將日之陽神第一課未己亦無克賊可取而己乃陰日宜取辰神爲用故丑爲初傳丑刑戌爲中傳戌刑未也未爲末傳也
若也用神當自刑陽辰陰日次傳刑日辰刑者將爲末王府占之課有吴
謹按神定經并府經用式之法伏吟課初傳之神當辰午酉亥是謂之自刑陽日次傳取辰爲陰用陰日次傳取日爲用而中傳所刑者爲末傳也
假令壬寅日未時未將乃伏吟無克賊以日爲用而亥爲傳亥乃自刑也故取寅爲中傳寅刑巳而巳爲末傳也
假令辛酉日辰時辰將乃伏吟無克賊以辰爲用而酉爲初傳酉乃自刑也故取日爲中傳戌刑未爲末傳也
更從自刑臨次位次傳冲處末爲指
謹按神定經用式之法伏吟課若自刑臨於傳再不必取刑爲用只以冲處爲末傳也
假令壬午日巳時巳將法該以日爲用壬課在亥故以亥爲初傳亥乃自刑也陽日宜取辰爲中傳而午爲辰故午爲中傳午亦自刑也所以不同別課以刑爲末傳而宜取冲爲用午子相冲又以子爲末傳也

九返吟

謹按玉門經曰十二神離其位而臨其冲故曰返吟皆以上下相克比及涉害深者爲用次傳與初神相對末位仍歸於初而來去相冲也惟有六日陰亦無克謂辛未丁未己未辛丑丁丑己丑也內丁未己未二猶爲八專其餘四日受敵神爲用如未冲亥未日返吟以亥上所得神爲用又以丑冲巳丑日返吟以巳上所得神爲用例示于後
返吟課得有相克比與涉害爲用初次傳還與初神對末位須歸初上居
假令壬午子時午將第一課巳壬第二課亥巳第三課子午第四課午子四課之中有二下克上然壬陽日也與午爲比故取午爲初傳午之相對者是子以子爲中傳而末傳却又歸於午位此有克而天日比者爲用也
假令戊子日卯時酉將第一課亥戌第二課巳亥第三課午子第四課子午四課之中三下克上當以涉害深者爲

用午臨于中仲位上俱與戊日陽神為比故取午為初傳子為中傳而午又為末傳也此又以涉害為用也

惟有無克六箇神丑未配于丁巳辛丑伏吟明未太乙辰中日末論其因

謹按經云六陰乘日因無所克內丁未巳未猶存八專其餘四日皆克先冲而後刑也

假令己丑日午時子將第一課丑未第二課未丑兩課無克法當取丑冲巳子將加午數至巳上得登明為用故取亥為初傳丑乃辰也而未臨之為中傳巳課在未而丑臨之故取末傳也

假令辛未日申時寅將第一課辰戌第二課戌辰第三課未丑第四課丑未俱無所克法當取未冲亥寅將加申數至亥上得大乙為用故取巳為初傳辰乃未也而丑臨之為中傳辛日課在戌而丑臨之為末傳也

起貴神例

貴神在亥行從子在戌還將酉引前在巳但從辰位將送若臨辰位已為先

謹按金柜經云從亥至辰為陽位從戌至巳為位陰取用式之法三傳有定位如甲日貴神但治丑以月將加正時數至丑字看何神位上隨陰陽之次以為從頓也

元首卦

課中一克下元首卦本宗

元者長也首初也凡一上克下是諸卦之長也

起歲年華間

太歲發用其吉凶年內應也

假令太歲君在寅為功曹其將勾陳年內爭訟田宅也

從總月裏尋

月建發用其吉凶月內應也

傳辰旬日應

假令今日甲子為辰課中用起神后其吉凶不出十日內應也

值日日前陳

假令甲子日甲為日用功曹其吉凶只當日也

氣動總分体

假令甲子立春四課中用神后其吉凶應一氣之內

假令丙子日立春五日庚辰寅時占亥將加寅時太乙甲申上克下為初傳將得勾陳主因財物田宅關訟官災不出一氣之內也已上發用即立春日內也矣

候來旬折身

候七十二候也旬十日之數也

假令七月初一甲申寒蟬鳴為候二日乙酉丑時占巳將申字辰傳從加辰一上克其下吉凶不出五日之內或用功曹亦是受候也

諸門從此起萬類若通神

七百二十課元首卦從諸卦之義理若萬事之中明五行之與乃通神明之知也

王法占官事

春木旺夏火旺秋金旺冬水旺季土旺

假令春月戊己占事見木神者克今日土為鬼主官事若分傳入三光三陽卦等者不可一例斷官

妻財相氣論

春火相夏金相秋水相冬木相

假令春月壬癸日占事見火神發用為妻財主財帛動若不是妻則不可一例斷也

死言喪事起

凡死氣動者為喪亡事更與白虎克今日者的應也春土

死夏金死秋木死冬火死季水死

假令春月得土發用更克今日干者是即壬癸占事因動見官刑

春金囚夏水囚秋火囚冬土囚季月木囚凡囚氣動者更與克為官鬼者的有官事也

假令春月甲子日占申酉發用更凶將生官司刑傷也

休來夏病患

春水休夏木休秋土休冬金休

假令春月丙子日占事水動克今日者主病患更乘凶將的然應候也

諸家卦備陳

以下諸卦用元首五行旺相死休囚法斷之君子得五行之旨趣分明神報吉凶人情物類之事有同天降

重審卦

一下克其上重審卦本因

四課之中有以下克上者名重審卦其休凶也

傳中凶將主親類竟爭

或用今日為父其父不得情意若見勾陳白虎螣蛇者其人被父母然子孫若見勾陳官鬼其人欲害父母也若勾陳白虎官鬼其人欲害陰人及妻子也若勾白螣及妻財者其人及被陰人謀害己也餘倣此

天乙順行可逆去禍也深

天乙在亥順行由經也天乙臨戌逆行禍尤重順則憂輕逆則憂深是謂此也

入墓應難避

假令初傳木神末傳小吉為墓初傳火神中傳戌為墓初傳金神末傳丑為墓水土末傳辰為墓主致害之事難避也

傳生尚可容

假令初傳木神末神得亥長生初傳火神末傳得寅初傳金神末傳得巳初傳水土神末傳神申主事容易迴避也

大長與陰后合乙及青龍同併生神慶恩來禍絕踪恩者福祿之位也如太長太陰天后六合天乙青龍同併入恩返禍為福耳

玄空蛇虎共勾雀墓當宗善事翻成惡親情也若空玄武天空螣蛇白虎勾陳朱雀此為凶將來入墓者善事便成惡事也

謀中微妙理觸類可窮通

諸卦相旺相休墓神將為準學人不可亂改細詳斷也

六壬開雲觀月經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考焦竑經籍志有蔣日新開雲觀月歌一卷而六壬大全所引亦與此合當即日新遺本分為八門始於元首終於五福凡六十五卦占斷簡要頗行於時其文已全載入六壬大全中今別存其目

桑子庸言一卷

〔明〕桑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桑子庸言一卷》提要

桑子庸言

明 海虞桑 悅民懌著

道者四德之總名分之其目有四合之其理則一老子曰大道廢有仁義蓋以道爲大仁義爲小而不知道卽仁義也本性無著養于氣質得木則能養仁得金則能養義得火則能養禮得水則能養智得土則能養信五五相參謂之聖人五五巃薄謂之賢者柰于木而雜于水則仁不明而智不瑩謂之愚人

聖人修開闢之教佛氏順混沌之化天以四時成萬物聖人以四德成萬民承天意也佛氏則以山河大地爲幻幷身爲無焉其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邪相率爲之不待乾坤毀日月息而物已先消矣

雷霆有聲不震乎聾日月有光不照乎盲天地有情鍾于人陰陽有色因乎物是故吾道域域昊昊窒之者小郁郁融融闓之者不通

盎然太虛無聲無色虛出聲實成色聲本于天色本于地人與鳥獸俱稟天地之氣以生虛聲中藏實色外暴耳能聽天下之聲目能視天下之色此人所以異

于萬物也與然天聽無耳天明無目人之聰明無不費之不視而見不聽而聞周流六虛神應無方是謂天人嗚呼不有斯人安能無所不聞無所不見以繼天而立極卽區區恃一耳目之聰明而欲成參贊之功眞揭竿下海而求唐子者矣

膏粱之口食物天與其味之薄藜藿之口食物天補其味之厚千金之子餘百金而自貧緼氓之家得十金而自富是故口常淡則能養味心不奢則能養財能養味則常甘能養財則常足

天地之數起于一極于三萬一千三百四十五萬六千六百五十六萬三千八百四十萬一咳唾不能離焉故曰萬物萬逃于數

易者陰陽而已天地之經也高卑以陳敘之以禮氤氳流行和之以樂栽培傾覆理之以書皴籟和鳴鳴之以詩作善降祥作惡降殃刑之以春秋禮樂詩書春秋其緯歟易經五經五經緯易則日月明寒暑平庶物生經不經緯不緯則天地混沌聖人法天作經而尢注意于易故曰假數年以學後世用世之士舍易而學彼五經是有緯而無經也學易而舍彼五經是有經而無緯也矧一經之學若獨繭之緒其能成經緯之業哉

喜怒之情生于天之六氣喜生與怒生毀人處世之所必遭渠乃行天之氣初不爲我而設又何足介意邪

誹毀誹譽惟孔子能之欲人無毀譽於己是以聖人望人者乎毀譽兩忘斯能通天下之礙能通天下之礙而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矣

寒暴者日得其心喝耕者兩得其心冥行者月得其心

水蟲者惡近池內燥者惡視旱卽是故人心有眾枳

天道無兩歧喜怒異趨惟物之恆不徇于物乃能定我惟我旣定不物于物疾雷震空空本無聲洪水崩山山不納水優哉一笑千古

古之君子其達也任人今之君子其達也任己寬爲之地竟人之才己能不與其閒是之謂任人準己之能取其所符而棄其所長是之謂任己任人者能化己爲人是謂無己任己者亦化人爲己是謂無人無己者虛而通無人者窒而礙虛而通者展拓天下而有

餘窒而礙者包容閭里而不足

聰明盡忘則智周萬物才辯俱晦則賢能効用

天下靜器擾則日競競則棘棘則危繁焉使人莫能理是絲政也厥汲焉可潤百口是井恩也加立培植焉而後生物私其主是苑囿德也行絲政者亂行井恩者勞行苑囿德者維日不足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高宗取傅說于版築使總百揆卒艾有商高祖追亡卒韓信拜爲大將克成漢業陳龜年有云三辰不常取

士爲相四夷不執拔卒爲將後世以資格取士器人於歲月之閒欲得眞才以熙帝載其難矣哉

或問太虛有形否曰無形安得有吾體有言否曰無言安得有吾文章有性否曰無性安得有吾仁義禮智體也文章也仁義禮智也皆吾有也不有之則無我無我則與太虛同其大與太虛同其大而後可執其生我機以位天地育萬物

將歌搏鼠曾子所非學奕慕鴻孟氏所戒況人君之治天下可不一其心哉所謂一其心者無他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專於求賢而已心一于求賢期應乎天心則得賢以翼乎當時念鍾于造化則生賢以燕乎後嗣國祚之延永實于是而基之也其可不加之意邪是故大同之世士夫無黨清明之朝巖穴無賢易曰天地閉賢人隱

大小無定名高下無定形四方無定位蟭螟如蠅則以爲大鯤魚首尾數丈則以爲小是無定名也臨淵以平地爲高登山以邱陵爲下是無定形也過夘而望則夘皆西過營而望則營皆東南北亦然是無定位

也君子法之不以定名求大小不以定形求高下不以定位求四方是之謂大方之家嗚呼安得斯人而與之議天下事哉

君相之文在于任賢其武在于任將故曰用人則裕自用則小

天之視聽同乎民民之至愚通乎神人君寄民之上衆心歸之爲高位衆力固之爲崇墉衆有歸之爲富有其可不重民也牛羊以畜之草菅以刈之虐乎民則慢乎神慢乎神則逆其天矣天祿不永終乎書曰予

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民可畏哉

桑子庸言一卷 編修程晉芳家藏本

明桑悅撰悅字民懌常熟人成化乙酉舉人官至柳州府通判明史文苑傳附載徐禎卿傳中稱其怪妄狂誕考悅思元集中有道統論曰夫子傳之我又學以至聖人論曰我去而夫子來可謂肆無忌憚史所詆者不虛史又稱悅在長沙著此書自以爲窮究天人之際今觀所論實無甚精奥也

擣堅録二十四卷

〔明〕朱廷旦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擣堅録二十四卷》提要

擣堅録序

士君子著書立言而無所裨於世不如破鉛焚觚之爲愈也夫叠雲鋪錦之句揆怪剔奇之書非不爛然奪目駭人聽視而意味短淺如春冰彈指何惟夫先王先聖訓辭不越彝倫日用而渾樸深厚能與日月爲昭六經而下北齊顏之推家訓一書差得遺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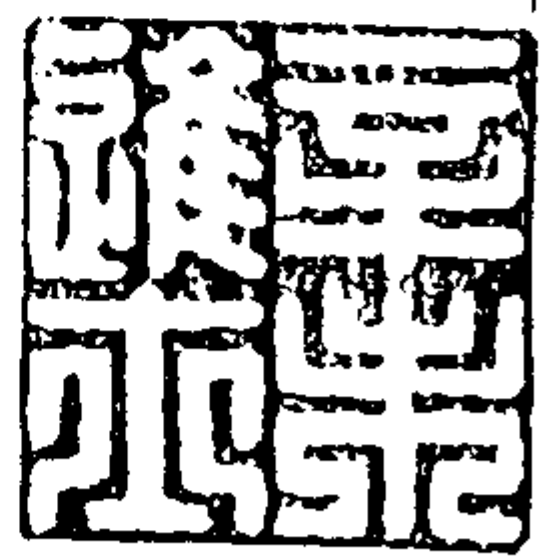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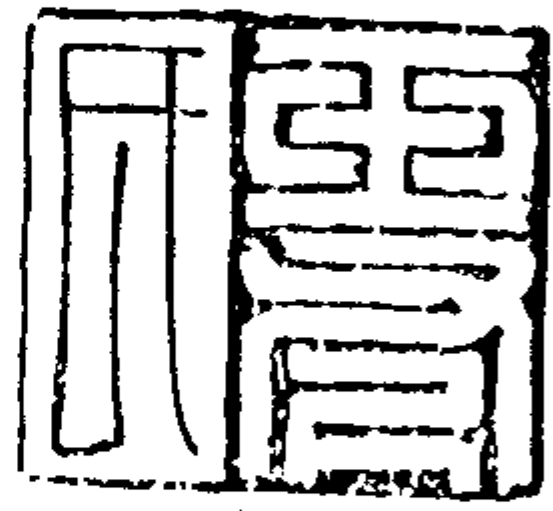
今讀其書眞足以維挽頹風規撫後代昔人置論衡于帳中正謂其只供譚柄不甚脗于仁義中正之道論者陋其祕藏亦已過已朱子旋菴爲

人落穆世味不染似有道者博綜羣書早歲文譽卽已籍籍邇乃唾壺之口依然絶無悽惻葢其中之所自勝者遠矣擣堅錄輯成問序于余其

爲卷有廿四爲類有百警語快事無不裒集法戒犂然有泥範武穆金鑄檜禼之意一棒一痕一喝一醒其悲憫婆心不得已乃見斯編不啻震

霆破睡晨鍾發人深醒其苦心世道固可嘉也余師顧瑞屏先生有言內外之訌奧不足定而無教化爲大憂食貨刑獄瑣細不足詰而人心之

褊靡險競爲至慮余每佩服以爲格言斯編其起敎化正人心之羽翼乎且以覘旋菴異日之所樹矣

閩中許豸玉斧父題

擣堅錄序

凡人之遂非不於其非也恒堅于自是情營意城如壁如壘提以詩書禮樂弗顧也重以鈎繩刑楚弗顧也將古先王之訓徒具文而功令不足以行哉無如其中堅

也堅于嗇者如扃鑰是
以有如核之鑽堅于靡
者如逝波是以有如泥
之視堅于淫者如甛蜜

不惜臺爲鹿之游堅于
賄者如咂血不惜身爲
象之焚脂韋堅則犬聲
可效遑恤山莊之醜禍

急堅則雞子可踐寧知
江海之寬堅在傾險則
士類可盡公門無復有
禨李堅在執拗則人國

可嘗天下隨處困青苗
以至慘酷一堅而肉鼓
吹不妨日置一部狂悖
一堅而臭聲名尚冀留

遺萬年種種瑕類不獨

庸流而中于士大夫特

深彼誠牢不可破乎亦

救者未以擣法用之不

序四

懸爲的孰引之趨不懸

爲鑒孰聳之根以故攻

之愈力而堅猶故後視

今猶今視昔覆轍相尋

習俗相踵至屢憂世苦

心思有以易之而不得

爲借古今往跡寫彼當

身實事堯跖俱陳薰蕕

序五

鑑列令披讀者平心靜

觀其于美且善者有不

引爲非異人任而于淫

且僻者有不詫其張公

謂我乎且羨且驚汗浹背而食咽不下而壁壘不覺已瑕也此固詩書禮樂讓銛鉤繩刑楚遜

剎挽世微權在此而不在彼昔顏氏有云禁童子之暴謔則師友之誡不如傅婢之指麾止凡

人之閫閾則堯舜之道不如寡妻之誨諭此物此志也朱君旋庵以經濟妙手運接引婆心商

確之餘出所彙編一刻分門別類率繇此法顏曰擣堅錄茲錄出世尚有堅于自是者無有哉

余刻昨非非庵不敢自是以去非也欲去非而堅之不擣不非猶昨乎然則朱君之擣堅也又爲

余拈一金針矣

三山鄭瑄漢奉甫題

擣堅錄序

余髫時讀朱爾兼之文以爲此老宿當冠進賢去矣已而筮仕魏塘爾

兼政部中賢者猶困塲屋間則竊嘆天下之奇人未必遇遇人未必奇也余冠進賢而對爾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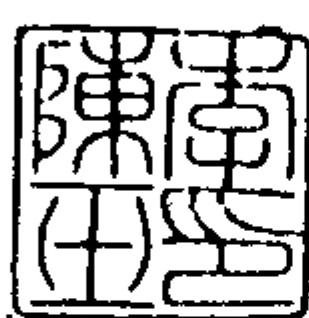
誠媿之矣爾兼於書無
不讀下筆萬言皆傾腸
倒肚若蘇髯李禿不顧
時宜者蓋其被服仁義

耿介好修眼際空濶而
脚跟平實故言言皆頂
門針而膏肓灸也昔臨
川世說尚多紕繆以簡

傲爲政事以夸毗爲德
行世儒病之若擣堅錄
百欵出自躬行心得之
餘而佐以前賢已驗之

方所以俾益學人豈淺
鮮哉夫擣堅云者學人
意見成域私欲成城魔
幢高天誰復可攻不從

堅處直入誰復肯摧撞息機者顏呰孔卓鑽猶難之有能謝去三十年無明狂解斯旦暮遇之矣夫豈臨川世說資談柄已哉丁丑春仲吉陽

李陳玉石守父題

擣堅錄序

風俗始乎儉必終於奢奢之極乃底於喪亂此一代之恒運也嗜欲始乎淡必終於濃濃之極乃趨於病

疾此一生之恒情也故治世有百度而喫緊處莫先維風治身有百行而喫緊處莫先寡欲今何時哉星移物換且弗敢問先輩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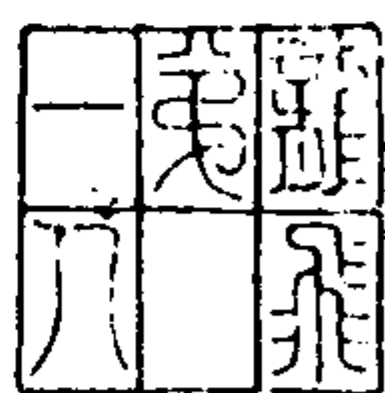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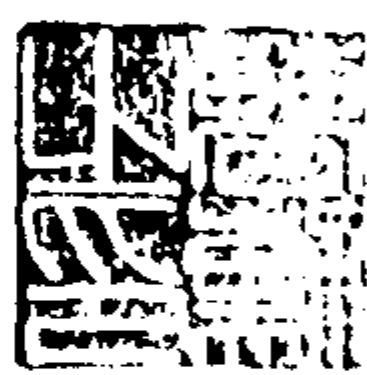
刑卽目前所覩記還視我生之初其於所厚者薄所薄者厚顛倒惑溺益有不可殫述者矧爾兼閱世較余更深其刺眼當何如藉

與世俱波莫爲之挽將自今以往其攢眉又當何如此擣堅錄之編雖列欵數十而始於衣服飲食之微申以酒色貪嗔之戒益深

驕乎治亂生死之關於世道狂瀾中猛然下此一篙於人情睡夢中陡然喝此一棒讀之者莫僅草草同世說諸書作閑窗消暑課

也然余更有說於此天下莫堅於理而慾爲瑕莫堅於空而實爲瑕故浩然之氣則曰至剛顏子之欲從末由則曰鑽之彌堅夫堅

而可擣豈眞堅者哉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堅者瑕矣然則所稱酒色貪嗔服食玩好種種皆城池米粟之屬也得道者多助天下順之是之謂眞堅故治外必先治內治人必先自治荀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德之休明肅愼貢其楛

矢是寇可使爲良而夷狄可使爲中國也夫然後知茲錄之所寄意弘且遠矣

昔

丁丑蓮生日社弟曹勲書

朱爾邁撝堅録引
秀義慶母説内有儉嗇
諸條二門係惟三四字
而條係之餘人情之極

書引一

氣江河手足微誅纂集
舉之所寫已畢屢拂其
淵乎閒弓破迷諭訓勵
同志針砭諸從以崇雅

黜浮戒殺度生為務須
武水朱爾邁本先所著
撝堅録示予其大指在
崇節儉崇言係右自能

書引二

學求服器物日用與
名之曰撝堅者何也夫
堅善堅于慳囊而儉嗇
者若助之范流迷莫迷

于顛倒可物向者就換
之江河思謂其惟江河
之莫還亦數者僕者思
足以點破之惟耗用可

曹引三

不忘節亦拔貫慳吞愈
甚者退在困之勢於相
反者已迷用破法堅用
擣法如雪為之治病用

疏散者破法亦用急亡
若擣法也法除不困均
而以救病詐雖亂襲均
所以救從爭鬧人又何

曹引四

幸獲早見之俾瑕可易
攻堅而速悟者手爭性
好徐可外有不策之名
昔東坡先生自以為慳

而語文之以美名曰俆
耳顧像甚和未嘗以條
予披公山吟名實畫迹
之間尚期与同志商之

曹引五

崇禎丙子秋夏石倉居
士曹學佺能始撰

擣堅錄小引

孔門曰辨惑矣辨諸我非辨諸
天下以情欲不在天下也然而
人各自辨其惑而天下治矣老
曰病病自識其病也不從天下

陳引一

識以疾痛不在天下也然而人
各自識其病而天下治矣言之
立也皆所以治人循其立言之
本也者皆出於省身是錄也爾
燕氏将擣一㚷之堅也然詎有

身堅不破而能爲檮一世之堅之言者哉余讀之汗津津溢矣汗夫身堅之可檮者尚衆也

社弟陳龍正惕龍甫題

檮堅錄凡例

一是錄大都先立鄙見畧列往事各言以引之。或數則或一二則聊資醒豁不求其詳。

一是錄主于破疑掃邪故刺惡之條溢于獎善。故目執論或當揆畧。

一是錄各凡念因類有自種。或採前言或援往行義取斷章不拘世次

一稗官小說雖資談柄易以傳訛。是錄採集正史佐以近見近聞若荒唐幽怪之書概不入。

一人文代興著述日富況典圖隱笈等上難捷有火燼光陰驅何從觀據見聞奄陜聊作向後嘗慫。

一採取書籍。或從原本。或從散見。隨閱隨書不及徧存名目。

一是錄每則後漫附批評。直抒一得之愚衷。不願世人之訕訾知我罪我一聽之耳

一止身止論嫰愚寧計果報、然習染既深、關尊匪易、須懼以災禍、誘以禎祥、庶智愚共證、故隨便說法、亦時及之、政如晨鐘號磬、發人深省、

一謔語諧詞、微關俗諦、微寓指盡可備互參、不必列于正條、又不敢混于醇論、遂于許後加一圈以記之、

一是錄始于衣服終于說夢者何、蓋饑寒切身、最易失腳、若從此處堅持得定、則向後種種習性皆可漸除、然人惟認以爲眞、故營營逐逐、至死不休、倘以一夢視之、則思衣思食總屬幻想、何況其餘、

是役也、肇錨于甲戌季秋、成書于乙亥孟冬、匝十有五月、資斧則

許鄭兩公祖、暨我邑

李父母爲之倡、余友支德林、周開鴻、王樗崖、屠念慈、協助焉、新安友人程去開、慨然嚮應、門人汪彥輔、朱元嘉、不遠千里、重繭齋糧、至長水、社友黃開齊、周開子、叅訂鼓舞之、遂得竣工、不敢忘所自、并爲之記

武水朱廷旦謹識

擣堅錄卷一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旋庵子曰人欲易流習情難破痴盲貿貿狃爲中堅一隙微開旋爲茅塞縉紳先生難言之不獨村夫俗子也若不提醒終古長夜矣是以居緯眞有破迷論沈幼宰有覺世涕世二篇顏光衷有廸吉錄鄭漢奉公祖有昨非庵日纂李石守父母有觀政退思錄余讀之殊自悚惕遂摘其最肯綮數則并平昔隨手所記警語快事足開世網者合而成帙名曰擣堅錄聊以自箴或可藉以箴世乎

衣服

人之衣服冬一裘以禦寒夏一葛以蔽體或加一二以防不虞足矣男女不明裁羅剪綺積篚盈箱六尺之軀所須幾何錦繡裹尸尤爲無益不知一絲之縷殺多少春蠶之命戒之哉 破迷論

房太尉家無半臂崔樞夫人婦妾不許時世妝劉丞相摯家法儉素閨門雍睦凡冠巾衣服制度自其先世以來常守一法不隨時增損故承平時其子弟雜處士大夫間望而知其爲劉氏也 自得語

衡公岳知慶陽偕友諸婦皆會就在席者金綺爛然公內子荊布而已既罷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至今人爲美談 昨非庵

范司成應期少試于鄉鄉守令之令入衙見其夫人以二千石之配仰華服亦分宜爾乃夫人俱衣青布衣首無金飾今不易得也 李臨川見聞雜記

旋庵子曰三吳奢麗婦人更甚服美于人驕淫所由來矣故欲嚴閨戒先從禁奢爲第一着遐想青布衣裳不如收斂了多少邪念

鄭漢奉先生日纂云常聞尚衣縫人云上近體衣俱松江三梭布所製本朝家法如此太廟紅紵絲拜褥立脚處乃紅布其品節又如此今富貴家佻達子弟乃有以紵絲綾段爲襪者其暴殄過分亦已甚矣

荊川公少時即厭華靡任宜人衣以鮮衣輒不出門衣亦輒污後雖貴未嘗製一紵衣也居家惟着一青布直裰巾履十餘年往來鄉郭乘小舟盤膝以坐見者不知爲公往往夌傍家中臥處一板門冬則置草爲溫有懷翁見之淚下買一牀與之公

始睡牀仍無厚褥常病臝借枕褥於親識愈即還之 个

旋庵子曰貴爲天子而服用尚多品節才如荊川而坐臥不事華靡況下此者可不節約以自飭乎

萬曆元年陸莊簡公光祖爲南太僕少卿次子隨任以羊絨作襪紅其裡或以告先生先生大怒當元旦次日召跪于庭下剝其襪焚之仍欲加責同

官力解得免噫乎先生訓子之嚴近日膴仕之家不可復見。見聞雜記

淸江楊廻川標道長自廣東巡按歸其子帶馬尾巾廻川到第次日手除其巾裂作六七塊惡其侈也。仝上

旋庵子曰年來裙馬尾巾近日視爲極平常之事卽寒酸尚勉爲之况富貴子弟乎焚裂示懲二老家法世間罕有

王且菴家有貨玉帶者弟謂佳甚呈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亟還之 耶非庵

米翟者巾服自名唐裝詩頭着幘鼻褌躡高屐迎之曰吾晉裝也顚意欲以晉駕唐借其癖以諷之而史記相如身自着犢鼻褌命文君當壚則犢鼻褌乃漢裝矣古人太違時今人太趨時袖倏小倏大巾倏低倏高衣帶之闊幾如領扇骨之長幾如笏非服妖而何此風流子弟市井惡少所創爲而縉紳學校翕然宗之無識甚矣 涉世篇

漢郭林宗遇雨巾角折人遂爲折角巾周獨孤信馳馬帽微側人遂爲側帽古人服因人重如此今之巾制士流不能自異反效尤焉洵可哀也。仝上

旋庵子曰衣服取以蔽體華美何益若欲服奇以誇耀其癡也更甚假令一敗行不簡之夫而矯爲裝飾止可眩愚目不反爲識者鄙乎所謂

服因人重華朴何足論也

寇萊公好聲歌以綾帛賞妓者妾蒨桃有詩云一曲淸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不知織女機窗下幾度拋梭織得成又云風動衣單手屢呵幽窗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姬一曲歌此詩字字眞切足醒奢濫

旋庵子曰寇萊公功高德茂爲當時名臣而奢侈太過不惜綾帛漫取賞犒有僕泣云太夫人

沒時求一足護身不可得豈知今日這等富貴萊公由此遂止談言微中可以解辯真忠僕矣

青蔚軒日抄云世人不以耳視目食者鮮矣聞者駭曰何謂也叟曰衣冠所以爲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所以爲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綠之以爲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此數語甚尖巧亦足警世故存之

劉生居衡嶽間之市從人丐錢則市鹽酪歸盡則一日富人偶貽一袍劉受而去越數日故衲如初問之云吾幾爲子所累吾嘗日出庵有門不掩既歸就寢門亦不扃自得袍後不衣而出則繫念因而鎖之或夜出則牢關焉數日營營不自適因悟以一袍使方寸如此脫以與人此心坦然如初吾幾爲子累矣　昨非庵

旋庵子曰得袍不足飾體反以累心則世之務華靡者又何益而費此勞擾乎劉生真灑然物表矣

飲食

飲食以塞饑瘠養性命五穀蔬菜足以養生余見長齋之人形健神王縱不能然一二五淨肉如所謂自死鳥殘不聞殺不見殺不爲我殺聞取食之以濟饑口足矣奈何盡取水陸空行萬物生命又

廣搜四方珍羞異味以恣貪饕以誇豪貴不知撐腸拄腹安事此多種雜食萬品早起一空積罪消福究對無巳亦可哀矣　破迷論

二篇用亭易有訓四篇每食詩有古温公真率之會饌不過五子瞻養福之箴備止用三山谷五觀自節倣軒隻鷄留餞魏文靖之一肉一菜不爲儉張莊簡之不接饌不宰牲以爲酬應直存澹薄而可久亦將矯奢靡而防貪小子不佞素厭繁侈之

徒費兼戒多殺之害生況備物必惡草以具進而少品則選味而易精豐約之較可否殊明今後新交特宴者倣溫公以成享知已偶集者倣子瞻而班荊偶逢相邀先訂此盟凡屬同志示我周行若夫公孫見毀於高賓旋五鼎之內烹聯翁取怒於胡紘詆十罪之惡聲陽明貽譏於方太古壽野具之非人情實非我與味中人請割席而揮觥

旋庵子曰此大司農林省庵先生五簋約也訓戒昭明殊堪佩服　學臺劉乾所先生刻之金陵去奢黜浮用意深遠此其一端云吾浙頹靡之習庶漸以挽回乎

顏光衷曰奢者必貪手頭既寬物力易竭奢者必殘飲宴過豐烹宰踰制是有二惡德焉況福分有限盈極不祥誰能載之哉昔志逢禪師以用洗鉢盂水太多而宿疾纏身袁盎九世高僧以坐沉香座講經而人瘡附體豈以罪軀頑甘恣饕餮於天地修供奉於人間而謂無其報乎何如留幾分享用以濟貧病積陰功之爲善也

黃蘗禪師曰有識食有智食四大之身饑瘡爲惡隨順給養不生貪著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妄生分別唯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　心病慈航

百丈祖師凡作務執勞必先于衆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請息之師曰吾無德爭合勞于人既徧求作具不獲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語　傳燈錄

卜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即止東坡謫齊安日用不過百五十用不盡者以竹筒貯待客常云口腹之欲何窮每加節儉亦惜福延壽之道　昕非庵

鄭亨仲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皆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甚長久也　仝上

御史臺有關吏隸臺中四十餘年善評其臺官優劣每以所執之梃待中丞之賢否中丞賢則橫其梃否則直其梃此語喧于縉紳凡為中丞者惟恐其梃之直也范諷為中丞聞望甚峻一日視事關吏忽直其梃范大驚立召問曰豈覩我之失耶吏初諱之嘗問乃言曰昨見中丞召客親諭庖人以造食指揮者數四庖人去大呼之復叮嚀者數四其心鄙之不知其梃之直也 自得語

旋庵子曰叮嚀數四廚下不知費多少金錢斃多少生命矣雖出一時恭客之念然戕物以媚人無乃非仁愛乎吏梃之直滿腔皆生意也培養殊深今世豪貴之家開筵招客每竭水陸之珍肴侈日甚將何底極余少年亦喜集友但數十年前風俗頗儉設席至十器便稱豐盛且無兼味尚易辦耳近來平常宴會亦須二十餘品更有小碟佐之不特靡濫抑多轣轆余朴素自持不敢改轍又懼以褻慢買罪酬往遂希即有一二知己相聚不過魚肉蔬菜三四肴耳常與鹽官陳則梁有三簋約江右劉孝則有五簋約武林聞子將有四簋約共相挽回不知有當于江河之流否

章文懿公懋任翰林時　朝廷舉張燈故事時命下詞臣詠詩公率同官莊昶黃仲昭援蘇長公疏意直諫忤　旨左遷尋陞僉事年未及艾即力

辭官歸力田自給四方學者雲從家貧刈蔬脫粟而倫之或諷為文章曰非暇或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也弘治中薦起為南監祭酒以母喪力辭　詔許改司業聽以居終制起官　世廟初進南禮部尚書致仕公嘗謂門人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蔣文清公居家留客止用雞黍盛以瓦器酒三行就飯而罷又魏文靖公居家客至必留飯止

一肉一菜雖不之公府必回訪舟次有所相遺必答禮不虛受人惠此二公可法云　先進遺風

胡公壽安初任信陽調獲鹿永樂中任新繁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居一月烹二雞胡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脊後爲戒猶恐弗能令終爾好大嚼如此不爲吾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詰之胡笑曰吾豈無糟糠之念嘗熟思之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

治民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哉及登仕路以耳目玩好聲色之物喪所守者多矣矧婦人小子尤易惑也故不欲爲累耳　仝上

旋庵子曰烹鷄便爲大嚼妻子亦不携任不太清苦乎然約素之風實可遐思

李臨川曰淦邑春元朱蓮吾與清江楊邀川道長爲兒女親余詢之曰公用何禮訪楊曰用二十盒予以爲盛禮矣細訪二十盒者即予鄉所云果壘雜置蔬果常物在內外佐酒一小瓶置主人廳事酌之猶云接風也若三吳間親家作代巡將不知禮盒幣帛到低田地

同門張九山江陵人自爲令時已號相知江陵入相後意欲援爲同宗而九山又在省中江陵頗涯意九山落落求外補去比大參吾浙駐湖州不佞初自江右歸田不謁郡邑公偶過禾城經阜林迂道入吏下訪余割鷄款之劇談良久約以次日同

舟至蘋上明發癸後屢趣同飯余赴之一肉外無長物也坐間呼人取神仙菜來予問何以曰兄試嘗之便見及嘗即吾鄉家常醃菜耳此公宴客無盛設作客亦不喜人盛設同給舍京邸每途次馬上相遇必勒馬敘話且日久欲屈坐恨不得暇一日予訪之留坐出攢盒六器命酒皆菜或小果計費不須銀一二分也怡然坦然兩相忘其爲薄殆仕宦中絕無僅有者哉　仝上

烏程令射陂朱公寶應人自北來介溪嚴公葵峰黃公俱託渠致書劉清惠公麟朱一日持書偕長興劉令同候清惠公是日天大雪清惠公衣大紅鶴氅衣相迎款二公飯中廚出煑腐二盤大鯽二尾此外無他物也其超於世味之外而游乎澹蕩之天如此李子曰世上山林雪中魚腐朱衣白髮佳客相對分明圖畫一幅 仝上

余嘗入會稽探禹穴止一僧寺其寺諸生借寓讀書者十餘人余僕輩所見會食俱用菜腐旬日或設鹹魚不如有肉味也而江右士大夫居顯官亦不忘貧賤呼蔬菜曰舊朋友可羨可羨東南讀書家君父母供給薄時不肯子弟必嗔怒子弟自治生多勉強肉食求如會稽江右甘心淡薄得乎 仝上

旋庵子曰一壺一盒儘可陶情食前方丈反覺不適寶意不是而徒藉酒食以聯好其可得乎呼蔬菜曰舊朋友便知于朋友之誼當不衰薄

此等風氣毋愧庶及

田宅

岑文本起自孤生致位宰相故其居處卑陋無茵褥幃帟而事母獨以孝聞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或勸營生產輒嘆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俸稍不薄尚復何殖生產世多其雅尚 唐書列傳

旋庵子曰不殖生產而一意存養其不替菽水承歡之素矣如此相公千載一人

唐張嘉貞不營產業或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良田身沒之後適足爲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 自得語

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既施與宣武寺不復方幅常惟時人謂是我宅古往今來豪富繼踵宛其死矣如是誰室 仝上

旋庵子曰視爲酒色貨則營造之念消矣知是誰室則爾我之藩破矣張徐二公識超慮遠真可爲千古金針

范文正公在杭時子弟以公有退志請治園第爲逸老地公曰年踰六十來日有幾乃謀第圃何時而居乎吾患位高難退不患退而無居也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吾遊者豈有諸己而後爲樂耶 昨非庵

旋庵子曰胸無爾我隨處園林皆可寄興何必據爲已有鳴得意耶文正高懷不讓張徐二公

郭子儀將出見修宅者謂曰好築此墻勿令不牢築者釋鍤而對曰數十年來京城達官家墻皆某所築衹見人自改換墻今見在子儀聞之愀然動心入奏其事因固請老 自得語

華亭錢學士在告里居營第役頻里旅有惰者學士譴之蹙額對曰病矣學士問曰奚病對曰往時黃提刑營第老夫實受役傷脊焉黃之第今敗瓦頹垣矣老夫猶疾痛不仰死茲役之不力何敢辭罪學士聞其言憮然遂謝遣里旅 仝上

上元姚三老貲甲閭右嘗買別墅其中有池亭假山皆太湖怪石一日狂客王大癡來遊酌池上酒酣大癡曰翁費直幾何曰費千金大癡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咏於此主人告我費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孫子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癡曰翁當效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

可奈何不宜賤售 仝上

蘇掖仕至監司家富甚嗇每置產吝不與直爭一文至失色尤喜乘人窘急嘗置別墅與售者反覆甚苦其子在旁曰大人可增少金吾輩它日賣之亦得善價父愕然自是少悟 仝上

瑞安高世則墓有穹碑一通吳中太湖石也宣德間永嘉黃少保淮葬父鑿其半爲神道碑銘且盡

高有裔孫曰相公取之薄矣黃聞故高曰恐後人復欲鍚耳黃默然

旋庵子曰築墻之對直而真役夫之言婉而刺蘇掖之子激而切大癡高裔之論譃而醒聞者均足省察

海虞嚴相公訥營大宅於城中度基已就獨民房一楹錯入未得方圓其人鬻酒腐而房其世傳也司工者請爲價乞之必不可憤而訴公公曰無庸

先營三面可也工既興公命每日所需酒腐皆取辦此家且先資其值其人夫婦拮据日不暇給又募人爲助已而鳩工愈衆獲利愈豐所積米豆充牣屋中缸使俱增數倍屋隘不足以容之又感公之德自愧其初之抗也遂書券以獻公以他房之相近者易焉房稍寬其人大悅不日遷去 智囊

旋庵子曰此巧于謀第宅者也雖勝于恃勢强奪逼人于不堪而當其先營三面則計畫已定亦有不得不從之機矣

李皐字子蘭荆南節度使張柬之有園囿在襄陽皐欲市取之坐客馬彝曰漢陽有中興功遺業當百世共保忍使其子孫棄乎皐再拜曰微君安得聞此言 自得語

桓玄欲謝太傅宅爲營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慚而止 全上

旋庵子曰世人每圖開拓幅員遇有鄰界連址

者有計攘之以自便即先賢名裔俱置不顧寧正論之可解乎李皐謝敎桓玄慙止亦先民之遺已

庶民侵占官街頭以佛菩薩神仙像爲因搆數椽供奉歲月既久據爲已物有司任淺而不知置弗問也至若士大夫奪佛菩薩神仙廟宇爲已有者幷要津則力不能得恭庶民漸而彼縣庶民陰取而彼明攘故謗議叢生敗不旋踵因思許玄度江

文通雖捨宅而寺之其高風朗識後人雖不能到然此段超然光景當使之常在胸中 覺世篇

旋庵子曰幼穿何爲發此觸忌之論然却中時弊不可泯滅

嘉靖初有淮民陸氏姧而横侵其隣鄭氏盡其產撤其居以爲己宫室苑囿所餘惟嘉樹一本晚得子而喑數歲遊于庭忽指樹而言曰樹乎汝猶在耶家人大驚已而復喑不語百方誘之終不出一

聲稍長荒淫戲傲靡所不爲家罄乃死人謂鄭氏後身云 迪吉錄

旋庵子曰怨恨未消結成惡業理有固然無足異者獨怪顯報昭彰而侵占攘奪者比比而是豈天獨嚴于彼而寛于此耶

玩好

齋居之趣栽花種竹焚香讀書几案偶陳一二古器以爲娛玩亦自佳乃有疲心神以營求設機智以攫取積之千萬財之庫樓何其愚也即蘭亭殉瘞於白骨何知至寶同沉於性命何預昔人云有一生好古玩而至於貧甚策孔子杖執舜造漆盌而行乞于市曰乞取太公九府錢一枚此雖戲言亦足爲僻嗜骨董之戒 破迷論

唐太宗愛重王鍾書蹟貯以玉匣石函秘藏昭陵終爲溫韜所發王涯相以權力官爵鈎致法書名畫鑿垣以納之及甘露禍作爲人剔取奩軸金玉

而棄去之以君相之權力尚不能保如此嘗考三代彝鼎其欵識曰子子孫孫永世保用不知今流傳於世者果皆其子孫耶 自得語

呂文穆蒙正爲丞相時朝士有獻古鏡求知者言能照二百里公曰我面不過楪子大安用此爲上全

孫之翰人嘗送一硯問之直三十千孫曰研有何異如此之價也客曰研以石潤爲貴此可呼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呼得一擔水纔直三錢竟不受上全

旋庵子曰耽嗜古玩固爲無益然亦須胸有古趣眼有慧識纔不墮魔障若徒竊好古之名中鮮品藻之實任市棍門客徼逐攫攘指東畫西低昂較量此與村夫俗子負販米鹽者何以異卽古來法物名蹟當不歸附有夜半作神怪去耳吾郡項墨林先輩以嗜古名甲江南近欽郡程季白以嗜古自捐其軀則明瞻雅俗之別也呂孫二公却鏡辭硯眞足以風矣

天順中朝廷好寶玩命中貴至兵部查王三保至西洋水程時劉大夏爲郎項尚書公忠令都吏檢故牒劉先檢得匿之都吏檢不得項詰曰署中牘焉得失劉笑曰昔下西洋費錢穀數十萬軍民死者亦萬計此一時弊政牘卽存尚當立毀之以拔其根猶追究其有無耶項聳然再揖而謝指其位曰公達國體此不久屬公矣　听菲庵

旋庵子曰諂臣媚子往往以玩好取悅主上不知敗壞物力多少矣觀劉公匿水程一事何等幹旋巨識卓智近世絶少

擣堅錄卷一終

檮堅錄卷二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酒戒

酒以忘憂，酒以合歡，或對花月，或賞佳辰，或會親朋，或行禮節，三杯醺然，從容談笑，久之而解，或又進三盃，又復醺然，如此罷去，詎不樂矣，何故逞量不已，至於爭勝，爭勝不已，至於沉酣，肝腸嘔出，便溺俱下，昏憒狼狽，與死爲鄰，遭此一番，永足爲戒，乃不以爲苦，夜醉方醒，明朝復然，大則隕命，小則成疾，如此終身，斃而後已，何其迷也。破迷論

范公質誡子曰，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自警編

舌，劍鋒也，好盡言以招人過，國武子所以見殺於齊，要皆酒使也，甯嬀子有言，醉極勿多言，取以爲輕言者戒，酒，狂藥也，因杯酒以罵座人，灌夫所以陷胸于武安，要皆言失也，管夷吾有言，酒入舌出，

取以爲強酒者戒。日纂二集

晉寧初一縣丞袁纓之，曾年少時甚有丰采，涉獵書史，兼有文性，其後沉湎于酒，老而彌篤，日飲數升，略無醒時，得病將終，酒臭聞于數里，遠近驚愕，不知所由，如此一旬遂卒，故釋典戒酒令人昏痴，今臨亡酒臭，彰其入惡道耳。五行記

上虞徐孝康計偕京師，與一千侯同舍，其人貌甚偉而鱗文遍體，皴如青赤松，而有瘢痕隱起，類當三錢大，狀如癩風者，然徐而察之，步履言笑如故，久之稍稍推訊，千侯具言，某家本西蜀，少年肌體潔膩如美婦人，而性嗜酒，落拓不羈，一日從所親會飲野次，時天色漸暮，歸不及城，便醉臥道旁草莽間，夜半宿醒，始覺[illegible][illegible]縮縮，有黃牙氣，又似蒙蔽然，依轉反側，不知身在何所也，已而捫之，微溫，嗅之腥不可忍，尋思腰間佩有匕首，急抽而割之，得肉一臠，復嗅之，腥甚，棄去，旋割旋棄，如此者

凡數十觔漸漸漸消明於是悉其力以從事俄而此竅漸廣頃之如土穴矣因躍身跳出視之乃一大蛇也遂驚仆地明日家僮消息至其所見王人與蛇並死于道奔告隣里急舁而歸稍稍營救復甦而肩間痒不可耐矣幸遇名醫進刀圭之劑得不死三月而痒止乃起則肩革變色幾類漆身豫讓醫言所以不死者以脯受毒淺也君廉無舉其事詒于規服之中通宜戒飭曲蘗　獪園　錢希言撰

旋庵子曰酒居四戒之首蓋人當未飲時清明在躬遇事自能裁之以理即有偏倚不至大背迨酒酣而性亂矣性亂則色隨之而迷財迫之而溺氣觸之而高種種惡德皆從酒起故武王有誥毖之宏謨仲尼有不及亂之令範誠慮之深耳猩猩好酒不免被擒可不戒哉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為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治縣譜相傳不示人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為天下第一傅翽代為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唯日食一升飯而不飲酒此第一策　昨非庵日纂

旋庵子曰居官飭酒百事俱懸玄明喫飯戒酒一語最中肯綮

色戒

人情好色妄分美醜其實美醜分別止在如紙薄皮去此如紙薄皮安復有西施嫫母美人假施香

澤迷人貪愛其實三十六物流出不淨美醜皆然生時無限妖嬈一死頓成臭穢剛絕氣則朝發變夕斷命則夕流蟲向之恩愛癡迷掩鼻而過矣乃有一見而目成思憶而成病竭精髓而躭戀捐性命而流連者豈不可哀也哉　破迷論

楞嚴經云阿難若不斷婬修禪定者如蒸沙石欲其成飯經百千劫只名熱沙何以故此非飯本沙石成故汝以婬身求佛妙果縱得妙悟皆是婬根

根本成淫輪轉三塗必不能出如來涅槃何路修
証必使淫機身心俱斷斷性亦無於佛菩提斯可
希冀 心病慈航

永嘉禪師曰凡夫顛倒為慾所醉耽荒迷亂不知
其過如提花莖不悟毒蛇智人覩之如毒蛇想遠
近毒蛇不親女色何以故毒蛇殺人一死一生女
色繫縛百千萬劫種種楚毒諦詧深思難可附近

寒山子曰玉堂掛珠簾中有嬋娟子其貌勝神仙

容華若桃李東家春霧合西舍秋風起更過三十
年還成甘蔗滓人言是牡丹佛說是花箭射人入
骨髓死而不知怨 仝上

原評曰美色是假細思真穢即云目前可愛轉
眼成空何堪留戀時作此想婬火消歇大似熱
病人汗出熱解

鄭漢奉先生曰有人患好色問王龍谿先生先生
云有人設帷帳指帳中有名姝汝可褰帷就之汝
從而入視乃汝妹汝女也此時淫心亦頓息否曰
息矣先生曰然則淫本是空汝自認作真耳

借彼之苦成此之樂一切皆然故悅香者香必受
其熬煎製錦者錦必受其剪裂嗜味而物遭烹飪
矣揚鞭而騎遭馳突矣惟男女娛樂彼此各不猒
苦故耽之者不死不休然可與馬驢之牝者服
已定駒而牡者求犄輒踶拒之迺婦人懷孕八九
月房事如故所欝之毒他年蒸為痘疹往往不育

以無恥故甘于無嗣真驢馬之不如矣 覺世篇

旋庵子曰水南翰記云晝以醇酒淋其骨髓夜
以居室輸其精血精血耗蕩豈能久乎呵呵此
至言也從古亡國喪身未有不從酒色胎禍者
世人迷而不覺覺而不改沉溺耽嗜將死而追
悔莫及豈不哀哉

殷仲文勸宋武帝畜妓帝曰我不解聲仲文曰但
畜自解帝曰畏解故不畜 自得齋

旋庵子曰畏解一語趣甚謔甚眞善拒使者矣

程彥賓爲羅城使攻遂寧城下之日左右以三處子獻皆有姿色時公方醉謂女子曰女猶吾女安敢相犯因手自封鎖置于一室及旦訪其父母還之皆泣謝曰願太尉早建旌節彥賓曰旌節非敢望但得死時無病便好後官至觀察使九十七無疾而卒諸子皆爲顯官

西蜀亂後官府多不挈家以行張忠定知益州單

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嚴峻莫敢蓄婢使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櫛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張在蜀中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是處女 涵遠堂集

原評云絕人特固難仍是處女尤難

王華號海日餘姚人陽明先生父嘗館一富翁家翁婢妾衆而無子一夕遣妾就王蓋借種也王峻詞却之妾出一紙曰此主人意也上書云欲求人間子王郎援筆書其傍曰恐驚天上人終不納明日遂行後主人修醮一道士拜章伏地久不起主人詰問曰適奏章至三天門下遇天上迎狀元榜久乃得達因問狀元爲誰道士曰不敢言但馬前有一聯云欲求人間子恐驚天上人主人怒王薄德故渡前語未幾王果狀元及第位至大宗伯及陽明以新建分茅遂生封如其爵

南京某生赴京試日旅邸對門某指揮使第也有

女年及笄窺門見生出入風流瀟灑遂屬意焉試畢後數日女使婢授意于生言父巳他往期以是夜相會生懼累陰德不敢領畧同居一友素輕脫竊知之乃僞爲生赴約其婢暗莫辨引之入女相與就寢歡洽倦而熟睡迨指使歸見門未開疑焉突入見之大怒拔劍俱殺之首于有司明日榜出此士首列因告人曰使我若往巳在鬼錄矣少年士子當以此二人爲法戒

旋庵子曰鬼錄登科錄只爭些些可不警省

徐于陳其業醫有貧士病弱症幾危矣陳爲治之得痊貧無償藥陳亦不責其報後陳偶薄暮過之貧士出館母與妻留之宿夜深姑謂婦曰爾夫之命寔緣陳先生再造久欲報之未能也今在客途爾往伴一宵以報德婦唯唯夜就之陳拒曰余尊姑何婦曰此姑意也陳曰余賢夫何婦曰夫之一身皆君賜也何有于婦陳曰不可婦强之陳連曰

不可不可遂坐以待旦取筆連書不可字於卓最後幾不能自持又連書曰不可二字最難迄明乃去後陳有子爲庠士應試考官閱其文棄之忽聞呼曰不可四顧無人復閱其卷又欲棄去又聞連呼曰不可不可最後閱其卷决意去之忽聞大聲呼曰不可二字最難連聲不已考官曰是必此人有陰德故神告我乃錄之榜出召問述其詳乃知爲父不淫之報後子登進士第

旋庵子曰慾火難消非具堅忍之力不能打過幾番不可便種後來幾番欲棄不棄根子了此處間不容髮愼之愼之

李登十八爲鄉貢首自後凡十年一薦名愈下年五十不第一日詣沐嵩葉靜法師具告曰登自十八歲明鄉薦後四舉不第何罪至此幸法師入冥勘此生何如法師詣之爲叩梓潼神帝君命一吏持籍示曰李登初生時賜以玉印十八歲魁鄉薦

十九作狀元五十二位至右相後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不諧而縶其父張澄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歲得舉後侵兄李豐屋基占奪之在行於訟以此又展十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安邸中淫一良人婦鄭氏其夫白罪於天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歲得舉後盜鄰居王嚬室女處娘爲惡不悛已削其籍矣終身不第法師以是語登登無以對一夕慨恨而死

旋庵子曰觀李登每十年漸降一甲假令悔過遷善猛自勤修即不得狀元宰相猶可幾一第矣乃梏之反覆每得举便爾自恣小器何堪重載耶

成化十九年宜興一人因無產有役與其妻逃歷陽遇行船人曰我正往歷陽遂搭去舟師悅其妻至歷陽誘其人曰我與此最多熟識爾妻可留船中我與爾去覔食舟師至山下遂打死其人回船紿其妻曰爾夫已落虎口矣妻泣舟師曰毋苦我自與汝成配其妻疑曰虎豈能盡食我夫若得見遺肉一臠亦願足然後與爾爲配舟師不得已領其妻往山下尋之不意遇一虎竟搏舟師而去其妻因哭曰此眞有虎我夫果死於虎矣路人聞之詰其所繇妻以實告路人云適從縣前見一人被船長打死復活來告狀豈爾夫耶其婦如其言往縣前果遇其夫復完聚

旋庵子曰托假虎以誘婦遂遇眞虎以亡身天道甚巧人只在暗中行耳

貪戒

嗔心猶火易發易滅貪心猶水溺入溺沉學人到此必須猛自刻責先思此身生時不曾帶得一些來此身死後可曾帶得一些去否波波揭揭枉費辛勤便覺貪求的念頭銷落一半再思此身自有無價珍寶充牣於中何藉外物且此無價家珍圓明潔淨一塵不染何處着得貪求的念頭朝夕究自然道味日深俗味日淡每見世人志功名者財利不能入其心志道德者功名不能入其心此重彼輕人情皆爾然見有道德可慕猶貪也即以不貪爲寶亦貪也貪之根株轉轉細轉拔轉生直須洞見本來徹底滌淨始得　心病慈航

麝之香在臍逐麝者麝急則抉臍投諸棘逐者趨焉麝因得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

如者以貽亡身何智不辟若耶 非非菴

舉談採餘有云盧懷慎死妻以爲必復生也未斂或問故曰張相公說家累巨萬今尚享福豈相公清節遠厥天年乎既而懷慎果甦謂妻曰我非張君比彼地下有鑄錢鑪而我無有分止此矣遂復逝吁是固然矣然張公二子竟不令而盧公名德載世徽杞之罪貫盈則報猶未艾也曰使貪焉皆何曰命既無有雖貪何必不以贓敗即使倖獲而

損己之祿秩墜子孫之福德爲償多矣晉李景讓之母早寡而貧常掘地得金數斛拜禱曰此恐上天憐氏貧苦故賜此若然則願諸孤學問有成不願取也遽揜之已而景讓兄弟皆貴又范文正公亦極貧嘗得地埋金不取已而爲相歸有求施造寺者欲出前遺金付之則無有矣只有契並書歷仕祿入如其金數然則廉貪所得均不越應分中而順者逆收之逆者捷得之究竟罪福若霄壤焉人宜何從哉

旋庵子曰李母識高范公志潔然不襲取于地者仍取償于天又何必碌碌攘攘耶

我禾有一賈人積銀數百兩貯磁甕以金釵二股置其上瘞地中乃出賈于外不虞爲其子窺見之竊發其瘞視甕中惟清水一泓耳以手攪探之無物遂封瘞如故比其父歸發甕取金覆其數不減而次置攪亂問其妻曰吾瘞金誰曾發耶吾所置

金釵在上顧反在下何耶後其子備言其故衆相駭異 三立齋言

旋庵子曰以父財而子猶不得私取則錢財寧可妄覬耶

有村人乘舟採薪忽有數錢流下尋至山半樹邊有大甕錢滿其中而甕少欹故流出於是推正以石搭之先取五百以歸後率人再往竟忘故處夜夢人曰錢有主誰可妄取向甕欲以五百償爾正

之耻。聊非庵

旋庵子曰、儺人推甕、天不過露此奇巧、借以醒世之貪迷耳、而貪迷者、自古及今、未有能改、何也、

西京懐德坊南門之東、有富商鄒鳳熾、有高背曲、有似駱駝、時人號爲鄒駱駝、其家巨富、金貨不可勝計、常與朝貴游、邸店園宅、遍滿海內、四方之物、盡爲所收、雖古之猗白、不是過也、其家男女婢僕、

錦衣玉食、服用器物、皆一時驚異、嘗因嫁女、邀諸朝士、往臨禮席、賓客數千、夜擬供帳、備極華麗、及女郎將出、侍婢圍繞、綺羅珠翠、垂釵曳履、尤艷麗者至數百人、衆皆愕然、不知孰是新人矣、又嘗謁見高宗、請市終南山中樹、估絹一疋、自云山樹雖盡、臣絹未竭、事雖不行、終爲天下所誦、後犯事流瓜州、會赦還、及卒、子孫窮匱、殆不可言。　王茗堂集

旋庵子曰、艷姬數百、既難供養、朝士往還、復不易支、然富人所樂此不倦、宜其窮匱立至也。

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途、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況管庫、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故、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

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爲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旌幢騎御滿野、如守土者、竊覘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顏光衷曰、世間有岳丈死、爭析帛儀、紛紛聚訟者、況席捲數年之成業、肯還之子、此事關風化、非細故也。

旋庵子曰、富人臨死、畧不念子。孝基遇身遠爾

還則難爲舅更難爲甥矣俱是豪傑舉動世人罕有乃富人死而寧爲乞丐不來鬧擾此子亦自不凡

劉師文明州人流落蜀中妍以縫紉教之學成都大姓楊氏奇之納爲壻楊死數年方婚既而謀歸江南妻晨起與妍兄議事竊往窺壁見其妍兄立文書反覆再三有不豫之色妻至問故曰父存日議以田四十畝爲嫁貲約銅錢二千緡邇來多故

當之殆盡今貨居室之半僅得千緡而已適立券也劉曰豈有爲人壻而令其賣屋以相界者取券焚之攜妻竟歸後登第官至侍郎

旋庵子曰俗語云男子不吃分時飯女子不穿嫁時衣正謂人貴自立不必倚藉遺澤耳乃今人娶婦不論才德先計嫁貲一遇富翁百計圖謀如不愜願反成仇隙至若先富後貧即棄其妻而不納者有之矣惡薄勢利家庭間總無實心相愛殊可痛恨故揭二廉壻以爲法

慳戒

四十二章經云豪貴學道難貧窮布施難何以言之豪貴之人志得氣揚一旦欲捨濃就淡所以爲難貧窮之人自己衣食尚且不充何暇布施割股劈臏所以爲難大修行人行其所難無行其所易釋迦身爲淨飯王子捨而出家是豪貴學道者也貧女止有破氈一片日披之以乞食活命乃捨而

就迦文所布施捨氈是捨命也故迦文不贊王公貴人而特此貧女爲大檀越是貧窮布施者也貧窮布施難則學道爲易貧窮而猶不肯學道則愈陋矣豪貴學道難則布施爲易豪貴而不捨毫釐則大罪矣　破迷論

旋庵子曰凡事總因宿根寧以富貴貧賤分乎若能猛自策勵則根性不足以拘之而富貴貧賤化矣釋迦貧女俱可作榜樣

或問慳字從心從堅此心既堅如何能破答曰如水成氷氷還是水總是這心但提起正念顯出正智輕輕脫脫凍解氷消何堅之有

陳幾亭同善會講語曰今人壞心術壞人品傷情分斂衆怨有九分爲着錢財那富貴的身體腸胃與平人一般安居美食之外十分多積錢財亦有何用如今要做好事先從不做惡事起惡事亦誰人肯做須從不管閑事起管閑事但畧有些利息

門客僮僕暗地裡不知損多少人若無我名色他們如何行得去衆人分利共惡孽總我一人承當陽明說爲兒孫作蛇蝎不但是作馬牛真可猛醒況錢財一有破時正須布散開來方爲得用藏之匣笥便與藏瓦石不殊若一味經營出入全不捨得與人又是一生一世代錢財做箇寫帳管帳的人了

項縣父姊述鄒南皐先生說聖賢別無學問輕得錢財便是聖賢初聞頗駭其粗體貼方知真貧方今四方多事要防外患全靠本處人心要固衆心莫如大人家輕視錢財平居絕不生事害民有事協力共濟衆心成城愁甚外患反覆宣揚語語真切善乎馮猶龍有言天下無窮不肖事皆從捨不得錢而起天下無窮好事皆從捨得錢而做自古無捨不得錢之好人也吳之魯肅唐之于頔宋之范仲淹都是肯大開手者

領觀之子緯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債觀之

禁不能止及爲本郡誘緯出諸券書一概毀之悉焚燒宜語遠近負三郎債皆不須還　非非庵

旋庵子曰焚券捐債高義不讓孟嘗然孟嘗非出本心反遜一籌

嚴震鎮山南有一人乞錢三百千去就過活震召子公弼等問之公弼曰此患風耳大人不足應之震怒曰爾必墜吾門只可勸吾力行善事奈何勸吾悋惜金帛且此人不辨向吾乞三百千的非凡

也命左右𢦏數與之于是三川之上歸心恐後亦無造次過求者 智囊

旋庵子曰觀無造次過求者嚴老自具慧眼豈涉施以委草莽者耶

西安董尚書詩陽公以家富而勤于交接凡衣冠過賓無不延禮厚贈者其孫禮部青芝公工于詩字往往以手書扇軸及詩稿贈人尚書聞之曰以我家勢雖日以銀幣為權猶恐未塞人望奈何效

清客行事耶且縉紳之家自有局面豈復以詩字得人憐乎將來破我家者必此子也後民變事起尚書已老青芝公以文弱不能支董氏為之破產人服尚書先見 仝上

旋庵子曰焚券捐債省却小民多少膏血慷慨施錢消却子孫多少惱惜至若敦崇淳厚不欲効清客行徑更是挽洗澆薄習氣此三則便知幾亭之論確有巨識聽之而猶不猛省仍復纖

嗇自偷者真不可與同語自貽伊慼者也

黃山谷云男女墮地果然自有衣食分劑今之為男女憂衣食者是為百草憂春雨耳此誠至言 自得語

人方困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計其衣食之費妻子之奉出入于十金之中覺然而有餘及一旦稍稍蓄聚衣食既足則心意之欲日以濶廣所入益衆所求益以不給不知罪已用之不節而以為求

之未至也是以富而愈貧求愈多而財愈不供此之為惑未知其所終也盍亦反而思之夫向者豈能寒而不衣飢而不食乎 木南翰記

旋庵子曰寒須衣飢須食人道之常誰能廢之然不安分節約而妄生侈念自為計與為子孫計均無益也徒自役役馬牛耳

錢龍門南遷志曰當年象山與晦庵諸先生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之旨其言剌促心髓座間有聽之

泣下者今其講章鐫于鵞湖書院石碑惓惓明其心性而痛恨科舉之說夫科舉者今士子所指爲依傍聖賢之途徑而先賢指以爲小人喻利之極乃知古今人不相及遠矣科舉重而得失之心急得失急而道義之防輕以至滅廉毀節吮癰舐痔弑父與君無不爲矣此所以成其爲小人而我輩曉暮棲魂寢食結想自以爲語語孔孟者竟成一副喻利之精神而止有識者安得不聞之而泣下

哉

旋庵子曰科舉反爲喻利張本此直究根原之論說得毛骨悚然

王四老者鏹貫鉅萬嘗見其故人子張太吾于門叱之其媼問焉曰此故人張某子不肖破產以至是媼曰嘻翁奈何不周故人子而徒詬辱之乎翁曰善卽呼太入飯與之十金曰以是貿易毋妄費費則子貧在昔矣太大感激用以貿米獲利半之數月至二倍出入翁家益恭翁知其勵行命偕族子持千金販木荆南一夕散步月下見一缸自遠浮至其行如飛其中若有物焉而不甚辨以手攬之力不勝各得其脫瓦三寸而去漫置于橐中明日啓行至山東假宿一田舍是夕月明二子立于庭際見簷下一缸實缺二處二花若新灘以所得合之無隙乃大驚曰豈其神邪主人翁坐窗下問其言出呼曰子非京師張太哉太益駭翁何以知

余名翁笑呼其妻及子婦曰吾主至矣當具壺餐其妻倏起營辦延二子酌盡醉二子疑問不肯言宿於堂禮意周洽質明二子求去翁把其袂曰若何往吾已使童入城市少肴核矣二子不得已復留飲又明日告去翁留愈堅午宴次一少年下蹇置一囊拜曰至京謁王四老云張太商楚中四于江已報登陸回則必謝相造翁笑指太曰已在此矣頷謂客此見子爲張君入京奉候乃虛勞往返

囚牙人語太曰老夫所以留君者非他賴神天之錫於此月中掘得白物一缸即昨夕所見者中一牌刻云銀五百兩歸北京張太王四老火計也是以敬依神旨專令相覓豈意茲辰遂見君子舉一囊還之不少減元額太初辭翁固不許乃焚香跽拜而受之翁復出五十金爲贈太曰此遺天矣茬死不敢奉命翁乃與媪計造餅五十枚枚置金一兩明旦贈別而去二子行二十里渴甚見一女子

持漿餉田傭轉乞之婦無難色太感其意以五十餅回贈婦喜先與所抱兒一枚餘悉携詣田所示其夫夫曰近若翁六十坐貧無物爲壽今得此餅汝弁二鷄餽若翁且乞銀五兩以趁夏天力作之費婦如其言造父家正掘銀老翁也諾數言後出鷄餅陳于堂翁愕然問所自女白路人所遺翁告于媪且歎其異坐久女言將白大人貧居力作求少貲以給勞翁笑曰人子汝五十金不受傾求假乃公耶女不諭翁曰餅中銀吾以還親戚者乞槳之子是也女胡辭爲出餅示女女瞠目安有是取兒手中餅擘之空如也翁媪悉駭問之子婦婦云昨倉卒中失銀一星早間得之酒瓮下恐大家嗔故不敢白翁乃嘆曰彼不受而我强贈此徒受而仍以見歸凡物有定數豈智力能回哉因助女十金而遣之夫世之小人日夜詭謀攘奪至忘寢食不已而所得有限禍患隨之觀太之事亦可以深

長思矣故不惜繁詞用警昧者　設圖識餘

旋庵子曰張太意外巧得五百金無中生有翁女當面失却五十金自有之無錢財分定何能强也所可嘉者翁以五十金餽太太死不敢受可謂知足不辱者矣

濮老人富而嗇惡衣蔬食卯起戌臥營斂無厭而不肯輕用有向之乞者不得已入内取錢十自堂而出隨步輒減至外纔餘半尋復囑云傾囊贈君

愼勿他說相效而來後老人竟餓死

旋庵子曰如此用錢眞可謂一錢不捨者矣宜富厚終身而不免于餓死則始之銖積寸累不成虛夢乎至談及子孫浪費傾家又其次矣

李可及有寵於懿宗嘗爲子娶婦懿宗賜之酒二銀壺啓之無酒而中實右軍中尉西門季玄屢以爲言懿宗不聽可及常大受賜物載以官車季玄謂曰汝他日破家此物復應以官車載還非爲受賜徒煩牛足耳及流嶺南籍沒果如季玄言

自得語

旋庵子曰貨悖而入亦悖而出經傳著明癡人罔覺宜其追悔莫及也

嗔怒

天下事無一可怒富貴之人無可怒貧賤之人無可怒事上不必怒臨下不必怒有以取之而致辱不當怒無以召之而致辱不當怒富貴之人奔走敬事承奉我者何限偶有橫逆何遽忿忿必欲盡天下人而有敬奉無違犯非所以消罪生福也貧賤之人身居下流易招汚辱汚辱固其常事耳逆來順受則心地安閑不勝嗔忿則徒自苦耳而辱未必免辱侮之來吾有以取之方將自怨自咎不暇何暇怨人吾無以取之則人之過非我之尤或數也命也何以忿忿爲富貴不怒如狄青爲狂生罵黥卒呂蒙正爲人笑此子亦參政而雅量不校是也貧賤不怒如韓信受跨下之辱張耳受鞭撻

之刑而甘心焉是也有以取之而不怒如孟子所言我必無禮我必不忠是也無以取之而不怒如上官陽眞人無故爲人毆落一齒而面無怍色是忍辱仙人無故爲哥利王割裂身體而恬然不動也事上者彼既尊貴意氣易加於我我當順受受上之分亦受天之命也臨下者彼既下賤我何求不得而加之以怒縱下人有罪彼自當常刑我何爲怒而分彼之過人以一罵來我以一罵往人以

一拳來我以一拳往此市井負販事耳惟安然受之而不校乃爲盛德乃爲君子 破迷論

李沆秉政日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短公遜謝曰俟歸詳覽生隨馬後怒訕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以謝人言久妨賢路寧無愧乎公馬上踧踖再三曰某屢求退奈上未允不敢去耳終無忤意 自得語

旋庵子曰生雖狂然不能康濟又不能引退大

臣在在坐此切中肯綮

楊先生翥爲修撰居京師隣家有失雞者指其姓而罵家人以告先生曰坊市中不獨我一家姓楊又一隣居其臨雨至必從先生家出水甚受其汚濕之患家人復告先生解之曰晴乾日多雨落日少共德量類如此 寓圃雜記

旋庵子曰楊公德量不減富弼當年如此處世何嗔怒之形于色耶

林退齋先生 雲間人嘉靖丙戌進士官至尚書臨終子孫跪膝前請曰大人何以訓兒輩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喫虧此三字即五祖忍辱二字有味乎其言之也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害了多少事 見聞雜記

杜靜臺先生曰惱怒只害得自已何嘗害得人其能害人者必自惱怒生出枝節也先生書齋對聯無求勝在三公上知足常如萬斛餘 仝上

宋紹聖間逐元佑黨人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郡以水土美惡繫罪輕重而貶竄焉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蔣穎叔云器之平昔推命極好章惇以筆于昭州上點之云劉某命好且去昭州試命一回後復連竄梅州廣南遠惡州郡無所不歷惇又擢一土豪爲轉運判官將置之死判官一夜嘔血斃安世無恙然則小人千鍵百煉適足爲君子試命之具耳盧多遜貶朱崖李符白趙

晉曰。朱崖雖在海外。水土不甚惡。春州近在內地。至者無生還。宜以多遜竄春州。外示台座寬貸。而實置必死之地。晉不答。後符坐事貶出。上欲再貶嶺外。晉遂以符知春州。到州浹旬而卒。然則陷害人以逢迎人者。自罹其毒。亦何益之有哉。小人之居心。可笑又可憐也。南遷志

旋庵子曰。夫人只是不肯喫虧。稍有拂意。便多嗔怒。嗔怒不已。遂至排陷謀害。置人死地而後快。孰知害人者反以自害。有如章惇輩往事可鑒也。李楊二公真能學喫虧者矣。

步隲字子山。漢末避難江東。與衛旌皆種瓜相善。會稽有焦征羌者。郡豪族。隲旌寄食其地。懼為所害。以其瓜進。良久命見。焦坐中堂自享大宴。另設坐牖外。留茹菜飯。旌不能食。隲極餐飽。旌曰。何能忍此。麤糲。隲曰。吾等貧賤。主人以貧賤遇之。何所恥。後隲仕吳。拜右丞相。

旋庵子曰。焦老妄自尊大。凌駕遠人。福分當自減薄。步君忍辱飽餐。絕無芥蔕。真深于避難。而善藏其用者也。假令此時氣不能平。形于顏色。則進瓜之意已失。身命且不保矣。微服過宋。聖人寧無氣節乎。

據堅錄卷二終

擣堅錄卷三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濃戀

士大夫作官則得意。失官則無聊。官大則揚揚。官卑則鬱鬱。從大官降卑官。猶作大官衆。止不肯認其卑官。此不明虛幻之故也。不覩之戲場乎。優人一人。或扮為王侯將相。或扮為悲田院乞兒。登場則貴賤貧富。姸醜好惡。頃刻變幻。下場則止是一平民。彼扮王侯將相。不作王侯將相想。扮悲田院乞兒。不作悲田院乞兒想。登場不作得意想。下場不作失意想。彼悟其假故也。仕宦一戲場也。亦假也。奈何認以為真。而生種種憂樂嚬喜乎。破迷論

居家者只顧後。不顧前。居官者只顧前。不顧後。皆痴迷顛倒相也。人情厚于孫。薄祖父者比比。將來子孫效尤。已身實遭其厄。宦情熏灼。權貴鄙夷。閒冷所熏灼者。何有于我。所鄙夷者。一旦得志。不追憾已。究假矣。安望垂盼耶。兩者貽悔無及。非痴迷顛倒相而何。覺世篇

豪傑之士。寧泰時則隱處山林。一旦憂危。出以戡亂。伊尹太公孔明等是也。庸愚反是。主聖時平。但知持祿保位。不思任怨任勞。國事業已大壞極敝。將知光景不吉。汲汲托病抽身。曰吾山林而已矣。譬盜賊放火。火熾而退。藏身幽暗。袖手旁觀。若律以二氏之教。定遭冥譴。而無識者翻云見幾之哲。濟于營華。古今是非顛倒。率類此。仝上

旋庵子曰。托病抽身。尚屬早見。少有君志。已瞭輿情共排。而猶靦顏視事。所謂笑罵由他笑罵。好官還我為之者。真痴迷極矣。

唐李丹丘曰。昔陶朱以會稽五千餘卒。殄殭吳。後去越相齊。竟無足稱。豈智于吳。愚于齊。蓋功業隨時不可妄致也。旨哉言乎。今世人逐逐功名。得隴望蜀。屢錯而屢不休者。不亦闇于時命乎。暇老齋雜記

王安石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公與老僧化成爲作一課吏欲看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

旋庵子曰覺世篇云酒色財氣四字各有最重處位至九列但有三字曰官曰除曰壽縱有四字亦藥餌之酒採戰之色燒煉之財吐納之氣爲此三者而設非尋常少壯比也嗟乎如此又安肯抽身謝政乎然不謝政而徒保此三者有何樂處

謝安南免吏部尚書還東謝太傅赴桓公司馬出西相遇破岡既當遠別遂停三日共語太傅欲慰其失官安南輒引以他端雖信宿中途竟不言及此事太傅深恨在心未盡謂同舟曰謝奉故是奇士

富弼自定州歸朝旣入見退詣中書白執事以求致仕執政曰康寧如是又主上意方厚而求去如此之堅何也弼曰若待筋力不支人主厭棄而後去乃不得已也豈得爲知足哉因退歸私第堅臥不起

旋庵子曰筋力不支尚不肯去況主上方注意耶見幾明決富公可謂識力兼到

孫宣公以太子少保致政居于鄆一日置宴御詩廳仁宗嘗賜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于色

陳恭公判亳州遇生日親族多獻老人星圖任世修獨獻范蠡游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隨身後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

旋庵子曰凡人胸中猶有繫戀進退便不能勇決化成僧要去只在相公一語早已窺破安石

矣謝安南信宿不言去官事無乃熱中之極矯
而若忘乎余閱公餘日錄云廣信貴溪商中丞
明以景泰辛未進士成化初僉南院操江未幾
即乞歸嘗自贊畫像云爾姓商胡不高爾名明
胡不明急流中勇退此其所以為高明也歟可
與孫少保宿定州亳州判並傳不朽
趙㞯云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
事了則仕進之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

山得去且歸去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臾忘情
軒冕邪張乖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為乖崖所禮
遂礙書云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
謝而留之彼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武
人忽作詩云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棄官歸
此最勇決
劉文靖公健在內翰二十載入閣典機務又二十
載受　孝皇顧命以逆瑾用事乞歸嘉靖初楊遂

庵一清為大學士故事不由翰林不得入閣本朝
止數人公其一也已而歸田年七十餘　世廟特
起為兵書總制三邊道洛陽謁文靖文靖出見辭
色甚倨問曰我憶汝嘗為閣老矣遂庵唯唯公曰
既為閣老而復作總制體統為汝壞盡矣遂庵曰
朝廷簡命不得不赴公曰進止亦由汝何得云云
我老不能對客遂入止命二孫陪茶楊公退而自
悔文靖之責吾楊公之受言近世豈易得哉　吳林

旋庵子曰楊公以布衣入閣可謂千載奇遇矣
且年餘七十優游田間豈不顯聯雨得哉乃不
能堅守東山歸而復出雖簡命隆重乎拚之急
流勇退之道則有媿矣其受文靖之苛責也亦
宜
天雨道夫見仮車息於高蹊者指謂徒曰是車不
久覆矣行數步聞譁聲顧其車已覆徒曰何以知
之道夫曰以人事知之夫天雨道淳而蹊獨不濡

又狹而高，是衆人所趨也。而車不量力，欲狹擅高，久留不去，以妨衆欲，能無覆乎。噫，禍固有鉅於此。

昨非庵

旋庵子曰：居高久戀，禍敗莫測。高蹊傾車，足以喻大。

梁呂僧珍出身甚微，以販葱爲業，逮貴封侯。兄子求官，僧珍曰：汝等自存常分，但當速歸葱肆。不聽其求。

旋庵子曰：安分知止，自討便宜，今世那有幾人。

弘治二年，吏部侍郎楊守陳卒，謚文懿。守陳，浙江鄞縣人，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惟宰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諭意。守陳謝御之，私謂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已老矣，豈白首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豎，敎成多去爲近侍，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資，士論多之。諸生見言

旋庵子曰：泊然獨立，不求倚傍，真仕宦之高蹤。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爲秘書郎，敬弘求爲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王晞，晉昭帝欲拜爲侍中，力辭曰：非不愛作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旋庵子曰：人情都趨炎，故樹交植黨，相援攀附，遂競爭搆隙，禍不旋踵。若轉念回思，便知一朝勢謝，門庭蕭然寂寞，不更甚乎。思之爛熟，自覺處身不競之地，爲反勝耳。二王高達，先人一着矣，吾輩當以示攘攘不已者。

韓子熙爲國子祭酒，遷鄴之始，有司並給兵刃。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令陳請。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

旋庵子曰：以官爲己有，則侍衛與從，色色皆真，何可已也。以官爲朝廷之物，則隆殺高卑，總從

官起何與我事世情好裝門面擾動地方誇耀鄉里多見其不知量也寧不聞子臧之言乎

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惟敝篋一擔每晨起則撤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棒撑敝篋于廳事之前常若逆旅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强拒絕官寺悉無所畏

旋庵子曰人惟富貴情濃便瞻顧畏縮不能直行所志見勢輒阻若逆旅其官灑然物表又何事不可建立乎

長沙有朝士還鄉意氣盈滿賓至則鼓吹喧闐里中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默然明日賓至門庭寂然呵呵此執友可謂能責善此朝士亦可謂能受善者矣　敎家箴

旋庵子曰鼓吹喧闐止可炫村夫俗子有何趣味乃今世朝士還鄉所矜炫者政不在此高簡尊重以接見爲折節以寒暄爲知己外視若恬淡其實甚于鼓吹喧闐多矣

奔競

自世風不古士習茅靡懶事窮經而專工鑽刺唾棄術越而寵媚曹丘或蒲伏津要之門可片言而說項或苞苴名流之室乞殘唾以薦衡于是質本駑駘一旦駕驊騮而爭步材同朽櫟多方飾輪囷以先容本道竊効笑比河清盡絶奔趨之路而同錢令不關干謁之端自今一應公文到即付諸訊鞫亦等乎風馬爾諸生童亦何嘗以有限精神費諸無用之地且以易盡金錢爲此必窮之術也

旋庵子曰此學臺劉乾所先生學政必行條約也談時習最宥禁奔趨極嚴眞可挽頹風而端士範故拈出以垂永則

計偕來人包誼至京師唐突中書舍人劉太眞太
眞甚訝之明年太眞典文柄將放榜先呈宰相宰
相見有姓朱人登第以泚近爲大逆未欲以其姓
及第亟遣易之太眞錯愕不記他人惟記得包誼
遂以補之誼謝恩方悟已所惡也 日有編

淳熙中汪藻知舉憐一友人久困場屋密語云程
文冒子可用三古字後場中得一卷冒子用三古
字遂取之及拆卷非其友也汪公疑此人輕名重

利轉屬他人惟而責之友人曰惡乎敢臨場得暴
病幾死不能入試耳汪公太息久之後密問中第
者曰子程文冒子用三古字何也答曰此事甚怪
業承問及不復敢秘某來應試道由富陽暮宿一
寺間步廊舍見停一柩問寺僧僧曰此某官之女
死柩寄于此久不見其家音耗間已絕無人矣是
夜夢一女子來謁曰妾家某鄉死而停柩于此有
一事特來奉告郎君入場試題冒子可用三古字
必登上第其後望郎君携妾骸骨歸葬故土某如
其言果蒙收錄却不知何故汪公駭然竟不言所
以 日有編

太和曾狀元彥老于舉場成化戊戌年且六十乃
魁天下是科殿試館閣諸公閱卷竟日未得奇卷
最後眉州萬公安得公卷亟賞嘆以示衆衆皆欽
服謂文宜第一特未識貌故事將賜第前一日集
諸進士於禮部閣老堂中呼名閱其儀貌呼及公

萬公屬目覺其秀偉尤異于衆喜謂諸公得人矣
既進遂定迨傳臚則貌寢多鬚與前不類萬文康
爲之愕然取策讀之亦平平無奇語乃大驚嘆以
爲神助 定分錄

嘉靖乙卯南畿鄉試時有揚州庠生金侃出場後
不得意旋抵家夜夢一老吏謂曰子已得二十七
名即爲歸耶次夜復夢前吏確始語于家人爭勸
往京由是泛舟復至留都諸友詰其去而復來之

借佩以夢事告之衆咸嘆異遠邇播聞競謂二十七名已有人矣監試者與聞遂密戒主司曰外有二十七名之議不可不謹主司怒乃置所定二十七名以落卷一名補之一時求止謗而已實未暇計其當否及視所補卷正借佩也定分錄

旋庵子曰世道之降也奔競成風彼見競得之者往往皆是遂百計營求巧鑽與穴不遺餘力孰知功名有數其競而得者亦命應得耳命不

應得即競亦何爲余曾彙集往事有科名定分錄既詳且切矣卷帙頗煩未及付梓茲特畧舉數則以破奔逐萬勿鄙爲老生常談也

嘉靖丙午浙江省試主者以爲額取足九十人每十卷一束置榻上偶主者困臥夢一朱衣達官自稱杭州知府直入臥內云尚有一卷未取主者寤而疑之少間又夢如前寤而案上止一卷不知所自來因於九十卷中摘取一卷擲棄之卷畏不及也遂易之其後所夢者登第爲縣官又浙中士夫相傳嘉靖初年浙江省試主者燈下閱卷不中者皆擲地下忽見一披髮婦人取地下一卷反置案上主者不驚取而復擲之者再婦人長跪而泣主者感動即取中此卷乃餘姚一生名田麟者榜後問田生以故生哽咽久之乃對母本側室爲嫡擠殺死時狀正如此即此二事可見場中有鬼神主者亦不得與也豈不畏哉言行世則

趙無聲焚餘草云科場鬼神用事之說世多傳之余頗不信頃施羽皇自闈中出謂余曰春秋房某君閱得一佳卷取冠本房偶以倦假寐見一金甲神從其手中掣其卷曰此卷如何可中某遽驚覺則手猶伸作相奪狀也心疑之取卷再閱卷實佳不忍置且總裁張二水適春秋二房某亦呈一佳卷末篇竟與某卷雷同一字不異張遂兩棄之蓋神以某意不可回故令呈雷同者以亂之耳余聞

旋語始信鬼神事不盡誣云

旋庵子曰功名之際不可强求固也然廣行陰德勵志潛修鬼神自當默佑耳覩旣失者有某州知府披髮婦人爲之護持旣得者有金甲神人爲之奪魄豈非鬼神潛察姸媸幻行黜陟以惕主司之不得行私耶

莆田方翁試南宮第三場欲出納卷有物礙其足視之則一卷子止有前二篇其文亦通暢不解何以不終卷而棄於地也翁筆端俊甚以其緒餘足成之併携出中門投之幕下一時不暇記其姓名翁旣中第亦不復省問他年翁爲館職偶談試闈異事因及之偶有客在座同年也默不一語翌日具冠裳造方自敘顚末言試日疾不能支扶掖而出試卷亦莫記所在已絕望矣一日榜開乃在選中恍然疑姓名之偶同幸未嘗與人言亟入京物色之良是借眞卷觀之儼然有續成者竟莫測所

以今日乃知出君之筆君吾恩人也方亦笑謝而已 徐文長摭集

旋庵子曰此人雖中式然問來歷當亦汗流浹背矣寧復靦顏視事耶若在今日兩難逃罪矣曳白者勿作是想

辛未改元丁清惠公繇陸走濟寧買舟舟子殷勤進饌異于常格公詰詢之其人曰我夜來夢中聞有人喚接工部辭甚急驚醒無所見婦喚我爲醉嘆巳復睡復夢一烏紗上船今日意有上官來久故見公具必爲工部乎巳公釋褐觀工部政究竟拜南大司空則是先五十年見之長年一夢因知事有前定也

陳棟塘云龍西溪兪憲號名語我曰往年在京師同年友某行人一日過邸謀曰吾欲詣門籍幾日何如問故答曰近有湖廣差我將避耳西溪曰湖廣非險遠况尊翁在堂便道一省覲豈不善遽欲避

邪行人曰實不然吾聞吏部將選科道若承此差恐不得與選吾且避之則楊子山當行（子山名艮乃次其行人者）西溪曰若爲此吾不敢阻君行人竟稱病註門籍纔數日吏部遽開選某行人號不可即出楊因應選遂得吏科給事中某行人徒撫膺悵恨而已可見爲謀不臧適以自敗反成他人之功良可（哂也）

慈谿有葉椽王椽同謁選吏部葉椽得山西太原府倉官王椽以父憂討不及選乃與偕歸葉椽至

衛河疾作而死葉固王椽妹壻也王乃與葉之子謀曰若父死矣牒無所用我僞爲汝父持牒赴任所得貲貨分有之不亦愈乎葉子喜遂同赴任人莫識也比考滿則自金七百有奇乃共分之王椽甚喜得計及至王椽服滿赴部謁選適得前太原府倉遂不敢復赴棄其牒而歸鄉人知者大以爲笑（日有稿）

寧波郡庠生王錄臨貢其次爲李循樸李素乏行檢多智術乃百計擠得之王樸實人不較也李入京就選徧干鄉貴寅緣得入首相嚴公門久而親暱遂求順天司訓銓曹許之于是揚揚自得未挂榜前忽縱步入順天府學登其堂窺其衙徘徊良久齋夫輩與其舉止呵之遂大聲罵曰吾不數日當坐此晁輩敢無狀耶齋夫輩羣譁于吏部門語聞文選大駭亟易以廣西一小縣學李快快未幾身及一子一僕俱死于彼明年王應貢就選乃恰

得順天府學訓導潘去華曰嗟夫設使當時李被人計而中吏王選他所而遠任亦無足與今多智者無上事而自貽伊感樸實者無心中適得擠我者所謀之善地豈非鬼神故示與奪之意以彰善惡之報哉

正德間有熊州判（名佐）無意及民民亦忘之後其子北原公爲冢宰州人丘某以例貢將謁選乃獨爲州判公立去思碑求文勒石恭揚裝潢悉自營辦

所費頗多寔欲以是媚冢宰云及抵京一疾遽卒
而此碑爲長物矣適同鄕有施某者亦候選在京
亟以微價從丘之從者購得之遂持以獻焉未幾
北原公以事去代者至始就選乃得雲南安寧州
吏目竟流落龍歸夫爲其父立不朽之名爲子者
孰不喜之即千金當不過此丘之爲計亦甚巧矣
詎料年之弗延乃爲他人所有施生不勞不費坐
得奇貨自以爲莫大之幸美選可唾手得也而竟

亦止此噫命也奈何語有之曰落得做君子枉了
做小人有味哉言乎 日有編

張永嘉當國時有一教諭入辭謁川折簡張怒召
文選以折簡與之而未言命客至忘之文選出誤
謂相君知厚也踰格轉郡判一日張忽記憶召文
選問而去之其人已抵任三年矣高相署銓部大
比舉吏有典史爲高相故舊高與諸長吏對簿見
其年老病曰甚矯健呼典史上典史喜而疾趨失
足仆地諸長吏闔聲曰即此見是老病高相語塞
遂去典史 非庵

旋庵子曰祿位須自朝廷至之天府一官一職
早已分定即有計巧安所施乎乃不論尊卑微
巨營營逐逐者不啻如朝趨市何也蓋達觀者
少波逐者多遂以盲引盲相延入火坑耳特揭
四則以當清涼一劑

宋李侀知絳州還朝闕門祇候李康伯謁之因謂

曰舜工文學議論稱于天下諸公欲用爲知誥制
但宰相以舜工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侀曰我若
昔謁丁崔州則乾興初已爲翰林學士矣今已老
矣安能隨群逐隊看人眉睫以冀推輓

司馬溫公薦劉安世充館職謂安世曰光居閒足
下問訊不絕光居政府足下獨無書此光之所以
薦也

旋庵子曰大臣爲國薦賢何論謁與不謁君子

養高自重寧討官與不官舜工議論侃侃卓然高節而君實獨于恬淡自守處拔取人材尤超出世諦所謂以道事君眞不媿耳呵呵今世爲一元城者未必盡無爲君實者不可多得

王旦爲宰相守祖宗法度無所變帝久益信言無不從凡奏事羣臣與同日徐一言以定居家賓客常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獻之覩才之所長密籍

其名不復與之相見遇有差除必先疏自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用惟旦奏入無不俞允又旦凡薦人人未甞知諫議大夫張師德兩詣門不見意爲人所毀托向敏中言之旦曰旦處安有毀人者但師德後進待我薄耳及議知制誥旦謂敏中曰可惜張師德累於上前言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守之耳若復奔競使無階

而入者當如何也旦任事久人有謗之者輒引咎不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寇準罷樞密托人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也吾不受私請準憾之已除準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南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準乃愧歎不可及 迪吉錄

旋庵子曰王文正薦張師德才而嫌其兩及門古大臣眞心薦賢不欲市恩若此後世奔競成

風相公之門摩肩錯趾不啻朝趨市而當事者亦遂以此殷最孤絜自守不通竿牘者至老死不遷忠誠之謂何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侄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繇冢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誥選乞書貽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誤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謂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 庵非

旋庵子曰舐犢之愛誰獨無之文莊不爲仲子

發昔不獨識超慮遠其所以挽回末俗者眞且
切矣

塞上之人其子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福數月其子將駿騎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禍家富馬良其子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詎知不爲福居一年胡騎大出丁壯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子獨以跛故子父相保宋人有好行義者三世不

懈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享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黑牛復生白犢居一年其子又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皆乘城戰死者大半此人父子有疾皆免噫福不足恃災不足憂祥不必吉妖不必禍世之但目前失得以爲欣戚者陋矣　莌顒

旋庵子曰無故而致無故而盲乃竟以跛盲免死夭之相倚自有機權固非人力所得巧致也奔競何爲

勢利

貧人多賤氣面目舉止語默悲懽無非賤態卒遇銅臭之夫金粟塡委倉箱朽蠹嗇不拔一毛而貧人心懷繫戀望其賑郵望其借貸望其提攜察有難色思以討媚富者百事俱昏此竅獨曙徒令彼笑且防無益也奴顏婢膝何異乞丐不亦賤乎

間遇閥閱世胄巖穴高賢起情惘心分其餘瀝皆不知足得隴望蜀傲骨偏驕怨言叠出或佯醉而罵坐或上書而絶交不踰月而倩人致謝登龍負荆以求復進賤之賤者也　涉世篇

旋庵子曰曲描小人行徑說得盡情不顧唾罵然此等人即被他唾罵也不妨

高士處約當善于自全毋令世俗露短設尊貴者折節先施我及門謝不可因輿馬之便道路之

逆遂投刺其子弟何也父兄日中偶爾有珠子弟服中大率無窮施而不報所傷寔多非傷寒素而動感慨之懷乃傷紈褲而露衰落之象也寧彼先而我應再背一番往返耳設有人焉覩情交情等也邀斷者欽而波及我焉此燕斷不宜赴何也從來諂媚莫不自居大雅榮枯並招勢出無奈非其本懷我茫昧登筵殊覺可厭此時居停失檢同堂與視恥辱外迫入地無門悔之已晚非悔不逢而致禮貌之衷乃悔不智而露炎涼之態也寧彼強而我節頻頻使者步履耳 覺世篇

旋庵子曰二者皆習情之易犯曲為點破能不怵惕然前段尚易隄防後段更難簡束

石才叔蒼舒雍人也與山谷游從尤妙筆札家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從其所借藏褚遂良聖教序墨蹟觀潞公愛翫不已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為真反以才叔所收為僞才叔不出一語以辨笑啓潞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潞公大笑坐客赧然 三垂筆志

旋庵子曰不獨勢利世間人眼力亦只如此

宋李文正昉云士人當使王公聞名多而識面少太華逸民李廌云寧使王公訝其不來無使王公厭其不去姚合亦有詩云時過無心求富貴身閒不夢見公卿曾有山人至都門與一尊官抗禮尊官訝其倨問主人曰此君何為者山人輒對曰余山人也公可謂打折麒麟腿者尊官曰山人宜在山林譬之麒麟在郊藪則為瑞物入朝市亦何異搖尾乞憐之犬耶 說圃識餘

旋庵子曰山人不能引分自安而故驕僭其意氣憑突其語言徒取一番駡詈豈不損名辱體耶然畢竟心境不淨偷從鬧裏尋活計耳

五代時何敬容為吏部郎中朝士趨之者輻輳退

而有驕色父處其溢也戒之曰此其來者是敬吏部郎中非敬何敬咨也 自得語

旋庵子曰一語叫醒了多少人

皇甫謐有從姑子梁柳爲城陽太守將之官或勸士宜餞之士安曰柳爲布衣時過我我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今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輕梁柳非心所安 仝上

旋庵子曰折柳河梁人情不免乃有郊餞不已

至于追隨尾後不下數百里而遙卽行者厭矣而送者不倦也官愈高則路愈遠習以成套殊爲可憎皇甫謐一論不但自占地步復不以勢利目梁柳眞可爲俗情鍼刺

古和雷先生禮豐城人嘉靖己酉庚戌間視學我浙其所取士文義專尚辟書得肯綮體貼聖賢口氣徒逞浮詞非錄也一時稱至明至公卽童生未嘗肯濫進一人巡四明時聞太宰淵在朝其弟應

發社郡邑力救求罷三等先生終不輕許遐想高風若在邃古之世 李臨川

旋庵子曰奉憲督學文體士習俱藉主持任至重矣非秉公衡量何以服衆心報主命乎昔弇州先生云學使者校士不公之罪小不明之罪大此言不過極論去取之貴當且昔年風俗尚淳鑽刺希少故大小其罪以致要緊云耳不足法也乃近來狥情闒賄大啓奧援白丁富戶青

衿滿門不論文章之有無但較阿堵之重輕已列庠序幾覔本經黜陟無定成案掀翻閭巷蕭索玆爲耗原玉石莫辨志士稱冤嗟乎濫觴已極砥柱何存此皆勢利薰灼入髓故耳目搖亂不能自主耳余謂學使者在今日不明之罪反小不公之罪更大蓋惟公而後乃能明耳此亦救時之危論也古和先生不因相公改其成案眞古人矣破硏瑣言有云近來生儒錄科非勢

力相干則巨財作横且學使者廢紙上之墨行遊弁紳之尺牘高甲其爵列名因之多寡其鎰位次如之文鑑睽西江遺珠沉東海也廟謁日俶迎進生馬自邑之里役辦邑令固不備令諸生各借乘余偶郊適耕作牛盈野因謂友曰邑之騎何不牽此以乘友曰牛何可充余曰勢為者不屑下同巨財以肩輿自别且馬不縣備徒步有褻富態若子何不即騎若文此雖涉詼言然亦可為學宮混雜之一大感慨也

楊時號龜山先生將樂人從二程得孔孟絕學蔡京柄國欲引用名士以救人心召為著作郎面對即奏熙豐紛更黨錮之禍力攻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皆王安石之邪説有以啓之請黜安石配享王蔡餘黨忌之黜去而見正人君子為小人所引用而不入小人之牢籠當今士大夫一受小人之收拔終身感恩知己者相去不遠庭哉 南遊集

旋庵子曰富貴之念重則線索牽連牢不可斷所以寧壞國事決不肯破情面朝廷何賴此庸臣乎不入牢籠今世罕有

范丹與王奐皆善奐為漢陽太守丹於道候别之奐曰行路倉卒非陳闊之所可共到前亭宿息以叙分隔丹曰今子遠適千里會面無期如其相追將有慕貴之譏矣奐瞻望弗及丹長逝不顧 蘭亭軒集

原評瞻望弗及長逝不顧八字狀兩賢如生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即待兒荷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即薦陞德安府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頌之而擢為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竟不致一書逮後文定卒乃哭而祭之以謝知己 先進遺風

原宰相不要錢知府無書帕真治平之世
旋庵子曰二楊二范均有毅然特立之操不爲
勢利所汨揭之以垂令範

持堅錄卷三 終

持堅錄卷四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阿附

唐玄宗在位久浸侈李林甫用王鉷等歲貢百億貯於內庫以供宴賜且曰此皆不出租庸調也又爲姚思義爲進食使水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上意益豪嘗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輦賜林甫而楊釗亦迎上意以聚斂驟遷一歲領十五餘

使賜金紫當時楊氏五家賜第京師幷爲安祿山起宅但窮壯麗不限財力皆二人成之也林甫死楊釗誣以謀反剖棺暴屍而釗亦以從上入蜀軍士爭殺之 迪吉錄

旋庵子曰人主非至庸愚誰不愛恤百姓獨以諂媚小人巧爲遮飾百計逢迎遂使抹殺本心耳不出租庸調一語不知開主上多少侈心害天下多少生命剖棺暴屍烏足贖其罪耶頃武

生李璡有縉紳豪右報名輸官一疏欲行首實籍沒之法此皆逢迎之故智實煽亂之詭謀其說果行則劫掠橫起盜賊充塗富室盡化爲窮民凶荒何賴而海內將無寧宇矣吾鄉錢塞庵力爲陳說至以去就諍之其造福生民不既溥乎今四方雖多事而江南尚爾安堵塞庵之功不可泯也可見興邦喪邦只係大臣一言寧得容悅取寵已耶

武后臨朝稱制欲圖革命未發也侍御史傅遊藝揣知之帥關中百姓詣闕上表請改國號爲周賜皇帝姓武氏太后可之赦天下立武氏七廟遊藝期年之中累次超遷歷衣靑綠朱紫時人謂之四時仕宦於今年九月建議榮貴明年九月夢登湛露殿有告其謀反者下獄自殺 仝上

旋庵子曰徒覩目前不顧後患彼原揣命以求佐命耳乃歷四時而纔下獄不猶愈于朝菌之不知晦朔蟪蛄之不知春秋乎

王慶之請立武承嗣爲太子廷臣多以不從坐罪慶之復固請太后怒命鳳閣侍郎李昭德杖之昭德引出門示朝士曰此賊欲廢我皇嗣立武承嗣命撲之耳目皆出血然後杖殺之其黨乃散 仝上

旋庵子曰武后雖專制淫佚然機警絕倫故能籠絡朝士彼見廷臣不從便將隱晦別作計較慶之乃嘵嘵多言不愈觸其諱耶將欲取悅反

致逢怒小人枉做了小人可恨又可笑也

隋煬帝時有二孔雀自西苑飛集朝堂校尉高德儒奏以爲鸞百官皆稱賀詔以德儒誠心冥會肇見嘉祥稱朝散大夫後爲西河郡丞太宗拔其城執至軍門數曰汝指野鳥爲鸞以欺人主取高位吾興義兵正爲誅佞人耳遂斬之民大悅 仝上

旋庵子曰指鹿爲馬覆轍昭然指鳥爲鸞欺詐殊甚然以一死博朝散大夫愚昧何如

梁祖思求直言之士、一日忽出憇高柳樹下、樹可數圍、梁祖獨語曰、好大柳樹、徧視賓客久之、客各避席對曰、好大柳樹、祖又曰、大可作車頭、末坐數人起對、好作車頭、祖厲聲曰、柳樹豈可作車頭、奏時指鹿爲馬、有甚難事、悉撲殺、言作車頭者、吁使以殺身逢迎何益〈纂二集〉

旋庵子曰、逢迎取殺、直諫亦有時見殺、同一死也、何不死于直乎。

秦檜格天閣成、鄭仲爲蜀宣撫、遣錦地衣一片、檜命鋪上、廣袤合一、黙然不樂、以爲探我陰事、鄭遂得罪、

旋庵子曰、我明趙文華亦以紅絨毯獻分宜、長短廣狹不差尺寸、而分宜大喜、乃秦檜反嗔其探陰事何也、豈秦檜尚勝分宜耶、

呂嘉問、公弼從孫也、以附王安石、積官龍圖閣學士、安石去位、嘉問至持之以泣、安石勞之曰、吾已爲君呂惠卿矣、先是公弼常於邸中草疏論新法不便、嘉問密竊其藁以示安石、安石豫爲地、遂出公弼、於是呂氏號嘉問爲家賊、不得與呂氏同傳〈宋史〉

旋庵子曰、爲家賊害小、爲國賊害大。

朱子語錄中載、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門下、以父事梁、梁妻死、欲以母禮爲服、忌其人而衰絰以往、文公語門人、惜其名人之子、有此

我朝兵部尚書茹常、衡州衡山人也、太宗靖難、首先勸進、即位、遂封忠誠伯、後死、召其子鐘襲爵、鐘以父在功罪之間、不受、又宋晟以父開國功襲都督、亦通謀于燕邸、其子瑄乃以力戰、死于靈璧、蘇范可謂見辱乃尊、茹宋可謂有愧乃子、不知平日家庭之教何如也。〈異林〉

旋庵子曰、蘇范二子品與呂嘉問不相上下、而呂罪尤甚、只圖一己之榮進、不顧尊長之利害。

其心術之險詭何如。

韓侂胄作南園、中有所謂村莊者、竹籬茅舍、宛然田家、侂胄遊而喜曰、撰得絕似、但少犬吠鷄鳴耳。既出莊遊他所、忽聞莊中鷄犬聲、令人視之、則府尹趙師𢍰也、侂胄大笑、雖褻其媚、已而心實鄙其爲人、靜言思之、所謂枉了做小人者非邪、日筡二集

旋庵子曰、昔人阿附、尚在虛聲。今人阿附、又在實惠矣、褻其媚已、遂不覺其爲小人、今古不相及、卽此已然。

程師孟嘗請於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介甫問先正何官、師孟曰非也、師孟恐不得當侍左右、欲豫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及王雱死、有學正張安國、被髮哭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妊娠、安國願死、托生爲公嗣、京師爲之語曰、程師孟生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又安石嘗生朝、光祿卿鞏申以大籠貯雀、詣客次、搢笏開籠、且祝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時人又謂語曰、虞候爲縣君割股、太卿與丞相放生、噫嘻、物議可畏如此、仝上

旋庵子曰、曲盡小人情態。堪發一大噱。

韓侂胄有嬖姬、小過被譴、錢塘令程松壽、亟召女儈、以八百千市之、舍之中堂、日夕夫妻上食事之、甚謹、姬惶恐莫知所由、居數日、侂胄意解、復召之、

知爲松所市矣、大怒、松壽聞之、亟上謁、獻之、曰頃有郡守辭闕者、將挾市去外郡、某忝赤縣、恐忤鈞顏、故爲王匿之舍中耳、侂胄意猶未平、姬既入、具言松壽謹待禮、侂胄大喜、卽日除太府寺丞、旬遷監察御史、踰年進右諫議大夫、猶怏怏不滿、乃更市一美人獻之、名曰松壽、侂胄問曰、奈何與大諫同名、答曰、欲使賤名常達鈞聽耳、侂胄憐之、卽除同知樞密院事。梁香庵集

旋庵子曰始揣冑意必解而預爲地後恐冑叅
或衰而辦爲通如此阿依世亦絶少然能爲人
算不能勝天算何知冑之必敗而名位俱喪乎
秦檜當國四方償遺日至方德務帥廣東爲蠟炬
以衆香實其中遣駛卒持詣秦檜府厚遺主藏吏
期必達吏使俟命一日宴客吏曰燭盡適廣東方
經畧送燭一罨未敢啓檜卽命取用俄而異香滿
座察之則自燭中出也亟命藏其餘枚數之得四

十九呼駛卒問其故則曰經畧專造此燭供獻僅
五十枚既成恐不佳試爇其一不敢以他燭充數
檜大喜以爲奉已之專也待方益厚　西湖游覽志
旋庵子曰既欲試燭何不多造幾枝乃必爇其
一以缺額耶小人用心巧詐權貴偏領此一題
後來鄢懋卿製溺器趙文華珹毬像樓製造鋪
設不差尺寸皆祖于此殊可痛恨
宋太祖受周禪朝班已定未有禪詔學士陶穀出
之袖中遂用之然心薄其爲人終身不遷官陶穀
一子登第帝曰聞穀不能教子何以登第遂覆試
之蓋穀本以逢旨求進而反見猜薄如此　廸吉錄
武弁王彥昇迎敵殺周忠臣韓通帝怒欲加罪衆
爲解之然終身不得節鉞此皆新朝佐命盡力邀
寵者卒以見棄故知義利之辨榮辱之分也薛文
清云天下事巧拙相半未許有智力者爭信哉　仝上
旋庵子曰媚人殺人此可惑庸主若太祖開創

英豪政欲勵精圖治以立不拔之基寧容此紙
晁耶
景泰中給事中徐正密請召對言今日臣民有望
上皇復位者有望前太子嗣位者不可不慮宜出
沂王于沂州又南城宮門之鎖亦宜灌鐵　上怒
黜爲[illegible]復奏請必行乃謫戍鐵嶺衛及天順
復辟械正至京引見惡其傾險時人謂其驚破
膽也遂磔于市又有[illegible]史滑縣人亦言南城多

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夏、上皇常依樹涼息
見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
顏光裘曰、本以市恩求寵、豈料明鏡燭奸。
正統中、王振擅權、侍講劉球上言、政柄不可下移、
振怒、欲死之、適編修董璘忤旨下獄、振即令其黨
錦衣衛指揮馬順搒拷、令招球同謀、即捽去詔獄
中、支解其體、球見刑、不知所謂、但曰、死訴太祖
太宗、自是人緘口不敢言、球魂附順子、數順之罪

曰汝阿王振害我、我已得訴、令鼠輩禍慘於我也、
順不安、日誦經懺罪、及王振隨駕北狩、振爲虜殺
死、郕王臨朝、羣臣交言振惡、請族誅、馬順從旁
叱各官趣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馬順首、罵曰、順
平昔助振爲惡、禍延生靈、今猶敢爾、眞姦賊也、衆
爭毆之、跳踏搶裂、碎爲肉醬、血流庭中、振亦族滅、
任王山繫發於市、贈劉球爲學士、謚忠愍、二子鉞
釪俱登進士、鉞至參政、釪至按察使、子孫科第不
絕、人謂天所以報忠愍云、典古錄
旋庵子曰、王振既死、馬順猶不自揣、復從旁斥
叱、豈知氷山已解、不可復合耶、小人不識利害、
役不權時勢、碎爲肉醬、不足償劉侍講之冤、當
其拷時、有一獄卒下手役球、後聞其忠、遂悚懼
而死、人心不死、此卒勝馬順多矣、
正德中、張綵嘗爲文選、焦芳爲侍郎、與相得、及芳
當國、薦於劉瑾曰、張綵、公之鄉里、有才可用、擢一

清亦爲之、遂陞巡撫、轉吏部尚書、然綵惟知尊傲
劉瑾、他貴視之蔑如也、又故事吏部推用文臣、必
密謀於內閣、綵以事由劉瑾、每不關白李東陽等
以爲薄內閣、諸其憾之、及瑾被繫、亦捕綵下獄、
死獄中、仍暴其尸、流家屬於海南、而大學士劉宇曹
元、并以附瑾免、焦芳及子焦黃中、並除名爲民、
旋庵子曰、婦人者、精神意嚮專注一人、尚恐或
有參涌若循旁及、不但力有不逮、即受嬖者反

嫌其世情矣。張緐之視他貴蔑如、亦自巧于結
納耳。其如天道好還。公憤不滅何。
宋太祖時、人有言節度使符彥卿反者、上使作郎
王祐按察之、且曰爾歸、必授以王溥官職、時王溥
爲相故也、後奉命還、言按驗無狀、以百口保符彥
卿無他、上頗不懌、然事爲之釋、有戲祐者曰、意君
必做王溥官職矣、祐曰、我雖不做、二郎必做、又嘗
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子旦、遂

爲侍從卿相、三十餘年、得君[illegible][illegible]太平安享、功名
之盛、無與爲比、祐封晉公、旦[illegible][illegible]公、謚文正（逸事）
旋庵子曰、不阿附既無害[illegible]獲福人、又何擇而
必阿附耶。一相不足榮其心。百口自能伸其節。
遷就所旨者。可以惺然悟矣。
張江陵喪父、巡撫某服征衫、自途中號哭抵喪次、
曰死了老太師、何不死了某、涕淚沾衣、嚴分宜當
國、附者認爲乾兒、壽日、令內子往嚴嬶厨、至被世

番厨、稱呼嫂、亦不爲羞。噫、此皆循名之士、即無榮
附、亦能自致通顯、乃得失爲患、甘心無恥、卒之嚴
敗亦敗、張喪亦喪、位與名俱失也、悲夫、（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史彌遠當國、選人皆出其門、伶人作
孔門弟子、一曰、吾宰予也、子曰於予與改、一曰、
吾顏回也、子曰、回也不改、回謂予曰、吾居四科
第、不改、汝何獨改、予曰、吾鑽遂改、回曰、吾非不
鑽、而鑽彌堅爾、予曰、汝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

乎近有嘲仕途速化者、言達摩問大士曰、吾面
壁九年、澹然無欲、乃不得升、彼洞賓者、三醉岳
陽則犯酒戒、私度仙姑則犯色戒、劍斬黃龍則
犯氣戒、點石爲金則犯財戒、乃及得升。何也。大
士笑曰、彼朝滄海。暮蒼梧。一日走了許多路。方
才得升、子終日面壁、曾不一動、何故得升。噫、今
世不有宰予之鑽。而有洞賓之走。難以在上位
矣。雖然所鑽者敗。則鑽者與俱敗。所走者去。則

走者與俱去不如不錯不走者之故吾自在也
故曰百巧不如一拙此一段快論出于鄭漢奉
先生日纂足爲阿附者金針故記之

反覆

漢元帝時宦石顯秉權用事賈捐之數短顯不得
官特與楊興相善交相獎借捐之曰令我爲尚書
君蘭爲京兆天下眞大治矣又復短顯興曰顯信
用今且與合意卽得入矣因共爲薦顯奏稱譽其

美又共爲薦興爲可試京兆尹顯聞白之上乃下
興捐之獄捐之竟坐罔上不道棄市興髡鉗爲城
旦 獨古錄

旋庵子曰捐之不阿石顯既已持正更得朋友
夾輔以堅其意豈不名高青史哉乃爲楊興一
言所誘遂至捐軀可見擇交爲事君先務

楊興常譽周堪堪帝傅也爲小人所構上問興欲
得其助而興傾巧詡上疑堪因順指短之堪以得
貶 仝上

旋庵子曰譽時以帝傅毀時以帝疑反覆詛詐
奸佞之尤城旦不足盡辜

高聰性傾巧反覆險詖趙修之變於上也聰深附
修爲修父作碑文又爲修作表陳時事便宜教以
自安之術及修死聰慮危及每見人語及修則必
醜詆之而曲事高肇以自免已見茹皓寵聰又媚
附皓稱皓才識明敏非趙修之儔因之啓請田宅

及皓見戮輒復對人言恨其死之晚也聰有妓十
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意及病恐他
人得之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士論羞之 魏書

旋庵子曰這樣反覆小人不獨魏時有之今人
亦自不少只是令人做得乾淨反有令人不識
者耳

崔湜在中宗時本桓彥範推引已反附武三思殺
彥範及坐譙王獄當死賴劉幽求張說獲免已作

相、即陷幽求嶺表、又與太平公主謀逐張說、綦猜毒詭險、其天性云、弟液兄泌、並因文翰居要官、每自比東晉王謝、曰吾一門仕宦、未嘗不爲第一、丈夫當先據要路制人、豈能默默受制於人、以是趨進不已、卒敗、唐書列傳

旋庵子曰、今人重舉主、若被推引、終身不忘、僶遺絡繹、豈今人反勝唐人耶、只是功名心太急、不欲居薄道、以致人輕耳、

李燮拜議郎、廉方自守、先是潁川甄邵諂附梁冀、爲鄴令、有同年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之、而陰以告冀、冀殺之、未幾、邵當遷郡守、會母亡、邵埋尸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洛陽、燮時爲河南尹、塗遇邵、使卒投其車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諂貴賣友、貪官埋母、遂表其狀、邵竟廢錮終身、後漢書列傳

旋庵子曰、能信于友、自能孝于親、埋母受封、又安望其不賣友乎、

文文山死宋、而其弟璧文溪者、附元、當時詩有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暖北枝寒、而元皇慶集賢學士文陞則璧之子、而嗣于文山者也、後卒于贛州道中、有挽詩云、地下修文同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嗟乎亦可愍矣、異林

王荊公亦有痛快處、公當國時、郭祥正知邵州武岡縣、附遞奏書、乞以天下之計專聽王安石區畫、

凡議論有異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詞亦甚暢辨、上覽而異之、一日問荊公曰、卿識郭祥正否、其才似可用、荊公曰、臣頃在江東、嘗識其爲人、才近縱橫、言近捭闔、而薄於行、不知引薦者何人、而聖聰聞之也、上出其章以示公、公恥爲所薦、因極口陳其不可用而止、祥正遂以本官致仕、李師中平日議論多與荊公違戾、及公權盛、李欲合之、乃於舒州作傅巖亭、蓋以公嘗作舒而始封又在舒也、異

孝宗對策方詆熙寧法旣而復爲悲議十篇其間卷皆譏新法之善爲以投公公薄其翻覆尤不禮之此數君者所爲枉了做小人也 讀書鏡

李德裕及王涯作相唐文宗意向李訓欲用之德裕極言不可帝顧問王涯何如涯始間帝向李訓草疏爭極憤切未上旣覘帝意堅又與德裕忤惡其權盛遂慢應曰可德裕驚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大不懌德裕坐罷而李訓爲學士以至當國竊

與上謀誅宦官涯不知也至甘露事敗詞連宰相王涯年七十餘不勝楚自誣與訓等共謀大逆並族誅 迪吉錄

旋菴子曰爲國除奸宰相第一義乃胸之忠誠孤以希旨爲竊位之符此等作用雖生猶死年踰七十而不免棰楚是天欲延其生以顯阿比之報耳

唐武宗時昭義節度使劉從諫死其子稹據軍請留後委河朔兩鎮攻之得邢洺磁三州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上黨不日必變矣上曰郭誼稹謀主也必梟劉稹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未幾誼果收稹宗族盡殺之函稹首降上曰郭誼宜何如處之德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皆誼爲之謀及勢孤力屈又賣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及諸軍在境幷誼等誅之上曰然郭誼至京師皆斬之 仝上

旋菴子曰稹叛一王誼叛二王罪實在稹之上反覆小人乘幾弄巧最壞人國然見睍雪消終亦不免負心人亦須自省

北漢王劉崇與周世宗戰高平勝負未決樊愛能何徽引騎兵先遁步兵千餘人解甲呼萬歲降于北漢周王見兵勢危自引親兵犯矢石督戰宿將趙匡胤謂同列曰主危如此吾儕何得不致死乃身先士卒馳犯其鋒士卒死戰無不一當百北漢

兵大敗、燮能等鬪捷、稍稍復還、周王責之曰、汝輩皆累朝宿將、非不能戰、正欲以朕爲奇貨、賣與劉崇耳、悉斬之、自是驕將惰卒、始知所懼、仝上

旋庵子曰、犯鋒死戰、卒以取勝、解甲先降、不保首領、爲臣何不死忠、而乃首鼠譎猾、自賣其頭顱耶。

大明兵克燕京、下令元臣咸輸告身、危素與侍制黃哻約共死難、哻從人張午勸哻勿死、哻竟投井

死、素走至報恩寺、亦欲投井、僧挽出之、謂曰、公死是死國史也、素繇是不死、 上仍命爲學士、雖以文學備顧問、然心薄其爲人、一日、 上御東閣、靜坐、素至、履聲橐橐、內詔問爲誰、對曰、老臣危素、 上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素惶懼流汗浹背、 上曰、素實元朝老人、何不赴和州看余闕廟去、蓋余闕元忠臣、不屈陳友諒而死、 上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故責令素守此、以愧其心、至和踰年以

燮死、是時有蔡子英者、元兵敗、單騎走入山、物色求得之、械送京師、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言女不再醮、 上重之、命館於儀曹、忽一夜、大哭不止、人問之、曰、思舊君耳、命送出塞、又有王保保者、 帝招降之、不答、兵敗自遁、竟從元主、一日 上問羣臣曰、誰爲男子者、皆以常遇春對、 上曰、是吾臣也、吾終無以臣王保保、其見重如此、吁視危素何如哉、仝上

旋庵子曰、神聖之主、最愛惜人才、然決不以護才故、消其忠佞、小人徒自苟延旦夕耳、觀蔡子英、王保保、胡虜之臣見重、 明聖則小人枉自爲小人矣。

忠枝

山堂禪師曰、蛇虎非鴟鳶之儔、鴟鳶從而號之、何也、以其有異心故、牛豕非鸚鵡之馭、鸚鵡集而樂之、何也、以其無異心故、昔趙州訪一庵主、値出生

饒州云、鷂子見人、爲其飛去、主閔然、遂躡前語問州、州對曰、爲有殺心。在是故疑於人者。人亦疑之。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古人與蛇虎爲伍者。蓋達此理也。 心病慈航

昔梁武郗后性妒、左右有奏山海經鶬鶊療妒之說者、帝命作膳以進、后妒頓減、帝神其事、左右復奏曰、願陛下廣蓄爲膳、徧食羣臣、令不才者毋妒有才、狥私者不妒奉公、濁者不妒清廉、余讀斯言、未嘗不啞然笑也、彼亦直寄焉以爲朝士諷耳、鶬鶊療妒所療幾何。藉令以大觀爲闔鑰。以師友爲鑑鞲。以精進爲火候。烹客氣而鎔我相。調之以太恬。和之以太羹。進此膳者。滌腸胃而洗心慮。即有宿妒自當立除。豈至乞靈鶬鶊哉。請以此備治妒之一方。 仝上

或問妒嫉字、皆從女何居、答曰、女子陰類多妒嫉、故字傍從女、明其非鬚眉丈夫事也。以丈夫而同女子之行。竝不可恥。知恥則妒心可懺。 仝上

司馬光求去位上曰、安石昔卿、無自疑、光曰、安石執政、凡忤其意、如歐陽修、蘇軾輩者、皆毀其素履、中以危法、臣不敢避削黜、但欲苟全素履、且臣昔安石執如呂公著。安石初譽公著後亦毀之。一人之身。前是後非。豈可信哉。 通古錄

旋庵子曰、安石之病、只是恃才矜學。視天下無一如己者耳。所謂行僻而堅。言辨而肆。明知我法之不可。行而必欲行之。以遂其非。天下之利害萬世之是非都非所恤。使人予同時當與少正卯並誅不赦矣、

蔡邕爲董卓所愛重[illegible]歎、王允叱之、收付廷尉、邕謝曰、身雖不忠、願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太尉馬日磾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當赦之、使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不可令佞臣執

筆譏訕吾黨邕卒死獄中日磾告人曰王公其無後乎善人國之紀也既而允爲卓部將所殺竟符其言。仝上

旋庵子曰奸雄最忌才士惡其瀾翻博洽褒貶是垂不朽耳孰知死一蔡邕能必不復生一蔡邕乎

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及爲上所厚勢位將逼己者必百計去之或陽昵以其言而陰陷

之無得脫者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兵部侍郎盧絢風標清粹上嘗目送之林甫知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藉才上欲以尊公爲之如憚遠行則當左遷絢懼自請降乃出爲華州刺史又帝問嚴挺之可用今安在挺之時爲絳州刺史林甫諭以上意甚厚可稱疾求還挺之從之林甫因奏挺之老疾宜授散秩以使醫藥上嘆吒久之其巧覆如此是時邊帥皆用名臣功着者往往用爲宰相林甫欲杜其路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如用寒族胡人胡人能盡死於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久任專制祿山遂亂天下皆由林甫固位之謀也每夜坐偃月堂思所以排擠勝己誅逐貴臣皇帝寵幸日降卒死於位而明年即剖棺斬屍矣雖逋謀叛人之罪未確然嫉賢士而用祿山卒以叛逆詎非默定公案哉。仝上

旋庵子曰宰相不忠有辣手忠有甜口手辣者。

其惡顯處置一不當則臺省交章中外騰沸尚可指而斥也口甜者其惡隱呴呴濡沫使人墮其計中而不覺至于毒遍四海叢怨一人敗壞決裂悔之則已晚矣卜相者寧可不慎哉

劉禹錫曲江序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悉徙五溪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如安有瘴癘之嘆罷政守荊州有拘囚之思夫以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他美莫贖

耶。趙德麟侯鯖錄云、陸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家行不修、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嗟乎、賢如張陸、而衆善不足以贖一惡。彼行住坐臥。四威儀中念念于傷物者、大將何以處之。異林

晏殊童子時、張文節薦之朝、召至、値御試進上。便命就試、公一見試題、曰、臣十日前已作此賦、草尚在、乞命別題。上極愛其不隱。及爲館職時、天下無

事、許臣僚擇勝燕飲、市樓酒肆、往往爲侍從文學供帳遊息之地。公貧甚、不能出、惟家居與昆弟講習。一日東宮官缺、中批除公、衆莫喻故。次日進謁、上曰、近聞館閣臣僚、無不日夕嬉遊、惟殊杜門讀書、如此謹厚、爲東宮官、正宜耳。公對曰、臣非不樂宴遊、直以貧無可爲之具。臣若有錢、亦須往耳。上益嘉其誠實。仁宗時、卒至大用。日錄二集

旋庵子曰、一味誠實、絕無炫才矯異之念。不獨

謹飭可風、抑亦謙冲可式。

二秀才俱春秋有名、相善、秋試前夕同榻、一生俟睡熟、密取彼生膽兵之筆、悉嚼去其穎。明日抽用、已盡禿、大驚、取起草者姑代、則澀澀如帚、乞諸隣、又皆堅拒、慟哭欲棄卷出、倦而假寐、有神拊其背曰、起起寫寫。既起、視筆依然完好、執之且疑且寫、既畢、仍禿筆也。交卷至二門、一生在焉、迎問曰、試卷稱意否、謝曰、無之、但得完卷耳、其人面發赤、趣

出宿於別所。明日其名粘出、不得終試。禿筆生廻選聯第。湧幢小品

旋庵子曰、恐丁嚼筆、其心最毒。如此敗羣之友。與之相善、亦可謂不具眼極矣。

王丞相主文柄、欲以白敏中爲狀元、病其人與賀拔惎爲友、密令親知諷意、俾敏中與惎絕、敏中許之、既而惎因造門、左右紿以敏中他適、惎遲留不言而去、俄而敏中躍出、呼左右召惎、悉以實告、且

曰一第何門不可致奈何輕負至交相與歡飲而寢前人來見之具言於丞相丞相曰我比只得自斂中今當更取賀拔甚

旋庵子曰白狀元固重義王丞相實憐才當今主文柄者引嫌畏事那肯如此

歐陽公爲翰林日常有空頭門狀數十紙隨身或見賢士大夫稱道人物必問其所居書塡門狀先往見之果如所言便爲延譽未嘗以位貌驕人 晁二集

蔣侍郎家有楊文公與王魏公一帖用半幅紙有折痕其略云昨夜有進士蔣堂攜所作文來極可喜不敢不布聞蘇子瞻曰夜得一士旦而告人察其情若喜而不寐者 仝上

旋庵子曰求賢若渴頃刻不忘如此虛懷眞可稱國爾忘私矣拈出爲忌伎者作一金針

擣堅錄卷四 終

擣堅錄卷五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傾危

霍光女爲上官桀子婦相親善每休沐出桀輒代入決事桀子生女光外孫也甫五歲欲因光納之宮中光不可竟資緣公主納之卒爲皇后由是桀與光爭權謂已爲皇后祖而光乃外祖安得專制朝事遂令人詐爲燕王旦上書言光稱蹕擅調校

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俟光出沐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昭帝年十四即知爲詐辯折之上書者遂亡匿以後有譖光者帝怒欲加之罪桀等益屈遂爲廢立之計事發族誅 迪吉錄

旋庵子曰上官皇后賢而且能厥後廢昏立明皆賴之而大將軍勢益若然則立上官皇后只爲霍外祖做無窮事業桀之爭寵何益哉

鄧艾至成都漢後主出降時姜維在劍閣拒鍾會

得帝敕、亦降、初會聞帝降於艾、甚恨、得維大喜、而艾在成都、頗自矜伐、欲黃鹽與冶、順流及吳、司馬昭報不可、艾輒專命、於是會密白艾有反狀、詔以檻車徵艾、鍾會獨統大衆、威振西土、遂與姜維謀據蜀、爲亂兵所殺、而艾亦死於緜竹西云　仝上

旋庵子曰、人臣受命出師、期于事之有濟耳、何論功之彼此、而妄生忌忮乎、至于矜能專恣、自取戮辱、何其迷也、書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其所以戒貪位譽恃功者至矣

蔡攸、京長子也、權勢軋於京、浮薄者復間之、父子遂各立門戶、爲讐敵、攸一日詣京、京正與客語、客避之、攸甫入、據握父手爲胗視狀、曰大人脈勢舒緩、體中得無不適乎、京曰無之、攸曰、禁中有公事、即辭去、客竊窺見以問京、京曰、此兒欲以吾爲疾、而罷吾也、越數日、京致仕　宋史

旋庵子曰、只有父子相倚作惡、寧有父子所立傾危、古今如蔡家父子亦自有數、原評云、不是蔡京脈緩、倒是蔡攸心急、可供一噴飯

楊愿事秦檜甚謹、善迎合、高閌侍經筵、上問張九成近安否、閌曰、又以聞檜、檜因九成以倡異惑衆、爲臺臣所劾、予郡、乃力乞祠、觀其意、終不爲陛下用、帝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閌薦之、以語愿、愿即謀劾閌去之、愿他日守宣城、其表弟王炎於醉中詰愿曰、常在呂丞相處、得見所通書、其間頗及秦相之短、尚能憶否、愿默然、色頓如死灰、遂留炎不聽去、炎伺間得客舟以行、愿意憂撓卒　十篇　可

旋庵子曰、小人彌縫最巧、且工一有破綻、便懼禍不測、一聞王炎之言、能不驚擾隕地乎

景泰時、欲以見濟代憲廟爲太子、未發、廣西土官黃玹、庶出也、殺其嫡弟黃堈、謀襲爵、事發、下獄當死、乃遣人赴京上疏、請易太子、下禮部議、陳循等從奏、從之、憲廟就沂邸、而見濟立、玹以大赦原免

復職、壽被黜、及 上皇復位、玹飲藥死、斲棺鞭尸、子政等皆伏誅、（遡吉錄）

旋庵子曰、黃玹始欲襲爵、而恐殺嫡弟、繼欲免罪、而挑易太子、是滿腔皆殺機也、殺機動、而不免自殺、無疑矣、獨笑當時大臣、不諳時勢、不識大體、止貪見在之富貴、罔慮日後之是非、其罪寧在黃玹下乎、

門達爲錦衣衛都指揮、有寵、遣校緝事、橫恣羅織、人莫敢言、以袁彬從 上北狩、李賢爲首相、二人得于御前言事、謀排去之、乃摭彬陰私數十事上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從汝拏問、只要一個活袁彬還我、既下獄、拷掠備至、欲置死罪、有漆匠楊塤憤然爲不平、上疏論救、并條陳門達不法二十餘事、擊登聞鼓以進、 上令逮問、達逼塤供李賢主使、塤懼拷死於獄、乃陽應諾、問逐條事款、皆言不知、曰此實李閣老教我爲之、但我言

垣一念頂歎不知所自來一腔德旨不知所自往血奇絕事

於此、無人證見、不若請會多官廷鞫、對衆言之、達遂以聞、曰李賢令楊塤誣臣、臣不足惜、獨不畏陛下法乎、 上命中官會法司、訊於午門、塤大言曰、死則死耳、何敢妄指他人、鬼神昭鑒、此實門指揮教我指也、二十條款、數對甚悉、衆皆曰、門達爲有罪矣、達失色、計沮、彬遂輕謫南京、塤亦得免、李賢乞致仕、不允、後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罪、下獄、謫戍州瘴、袁彬召還原職、餞送門達赴戍、達卒死謫所、（今上）

旋庵子曰、袁彬枉爲朝臣、不能白而漆匠訟之、可謂有膽、獄中不敢辯、而會衆言之、可謂有智、膽智雙絕、其天使之乎、抑性禀之乎、大抵小人賊害在一時、君子立身昭天下、含血噀空、終不染口、自腥穢耳、

景泰中于謙有社稷功、獨建儲事、不甚力諍、石亨、曹吉祥、徐有貞等、既奪門迎駕、欲高其功、因誣謙、

迎立外藩殺之有貞初亦猶豫后亨曰不殺謙則今日之事何名遂決謙死時太后不及知後知之為　上言謙匡輔之功為人所誣既久　上察迎立事愈無狀屢詰亨吉祥等及亨所薦尚書陳汝言以贓下獄贓物狼籍　上召大臣視之變色曰景泰間任于謙久且專家無餘物汝言何得賂之多也亨等俛首不敢言自是　上益悟謙寃而惡亨等未幾皆坐事誅之有貞亦下獄嘗毒備至卒

謫金齒為民復謙官諡忠肅廕子至應天府尹壻朱驥亦為錦衣衛指揮今上

旋庵子曰忠肅受誣見殺或亦不能力繳易儲之報然當日倉卒援撥之秋而鎮守處置挽危為安其功寧不足贖乎微太后神聖　上皇聰明幾無以自白矣

專擅

唐肅宗時李輔國專權久劫遷上皇天子不能難上欲誅之未發加兵部尚書撓亂國政帝疾大漸輔國遷張后於別殿并弑之立太子因自以為功益橫甚謂上曰大家但居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陽尊禮之十月壬戌夜盜入其第竊輔國首及一臂去投之厠中　迪吉錄

旋庵子曰按建寧王為肅宗次子輔國與張后譖殺之大張后既與輔國同謀則其死于輔國之手亦自取也至入第竊首而不知盜名則輔

國之叢怨深矣然或張后建寧神靈不散故巧逞其謀以顯洩其忿耶

正德中劉瑾入司禮監天下章奏悉付剖斷自於私宅票擬各衙門府部等官稟事填滿其門科道部屬皆行跪禮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者朝見畢皆赴瑾宅以為常惟自奏本則送內閣票　旨必極其褒美又常　旨屢興大獄逮治言官敕各處太監干預刑名以大學士謝遷為朋黨頒示天

下擅政五年，毒虐遍中外，無不怨恨切齒者。張永等因疏其大罪十七事，謂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陰謀不軌。上允其奏，當夜命牌子頭往召瑾，永等勸上親至瑾宅近地觀變，時漏下三鼓，瑾出門，即執之，入內獄，黎明送錦衣衛坐以謀反，凌遲三日處死，諸被害者爭取其肉嚼之，悉誅家屬，抄沒財產，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兩，蟒衣袞龍袍八爪

金龍盔甲玉印，皆其寶貝，不勝其數。仝上

旋庵子曰，自古專權橫恣者，未有不赤族恭尸，乃非鑒戒，仍奸種毒，自取報償，顏光衷所謂積彌天罪惡，撿滿地金銀，又何益，辭辭痛楚。予頃者觀忠賢招權納賄，賊害忠良，稱功誦德者，遍宇內，幾致問鼎。賴　明聖踐祚，誅鋤族滅，奸諛頓息，惡報昭彰，往往不爽，又何利而為之耶。

嘉靖乙丑科，會場始設搜簡，純織貢士十餘人，凡三四科，士氣摧折殆盡。先是，已未科，有以懷挾犯者，嚴嵩獨曰，士子既承賓興禮，宜優異，一生之失，未足槩天下也。世蕃初意亦欲貧緣科第，嵩曰，此輩上路途吾輩，以一人往，便令一人屈矣，且柄政者何官不可得，而齪齪效窮措大為也，以故不復應試，而自獵崇階，此亦不可以人廢也。異林

旋庵子曰，居高位者，惟恐子孫之不掇科名，即未必盡皆營講，乃夢寐思維，獨此為真切，嚴老

數語，真是一帖清涼散。

嚴分宜誕晨，宜春令劉巨塘往賀，有僕嚴辛者，乘間謂劉曰，他日望臺下垂目，劉曰，汝主正隆赫，我何能為，辛曰，日不常午，願臺下無忘今日之托。不數年，嚴相敗，劉守袁州，辛方以贓滯獄，劉公憶昔語，為減其贓，始得戍，嚴氏父子智不如僕，滿朝縉紳，智皆不如此僕也。

旋庵子曰，嚴氏聲勢方赫焰，而辛僕便有日不

常午之論卒能保其首領劉謂隸卒無早智而權位可常恃也

史天澤謙恭不伐折節讀書議多出人意表拜相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舉唐韋澳告周墀之語曰願相公無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何以權為言者懾服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願相公無權一語如提醒夢而使之覺也真可發人深省

侍郎潘炎德宗時恩渥極其妻劉晏女有京兆謁見不得賂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謂潘曰為人臣而京兆尹願一謁見遺奴三百縑其危可知也勸潘公避位昨非庵

旋庵子曰閽人索錢不論崇卑只圖滿橐往往有切齒痛恨而旋中其毒于主人者主人寧可繆引常例而任其需索耶右三則早見名言俱足指點迷途故為拈出

顛光裒曰天地與我大權要將使賑濟天下利澤蒼生也若能以公心仁德行之身家不顧饑溺繇已則為伊周之名世為郭汾陽韓魏公之勳德寵冠一時名垂萬禩矣乃權在手時橫弄風雨崩摧山岳自謂莫可誰何豈知積炭燒焰愈熱則愈易盡定有一時凄涼光景哉饒君頤指呼喝不是自家帶來的盡是天地輪流物事借來使用大限到時依然隻身氣衰興盡究對臨頭向時使得性快

者衹以增業債而已然當其熱時不知也蕆使一二時炎性乍發思量結局怎當得左右御客又來稱功頌德供媚獻妍推過捧過全不繇自家主張到頭一番勢重難反騎虎難下又直無可奈何遂索性做到顛顛地位撥之初心亦甚無當矣故能以大力進小心種種權勢都成種種福德甚善不然則斂權避怨安靜鎮俗急流而猛掉猶留不盡餘慶以還後日受用去也何如

恩怨

恒情施德于人則不忘施怨于人則忘之受人之怨則不忘受人之德則忘之是故以我之不忘逢人之忘以我之忘遇人之不忘展轉纏縛開脫無期庶幾壽終命盡可解此結又有冤親相報之說永劫追隨則莫善于爲人矣惟怨之一字頗得禪家三昧 覺世篇

豪傑有自異之色而流俗忽之與不肖同觀則怨毒深矣豫讓死報智伯銜追恨中行國士而衆人目之如何不恨淮陰一飯千金幾多感慨 仝上

王文正公在中書有事關送密院礙詔格時寇萊公在樞密特以聞上責王公公拜謝引咎堂吏皆遭責罰不踰月樞密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呈公公曰卻送與密院吏出自寇公寇大慚又王公中書偶倒用印寇公須勾吏人行遣他日樞密亦倒用印中書吏人呈覆亦欲行遣公問吏人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倒用印是否曰不是公曰既是不是不可學他不是 自得語

廣州古成之結廬羅浮力學不倦作詩多驚人語登梁灝榜第二預聞之有張某嫉居其上乃召成之飲密置啞藥酒中比黎明臚唱成之啞不能應上怒扶出或勸自明其事成之曰司命有定非人所能與也衆服其量 仝上

唐錢徽於穆宗時典貢舉四川節度使段文昌以書屬所善士於徽及榜出不預文昌私怨之譖徽不公徽坐貶或謂徽當奏發其書徽曰事苟無愧得喪一致奈何奏人私書 仝上

旋庵子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然平心觀理不存芥蔕則怨亦可轉爲恩文正不行報復古成之不訴啞藥錢徽不發私書真一片平等心腸可以爲法

胡憲言授合浦縣丞居官廉介郡守重之令數姤

毀不爲動、俄令以壘取守將廉共邸令陰崇寄憲
言、憲言爲護還之封識宛然、令始悔沮、舊集二集
旋庵子曰以德報怨雖非聖門之旨然當落職
敗官時此更難得耳

袁渙字曜卿、劉備爲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
爲袁術所命、呂布擊術于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爲
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
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强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

渙曰、爲之則生、不爲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曰、
渙聞惟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
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
在此、不在彼、且渙他日事劉將軍、猶今日事將軍
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後布破
渙歸曹氏、有傳劉備死者、羣臣皆賀、渙以甞爲備
舉、獨不賀、仝上
旋庵子曰袁渙屢更其主。雖非純臣。然一段不
背背劉之念。亦自可取。不可謂非三國人傑也。

郭子儀與李光弼俱爲安思順牙門將、不相能、雖
同席飲、未甞交言、後子儀代爲將、光弼欲亡去、恐
見誅、乃入跽請曰、死所甘心、但乞貸妻子、子儀趨
堂下、握其手曰、今國亂主辱、非公不能定、僕豈敢
懷私忿哉、因涕泣、勉以忠義、遂定交、薦爲節度副
使、分兵擣賊、於是光弼權名日盛、同居將相無纖
毫猜忌、既而子儀爲朝恩所毀、罷其軍、而以光弼

代、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紿之曰、我餞中使
耳、未行也、因躍馬去、而光弼將五百騎、馳赴其軍、
子儀處散地、不怨也、明年河中朔方兩軍亂、非新
進諸將所能制、乃封子儀汾陽王、爲行營副元帥、
出鎮、副元帥者、副皇太子爲元帥、實總六師也、碧雲錄
旋庵子曰汾陽一生。總以國家起見。恩怨兩忘。
所以能建大功享令譽。而又爭居功名之際。使
上下不疑。福壽爲臻。眞可爲懷私矜伐者法矣。

丁謂爲寇準所抜、未幾、以奸佞見惡於準、遂譖準、
貶爲雷州司戶、又嘗與李廸忿爭、同罷相、明旦、復
乞身請留、其貪位無恥如此、初逐準時、京師語曰、
欲得天下寧、當抜眼前丁、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
老、不半歲、謂以擅移皇陵、亦遽貶、人以爲報復之
速、又謂命宋綬責準詞、有春秋無將、漢法不道等
語、綬不從、及謂貶、即以此爲草詞、朝論快之、丁謂
旣竄崖州、道出雷州、準使人以一蒸羊迎境上、謂

求見拒絶之、準家僮謀欲報仇、乃杜門使縱博、俟
謂行遠、乃罷、蓋謂待準甚刻、準待謂甚寬、然自不
能逃天網云、　仝上

旋庵子曰、寇公之擯丁謂、可謂奸而知惡、雷州
道上、旣餽蒸羊、復禁僕報仇、可謂以德報怨、

李泌初平章事、與李晟等俱入見、上謂泌曰、朕與
卿約、卿愼勿報讐、有恩者朕爲卿報之、對曰、臣素
不與人爲讐、李輔國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
有善者、率以顯達、或多零落、無可報也、臣亦與陛
下約、願陛下勿害功臣、李晟馬燧有大功、陛下萬
一行讒、則宿衛之士、方鎭之臣、無不反仄、恐中外
之變復生也、陛下誠不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
不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晟
燧皆起泣謝、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滿腔恩怨報復、横胸即顚倒國事、不
顧世情、往往如是、特揭李平章一則醒之、

趙槩與歐陽修同在館、趙重厚寡言、修屢輕之、趙
不以介意、會修甥女淫亂事覺、語連修、云與甥亂、
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趙獨上言、修以文章近臣
不可輕譏以閨房曖昧之事、臣與修蹤跡素疎、修
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　仝上

旋庵子曰、愛惜大體、不念舊惡、人人具此涯度、
黨人之禍自消、

范景仁與趙閱道不協、王介甫許景仁於上、且曰

問趙抃邵知其爲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嘉祐初仁宗不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實爲忠臣旣退介甫詰閱道曰公不與其仁有隙乎閱道曰不敢以私害公 仝上

旋庵子曰不啣私恨以施公道此等正直客氣全消眞忠君信友之士不可多得

漢徐孺子嬌嬌璧立凡薦辟皆不赴然及薦辟者死必炙鷄漬酒萬里赴弔弗憚也明鄭善夫初不

識王廷相偶作漫興云海內談文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始知之爲位而哭走使千里致奠經紀其喪刻其遺文古人輕恩感而重知己良有以也 與林

曹泳秦檜門客也監黃巖酒稅秩滿到部注闕上省檜押劄見泳姓名物色召見之熟視曰公檜恩家也泳恍然不知所答則又曰忘之耶泳曰昏忘實不省於何處遭遇太師檜入室有頃取小冊示泳使觀之泳不敢觀首尾他事中有一行曰某年月日某人錢五千曹泳秀才絹二疋蓋檜微時游索富家得五千求益不可泳時爲館客探囊中得二絹曰此吾束修之餘也今舉以遺子旣別不相聞雖知檜震天下不謂其即泰秀才也泳曰不意太師乃能記憶微賤若此檜曰公眞長者命其子孫出拜之俾以上書易文資驟用之至戶部侍郎知臨安府 十可篇

旋庵子曰以束修之餘値求益不可之時二絹相贈情誼不啻千疋矣當厄之予卿戢更深易資驟用檜丞相手段亦自不小

王章惠公隨舉進士時甚貧游襄城邑人依被執人辭石務均之父爲縣吏爲僎饌又館給之于其家其母尤加禮焉一日務均醉令王起舞舞不中節毆之王遂去明年登第久之爲河東轉運使務均懼而竄及文潞公爲縣以他事捕務均務均急

往按王，王已爲御史中丞矣，乃封一錠銀至縣令鞏務均之父事，遂得解。仝上

旋庵子曰：加禮在被執之時，辱毆在游戲之候，緩急既殊，恩怨自別。封銀諭鞏，王公可謂善說人情者矣。

顧雍性凝澹，仕至尚書令，封遂陽侯，既拜侯還寺，而家人猶未知也。然心無適莫。中書呂壹頗作威福，朝夕被詆毀，雍亦與焉。及壹敗，雍適斷其獄。壹

以囚見，雍和顏色問之，臨出，復謂壹曰：君得無欲有所道？壹叩首謝。時諸被詆者，俱面詈辱壹，雍曰：官有正法，何乃爾。相十九年卒，權爲素服往弔。志吳

新昌呂光洵之父，豪於鄉，縣令曹祥挾之，卒爲善士。曹祥，太倉州人也。光洵爲御史，按太倉，訪祥，祥志前事，光洵語其故，祥不自得。光洵曰：微翁，吾父安得改行爲善？其後，益戴恩，十餘年如一日也。留竟夕譚乃去，且厚贈之。涌幢小品

兵部侍郎某公先任職方郎中，因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密奏之。景帝信任于公，友專召入，以某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尤勿憾也。公既出，某下堂迎問曰：今日聖諭何說乎？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詢，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惶愧俯跡無地。菽園雜記

旋庵子曰：顧雍不懷舊怨，光洵久戴初恩，皆非

近世澆滑之所能至。忠肅從容而責，絕不使氣，真善處恩怨矣。

鸚鵡飛集他山，山中禽獸輒相貴重。鸚鵡自念雖樂，不可久也，便去。後數日，山中大火，鸚鵡遙見之，便入水濡羽，飛而灑之。天神言：汝雖有志意，何足云也？對曰：雖知不能，然嘗僑居是山，禽獸行善，皆爲兄弟，不忍見耳。天神嘉感，即爲滅火。唐伯虎

旋庵子曰：鸚鵡僑寓，尚自留情，而受恩深重，乃

多反噬是人眞不如禽獸矣可不警省
梁不疑爲河南尹舉張陵孝廉後陵爲尚書歲首
朝賀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之令出敕羽林虎賁
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刻奏冀請廷尉論罪不
疑因謂陵曰昔舉君適所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
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陵故申公憲以報私恩當
事者以朝廷名器酬人一飯之德及數金之餽卒
使之負乘蒙譏烏可謂報恩如陵者乃眞報恩

旋庵子曰申公憲以報私恩恩怨俱從朝廷起
見更進一步了

修隙　附

盧多遜爲相毎毀趙普遜父嘗曰趙普元勳小子
毀之能無及乎及普復相多遜不自安普諷之退
不能決因廉得其交通秦王事下御史雜治之削
官流崖州徙家屬於遠裔多遜既赴貶所食於道
傍有逆旅嫗能言京邑舊事遜問之蹙然曰我本
中原士大夫家有子任某官盧多遜作相令枉道
爲某事不從中以危法盡室竄南荒骨肉淪沒惟
老身流落山谷彼盧相者妬賢怙勢終當南竄幸
未死間或可見之耳多遜默然趣駕去　廸吉錄

旋庵子曰盧多遜當貶竄之日趙普之顯治尚
可忍旅嫗之冷語更自媿殺趣駕而行此時亦
悔無及矣

杜悰節度江陵黔南廉使秦匡謀戰衂寇不克來

奔悰怒其不趨庭使吏讓之匡謀不爲屈乃遣
縶之又書與韋相云秦匡謀棄城池不能死王
事請誅之韋以悰元臣兼素有舊遂奏依其請敕
既降悰乃親臨都市監戮匡謀將就法謂其子曰
今日之死實寃奈申訴無所但須燒紙墨當於泉
下理之耳行刑觀者接踵揮刀之際悰大驚驟得
疾遂輿而返俄而旋風暴作飛卷塵埃直入府署
乃散六月十三日殺秦匡謀七月十三日悰卒將

歸楚洛陽爲東身俯面成印路欲斂之其夕王吏乃覺面短懼甚又難於改易遂賂陰陽者紿杜氏諸子曰太傅甍時甚凶就木之際若臨近必有大禍諸子信然於是盡率家人待於別室及衆屍就斂俯面果短遂陷胸抑項骨而入焉無有知者及抵東都長子無逸相次而逝

旋庵子曰上下相遇自有定體然偶有差失亦可情恕乃遂作喜怒陷人于刑戮是亦不可以已乎問罪雖有名其人已不廿矣

上黨王渙神武第七子文宣既殺渙以其妃李氏配馮文洛文洛故帝家奴也乾明初詔原渙勑李氏還第尚文洛猶以舊意修飾詣李李盛列侍衛引文洛入立階下數之曰遭難流離以至大辱幸蒙恩詔得返藩闈汝是誰家奴猶欲見侮遂杖之一百流血灑地而去　北齊書

旋庵子曰李妃偷生于詔敕之時復遣杖于還

第之日初既乏飾後亦寡情

姚元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姚既病誡諸子曰張丞相與我不叶釁隙甚深然其人少懷奢侈尤好服玩我身沒之後以吾嘗同僚當來弔汝其盛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若不顧汝計家事舉族無類矣目此吾屬無所虞便當錄其玩用致於張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便寫進仍先礱石以待之使令鐫刻張丞相見事遲於我數日之後必當悔若卻徵碑文以刊削爲辭當引使視其鐫刻仍告以聞上訖姚既沒張果至目其玩服三四姚氏諸孤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爲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毒之功存後數日果使使取文本以爲詞未周密欲重加刪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視其碑文且以奏御使者復命悔恨拊膺曰死元崇猶能算生張

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明皇雜錄

旋庵子曰夫人一有好嗜便爲人巧中卽悔亦無及矣乃知淸明在躬志氣自如神耳　馬曼生云早已爲其窺破諸郎承命亦謹無識者先將寳玩大爭大鬧奪來奪去孝幃中闃然體面早已喪盡何暇遠慮哉

謗譽

李石守先生曰友人擬揚雄解嘲作謗喩一篇余

判其後曰豪傑由來負俗故謗易起賢者原不可測故謗彌堅要知小人繁言情止二端非有所忌則有所私忌者何處物之高卑者惡之私者何巧毀一人而後巧成一人故逢其忌當以韜晦弭之消磨圭稜剗削才智逢其私當以恬恐御之其實讓人畢竟自擇然其本不在此也謗固無端緣必有起恐吾行亦未必盡善也吾行旣未必善則謗者之搆廸深從此修省拜益實多

旋庵子曰愛憎之口謗譽出焉謗譽何足憑也然因謗而重自克責則謗非損名之的乃起譽之媒先生學問淵深故能爲潛伏之論眞足模範後學

顏光衷曰讒之中于家國大矣善讒者必巧心巧舌揣人胥睫摘人心事或乘所懼而脅之或窺所歉而剔之或抽所恨而鬭之或中所護而發之或覘所私而拂之或攻所揚詡而磨滅之微言隱察

令人自猜自怒入耳之人且以爲愛已不知正受其譏嘲受其戲弄而我反爲所用也又此讒人之人必善從遇人諛言甘舌妙合肺腑又此讒人之人毎摘背後語爲傾吐心腹我處讒人人處亦定讒我視權令所趨耳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八尺軀莫聽三寸舌舌可思舌上刀殺人不見血嗚呼

說起來眞毒手在我跟前弄我醜洩我心機掣我肘我反爲之怒代彼報私讐十人中得九人九一人雖不醉也病些兒酒然則如之何而可哉第一化愛憎根毀譽根善惡邪正關將明白第二背後言語一切消盡以不聽爲主則讒言自然歇矣錄禮書

旋庵子曰描寫讒人心事情態可謂曲盡讀此能不悚然覺悟凛然愼防乎

急官爵者擠人以自利急聲名者謗人以自揚皆

惑也官爵在天自有定數何關擠人遂及於我若擠人而得之亦數應得也數如不得人雖被我擠未必及我也數如應得不擠人亦自得之也何爲而造此業乎聲價在人自有定品何關謗人便自起名吾之謗人爲欲起吾名也人被我謗名未必便及我也况聲息一彰則卽此謗人之名亦足損名也何爲而造此業乎破迷論

李文靖拜參政胡祕監啓賀歷詆前呂郭辛陳四參政以譽公公愀然不樂封還別牋曰吾豈眞優亦適遭逢耳乘人後而議其非吾所不爲况欲揚一已而短四人乎日纂二集

北齊書載崔暹好薦人士言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言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嫌也涑水記聞載王文正太尉薦寇萊公爲相萊公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

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言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此臣所以重準也又漢汲黯武帝前言公孫弘布被之詐上問弘弘謝曰有之九卿與臣善無過黯今日廷詰臣誠中弘病無黯忠陛下安得聞此言按三事相類但崔王以誠公孫以詐

旋庵子曰三公都是雅量何得以誠詐優劣之

太宗征遼東時、房玄齡爲留守、或有上書譖其謀反者、玄齡問之、曰我乃奏君。不。發。封。而。付。之。太。宗。接奏、問所告何人、曰房玄齡、不啓書而斬之

旋庵子曰、有太宗之不啓書、便有玄齡之不發封、君臣相信、讒譖之可行、近世大臣、每被彈射、便杜門請告、辯折不已、雖溫旨屢頒而彈者不休、杜門自若、只是少相孚之誠耳

或曰、直言人過失、固不可、若人有善焉、直言以揄

揚之、其可哉、英曰、此亦當知顧忌、因憶昔在里居時、縣令丞皆刻薄、簿獨長者、一日宴集、酒半、簿亡酒、予因贊簿長者、令變色謂曰、我何嘗敢薄德邪、丞亦憮然不悅、予惶恐無辭以對、後又聞寮友某守處州日、有當路者檄其佐非法殺人、佐執不可、當路者怒叱之、守因言佐平日賢可嘉、當路者怫然曰、我獨蔽賢者邪、乃并劾之、夫善善長、自古記之、然予與守、皆直言人善、而適逢忌者之不悅、於

善人何利焉、近見元城語錄載東坡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救之、恕愚懦徘徊不敢投、後東坡出獄、見之、吐舌色動、蓋安道書云、蘇軾文學實天下之奇才、豈不激人主之怒乎、救東坡者、但當言本朝未嘗殺士大夫、今乃開端、後世子孫殺賢士大夫、必援陛下爲例、神宗好名畏疑、可以止之、予於是益嘆古人之慮、眞有見哉　警心類稿

擣堅錄卷六

脫畧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石奮卿所謂萬石君事漢高帝爲中涓孝文時至大中大夫無文學然恭謹無與爲比以選爲太子太傅長子建次子甲次乙次慶皆馴行孝謹官皆至二千石故帝號爲萬石君萬石君老矣子孫爲小吏來歸謁必朝服見稱名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申申如也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甚哀戚子孫尊教亦如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爲不及竇太后以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乃以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謁親必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以爲常不敢令萬石君知也內史慶醉歸入里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

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乃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慶爲齊相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大治後爲丞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有三人 迪吉錄

旋庵子曰今人以禮法爲古板相趨習脫畧脫畧之極至于褻慢乃有子見父而不名侄見叔而不揖弟見兄而拍肩搭背笑語喧鬨言不及義者如此家法名分掃地爭攘旋起逆亂所由來矣國之亂也惟禮可以已之關係豈渺小哉予故採萬石君懿行以砭世人之跳越于禮法者

柳公綽天資仁孝丁母喪三年不沐浴事後母薛謹甚有爲外婚姻者壹不知非薛所生也在公卿間故名有家法非朝謁日平旦輒出小齋諸子皆束帶晨省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

弟再會食皆不離小齋自旦達暮燭至命子弟一
人讀經史一遍訖及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
或聽琴至人定鍾然後歸寢子弟復昏定於中門
凡二十餘年如一日也歲飢飯不過一諸子平時
皆蔬食曰昔我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
未成不聽食肉吾不忍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
雖疎遠必擇婿嫁之皆淡泊曰必待資裝豐備何
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子來省入境郡邑未嘗知也

子仲郢端嚴好禮起居一遵父法事叔公權如事
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出遇於路必下馬
端笏立候過乃敢上公權暮歸必束帶迎馬前公
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故少改其爲京兆
尹嚴人莫敢犯及爲河南尹寬或問之曰輦轂先
彈壓郡邑急惠養各有當也三爲大節鎮廄無良
馬衣不薰香私居未嘗不拱手內齋未嘗不束帶
退公布卷晝夜不捨境內有孤貧寠女必爲選婿
出俸金嫁之　仝上

旋庵子曰近世士人俱以老成爲迂濶脫畧爲
時行不知去其禮而人禽莫辨矣其亂也寧踰
時乎故主持世界全賴有端方堅毅之士爲西
江一柱愼勿訝其不諧衆也

宋呂微仲作相其兄進伯自外郡還相與坐東府
堂上夫人自廊下降堦趨參以二婢扶持而前進
伯遽曰宰相夫人不須拜微仲解其意呼二婢使

去而夫人獨拜於赤日中盡禮而退進伯畧不顧
勞問者服其家法之嚴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今之爲伯叔者見宰相夫人恨不得
親爲扶掖以致尊重寧得示意呼婢耶藉口脫
畧除行諂媚眞可媿已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日與其壻王
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頗見不敢公曰
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

賜敢不敬乎、予自食其之食、雖衩衣無害也、月纂二集

顏光衷曰、風俗壞時、自其子弟先做壞了、好尊惡卑、樂諂惡繩、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焰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猶自以爲善教、一朝得志、其凌厲傲慢、能有極哉、善哉柳玭之誡子弟也、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

依違

韓魏公云、任國家事、直當以死付之、其不死命也、

非所敢必也、故公平生未嘗以膽許人、蓋膽無如公者、彼其刺客之變、當之漠然、他可知矣、歷觀古來大英雄大福德、如郭尚父裴晉公等、俱從捨死忘生中來、絲毫變根、便囁嚅觀望、任天下必無力、然捨不徒捨、看身子爲功爲名、能所我見、俱是軀殼上事、捨得盡時、方爲無欲之剛、 廸吉錄

崔沔純謹無二言、擢進士高第、性舒遲、進止雍如也、當官則正言不讓、累起居舍人、以母病辭、求侍養、薦賢自代、歷御史中丞、遷中書侍郎、故事中書丞旨取充位而已、沔時時持異同、曰百官分職、上下相維、可俛首取祿已耶、

旋庵子曰、士大夫居鄉、則攘臂而爭意氣、當官則柔媚而避是非、蓋由骨力軟弱、不能抗節立朝、徒于里閈間強裝體面耳、此等鄙夫、朝野何賴焉、縱襲渾厚之名、恐媿崔尚書多矣、

柳公綽、京兆華原人、世爲名家、十八登科第、雖少

儁、乃性謹重、動循禮法、嘗爲京兆尹、神策軍校衝導、杖之、帝怒、召詰責、對曰、臣待罪京兆、而小校乃敢前唐突、此輕陛下法、非慢臣、臣知杖無禮者耳、不知爲神策校也、帝曰、何不奏、對曰、臣職當杖之、不當奏、帝退謂左右曰、汝曹須避、邦京兆吾憚之矣、轉吏侍郎、遷御史大夫、改尚書、出節度山南、入爲刑尚書、簡校左僕射、卒、贈太子太保、謚曰成、

旋庵子曰、據理陳奏、絕不阿旨、遂使天子折服、

不能曲護侍衛此有膽識人也可爲依違取容
者鑒

宋自南渡後爲宰執者曾無恢復謀臨事必低言緩語互相推讓以爲養相體每四方災異民間疾苦將奏必相謂曰恐聖上心困事到危處輒罷散曰俟再議已而復然或有言當振刷者必抑爲生事其所用必擇軟熟無鋒鋩易制者用之每北兵壓境則君臣相對泣下或殿上發長吁而已宣宗

一日詰責丞相僕散七斤曰近來朝廷紀綱安在七斤不能對退謂郎官曰上問紀綱安在汝等自來何嘗使紀綱見我蓋其所任用皆庸陋如是因循以至亡國 金史列傳

旋庵子曰此段公案絕似近日光景天下貪榮懼禍者種種赤心爲國者寥寥即神聖在御寧能洗其肺腸而挽其故轍乎

呂嘉問竊從祖公弼論新法奏稿以示王安石公弼遂斥呂氏號爲家賊及呂公著平章時門下因語次或曰嘉問敗壞家法可惜公不答客愧而退一客少留曰司馬尚能容呂惠卿何況族黨此人妄意迎合可惡也公又不答既歸子弟請問二客之言何如公亦不答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三不答雖似渾融亦覺太怕事是非曲直寧容一切抹殺耶

馬從孫爲相無所建豎時號三不開入朝不開印

行事見客不開口議論歸宅不開門接見王珪爲相諛順取容時號爲三旨相公上殿進呈云取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諭稟事者云已得聖旨噫蘇味道以模稜詒譏於朝蟜李愚以粥飯僧取輕於愍帝居相位者寒蟬之譏維鵜之誚其可一刻去懷乎 仝上

旋庵子曰宰相若以容悅爲事便不知蒙蔽了多少是非遏抑了多少才智因是去而天下嘖

嘖多事矣莫謂伴食者爲害猶不深也
陳東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爲準條字再黥之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參政聞而笑曰得非人面上起草者乎 仝上
旋庵子曰人面起草雖似詼諧然所以刺依違者至矣

因循

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人嘆善難而惡易也攀躋分寸不得上失勢一落千丈強學者不可不畏朱子云要做好人則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放行之間耳 非非庵
陳遯爲盧信中傷繫獄進劇疾弟琮入侍因感疾卒遯哀之然未嘗歸怨盧晚年家貧益急於行義常戒諸子遇貧者宜隨力賑之不必計多寡若待富後行恐終無濟人之期 仝上
有一等沮善者見放生則曰人爲重見助喪則曰生者食爲重見施濟則曰賑窮親爲重果爾則親親仁民愛物必完一件而後做一件耶夫施因當厄事就易舉心隨偶觸逐處可行多方難人者必非實心周急可知也 廸吉錄
何顒妙有知人之鑒初郡張仲景造顒顒謂曰君用思精密而韻不能高將爲良醫矣後果有奇術

王仲宣年十七時過仲景仲景謂之曰君體有病宜服五石湯若不治年近三十當眉落仲宣以其賒遠不治至三十果眉落其精如此世咸謂顒善知人 木衞致錄
旋庵子曰賒遠不治十人九坐若能預爲保養良醫亦可廢矣

褊急

鄭漢奉先生云處世須耐煩居官尤甚能耐煩便

有識量者一急性不得甚事多在忙中錯也至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後來造就使憧憧往來鹵莽裂滅卽讀書亦不能咀嚼作事交友必有始無終此無恆之人也況居官不如意事舉目皆是若以忿悁躁競處之惟有投河赴海而已 [illegible]

呂文靜教馬子山云事不要做到十分子山初弗喻其後語人云一生只用此一句不盡李若谷教

門生云清勤和緩門人曰清廉勤瘁和同則聞命矣緩安可爲也李公云天下甚事不是忙後壞了　亦非庵

逆我者只消寧省片時便到順境方寸寥廓矣譬猶行草莽中荊棘在衣徐行緩解而已彼荊棘亦亦何心哉如是則方寸不勞而怨可釋故少陵詩云恐過事棋喜　仝上

人之褊急有絕可笑者王述名士觀其食雞子事非復人情近代士人動左右遂蠅一節大堪捧腹其母與一戒板令戒暴怒怒發輒以板擊人禍急難除如此　仝上

史良佐南京人爲西城御史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里人不爲起執數輩送東城御史詰之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慣聞何故曰尚書亦南京人在兵部時每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耶民等愚意

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怒也御史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書謂文毅也　仝上

旋庵子曰以戒怒之板飾偶怒之氣以西城之官責東城之隣均器量褊窄不足容衆何可令汪度見也

劉寬性寬洪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汚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徐言曰羹爛汝手乎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存心寬厚觸境盡覺和平朝服雖貴重寧得撓吾天君乎今人處此不知此卿之死所矣

澆薄

友誼之薄緣前盟之濫而責報之奢夫濫于前盟既視之太輕奢于責報又視之太重兩情氷炭并用之一人即父子兄弟不能强其遂願况泛泛者乎交之攜也不俟凶終隙末而釁已倪矣 覺世篇

旋庵子曰余廣友論言之已詳茲則亦自中竅故復抹之

國朝湛甘泉霍渭厓在南部尚書同時府學訓導鄒德昌乃二公同社友相見只論齒不論爵或途中相遇亦不回避且策一蹇驢與之並行後鄒死二公製朋友之服經紀其喪京中文武官無有不弔者如此高風可於今人中求乎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今人口未嘗不序齒其實見貧交僭居上位中之嫌憎忿恨不可勝言或于官長前隱譏顯刺以拒絕之者有矣故揭湛霍二公高誼以風有位

王陶以受知韓琦得驟獎拔已神宗立頗不悅執政之專陶揣帝意將易置大臣遂與琦異帝以是薄其為人先是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寒餓踏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為解錦裘市酒

脯薪炭與附火對食又指百千為之娶及陶既尹洛愚將老而貧且失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厚遇陶對之邈然但出尊酒而已蓋其薄德天性然也 宋史

旋庵子曰王陶能結韓相姜友之知而不能欺神宗可見神聖聰明自與常人逈別

後漢黃允字子艾司徒袁隗欲為仲女求姻見允而嘆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遣黜其妻夏侯氏

婦謂姑曰今當見棄與黃氏長辭乞一會親族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二百餘人婦中坐援袂數夕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夕以此廢於時 鏡古編

旋庵子曰黜妻別娶薄倖所不必言然夏氏平日能記其夫穢惡[illegible]為心腹以[illegible]

慶曆間有李京者為小官吳鼎臣在侍從二人相與通家一日京為友人求薦鼎臣即其書奏之京坐是官將行京妻詣鼎臣妻取別鼎臣妻慚不出京妻召吳僕語之曰我來既為往還之久欲求一別亦為夕公嘗有數帖與吾夫議私事恐汝家終以[illegible]求火焚之而去 日鑒二集

旋庵子曰奏書掠名今世澆薄之士往往有之若不過索火焚帖之故人不幾臥不貼席乎源懷蘇章今日與故人飲酒而明日按劾其罪不少假貸飲酒其足為厚乎劾罪無貸其足為公乎自君子觀之兩人者險刻甚矣前後兩意欲再取名耳君子于舊故義當周旋事在我安得不為之地處已待人誠公而厚毋與飲酒可也 異林

旋庵子曰張公亮險交行云險人今險人我茹爾藥爾茹我薺爾食我之笑我食爾之涕昔日何府民今日成判體寸地張羅我行奈何一步一阻吾何以過人情惡薄大都如此飲酒何為

翛然近來既險且嗇酒亦不可多得矣呵呵

李嶠字士恢仕隋為侍御史見風俗日薄有公卿甫沒而愛妾侍姬旋為人有者因上書言妾雖微賤親承衣履斬衰三年豈容裁就衰絰遽傳鉛華[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凡之前俛入他人之室更有朝廷重臣位曾通顯平生契交情若兄弟而及其云亡杳同行路朝臨其死夕規其私方便求聘以得為限誼既薄於朋友情可槩於君臣上覽嘉之遂詔五品以

上妻妾不得改醮。北史列傳

旋庵子曰如此薄行世上儘多。廣蓄妾媵。祇供他人窺弄耳又何益乎

謂又以文體輕薄、上書言魏之三祖、更尚文詞、江左齊梁、其弊尤甚遺理存意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盡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利祿之門既啓愛尚之情彌篤於是閭里童昏貴

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以傲誕為清玄指儒素為古拙文筆日煩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矩模措無用以為用也疏上朝野傳誦之仝上

原評理至則自奧意刻則自峻楊子雲豈好為艱深之言如近來假子假經之套借此以文其疎漏正所謂遺理存意尋虛逐微也士恢復起

雖免擬議

一厭老成

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索、往見孟嘗君、欲趨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虎豹乎吾已死矣何暇老哉噫將使我出正辭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逡巡避席面有愧色

硯山堂集

旋庵子曰輕薄後生。率侮慢前輩。自謂膂力已

衰無能為也何如少年氣盛前途政長乎不知學問以習久而深事理以歷練而熟此亦姑且勿論即如春花灼灼而先萎松柏矯矯而長存則年少何可恃為金鑄而老成不必視若朝露也兩目炯炯直身不傾裝模做樣又何為乎

文莊東廓鄒先生守益字謙之、甘泉湛先生九十餘、游衡嶽、便過吉州游青原山先生率郡中同志友二三百人、走迎、且戒之曰、湛先生當茲高年猶

殷殷訪友如此即此可證其學矣古云憲老不乞
言吾儕第應憲之更不容出一語辯詰煩聒先生
也晨夕定省食而執醬執爵一遵古養老禮惟謹
維時先生年亦近七十矣蓋以湛先生爲師王文
成莫逆友故事之謹如此嗣湛先生別歸先生送
至境上別時淚潸然橫下沾襟湛先生顧慰之曰
謙之何悲甚耶念予老不復再會耶余過十數年
重來晤公也余緬想當時此段風光良知天理炯

然在目即唐虞之庭洙泗之間吉起閭侃之風何
以尚諸 先進遺風

旋庵子曰年餘九十尚能涉水登山遠行訪友
若在今日誰不笑其老而不知止耶憲老不乞
言東郭先生尊崇前輩眞有先進風

陳通方閩縣人通方年二十五第四人及第以也
年少名高輕薄自負與王撝同年王時年五十六
因期集戲附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言其日

蹇途窮及第同贈官也王曰擬應三篇通方又曰
王老一之已幸其可再乎王心銜貯之通方尋値
家艱還歸王果累捷高科官漸達矣通方後履人
事入關王已丞郎判鹽鐵通方窮悴寡知無聊同
年李虛中時爲副使通方投詩求爲汲引轉致於
王云應念路傍憔悴翼昔年喬木幸同遷王不得
已署之江西院官赴職未及其所又改爲浙東院
僅至半程又改南陵院如是往復數四困躓日甚

退省其咎謂甥姪曰吾偶戲謔不知王生遽爲深
憾人之於言豈容易哉 閩川多士錄

旋庵子曰輕薄自負固後生器小然窮困來奔
業已輸情自應敦好乃屢改職方使絡繹道路
不已甚乎呵呵矜傲于前者自多屈抑于後彼
固逐逐而未有已也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二老時已皤
然楊每侮之曰二老翁以爲何如翁不能

堪正色謂曰君莫欺侮吾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莫留與他兒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楊不及五旬卒求爲老翁亦不可得也

蕭遘與王鐸並居相位帝嘗召見鐸年高升階足跌遘從旁扶起帝喜曰輔臣和衷朕之幸卿善事長矣遘對曰不獨事長臣應舉時鐸爲主事臣亦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遘謝而退

旋庵子曰年少輕狂福力自然淺薄若胸中復有矜名恃貴之念則銷鑠更多矣蕭公扶掖前輩眞足垂法

口業

鄒潩求先生云願非慎言語節飲食然口所入者其禍小口所出者其罪多故鬼谷子云口可以飲不可以言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筆端避武士鋒端避辯士舌端　仝上

稠人廣衆之中不可極口議論非惟惹嫉抑亦傷人豈無有過者在其中邪議論到彼則彼不言而心憾矣如對官言清則不清者怒對友言直則不直者慍彼謂我有意而爲之耳惟有簡言語和顏色隨問即答者庶幾可乎　仝上

旋庵子曰人惟氣浮則言易出只期爽口不顧

是非而觸忌招尤往往而是先生簡言和色之論不獨可以遠怨抑亦足以養德其于涵育者深矣

險人之前不可語人陰私奸人之前不可語人機巧我一時言之彼一時聽之言者固不難聽者藏於心而不忘矣險者資其陰私以爲訐本奸者用其機巧以爲利基豈不損物害理之甚哉吾雖不曾損物害理亦猶抱薪資火障水資潮焚人之宅

沒人之田者矣〇 天遊別集

顧端木孝廉箴云、語言之過、似小寔大、近見京口錢開少云〇發一善言能造累世福德、關一機辯能傷天地元氣、余甚敬其言、夫忘形之交、發言三倒、誠亦何礙、然而口角滑熟、遂不擇人而譏之、至于言者已忘、而受者乃伏恨積胸、不可解、又或聞人譚一善事、述一善人、必巧爲無端不可解之語、逆奪之、使滿座哄然、而談者色沮、然後爲快、既造口

業、亦增意業、人生聰明、用之此處、大可惜矣、余觀古禮所載弟子語言之節、最爲詳慎、蒙養不端、有因爲終身之害者、孔北海於李元禮座中、應陳煒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寔不敏辨快人、然以十歲小兒、於廣座中、對先達長者、而逆折橫排之、使大敗踖、此豈復有少長之禮者哉、北海絕世雄豪、爲操所忌、誅此固不可以成敗論、然觀路粹所按奏、直以跌宕放言四字定罪、則是無端以口

舌取禍明矣、初北海以丕納袁熙妻、予操書曰、昔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以公博覽傳記、疑果有此事、後問之、方悟其戲、及操下令禁酒、則又曰疑但惜穀耳、大率切直之中、又兼諧戲刻刺、以操之陰賊、於楊德祖、不能容于北海、寧有不大憾恨、必殺之後快者、悲夫、以絕世雄豪、而無端口舌取禍、至兒女俱無噍類、向使十歲小兒敏辨快人之際、或有人焉、援據古禮、正色責之、使少知省悟、則

其禍或不至是、至如王雱數歲時、不識獐鹿、而曰獐邊者是鹿、鹿邊者是獐、此尤誕慢之甚、識者謂即此一語、知其必濟惡、必殀死、而傳記往往列之敏悟之科、是豈可訓也哉〇 仝上

旋庵子曰、端木反覆援據、有論垂戒、直從衆人最易犯處、猛下一針、可謂婆心救世〇

魏陳羣前後數上封事、輒削其草、雖子弟莫知也、或譏其居位拱默、及正始中、詔撰名臣奏議、朝士

乃見羣封事皆嘆息焉今人直詆其君之非而以揚於外曰不避忌諱且苟欲壞而借好題目以退焉醜陋羣愧死矣（舊二集）

旋庵子曰余友錢塞庵爲人厚重簡默居政府年餘不輕發一言近以寬簡虛平四箴進規復痛駁籍沒富家之說眞所稱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乃或反嫌其邀名是非淆搖忠臣見疑良可懼也

修永樂大典時諸儒羣集一日有及凡例未當者王偁孟揚言譬之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工於籬楯都料得不有誤邪景泰中徐有貞以左僉治河無成功于少保笑謂同列曰徐先生五墨匠耳奈何令脫土墼也二公之戲言一也王幸而無郤于迄以此受禍然則戲言可易發哉是以君子有起羞之儆有興戎之戒有寡尤之愼有塞兌之思

國朝姚淵攻舉子業不售納粟爲衛經歷學院李點名呼王黃爲王責秀才不應姚稟曰黃音焚迺劉黃下第之黃依音呼之隨應李曰好箇經歷能識黃字竟以此去其官識字乃誤人矣（舊二集）

旋庵子曰不咎自己學疎反嫌他人識字俗語所謂諱疾忌醫世情類如此明哲之士何不韜晦以自保也

葉道卿自浙漕罷以母老求養長子經臨江軍修謁方入客次聞衆賓聚首言道卿被罪去位問得

報耶賓曰傳聞耳曰道卿乃其家君以祖母老求便寔無過衆賓負赧幾失所措信知稠人中不可妄談是非也（昨非庵）

陳壽性介特不矯訐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人常言曰吾父戒我勿作刑官刑官枉人言官尤易枉人吾不敢妄言者遵父訓也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而廉名最著（舊二集）

錢塘娼有女美而啞教以琵琶箜篌靡不精審既

笄貌益揚藝益工有賈見大喜倍價聘之或啞其愚賈笑曰婦類以長舌敗人家內譏寢而後家可長耳遂挾以歸賈有姬十餘人皆掩口胡盧之未幾娟寵顓門賈一飯非啞娟不甘啞娟亦心自語不聾啞不家娜侈然自隆重非尊右不居非珠珍不御諸姬雖忌然咸德其不能言皂白於主心幸之嗚呼啞娟以不言全寵所謂其默足容乎 仝上

晉公嘗云居帝王左右奏覆公事慎不可觸機所

貴行事歸功恩於王上耳嘗有一巨僚呈一官員犯贓罪案宋真宗方讀案逡回間欲覓貸未有聖語其判院輒便奏云此是魏振男真宗便赫怒云是魏振男便得爲不法拂下其案云依法正行遂處死後來有一知院因擬前申複較每奏事兢懼取進止忽復有詞臣犯賊進案真宗問云如何遂奏云此人悉以當辜聞説溯泣云玷陛下科名孤陛下任使更無面得見陛下唯俟一死而巳真宗聞之云特與貸罪安置一言而關人生死居君側者其可苟諸 仝上

蔡居安在祕書省會館職食瓜令客徵瓜事毎一條食一片坐客不敢盡言居安所徵爲優欲畢校書郎董彦遠連徵數事皆所未聞衆嘆服之識者謂彦遠必不能安後數日果外補

曹操與劉備言備泄之於袁紹紹知操有圖巳之意操自咋其舌流血以失言戒後世 戒漏言

傳獻簡公曰以帷箔之罪加於人最爲暗昧萬一非辜則令終身被其惡名至使君臣父子之間難施面目言之得無訒乎 戒惡言

傳獻簡公以言事謫知和州通判楊洙問曰公以直言斥居此何爲言未嘗及御史時事今日前日言職也豈得巳哉今日爲郡守當宜朝廷美意而反咕咕言前日之闕政與誹謗何異 戒出位言

張鄧爲江夏長史坐贓當罪謝述上表言鄧先朝

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𥚃官、削爵土、述謂
其子綜曰、主上矜𥚃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
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宜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
之大者也、使綜對詔焚之、（梁二集）
旋庵子曰、曲彰君德、恐亦私恩、可謂善于居功
者矣、
祝期生爲人儇薄、見智愚姸媸、皆有輕侮之評、
品之官、則發其陰邪、士則發其隱曲、無可擬議者、

則巧求其短以毀之、晚年病舌黃、每作必須一刺
出血數升乃已、既而復作、又須刺之、一歲作者五
七次、痛甚切至、殆不可言、竟至舌枯而死、
聶崇儀能詩好嘲、雖僚友所不問、人有醜行、必形
於詩、繇是盛傳、不復可揜、甚至破人婚姻、膈人眷
屬、竟坐謗政、竄死登州、藁瘞道傍、人無不唾罵稱
快焉、
楊詢性巧媚、善揣知人意、從慂之、以得其歡、升陽
縣尹、楊開性暴横、果於決責、與詢最厚、每事必訪
詢、明知其非、不敢有所忤意、助其所爲、嘆美而已、
開一日盛暑中杖公吏及囚繫者四十餘人、二人
死、詢猶盛稱其快、後詢夢至一處、金紫者讓之曰、
成楊開之惡者汝也、開罪當坐、無所避、數日、果卒
惡疾而死、
旋庵子曰、凡惡人有二種、剛與柔是已、乃口業
亦分剛柔、如祝期生之鉤隱、聶崇儀之好嘲、此

直訐譏彈、不避指摘、徒冒剛之迹、而失剛之德
者也、如楊詢之狐媚、此巧行附趨、不顧流毒、徒
襲柔之似、而失柔之眞者也、厥後舌枯中惡、俱
不得其死、則口之造業、可不畏哉、
郎中陳皓性周愼、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
所訾、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辨曰、此皆衆人妄
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蘭雪軒集）
旋庵子曰、此等長厚、培元氣多矣、舉以爲法、

太平清話云余得古書校過付抄抄後復校校過付刻刻後復校校過即印印後復校然魯魚帝虎百仍二三夫眼眼相對尚然況以耳傳耳其是非毀譽寧有眞乎呵呵以耳傳耳旣無有眞則聞言者政不必據以供口舌也

擣堅錄卷六終

擣堅錄卷七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好名

名根之所以害人者求名則勞矜名則傲爭名則忌萬惡之源從此而起造物之所以惡名至人之所以理照 日纂二集

今士大夫好捐貲起塔施僧而助貧賑乏則甚織嗇此非眞能輕財者不過求福利爾以求福利而施舍陋矣又於仕進頗濇而子女財帛不勝其變愛此亦非眞濇者以爲聲望耳恬愉之人何所不濇也貌和而心狠行識而言淸藏裂皆於嘻笑伏戈甲於尊彝利害太明人我太重恩仇太分城府太深機械太巧下者竊取大利最高者弃盜賢聲此輩得志斷非國家之福也 仝上

旋庵子曰說得盜名之人心事逼眞宛如寫照世之大槐越大都爲求福利所不必言獨怪士

人陰營私竊陽竊賢聲積金如山而清望騰布險刻如蝎而長厚稱焉天下之貴假不貴眞類如此人安得不好名耶

陳幾亭曰名士之稱起於諸葛之巾服臨戎也欵畧震世身都將相蟬蛻軒冕履貞蹈素不改士風故懿嘆而稱之重在士不在名也簡籟坐哦邪倘往來動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始乃未識名士之義耶昔之名士人號之今之名士自呼之昔之名

士離士位者當之今之名士守士習者居之名心可以殺人不但讓國故荀子曰盜名不如盜貨亦醜此穿窬之念也微巧所積虛譽歸焉猶委灰而然餘烈之芳人之君子必天之小人慮有不可與入知而可與造物知者人臨造物究有可對人言而不可對造物言者人後造物先也　涉世篇

韓康伯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故殷仲堪誄云荆門晝掩閑庭晏然所謂經其戶寂若無人披其帷其人斯在者即此意也夫人世情未盡則衡衡往來抗塵容走俗狀者趾趾相接古之厚人今之名士也試有人焉閉戶讀書不妄交與胥以爲絶物而迂之矣古之時輕利重名今之時借名規利甚至奔走縉紳之門而權勢反嚇于縉紳者鎮日勞攘經其戶宛若有人披其帷其人不在久之而縉紳亦奔走其門焉利藪名根合併爲一如油入麪永不可出世道之憂也　仝上

旋庵子曰古之名利分爲二今之名利合爲一古之人去利而成名今之人借名而規利至于借名規利而敗節踰閑無所不至其喪名也實甚何好之有語云三代以下惟恐其不好名爲夫眞心好之者言也乃今人所飾在此政所好在彼心術詭譎士習紛囂至令夷跖莫辨清濁同流殊可嘆也

假僞

古來豪傑生平閱歷自可槩觀如王衍殷浩雀司徒等其始也亦自負壁立萬仞銜聲四海然見草而悅見狼而戰羊之質故在也一遇事變則弁服斷聲咋舌喪膽彼又安能爭乾坤之命而定民物之性哉蓋其植根原是假的假與假相酬濁亂世界或受得些小福澤已自便宜奈享名太重自任太過到得伸脚露手起來一籌不展為天下笑以此言之假物事斷斷是弄不成鑒臨甚隱自不容

一個偽貨欺天罔人僥倖成功耳　迪吉錄

旋庵子曰有一有為而為之念則行事自與性體不合外面縱做得件件高卓一遇盤錯便瞻前顧後手忙脚亂其短立見故衡量人品者必于心體微察之

世間惡人當于鰥寡孤獨中求當于疲癃殘疾中求何也以上帝無私故又當于好名標節中求何也以人心有為故世間忠臣義士當于負俗中求當于樸野中求何也以不務粉飾故圓融儇巧之途必無真品猶夭喬不耐歲寒也　覺世篇

旋庵子曰世情喜佞而惡直信偽而疑真遂使軟媚尖利之夫得行而朝寡忠良野無士品舉世相蒙率此故耳具隻眼者自當得人于牝牡驪黃之外也

習舉業者終日閉戶而有務外之實如看小說雜書野史如用各樣顏色摹擬名人圖畫之類終日

閒遊而有務內之實如因山水花鳥而觸文機如看傳奇而悟行文之類不可因和尚掩關便信其灰心見豪士戀杯遂訾其嗜酒也　日旦

講學者知有語錄不知有六經知有書院不知有黌宮知有先儒不知有孔子此非逐流忘源繇念襟故也要之學不待講亦不必禁其講苟滌去墻壟之勝則講亦得不講亦得　覺世篇

旋庵子曰講學者政講心體之淨穢耳心體不

淨而徒尋枝數葉是無本之學卽說得了了分明胸中畢竟茫然又何以講爲近世依附獵名者大都犯此

世有心計密者米鹽瑣細曾無遺漏家因此饒而居官未嘗以墨敗此不謂之清廉謂之忍耐所欲有甚于貨者耳五代時漢吏部侍郎張允貲富而性吝多疑不他委衣繫衆鑰如環珮聲後遭郭威之難匿佛殿藻井上板壞墜死茲豈其化身耶 仝上

旋庵子曰假僞之現報往事可鑒世人何爲甞効之

言利刻深其德必損世乃有借他人錢積自己德者但遇爭財不計理之是非情之曲直一意左袒貧者至于己背則一毛不拔是夫也看得鬼神可愚欲以口中不費之惠補其自作之業悲夫 仝上

旋庵子曰此等人今世儘多所謂假仁假義是也然較受富豪之賄明白凌虐弗顧廉隅者不猶愈乎

陳蕃爲樂安太守時有趙宣者親既葬而不閉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餘年鄉邑稱孝州郡皆以禮敦請蕃就而訪之見其五子皆自服中產因大怒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故祭不欲數以其易黷故也況乃寢宿冢藏孕育其中乎誑時惑衆莫此爲甚遂致之罪

旋庵子曰今世亦有親死而廬墓者然飲酒食

肉男女微逐如故而强竊孝子之名世亦因而孝之借耳爲目殊可笑也安得百陳樂安而懲治之可乎

唐有監察御史不工文而好作不已旣居權要爲人所誚不之覺也每篇輒爲衆務先書以光臺用作幾謔其妻謂曰公經生素非文章所稱篇詠不爲外人所傳此必臺中玩公折俸助厨耳奈何受人嗤玩自後雖吟咏不輟不復出光臺錢矣或問

之以妻言對諸御史退相謂曰彼有人焉未可玩
也乃止（御史臺記）
旋庵子曰倩人代筆自應折倖其妻雖忝破世
情然阿夫所好在此恐夢寐終不愜意也郭登
咏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賊形雖無鱗甲有魚
名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世間讀
書不識字儘多此詩可一舉似
法帖眞僞入手少不用心着眼卽不能辨昔張思

聰善摹古帖自爲翻身鳳凰最能亂眞唐蕭誠僞
爲古帖以示李邕曰此右軍眞跡邕忻然曰是眞
物也誠以實告邕復視曰細看亦未能辨但稍欠
精神耳北海且然況下者乎（考槃餘事）
旋庵子曰胸中有物安能鑒賞天下事都忝世
情不得
韓侂胄當國時嘗招致水心葉適已在坐忽門外
有以漫刺求見題曰水心葉適候見坐中恍然侂
胄乃匿水心於便室延見之歷問水心進卷中語
其人曰此皆某少作也後皆改削矣毋論改語極
精妙遂延入書院出楊妃卷令跋之卽揮筆曰開
元天寶間有如此妹當時丹青不及麒麟凌烟而
及諸此吁世道判矣文出米南宮帖卽跋云米南
宮帖盡歸天上猶有此本散落人間吁欲野無遺
賢難矣如此數卷言簡意盡韓駭然謂曰自有水
心在此豈天下有兩子張耶其人笑曰文人才子

如水心比者車載斗量今日不假水心之名未必
蒙與進至此侂胄笑而然之收爲門下其人姓陳
名蘇建寧人後舉進士（茂松堂寓目抄）
旋庵子曰兩跋卷末語多感慨有識雖求知侂
胄品不甚高然抱才湮滅徒委山林亦志士所
深慨耳且當事者眼孔都隘不有陳君顯此技
量則胸中止知有葉水心耳寧不小覷天下乎
近日薦舉大都類此求其宏開域外之觀無有

也呵呵、

譚峭字景昇因遊三茅過金陵見齊丘子曰予化書之化化無窮願子序而傳之、齊丘以酒虐景昇、醉甚裹以葦囊縫而投之深淵、有漁人獲而剖之、一人鼾睡正濃大呼乃覺問之曰我譚景昇也、齊丘奪我化書沉我於淵今化書將無行乎漁人曰行久矣景昇曰化書已行吾不復人世矣吾睡囊中得大休歇煩再縫而投之漁者如其言齊丘後

爲唐相成大功然不得令終宜哉顏光衷曰化書譚子所著亦名齊丘子後世皆能辨之、非若向郭之注莊也凡竊他人語言攘爲已有其機械變詐已爲可恥况欲滅其人乎卒之其人不死執證贓物俱以及名身俱不免後卽此便是報應其不得令終必別有因也非僅銷繳諱化書一事也

旋庵子曰譚子止欲化書之行不復計其身名識見高卓且曰吾睡囊中得大休歇視死如歸其眞有得于化理者乎獨笑齊丘子奪其書又欲置之死以滅跡自謂得計豈料萬世而下皆知化書出于譚子不亦枉用此機謀耶竊餘唾以自張者亦可已矣

張孚嘉渭南人嘉靖丁未進士、歷官副使、有清名、將卒謂子孫曰世人生但識幾字死則有一部遺文生但餘幾錢死卽有一篇志文吾恥之否德不足辱明公筆自題姓名官位家世歲月紀諸石俯

蓋先達有行之者子孫必遵吾言不則爲不孝　湧幢小品

原評有臭錢者不須說覓人作志文不識字者亦有一部遺文矣大奇

海之渚有海鏡焉其腹空洞無臟惟中藏蟹子小如黄豆而螯其足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海鏡亦飽或迫之火則蟹出離腸而海鏡立斃矣彼其所爲斃者以所假在外不在內故也水母者亦出海中歷渾凝然而絕無眼常有數蝦寄蹟腹下代

為之眼蝦行而行蝦止而止一日波盪蝦離而水
母竟躓死泥沙彼其所為躓者以所假在物不在
己故也 賢奕編

旋庵子曰所假在外物則已不能為主矣今世
依草附木獵名襲譽遂沾沾自得而妄為尊大
獨不思一朝蟹出腸蝦隨波從何處生活乎

符子曰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鬐登龍門而為
龍又一術士凌波踏流而不陷搖鈴行歌飄浪龍

門終棲遲而不化彼同功而事異迹一而理二夫
何哉無乃以實應而人以偽求乎 茂松堂日錄

旋庵子曰馬旻生云狥虛文者罕成功務實用
者[illegible]劾不去有意用功徒在外而搖鈴打鼓是
沒相干的小試不出五名榜末不見尊諱何益
之有此可為務名攢刺妄自矜炫者作一藥石
故錄之

孟子語亦有不必盡信者如擊刺鄉愿一段此是
充類盡義直透本原之譚要之此等人亦儘有可
節取處余嘗云今日但得幾個鄉愿便可移風易
俗客訝其說余曰只看非之無非刺之無刺便知
其人儘有矜惜名節畏顧清議一段意思力量在
只似忠信似廉潔似字是他大病痛處雖然似忠
信不猶愈于明明真貪汙者乎

旋庵子曰端木此論又為假偽者轉一語更有
激乎其言之矣可不深省

植黨

王安石甚谿刻然有寬處如陳公輔所稱是也又
李定不丁母憂安石亦偏護之蓋中其所欲不復
顧名檢也卓吾甚放浪然有嚴處如見道學名流
犯其所忌即肆詆毀是也大畧世皆寬于收流俗
而苛于求聖賢卓吾政墮此見是以放而有才性
者既賞其真狂放而無才性者亦賞其真俗皆謂
即此是道修而有破綻者既嗤其偽行修而無破

綻者亦唯其迂濶必揞擊之而後已要不過忌前傚世作與求名之念爲之祟耳士大夫幸平心破此一根

旋庵子曰敢心化則氣和而理觀我心除則魔去而道存與物無競何黨之可植又何禍之相侵王李之往事不可鑒乎

獨爲善事所及無多若得大力量人同存此意則救濟何限大畧化一曲謹人不如化一豪傑人化

一里黨人不如化一權貴人化近人不如化遠人在在言善言行善事交游善人要得此善脉滿乾坤界則福德自是滿乾坤界矣舜之大德亦只是樂與人爲善一味叩便歷山雷澤以及有虞天下倜倜精神人人風動然非雄心戾心我能我會之心脫化淨盡固未足與於此也

旋庵子曰善脉原自流行何容執着樂與一念眞足鼓動四方若善必己出則方隅未化所甄

陶者寡矣且各立門戶相爲標榜爲禍不淺

嫉惡

好醜太明則物不契賢愚太明則人不親士君子須是內精明而外渾厚使好醜兩得乎賢愚共受益纔是生成的德量　非非庵

能與善人居不能與惡人處畢竟是學力未到夫惡人如蛇蝎猛獸戾氣所鍾造物猶不能絕第當善待之使不能爲害而已或介介疾視若旦夕不

可容多見其不廣也　病榻寤言

天下有負心憂國者必常以君子長者自處而不輕以小人與人寧虛懸君子小人之名待公論之自定而不顧揭借子小人之目使岐路之先開彼小人何責使其爲君子者去泰去甚留尺寸寬曠之地使彼有所容而自安而我于于徐徐斡旋其間化而歸正無激以成其奸則君子之禍必不烈而小人之毒必不甚　馬曼生可味篇

旋庵子曰此論最公平最可化異爲同近日世俗掀翻門戶角立政坐以君子自處以小人視人激揚太過當耳

郁離子曰石激水山激風法激姦吏激民言激戎直激暴天下之紛紛生於激是故小人之作亂也由其操之急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也故進退無所逃則安得不避其急而趨其緩也哉聖人知其無益也故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及其見陽虎也則應之曰諾吾將仕矣而不與之爭也陳恒弑其君告夫三子不可則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而不與之辯也夫如是何激之有哉是故鯀堙洪水禹乃導而疏之然後地平天成之功不在鯀而在禹何也激不激之謂也

陳寔字仲弓潁州人平心率物鄉人爭訟輒求判正寔諭以曲直開以至誠皆感動退而言曰寧爲刑罰所加毋爲陳君所短歲歉民窮盜夜入止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訓曰人當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迫于饑寒習久遂至爲非如梁上君子是矣盜驚駭投地稽首請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克己反善遺絹二疋以歸自是邑無盜者後除太丘長以三公徵不起享年八十四海內赴弔祭者萬餘子紀諶齊德時稱二賢紀爲尚書令紀子羣爲司空並著高名時號三君顏光衷曰按寔本與膺滂齊名而獨無纖芥之禍者彼專嫉惡

此專揚善故也其人人也甘而不拂而變化已多矣郭泰亦同此意云

旋庵子曰人而不仁嫉之已甚亂也聖有明訓直截攻擊雖屈于理未必帖于心甘而不拂婉折開導便令人意也消故特舉陳仲弓以爲嫉惡者則

國朝豐公慶以直諫著聲風裁振郡邑一日行部有知縣簠簋不飭懼無以解廼以白金爲燭公初

未之省也、既而曆子以告、次日從容謂知縣曰、汝燭不燃盡出之易可燃者。知縣大恐、輒棄印綬去。終亦不明其爲銀燭事也。目纂二集

旋庵子曰、貪汚者見銀燭未免染指、即矯矯厲節者遇有不法下吏、輒借事沽名、誰肯陰拒而陽晦如豐公者乎。其律己也嚴而待人也寬矣。

恃才

潘安仁思緒雲騫、詞鋒景換、初齡秀頴、舉試雞邑、

能以綜學潤之、政事纖而入、補遺謳濡于白刃、蓋抱負本自不凡、而擠塗列企聲勢相引、遂不自持。其金谷詩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後與石同罹孫秀之難、眞詩讖矣。異林

陸士衡天才秀逸、辭藻宏麗、士龍藻思柔情、英鋭漂逸、如朗日懸光、重巖積雪、眞一代之豪。惜才多識少、賈謐何以善、成都何以事、穴碎雙龍巢傾兩鳳、覆宗絶祀、良可悲矣。蓋三世爲將、釁鍾百葉、誅降不祥、殃及後昆、且忝于文者、造物所忌、不自抑損而飛纓振綬于權戚悍王間、夠又作三軍督耶。其禍之伏也、亦自取之矣。仝上

鮑照文辭贍逸、世祖時爲中書舍人、世祖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故爲文多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豈知有深意。煬帝爲燕歌行、文士皆和、著作郎王胄獨不下帝、帝銜之、胄竟坐此見害、每誦其警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作此語

耶。噫、胄以炫才自殺、照以斂采自全、文士其知所自處哉。目纂二集

旋庵子曰、臣子立朝、遇軍國大事、不妨犯顏諫諍、至若文辭末技、即遜美逃名、亦不失爲善、則歸君之意、而乃傲然不下、何耶。然肝腸無藏勁骨獨存、不以帝王動念、亦難得于今世矣。

梁安城王蕭佽爲一代文宗、人以爲與河東柳信言相敵、柳不爲屈、及開佽卒、柳抱一腳跳叫曰、獨

步來獨步來 異林

洪景盧居翰苑一日草二十餘制語院吏曰蘇學士想亦不過如此速耳院吏曰幼時曾見蘇學士敏捷亦不過如此但不曾檢閱書冊耳洪爲赧然自悔失言嘗對客自言如此且云人不可自矜

驕妄

李石守先生曰謙者德之柄每覽前史厚德豐功卿令人多福少禍無一不自謙得之然謙非一味

軟熟吾輩所難忘者胸中有道德文章功業氣節八字最是招尤犯俗種子此八字能一筆掃除常自視至愚至庸聰明真不逮古人道德果日負初心乃有分毫入處

吾鄉羅念庵先生每自言二十年苦功方磨去得狀元兩字此兩字去然後可以用世可以出世然以公天性之篤亦須二十年功夫始得則知矯吝在常人何可易言無也

旋庵子曰古人學問最忌有我有我則氣易盈盈則上人之念起而凌厲囂張居身接物無一可者才如周公尚不得驕吝況下焉者乎先生二則真可銘之坐右昔丁清惠公遇朱平涵相公謂翁居台鼎依然秀才氣象平翁笑曰原是個老秀才近來庶幾葉臺老無閣老氣呵呵無閣老氣而學問固已深邃矣

謝顯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又一

年做得甚工夫曰也只是去箇矜字曰何故曰仔細檢點來病痛盡在這裏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 非非庵

鄭漢奉先生曰富貴紈袴之子少而聰穎援筆立賦聊睨千秋心滿氣盈已不勝[illegible][illegible]之習而食客遊士又從而諛之一文出奴僕班揚一詩成伯仲李杜夜郎王何知漢大富貴凌人而以才俊濟之角蛇翼虎釀成淫毒至覆國傾家而罔悔反不如

椎鄙無文者之猶能自存也。余嘗與貴豪言，見其縱衡飄忽，目無所不空，目無所不擊，自三教聖人而下，不能免椎詈，又岸然自謂乎金剛杵。所當亡不碎者，而方盛有時名，雙睫如炬，電光其舌，傍人雖欲與一語，扞不得入。嗟乎富貴之爲害至此，余願士大夫教子先坊以禮義，教以謙抑，而後課以藝文，責以古今，一事之能無輕奬，一語之佞無妄誇，是眞能愛子弟者也。

國朝嘉靖中，京師縫人某姓者，擅名一時，所製長短寬窄，無不稱身。嘗有御史令裁員領，跪請入臺年資。御史曰：製衣何用知此？曰：相公輩初任雄職，意高氣盛，其體微仰，衣當後短前長；在事將半，意氣微平，衣當前後如一；及任久欲遷，內存冲挹，其容微俯，衣當前短後長。不知年資，不能稱也。青蔚軒日抄

旋庵子曰：不獨工於製衣，亦且深於物情。風塵撲面，拮据交伺，身雖欲不俯而不可得矣。如此謙和說不得，謙和直是邀榮避禍之心爲之耳。

古人不妄作，作有不稱，不自護短，不似今人以爲無不佳也。老坡自云：作竹千百中得一二耳。又云：本欲爲青海照堂大字，作牌納去，屢寫皆不佳，不可用，非久待告文安國爲作篆字也。書畫尚如此，況詩文乎？暇老齋雜記

旋庵子曰：古人每事不敢自欺，故件件詣極；今人每事便欲欺人，故件件草率。

夫人才相若，願相倂，而勢相軋，則寧死勿屈，劉項是也。田橫不揣極矣，是韓彭所心藐者，欲方駕高帝哉？可以北面就列而不甘下之，猶無鹽醜女聞西子之殊遇而重自傷也，祇爲有目者所嗤耳。觀世人效田橫之崛彊者頗多，而能爲橫之自殺者又頗少也，標之以辭其迷。覺世篇

旋庵子曰：驕妄人定是怕死人，那肯自殺？若遇一聲勢臨之，必且降伏不暇矣。孟夫子以禽獸

比妄人不爲壽也

世人措詞不安本分如榮枯之遭今昔等耳而動輒嘆炎凉難堪才智學業與衆同耳而動輒嗟淪落不偶之類夫炎凉難堪淪落不偶乃通人高士拂心逆意之境無聊之況而下流併欲竊之是可竊孰不可竊耶　涉世篇

旋庵子曰幼宰此論最爲快絕然余謂此輩嗟嘆應更甚于才智之士蓋才智之士淪落無聊

尚有鄴架可繙詩賦自託以消歲月以樹千秋苟不然者止見窮愁不見可悅悠悠忽忽寧得不怨尤乎

蕭穎士恃才傲物常携壺逐勝憩於逆旅風雨暴至有紫衣翁領二童子避雨於此穎士頗侮之雨止老人上馬呵騶而去穎士始知爲吏部侍郎王丘也明日造門謝罪引至廡下坐而責之復曰子負名傲忽其止於一第乎果終于揚州工曹此前輩不可輕也張嘉正始爲中書舍人崔湜輕之後與議事正出其上湜驚曰此終君座耳後年爲中書令此後輩不可輕也呂文穆公未第時薄游一縣胡旦方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曰呂君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睡漢耳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第使人寄語胡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

人及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首選兩人相見俱甚赧此同輩不可輕也　讀書鏡

旋庵子曰胸中着一輕重不但處世不通抑且學問粗浮所損多矣

王濬既爲王渾父子所抑自爲功大見枉常不勝忿憤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恨所以居功者未盡善也濬曰何謂也通曰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輒曰聖主之德羣帥

之力老夫何功之有此閻生所以屈廉頗也王渾
能無愧乎時監軍唐彬亦同王濬降孫皓然未至
建鄴二百里輒稱疾進留以示不兢未幾先到者
爭物後到者爭功人以是益高彬 晉書列傳
旋庵子曰不善居功者未有不上疑下妬而身
名俱殞者也
王昶謹厚名兄子曰默曰沈名子曰渾曰深戒之
曰吾以四者為名欲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也夫

物速成則疾亡晚就則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
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闕黨也夫能屈
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彊鮮不遂矣 昕非庵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
及爲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為賢者公曰此人氣雖
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
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 仝上
薛談學謳于秦青未窮青之技而辭歸青餞于郊

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談乃謝過返學
段翳善天文風角有一諸生習未積年略究要術
辭歸翳為作一脂筒中盛簡書曰有變乃發視之
生至葭萌與吏爭津吏撾從人頭破開筒得書言
到葭萌與吏鬭破頭者以此脂裹之喟然而嘆乃
還卒業古人有學書于人者數年自以藝成告而
辭去師曰吾有一篋物可附於某處及山之下絕
無所付人封題亦甚不密啓之皆磨穴者硯數十

枚方知師夙所用者乃返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
藝
旋庵子曰未少有得便藐視師傅反將駕而上
之澆薄忘恩往往而是終亦必亡而已矣即或
青勝于藍而藍之本其可負乎
韋政素不讀書好大言偶記書言故事數行往往
對客談之談畢寂然無聲蓋已罄矣一日其從父
戲謂曰若所談乃芝麻通鑑耳蓋吳人以芝麻點

茶膂者必以紙褁之有一膂家藏舊書數卷旋摘為用市人有得所授積至數葉視之乃通鑑也遂取以熟讀每為人談或扣其蘊則曰芝麻紙上僅此而已餘非所知也嗚呼世之少有一得而輒矜詡不置其為芝麻通鑑者幾希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近日陳明卿綱鑑鋟刻既精批點亦慈藏書家往往收之乃竊附之子徒慕書名懶探書義只買得一部裝釘成帙置之高閣纍纍然號于人曰我已有陳明卿通鑑矣叩之茫然似不若熟讀芝麻通鑑者猶曉數行故事乎

開元中李青蓮謁時宰自通為海上釣鰲客李白宰問先生何物作餌曰以天下無意氣丈夫為餌時宰悚然夫世間高官大位無不忌才者賈洛陽受絳灌之累淪落憂死白言唐突甚矣詩人挾浮藻無經世深心罕遇合于度外故率意輕吐幸而明主憐才不然相之權勢儘足以困白也況所云殊不大雅白沒受用處已露一斑　沈氏日旦

旋庵子曰天下負意氣者是自難得況位高寵盛則保富貴之念愈重誰肯憐才好士青蓮慷慨不羈宕言太狂然即不狂亦徒自卑屈耳又何益于進退之數乎

西有國王傲甚聞誦天王經者曰天王黜尊者於高位而陟謙者曰此語可删如我今處王位誰黜我誰陟我上乎不數日王幸溫泉浴置衣于室從臣俱避去忽有天神肖王之容衣王之寶衣而易敝衣置之術遂出諸臣以為王也扈從歸朝王浴竟呼無應者索得敝衣甚恠之強衣之出索從臣思已去益恠之獨行入朝則王在也以為妖異見寵臣問曰爾識我乎臣弗識曰我非爾王耶是臣笑以為狂詈而逐之王不勝憂懣自悟曰此不虞之患正以責前日之傲言矣退悔痛哭矢必悛改求上帝赦之夜入朝每念前日之榮福今日之辱

擣堅錄　卷七　硯北堂

皆哀嘆不息一夕朝臣俱散天神出問曰汝今已知世國之與奪權在天王乎天王奪不必干戈也王曰目擊身受辱敢疑神曰如是仍衣汝衣陟汝位但今以後宜敬信上帝全能勿以傲言別致重殃可也言畢不見王爲故王矣而內宮外朝無知者後王自言之乃傳于世矣 七克

蜀人王昭遠好讀兵書以方略自誇詡宋師入孟昶使昭遠與趙崇韜率兵拒戰宰相餞之郊昭遠

酒酣攘臂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年取中原反掌耳手鐵如意指麾軍事自方諸葛亮俄聞劍門破昭遠股慄已又聞崇韜敗遂脫甲走匿倉舍下悲嗟流涕至目盡腫惟口誦羅隱詩云運去英雄不自由世傳爲笑 宋史

旋庵子曰手持鐵如意指麾軍事便稱能將今世用武往往類此邊事安得不壞流賊何時寧靜徒曰選將練兵而信耳爲目殊可嘆也

顏延之爲光祿大夫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語竣曰吾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早往竣室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而驕佚若此其能久乎竣竟爲宋主所誅 迪吉錄

旋庵子曰驕佚成性至令親即子供猶不自悟可謂不肖極矣自取誅滅則又何尤今世見子貴重歡欣快樂狐借虎威者能不有媿于延之

乎

宰相自唐以來謂之禮絕百僚見者無長幼皆拜宰相平立少垂手扶之送客未嘗下階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客踧踖起退及富鄭公爲相雖微官布衣謁見皆與之抗禮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其上馬乃還 自纂二集

旋庵子曰器小易盈便多以體統繩人至有一言偶忤遂百計坑陷動遭顯害者富鄭公脫畧

虛懷。眞有吐握之風。

吏越王罷相歸里、經從慈谿、邑宰蔣弼遠迎、相見後、邑吏皆羅拜庭下、越王答拜、蔣宰踧踖請免、王曰、閣下與之有名分。某與之爲鄉曲。仝上

旋庵子曰、既登樞要、誰念鄉曲。時或市恩。便矜驕興。求其脫畧體統。眞心冲抑者。我邑清惠公可風也。

俞燦、崑山人、洪武間爲吏部尚書、其家故鐵工、燦既貴、造請鄉曲、必戒其下云、第稱俞待詔兒、勿云官人也、王英亦崑山人、洪武間爲陝西按使、居鄉、後服入鄉城、時禁庶民服韡、門者縛英、英微笑曰、我官人也、取舟中冠帶示之、始得釋縛、畧無怒意、李貢長洲人、正統間爲兵工二部侍郎、在鄉里、每出必步、過里門、乃上馬、不以貴加人、終其身如一日、劉鉉長洲人、天順改元爲少詹事、官位已崇、猶僦居臨巷、雖曲蓺亦與之同坐、雖童稚亦與之問答、王穀祥號酉室、長洲人、爲吏部郎、以病乞休、林下宏才碩德、尤擅字學、且工繪畫花草、平居小帽布衣、未嘗修邊幅、居無椽題、行必徒步、未嘗立崖岸、貧賤詣之、必延上坐、不以貴驕人、異林

旋庵子曰、近時達官頗自尊貴、居則扃戶難謁、出則呼擁森列、寧獨凌厲鄉邦、即士人亦不屑與親、求其降心抑氣、與衆和同者、百不得一矣。

牛僧孺赴舉之秋、嘗投贄于劉補闕禹錫、對客展卷、飛筆塗竄其文、歷二十餘年、劉轉汝州、牛出鎮漢南、枉道汝州、駐旌信宿、酒酣、賦詩曰、粉署爲郎四十春、今來名輩更無人、休論世上升沉事、且鬬樽前見在身。珠玉會應成咳唾。山川猶覺露精神。莫嫌恃酒輕言語、曾把文章謁後塵。劉方悟往年改公文卷、因和詩云、昔年曾忝漢朝臣。晚歲空餘老病身、初見相如成賦日。後爲丞相掃門人。追思往事咨嗟久。幸喜清光笑語頻、猶有當時舊冠劍。

待公三日拂埃塵牛公吟和詩前意稍解曰三日之事何敢當焉（宰相三日後王印可以升降百司）移宴竟日而去劉乃戒其子咸久承雍曰吾成人之志豈料爲罪汝輩進修守中爲上（言行世則）

旋庵子曰余禀性戇直不敢作昧心之語每遇友人以文字相質便傾一得之愚去取憑心批抹不諱自謂可不負就商來意友之情面弗顧也雖過信者未必不心服而後生自負面是背

非時或有之然反之余心而仰安行之數十年而不改及閱牛李一段公案始知文字中亦須用世法耳但王樗厓批云人以文章立命不應好揭其短余謂不然文章公器得失共參寧有不共之仇耶

念庵羅先生洪先魁天下時才弱冠時外舅官棘寺卿報初下喜甚遽告先生曰喜喜婿乃今幹此大事也先生聆已而頭發亦對曰丈夫事業不知更有多少在此等三年遞一人耳奚足爲大事耶是日猶自袖米偕黃何二孝廉聯榻蕭寺中論學焉先進遺風

旋庵子曰認鼎元不足爲大事則志量無窮謙光可挹所造寧有底止耶

沈幼宰云史記仲尼由大司寇攝相事有喜色門人疑問子謂樂其以貴下人耳然子位亦竟止于此凡人快意處即駐足處發揚處即界限處仲尼

道大願大雖不敢以常態窺而仲尼日月也日月之以則盈之故也（日旦）

費鵞湖公初第時修謁彭文憲公彭曰青年妙才高科指天下第一事也殿上金堦滑須漫漫行倘放步失跌便急切爬不起來費公年少有意氣頗不平其語後歷官宰輔久於仕途常舉此以告仕進者曰此前輩善誘人家法也若汝輩榮進有定終強不得它日做官便要思量今日做秀才家數

並得脚根定何往而不得哉若修於家而壞於天子之庭非吾所願也 王兆雲揮麈新譚

旋庵子曰沒行以防趺失一語消磨了多少躁妄之氣彭公造進后學婉而切如此

李懌工文詞任唐爲中書舍人時張文寶知貢舉所放進士中書頗有覆落者請下學士院作詩賦爲貢舉格諸學士皆作不能工命懌作之懌笑曰予少舉進士登科蓋偶然耳後生可畏假令予今

復就禮部試未必不落第安能與英俊爲準格乎聞者服其雅識 五代史列傳

旋庵子曰登科爲偶然此是實話試取朝士復程以八股非精深理學欲以文章名世者大抵粗疎不成文矣乃或矯揭欺人曰我由科甲我頂進賢冠而以氣凌人不亦左乎肯憶二十年前奉命典試者往往遺幣乞文于山林宿學而試錄乃裒然膾炙人口則貢舉格未易作也

徐存齋由翰林督學浙中時年未三十一士子文中用顏苦孔之卓徐勒之批云杜撰置四等此生將領責執卷請曰太宗師見教誠當但苦孔之卓出揚子法言實非生員杜撰也徐起立曰本道僥倖太早未嘗學問今承教多矣改置一等一時翕然稱其雅量 智囊

旋庵子曰剛愎自用最壞治理徐老虛心何曾損望

种放以處士召見拜官眞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謁告歸終南山恃恩驕倨王嗣宗時知長安放至通判已下羣謁放則垂手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諸侄出拜嗣宗坐而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已下拜君君引手而已此白丁也我狀元及第名位豈輕於彼哉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何足道也嗣宗即上疏言放空疎專飾詐巧以沽虛名尊以顯官恐天下竊笑益長澆僞之風眞宗由

是待之寢衰、仝上

旋庵子曰不榮通不醜窮乃高士之致若恃寵驕恣此滑稽之流曷足貴哉

嘉靖間有邵樗朽義者丹陽人任俠自喜有縱橫才人莫測也方隆慶初新鄭相為人擠家居憤憤邵欲有以出之而未能乃竊語人曰得數萬金行賄立可令起已而屈指曰若某公可令出若干某公出若干合之得三萬金可矣邵乃之數公者果

如所欲予之既而徑走都下貴人所為之地未幾新鄭相果召起柄政使樗朽于此能自匿不見德豈不稱智謀士哉乃流連未去而江陵相已側目矣新鄭公亦不能安就談司馬謀欲以邵奇之于守邊將所蓋詭以立功封侯事邵初不疑遂之塞上未及數月邵又度將卒驕不可使得無效王恢所為不成反為天下笑且自謂所求何等而顧拘循尺寸乃與齪齪者伍耶遂又跳而歸歸又不能

深自斂鬥時時往來于諸所嘗遊故人所每酒酣慷慨嘆息又將以故白之新鄭公而江陵相知之使客微候日夜不息益慮其有他變乃以幹吏者為郡尉圖之吏遂與樗朽佯為親昵往來甚數而邵家忽多怪異邵弟某亦有心計勸兄無輕過人何妖怪屢作惟是兄名傾海內得無有謀劫刺者邵乃笑以為誰敢圖乃公乃公可易量者耶邵時已畜數百人勇健者常侍衛頗自恃故不甚為備

一日尉來飲既醉約過邑飲食邵遂從數十人往尉已伏卒入即擒之立捶令死死且罵曰而敢給乃公我誠渺爾故非爾能也尉亟發兵欲掩其家邵弟已席捲去不獲惜乎邵之智能而竟以自恃忽人受斃不如弟也　典林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每出前騶不過三節後宜宮相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伊川程先生謂曰公出無從騎有未識者公曰光惟求人之不識

旋庵子曰近來膺一命之榮者莫不前呼後擁鋪張門面以自尊貴即無風日之時猶張蓋入室覩溫公遺範當亦媿殺矣

擣堅錄卷七終

擣堅錄卷八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僭越

沈幼宰曰本朝碁銘尽長行狀傳誌彙多下枝有子據諛大其先人而溢言之以罔拙辭者有祖父盜名預作誌銘示後以爲為日今行德者日彼此道聽塗說風影無據者有訛以襲甲事誣加諸錄乙者有無可稱說而諛墓之人侍神其說以消堂陳高之來者上元矣先生願剖其謬恐後世

墓誌銘須爵貴而功業垂世者方可勒石否則文人才子處士貞女幾不辱毫楮下之即義馬義犬頑珉生色而富人冒濫妄刪俊傳鄉閭貧家亦勉效之仲尼所謂奢則不遜非美俗也記云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庶人誌墓非禮也 覺世篇

嘉靖末欽定忠靖冠制文職自州縣正官以下惟教職得用武職惟都督得用金線緣飾所以示別也今士大夫罕戴此冠市井齊民及商賈胥優咸恥戴而帽析戴方巾是貴賤無章也鄭東里貫長沙稔以章服為重而欲辨之洵非細故乃從政者僉忽之昔妹喜戴男子之冠以亡國何晏服女子之衣以亡身所謂陰陽反常不祥之甚者茲貴賤無章為以下僭上之象小人凌君子夷狄侵中國

寔從此兆而世俗習見濫冲不覺其為服妖可嘆也仝上

赭黃重于隋朝國禁因之今庶民無不赭衣緋褲誅于齊帝古有嚴禁今男女無不緋褲 異林

旋庵子曰國之治亂起于人心人心不戢則越分妄行無所不至然所以簡束之者惟是冠履之防耳若章服不辨上下無等火亦何憚而不趨于亂哉世視為瑣事智者務為先幾

況才之以奕棋得幸高宗為御前祗應一日在禁與同類奕上喻曰須子細才之遽曰當念茲在茲上怒曰技藝之徒乃敢對朕弄經語因命內侍決竹篦二十逐之 六藝解頤

旋庵子曰技藝之徒對士人弄經語已屬可笑況于人主之前乎近日僭分越禮者不獨奕棋輩矣

出山二字乃隱居求志者之謙詞惟公孤輔弼足以當此下而九列不敢冒矣倘見武弁參戎對予自言出山怪而識之 日且

●馭下

座右銘凡使童僕耳聾其半先顧饑寒後從呼喚置腹推心合離萃渙情恕才原人子可念得使且庸可疑則換勿施鞭撻致生他患

奴僕有過雖撲責之可不宜辱及父母念伊父母辛苦鞠育以長子女不幸事人又無故以惡言加

之彼有何罪仁者錫類之至亦所不忍也 病枕寤言

羅大人楊誠齋妻年七十餘寒月黎明即起詣廚作粥令奴婢遍飲然後服役其子曰天寒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使腹有火氣乃堪從事

胡子遠父唐安人家饒財常委僕權錢得錢引五千緡皆偽也家人欲訟之胡曰幹僕已死豈忍使其孤對獄耶或謂減其半價與人尚可得二千餘

繇胡不可曰終當誤人乃取而火之不少動心其家暴貴宜哉

旋庵子曰世情于幹僕之死方將傾其家而有之寧肯弃五千僞緡而不問耶至于慮及誤人則又仁厚極矣卑出以風苛求僕從者

夏原吉冬出使至館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并棄之而行在戸部時吏汚精微文書肉袒以候

公曰汝何預焉明日入便殿請罪云臣不謹筆汚精微文書

旋庵子曰燒襪事小汚精微文書事大一切掩護度量雖寬恐稍涉縱

國朝顧佐爲御史涖下嚴明吏有遭撻者摘佐小過謂受皁隸賂放歸悉具姓名以奏上密問楊士奇對曰此事誠有蓋朝臣月俸只一石薪炭馬芻咸資於皁隸半使歸耕官皁兩便京師臣僚皆然臣亦然耳上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使下法司士奇曰末事不足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恩法並行矣上從之佐召吏示以狀曰上命我治汝我念汝小人無知姑容汝自後宜改行爲善上聞而喜曰佐得大體矣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楊宰相之善對顧御史之寬慈均近世所無

張忠定公視事退後有一廳子熟睡公詰之汝家

有甚事對曰母久病兄爲客未歸訪之果然公翌日差場務一名給之且曰吾廳豈有敢睡者耶此必心極幽遹使之然耳體悉人情至此誰不願爲之死乎　昔非庵

張齊賢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齊賢自簾下熟視不問後齊賢爲相門下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沾祿因乘間泣請曰某事相公最久乃獨相遺何也齊賢憫然曰爾憶盜吾銀器時乎我懷三十

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爲相宜激濁揚清敢以盜薦念事吾久與錢三百千汝去別擇所安蓋既發汝平日汝宜自愧不可留也奴震駭拜泣而去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三十年間既不告人又不忘却非其大識力大涵養者不能到

沈心松卽袁了凡先生之姑夫爲人樂易未嘗口道人過與人語煦煦惟恐傷之怒詈之聲音顏色

絕不加于婢僕一日赴燕浦氏夜深僕從皆醉公自操舟歸既登岸命諸僕之妻各扶其夫安寢及旦公未起妻袁夫人促之曰汝何獨今日晏起乎公曰吾恐諸僕見我慚故未忍起耳袁夫人亦有厚德未嘗疾言遽色時其子有疾親携好酒一碗置卓上僕文成自外入不知覆於庭袁夫人詢其故曰我將謂茶耳夫人曰汝不知原無故今凡事當仔細千粒米難成一滴酒也耿耿數言嚴于撻楚又有小童持盤盡覆厨下其母自責之望見急止之曰此非故意何得責之但棄其碎者勿留以傷人足可耳生子科孫道原皆登進士第廸吉錄

旋庵子曰心松不爲矯異之行只居常日用間隨事用情和氣藹藹遂獲善報世有凌虐淫逞以自尊大者可瞿然釋矣

王簡易暴得疾腹中生物隨氣上下攻擊臟腑伏枕月餘一夕塊物築心而死數刻方甦言爲鬼録

至城隍所陰人相謂曰王君頗聞修善何遽至此壽見城隍乞放檢簿書猶合得五年活遂甦至五年腹塊復攻心遂死又醒曰適到冥司被小奴所訟辭氣不可解妻問小奴何人也簡易曰吾舊使僕僮年妙齡因約束之遂至斃今腹中塊物乃小奴爲祟也適見前任吉州牧鍾初荷大鐵枷着黃衣衫[illegible]六司拗非理殺人事獄問甚急妻遂詰曰小奴庸下何敢如是簡易曰世間卽有貴賤冥司一

殺也妻又問陰間何罪最重簡易曰莫若殺言訖
而卒
吳興潘天泉子文陽性卞急家僕鮮當意者萬曆
辛卯六月入南成均止携一故僕過姑蘇買少年
善謳者三人閨中獨挈婢春桃與俱春桃妖而淫
與一少年調謔未遂又諸僕恨主鞭朴且垂涎多
金獨礙故僕未發後故僕亦遣歸遂與春桃淫旋
以藥酒中文陽剜割其勢如女屍藏之地板下分

金闔扉携春桃而逝紿居亭曰吾主往茅山數日
始歸南邸喧傳潘公子殺春桃逃矣居亭懼鳴之
官官至啓門止空室獨穢氣從板下起開視一屍
女類移牒吳興拘文陽抵罪前歸僕曰彼三惡少
必作不軌矣令人徧緝悉獲詰春桃則已賣金華
作倚門婦矣遂拘之與三惡少俱坐死是年仲春
至孟夏文陽應死者有三殺僕妻一罪妾死一盜
斧劈一俱幸免乃南行竟罹大禍豈天欲酷示之

謂耶故僮僕佻闥者不可馴乃遠害之道也　異林
旋庵子曰貴豪子弟驕恣凌人馭下無法往往
罹奇禍孰謂童僕可虐使乎

○占便宜

錢彥林曰天下一切情形必非隨地來便能透脫
者世間伶俐討便宜人政是喫虧過的今人喫虧
便悔不便宜不知喫一遭虧那一遭便宜益穩了
遇喫虧事只算做便宜不勝快活此天下真伶俐
人也　彷村別墨

襄陽土俗凡鄰居必種桑為界韓係伯以桑陰妨
他地遷開數尺鄰人侵之係伯輒又改種鄰人慙
還所侵地　菲菴
旋庵子曰樹陰妨人往往有之然執為已地不
肯讓人致令苗枯桑瘦而不恤者多矣遷開數
尺復又改種克已退讓有如此而不能感動乎
周才美有子婦賢德能幹才美將以家政付之諭

以斗斛秤尺各二樣幷出納輕重便宜婦不悅拜
辭舅姑不願爲婦恐他日生子敗家以爲妾所出
枉負其毒才美愕然曰吾家薄有田業何遽辭去
婦曰翁平日所爲有逆天道妾心有愧居之不安
才美曰汝言誠是當悉除毀婦曰未可問其所用
年數若干才美曰約二十餘載婦曰必欲妾留侍
奉若許以小斗量入大斗量出小秤短尺買物大
秤長尺賣物二十餘年以酬前日欺瞞之數妾卽

願留才美感悟欣然許諾婦生二子皆少年登科
顏光衷曰此婦不惟有婦德且有婦才矣才美作
家翁感婦一言卽能轉圜亦未成錢癖也宜其有
此賢婦以興其家世間有貪婪不顧一錢滴血者
可愧此婦有丈夫子不能感親致成惡德者亦此
婦之罪人也
旋庵子曰世間娶婦見有勤儉作家纖悉算計
者便以爲賢婦可以開拓基業孰知又有見越

常情識高儕俗以不欺爲寶者乎厥後二子登
科其家業亦自與他人不同矣
李珏廣陵人世居城市年十五隨父販糴父老珏
繼之人與糴授以升斗自量不計貴賤每升取利
一二文以供父母歲月旣深衣物甚豐父異之曰
吾輩無不用升斗出輕入重雖官府治之莫絶其
弊吾早悟用一升斗出入自爲無偏汝出入任人
自量吾不及也汝衣食豐給豈非神明助乎

旋庵子曰用一升斗出入已自平心乃復授以
自量胸中絶不作爾我見矣此等人身在市井
心遊聖域自然保世滋大衣食豐足又其小者
耳
東海錢翁以小家致富欲卜居城中或言某房者
衆已償價七百金將售矣亟圖之翁閱房竟酬以
千金子弟曰業有成議今驟增三百得無濫乎翁
笑曰非爾所知也吾儕小人彼違衆而售我不稍

濫何以塞衆口且欲未饗者爭端未息吾以千金獲七百之舍彼之望既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屋歌斯哭斯從此爲錢氏世業無患矣已而他居多以價虧求貼或轉贖往往成訟惟錢氏帖然非非處

旋庵子曰寧捐千金而弗敢惜小費以違衆志錢翁眞深識盈虛之道者勿謂其以小家而乏巨識也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量之賸三

石問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亦責審諸諸御史皆有慙色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不受賸米寧肯受火耗乎吾鄉羨耗較他省他郡獨寡而賢父母又力爲汰革則多寡盈縮更不煩母氏躊躅矣

宋節度使米信儉嗇聚斂積聚百萬緡其子豪侈浪蕩以信故不敢自專但於富室厚利貸錢自用謂之老倒還其詞以若父死鐘聲纔絕本利齊還也於是私募僕夫飾鞍服置於宅門左右俟出門即擁拔去其黨則京師搖唇舌獵炮炙之徒信甫卒縱蕩殆盡至假獄卒搖鈴子夜巾之力以糊口吁銖積寸累竟爲誰乎向使好施以留餘植德以遺後即家乏擔石子孫何遽至此

旋庵子曰讀此一則便令了許多占便宜念頭

盧多遜爲相其子雍起家即授水部員外後遂爲

常吕蒙正奏曰臣忝及第釋褐止授九品京官況天下才能死於巖穴不霑天祿者何限今臣男始離襁褓即膺寵命恐罹陰譴乞以臣釋褐時官補之自是宰相子止授九品京官遂爲定制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酬勞贈廕原朝廷盛典然不循階級頃致崇膴便長驕傲之氣吕文正此奏眞可爲巧生名目濫邀恩廕者戒

世廟時括天下廢寺田盡鬻民間士大夫往往藉

是占紫葉蔴嚴家居宦僚蕭然直指按江右與芽有舊欲以百畝餉葉葉曰吾平生不妄取一錢乃因里僧破戒耶因詔子曰使我居官多積兒輩競爲安逸計矣寧肯勤苦自立正以無可憑藉不得不加勉耳寺田何爲又曰吾老不及見汝第觀之異日有以此獲累者不數年果下令清查增價復業紛紛百出葉之子孫超然獨免

旋庵子曰若念及清查則佃田佃地者寡矣雖

然明知後必清查且爲目前之計積薪厝火舉世皆然可嘆可嘆

惑溺

疑從信生惑從不信生是以疑不可無惑不可有切脈者須知其病之來歷　心病慈航

節使李端愿叅達觀禪師問曰天堂地獄畢竟是有是無師曰諸佛向無中說有眼見空華太尉就有中尋無手撈水月堪笑眼前見地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太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　傳燈錄

永明禪師云世間有人于路被毒蛇螫腫其人自見爲樹椿所傷行經三十餘里毒亦不發忽遇禁蛇之人指云汝被毒蛇螫了纔聞是語疑心頓起毒發便終故知心外無境蛇毒不能殺人心毒起時自能成害　宗鏡錄

晉樂廣有親客久濶不復來廣問其故答曰前在

座蒙賜酒見杯中有蛇意甚惡之既飲而疾於時河南廳署壁上有角角邊畫作蛇廣意杯中蛇即角影也復置酒前處客豁然意解沉痾頓愈　晉書

旋庵子曰語云小惑易方大惑易性惑溺最壞學術最損政治惟是居心不淨故魔障橫生若能涵養銷鎔此中擴然太空自然虛能生白何惑何溺之我累也

李勉字玄卿系宗室貞元初帝問勉曰衆謂盧杞

奸邪朕殊不識勉對曰惟天下皆知而陛下獨不知此所以爲奸邪也世奇其對 唐書列傳

旋庵子曰陛下獨不知天下所以皆知

鄒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不得賜環侘傺無聊遂成心疾聞眞空寺有老僧能治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仇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乃畏首

畏尾三番四覆猶豫不決此是見在妄想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成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三者妄想忽生忽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勸子元絕內外二慾遣事理二障則水升火降病自去體子元如其言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此等妄想人人不能跳脫只是慧劍少而習情重耳

姑蘇王梧岡侍御諱有功者其爲諸生時嘗肄業橫山治平寺每夜見有一僧蓦入其戶緣及於梁捫視而去一夕遥問曰汝人乎鬼乎亦不應大恠異之梯而覩則有銀三十兩在焉乃知是此僧生時所藏殁而眷眷恐其失去故數來顧耳詰旦呼

其徒衆告之故又念此銀是此僧心精所注不可妄費乃命徒衆爲禮讖誦經廣薦拔之是夕卽夢此僧來謝曰感公爲某釋此纏累久之又夢僧來謝曰某蒙公薦拔巳得善生因感公恩到陰界主者處訪公前程當爲御史第至二月中有一驚某故報公亦無害也後至仲春十九日爲觀音大士誕辰山中士女進香者頗衆抵暮公獨步郊臺徙倚臨眺有虎突至公極驚怖然卒馳去不爲禍也

萬曆癸未科公成進士後果爲侍御夫銀三十兩亦無多耳致此閻黎瑰傀眷顧乃爾諺云財與命相連乃知財者是横目之民生死關情物也人亦烏可利他人所有哉藉令當時王公或私此金則此閻黎必不肯釋然於公公亦當受陰譴矣嗚呼戒之哉 屏後記

旋庵子曰生前繫戀死後難割只此三十金費多少回顧識情既重即爲薦拔寧遂得善生耶

倖矣倖矣

屠緯眞曰凡夫迷倒有極可笑可愍者昏夜食猴羹夜以爲犬肉也則食之而美及明而知其猴肉也則嘔吐夜飲髑髏之水而清甘明而見髑髏也則大生厭惡一彌子瑕也當其愛之則見其季親不見其矯駕見其愛已不見其餘桃及其惡之則見其矯駕不見其季親見其餘桃不見其愛已其人美也則一過之處有遺香一見之後有餘想其人醜也則經用之器亦嫌坐臥之處必避男女之身一也髮則欲其黰然而黑而皮肉則否皮則欲其皙然而白而毛髮則否男人之巾幘與女子之冠髻一也當其高時則見低者而笑當其低時則見高者而笑尊官臨卑是官尊非我尊也而我榮卑官奉尊是官卑非我卑也而我恥同一進賢冠也在公卿之首則冠美在尉丞之首則冠醜鶴與鷺形同也見鶴服則作華想見鷺服則作不華想

蔬食菜羹味同也出富貴之庖則作美想出貧賤之廚則作不美想臭穢一也遭之於路則嫌其臭穢惑於男女則不啻香潔愛身也則蚊蚋思其傷燈火思其灼迷於利慾也則刀兵水火不顧熬煎油鼎甘心妻妾一也厭常則棄妻召禍喜新則寵妾生災子女一也子則視爲骨肉女或視爲路人兄弟與朋友孰親呢狎則朋友勝于兄弟爭產則兄弟化爲仇讐以一念慈悲故則愛惜肖翹如同

一體以一念殘忍故則戕殺子女不及肖翹蝡則
祝願惡則咒詛儼若我操造化之權阿所好則譽
忌才美則毀豈謂人全無人倫之鑒苦而愁明知
其愁之無益而不能不愁喜而樂明知其樂之無
度而不能不樂日出而作依然伎倆而夜來之謀
慮萬端一息不來便無明日而刻下之經營千歲
迷惑種種聊指出以警人

造物不靳人功名富貴而獨靳於閒高爵厚祿班

朝廷列州縣不知其幾而樂恬退者倒指不一二
目顛冥於仕途姑托親戚契識買田園營第宅不
獲一見而身亡其有被劾之餘安意家食特迫於
勢窮力屈非本心也對賓客方有築室返耕高絜
自詡之清談入私室又作搖尾乞憐干時求進之
尺牘囊篋鎖鑰惴惴於手收支簿書介介於懷一
日十二時無一隙得暇而好山好水風清月明何
嘗識此意味勞勞攘攘死而後已孰若安分清閒
頤游天眞之野叟哉故曰身閒爲富心閒爲貴又
曰不是閒人閒不得閒人不是等閒人　纂二集

旋庵子曰富貴之人都不肯閒閒于身者或不
閒于心身心俱閒絕無掛礙天或予之人自不
受也

崔浩能料敵人成敗於數千里之外而不知國書
之禍近在眉睫京房測未來吉凶毫髮不爽而不
知恭顯之難刀在其頸見遠而反迷於近也蔡中

郎柯亭辨笛聞琴知殺可謂妙識通玄而不知董
卓之爲漢賊張茂先博綜海兒精詧能辨可謂沉
機朗拔而不知周旋篡逆之爲禍見微而反昏於
斷也梁武芟除英雄不啻薙草摧枯而晚年困於
一侯景唐文掃蕩六合在反掌指顧間而末路以
天下全力喪師遼左能難而不能其易也申公巫
臣爲其君策夏姬事明智絕倫而卒乃竊夏姬以
逃家亡宗覆爲天下笑袁紹廢長立少譚尚日尋

干戈劉表上書陳說禍福可謂哀公忠臣表自廢嫡立庶亡其家國隋楊廣討陳叔寶之罪明如皎日及自爲君昏虐又過之至爲叔寶之鬼所笑明人而不明於已也噫泥沙金屑障目則同提醒回光聰明人可草草哉 仝上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朴訓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謀功名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

濃而短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愼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矯激習模稜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束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宮苑教歌舞奢讌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詘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欲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此惜身也養身者嗇而大惜身者豐而細 仝上

○懈惰

春秋敬姜訓子文伯曰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

蘇東坡言人心一息不可縱放開散既久毛髮做

事便自不堪陶侃豪傑也朝運甓於齋外暮運甓於齋內豈無所用其心哉正以人心一懶則百體俱怠百體俱怠則心日荒而萬事廢矣

百丈懷禪師示衆汝莫言有少分戒身口意淨便以爲了不知河沙戒定慧門無漏解脫都未涉一毫在努力向前須猛究取莫待耳聾眼暗面皺髮白老苦及身悲愛纏綿眼中流淚心裏慞惶一無所據不知去處到甚麼時節整理腳手不得也 心病慈航

旋庵子曰吾人無窮事業總從一念勤勵而起堯兢舜業惜分惜寸帝王豈好勞哉若偷安等待便錯光陰語云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眞是痛棒

◯憂怖

南岳曇藏禪師見東厨有一大蟒蛇長數丈張口吁氣毒焰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避乎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毒無寔性激發則强慈苟無緣冤親一揆言訖蟒挨首徐行倏然不見　心病慈航

旋庵子曰天下有定識者自然有定力假如爲將而參透生死則遇敵便自勇往不爲鼠竄羊奔矣居官而看破用舍則遇事便能直前不爲避忌因循矣今邊事告警流寇長驅而朝堂縮手迄無成功總内乏定算外少猛將耳懼從疑生則勇從智出任天下事者可以深長思矣

有僧中夜起誤踏一茄疑其鼠也恐傷生類還坐懊恨不已誦往生咒度之須臾一鬼來索命甚急僧曰我非有心殺汝辯論閒東方已曙視之則一茄耳於是疑心頓盡鬼亦不見　支談

旋庵子曰心境未空疑團尚縛索命之鬼都是自現其虛相耳此時僧未免驚怖矣

擣堅錄卷八　終

擣堅錄卷九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從政

李石守先生曰為治須識大體須審大機卓茂不罪亭長黃霸不去聾丞相如先國家後私佽包拯峭直惡吏苛刻韓琦聞諫官摭人細過終日不樂裴諝疏列尚父以明大臣無黨甚至錢穀不對刑獄故緩漢時廷尉薄盜玉環之罪大唐天子無責

馬糞之名此大體也入關趨收圖書矯節以賑河南呂端呼寇準以畫招來繼遷之謀子儀抱光弼而定倉卒安史之禍日磾察何羅之變李靖知君集之反甚至促籌緩籌增竈減竈大司農方印可倒新將軍單騎已入此大機也不識大體不足以鎮國是不審大機不足以定事變

旋庵子曰指顧而談言言中窾先生深于治理定為明時輔弼

從政者以鶻突為寬厚以不分曲直為調停以拖延歲月為詳慎以失出為陰德以隱忍為度量以不粘手為老成具此數端難稱盡美朱文公政訓透徹肺腑仕宦當以為法 涉世篇

官府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矣昔彭惠安部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其

難其慎政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 非非庵

張子韶僉書鎮軍判官在僉廳究心吏事胥曹建白不能有所欺嘗大書於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閒百姓罹無涯之害 仝上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付房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 仝上

掏摸賊鬧市啃剪衣財惟恐人識其面故不畏監

而畏枷敎唆詞訟者刀筆生涯惟恐人不識其面
故喜枷而不喜監當塗之人倒施誤用反令得計
可爲痛哭流涕者也 涕世篇

爲令者有八難勤瘁盡職上不及知而禮節一疎
動取罪戾一也百姓見德上未必聞而當道一怒
勢難挽回二也醇醇悶悶見爲無奇而奸驵蜚語
據以爲實三也凋劇之地以政拙招尤荒僻之鄉
以疎逖見棄四也上官所喜多見忌於朋儕小民

所天毎見仇於蠹役五也繭絲不前則責成棚至
苞苴不入則萋菲傍來六也官成易怠百里半於
九十課最易盈銜縻伏於康莊七也剔奸蘊弊難
調驵儈之口杜門絕謁不厭巨室之心八也至於
郡守禮貌稍殊白黑難溷雖百責攸萃較令稍易
然時有漏網於吞舟而負寃於覆盆者此仲翔敬
通所爲仰天長嘆也 五雜組

監司之臧否屬吏蓋亦難矣粉飾者見賞則闒修
者弗庸迎合者受知則骨鯁者蒙棄搏擊者上考
則長厚者無稱要結者得譽則孤立者無譽畔援
者承旨則寒微者自疏至於資格一定則舍豺狼
而問狐狸意見稍偏則盼夜光而寶燕石故下吏
之受知長官有難於扣九闕者昔王荊公爲幕職
讀書達旦猶不爲韓魏公所知況其他乎 仝上

爲守令者貪汚無論已上者高談坐嘯而厭薄簿
書此一病也次者避嫌遠疑一切出內槩不敢親

此亦一病也而上之人其疑守令甚於疑胥役其
信奸民甚於信守令一切錢穀出入俱令里役自
收而官不得經手此何里役皆伯夷而守令盡盜
跖也事有違道以干譽者莫此爲甚 仝上

旋庵子曰錢穀出入俱令里役自收其法甚美
然拆封時等兌之輕重里役寧敢執一乎爲上
者不必過疑守令而專任責成飭官箴者當不
隳心以自負并負上耳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產公爲捕盜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者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 田居乙記

旋庵子曰悖入悖出往事歷歷可鑒而居官者嗜之若渴取之多方力行而不知止者只是習情中于膏肓耳

問爲政更張之初亦須稍嚴以示整齊否曰此事斷難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嚴今所難者難得曉事底人若曉事底人歷練多事至面前他都曉得依那事分寸而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已又怕人慢已遂將大拍頭去拍他要他畏 晦翁

旋庵子曰事到糊塗不能剖決假裝威勢以嚇愚民筮仕之初往往坐此文公把不明之嚴一棒喝醒令才力不及者逼身汗下

崔鄖治陝以寬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百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飄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 桃花潭史

旋庵子曰因土俗民情而寬嚴得法可謂變而不失其經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寒加衣於身上昭侯

覺罪典衣以爲失事罪典冠以爲越職非不惡寒也以爲寢官之害甚於寒 蘭雪軒集

旋庵子曰臣各有職豈容越乎越職有功越職須免

萬士亨士和舉進士將之官其父戒之曰願爾輩爲好人不願爾輩爲好官 徐文長祕集

旋庵子曰今人認做好官便爲好人隔若千里

歐陽文忠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至人

家、僕馬鮮明、進退有禮、爲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證、曰辨如傾、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無効、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爲人診脉不能對、病兒服藥疾愈、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可否、誠施何如、但民稱便、即良吏矣、

旋庵子曰、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吾邑丁大司空改亭公、筮仕爲句容令、既以御史家居、起而入大理、轉操院、晋大司空、皆爲南京官、

其遺愛在南人者、多矣、天啓三年秋、余過固鎭、邂逅賣酒人孔氏、句容人也、因言公爲令時、嘗詰茅山道遇喧哄者、詰之、乃妯娌相訴者也、公曰、妯娌不和、非美事也、故恐懼之、命取手拶加刑焉、二婦怖甚、甲求刑乙、乙求刑甲、公曰、今弗加刑、汝但各自服罪、相對而拜可已、如不從者、拶之、二婦初不得已而從、拜既久、不覺相視而笑、公曰、二人已和矣、因溫言諭之而去、此亦以柔道治民事也、留之政譜、可作佳話、南京人皆呼公爲丁媽媽、嗚呼、孔子有言、子產、衆人之母也、公其近之矣、屏後記

冥寥子爲吏、困世法與人吐腥情之譚、行不典之禮、何謂腥情之譚、主賓長揖、寒暄外不敢多一語、平生無斯須之舊、一見握手、動稱肺腑、掉臂去之、轉盼胡越、面頌盛德、則夷也、不旋踵而背語蹠也、燕坐閒寔、辨有口遁、託儒重身、有穢行、謬爲清言、懼裏言漏、實莊語觸忌、則一切置之、而別爲浮游

不根之譚、甚而假優伶之謳歌、以亂之、即耳目口鼻、悉非我有、顛喜笑罵、總屬不眞、何謂不典之禮、宥客酬應、無論尊貴、雖平交、終日磬折俛首、何伉於天、而日與之遠、何親於地、而日與之近、貴人纔啓口、諾聲如雷、一舉手、而我頭已搶地矣、彼此相請、絕不欲見、而下馬到門、終日僕僕、夫往來通情、非行故事也、先王制禮、固如是乎、褒衣束帶、縛如檻猿、亟嗜膚癢、甚而不可捫、趾步閒行、輒恐逾官

守馬上以目注鼻視趍尺寸人即從旁偵之溺下至不可忍而無故莫敢駐足其大者三尺在前清議在後寒暑撼其外得失煎其中豈惟繩墨之夫哉雖有豪傑快士逼脫自喜一涉此途不得不俛就其籠絡冥寥子將縱心游於漭瀁之鄉矣

旋庵子曰說得如此透徹讀者未有不點頭而掩卷仍復爲之者則勢利薰灼入人肌髓不可頓改也然從政者舍職業不務而專精聚神于

彌縫不獨爲國蠹即身亦大勞矣

廉介

日纂云宋孔覬爲司徒二弟東還輜重十餘船皆錦絹紙席覬命置岸側焚之曰忝預士流何至東還作賈客邪後魏封回爲度支尚書鄭雲以謟得安州刺史問安州興生何事爲便回曰卿位爲方伯宜思方略以濟百姓乃問興生封回不爲商賈何以相示嗟夫今之世不爲賈客興生者幾人哉

侈葦載於鄉閭盛誇稽古之力論地產於卯曲莫充宦橐之資間有飲泉不貪敝車羸馬者則嗤之曰惡用是拙官爲哉好官不過多得錢耳噫吾亦見多得錢者矣沒不數年而子孫以爭奪敗又不再世而子孫以淫蕩廢其尤惑者志在溫飽術工攘剝聞人稱其有十乘之富則艴然怒聞人譽其無擔石之儲則欣然喜其子孫求人狀其祖父之行也誣之於季孫陶朱之儔亦艴然怒等之公儀

伯起之列亦欣然喜是明知多錢之可醜而拙清之足貴也乃所志非所貴所遺多所醜獨何哉是以君子寧爲拙清無爲姦富寧使我子孫憾無所遺不可使子孫艴有所誣

旋庵子曰描寫貪夫情態逼眞如畫

于忠肅被籍　御賜外無他物公論漸定王心轉悔不然青宮之易南城之錮儘可具錦其說也何必以迎立外藩誣乎政府江陵非分宜比任怨任

謗人情所難即釋哀誅國前此有行之者非彼作俑伯子首臚亦由帝斷俱可強辨解免只是籍沒後賊賄狼籍雖百喙哓哓其如公論何故臣之忠不忠從清不清處看然籍沒須有真據若以祖父遺業宗戚他產變鬻指贓恐於陵仲子有兄戴在不得巨擘于齊國矣予因事而重有痛也

旋庵子曰持守皦潔而坐枉誣贓則醵金輸贓亦戚暱之情所不忍恝恝者若藏金不出匿產避籍反借題搜索使遠宗疎黨雞犬不寧斯朝廷懲奸之法乃為巧詐盜富之藉乎

宣陽裴均違詔書獻銀壺甕數百具絳請歸之度支未幾絳遷戶部故事戶部有獻而絳獨無帝問故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齎用度易羨餘以為獻臣乃為陛下謹出納烏有羨餘哉若以為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以結私恩也帝瞿然悟　唐書列傳

旋庵子曰搜括貢獻皆巧媚彌縫之術耳清廉如水那有分毫餘羨故欲飭官箴須絕貢賓

右丞忽辛有罪詔下中書省雜治忽辛對簿歷指宰執曰汝輩皆曾使我家物何得問我雄飛曰我曾受汝家錢物否曰惟公獨不雄飛曰若爾則我當問汝詰之遂伏辜　元史列傳

旋庵子曰夷狄甚貪凡遇中國清廉有名者未有不敬憚之故詰罪懲奸非廉官不可

漢靈帝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令中使督之名為左騶時欲以羊續為太守使人往續所續坐之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所資惟斯而已賄入于上令行于下入于上者主德衰國隨以亡入于下者臣德衰烈因以畢　彷材別墨

彭淵材遊京十餘年家貧粥不給以書召歸布囊背負幹親知慶曰可脫凍餒矣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埒國既開囊乃李廷珪墨一塊文與可墨

竹一枝歐陽公五代史草藁一巨束 非庵

旋庵子曰具此三名品富貴埒國矣俗子聽之詡爲謔語道眼視之乃知實話耳

還研

宋凌冲知含山縣一毫不妄取秩滿歸裝有一研冲視之曰非吾來時物命還之 仝上

旋庵子曰一研不取清徹極矣然今世所好者非研也則取研猶屬清品耳

却米

齊劉懐惠爲齊郡太守有餉新米一斛者劉出麥飯示之曰食有餘幸不煩此 仝上

旋庵子曰乘新餽米往往有之餽者以爲巧受者不爲貪習尚成風久矣以視劉公寧甘麥飯而一斛不留者相去何如

舟居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在何處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 仝上

旋庵子曰峻宇雕墻巍煥深穆猶嫌局促世情無厭覩舟居可以省矣

東漢劉寵爲會稽太守桓帝延熹中徵爲將作大匠有父老數人厖眉皓髮從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送寵曰他守時吏發求民間至夜不絕明府下車以來犬不夜吠民不識吏今朝棄去故自扶送寵曰吾政何能及公言耶勤苦父老爲人選一大錢受之

還錢

梁東陽太守謝譞秩滿去官人送錢一萬止留二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爲愧 仝上

旋庵子曰劉選大錢謝留一伯守既不傷情亦不拂

辭魚

公儀休相魯客有遺魚者休不受客曰聞君嗜魚何故不受休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若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仝上

旋庵子曰不狥嗜好以累潔操眞澹然無欲者矣至言及受魚免官又世情話耳

僉事王奇居官清白家無擔石之儲衣敝以紙補

補衣
却饋

隙大祲朝夕不給冬菲大雪連句偃臥不能出門戶人有饋者非故舊不受故舊饋數亦却之　仝上

旋庵子曰饋數亦却則不苟取極矣然衣敝紙補不太過乎當溯馬龍溯穿布袍肩上多補綻亦其流亞與

禁取
民物

滇滓子為政未嘗受民一尺帛食民一雞子以錢易筍百錢當得筍十觔守門者取十一觔滇滓子召還賣筍者而杖守門者自後無賤直買者矣守

藏吏告公費且竭備已貲二十八金滇滓子處償之或曰守藏吏先後盜千金伏法而使君又償之彼不愈得志乎滇滓子曰吏盜官錢自當伏法我奈何以二十八金累吏是使之虧損而取償於盜也　仝上

旋庵子曰守藏盜金情罪難宥然已實貲之而使守藏償焉不尤甚于身為盜乎舉世仿襲乃有百計鑽謀求脫守藏之任者矣

禁貪

石璞河南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察不可犯繇舉人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致仕歸買田僅百畝鄉人有為典史歸者璞往省之几上陳銀器列金盃十餘璞問曰汝官幾年曰未滿考曰胡歸乎曰刁民訟吾貪奪職璞曰嗟夫使我治汝汝安得歸哉拂衣出景泰中為兵部尚書

旋庵子曰以貪遇廉不自收斂反陳設鋪張以取譏誚典史不但不傷官箴抑且不識人品矣

利令智昏若是乎

成化中秦紘巡撫陝西秦府旗校肆橫民害之紘悉擒治不少貸秦王奏紘欺滅親藩　上怒逮下錦衣衛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紘貧狀　上親閱其貲嘉歎良久詔釋紘繫且賜鈔萬錠以旌其廉調巡撫河南既抵任太監汪直亦以事至時直威勢震赫他巡撫率屈禮以見紘獨與抗禮直知其廉名加敬焉紘

密疏直多帶旗校騷擾地方後直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以紘疏示之直叩頭伏罪稱紘賢不置上釋之紘後爲尚書

旋庵子曰廉能生威直使內臣折服寧得謂宦官盡不可感化耶然則幾萬賄賂不易尚汪兩內監一敬愼矣

鄺埜湖廣人初爲陝西按察有聲父爲教職埜嘗以俸易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汝掌一方刑名不務

洗冤安民乃索此不義之財汙我乎封還以書責之埜欲見父無繇及秋闈乃謀僚友聘其父分考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誚於人又以書賜之埜一念之孝不自伸迎書泣受其教而已繼爲府尹益勵清操聲價愈高遂召爲兵部侍郎稱名臣顏光衷曰近來父兄訓子自其挾策便以田園山宅望之一旦高翔胡能辨此哉然覩海內大家歷世厚福皆以清德

忠孝世濟其美未聞濁富之家能繩繩不替者也

旋庵子曰世有父貪而子獨廉潔以邁迹亦有父清而子偷黷貨以敗類孰有前後一轍紛塵不染如鄺家父子者眞一門忠孝絕無矯飾矣

宜山馮俊爲舉子時以所賫路費百金易土儀入京將求什一之利以自助也行至山東折閱頗有息盡市之次日細視其銀皆銅質物色其人訃不可得俊即取假銀悉投於河曰無陷後人也同伴

相助至京遂登第累官至都御史俊官既顯有故人子爲屬官以墨四挺餽俊俊曰汝所餽墨必佳自取研之覺太重驗之則皆金也俊怒即以投之幾中其面蓋其志操如此

旋庵子曰不肯以假銀陷後人者斷不肯以眞金自陷投河中而介性槩然

梁甄彬嘗以一束紵就長沙寺庫質錢後贖紵還於紵中得五兩金彬送還僧驚以金半酬之彬堅

却遺金

不受曰五月披羊裘而負薪豈拾遺金者耶 仝上

旋庵子曰遺金不受寧肯搜閭巷之藏金耶此等清風眞堪醒世

避富

王秀之爲晉平期年求還或問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財生而禍從矣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纂二集

旋庵子曰珍阜日至政可因以布德施仁爲百姓造一大方便乃山資已足恐富求歸亦只是自了漢耳

清感

孟嘗自徐令遷合浦太守合浦不產穀而海出珠寶易糧食先時宰守並貪穢採求無極珠遂漸徙交趾界於是行旅不至民多貧死自嘗到盡革前弊會未踰歲去珠復還商賈疏通百姓皆反其業合郡稱神[illegible]

旋庵子曰貪珠虐民珠漸徙去珠亦具有靈性矣孟公能令去珠復還其仁政感孚細及甲屬

廉介之操不可想而慕耶

什索

國朝劉公仁乃大夏公之父令瑞昌與高安令嚴某同入覲時楊溥當國與劉嚴皆鄰邑有婕遣一价往瞷价還白曰嚴富貴雅稱官也劉藁席布被瓦盆煤竈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嚴賫劉特先見贄以金幣公麾之劉繭見具茗二袋蜜一缶耳公嘉納尋擢爲御史方劉爲御史時六七人共一馬更迭出入除歲享同僚一枯魚而已後楊公展墓還朝使道造劉問其子大夏曰父在否曰在道中導安在曰適隣家磨麵迺視家中請寢室見床上惟蒲席布被喜曰可稱御史矣嗚呼劉公奉鄉先達則茗蜜二色欵同寅則枯魚一鮮价視之則瓦盆煤竈親視之則蒲席布被夫人攻苦不辭井臼於隣家忠宜尚戲不諱朴陋於私室一門清風眞可欽仰近世爲官者行詰日薄受用日豐聲價日損勢燄日張民生日以憔悴矣豈不悲哉 纂二集

樂貧

旋庵子曰麾金幣而納苦蜜當時執政公道自持若此官僚安得不策勵

羅文毅公倫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自少勵志聖賢之學嘗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嘉其學行而憐其貧命邑令周之謝弗受成化丙戌廷對幾萬言指切時弊拳拳以格君務學爲說賜及第授官修撰聞白沙陳先生緒論慕之時與來往居金牛山山有洞名曰太玄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往來共樵牧受徒講學以詮經爲業若無意於世者嘗欲倣古置義田贍族或助之堂食錢弗受一日訪友值嚴寒衣單縷凍不可忍入其室擁余而坐友人知解衣衣之行遇乞人僵于途輒解以覆之去客晨至留飯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隣舍丐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先進遺風

旋庵子曰窮約自守欣欣樂道絕無炎凉禍福之態掛于胸中眞可稱志潔而行芳矣

鄒立齋公智年十六發解蜀省迎宴日閭巷觀者藉藉嘆羨公馬上占絕句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比上春官時鄉里一尊官見而欣羨之謂曰某省一解元與子相若可一訪否尊官蓋俗輩第羨其均以妙齡掇巍科云爾公初以其爲同志也亟訪之才晤坐已其人忽問曰子省榜首坊金祝衆衆子爲增幾何公大恚即拂衣起不答而出吁燕雀安知鴻鵠志也昔人謂王孝先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着不盡孝先艴然曰平生志不在溫飽類此公既第選館中秘應　詔陳言論進君子退小人大忤權貴謫某州吏目公年雖不永未竟所志其閎議偉節到今燁然烈矣仝上

旋庵子曰聞及坊金遂爾拂衣若及分上其遺往不脩吏當何如少年即具有壁立萬仞之志

造詣安得不深遠今之羣聚而謀者有能超俗情而趨上達者蓋亦寡矣

却常例

國朝汪汝達令黄巖捐俸築城寇至而民不驚歷官二十餘年清操皭然去浙之日屬吏致罰鍰曰此例所應得汝達驚曰居官自常俸之外尚有應得者耶竟不受家甚貧至無以供朝夕舉棲身數椽鬻之黄巖士民知其貧醵八十金聞於官郵致之適遇病卒遂以爲殮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居官常例非令範也然後有巧立名色以漁獵百姓而常例反名禁之者則損節厲民也更甚

生祠

國朝劉麟擢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斂市五旬郡聲大治逆璫街公出守不修謁猶擬部郎時瑣細廢爲編氓郡人爭致賂公曰吾治不逮前劉取蒙一錢惠耶既去越人肖其像爲小劉祠 仝上

旋庵子曰如此像祠乃不愧尸祝近世諂媚成風未去任而造祠立碑既離任而掉臂不顧徒取一時之趨承不計百年之公論似此惡薄官箴世道胥失之矣可爲長嘆

不私子壻

吏部尚書王翺爲 英廟所信任仲孫以廕入監秋試持有司印卷白公公曰汝有階得仕何必強取不能以幸冀非分耶裂卷火之公一女嫁爲畿輔某官妻公夫人甚愛女每迎之壻固不遣恚曰

爾翁掌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矣夫人一夕置酒白公公大怒取案上器擊傷夫人出駕而宿于朝房數旬乃還第立意不回壻竟不調 賢奕編

旋庵子曰王公嘗言吏部豈報復恩讐之地阿呵壻且不私况肯假情而于他人乎清鯁如公夫人何不知心乃爾

楊爵爲御史嘉靖中以直諫繫獄數年雖處憂抑而忠端正直獄卒咸敬信之方得釋而尚書熊浹

絕粲

有陳論、上大恚曰、我固知釋爵、諸妄言歸過者立至矣、命復逮爵、時抵家方一日、忽緹騎至、曰若復來乎、騎素敬爵、慰之曰、吾欲他往、特一省公、爵笑曰、吾固知之、與校同飯、飯糲、校不能堪、爵啗茹自若也、食已、曰行乎、校曰可、一入爲別、爵立屏前曰、朝廷有旨見逮、我行矣、卽攬袂行、復踰再年乃出、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能甘粗糲儉約自持者、便心無掛繫、

若臨別叮嚀再三、留戀皆俗慮、有以移之也、

門生餽遺

國朝李遠庵居官清謹、常俸外不取一毫、鄭澹泉、通公得意門生也、官南京數年、歲時只寒溫而已、一旦侍坐最久、有一布鞋在袖、逡巡不敢出、遠庵問袖中何物、鄭曰、曉之妻手製一布鞋、送老師、遠庵遂取而着之、生平受人物、僅此而已、仝上

旋庵子曰、相知師弟、只一布鞋、尚不敢輕出、則生平節概、凜凜不可犯、有素信于人者、近日門生餽遺爭先、巧中承奉、惟恐不及者、豈座師亦有以來之耶、

布袍

軒輗爲浙江憲使、四時一布袍、蔬食不厭、天順間擢大司寇、請告陛辭、上問公曰、昔浙江憲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謝、畊非庵

竹籠

國朝都憲剛峰海公卒於官舍、同鄉蘇民懷簡其宦橐、竹籠中俸金八兩、葛布一端、舊衣數件而已、王鳳洲評云、不怕死、不愛錢、不立黨、此九字斷盡

海公生平、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清官不立黨更難、

木棍

隆慶中嘉善有賢令許公諱鐵、號白塘、領解雲南、以嘉靖乙丑進士、拜爲令、後徵入爲御史、廉介剛直、公之來也、止攜一子一僕、當冬月、其子畏寒乞公從外索炭、公命庫中取一木棍與之、曰踏此旋轉、足自溫矣、又迫歲除、其子欲從外索火炮、公曰、振竹於門、亦自響也、鹿城張大復著筆談、亦載公

拒奸　辟錢

之入覲既渡河度囊中貲不任乘輿竟騎一驢而去至邸杜門待命與人絕無交涉即此數事亦足徵其賢矣　屏後記

旋庵子曰火炮可省煨炭衛寒似不可已乃一切不傾而止以清白自持如此高風眞可欽仰

廉希憲有疾帝遣醫診視醫言須用砂糖作飲北土糖最艱得家人求於外阿合馬與之二斤且致密意希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與求活也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不假性命于奸人眞所謂不有其身矣

司馬溫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諸人覲之覲之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公怒曰吾豈少此哉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邪於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　天遊別集

辰砂 金　苕金

旋庵子曰端明固高呂直更自不可及

曹克明在湖廣行省日有主簿致書問訊寄辰砂一函未及啓封漫置篋中後有一憲官言制藥皆無好辰砂公曰有故人見惠許當奉送及取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嘆曰彼以我爲何如人耶時主簿已歿呼其子歸之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簡金于廢篋之中還金于既死之後清操如此乃眞徹底矣

永樂間有人納銀於瓜以餽刑部主事劉寧者寧妻安氏發而奏之詔褒寧平日廉信於妻妻能佐夫以義特賜白金二百兩綵幣八表裏　非非庵

旋庵子曰婦人智短四壁蕭然便多剝啄乃能發瓜金高于鬚眉丈夫多矣

鄭曉爲文選時里中士官有餽金首飾承篚以將而上覆以茗公直謂茗也受之入夫人手撥茗知之擊柝語公公不動聲色第整理其茗覆篚如初

由召其人謂曰吾初以家適乏著故拜君惠頃入
內詢家尚有餘著心謝尊意已授之令持歸（仝上）
旋庵子曰世亦有却金者然未免借却沽名而
令人不可當孰能不動聲色而泯于不言乎
華子魚從會稽還都賓客贈遺累數百金子魚皆
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悉聚諸物語衆人曰本無
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無以懷
璧為罪願諸君為之計衆乃各留所贈（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不為矯矯之語但婉轉致辭令人不
敢復強此眞清品也較之借廉立異者更進一
籌華鄭二君眞可為矯異者箴
家廷藎號汝虞生而穎敏七歲作蝴蝶詩幼知砦
學懼拂父意匿火披誦十四補郡諸生便以素節
自任時兩浙處困使蕭君某故嘗受經于王父象
齋公以讞獄行部嘉善先期馳吏介書幣于公將
欲有所為象齋笑而置之郡大姓坐法論死未報
布耳目于翁所得其狀乃行數百金求末減翁怒
曰余雖僅一命風化係焉奈何輕黠我嚴却之以
告公公曰鬻獄玷守計阿翁不為而為之乎象齋
笑曰聊以嘗若耳庚午舉于鄉丁丑成進士出令
漳浦下車值儉歲飢民滿道公出俸錢作糜身自
均給活者無算時江陵重去聽柄不奔父喪公心
非之會當試士以短喪為問言路聞此借公取媚
論以賑飢不力謫判連州未任補令嘉定歲復飢

賑贍如漳浦時夏大旱禱于神約三日不雨與神
俱焚天乃大雨邑苦征布與漕因狀之當路得緩
期而改輸焉歲省民財約五萬計丙戌奏績得上
考且擢近要以依依老親乞得南儀部郎故事儀
曹賓宴率取辦伶官公曰孰謂惟清食穢爾爾悉
屏去稍遷南文選時考功郎為郭中丞熙宇丁亥
南察大快公論公實陰副之由是海忠介公亦為
下交稱同志云己丑以憲僉督學江右至公甄別

寒素多得自振俄而益王以古琴餉公卽以備學宮雅樂他日王以妃弟請不應以故貴右無敢干以私者辛卯擢南光祿少卿無幾何晉南大理右丞每刺獄必求所以生之曰吾冀高門也哉懼失其平耳歲癸巳冬哭方濠公哀毀踰禮食貧家徒者五年戊戌秋起南通政使司叅議時礦稅交橫多所株逮復上疏以正本清源極諫庚子推太常少卿提督四夷館方待　命而秋忽病痢卒家人

簡僕中惟餐錢三數陌與衣笥一端而已柩還貧不能塟諸同官舊好相與賻贈始得竣事耳公天性介潔操概無兩兩爲大邑一切以廉出治民亦以廉故思而祀之然官至九列僦屋以避風雨僥倆一耦蔬糲不厭生平悒悒常有當世憂每曰天下變有不常吾心常有不變而疾惡一念別有剛腸所著在儀部有易義在江右有諭士至言射禮儀節在銀臺有通政司志其他若語錄疏稿襍詠

百篇則總名之曰世清堂遺藁

旋庵子曰如此砥礪宜獲爵報乃一再傳而家無立錐至糊其口于四方廉吏可爲而不可爲也其然豈其然乎

魏大中號廓園性耿介爲諸生貧甚居湫巷數椽不蔽風雨饘粥不給而妻子宴如萬曆己酉舉于鄉家人偶易新髻大中自會城歸急毀之舉孝廉六年未甞有片刺至公庭讀書樂道從高公攀龍

游丙辰第禮闈恒徒步從一役觀政遠則跨驢初任行人每奉檄遐征力減厨傳嚴絕餽遺考最入工垣適副都御史王德完請貸楊李大中力爭之彈擊無所避奉使福藩以五百金交歡峻却之且貽書勸其助邊要路都鮮衣華屋大中不能辦僦寓敝室歷任未甞携家惟平頭二人圖書數卷朝夕蔬食而已轉戶垣右奉命巡青盡釐夙弊諸郡縣謝薦者一切拒不受時高邑趙公南星爲冢宰

知大中清操卓識因爭事相咨大中凡所推刻皆海內人望不可干以私忌者固已刺骨繼轉禮垣左乞恩者悉引會典裁之而忌者愈棘棘矣甲子晉吏垣都諫激揚流品沉毅莫回發覺霍丘縣傀賂仕徑肅然奸徒側目逆黨傳檄遂借汪文言事劾大中 先帝初不問無何大中與楊左諸臣首擊逆璫南北交章相和尋值晉撫員缺營者甚衆高邑獨推孤介絕塵之謝應祥大中不知也忌者

以謝曾令嘉善與大中爲師生遂借端排擊而奸相逆璫復從中搆之遂與趙高諸臣同被逮士民號呼者萬人大中怡然就道檻車中手訂生平文稿作年譜因以九死爲歸矣下詔獄拷掠備至昂然不屈有明心堂作昧心堂語誣贓三千餘金五月一比閱月而斃今 上白其冤賜祭葬建祠予蔭贈太常寺卿謚忠節卹典獨全亦異數也

擣堅錄卷九終

擣堅錄卷十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勁節

崔杼弒齊君劫羣臣爲盟壇于郭門外皆脫劍而入夾戟當胸盟曰所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此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皆死所殺十餘人次至晏子曰嗟乎崔杼爲不道弒其君而又劫盟其臣嬰所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

崔杼素重其人强之曰子能革誓詞齊國吾與子共之不然直刃在前曲兵在後惟子圖之晏子曰君子不以危易行嬰可以回而求福乎直刃推之曲兵鉤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勸乃免嬰曰子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其有濟乎趨出僕夫將馳嬰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山命懸于廚吾命有所制矣後相景公顯名天下爲齊世家 迪吉錄

旋庵子曰臨死不囁嚅卒能全生而出晏大夫不但知命且能立命矣

武后時二張驕寵令朝奴事之獨宋璟剛直不爲之禮太后嘗命朝貴宴集張易之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心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曰公方今第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爲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爲卿且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之

有舉坐悚惕諸張積怨常中傷之太后知之故得免又嘗奏昌宗召相士相已有天子相包藏禍心當斬后曰已經自首璟復奏謀反大逆不應首免竟四五上后不許李邕進曰璟志安社稷非爲身謀請可其奏后乃遣昌宗詣臺璟庭立按之未畢已特勅赦璟嘆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后使昌宗詣璟謝璟拒不見其剛憤如此然狄梁公魏元忠以身就世猶自下獄百折而璟無纖毫之

譴豈非天哉至三思殺五王璟亦超然世網三思嘗以事屬璟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何得尚預朝政不見産祿之事乎有布衣韋月將者告三思宮掖事帝命立誅宋璟請付吏帝怒岸幘出曰勅即誅何請璟曰不訊恐竊議者愈多帝益怒促如詔璟曰請先誅臣不然臣終不奉詔蓋璟於人主權倖無絲毫屈而卒不能害也玄宗時以璟爲西京留守遣内侍楊思勗

迎之璟風度凝遠在途不與思勗交言上聞之乃益重璟時王毛仲有寵百官爭附之毛仲嫁女上問何須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不能致者一人必宋璟也明日詔宰相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性老而彌篤然以功名終封廣平謚文貞仝上

旋庵子曰宋廣平剛直不屈忠義凜烈所不必

言獨共策名女主而不潛身遠退何也然屢遘讒譖終獲寬免則武后亦自具眼耳

宋高宗將以洪皓使金金人拘之迫使仕劉豫皓抗辭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願就鼎鑊粘沒喝怒將殺之旁一校曰此眞忠臣也爲皓跪請得流冷山閒上皇崩北向泣血操文以祭詞甚激烈聞者揮涕焉屢因諜密奏敵情言和議非計乞與師進擊留金十五

年而還帝曰卿忠貫日月雖蘇武不能過皓語秦檜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而景靈宮廟極草何無中原意檜怒復以論事由知饒州遷貶竄卒贈尚書子五人俱大貴季子邁亦使金不屈與适俱爲名宰相（仝上）

旋庵子曰觀旁校跪請而聞者揮涕可見忠孝同心無分華夏彼懷二心者不幾負朝廷抹殺本心耶

張承業唐宦者爲晉王監軍唐亡與晉王共圖恢復晉王疾篤以孤存勗托之叔克寧欲劫存勗降梁賴承業鎭之而定又連歲出征軍府一以委之承業勸課農桑淸軍民餽餉不乏王或須錢賜伶人承業靳之王乃置酒庫中令子繼岌爲承業舞指錢欲賜之承業曰此錢所以養戰士也不敢爲私禮王不悅語侵之承業怒曰僕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所以佐王成伯業也王怒索劍曹太夫人

聞之召王王惶恐謝承業請爲釋過承業不肯王入宮太夫人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笞之矣未幾授承業燕國公固辭不受稱唐宦終身又治私家嚴甚有姪爲盜殺販牛者承業即斬之晉王以其姪瓘爲麟州刺史承業謂曰汝本爲賊慣爲不法今若不悛死無日矣繇是瓘所至不敢貪暴已而晉王爲藩鎭勸進令造法物國寶承業亟諫曰吾王世世忠王室今河北甫定朱温未滅而

遽即大位殊非從來征伐之意天下誰不解體王
何不先滅溫賊復列聖之深仇然後求唐後而立
之南取吳西取蜀合爲一家當是之時誰敢居王
上者老奴欲爲王立萬世之基耳承業知王不聽
慟哭歸臥疾不復起遂卒曹太夫人詣其第爲之
行服晉王亦不食者累日

旋庵子曰不慕榮赫不私所親而始終爲唐此
等閹官那有柄權驕縱之禍耶

王文正公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內臣周懷政
同行或乘間請見公必俟從者盡至冠帶以出見
于堂皇懷政乃白事而退後懷政以事敗方知公
遠慮不涉嫌忌之間

旋庵子曰崇禎甲戌政當計吏之時忽有中旨
詔天下郡縣官將命計冊投送巡視戶工二部
內臣查其完欠以憑殿最郡縣莫不披靡晉謁
時俱行上下司禮縉紳之氣掃地矣獨大同知
府蔡屏周持冊投送長揖而退內臣呼而語云
此朝廷之命誰敢抗蔡即答曰朝廷止命查錢
糧不命查體統張默然者久之蔡亦掉臂不顧
後借他事落職衆心憤憤隨有以大府薦者上
亦不允而罷夫天下之爲郡縣者多矣而抗節
不屈止蔡公一人亦西江一柱也且又出于乙
榜其丰骨挺出有超于尋常萬萬者他年青史
當與文正不冠不見並垂不朽矣

唐何易于爲益昌令刺史崔樸泛舟春遊出益昌
索百姓挽縴易于自爲引舟樸驚問狀易于曰方
春百姓不耕即桑惟易于無事可以代勞刺史不
安乃以騎去

旋庵子曰邑宰自爲挽縴能不媿殺郡公今之
仕者寧得罪小民無得罪官長患失之念重耳
後周王罷鎮江東嘗有臺使至爲設食使裂去薄
餅緣罷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

不少閙之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之使者大慚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整飭厨傳以結過客尚懼其督責而撤去乎非大有勁骨不能也

蘇良嗣高宗時爲荊州長史帝遣宦者採怪竹江南蒔上苑所過縱暴至荊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詔慰獎取竹棄之武后時遷文昌左相過薛懷義於朝懷義恃勢傴蹇不爲禮良嗣怒叱左右批其

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向北門出入彼南衙宰相往來毋犯他　仝上

旋庵子曰宦官貴戚誰敢攖其鋒乃囚採竹之天使擊恃勢之淫僧持守既正又何顧忌哉卓哉不可及矣

鄭俠初以嗜學攻苦爲王安石所知邀與相見獎掖之舉進士高第俠感爲知己他日凡三見三問所聞必以新法不便對安石不答俠自是不復入見但數以書論列之時安石雖不悅猶使其子雱來諭意欲辟爲檢討俠曰讀書無幾不足辱檢討所以來求執經相君門下而相君動以官爵相餌何淺待天下士也果欲援俠而成就之取所獻便國事行其一二不亦可乎自是大忤安石　宋史列傳

旋庵子曰俠之感安石也眞知己借安石自不知己爾

劉安世年既老名望益重梁師成用事能生死人

心服其賢令人啖以大用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爲子孫不至是矣廢斥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與當朝權貴吾欲爲元祐完人見司馬光於地下不可破戒也還其書不答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書帕滿長安以見收爲幸乃還書不答挺然自守如安世者眞百世師也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爭交好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

小降意不然必有謗言呲正色曰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劉孫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三公而昧其本心邪 仝上

旋庵子曰寧失三公不爲影附氣節凜然

魏主使崔浩高允共譔國記浩乃刊石立郊壇書魏先老故實人譖浩爲暴揚國惡魏主大怒按浩罪狀時高允授太子經太子召允謂曰吾自導卿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太子入言高允小心縝密且制出崔浩請赦其死魏主問允曰國書皆浩所爲乎對曰浩總裁而已至著述則臣多於浩魏主怒曰彼曷可生太子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魏主復舉以問允復對曰臣罪當族滅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匄其生耳魏主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赦其罪而旌之先是翟黑子受絹事覺謀於允允教以勿欺黑子竟欺妄被誅至是謂人曰我所以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也 仝上

旋庵子曰近閱邸報見給許子洽五朝注畧有涉譏謗着法司議處豈子洽博學獨不鑒崔高故事乎事屬宮闈時非秉筆寧默毋彰保身之哲也

史弼爲平原相詔舉鉤黨諸郡承旨株至數百雅弼無所上詔責曰青州六郡其五有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先王彊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異尚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平原之民戶可爲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 昨非庵

旋庵子曰承望風旨陷良爲惡以自取媚往往有焉史平原堅持不屈以死爭之丰骨挺然眞宰相也

淳熙中張說頗用事爲都承旨一日奏欲置酒延衆侍從上許之且曰當助汝酒殽說拜謝退而約

客客至期畢集獨兵部侍郎陳良祐不至說殊不平已中使以上尊珍席賜說爲表謝因附奏臣甞奉旨後敢集客陳良祐獨不至是違聖意也既奏上忽頒小黄門言張說會客未散否對曰彼既取旨召客當必卜夜乃命再賜說大喜復附奏臣再速良祐迄不肯來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坐客正酣暢時聞之憮然而罷 茂松堂日録

旋庵子曰招客不至亦是常事何煩聖聽分明挾勢蔑衆而聰明之主反于此處覷破才品矣良祐勁節主上獨識俱隻千古

豐稷爲御史中丞入對蔡京越班揖稷謂曰天子任公執法今日必有高論稷正色答曰行自知之是日即論京姦狀時宦官漸盛豐取唐書仇士良傳讀之帝前讀數行帝曰已喻稷若爲不聞也者讀畢乃已他日奏對觸上遠佞臣帝問佞臣爲誰對曰曾布布時正在帝側 宋史列傳

旋庵子曰越班相揖不過欲私致獎譽以爲結納耳孰知豐公胸中早具斥姦志願寧以勢焰相奪耶姦雄未甞不識人祇位高氣盈謂天下皆可羅致網中遂不能洞燭心術故也豐公節義眞可與日月爭光矣

孔道輔事仁宗爲御史中丞郭后廢道輔率諫官范仲淹等十人詣垂拱殿伏奏時呂夷簡傳上旨諭以后當廢狀道輔曰人臣事帝后猶子事父母父母不和可幾諫乃順父出母乎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答曰大臣引君堯舜乃以漢唐失德爲法耶夷簡語遂塞出道輔知泰州 仝上

旋庵子曰夷簡順旨道輔守正立念既别聲氣迥殊

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以敝衣爲儉以求合于綰惟武元衡素好鮮衣不改所爲綰甚重之夫大丈夫不將不迎不詭不隨毎事自斷於心足

矣若依阿附會以取憐於世者非婦人則佞客也
徐節孝嘗問崔子方何如人江端禮曰與人不苟
合議論亦如此節孝曰不必論其他只不苟合三
字可知其所守之正 讀書鏡

旋庵子曰衣服不必鮮若阿附而敝則敝反不
如鮮之自率其常矣物不可苟合武崔二君眞
可風世矣

正統十四年 上北狩虜以送駕爲名寇紫荊關
京師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傳 旨問計徐珵
以占象倡言京師不可守英怫然令人扶出明日
于謙抗言京師根本宗廟陵寢咸在一步不得離
英是之宜言於衆曰死則君臣同一處死耳有以
遷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
議始決已而于謙石亨等力戰遂大破敵京師危
而復安英嘗奉使道南京公卿俱候江上薛瑄獨
不往英賢之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

景帝時意欲易儲語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
也謂懷英也英叩頭云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
日謂 憲廟也景帝默然微言退帝意如此以守
都功榮寵終身後來中官王誠與王文等共議別
立太子阿 景帝意天順初竟被誅死以英之當
權用事使非忠性信於英廟及憲皇能無及乎故
知盡忠有福

旋庵子曰此處機不容髮無內臣以堅帝意奪

衆議則爲南渡之宋矣

鄢懋卿以總理鹽法巡行郡邑勢甚張其妻從行
裝五綵輿以十二女舁之令長膝行蒲伏至以文
錦飾厠白金飾溺器淳安知縣海瑞供帳疏簡抗
言貧邑不能容輀車懋卿怒甚然素聞其强項亦
斂威去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僉小未嘗不可理斷只是貪昧軟弱
者見㩀便趨無特立之操耳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閹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弔公衰絰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陋但府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敢復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崔銑後渠雜識

旋庵子曰往弔輸誠復捋鬚致慢刑餘之人不知禮法從古罕有善其終者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有二勢人子由醫官謀署縣

篆大璫䘏金莫敢誰何公至收治追金御史行郡欲出之廼詰公曰盜有失主何人也公曰 朝廷即失主又詰曰原告何人也公曰知府即原告御史慚而退 仝上

旋庵子曰朝廷爲失主知府爲原告御史請公事此案定難結局

蔣司空瑤爲揚州太守會 武廟南巡諸省騷動凡乘輿供御及宦寺官妾親暱賂遺莫可貲算公曰備亦罪不備亦罪備則患及於民不備則患止於身乃備鳩供應之具不復橫歛以爲媚悅自衣青布袍束黃金帶奔走周旋權倖江彬輩橫加折辱不爲動一日 上捕得大鯉謀所鬻者左右正欲中公曰莫如揚州知府宜 上呼而屬之公歸括女衣并首飾數事蒲伏進曰魚有值矣他無所取惟妻女衣裝在焉臣死罪 上熟視之曰汝眞酸子耶吾無須於此其亟持以歸魚亦不取值矣

山是清節動天下歷仕至工部尚書白首懸輿卒無改素守之節士論韙之 先進遺風

旋庵子曰當御駕臨幸權璫弄權之時生死呼吸禍福俄頃而挺然不屈眞勁骨亭亭可風世之波靡草萎者矣

武宗在南京時寇天敘以府丞署府尹每日帶一小帽穿一撒坐堂自供應朝廷外一毫不妄用江彬有需索每差人來天敘佯爲不見直至堂上方

起坐立語呼爲欽差語之曰南京百姓窮倉庫又沒錢糧無可措辦府丞所以只穿小衣坐衙專待拿耳毋次如此江彬知不可動後不復來索。仝上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省至京邸公問曰一路守令聞孰賢其子曰兒道出江陵其令殊不賢曰云何曰卽待兒苟簡甚矣乃天台范理也文定默識之卽薦陞德安知府甚有惠政民到今頌之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范當致書謝范公曰宰相爲 朝廷用人非私理也何謝竟不致書逮後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己云。仝上

旋庵子曰能不奔趨相公之子者必不忍殘害百姓者也文定卽于此處薦拔賢郡眞可稱赤心爲國者矣范公不通謁于生前而哭謝于死後更見勁骨凛然

先伯祖東齋公自松郡廣文陞寧府教授不赴邑令許自塘不知爲高士誤以更夫之役役其家公

作書上尹字字恢諧令提傳令者以書謝過後令其政治乖張士民叢怨衆俱緘默坐視公上書規諷不下數百言抗直不避令卽榜其書于門曰令日幸聞過矣公之勁節令之虛衷近世罕有

○任事

唐憲宗時裴度爲御史中丞與相武元衡共主討蔡州元衡晨且入朝有賊自暗中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擊裴度傷其首賴氈厚得不死京城大駭於是詔宰相出入加金吾騎士或請罷度官以安藩鎭心上不從遂相度度益言淮西腹心之疾不得不除且朝廷業巳討之跋扈者將視此爲高下於是討賊愈急至四年不克諸臣競請罷兵上亦病之以問度度曰臣請自往督戰誓不與此賊俱生上悅命度爲淮西招討使將行辭於上曰臣若滅賊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上爲之流涕旣往用李愬入蔡封晉國公後入相以身繫天下

輕重如子儀者二十餘年威望遠達四夷歷四朝
為元老謚文忠 迪吉錄
旋庵子曰當此主倦衆疑之時稍不力任大事
去矣誓不與此賊俱生便聳動了多少人
宋仁宗時契丹乘朝廷有西夏之憂來求關南地
帝擇人報使夷簡素不悅富弼因薦之弼得命即
入對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帝為動色進樞
密直學士弼辭曰國家有急義不辭勞何遂以官

爵賂遂往見契丹辭氣慷慨條理曉暢初拒割地
次排和親至末議歲幣以死爭獻納二字契丹心
折而遣他使見帝帝竟以納字與之非弼意也論
功賞為翰林學士固辭不拜弼始受命使契丹聞
一女死再往聞一男生皆不顧得家書未嘗發輒
焚之曰徒亂人意故能成兩國之好後與韓琦范
仲淹並相齊名未幾為奸人誣以通契丹罷去禍
且不測盡心救濟流民上嘉之復與文彥博俱相

為四朝元老壽八十 仝上
旋庵子曰人臣怯于任事只為身家名利之念
亂之耳不要命不要官又不要家何事不可勇
任耶
賊將徐廷光據長春城馬燧挺身至城下見廷光
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天下奈何棄之
為族滅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遂也廷光
未對燧曰爾謂吾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而

示之腹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率衆降 非非庵
旋庵子曰披腹示信遂能感敵可見天下惟誠
為能動物寇賊橫行迄無寧日只是無實心任
事者耳
朱伺勇而訥日不知書見鄉里士大夫惟揖稱名
而已陶侃鎮江夏署伺為左甄以戰功封亭侯領
騎督時西陽夷入寇太守楊珉日聚督將議方畧
而鮮有任伺獨不言珉問曰朱將軍何默默伺曰

諸君以舌擊賊何惟以力耳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相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大笑識者以爲知言 晉書列傳

旋庵子曰天下事都被誇言所壞有力有忍無堅不破矣

朱聊癸孤有氣決年十三王恭敗而天下亂與外氏家屬從田間奔宛城道遇賊刀劫諸婦掠奪衣物昆弟賓客皆惶迫伏地獨聊拔劍而前曰財物

可取諸婦衣不可得今日朱聊死日也賊見其小笑曰童子內刀因捨去 昨非庵

旋庵子曰慷慨直前不避賊鋒膽智雙絕不可得于丁壯乃得之童年更自不易

蕭嶦字僧達荊州刺史江水敗隄嶦率將吏冒雨修築雨甚水壯或請少避之嶦曰王尊欲以身塞河我獨何心哉言畢而水退隄立

旋庵子曰今治河者不知費朝廷幾百萬金錢卒無成效 壁 聖慮盡以身塞河之念絕不萌于胸中而雨至則避是誠不足以格天而天又何肯應人乎

宋太祖事周世宗於澶州曹彬爲世宗掌茶酒太祖嘗從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與自沽酒以飲太祖及即位語羣臣曰世宗舊吏不欺主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 ‖ 纂二集

旋庵子曰不借官酒以市恩寧自沽酒以酬願

居官都若此何憂國事不辦

呂夷簡之亡也仁宗思之問其子得公弼名爲識之殿柱擢龍圖閣直學士每奏事退帝必目送謂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已知成都治尚寬人嫌其少威斷適有營卒犯法者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者自請爲杖而後斬之軍府肅然 宋史列傳

旋庵子曰寬中有嚴法紀肅然

吏部尚書郭璡出身早不暹問學然天資甚美受
氣完厚臨事從容喜怒不形于色精于吏事簡切
不泛爲曹爲文廟巳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
言大臣不能盡職久妨賢路有　旨回奏衆欲罷
歸田里以謝天譴璡獨爲不可云非是貪位但
主上幼冲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
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回天意衆從其
言識者韙之　李賢古穰雜錄

旋庵子曰避嫌謝職置國事于度外自爲則善
矣如付托何郭公排衆議而不顧力修身以回
天蓋由胸中無半點私心上可質帝廷下可對
天下後世故直任而不疑耳

正德中秦藩請陝之邊境益其封朱寧江彬輩皆
受其賂助之　上亦許促大學士草制楊廷和蔣
冕私念草制恐爲後慮否則忤　上意俱引疾獨
梁文康公儲承命草之曰昔　太祖著令曰此土
不俾藩封非吝也念此地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
士馬必富而驕姦人誘爲不軌不利社稷今王懇
請朕念親親界地與王王得地毋收聚姦人毋多
蓄士馬毋聽狂人道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
是時雖念保親親不可得也王愼之毋忽　上覽
制駭曰若是可慮其勿與事遂寢　非非庵

旋庵子曰草制寓規既不忤旨又不狥情法語
巽言兼得之矣

危獄爲吉安府推官屬邑安福告虛糧如水火獄
閱籍嘆曰綺羅坐享其粟藜藿日削其肉三尺之
謂何於是行丈量法禮庶士而告之曰孺子入井
矣爾各宜其力焉願無吐剛無茹柔萬物一體之
學與諸君共之復列疏於大吏及僚友曰請無二
於浮言無搖於橫議以壞於垂成於是分野授任
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則十其衆以同好惡
五其會以質耳目獄以匹馬從二吏往覈之陟巖

螢犯風雨冒炎蒸弗避也既而內子殁殮之復來孤稚呱呱乳之復來躬咳且咭也瘵之復出體國恤民可謂斃而後已矣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丈量之法極爲秉政亦爲弊叢不得勒幹如危司理玉之不幾援成法乎我邑虧田之時政張相丈田之日飛詭影射至今猶爾聚訟殊可恨也

擣堅錄卷十終

擣堅錄卷十一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識量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叛者不許軍吏曰師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吾城叛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賞以所甚惡是失賞也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不受降卒正氣凜然乃近來有以假降據爲真捷者軍容不振寧獨兵衛乏絕耶

漢時有男子詣闕自謂衛太子詔百官識視俱莫敢言雋不疑後到叱吏縛收或曰是非未定不疑曰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此罪人也遂送詔獄上與霍光聞而嘉之曰公卿當用讀書人後廷尉驗治乃貌似太子冀誑得富貴者腰斬之 仝上

旋庵子曰援古証今遂破羣議稍涉依違便成

不次之案矣。

燕翟斌恃功驕縱、邀賞無厭、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二心、太子保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若其爲難、罪由於斌、事未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後斌密謀事覺、而後殺之、

旋庵子曰、不乘人之危、以爲功、而示以坦衷、此與世之倖功猜忌者、不啻霄壤矣。

宋仁宗李宸妃所生、劉太后取爲己子、無敢言者、帝雖長、不知也、妃薨、后欲塟以宮人禮、呂夷簡奏宜從厚、后怒曰、欲離吾母子耶、夷簡曰、太后尚念劉氏、則喪禮斷宜從厚。后悟、殯以一品禮、夷簡又曰、妃當以后服斂、用水銀實棺、莫謂夷簡今日不言也。太后許之、至太后崩、人言帝乃宸妃所生、死以非命、帝號慟、易梓宮親啓視之、妃以水銀故、顏色如生、冠服如皇后、嘆曰、人言其可信哉、待劉氏加厚。

旧纂二集

旋庵子曰、大臣主持國事、須識大本領、若一味將順目前、不免貽悔末路、夷簡一言、保全兩宮多矣。

仁宗久病方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夷簡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

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仝上

旋庵子曰、老臣謀國、處處着神、苟無智識、便以奔命爲恭矣。

曹彬下江南、李煜面縛請命、彬謂曰、國主可歸宮厚收裝齎、以備歸朝、煜深德之、諸將爭言不可、蓋懼其或自引決爾、彬徐曰、無畏、彼若死、豈復忍恥以見吾輩耶、畢如其言、衆皆服其雅量、仝上

旋庵子曰、既已屈膝。便非强項。識見甚高。護度量

亦大

子儀入朝魚朝恩邀之遊章敬寺元載密使告子儀曰朝恩謀不利於公子儀不聽將士請來甲以從子儀曰我國之大臣彼無王命安敢害我若受命而來汝曹欲何爲乃從家僮數人而往朝恩驚問故子儀以所聞告且曰恐煩公經營耳朝恩撫膺流涕曰非公長者能無疑乎 昨非庵

郭子儀大啓其第上至簪纓下至里販出入不問

夫人方粧梳對鏡麾下將及郎吏皆被召令汲水持帨不異僕隸子弟屢諫繼以泣曰大人不自崇重貴賤皆游臥內雖伊霍不當如此公笑謂曰非爾所知也吾官馬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使崇垣扃戶內外不通一怨將起搆以不臣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虀粉矣今蕩蕩無間四門洞開雖讒毀無所加也諸子皆服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子身赴宴以示不疑洞開第宅以消竊伺可謂識力兼至詩云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郭令公有之

高皇帝擒陳兆先降其衆復釋兆先俾爲元帥從征擇其降兵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疑懼不安 上覺其意是夕令入宿衛環上而寢悉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臥侍臥榻傍 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是月進攻金陵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陣敗敵兵於蔣山直抵城下拔寨競進

遂破之 皇明通紀

旋庵子曰擇驍勇以示激勵入宿衛以釋危疑非膽識兼擅之神聖何能辦此

虞允則在軍中得諜釋縛厚遇之諜言燕京大王遣來因出所刺緣邊金穀兵馬之數允則曰若所謂謬矣呼主吏按籍書實數與之諜請加緘印因厚賜以金縱還未幾諜遽至還所與數緘印如故反出彼中兵馬財力地里委曲實數以對

旋庵子曰釋縛以示恩遇書實數以示不欺誠
即反覆寧得不輸誠而報乎

保安軍奏獲李繼遷母太宗甚喜召寇準與之謀準欲斬於保安軍北門外以戒凶逆宰相呂端請曰昔項羽欲烹太公高祖曰願遺我一杯羹夫舉大事者不顧親況繼遷胡夷悖逆之人哉且陛下今日殺繼遷之母繼遷可擒乎若不然徒召怨而益堅其反心耳上曰然則奈何端曰以臣之愚謂

宜置於延州使善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繫其心而母生死之命在我矣上撫髀稱善曰微卿幾誤大事即用端策　非非菴

旋庵子曰寇公欲斬賊母以示威呂公欲寬賊母以見德均之為國赤忠乃呂公之策似婉折而周詳矣

荊州未定張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火起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曰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即得首謀者斬之　仝上

旋庵子曰遇變須鎮定周不周張若隨衆倉皇則擾亂多矣所謂靜以制動張遼之謂乎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巳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詞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因以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

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巳大慚服　智囊

旋庵子曰以淄青錢賜淄青將士既不拂遠情又能宣上德意識量超絕

契丹來請別假錢幣王旦曰東封甚近車駕將出彼以此探朝廷耳止當以歲給三十萬銀絹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西夏趙德明求糧萬斛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德明大慚乃止　非非菴

旋庵子曰借錢于歲給之內則不損財命取于
京師之中則不失體馭吏之道莫善于此
宋虞允則嘗宴軍而甲仗庫火允則作樂飲酒不
輟少頃火熄悉登所焚帑遣吏持檄瀛州以茗籠
運器甲不浹旬兵器完足人無知者樞密院請劾
不救火狀真宗曰允則必有謂姑詰之對曰兵械
所藏儆火甚嚴方宴而焚必姦人所爲若舍宴救
火事當不測 仝上

旋庵子曰火作而飲酒不輟器備而衆心安如
非有神識不能洞奸不有巨量何能戢亂
宋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不及軍士
紛紛欲動杜黄裳白王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
詔書稽留耳卽開川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日纂二集
曹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懼自是邊境無虞
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亡奔賊境候騎
報至諸將相眡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
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皆殺之 仝上
旋庵子曰朝廷豈忘東川是其識言笑如平時
是其量具此二德萬變不難定矣
指揮郭德成入禁内 上以黄金二錠置其袖曰
第歸勿宣德成敬諾比出宮門納鞾中佯醉脫鞾
露金閽人以聞 上曰我賜也或尤之德成曰吾
妹侍宮闈吾出入無間安知上不以此相試耶衆
乃服 仝上

旋庵子曰上以置金試其衷曲下以露金表其
赤心可謂兩智相成然郭公之識似先一籌矣
國朝平樂太守周所因給餉稍遲官軍遽殺人行
劫 上欲重處所申文定疏曰餉遲誠有罪但官
軍應訴府司議處豈可行叛蓋此輩皆烏合適聞
廣東餉厚遂欲叛歸而以稍餉爲名耳若重處太
守則軍士謂上官在其掌握稍不如意動輒譟呼
天下多事矣且九邊軍數十萬餉支遲速不等此

聲一傳各邊效尤督撫務姑息以幸無事如唐末
之將帥畏偏裨偏裨畏士卒豈不深可慮哉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老成練達洞燭軍情遂有此等剴切
之論若近世首尾畏縮因循養寇天下安得寧
枕耶
宋道州推官吳輔會猺獠騷動郡僚欲毀橋梁以
便城守輔曰自橋而南皆吾民也安可先棄民以
求自全耶聞者壯其言而寇卒不至

旋庵子曰不敢棄民以求全其如是仁慈即盜
至當不為害今日之破城失陷者政厲民以自
飽者耳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
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
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
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使
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獲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

已諾之即日輸官囹圄遂空
旋庵子曰勸無益以成有益一轉移間造福良
多此等張施真實心為民不獨虛聲者矣今世
起浮屠開緣簿或亦了世法恐非官長初念也
○沈幼宰云留都百年以來百姓謳思者止一
丁公改亭耳彼革弊先清其源如禁私鑄則加
意于官錢厚重而且多則私鑄不禁而自革矣
如薪價騰踊則但平江上之蘆葦而肩挑之松

與葉聽其自便則薪價不禁而頓平矣後人昧
此者幾致激變其意非不為民而處置無術使
人呼為書獃子然丁公只用得四書學問熟曰
孔子先簿正祭器此等識見不讓孫福州故并
記之
秦檜當國有士人假其書謁揚州守守覺其偽繳
原書管押其回檜見之即假以官資或問其故曰
有膽敢假檜書此必非常人若不以一官束之則

北走胡南走越矣智囊
有人僞作韓魏公書謁蔡君謨君謨雖疑然士頗豪與之三千因回書遣四兵送之并致果物于魏公客至京謁公謝罪公徐曰君謨手段小恐未足了公事夏太尉在長安可往見之即爲發書子弟疑謂包容已足書可勿發公曰士能爲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不凡矣至關中夏竟官之仝上
東坡元祐間出帥錢塘視事之初都商稅務押到

匿稅人南劍州鄉貢進士吳味道以二巨卷作公名銜封至京師蘇侍郎宅公呼訊其卷中何物味道恐蹙而前曰味道今秋忝冒鄉薦鄉人集錢爲赴省之贐以百千就置建陽紗得二百端因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竊計當今負天下重名而愛獎士類惟內翰與侍郎耳縱有敗露必能情貸遂假先生名銜緘封而來不知先生已臨鎮此邦罪實難逃公熟視笑呼掌牋吏去其舊封換題新銜附至東京竹竿巷并手書子由書一紙付之曰先輩這回將上天去也無妨明年味道及第來謝仝上
旋庵子曰世間踶跐不羈之士儘多惟具慧眼負宏度者乃能駕馭而收爲用不然拘拘文墨繩人于牡牝驪黃之間則腐儒進而才智去矣又安望其共成大事乎韓蘇二公識量眞不可及獨恨奸檜亦能辦此遂宏收羽翼以敗壞人

國耳
胡宿在郡日丁晉公爲遊客見之胡待甚厚丁因投詩索米明日胡延晉公所用樽皿悉屏但陶瓦而已丁失望以爲厭已遂辭去胡即出銀一篋遺丁曰家素貧惟此飲器願以贐行丁始知設陶器之因其後晉公極力推挽胡至顯位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寧失飲器不欲拂人之願如此委曲眞有熱腸豈冀異日推挽耶今世坐擁百城一

味飽槀趨炎不權親疎厚薄巧生峻拒以沽名
訑訑顏色拒人千里纖鄙何如

智畧

朱泚犯奉天城危甚李晟李懷光倍道入援圍始
解會有譖者不得見天子而令懷光與晟刻期取
長安懷光怏怏陰懷異志憚晟觭之請聯軍咸陽
西壘未成而賊至晟請先驅破虜死不恨懷光不
從而陰與泚通晟懼爲所并上書請移軍別營報

未下而中使至晟所晟即令軍中曰有詔徙屯結
陳趨東渭橋而去無何而懷光即奪兩節度兵以
反帝奔梁州詔進晟尚書左僕射同平章事召扈
蹕晟受命拜哭曰若皆從上誅滅賊者乃蒐士繕
兵請復京城時懷光泚連兵甚盛晟以孤軍處其
中身及將士家屬皆在長安爲虜質內無資糧外
無救援徒以忠義激將士有言及家者則泣曰天
子何在敢言家乎軍士猶未授春衣盛夏裘褐而
終無攜志泚使晟所親以家書遺晟言平安晟怒
曰爾乃爲賊間耶斬以狥晟遺懷光書辭甚遜而
諭以禍福令改圖立功懷光慙未忍擊之未幾幕
下多叛而晟軍日益振恐襲之乃走河中晟遂引
兵敗朱泚收復京城屯含元殿前令諸軍曰晟賴
將士之力克清宮掖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
震驚非弔民伐罪之意晟與公等室家相見非晚
五日內無得通家信公私安堵秋毫無犯大將高

明曜取賊妓尚可孤部卒擭賊馬立斬之坊民遠
者經踰夕而後知王師之入也論功拜司徒中書
令爵西平王卒謚忠武有十五子李愬平淮西亦
封王聽愿憲俱尚書節鎮爲名臣　迪吉錄

旋庵子曰將士不能奮擊只爲身家念重耳五
日內不得通家信一意克敵誰不克者李平章
忠勇智畧眞不可及

王武恭公知定州是時契丹王在燕京朝廷發兵

屯定州者幾六萬人一旦給糙軍士以米黑諠譁監官懼逃公入倉視之乃召專副問曰昨日我令汝給二分黑米八分白米汝何不先白後黑彼輩見米腐黑以爲所給盡如是故諠耳專副對曰然某之罪也公叱從者杖二十又呼四卒詰曰黑米亦公物不給與汝曹則棄之乎汝何諠乃爾四卒相顧曰向不知有八分白米耳某等死罪公亦人杖二十召指揮罵曰衙官不戢士使如此欲求決

配乎指揮百拜流汗乃捨之倉中肅然　昨非庵

旋庵子曰倉卒定變只在指點分明使軍士有所藉以不失望要亦朝三暮四故智也人特臨事惶怖不一料理耳

張詠在蜀一日軍士忽擁馬首大呼萬歲公徐下馬北面叩頭亦呼萬歲者三軍士氣沮遂帖然以寧公之倉卒應變亦神矣大抵天下事出於熟計深思常才可辦惟變起急猝飄風迅雷手足易亂自非英雄蓋代才應之未有不顛謬者此在平居澄神養氣乎　仝上

旋庵子曰當大呼萬歲時倘倉皇失計則上無以釋朝廷之疑下無以戢軍士之志不幾交困乎惟因時轉變不露圭角自然消變無形矣

羌寇武都虞詡見羌衆我少即宣言上書請兵日夜兼行二百餘里且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

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我寡速進則彼不測且見吾竈日增必懼郡兵來迎臏示弱吾示强勢不同故也詡兵不滿三千因出城奮擊多所傷殺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　仝上

旋庵子曰兵貴神運不測非泥古襲常者所能取勝減竈增竈顧其時勢爲之耳

郭元振爲安西大都護西突厥酋烏質勒欵塞願和元振卽其牙帳計事會天雨雪烏質勒已老數拜伏不勝寒凍會罷卽死其子娑葛以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來襲或勸元振夜遁元振不聽堅卧營中明日素服往弔道逢娑葛兵娑葛不意元振自來乃託言奉迎振遂至其帳修弔贈禮哭之甚哀留數十日爲助喪事娑葛感悅便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餘萬 仝上

旋庵子曰夷酋亦有人性未嘗不可以禮服素服往弔便銷鎔了多少客氣元振免于用兵真勝百萬兵矣

劉錡破金人戒甲士人帶一竹筒其中實以煑豆入陣則割棄竹筒狼籍其豆虜馬聞豆爭低頭食又多爲竹筒所滚脚下不得以故士馬俱斃 仝上

王德用爲定州路總管日訓練士卒久之士殊可用會契丹有諜者來覘或請捕殺之德用曰第舍之吾正欲其以實還告百戰百勝不如以不戰勝也明日故大閱士皆踴躍思奮乃陽下令具糧糗聽吾旗鼓所向覘者歸告謂漢兵且大入遂來議和 智囊

旋庵子曰不戰而屈人兵王者師也干戈一動卽居常勝傷殘不已多乎惟審幾者能知之

紹興中虜趨京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會天大寒城池大凍虜藉冰梯城不攻而入張魏公在大名開

池之先弛濠魚之禁人爭出魚冰不得合虜至城下州覘久之嘆息而去 非庵

旋庵子曰禦虜者須先識彼之所便者何在我之所困者何在得其要領而預爲料理則勝算在是矣先弛濠禁非具神識者誰能辦此

巳巳之難達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據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敵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忱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

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爲之一空　仝上

旋庵子曰與其委之烈焰而無用孰若預支爲兩便乎近日當事誰辦此巨識即有此識而掣肘懼禍不肯直言國事所以坐失耳

朝歌賊數千屯聚連年及虞詡爲朝歌長設三科募壯士攻劫者爲上偷盜者次之不事家業者爲下收百餘人悉貫其罪使誘賊劫掠乃伏兵待之

遂殺賊數百又潛遣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綫縫其裾有出市里者吏輒擒之賊駭散咸稱神明　仝上

旋庵子曰設科募士則智勇效力又善爲役使則擒賊何難不似今人草草應故事賊至束手無策也

元豐間劉舜卿知雄州虜夜竊其關鎖去吏密以聞舜卿不問但使易其門鍵大之後數日虜諜送盜者并以鎖至舜卿曰吾未嘗亡鎖命加於門則大數寸并盜還之虜大慚沮盜反得罪　智囊

旋庵子曰以無事處有事使虜人莫測更賢懲詰數倍

自河隴沒於吐蕃西域使在長安者歸路既絕人馬皆仰給鴻臚委府縣供之市肆爲疲李泌知胡客久長安者皆有妻子買田宅乃命檢括有田宅者四千人皆停其給胡客詣訴泌曰此皆從來宰相之過豈有外國使者留數十年不聽歸乎今當

假道回紇遣歸不願者令自陳授職給俸爲唐臣人生不乘時展用乃終身客死耶於是胡客無一願歸者泌皆分領神策兩軍爲散兵馬或押衙餘皆爲卒旅鴻臚所給纔十餘人歲省度支五十萬

旋庵子曰使者既有田宅妻子早知其無去志矣反以遣歸迫其內附既省金錢又壯國勢相公有識自能挽回政治如此

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河間東昌等處生養

蕃息、驕悍難馴、方也先入寇、皆乘機騷動、幾至不可收拾、至景泰時、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寇、于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犒隨軍征進、事平奏留於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興類聚則結黨、散則自効、事平奏留、不但兵機、亦爲治要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於河外、草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屬

僚詣於宰府、且徐曰、戎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國弱於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仝上

旋庵子曰、密勿機務、政須先人一着、若逐事補救、便落第二乘矣

文潞公知成都、雪夜會客、達旦、侍卒忿起、拆共井亭、共燒以禦寒、公聞之曰、今夜誠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餘卒衆心稍欣、翌日徐問先拆亭者何人、杖脊配之 仝上

旋庵子曰、拆亭禦寒、侍卒之罪、誠不可逃、然雪夜達旦、情亦忿急矣、若再督責、則變自不可測、文公處置頗爲得體

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創、爲南北渠、漑田萬頃、民因旱、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漑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濱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 昨非庵

旋庵子曰、役決陂之人、以築陂、既不擾民、又足示警、不動聲色、而頑坻自帖然懾志、眞與華妙運也

趙開既疏通錢引、民以爲便、一日、有司獲僞引三十萬、盜五十人、議法當死、張浚欲從之、開曰、相君誤矣、使引僞、加宣撫使印其上、即爲眞矣、黥其徒使治幣、是相君一日獲三十萬之錢、而起五十人之死也、浚稱善 智囊

旋庵子曰不但起五十人之死又獲五十人之用眞大經濟手段近日未嘗不用圓通但恐三十萬不甚入官且急欲減五十人之口而縱之遠去則引與人均不得爲公家用耳呵呵

毛伯溫巡河南時鎭守中人動以訐按史得直愈自恣而市猾倚此爲奸伯溫至捕市猾治之閹怒其辱巳也誓與爲難伯溫聞故徑詣閹索飯曰我未朝食閹強具食曰必當晏樂醉飽閹強爲歡酒

半曰外傳公有違言乃能待我若此邪閹大慚謝伯溫笑曰吾固知公無是也聞公向訐御史費金二萬乃得直而御史令益有名公既失利渠乃得名又人人切齒公固知公之有懲也閹謝不敢與大笑痛飲而別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索飲解紛不煩戈戟極得馭閹宦之術非具早智者不能

李漢超在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巳女爲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太祖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曰歲苦侵暴今復爾耶曰無也上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爲之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乎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 昨非庵

旋庵子曰以情慰民復以理諭超可謂善處臣下者矣

胡汲仲在海寧日有羣嫗聚佛庵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訟于前汲仲以牟麥置羣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自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縛之果竊衣者 智囊

旋庵子曰巧于察奸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幾先

句踐對范蠡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夫吳

爲仇讐猶憐其行成之使種爲功臣顧忍于賜劍哉大抵險譎之夫當利害關切處猶欲他人代任怨而已居其美蠡之鼓而進兵爲自身功名結局非爲勾踐也其遺勾踐書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此二語殺機盡露蠡迫急浮海非見幾發也夫差不嘗欲分吳國半以予員乎皆不情之言也亦竟殺員詭者謂種惟不聽蠡忠告以致殺身予曰不然種見

書稱病不朝豈復諫者流特徐爲之圖耳不料其辣手毒腸如此迅速也假令蠡之去轍稍緩旬日雖欲爲陶朱何可得哉

旋庵子曰種蠡二人才智豈甚相遠然種不免而蠡得飄然遠去則見幾明決與否耳可見保身全名須于幾芒未形時着力若臨事而圖之晚矣故列幾先數則

陳豨反上自將至邯鄲呂后用蕭何計誅韓信上已聞誅信使使拜丞相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封君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說其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曰爲上在軍拊循勉百姓悉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又說何曰君滅

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

旋庵子曰漢高多疑蕭何每事先一籌遂得保首領人臣立朝寧得恃寵恣情耶

李允則守雍州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

府帥時飛謗至京師眞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爲邊地起望樓耳蓋是時方與北鄰議寢兵罷斥堠故不欲顯爲之備也謗不能入竟畢所爲

旋庵子曰借名預備此非識炳幾先力能任謗者行事便都掣肘今世居邊關者賊至尚不及偵探烏得起望樓于息烽罷戰之時乎

沈括知延州至鎭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

子馳射角勝有軼羣之能者自起酌酒勞之邊人歡激執弓傳矢惟恐不得進越歲得徹札超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從威聲雄他府

旋庵子曰近日遇警便議練鄉兵然捐錢貰酒自起斟勞者誰乎兵以氣勝口談鼓舞當不能得死士耳

許逵河南固始人令樂陵期月令行禁止時流賊勢熾逵預築城浚隍貧富均役踰月而成又使民各築墻高過屋簷仍開墻竇如圭僅可容一人家令一壯丁俟於竇內其餘人皆入隊伍令曰守吾號令視吾旗鼓違者從軍法又設伏巷中洞開城門未幾賊果至火無所施兵無所加旗舉伏發盡擒斬之 智囊

旋庵子曰墻過屋簷壯丁俟竇猶爲馭敵之形勢惟是貧富均役人心乃爲踴躍賊自授首耳近日流賊遍滿西北安得許君而與之商攝服

之策乎

段秀實爲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五更發秀實聞之陽召掌漏者怒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焉 瓚知梓州僞軍校上官進嘯聚士卒夜攻州城瓚曰烏合之衆乘夜而至宜持重鎭之待旦自潰矣衆巡城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一更籌耳段以遲發止變焉以早發

退賊兵貴知機間不容髮可不愼哉

蘇軾自杭徙密密有盜未獲安撫司遣使臣領悍卒入境捕盜卒凶暴反以禁物誣民爭鬬至殺民訴於軾軾投書不視曰必不至此悍卒聞之頗用自安不知軾已使人招出戮之矣自密徙徐時河決曹村滙於城下富民爭出避水軾曰吾在是水決不致壞城驅使復入而自杖策入武衛營呼其卒長告之曰事急矣雖禁卒且爲我盡力卒長應

曰太守不避塗潦吾儕敢不效命乃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尾屬於城民乃安　昨非菴

旋菴子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若事未行而機先露不幾擾衆而駭俗乎惟密爲處置則反側安而民居定事貴先幾此類是也

宋曹后武惠王彬孫女也衛卒作亂夜越屋叩寢殿門帝聞變遽起欲出后閉閤趣呼都知王守忠使引兵入后度賊必縱火陰遣人挈水踵其後果乘火焚簾水隨滅之是夕所遣宦侍后皆親剪其髮以賜之曰明日行賞以此爲驗故人爭盡力賊遂擒滅　仝上

旋菴子曰帝欲出而后閉閤則無乘機竊害之虞火旋縱而水已隨則有即時撲滅之便將行賞而先剪髮則無冒功濫及之弊頃刻遇變而三善備焉曹后眞不媿家門矣

虜酋阿魯台遣使納欵且請約束女直吐蕃諸部成祖問侍臣多請許之黃淮獨曰此虜狼子野心使各爲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矣此舉實其奸謀　上顧左右曰黃淮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諸人如處平地所見惟目前耳乃却阿魯台請　日纂二集

旋菴子曰今日所患正在諸虜連合耳安得早智如黃公而解散之

宸濠兵起尚書王公瓊對朝士曰吾已置王守仁

上流矣必能擒賊已而果然宋曹瑋出鎮西夏時謂王鬷曰公權骨滿而不十年必鎮此然吾聞趙德明有子元昊嘗諫其父不宜以馬市中朝嘗使人圖其貌眞英物也不十年必爲邊患公宜備之古大臣深識遠慮固自不同然以此知安邊無多策留意人材而已　退思錄

旋庵子曰古之將以遴選得今之將以鑽營得以鑽營命將則肥家之念勝籌邊之策疎矣何

怪乎寇賊日熾而封疆迄無寧日耶居中樞者宜以王曹二公爲法

陳瓘方赴召命至闕聞有中旨令三省繳進前後臣僚章奏之降出者瓘謂宰屬謝聖藻曰此必有姦人圖蓋已愆而爲此謀者若盡進入則異時是非變亂省官何以自明因舉蔡京上疏請滅劉摯等家族及妄言攜劍入內欲斬王珪等數事謝驚悚卽白時宰錄副本于省中其後京黨蓋抹之說不能盡行由有此迹不可泯也

旋庵子曰遇事須有巨識纔能遠禍錄一副本既不逆旨又不滅案奸計潛銷而圭角融渾所貴大臣黙用挽回者此類是也

有尤翁者開錢典歲終聞外閧聲出視則鄰人也司典者前訴曰某空手來索質反出詈言有是理乎其人悍然不遜翁徐諭之曰汝不過爲新年計耳小事何爭命檢原質得衣帷四五事翁指絮衣

曰此禦寒不可少又指道袍曰與汝爲拜年用他物非急務姑可留也其人得二物嘿然而去是夜竟死於他家涉訟經年蓋此人因負債多已服毒知尤富可詐既不獲則移他家耳或問翁何以預知而忍之翁曰凡非理相加中必有所恃小不忍禍立至矣人服其識　昨非庵

旋庵子曰空手索質司典不發亦其常耳乃尤翁婉轉順情使貧人慨願而去不忍無賴非有

幾先之哲。而能若是乎。撐家創業。無把握者。政
自來不得。

擣堅錄卷十一 終

擣堅錄卷十二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信令

光武時郭伋爲漁陽太守時彭寵作亂又加以匈奴抄掠民多猾惡盜賊充斥伋示以恩信勒士馬糾渠帥設攻守匈奴遠迹民庶安業召拜潁川太守帝勞遣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冀京師蒙福也時潁川盜起詔追捕伋以詔懷柔之盜降悉遣歸農自劾專命帝美其策不問轉并州牧并州近漁陽民已熟其恩信比入界老幼逢迎盈路伋引見問疾苦聘求耆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至西河有兒童數百騎竹馬夾道次迎拜伋問兒何事遠來對曰聞使君至喜來迎耳伋辭謝事訖諸兒復送至郊問使君何日當還伋從容計期日告之行部還先期一日伋以爲違信止野亭宿須期日乃入時朝廷舉伋可大司

空帝欲久其任故不召至十年徵爲大中大夫賜宅及貨物仮散之親族無遺者卒年八十六帝臨弔賜塋焉 迪吉錄

旋庵子曰彰信兆民古帝王馭世之大法也若期約不一則民無所執守上下猜疑其可久乎譬如官長審狀一節須有定期則遠近聽斷者不致費時失事不然而牽延時刻停閣等待即有神明之斷而民之受累多矣

謝方明常爲江陵縣治不拘文法常值歲除欲盡遣諸囚歸寧三日時有重囚二十人左右切諫以爲不可方明不納悉縱之囚父兄皆驚喜流涕以爲就死無恨及期二人不還方明不聽捕討其一人先因醉不能行逮二日纔至其一十日不至五官朱千期請見方明謝曰不須見囚當自來無何囚果至蓋囚失期懼責遂巡里中里中人爲率之歸竟無逃者 宋書列傳

旋庵子曰信義素孚民自不敢欺負謝君祇自必于心耳寧能強之獄囚耶然獄囚當時決無寃抑者民亦不能違心而逸也

种世衡徙知環州有牛家族奴訛素崛強郊近世衡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尺左右勸不可往世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赴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乃不我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

心服由是緣邊諸城獨環不增兵不益糧而武力自振 昨非庵

旋庵子曰不失期于雪深之時更足聳動人心此軍機也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令五鼓戰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以違令之罪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仝上

旋庵子曰賞功而定罪既不撓法復不拂情可謂善馭變者矣

○維風

屠枰石先生羲英爲浙中督學持法嚴按湖時羣小望風搜諸生過失一生宿娼家保甲昧爽兩擒抵署門無敢解者門開携以入保甲大呼言狀屠佯爲不見聞者理文書自如保甲膝行漸前離兩槩頗遠屠瞬門役判其脣曰放秀才去門役喩其意

潛趨下引出保甲不知也既出屠昂首曰秀才安在保甲回顧失之大驚不能言與大杖三十荷枷娼則逐去保甲倉皇語人曰向殆執鬼諸生咸唾之而感先生曲全士也自是刁風頓息而此士卒自懲用貢爲教官　智囊

李孝壽爲開封尹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勸解久乃釋戲取牒效孝壽花書判云不勘案決杖二十僕明日持詣府告其主倣尹書判私用刑孝壽即追至備言本末孝壽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數與僕杖而謝舉子時都下數千人無一僕敢肆者　仝上

宋元獻公罷相守洛有一舉子行囊中有失稅之物爲僕夫所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携未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胡可長也但送稅院倍其稅仍治其奴罪而遣之　仝上

胡霆桂開慶間爲鉛山主簿時私醞之禁甚嚴有

婦訴其姑私醸者霆桂詰之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醞律笞之政化遂行縣大治　仝上

馮猶龍曰禁諸生宿娼法也而告訐之風不可長效尹書判及失稅私醸皆不法也而奴不可以加主婦不可以凌姑捨其細而全其大非弘智不能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

逆謝帝躊躇莫決武帝年十二侍側對曰繼母如母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悟而從之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定罪從父起見可謂知本幼年有此巨論眞英主也

唐玄宗時都督裴伷先下獄張嘉貞請杖之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向巡邊聞姜皎杖於朝皎官三品亦

有微功奈何以阜隸待之今豈宜復踏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於吾輩矣此言非為伷先為天下士君子也　仝上

旋庵子曰本朝觸忌戇直之士往往廷杖然古以為辱今反為榮何也豈刑罰之柄能操于古而不能激厲于今耶

孫鼎督學南畿每閱卷雖盛暑或燈下必衣冠焚香朗誦而去取之曰士子一生功名發軔於此此時豈無神靈在上與各家祖宗森列左右敢不敬乎故事士子赴舉必插花掛紅鼓樂導送時北狩之報方至鼎語諸生曰天子蒙塵正臣下泣血嘗膽之時予不敢陷諸生於非禮花紅鼓樂悉去不用只親送至院門而還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莊嚴閱卷便無狥情假借之弊親送院門自多激厲鼓舞之機如此督學眞不媿督

學耳

松江府儒學直學沈伯雲因花破錢糧乃與教授陳仲微有隙伯雲之父曰君實老吏也一日幸婢妾詈箠仲微于途適僉憲呂公思誠分按至府具狀以訴公怒其詬辱師表有傷風化勾攝赴官伏辜君實年逾八旬乞以銅贖公判云既能為不能為之事正當受不當受之刑卒杖斷其父子

原評老奴恃老極會撒潑何況為吏而老培風

化固佳鞭老滑尤暢

虞允文知太平州舊制民舉子必納添丁錢歲額百萬貧不能納者生子皆溺死允文惻然爲措蘆荻稅以補添丁錢百姓鼓舞生子皆舉戶口日增

旋庵子曰戶口多則邑自富爲政而禁民溺子此善于積儲者也

楊志堅學而貧妻索書求離志堅以詩送之妻因持詩詣官請牒時顏魯公爲內史以其敗壞風俗決二十任改嫁因憐志堅清貧贈絹及布米署爲軍官令遠近知悉於是江左十數年莫有敢棄其夫者

旋庵子曰決妻贈夫力挽風化則政本已端他務不足理矣

陸文裕爲山西提學時晉王有一樂工甚嬖幸之其子學讀書前任副使考送入學文裕到任即行文黜之晉王再四與言陸云寧可學宮少一人不可以一人污學宮堅意不從　智囊

旋庵子曰今之學宮污穢極矣敗倫喪檢衣冠禽獸往往而是不獨賤妨貴僕抗主已也安得起陸文裕而盡擴清之

沈幼宰曰或問習氣何故難免予曰絕類離羣者豪傑也豪傑即綠林綠巾亦有其人倚牆傍壁者衆人也衆人即科目宰官不能自脫故云習氣耳或問豪傑無論試言其尋常者尋常秀才如何習

氣曰高等人不肯與下等生會文竟不知解元江鳴鸞曾考四等會元許獅頻考三等百計經營惟在一館有館之後不在館中此尋常秀才習氣也尋常儒童如何習氣曰臨考對鏡拔鬚求妻質珥平時絕不讀書罵與途爲奴才官見先達非股栗無措即出言無狀此尋常儒童習氣也尋常公子如何習氣曰自負門第耳食譚文不曰先祖先父則曰家叔家兄與貧士會桃誓不吝費一錢受名

士巧誠冥然罔覺此尋常公子習氣也尋常任子如何習氣曰與常之謙與常之吝厭讀正史喜看閒書此尋常任子習氣也尋常例監如何習氣曰詡文章無憑道闊飾可觀好結黨生事而穿其襴衫慣舞文災木而刻其胡說此尋常例監習氣也人當以豪傑自待而快予言不當以尋常自局而慽吾語

旋庵子曰形容尋常習氣極中時格大堪噴飯

然豪傑自負者又恐別有一種習氣更自難破耳習氣不消風俗便壞維世者于此政須提醒故附記之

或問對客陳說本出真心實語乃語未竟而客以他詞亂之其故何也予曰有三病焉因是客心粗氣浮不沉潛奔聽故因是客自己說謊疑汝亦是說謊故因是客世味太深忽其人并忽其言故

旋庵子曰余嘗遇此負病之客心甚厭之未及拈出亦以勢利溺心舉世皆然何能一一曉諭耳今被幼宰說破頗覺快心

萬曆壬午乙酉間士大夫居鄉者三品京堂以上與阜臧獲輩方稱老爺即陳儆亭公鋙非不方伯也而老爹自若今州縣佐領家居亦僭稱老爺矣幼問耆宿云曩時三品京堂公子方稱大爺臺省部屬藩臬公子但稱大叔今則不然市販之兒隸卒之裔無不大爺也者和尚既可稱老爺則和尚

妻亦可稱奶奶和尚子亦可稱大爺矣有是哉上仝

旋庵子曰稱謂之際最宜慊心相公之號期望于將來大爺之稱尊崇于既往然人當相公而不辭受大爺而有媿者惟是自立與依傍不同耳

荒政

黃石齋先生博物典彙附錄云劉氏曰禮言天子之救荒曰膳不舉樂食不祭肺馬不食穀馳道不

除然又曰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則救荒固不若備荒之有素也詩言先王之憂旱曰鞠哉庶正疚矣冢宰靡神不舉靡愛斯牲然又曰在田則有積倉裹糧在中則有峙糧餱糧則憂旱固不若防患之有素也

袁氏曰夫歲荒而民病者無備故也酌泉府而寡儲蓄者無政故也古者人盡授田耕三餘一遺人掌委積以待施惠廩人掌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卒有方千里之水旱民不捐瘠今官無儲積野鮮蓋藏無論三年九年即一歲饑饉小民能不假貸足乎戶口繁盛之地即大有秋能不轉他郡邑穀粟以餉乎一不登而更何以支故曰無備也義社預備等倉棋布境內乃折乾以備上官迎送之費而猾胥復陰賜乾沒之穀化爲金錢而耗托於雀鼠按而詰者誰故汲黯郭仲縣之開倉人雖慕效每咋舌而沮故曰無政也上官報荒必須檢覆文移

往復每致後時幸不後時而課額難虧調停曲處惟存留改折存留之法無興發狙朝三暮四沾惠無幾改折又非舊額每加價以斂夫折納充數民已不堪准估加銀因荒角利所得甚少其傷實多散帑賑饑九重厚德然饑民散處郊坰報名於閭右之豪出入于奸胥之手曠日持久得失不讎竊謂四民之中惟農稱最豐僅半救凶先溝瘠歲苟饑饉當先惠農若將賑銀計畝均給實授秉耒者而田主冒領必罰或以賑銀抵充賦額停糧不徵而責田主出粟轉貸佃戶小民庶沾實惠耳蓋三老凍餒而公聚朽蠹以知齊之衰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盼以卜晉之敗荒政之條始於天子宗廟鬼神禱而不祀平决獄囚停止造作汰浮靡之費放無用之獸此救荒常法奈何不一舉行以見發於百姓乎救寒者雖有榾柮累千不如洪鈞一轉廟堂畧加樹飭勝有司補苴多矣儲畜之法不

必如賈誼募民屯種也不必如晁錯募民入爵免罪也但就今之贖鍰責其實而郡邑令監司歲可積五千石以上縱使者布臬所積尤多若行之十年足備一年之賑矣夫民饑得粟數斗即活今以供饋遺是饋者以數百人生命結人一朝之歡而受者囊數百人之命以去奈何不思之泣下也人以行政政以修備共在親民賢令乎　仝上

旋庵子曰周禮荒政十有二備也非救也所云薄征緩刑弛力即當樂歲詎可廢耶所云索鬼神乃倉卒間祈禳之衆至云除盜則又平時之實政矣遭一國之荒者備易而救難遭天下之荒者備難而救易民情不透者備與救皆爲民害土宜不諳者又輒以西北之所樂爲東南之所苦故必謀于邑謀于野謀于獨謀于衆謀于賢謀于不肖謀于富謀于貧而權衡斟酌始不至于偏枯切不可謀諸左右以益其荒也

漢宣帝時豐穰穀一石五錢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用卒六萬人今宜糴三輔弘農五郡穀足供京師可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價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賜昌關內侯顏光衷曰一言爲萬世利侯封固其宜哉但後世循行愈失其初府縣配戶督米上倉有稽違則迫蹙鞭撻甚於稅

賦名爲和糴其實害民又至救荒之時慳吝不發即發亦多循門有力者包之不能遍及鄉村若用常平錢於豐熟處循環收糴以濟飢民而鄉村下戶即以錢賑之亦可又此法原無歲不糴無歲不糶上熟糴三而舍一中熟糴二下熟糴一此無歲不糴也小飢則發小熟之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斂此無歲不糶也夫然故不患積久成埃塵亦不患侵用徒文具

旋菴子曰國家良法未有不爲胥吏所壞必得
銳心治理者先革逐奸役而後選任眞實才幹
與之商畧施行則萬世無弊耳今日之常平倉
如故也常平之利安在哉故曰有治人無治法
在當事熟計而審處之

熙寧八年吳越大旱趙抃知越州前民之未飢爲
書問屬縣被災者幾處鄉民當代廩者幾人溝防
興築可僦民使治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

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所食羨粟書于籍乃
錄孤老病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故事
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抃簡富民所輸及
僧道羨餘得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自十月朔
人日受粟一升幼小者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男
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于城市
郊野爲給粟之所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
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

職而寓于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告富人無得閉
糴諸州皆榜禁增米價抃獨令有米者任增價糴
之自解金帶置庭下命糴米緣是施者雲集又出
官粟五萬二千餘石平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
有八以便糴者又僦民修城四千一百人爲工三
萬八千計其傭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
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責其償棄男女使人得收養
之明年春人疫病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

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時凡死者使在處
收瘗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五月而止事
有非便文者抃一以自任不累其屬有上請者遇
便宜多輒行早夜憊心力無巨細必躬親給藥食
多出私錢是時旱疾吳越民死者殆半抃所撫循
無失所纖悉具備蓋民病而後圖之與先事而爲
計者則有間矣殆可爲後世法抃卒相神宗爲名
臣云

旋庵子曰禁糴則買者不至平價則賣者不出不至不出即粟紅貫朽何益飢荒之民惟默運平價之意于增價之中民自爭趨恐後又何荒政之足慮○從古救荒夫豈乏人未有細心經理委曲周詳如趙君者至立病坊以處疾疫則又慮超格外矣嘗見病餓路旁亦日淫雨任其暴浸曾不得一隙之地以就死病坊之全活可勝計哉

滕元發知鄆州時淮南京東飢元發慮流民且至將蒸爲癘疫先度城外廢營地召諭富室使出力爲席屋一夕成二千五百間井竈器用皆具民至如歸所全活五萬人後爲龍圖閣學士年七十一無疾而逝

旋庵子曰慮周民隱者亦嘗有先事之防然孰能措置敏捷成功于一夕若元發者乎此不但具仁心更饒神算矣

吳中大飢餓殍枕路時范仲淹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爲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爲佛事仲淹乃縱民競渡日出宴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守諭曰飢歲工價至賤可大興土木于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敖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公曰凡公私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伎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

施莫此爲大是歲兩淮惟杭晏然民不流徙

旋庵子曰遇荒儉而興土木既可以救饑寒又可以杜邪念救荒弭盜兼得之矣未可與庸人道也

張詠知杭州屬歲歉民多私鬻鹽自給詠捕犯者數百悉寬罰遣之官屬以請詠曰錢塘十萬家饑者十八九苟不以鹽自活一旦爲盜則患深矣

旋庵子曰救死不暇奚暇治禮義寬網活民所

全良多。

葉夢得在武昌、歲值水災、京西尤甚、浮殍自唐鄧入境、不可勝計、令盡發常平所儲以賑、惟遺棄孩兒無繇得之、詢左右曰、民間無子者、何不收畜、曰患既長或來識認、葉閱法例、凡傷災遺棄小兒、父母不得復取、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即給內外廂界保伍、凡得兒者、皆使自明所從來、書券給之官爲籍記、凡全活三千八百兒。非非庵

旋庵子曰、發倉以濟老壯、書券以救嬰孩、救荒之政、非眞具仁慈者、不能精心至此。

大曆二年、秋霖損稼、渭南令劉藻、稱縣苗不損、上疑之、命御史朱敖往視、損三千餘頃、上嘆曰、縣令字民之官、不損猶應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貶藻南浦尉。

旋庵子曰、不恤萬民殘恐已極、一貶不足盡厥辜。

咸通十年、陝民訟旱、觀察崔蕘指廷樹曰、此尚有葉、何旱之有、杖之、民怒作亂、逐蕘。

旋庵子曰、堂高數尺、貴姿自尊、竟不知堂外憔悴者多矣、指樹自解、血性何存、民實有心、弗可欺也。

恤民

宋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爲御帶、帝曰

爲帶孰若療民立命、碎之。非非庵

宋景公時大旱三年、卜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所以求雨者、爲吾民也、今使吾以人祠乃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大雨千里。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鄒穆公令食鳧鴈者、必以秕、毋得以粟、倉秕盡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只得一石秕、吏請以粟食之、公曰、非爾所知、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勤苦而

不敢惰者奈何其以食爲也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粟移於民猶吾粟耳但令爲食鄉之秕不害鄉之粟吾心巳慰若粟之在倉在民吾何擇焉 仝上

旋庵子曰貴民賤爲衡其較然而又吾粟民粟視同一體穆公其真仁君乎然何不并凫雁而不啇更覺清淨也

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駐蹕曰

何用此爲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斂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此 胖非麻

旋庵子曰既去國矣復念及其民一片仁慈真足激發人心

陽城在道州時賦每不及期觀察使數誚責會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有罪自囚於獄判官驚即入謁曰吾奉命來候安否耳巳府復遣官不欲行有載妻子中道引去者 唐書列傳

旋庵子曰真心愛民寧甘逭責地方得此何憂流賊

孫伯純知海州日朝廷調發軍器有弩椿箭幹之

類海州素無此物民甚苦之請以鰾膠充折孫謂之曰弩椿箭幹共知非海州產蓋一時所須耳若以土產物代之恐汝歲歲被科無巳時也 智囊

旋庵子曰徒應目前不規後患者當以此爲憲

慕容恪攻段龕燕諸將請急攻之恪曰龕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旬可拔然殺我士卒必多自有事中原兵不蹔息吾每念之夜不能寐奈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攻之速

也於是高墻深塹以守之僞嬰城自守樵採路絕乃降恪撫安新附悉定齊地仝上

宋王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上設氈帷於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仝上

旋庵子曰緩攻以保生靈賜裘以示優恤如此行兵何兵不用命

張士遜轉運江西見王旦求教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遵其言不求羨利人稱士遜識大體薛奎發運江淮辭行旦無他語但云東南民力竭矣奎退嘆曰眞宰相之言也

旋庵子曰相公一言眞關治亂今日臨岐囑贈寧無要語但恐或忝別說不能如文正之言簡意深而就職蒞民反別承風旨寢失其初意者是在當事力持之耳

唐韋溫爲陝虢觀察使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

旋庵子曰徵租于未熟之前已爲厲政乃督稅于未種之日民何以堪然時勢相迫上下交困惟賴賢父母寬一刻民受一刻之惠耳

孔戣憲宗時爲諫議大夫南海淡菜蚶蚙有歲貢戣以爲自海抵京師道遠水陸煩費歲積錢至四

十三萬入奏罷之會嶺南帥闕帝謂相度曰向論罷南海進蚶菜者爲誰度曰祭酒戣也即拜御史大夫嶺南節使既至免屬州逋負十八萬緡米八萬斛黃金稅歲八百兩嶺南守宰俸薄又不以時給吏得藉口爲貪暴戣乃倍其俸而料俸外取索者必以法繩之繇是吏自重慎法南方鬻人口爲奴婢戣禁絕之始番舶至泊步有下碇稅有閱貨安所餉皆珠犀珍異戣絕不受海商有死者官籍

其貨滿三月無妻子詣請則沒官錢念海道往復以歲計有左驗不爲限悉推與之

旋庵子曰當事果無自利之念則隨事皆可便民又何必引例援規耶至若倍倖以勸廉又深體下情而恩法兼馭者矣如此經濟千古絕少

王欽若毋賓古同倅三司一日賓古曰天下宿逃之財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亡族破家疵民大矣俟啓而蠲之欽若即命吏理其數翌日上奏眞宗

大驚曰先帝豈不知耶欽若曰先帝非不審其弊葢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眞宗霑泣久之遽詔有司俾盡釋焉欽若自此寵眷之厚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收拾人心實國家要務乃百孔並搜致民生憔悴不几歛怨耶然理財必先節用當考　神廟大婚所費十萬有奇而　皇太子婚禮遂至二十萬有奇福邸之婚遂至三十萬有奇潞藩之建費四十萬有奇而福藩遂至六十萬有奇潞藩之出用舟五百餘而福藩舟遂至千二百餘潞藩莊田四萬頃徵租亦四萬每畝一分皆荒田也福藩比例四萬頃而每畝徵租三分則十二萬矣夫民之窮日甚一日而用之費一日奢一日公私安得不困乎近來加派皆以助餉爲名吾恐民心解體而需餉更多耳有肩欽若賓古之任者曷留意焉

吳祐政尚仁簡以身率物民有爭訴者閉閤自責

然後斷決以道義譬解或身詣里閭和解之吏人懷而不欺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進父父怒曰有君如此何忍負之趣自歸罪性慚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故性具首實祐曰掾以親故受汙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有母丘長者客醉辱其母長殺之祐捕得謂曰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今背親逞忿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奈何長以械自繫願就

死。祐問長有子乎。曰未有。乃使妻同宿獄中。遂娠。
至冬將行刑。囓指吞之。曰妻孕生子。言我吞指誓。
令兒報吳君也。
旋庵子曰。孫性爲父受贓。丘長因母行殺。情固
可原。法實難宥。此處最費調停。吳君婉轉施恩。
生死卿結。
洪熙元年四月。時有至自南京者。 上問所過地
方道路何似。對曰。淮安徐州及山東境內。民多乏

食。而有司徵夏稅方急。 上坐西角門。召大學士
楊士奇等。令草詔免糧稅之半。及罷官買。士奇曰。
皇上憫恤民窮。誠出至仁。若斯事亦可令戶工二
部與聞。 上曰。姑徐之。救民之窮。當如救焚拯溺。
不可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持不决之意。卿等
姑勿言。命中官具紙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
上覽畢。命用璽。遣使齎行。 上顧士奇曰。汝今可
語戶工二部。朕悉免之矣。左右咸言地方千餘。未
必盡無收。宜有分別。庶不濫恩。 上曰。恤民寧過
厚。爲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較計耶。皇明通紀
旋庵子曰。爲天下主。寧與民寸寸較計。真仁聖
之言。若纖微畢察。民生凋敝。將何底止。
王克敬爲江浙行省。有松江一大姓。歲漕米萬石
獻京師。其人既死。子孫貧且行乞。有司仍歲徵。弗
足則離置松江田賦中。令民包納。克敬曰。匹夫妄
獻米。徼名爵以榮一身。今身死家破。不可使一郡

均受其害。國家寧乏此耶。具奏免之。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以義輸而編入歲額。坐使卜式縮手。
而國家緩急無賴。當事乏勝算。往往如此。
吾邑舊無城。 世廟間始築。以禦倭。工猝。體畢。無
百雉金湯之勝。時增修議起。丁清惠公慮爲民害。
乃貽書邑紳。謂修城以爲民。非以擾民。役法之準。
在信而後勞。吾儕身爲士夫。當先民而成信。恐不
可以非常之原懼百姓也。一時諸紳俱捐帑以助

興築民不騷而功倍
先是總漕郭公以漕運後期懼必及罪檄令民運至淮交兑浙西三郡挺催商船船皆不至闕課民食兩皆阻絕米踊貨騰事勢莫測丁清惠公首拉朱姚閣部致書于郭極言民運之害至是道經淮陰便衣冠徑入漕運公署漕撫大驚公言老人拜孔林而還願有請也今歲因漕艘同空後時責令民運至淮民無船有司搜捕幾至擾亂且所捕船不堪負重最大者容米百石小者數十板薄體脆即在內河猶虞沉覆安能拍浪入江淮淪舟溺糗勢必不免此時明公將安所辦國課乎恐其害不特後期失事已也漕撫深然之因請曰奈何公曰初害漕艘不至今至矣奈何全封泊此反令民船冒險而來今為明公計宜勒限弁旗兼程抵水次俾命隨到隨兑瓜期猶可不大後即稍後不猶愈全儲顛覆幾幾不可知之患乎漕撫立命如教行

三吳兩浙遂免民運之害
旋庵子曰增城民運俱一時不得已之策然無兹夔名碩調劑其間則增城未必得捍禦之利而先已受勞擾之害民運未必有益于公家而先已釀禍于私室矣清惠公逐事搏捥使民安無事國措泰寧其造福何如

擣堅錄卷十二　終

擣堅錄卷十三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用人

莊子曰、君子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焉問之而觀其智。急與之期而觀其信。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博物典彙

蘇東坡曰、人之難知也、江河不足喩其深、山谷不足配其險、浮雲不足比其變。若與仁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弘之布被與子路之縕袍何異。陳仲子之螬李與顔淵之簞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眞僞見矣。仝上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讐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爲國尉。祁奚對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問子也。君子謂祁奚能善舉矣。稱其讐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新序

旋庵子曰、佽則生忌。子則避嫌。誰肯從朝廷起見。有如祁奚者。眞可爲相臣。寇萊公爲相、用人多不以例、曰、若用例、則胥吏足矣。何名宰相。此格言也。天子既以進賢退不肖之權寄之宰相與冢宰矣。若復事事拘例。人人循資。又惡用進

退之權爲也。近來文罔既密、奸弊亦多、藩臬外吏以下、一切論俸、而銓選之時、置籤抽掣、防弊之典、可謂至公至愼矣、而於用人之、道則未也、

狄仁傑遭貶、路經汴州、欲留半日醫疾、開封令霍獻可迫出境、仁傑憾之、及爲相、思欲中傷、則天命擇御史中丞、凡兩度承旨皆忘、則天復問之、倉卒莫措、遂以獻可對、狄見霍曰、初恨公、今却薦公、皆命也。說者因信狄言而歸諸命、予曰、非也、狄負相

才學又英論況御史中丞鉅任也何事而敢忽忘耶獻可有小人之機智曩時不稍假借于逐臣者今日必死心聽命于國老而甘爲之用此梁公用人之術巧于使貪使詐而援命自托者也此段嘗心卽武曌亦在籠絡中矣 日且

旋庵子曰薦拔于猜疑之候感恩倍深報効自切狄公之事政與郭汾陽薦李臨淮同一作用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與中復爲御史或問君未

與二人相識何爲薦之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耶後二人以風力稱孫晩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愧耳 二日集纂

旋庵子曰近日朝廷有薦辟之命而各官所舉豈皆宿望呵呵朝廷何嘗負士只恐士自負朝廷耳○沈幼宰曰起家科目者哆口厭薄貲郎夫貲郎之爵明買明賣比諸通斯權津借與援以竊高位者私買私賣孰曖昧孰光明乎此論雖太傷時亦足醒世故附錄之

宋試科目在八月中旬其改至九月者因蘇子由患病而韓魏公居相奏緩其期者也後遂定爲例古之宰輔愛惜人才如是子瞻登第後英宗卽欲大用之魏公以爲太驟必老其才而爲衆所信服乃可大用不然反累之也其愛人以德又如是魏公才品足以驅駕二蘇故培植長養咸有節候不若絳灌之于賈生如妬花風雨但摧折之而已 日且

旋庵子曰爲才士改期眞曠世奇舉若在今日謗議騰起矣然無小蘇之高才又乏韓老之巨眼便不得成此一段公案

王公化基與鞠詠以文相知及王公守杭州詠知仁和自謂得所藉矣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詠惟專修吏幹後王公入相首以詠薦或問故曰詠才不患不奮所慮者氣俊而驕故抑之以成其德耳詠聞始服爲眞相知 蕉露小言

旋庵子曰絶去恩舊止課職業寓陶鑄于挫抑之中不過欲養成一有用賢才爲朝廷他日幹濟耳如此留心乃爲眞能用人耳

唐德宗每臨朝多令徵四方丘園有學術直言極諫之士由是題筆貢藝者滿闕下上多親自考試故絶請託之門是時文學相高公道大振得路者咸以推賢進善爲意上試制科於宣政殿或有乖謬者即濃筆點抹之稱旨者翹足朗吟遍示宰臣

學士曰此皆朕門生也　梅之宜魚聽軒集

旋庵子曰親自考試則懷挾可杜親自批閱則請托難行今上孜孜求賢可謂破格極矣而假僞仍售則往事不可舉而行乎

錢鏐鎮吳越尊賢渴士使名畫工二十人在沿江伺北士來者寫貌以聞擇奇俊福厚者用之胡岳方渡江畫工以貌奏鏐曰面有異光奇士也即時召見難得畫工此手難得錢鏐此眼然能三握三吐何須動煩泉丹青　彷村別墅

旋庵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仲尼猶然况其下乎吳越王亦徒竊好士之名耳伯樂相馬在牡牝驪黃之外則圖畫中安能措手然一段孜孜若渴之念似勝妄恃尊大者遠矣

呂公夷簡聞包拯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額及歸又聞知居同里意拯欲便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

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　天遊別集

旋庵子曰如此留心薦賢乃稱宰相之職若徇情面或貪貨賄又或畏首畏尾寧受蔽賢之誚不肯舉賢之擔者俱具臣也○昔人采議曾督公謚始曰忠獻禮官劉摯駁曰丞相位居三事不聞薦一士安得謂之忠家累千金未嘗濟一物安得謂之獻衆不能奪改曰宣靖吁可畏哉

黃霸治潁川務在成就全安長吏許丞老病聾督

郵白欲逐之覇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即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或問故覇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甚多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凡治道去太甚者耳 非非庵

旋庵子曰朝除暮遷席不暇煖何治辦之可見乎古來重久任良不虛耳

呂惠卿知延州夏人入寇惠卿修米脂諸砦以備寇至欲攻城則城不可近欲擄掠則分野無所得

欲戰則諸將按兵不動欲南則攛腹背受敵留兩日即拔柵去好箇真邊才韓范中可參一席而古今以小人目之小人豈容易做得程顥曰立朝雖多可議其才亦何可掩可謂公論向使當日用惠卿于邊不用于朝則惠卿竟成宋代經濟大臣要見君子小人也憑用人的做就不全由羣才也 別墅

旋庵子曰范仲淹曾有奏云懷才抱藝之人一落散地終身不齒獸窮則搏人窮則詐古人所愼也况今邊事未寧尤宜使過可見用人須當其才不宜以門戶起見不然長才短用庸劣崇膴使志士憤鬱思去其鄉爲國家害豈淺鮮哉

唐寧王善識馬一日賓客燕集有馬牙人廸神奴請呈二馬寧王即於中堂閱試其毛骨形相神駿精彩衆賓觀之不相上下王顧問神奴其價幾何牙人先指此一千緡次指此五百緡王命左右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衆賓莫測其論其故王曰當爲

諸公驗之即令鞭轡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座賓辨優劣否皆曰不辨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塵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十過之後微起塵埃以此第其價之多寡座賓乃服金移刺按答善識馬閱馬於市見良馬雖羸瘦輒與善價取之嗟夫世之相士者有如寧王辨馬價於微塵之間則人無逃鑑矣求士者有如移刺用善價於羸瘦之際則野無遺賢矣 說願

唐杜景儉爲鳳閣侍郎文章氣識並高時號鶴鳴雞樹王及善爲內史才行庸猥時號鴆集鳳池夫景儉一文士爾處非其地人猶以鶴鳴惜之乃高賢阨於下位不謂之鸞棲枳棘乎及善僅庸猥已爾人以鴆集盍之乃媢嫉處廟堂不謂之梟集梧桐乎用人與見用於人者可發深省矣 目纂二集

古人有守犬有獵犬有食犬今概食之矣穆天子傳紀周穆王馭八駿以巡遊四海所歷覽處各獻

食馬或三百或四百或九百而又有良馬野馬之獻由此觀之老氏謂却走馬以糞亦戒其而農用之耳今世躑躅不前之馬皆食馬也食馬使備馳驅猶責食犬以守且獵也嗟乎世之謬用者獨犬馬哉

旋庵子曰閱前三則可見用人者先須慧眼後須巨手手眼不備則倒置漫投坐使豪傑褁足不前耳沈幼宰云王公在晉常熟人初爲武

林確關使者萬曆中年議開稅事與中涓相持賴其力地方獲安旋爲巡道駐劄省城亦安靜正色然非折衝料也爲經界兩年如酒客催花擊鼓幸而鼓聲不絕將花遞與他客免飲竟不知爲本兵時何故一敗塗地也彼去遼歸家鄉路無擾予所目擊者心竊賢之用違其才深可太息

元末塞上有一人畜貲鉅萬然子皆不肖且畏盜

賊策曰惟犬可以防盜乃畜百餘犬自保不逾歲犬之獰然狠者有之充然肥者有之遶其宅皆犬也遶其垣皆犬也出入往來者皆犬也羣子夜出或博或飲或奸或遊懼其犬之吠而驚其父也乃褁飯以餌之或有吠者則拋餌羣犬奔其餌今日餌之羣犬不鳴也明日餌之羣犬不鳴也餌之久則羣犬與盜成一家矣間或有鳴者主人曰是怪也是不祥也烹而食之羣犬見鳴者受烹也則各

貼首妥尾、恐不敢鳴、無何、羣盜持刃扶戈、排門而入、囊橐一空、主人肝膽塗地矣、嗚呼、畜犬所以防奸也、而適足以要奸、其故何也、不惟羣子誘之於先、抑且主人蔽之於後、向使主人貴其鳴者而烹其不鳴者、安致是禍哉 天游別集

旋庵子曰、用人而衡鑒不明、賞罰倒置、其弊類此○蘇子瞻曰、養猫所以捕鼠、然不可無鼠而養不捕之猫、夫無鼠猶可也、有鼠而養不捕之猫、則猫鼠合併、以作祟民、何能堪、更可異者、家鼠未滿百、而畜不捕之猫千、雞犬驚擾、庖廚騷騷、受累何時已耶、此可爲濫用者戒、故附存之、

語云、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予反之曰、天下安、注意將、天下危、注意相、試申其說、開元之時、可謂安矣、九齡等調鼎相得人矣、然以一祿山擾之而有餘、故曰天下安、注意將也、靖康之際、可謂危矣、岳飛等擅兵將得人矣、然以一秦檜敗之而

有餘、故曰天下危、注意相也、處不安不危之世者、將相並急、頗不注意、賢而但注意錢、則幸蜀航海之禍、豈特如唐宋而已哉、

旋庵子曰、語云、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予亦反之曰、文臣不惜死、武臣不愛錢、天下乃太平耳、蓋保身念重、則濡縮依回、當機何能剖決、而國事去矣、所貴剛則生明之謂、何溪壑情深、則抽剝侵漁、遇敵何能鼓舞、而軍政隳矣、所貴廉以生勇之謂、何內有裴呂、外有韓岳、則寇賊奴酋、斯不足憂耳○沈幼宰曰、科目讀聖賢書、如何倒比凡民不良、蓋自六歲孩童、初破蒙上學時、父母兄嫂、即勉勵云、汝長大做官、封親蔭子、買田置莊、有錢有勢、百般榮耀、並不曾以忠君愛國爲訓、並不曾以積德修名爲教、並不曾以淸廉仁恕爲言、下之人所以應科目者如此、自考儒童、做秀才、補廩、選貢、中舉人、

中進士全憑八股時文與夫陳腐論策以爲去
取高下並不核其生平孝友何如臨財何如謀
事之智何如任事之膽何如上之人所以待科
目者又如此夫幼年以富貴利達立志壯年昔
翻然改圖以帝臣王佐自期許乎入彀之初原
以文字援服官之後頓以操守心術事業繩從
古用人有是法乎卽有之反屬異數不可爲常
當今用人之法大異于古古之人試而後薦今之

人薦而後試古之時憑耳目薦人今之時憑情面
憑賄賂薦人古之時鮑薦管蕭薦韓只一人今之
時負贅懸疣如儒童續案如輿隸點名冊古之時
因能授任因地程材今之時六曹流轉四方奔馳
古之時以簠簋不飭爲恥今之時以囊橐不充爲
拙古之時情之所牽猶知有法今之時利之所在
恬不畏死倖竇潛開而巧托于破資格之說真豪
傑誓不用也便于己者曰此遵　祖制焉不便于

己者曰此非　祖制也罪同罰異功埒賞殊權散
而無所歸財耗而不敢問以數十年沉陰之氣欲
振刷于晷刻以千萬人茅靡之習欲砥柱于隻身
仲尼所云三年有成直指眥耳在今日卽寬限六
年詎無成期也　沈幼宰上韓象雲首揆書
旋庵子曰指出銓政時弊切中膏肓而薦而後
試一語更似近日光景朝廷求士若渴無奈贋
鼎之倖進何

李石守先生曰南華篇日有應帝王應字特妙古
之至人得其所性恬淡自然而已其於帝王舉而加
之皆強起而應不得已而受也譬如今日良民耕
鑿足樂琴書自怡出孝入弟晚食安起一旦舉爲
地方總甲之類有一非強非不得已者乎故古之
人視帝王者天之役也巢由務光皆避役也舜禹
不幸而承役耳降及後世栩名易書猶有鑽求飢
渴牛馬不言勞瘁知效一官跳高氣揚此譬如無

賴小民營求總甲地方而不知踐更之勞鞭朴之辱良民已望而却走矣古人眼孔大所以地步高非帝王將相不足以滿其器後人視以爲福古人視爲唾餘也一切不用所以一切咸歸後人眼孔小所以地步窄即丞簿令尉亦足以爲福也一切欲之所以一切不來應之爲義妙矣哉 焚香日錄

旋庵子曰居官者存一應之念省了多少營求冷了多少濃熱且耳目不亂營幹辦自精一國

家得若人而用之何憂萬幾之不理乎先生拈出醒人不但妙于解粘抑亦善于用世特錄以爲見用于人者箴銘

資格

宋劉偁爲陝州參軍居官貧甚及歸賣所乘馬爲糧跨驢而歸魏野贈以詩云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及真宗封禪求野著作得此詩即拜偁爲京官 五雜組

旋庵子曰上官殿最僚幕止論出身不論幹辦止繩體統不繩品格即有賢良才智若無引薦寅緣亦多淪落殊可嘆也昔歐陽公在西京幕職與諸名士終日遊山時錢思公爲守至擕酒榼遣歌伎迎勞何嘗稍以勢分自居亦何嘗失時廢事今 主上神聖欲破資格論內外諸臣各舉所知不拘科貢士庶俱得保舉列郡州縣真曠古奇典也未知當事者能真心體行否

祖宗時用人惟觀賢才不拘資格故景泰中楊浩以一太學生上疏諫幸隆福寺及請討也先發王之罪遂爲河東運司判官再遷至順德知府累遷右副都御史巡延綏以此人皆立志向上興起事功近來資格太限雖舉人無九卿之擢歲貢至府佐即以爲過望矣志以位限才以志隳政以志損是故阻人向上之志者資格也而壞天下之治功者亦資格也

旋庵子曰漢韋玄成以明經相唐李吉甫李德裕以任子相我明楊士奇以儒士相相且不拘資格況下此者乎但世情巧謫今不古若以賄以情復乘此貲緣則破貲格祇增貲格之蠹耳

近日民生納粟一途人輕之在庠士下遠甚考之羅圭峰七試有司不錄入貲北雍中解元會元人傾自立豈在小試利不利而俗人眼孔淺以此分別可笑 湧幢小品

余同年生吳徹如諱正志宜興人天才絕世尊公安節先生丁丑進士為江西豐城令携之任慮考試在復奔走過金陵入貲以去後中己丑進士同年泰洪宇尚明有氣槩來為令痛抑民生每形詞色凡編役不得免尺寸吳方建言歸頗不平一日笑曰請自愧始為道本末泰駭然起謝過遂待民生加等 仝上

旋庵子曰守令之遇士子須具有慧眼則妍媸自別禮遇不淆如竟從秀才監生起見則不通者得以庠士蒙恩極通者或以納粟見擯其何以激勵賢才而懲抑假鼎乎況近日貲緣倖進賄賂情面種種而是青衿政不足憑也

宣德間詔京官各舉其鄉之才而未達者廬陵戴某有詩名蕭光宇胡起先交表之徵至內閣試春日詩戴得題如癡竟日無一字及就邸奇思傑句衝口溢發追恨無已戴既放還蕭胡亦坐薦舉非

人被譴天順二年臨川吳與弼入京擇日後見英宗御文華殿召問大略弼噤無以對左右怪之趣使言始曰容臣上疏而已因慘然出至左順門脫帽有兩蝎頂齧巳腫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因憶宋淳熙間史寺丞輪對讀之職適言及高宗某事史忽淚下問故曰思先帝舊恩耳孝宗亦淚下升為侍郎不知當時乃為蜈蚣齧頂不能止淚耳嗚呼豈非數哉 異林

旋庵子曰戴廬陵吳臨川亦時命之謬非負薦舉也近日滿朝薦辟人人思自試其奇然以賄進以情面入者不少萬一　皇上親自召對吾度未必皆能承旨萬勿借戴吳兩君爲口實也

〇執拗

尚書曰方命圮族孟子曰方命虐民方命作違命解非也凡物圓則流方則碍方命乃拘攣執滯而不通故民受其毒蓋布命者定爲律令不得不方

奉命者當相機因俗隨時切不可方內方未免以學術殺人外方亦未免以王政殺人也能圓活轉徙即平易近民處

或問如何是不方命模樣答曰吳越風俗以充里胥爲辱爲累閩粵風俗以充里胥爲寵爲利總是東南一塊土而其情已永殊矣拂而施之則我施之爲雨露彼受之即霜雷然令甲未嘗不貴均役戒包攬也拘方固執民何以堪年荒而禁鬻子女則併父母俱塡溝壑矣不若聽其鬻以糊口猶可兩全耳若歲稔許其加息贖還則貧富胥沾恩澤然方其危迫時稍露贖意則富者皆不鬻貧者無生路矣即販鬻他所猶愈于餓斃桑梓也至于年荒而禁遊船禁演戲禁土木長民者何厚于富室而惜其費何仇于貧民而絕其活命之路必欲使庖人舟人伶人梓人等速死而後快歟凡此皆奉命不圓活以方圮族以方虐民者也嗟乎時秩塞

人心竅能不方命者絕少故王荊公流毒直至于今　仝上

國家設官凡部衙皆冠以清吏二字其飭簠簋之意綦重然淸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秕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可詈翁姑壓夫子叫誶于妯娌間矣諺曰淸官無後夫刑官無後宜也淸官而罹絕嗣之報豈天道爽哉所以致此

者可深思也。覺世篇

旋庵子曰矯情者類多執拗豈知清白祇完一身執拗常壞世道王安石非烱鑒耶

青苗者因未熟而貸之錢因已熟而收其利王安石嘗行此于一邑甚善然猶躬通下情隨其願與不願也至當國時欲以此行天下而守令者又阿重臣意旨以多散錢多得利為稱職不問貧富緩急強與之又寄權人役出納之間輕重為奸而民

遂怨咨載道矣重以手實算及雞豚國脈日削宋遂以亂安石子雱有才驟貴少年而死後無嗣焉

旋庵子曰法有宜于此而不宜于彼有宜于一時而不宜于久常故行法須因人情隨土俗纔得無弊若一任己見強天下行之而奉法者又阿意順旨不為通融斟酌民生便不得安枕矣虛心採訪捐去成見柄國是者勿謂清廉無染便是赤心為國少此一段細心也

頗佐為都御史疾惡如仇百僚莫敢闖其居者待漏朝房至比鄰十餘室無人聲其風采可想見然似亦過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總憲諸御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蕭然而已其清而狷其天性也然撫金陵時所行過當者甚多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捧夫十五名而止一日行部入淺河舟膠中流數日不能前郤迎送之禁既嚴廩餼俱絕不得已自發白鏹僱募者乃

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道有訴冤者輒受其詞歸行之司屬司屬以非職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受也迺取而焚之其苛碎類若此然海公精力幹辦尚能必行其意後人効之一步不行而物議沸矣五雜組

旋庵子曰虛平仁恕乃居官之珍若清執之人佐以意見其枉人較庸鄙者更甚王安石立新法以禍宋其初豈虞其至此極哉執而不化徒

快一時之意遂不可收拾耳呵呵

韓琦與仲淹議西事不合仲淹徑拂衣去琦自後把其手云希文事便不容商量耶和氣滿面仲淹意亦解只此一把手間消融幾異同任大事者若此 甘纂二集

旋庵子曰樹交植黨都從不容商量起天下事豈容客氣勝耶

偏聽

楚平王使費無忌為太子建取婦於秦秦女好無忌馳報平王曰秦女絶美王可自取平王遂自取秦女絶愛幸之更為太子取婦無忌恐一旦平王卒太子立殺己乃讒太子於王曰太子以秦女故不能無怨望願王少自備平王乃召太子傅伍奢考問之伍奢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平王怒殺伍奢太子奔宋

旋庵子曰以疎間親蕭墻禍起從古亡國敗家

未有不由于此人主往往溺而不悟者則僉小之投隙巧而先入之言牢不可破也

宋時有例簿吏得上下其手惟寇萊公此去不用例之為害吏得錢則引一可行之例不得錢則引一可止之例皆確有所據蓋享國日久一切巨細事務莫不有例聽于例則吏肆然操權納賄而經術科目之英反若登場傀儡提線索于刀筆真可涕也 涕世篇

國家功令以察吏安民為本安民之法不外察吏而察吏之法有扼要處世間無賢衙役與衙役齟齬而謗聲交作者廉能之官也百姓蒙福矣與衙役比匪而譽聲蔚起者貪庸之官也百姓遭殃矣蓋清官遇惡人如猫擒鼠本體十分粹白無瑕可指所謂廉生威也墨官遇惡人如鼠見猫暮夜之金彼皆有跡可據安得不心怖乎所謂慾不剛也

昔有一直指按閩乃晉人也每于路途出其不備

擒任開入問有司賢否此意卽刻流播通省遂有衙蠹訟師窩訪地棍學梟偵其將至辦作農夫往來路傍果承明問因而顛倒賢奸壞清執官十餘員出眞正强盜人命四五十犯自矜獨智如是則吏何以察而民何以安乎

旋庵子曰小人窺伺巧而用計深非持介石之操秉如神之哲者未有不墮其術中蓋一人之耳目有限而千萬人之機智無窮惟一味空洞

不存一先入之見庶幾虛能生白耳

更張

李石守先生曰從古經濟好手作用各不同大要皆由於簡簡則便民事行而民不知且有無限操縱之妙其一切好爲紛更者皆天下無才人也惟無才人乃始以紛更爲經濟矣宋張方平知皇祐貢舉有薦王安石文學辟以考校纔入院院中事輒盡易置方平惡之卽檄出自是未嘗與語然則安石者政坐無才方平早見其誤耳

旋庵子曰先生蒞吾邑不數月凡旌善懲惡剔弊搜奸無巨無細莫不致其精詳寓不爲于有爲之中而士習頓淳民生還朴眞經濟大手也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法行令熟何所生發故往往以爲國興利之說慫諛官長而增丁覈餉及稅畝丈量種種而起使專辦軍儲無絲毫利已猶恐琢削元氣民困日甚況遞下數手利藪窟

宅大不能無染指乎丈量之法貿似道行之誤國誤民已不可言但相類剋剝是不一途其始盡言利民夫利民則何待劫之以威而後行哉上開一孔下鑽百竇納賄一身叢謗萬口甚矣利不可言也每見上人撫循至意不得已而開此盡孜孜丁寧惟恐有失然于權任事則情勢不能無假借而假借之下復有假借則侵漁之外復肆侵漁於是獄訟日滋愁怨日盈而太平索然盡矣吁亦豈無

有心人而坐此者哉。非菴

旋菴子曰近日銳心爲治者。往往喜于建明。搜剔利弊。而奸胥因以乘間簸弄。利未必與而害巳隨之矣先生此論眞洞燭幽隱可爲居官準繩。

李文靖公每謂人曰流在政府無以補報國家但諸處有人上利害一切不行耳祖宗時經變多矣所立法度極是穩便正如老醫看病極多故用藥

不致孟浪殺人即或法度稍有小害然其利巳多後人不知遂欲輕改此其害紛紛也嘗聞周文襄巡撫江南時作感懷詩云法在恤民民反病事因除弊弊逾增此老尚爾云然後生初仕可以妄道耶。公餘日錄

旋菴子曰近日布衣武弁紛紛陳說利弊至有徒快一時之聽不顧萬民之害者若非政府主持天下不幾爲横議所壞乎李石守先生批記

云居官貴在止流凡民之情有同逝波無以遏之則事日生故愚者與之生事賢者與之無事事之來也不過針抄纔一筆動戶動民間受累無窮矣一切不行實有無窮之惠旨哉眞心燮民之言其勳業定與文靖公埒。

都御史李公賓欲用車戰王公越時提督京營或問車戰之名王云是名鵓鴣車蓋謂鵓鴣車行不得也。沐滴翰記

旋菴子曰補偏救弊所以去太甚何可廢也然一法立則一弊生往往有以恤民之故反因以厲民者葢更張之始政胥吏乘間作奸之時小民未有不受其累者即我邑分疆以來幅員未嘗減也自江陵丈量法行而飛詭影射横生矣又如均甲一節議者謂富者田連千百或止一役貧者不上數十畝亦不免焉不均之嘆所自來耳遂創爲均田之法民初亦便之至于今富

者畏役而詭寄貧者束手而取盈未有田至十畝上下而不編入里甲者是使貧富交困閭巷蕭條不忍見聞若爲政者早慮及此何不遵先王之法反覺吏習而民安乎旨哉李石守先生曰救弊必原其始興利必要其卒此深識治理者矣余畧舉二則以告銳心圖治者

余讀書南湖園中毎飯必施鳥童子遂於施食處張羅待之余謂門生云燧人氏教民火食而泰始

皇以之烹儒焚書閻立本吳道子畫地獄變相圖於寺壁蓋將化導愚頑而酷吏倣其刑具以恣羅織自古好事皆被惡人弄壞即鳥食一件所施未幾而童子之殺心動矣善哉古人之言曰好事不如無　昨非庵

王安石立保甲鄉民驚擾至有截趾斷腕以避丁者司馬光上言曰兵出民間雖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纔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閑民甚多三時務農一時講武今二丁取一授以弓弩農半爲兵矣又令三路置教場毎五日一教一丁在閱一丁供送雖云五日而保正以泥堋除草爲名聚之教場得賂則縱否則留之是耕耘盡廢也力言其公私勞擾有害無益得詔罷之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世之亂也莫不從擾民始法令日煩浚削日甚民不聊生相聚釀禍當事者止從枝葉弭戢又何益乎今日之練鄉兵未必非昔日

之立保甲也

擣堅錄卷十三終

擣堅錄卷十四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嚴酷

郅都爲中郎將、敢直諫、好面折大臣、朝廷重之、濟南瞷氏强宗豪猾、人莫能制、乃拜都爲濟南守、至則族滅瞷氏、郡皆股栗、塗不拾遺、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都爲人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

不復顧妻子矣、遷中尉、行法不避貴戚、皆側目而視、號曰蒼鷹、以治臨江王獄、獲斬、

旋庵子曰、公廉人孰肯爲殘忍乎、但自恃忠直。遂任情而行、不自覺過當耳、然有借酷以行其貪、自詡不避豪强者、又爲郅中尉罪人矣、

張湯與趙禹定律令、務在深文、相得甚懽、然禹廉倨、公卿相造請、終不報謝、務在絶請託、孤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不求人陰罪、湯舞智御人、浮慕士夫、薦揚寮屬、所治急於豪貴、寬於孤弱、內行亦修絜、於故人子弟及貧昆弟、尤厚、故多得聲譽、然好排擊大臣、痛繩奸吏、制見知腹誹等獄、天下側目而視、不安其生、有盜發園陵錢者、約與丞相靑翟俱謝、至上前、給丞相獨謝、因欲案以見知不舉罪、丞相三長史、因共奏湯姦利事、上令簿責之、遂自殺、家產不過五百金、

旋庵子曰、以大臣而家產不過五百金、可謂清

廉極矣、獨以矜忿深刻、自罹其禍、種種美德遂爲所掩、可見清和勝清刻多矣、

趙廣漢爲京兆尹、用缿筩、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訐、於是姦黨散落、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發奸擿伏若神、吏民稱之不容口、然爭厲强壯、見事風生、無所廻避、又嘗以私怨論殺男子榮畜、人上書言之、下丞相御史案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此脅丞相、帝惡之、下廷尉、守闕號泣者數萬人、廣

漢竟坐要斬

旋庵子曰爲治須以渾厚爲福若用鉗筲鉤距則誣陷巧搆之風起矣相爭相㑦民不安其枕即有神明之稱何益于化理乎

嚴延年陰鷙酷烈冬月决囚流血數里號曰屠伯素輕黃霸爲人見以鳳凰褒賞心甚不服而已所治河南又有蝗蟲遣府丞按捕歸以實告怒之丞恐見中傷即止告延年怨望誹謗數事竟坐不道

棄市初延年母來任適見報囚大驚便不肯入府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歸歲餘果敗

旋庵子曰淫刑以逞不顧生命犯天所忌遂至自捐其軀不知棄市時亦念及母訓否延年之母可謂仁而智矣

武后盛開告密於是來俊臣萬國俊等撰羅織經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搆造布置皆有支節酷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實等名號或以椽關手足而轉之謂之鳳凰曬翅或以物絆其腰引枷向前謂之驢駒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謂之仙人獻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謂之玉女登梯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鐵圈轂其首而加楔至有腦裂髓出者嗟乎誰非父母骨血之軀乳哺提携恐其不壽而乃以供賊臣之碎磔死之日至不得比鳥獸之刀俎

猶得以頃刻畢命也或曰此皆劫運耳吁嗟造物豈不仁至是乎 昕非庵

來俊臣于武后朝以羅告諸王貴臣授朝散大夫拜侍御史造告密羅織經布置事狀具有條貫又別造枷號爲突地吼遭其枷者輪轉于地斯須悶絕囚人無貴賤先列枷棒于地召囚見之魂膽飛越無不自誣者則天重其爵賞以酬之故競爲酷矣朝士因朝嘿遭掩襲至於其家訣曰不知重相

見否嘗誣狄仁傑謀反巳承即詐仁傑謝死表上之仁傑男得綿衣中寄書乃上變稱寃方知其詐遂獲釋俊臣嘗坐贓由同州叅軍逼奪同列妻仍辱其母莫敢言者後欲奏諸武公主反爲所害乃斬于市國人無少長皆怨恨爭食其肉家人謫配遠惡處子孫不得仕進

旋庵子曰刱造刑具與泣罪意何大逕庭也積怒深怨一發不可救此時當亦魂膽飛越矣

劉銖仕至節度使用法深刻民有犯者問其年幾何對曰若干即隨數杖之謂之隨年杖毎杖一人必兩杖齊下謂之合歡杖後周師入銖被執銖妻裸露至以席自蔽云五代史

旋庵子曰杖慘物也名曰合歡亦喪心極矣至其妻以席自蔽合歡之報自應若此耳

蕭懷武爲僞蜀中團小院使蓋軍巡之職也捕捉賊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萬第宅亞於王侯聲

色妓樂爲一時之冠所管中團百餘人毎名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測呼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廐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于懷武是以人懷恐懼嘗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巳不相協及積金藏鏹之夫日夜捕逐入院盡殺之寃枉之聲聞于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欲謀變者一家百餘人無少長戮于市

旋庵子曰近日豪貴之家毎買役色令僕從伺候官長而官長之起居動靜纖毫畢悉自以爲呼吸相通莫能逭其短長矣孰知此輩非人情不可近其噬齧可勝道哉試觀蕭懷武百餘口盡罹顯戮皆狗齧人之報噬人還以自噬又何

利于彼而必蓄之耶。

貪黷

丹書所云、身之八殺、貪、殘、姦、酗、佞、傲、詐、懶、以貪爲首、命之四業、背惠、恃巳、狎不仁、妬賢能、以背惠爲首、實則性貪之人、未有不背惠者、不背惠不成其爲貪也、貪之義、王于好盡。不但欲盡人之財、且欲盡人之情、盡人之力、不但欲盡巳之謀、且欲盡巳之毒。盡巳之筭。設有人焉賄以百金、夫寧惟不感、而心憾之、曰、何不密以

相授、傾招搖耳目、使衆共知也、何至使彼負使義之名、吾嘗割潤之跡也、則謬巧其說、曰、彼如是如是、不得不仰我也、卽不然、亦必曰彼孟浪、非輕財也、此背惠之一端、乃貪之謐也。

僞蜀節度使王宗黯貪賄、生日、部下皆獻貨爲賀、獨巫山令裴坦以民貧無所獻、宗黯大怒、召裴至、誣以他事、生沈灩澦堆水中、三日尸不流、宗黯遣人挽尸而下、經宿復上、卓立波面、正視衙門、黯不自安、神識煩撓、竟得疾、暴卒、

旋庵子曰、以賀生而致人于死、其兆亦不祥矣。卓立波面。正氣凜然。如此直節、寧肯行賄媚上乎。宗黯亦太愚矣。

宋左蹕以鄉舉赴省、叅詳官見有周禮義卷佳甚、將置上第、忽夢人曰、此台州進士左蹕文也、頃受賄五十萬、致有枉死者、陰譴折壽祿、一第卽死、幸無取、凡二日三日、夢如前、遂黙黜之、洎出院、落卷

中檢覦、果左蹕文、試官驚異、每以語人、後蹕以王十朋榜始解、是年隨孫道夫奉使、遂死于燕山、

旋庵子曰、一舉人而受賄五十萬、卽無枉死、亦暴富不祥矣。既售復落、天或借以喚醒貪黷耳。世有一薦賢書、便廣收狼僕、恣行攫掠、意氣揚揚、豈不慮祿壽之陰折耶。

魏釗、廣東人、嘗任夷陵州檢屍、道經某鎮、有鄉官徐少卿名宗者、素奉梓潼神極靈、忽夢神告曰、明

旦本府魏推官過此其人前程遠大後當入銓曹可預結納應得其力明日伺之果然少卿乃具衣冠欵謁甚勤因留宿焉鄭重而別魏去夷陵不數月少卿復夢神告曰可怪魏推官此去受賄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寃上帝已盡削其祿秩并年壽亦不永矣少卿嘆訝試遣人往夷陵踪跡之果不誣未幾魏丁母憂歸復補濟南陞戸部主事甫一年即卒京邸家亦凋落焉

旋庵子曰人常有從𨓜居間者曰出罪是好事與入罪不同詎知生者倖矣其如死者含寃何撓一銓曹官止換得四百金即較得失亦顛倒極矣世人逐逐只在暗中行那曉神明默爲轉移耶

狄某任定遠縣有富翁死而其妻掌家所遺數萬金盡匿不與叔叔告縣且使人密囑曰追得若干願與中分狄即拘其嫂嚴刑拷訊至以鐵釘釘足滚湯澆乳於是悉出所有四萬金狄果得二萬焉其婦賚恨而死後狄罷歸一日晝寢忽見前婦手持一小團魚擲於牀上倏然不見乃大驚異未幾遍身生疽如團魚狀以手按之首足俱動痛徹骨髓晝夜號呼踰年而死凡五子七孫俱生團魚疽相繼而亡止一孫僅免亦無卓錐之地矣

旋庵子曰擁貲數萬匿不分析嫂罪不可逃矣然釘足澆乳刑出法外貪心所使一至是乎團魚之報不獨自害并害子孫此時視二萬金寧得有之乎出爾反爾自是不爽貪夫又何利而爲之

唐張延賞將判度支知一大獄頗有寃曲毎甚扼腕及判使召獄吏嚴誡之且曰此獄已久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曰錢三萬貫乞不問此獄公大怒更催之明日復見一帖子來曰錢五萬貫公益怒令兩日須畢明日案上復見帖子

曰錢十萬貫公遂止不問子弟乘間偵之公曰錢至十萬貫通神矣無不可回之事吾恐及禍不得不受也　虞淳熙雅提閣集

旋庵子曰天下何事不可以錢買不獨一獄也從古已然今世難免

李義府嘗掌選事惟賄是求母妻諸子競相市鬻其門如市帝頗聞之一日謂曰聞卿兒婿輩多撓法朕爲卿掩覆卿何不少戢之義府勃然色變曰

誰爲陛下道此帝曰何用問吾所從得但須自反義府謷然不謝尋以賍敗與子婿並流義府之流也太常劉道祥實投之時有好事者遂作劉元帥道祥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於衢以其錢多故目爲銅山賊也　唐書列傳

旋庵子曰貪墨者往往掘强遂不能自保如此露布不獨義府可用也

五代趙在禮令宋州貪暴逾制百姓苦之後移鎮永興百姓忻賀曰眼中拔釘矣在禮聞之仍求復任宋州每歲戶口不論主客俱徵錢一千號曰拔釘錢　南唐張崇帥盧州所爲不法嘗入覲盧人曰渠伊想不復來矣崇歸乃計口索渠伊錢明年又入覲盛有罷府議人不敢實指道路相見皆捋鬚相慶崇歸又徵捋鬚錢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貪婪成性久而彌堅前後一轍固堪捧腹獨怪如此令帥不爲譴削乃任其徵索以

戕虐我百姓豈當時乏採風之使竟討吏之典耶雖然今世之採訪銓察接踵而行法可謂密矣而婪黷者不少也豈敎廉者更別自有法耶

神廟時有朝士假館閹宦者一朝廢垣發藏金萬朝士欣然溢及僕役一老蒼頭獨有懼色不敢受已而事泄主僕皆逮訊蒼頭坐得免卒賴其力救脫主於難朝士負時名有學識遇見利而惑智不如一奴竟以是終身擯棄　病榻寤言

臨沮鄧差家累巨萬鄙吝不堪道逢估人初不相識邀差共食布列殊品差訝而問之客曰人生在世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死能復進卅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黙然歸家宰牲而食方一動筋骨哽其喉而死人之享福信有厚薄然貧賤自甘猶可言也積而不散愚惑甚矣恭莅此科歛得之不以其道使復知享用是天助其爲虐也故多藏者必厚亡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非不幸也　五雜組

旋庵子曰觀朝士以發金敗則無故之利不可濫攫觀鄧差以骨哽死則一定之命不可强爲世之但見金不見人而營營逐逐者又何爲乎

王述字懐祖性沉靜年三十尚未知名人或謂之癡司徒王導辟之家貧求試宛陵令頗受饋遺爲州司所撿凡一千三百條王導使人讓之答曰足自當止時人未知述後屡居州郡清名絶世　晉書列傳

旋庵子曰奇識其言若鄙夫豈有足時乎

官訊一盜曰爾試自言盜狀盜佯不省曰何名爲盜官曰汝盜那得不自知胠篋竊財是爲盜爾盜乃笑曰如公言余何能盜若官人眞盜也儒生吾伊帖括曾不考古今究天人思經濟皇輿惠澤黙首日夜望事權入手借以攫取大利父師所以敎友朋所以學習盜也薦賢書登公車隣里暨親戚賀所慶何事富貴到矣公服手板而高坐堂皇胥

吏旁列輿臺下擁尊嚴如天帝官縣利出政以賄成原郭巨豪白晝殺人莅其一入三尺爰在黃金有權白日無光又出而撈摸豪里中矣閭左賤坻罰贖貧皆破髮剝膚室廬不保鬻及妻孥赴海塡壑莫之省憂神怒人怨錢神通天官聲大起甲第連雲歌鐘撲地僮奴如蜂粉黛聚房眞天下之大盜也夫穿窬穴地破齋竊人一錢即以盜論刑官入高坐拱手搜括鉅萬而猶不失官譽冠裳大盜

不問而問民間乞兒小偷乎於是官人立釋此盜盜亦黠獪矣哉。甲纂二集

旋庵子曰借盜諷貪說得直捷痛快聽者能不自省然又有說焉古人祿厚故繩墨之制嚴今人祿薄而又議捐俸又議裁湙世間縉紳非木牛流馬可不衣不食又非王喬許旌陽輩可丹砂求活其勢不得不貪何者養廉之資汰而敎貪之勢迫也當軸者欲化墨爲廉可不爲之計乎

顏光衷曰黷貨則必酷彼以爲不打則羣情不驚竇賄不來也黷貨則必橫彼以爲不顛倒曲直則理勝於權人心有所恃以無恐也黷貨則必護近習適意旨彼以爲不虎噬成羣則威令不重不曲庇私人則過付無托且短長既爲所挾剛腸陰有所屈也一貪生百酷一酷吏又生百爪牙吁民幾何而不窮且盜哉最難堪者得强劫之獄亦爲賣放受枉法之賕轉而樹威奪小可鋪行之貨執徼骨窮獨之刑至于官爵愈大統轄愈衆一人受賄則千人骪法十人弄法則萬人作溺如元載之胡椒八百石似道之糖霜八十甕夫固已亂天下矣然其積蓄亦安在哉

旋庵子曰貪酷各行一意者亦多有之至二惡相爲表裏則滋毒甚矣民何以堪然謝陳留云酷吏以擊剝爲聲上多以爲能貪吏以要結爲事上多爲所中乃以貪敗者十尚五六以酷去者十無一二蓋近來之吏治尚操切而人情喜近名故也

寃獄

梁嘗有疑獄羣臣半以爲當罪半以爲無罪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問曰梁有疑獄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吾子決是朱公曰臣

鄙民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倍厚、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與、梁國大悅。 穆文熙隨筆

旋庵子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帝王好生之德、得陶朱公一喻更顯、

人命關天、誣賴一節、極爲慘酷、下輩恃此放刁、至奴僕脅主人、頑佃梗業主、妻妾制夫長、一有不虞則鄉族乘而攘臂、縉紳因而磨牙、搶家私、辱婦女縛屍灌汁以求賄賂。則有子激死母、妻氣殺夫、恃多男爲賴死之根、指富家爲甘脆之貨、則有儒紳親奴婢、衣冠族乞丐、陰設陽施、朝怒夕喜、則有虐屍燒骨、踏門破屋、貧究對袖手旁觀、富親戚遭殃坐罪、種種未易殫述、世之官長。獨謂屍場一撿足以辨究稱快、而孰知魚糜肉爛、鯨吞虎噬、已至此也。此弊不革、不惟啓人自殺、且令父子兄弟以死爲利、暴屍滅法、揣其情由、與手刃無異、今既難槩置不理、但嚴誣告加等之法、凡藥死、縊死、投水死、而不即首明者、擬問如律、其係親人逼死、以爲圖賴之本者、勘明重處、有乘亂索騙、冒認挾打者、嚴究號令、庶親戚無利死之心、風俗無搬搶之害、其保全不既多乎。 睢非庵

旋庵子曰、說誣賴情弊、詳盡逼眞、直令髮指、到得勘明重處、而被誣之家、擾累傷殘多矣、惟賴當事者虛公果毅、無爲權勢所撓、而又委曲化導以潛消默奪。乃爲上理耳。

錢若水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於州、委之錄叅、錄叅舊與富民有求不獲、遂劾富民父子共殺、誣服具申、覆嚴無異、獨若水遲疑、錄叅罵曰、汝得賄欲出之乎、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豈

不容其熟察一日若水詣知州所屏人告曰某密訪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遂引富民父子破械縱之泣謝曰非使君某滅門矣知州曰此推官之賜非我也富人詣若水謝閉門不納富人遶垣而哭歸飯萬僧爲若水壽知州以若水雪寃功多欲上奏若水辭曰止欲報寃非圖爵賞萬一敗奏在某固好於錄叅何如知州嘆服錄叅知之詣若水叩頭謝罪（仝上）

旋庵子曰由重辟于誣服之後造福良深且不納謝不居功所稍陰行其善者非耶較世之好自矜炫以博精察之名者又進一籌矣

向敏中在西京有僧暮過村求宿主人不許權宿主人門外夜有盜踰墻扶一婦人囊衣而出僧念不爲主人所納今主家亡婦及財必執我因亡去忽墮眢井則婦人已爲盜殺在井中矣主人撈得之執詣縣僧不能辨自誣服獄成言府府皆平允獨敏中以贓不獲致疑密使吏出訪吏食村店店嫗聞屬府差問僧獄何如吏紿曰已笞死矣嫗曰今獲賊何如曰已誤決獄雖獲賊亦不問也嫗曰此婦實村中少年某所殺也吏就掩捕獲之案問具服并得贓僧始得出

旋庵子曰世間此等寃獄儘有雖當事者或失之詳慎然避嫌遠害擇地而蹈不獨僧人宜爾也

扶風士孫奮家富而吝梁冀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母爲其守藏婢云盜白珠十斛紫金千觔以叛遂收拷奮兄弟死于獄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彷林別墨）

張經以嘉靖三十三年總督兩浙先是經總督兩廣有威惠計調廣兵以禦倭未集而少司空趙文華以禱海至趙素媚奸輔得高位因狎侮經經不稍貶趙屢促出師經謂兵機祕密又不告以戰期

適遂劾經養寇、詔逮訊時、經已與寇大戰王江涇、破走之、斬首千九百八十有奇、進攻陸涇壩、又破賊、斬首二百七十有奇、焚其舟、三十餘艘、倭大創、經上疏自理、不聽、竟論斬西市、葉臺山日本考

旋庵子曰、孫富翁之死也、以吝惜禍、張總督之斬也、以傲招殃、雖亦有以自取、然誣以守藏、加以養寇、不亦太寃乎、世之具稜崂辣手者甚多、擁厚貲居高位者、可以鑒矣

光啓大順間、褒中有發冢盜、經時不獲、長吏督之甚嚴、一日擒獲款服、後臨刑、傍有一人攘袂大呼曰、王法豈容枉平人乎、發塚者我也、我日在稠人中、不獲而斯人何罪、欲殺之、旋出丘中贓、與前獲者無異、藩帥詰問前者、曰不勝箠楚、密令為之、以死為幸耳、藩帥大驚、具以聞、坐獄吏誣枉、前者獲釋、以衛職賞自言者、玉堂閒話

旋庵子曰、既為盜矣、掩蔽藏匿、當無所不至、乃不忍無辜之就死、皆有之心、于茲驗矣、但當事者既乏審克之能、而徒織誣服之罪、抑何喪其良心、反不若發塚盜也

洪武中、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瞯夫出、即入門登床、夫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何故復回、夫曰、天寒思爾熟寢、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如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婦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叫無人、即出、鄰里為夫

告累執賣菜人抵之、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婦是我殺、奈何累人、監決人引見、上、備奏其事、願就死、上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釋之、昨非庵

旋庵子曰、校尉若不叫呼自認、則賣菜翁屈死矣、校尉亦義矣哉、呵呵肯殺忘恩之淫婦、自能白無罪之菜傭、一氣所激、不可強也

屠康僖公為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罪、得無辜者若干人、公不敢自以為功、密疏其事、以白

堂官後朝審堂官摘其語以訊諸囚遂釋冤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公復稟曰輦轂之下尚多冤民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減刑官覈實其罪而平反之尚書爲奏允其議特公亦差減刑之列夢一人告曰汝命無子今獄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後生應塤應坤應埈皆顯官

旋庵子曰上帝好生即昆虫草木猶自覆露而況于人乎獄刑一議不知活多少生靈即千萬世下既入爰書復蒙矜釋者皆僖公所賜也天人相孚其獲福當自無涯矣

家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幸羣吏拜詔而已獄戶生桃蓬蒿亦滿衙門虛寂謂之神門

妄殺

六國諸侯吏卒屯戍過秦中者秦人虐遇之及章邯以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秦

坑趙卒四十萬項羽坑秦卒二十萬是秦吏卒之報應也秦以吏戕虐黔首諸侯兵起黔首殺吏以應秦聚東方寶貨婦女於咸陽宮項羽收之仍歸東方秦所殺者楚名懷王及破秦爲項羽僞立者亦名懷王三戶必楚之言眞其驗矣是秦君臣之報應也按秦以殺人爲陰德嘗於陰德二字不勝𡖖嗟此無乃陰德之報乎仔細簡點天眼大毒（焚香日錄）

旋庵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一人之命報復定自不爽況以數十萬生靈一朝盡膏鋒刃寧無報應乎即曰適逢劫運命固應死然數十萬中豈無不應死者乎秦將傳天下于萬萬世卒以二世亡豈非妄殺之報耶

李廣數不封侯嘗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功取侯者何啻數十而廣竟無尺寸功

得封邑者、豈吾相不當侯邪、且固命也、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所恨乎、廣曰、吾嘗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大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非非庵

旋庵子曰慈不掌兵、爲將殺敵、自是本等、李廣所差只一詐耳

郭景章豪富、因醉以酒注子打貧民趙安、注子嘴

入腦而死、安有一子、景章厚賂隱之、人莫知也、後景章腦上忽生瘡、可深三四分、見骨、膿血不絕、迸瘡透喉遂死、造化手裏却使不得買命錢、非非庵

旋庵子曰、景章初意豈必欲殺趙安哉、特恃富輕貧、縱其豪横之性、遂獲天譴、以自捐其軀、可呵、富可通神、誰料止能賂人不能賂天也、世人何迷而不悟耶、

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皆欲屠城、公獨執爲不可、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一第、令密衛之、洎事罷、咸訪其親還之、無親者備禮嫁之、及伐金陵、先焚香誓衆、城下之日、毋得妄殺一人、前後全活者不可勝言、彬子璋、琮、瑋、繼領旄鉞、少子玘、追封王爵、實生光獻太后、以至濟陰生享王爵、子孫昌盛、近世無比、彬有族弟曹翰、亦爲將、克江州、忿其城不下、盡屠之、翰死未三十年、而子孫有乞丐海上者、

旋庵子曰鋒刃倉卒之時、而禁淫禁殺、委曲周詳、使男女得生全節、何細心種德若此、其累世王爵、豈不宜哉、今世爲將者、未及交鋒、殺良獻俘、淫虐無算、子孫當不止乞丐矣、

宋太祖性仁慈、其取江南也、戒曹彬、潘美曰、江南本無罪、但朕欲大一統、容他不得、卿等切勿妄殺人、後城久不下、潘奏曰兵久無功、不殺無以

立威太祖批還曰朕寧不得江南不可妄殺也詔至城已破計城破日乃批狀時天人相感如此。

旋庵子曰江南必欲得妄殺決不可猛氣慈心發得真時自然兩兩相湊。

宋真宗時嘗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矜命決脊杖二十改配軍士聲高叫喚乞劍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處斬尋決訖取肯意真宗云此只是怕喫

杖既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

旋庵子曰于法合死則處斬不爲妄殺矣乃必曲爲矜宥求生路于無可生之中其種德更宏矣

薛簡肅公帥蜀一日置酒門外城中有戍卒作亂既而就擒都監走白公公命只於擒獲處斬決民間以爲神斷不然妄相攀引旬月未能了非所以安反側也。非非庵

旋庵子曰只于擒獲處斬決不知全了多少生命

宋臨安御街士大夫必游之地術士聚焉皆有厚獲數十年後向之行術者多不驗而後進每奇中有老於談命者訝而詢焉後進曰向貴人命得祿貴生旺足矣今必多帶刑殺衝擊方是貴人汝不見今日在位者誰不日以殺人爲事汝術所以不驗也老者嘆服噫有位者可深長思矣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宋去今已數百年人情世態又不知更幾番矣若執前以驗後不幾左乎余謂近日談命又須用宅財帛二宮居勝爲貴格

劫殺

都督毛文龍杭人也以布衣起家賜蟒玉衣帶尚方劍駐師皮島經畧袁崇煥襲殺之以媚虜朝議置不問此己巳五月間事也夫文龍反跡無據又無密旨擅作威福一至此哉至己巳十一月崇

煥引虜入犯相持月餘不發一矢且運米以餉虜幾危宗社始崇煥欺上有五年滅奴之語至是反情盡露總兵滿桂備發其姦上命緹騎逮之庚午八月磔于西市

旋庵子曰文龍既無反狀則罪不應死崇煥又無王命則殺不宜專以經畧而輙殺都督不獨犯清議抑且紊朝綱磔于西市豈不快哉

有太湖令陳姓者初到任謁城隍神而豕迎車屢啗不退令意其寃命隨行豕即寸步不離進土地祠及賓館豕俱先入賓罷已先伺于堂兩目若泣佯令左右逐之竟環堂嗚走令謂豕曰爾有奇寃自有寃地寃人吾隨爾往豕即欣奔出令隨之聚觀者盈路不驚也至府東胡大賓門即憤入婦人閉內戶猶沉吟不退首搖目注者久之强逐始出偕豕回縣訊鄰里竟無踪跡命責養候審豕遂時時涕泣不食而死令以事怪密訪更年始有言二

年前胡大賓供事府中而雇工來旺被佃丁陳念打死者又有言曾經投鳴捕官而循情受賄不簡不審即差押埋者初未確據後愈傳益真而豕復入夢俄而無名之稟詞至矣又有李周者情見不平遂顯告胡大賓倚僕行兇謀財害命仍賄捕押埋等情陳令既見的據親督驗來旺尸首致命三傷血骨兩截遂將陳念嚴訊具服係與雇工言競棍磚交下立斃其處胡大賓實無預也於是申案抵命胡大賓循情曲庇杖警隨病黃腫而死此天啓三年事迪吉錄

旋庵子曰既欲報仇何不變虎變蛇而獨變豕蓋虎蛇性毒噬人固是常事不足聳聽惟是豕性甚頑至此獨靈婉轉挑激使高桃之陳念忽自抵罪寧不駭衆醒世乎

蜀中地瘠民稠生藝甚薄偶值歲荒人有負米五斗過巫山村落中投宿主人與妻謀期夜殺之子

不知也。夜與負米者同宿，至二鼓，負米者起如厠，主人持錘至臥所，昏黑中見一人睡正熟，即以錘碎其首。呼妻曰：好了，這五斗米又屬我矣。其妻舉火照之，則死者其子也。遂大慟。負米者自外聞之，驚逸去。次早鳴官，執主人寘於法。仝上

山西僧齊能，詣京請度牒，歸至涿郡，而囊尚饒。主人因鴆之，埋屍炕床下。婦適生子，漸長，常欲殺父。父訟於官，兒忽作僧語曰：我僧齊能也，渠殺我如

此如此，度牒尚在其箱底，尸尚在炕床下，發之皆得。主人伏罪死。官即以度牒度其兒，名曰再能，送還鄉。仝上

旋庵子曰：謀人而適錘其子，生子而竟報其父。天道巧行，報果可不懼哉。

鴛湖之濱有舟子，婦丰姿韶麗，爲一人盼而悅之，謀與通奸，輒殺犬烹鮮，攜旨酒邀舟子飲，月下，俟醉，糾兇黨推阡陌中，伐木生焚，膚肉俱爛，意必斃矣。亟趨其家，載婦以往。奸婬旬日，乃舟子氣絕復甦。伊弟訪而獲之，控籲邑侯。彼兇捐貲，賄托揑青假劵，訴其夫已得金，鬻婦也。主者反以誣告笞其弟，啣冤莫訴。

檇李一鄉民頗饒，厥婦有冶容。民以疾夭，初殮時，奸徒某挾多兇，强入寢室，誣賴此婦已再醮于我。擁其牀第，據其家貲。伊族憤激，衝冠合詞鳴于青鎮分署。彼兇且將髮妻毒鴆以塞衆口，誣愬上臺，

逆二三孝廉卿翼，反拘族隣數十人，分禁郡邑圄犴。此皆崇禎癸酉年事也。

旋庵子曰：色心一起，迷錮沉溺，至殺夫鴆婦，慘惡固不可恕。獨恨言者以利昧義，聽者以私滅公。天道昭昭，寧遂爾貸乎？燭照覆盆，深有望于扶抑世風者，故并記之。

冒功

狄青平儂智高，簡賊屍，有衣金龍衣者，又得金龍

循於其傍衆言智高已死欲以上聞靑曰安知非詐窮失智高敢欺朝廷耶 同纂二集

文彥博入覲英宗曰朕之立卿之功也彥博悚然曰陛下繼大統乃先帝意皇太后協贊之力臣何功之有且其時臣方在外皆韓琦等承聖志受顧命臣無預焉固避謝不敢當帝後作詩送行有報在不言功之句 仝上

旋庵子曰智高平矣金龍衣又可證也而狄公獨不敢以疑屍欺其君英宗立矣親自稱功又非扳援附和也而文公反欲以在外堅其讓一片赤忠滿腔謙退古大臣之風眞可把也世之殺降以邀賞依附以居功者視此不媿殺乎

嘉靖時北虜入寇仇鸞以邊將赴援不敢戰惟賂金與和縱虜劫掠而去遁尾其後虜至晝所在亭障曰仇鸞免送其辱國甚矣虜去乃冐殺被繫老幼邀功致賞當時雖寵貴而事敗伏法卒犯極刑可移其死國法者死邊塲不亦死得所乎

旋庵子曰近日居邊塞者亦不過賂金與和耳誰肯出死力以壯國勢乎費朝廷數百萬金錢損海內數百萬生命徒博得酋虜免送一趣話貪財怕死千古一轍殊可恨也

擣堅錄卷十四終

擣堅錄卷十五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種德

管仲曰吾窮必矣吾不能以春風風人不能以夏雨雨人吾窮必矣

旋庵子曰無利澤及人而巳之利澤亦斯則冷而何如熱腸之爲得乎

尋方便尋方便人生刻刻當爲善爲善無如利濟人仁心一片先須辦若言條件百千般畧說端倪君自辦尋方便無進退彼在坑衢我指迷彼落深坑我引岸彼有驚惶我鎮安彼遇危我解散彼處危途我急扶彼爲美事我相贊彼既來求我敢推彼事雖難我莫憚富貴當施力與財貧人亦各留心願十二時中好事多出言動步皆思算佛氏慈悲急度人神仙不作自了漢仁者常存立達心三教從來同一貫尋方便便隨方事務圓成纔得濟若留缺陷未爲良如有意急須尋常前蹉過空生悔善巧無窮出自心尋方便尋方便休言倦倦時有詩重相勸天公報應甚分明畢竟便人還自便

旋庵子曰此孫若英婆言也舉示指點語語真切特揭出以當棒喝

査道幼時沉毅不羣以詞業稱淳化中赴舉貧不能上親族裒錢三萬遺之道出滑臺過父友呂翁家翁貧無以葬其母兄將鬻女以襄事道傾囊中錢與之且爲其女擇壻捐財資送又故人卒女爲婢於人道爲贖之嫁士族縉紳甚服其行是歲罷舉次年登進士高第遷龍圖待制進右司郎中出知虢州歲蝗災民歉道不俟報出官廩米賑之又設粥以救飢者給州麥四千斛爲種於民民賴以濟所全活者萬餘人（此是施濟根本）其居官時多茹蔬或止一食默坐終日常夢神人謂曰汝位止正郎壽五十七

後享年六十四蓋積善所延也子術之亦貴顯

旋庵子曰世間奢濫者必不能細心籌度遇事徒誇張其口而實行則否查君茹蔬減食沉默簡淡則立達之念盎然而生故拯急濟難無不周到所謂豐其根者其葉自茂也

朱軾家貧教學得束脩三千歸遇一田夫械鎖悲泣問故云欠青苗錢三千無還官司督責生不如死軾曰我恰有三千盡與之比得放出時同邑劉

徹累舉不第祈於神神托夢曰汝弟負官錢不能助致死非命虧德如此何求福乎汝不知朱軾代納貧民青苗錢耶天賜其子貴顯矣徹悟尋訪朱軾信有之軾生三子果皆貴顯

旋庵子曰夫人功名不遂便搔首問天不過自詡文章勝人屈抑堪悲耳豈知天之降鑒政不在文章也束脩難得傾囊救助三千自勝三萬矣寧得不貴顯

黃汝楫家富時方臘賊亂汝楫以金銀瘞土中欲逃避之忽聞賊掠士女千餘人拘閉空室凍餓之欲金帛贖還不爾將殺之汝楫惻然曰我有金二萬斤可悉贖其命乃起所瘞之物革之賊營千人皆得脫歡聲如雷拜謝各奔去汝楫生五子曰開曰閌曰閱曰闡曰闓皆相繼登第

旋庵子曰瘞金土中是以活物而死棄之矣掘銀贖命是以之死而致之生矣變無用為有用

非慧識人誰能辨此不獨其心慈也

唐郭震字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貲錢四十萬會有衰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各在一方今欲一時稱窆乏於貲財願假以治喪震遂與之以車一時載去畧無留者卒不問其名氏深為薛趙所誚而震怡然曰濟彼大事君何誚焉十八舉進士歷官至吏部尚書封館陶縣男加代國公賜一子官

全琮字子璜錢塘人父柔簡默冲退好積聚常使琮賫米往吳市易吳荒旱琮將米散給士民空舟而還白父曰所利非急而吳民方有倒懸之難故賑給之父大喜琮仕吳封錢塘侯顏光衷曰孟嘗豪傑而馮驩市義不能無介介琮父好積聚而乃能喜子捐貲無吝色大賢父哉

旋庵子曰凡人臨財稍有絲毫沾帶便留前算後誰肯傾囊救濟郭元振之假錢盡截全子璜

之散米空舟當是慕義若渴一往奔詣眞所謂意氣如雲肝膽如雪非可與守錢虜道也

王忳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謂我當到洛陽而病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乞藏骸骨未及姓名而卒忳鬻金一斤營殯餘金悉寘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忳亭長初到日有馬入庭中而止大風飄一繡被墮忳前即言於縣縣以歸忳後乘馬到洛陽馬奔走突入他舍主人見之喜曰今擒盜矣忳具說得馬之狀主人曰卿何陰德致此忳因說塟書生事主人驚號曰是吾子也姓金名彥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厚遺忳忳辭讓而去縣是顯名舉茂行除郿令子孫皆顯於時

旋庵子曰頌蓋周恤氣誼更高且見金不取植節于不聞不見之中又非邀譽買名者所可彷彿止馬飄被上天巧彰陰德自不爽耳

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忽病華邀約相見既至乃以二夜光遺約且以二女爲托女皆絕色明日商胡死財寶數萬一舟之人莫不窺覬約乃悉籍其數寄之官二女亦爲擇配乃斂嘗斂之時復以所得夜光含之人無見者後胡屬來理財約請官發視夜光在焉時人莫不稱嘆約竟福祿綿延子孫貴顯

旋庵子曰好色貪財誰有屬厭若不籍數寄官

擇配嫁女則遑艷之端未息爭攘之心橫生卽分毫不染而舟中敵國能不敗乃公事乎李兵部識超節勁可謂仁義兼到者矣

張文節公在政府國封歲時入見莊獻后見其二侍婢老醜勑妙年二婢服飾華麗賜之公歸知后意從容指二婢曰此乃夫人媵也出無所歸但二妹齒未踰笄令守一老翁甚無謂也雖太后慈憫志豈可渝入見嘗懇奏遽召宅老呼其父兄對之

折券并予服飾爲資嫁　目纂二集

肅宗晏於宮中時有蕃將阿布思伏法其妻配掖庭因隸樂工是日爲假宮之長上及侍宴者笑樂政和公主獨俛首不視上問故公主曰禁中侍女不少何必此人使阿布思眞逆人其妻亦刑人不合迫至尊之座果冤邪豈忍使其妻與羣優雜處妾深以爲不可上亦憫惻爲之罷戲　非非庵

旋庵子曰文節出嫁賜婢固自丈夫事若政和公主侃侃正論又女流中絕少更足千古

韓琦在政府時以三十萬錢買女婦張氏姿色美麗券成張忽潸然曰妾本修職郎郭守義妻也郎使者挾私劾以贓官今秋高歲晚實恐盡室餓死京師願沒身於人以活守義兒女琦惻然憫之遣張持錢還舍令語守義贓官果非辜可訴之朝事白汝卽歸我家郭後得辯雪張來如約琦不使至前曰吾位宰相豈可妾士人妻向者錢費用應盡

取前日券包金二十星助汝之官吾視兒女張涕泗感激百拜而去　目纂二集

旋庵子曰不使至前便得聖門四勿宗旨包金贈別更出意外寃人妻而利人有者視此媿殺

陸孟昭送客出門見丐者於道熟視令人引進語夫人曰絕似吾少時友詢姓名果然公卽持其手曰子何貧至此耶遂令浴更衣與共飲食者旬餘友感謝去公親送至一室曰吾爲子置此矣器用

俱備又米十石金十兩詬之曰以此為生毋浪費也

旋庵子曰識故友于乞丐之中復置室厚贈以周恤之悠悠千載誰與為儔

尚書張悅操履純潔雖自律嚴而待物不苛有為四川監司者詣公請教公曰川行甚險州縣小官携妻挈往者實以軀命博升斗之祿脫有不測舉家葬魚腹矣君其幸毋以微罪而去其前程也聞者感服

旋庵子曰餐尊自重非游螻蟻反欲借覺察以示才幹者有之那知魚腹中怨氣冤情填滿欲剖平張公念此體恤下情至矣

章仔鈞太傅妻練氏素有賢德章得象之高祖母也太傅出兵有二人得罪欲斬之練氏密使亡去後二人俱奔南唐為將攻建州州破之時太傅已死矣練氏居建州二將遣使以金帛遺練氏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插旗於門吾戒士卒勿犯也練氏返金帛並旗不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罷

旋庵子曰寧與衆俱死不願獨生練夫人有識有膽可愧鬚眉丈夫而偷生畏死者矣

宋舊制配崖州人例止三百溢數則投先到者於海有南海太守奏云所以不殺而宥之遠方者欲

生之也推之海復殺之矣不若移先到者入內地以彰朝廷不殺之德帝感悟可其奏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敷奏明快自然聳聽明主可與理悟庸臣縮舌不敢直言徒置生命于膜外耳

辛公義為岷州刺史岷俗畏疫一人病闔家避之病者多死公義命皆輿置廳事暑月廳廊皆滿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身自省問病者既愈乃召其親戚諭之曰死生有命若能相染

吾死久矣皆慚謝而去後遷并州下車先至獄中露坐驗問十餘日間决遣咸盡還領新訟事皆立决有須禁者公義即宿廳事曰吾不能使民無訟豈可禁人在獄而安寢於家乎後有訟者父老曉之曰小事何忍勤勞使君多兩讓而止 仝上

旋庵子曰具此一片婆心自然刑清俗化乃後世一味敲朴置民生疾病于度外訟日煩而民愈困殊可憐也

國朝楊承芳爲憲長時有倉官數輩以廚糧監禁歲久鬻子女未即完公憫之莫喻其故適送月俸外餘五斗他衙亦然始悟倉官廚糧之故憮然曰常俸食之不能盡職尚有天殃數外食之是食其子女也於心安乎欲奏聞衆懼因捐俸設法補之以釋其罪俱得赴部轉選 目某二集

羅倫領鄉薦北上宿旅店僕拾一金釧匿不以告行兩日倫詢僕曰路費不足奈何僕曰無慮出金釧告以故倫大怒欲親齎付還僕屈指曰如此往返會試無及矣倫曰此物必婢僕失遺萬一主人考訊致死是誰之咎吾寧不會試不可令人死非命也竟返至其家果係一婢潑洗面水釧在水中誤投於地主母疑婢鞭笞流血幾次尋死夫復疑妻私匿辱罵無休妻亦憤怒欲投繯公至出釧還之全此兩命一家感激街鄰觀嘆者如堵急復趨京已二月初四倉皇投卷是科狀元及第 昨非庵

旋庵子曰救命爲重會試爲輕如此存心日月並朗

聶以道宰江右一邑有村人早出賣菜拾得元鈔十五錠歸以奉母母怒曰得非盜來而欺我乎況我家未嘗有此立當禍至可急速送還子曰拾得之物送還何人母曰但於原拾處候候定有失主來矣子遂依命携往頃間果見尋鈔者村人本朴質竟不詰其數便以付還傍觀之人皆令分取爲

賞失主斷曰我原三十錠方纔一半安可賞之爭鬧不已相持至廳事下爲推問村人共詞實又密喚其母審之合乃俾二人各具失者實三十錠得者實十五錠文狀在官後却謂失主曰此非汝錠必天賜賢母以養老者若三十錠則汝鈔也可自別尋去遂給付母子聞者稱快 輟耕錄

旋庵子曰只吝得些小賞賚便失了寶鈔十五錠欺心人那有好報

江右舒翁館楚二年借鄉里同舟歸登岸散步聞一婦哭甚哀問故曰夫負官銀十三兩將鬻我以償幼兒失哺必死故悲耳翁曰舟中皆塾師每人一兩足完汝事矣返告同行皆不應翁遂捐兩年束脩盡與之未至家三舍糧竭衆爭非之亦有憐而招之食者翁不敢飽及抵家諦婦云吾忍飢二日矣速炊飯婦云安得米乎翁云借之隣云借巳頻尋候汝歸償耳翁告以捐金之故婦云如此則尋常家飯可覓同飽也遂携籃往山中採苦菜和根煮爛同食一飽夜寢婦夢人呼云今宵食苦菜明年產狀元遂促翁告之翁曰此神告我也是夜有孕明年生子芬果狀元 昨非庵

旋庵子曰不難于捐貲而難于忍飢茹菜絕無悔心寧獨其夫仗義乃其婦亦賢也

台州應尚書習業山中一夕聞鬼語某婦人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明夜縊此吾得代矣公潛賣田

得銀四兩即僞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父母見書疑手跡不類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兒無恙婦遂不嫁後子歸夫婦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我事傍一鬼曰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禍之應果官至尚書 仝上

旋庵子曰賣田救濟陰功更自不同

○施濟

倪閃字奏夫沙縣人穎悟嗜學用儉好施每出以錢自隨遇貧則擲其家不問知否及領鄉薦赴禮闈雖處京師施與不減屢試弗偶人譏曰君以濟貧爲事何屢屈春官豈造物昧知耶閃聞益自勵紹定三年寇起蔓延侵境官兵獲從賊者皆繫獄閃以無知罹法日飲食之已而得釋後火焚民舍將及閃家賊黨相與撲滅隣家獲全明年大飢道殍相枕閃以糜粥濟之活者萬計次年赴試人多夢豎旗於閃門旗上書館粥陰功四字是歲果魁天下除寧國教授出私帑刱齊舍置義田俸資悉分兄弟姑妹仕至尚書

旋庵子曰爲善而求福則善念亦不真矣豈能久持乎聞諸益勵此其志固不在沾沾功名間也不然業已魁天下而猶捐俸倡義何勤勤好施不倦耶

張八公家富好施鄉人德之號張佛產分二子每歲禾穀索銅錢六十文一把其歲歉鄉價八十其子亦增之八公坐於門看糴者出問其價曰畧增些少公以錢還之自後其子價不敢增至曾玄孫皆登第黃溪馮公爲人本分亦好施人以呆稱之其子夢蘭登進士鄉人謠曰張八佛子孫享其佛馮大呆子孫享其呆

旋庵子曰力行善事俗眼視之若呆天公鑒之爲慧今人作事每求洽世情背逆天道何也

茶陵州陳天福素長者有米皆平糶無米或借銀與人鄉里甚德之一日有道人以錢一百二十文糴米一斗陳辭錢而與米道人出題詩云遠近皆稱陳長者典錢糴米來施捨他時桂子與蘭孫平步玉堂及金馬陳後富饒起經濟倉平糶濟人生三子皆顯達功名蘭孫登第官至太常子孫累世榮耀今湘湖陳氏宦族其後裔也顏光衷曰世間富人多作糴糶事是愈求富也但可名曰經營而

此獨以倉爲經濟乃所謂常平而能平天下者也布衣皆可爲之何論權勢哉且隨力隨分皆可做行何寥寥也葢貧者皆知求富而不知求貴亦皆知以財貴而不知以德貴乎雖不見益而子孫食祿有餘天之償人原自不薄人宜何從乎
萬曆丁亥澇割爲災丁淸惠公慨然以拯救爲任始于市賑助令家人用米易布照時值每疋加米四升貲積儲千餘石又修築田野圩岸以備旱澇

計丈給米貲積儲六百五十餘石越明年戊子歲益饑米價騰踊民皆鬻子女屑榆茹草以食殍骼枕道浮屍礙楫公曰是納溝責將誰諉乃于宅西苫蓋大廠盡出倉米麥糜其中請邑大夫委官遣役給籤照驗就食者更次遞進枵腹飽餐日不啻萬人老稚不能赴者移米餇之三月洎五月存活無算時天漸炎粥易敗且壯者各歸田耕作始罷煑第按戶籍老弱給粟至秋旱魃逾熾號哺益夥

公曰雖倉廩有限救之那可不力復爲發棠榜賑飢民於水次遠近爭赴食指更倍于春時且令算船編號照號敘封計封輸米唱籌散給規畫井井皆救荒奇策冬月冱寒災民赤體就僵公出所市易布佐以木綿各鄉編籍給票戒期候領每名靑布二疋花四斤俾製絮衣以禦冬前後通計散米一萬二千四百餘石布三萬四十疋花六萬八十斤先是公有疾夢遊地府見一顏衣人訶曰此非

公所宜來亟遣士卒導歸及門命家人飯使者且有所犒少選驚悟流汗浹體病漸愈公宵舉似家人謂果報不爽嗟乎趙宣子活翳桑一餓人義聲千古以視公何如戊申復大澇公合臺省疏請賑貸且檄吳楚毋遏糴發官錢四路轉輸復罄巳槖命城官廣濟貧餒又委弁至家發廩一萬五千餘石行賑蘇松嘉湖四郡飢民甲子歲大潦淫雨三十晝夜不絕二麥浥爛壟苗淪沒田野一壑災荒

烈于戊申公復發倉庾施濟遠近飢民爭赴如戊子巳例散米約三千石葢公至此巳四賑矣時本邑額征巳蒙朝議改折而貧民丁口及下戶癃田祇一二畝者凶荒不能完納公復設處三千金代償不足即鬻產以補弗惜也

旋庵子曰世之好義者亦自不乏然或稍捐餘潤以獵聲名即沾沾自得孰有孜孜汲汲日以施濟活民爲念百千不巳寧至于萬至萬不巳

寧至數萬舉累世蓄積一朝傾空至老靡倦如公者乎豈慈悲化身借以拯救此一方民耶葢公受學龍溪先生究心良知一脉視萬物眞若一體不忍民物或有顚連耳吾邑數十年來每値凶荒輒有倚賴公之造福普矣壽考令終爲熙朝人瑞其于姓寢昌寢熾寧有既哉昔陳堯佐出米爲糜倡濟飢荒活人數萬而官顯壽綿謚曰文惠與公先後一揆矣公之令德懿行著于朝野吏僕未數余特摘其好施一節以風世之慳惜自肥者

擣堅錄卷十五　終

王楞庄曰凡偏寵者避欲厚之實以禍之其及之死毋寧爲之如意之戕文賁使之居井之慎宗禮覆族本初之地裂

原言可爲嗣堅爲人父者所宜深省

擣堅錄卷十六

姑息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世論以教偏屬父養偏屬母予謂不然擇師傅課詩書父責也獨不曰教兒嬰孩乎嬰孩時父着力不得倘自幼姑息縱其罵詈長上暴殄天物過失蒙蔽不使父知習以成性壯難挽回昔人謂慈母有敗子此也察饑寒恤勞苦毋責也而邇衣食之原秋毫皆出自父予故曰教養不偏屬也 覺世篇

旋庵子曰昔孫月峯先生昆弟五人俱太夫人躬自督課以致通顯爲國朝名臣母教所係豈淺鮮哉

宋政姑息丁謂如此奸邪止于貶竄雷州宋政顛倒岳飛如此功績至于詔獄棄市安得不亡大率姑息之後必至顛倒即微遼金而秦檜賈似道輩亦必篡弒也亂賊遇唐主又不安于唐而躍宮焉

方剸刃罝䖍爲自救計以故弘恭石顯何必剪除漢元存之反足爲用唐中宗始容韋后既露意剪除竟自速其亡也 五雜俎

旋庵子曰剛能生明使賈秦二賊絕無貪嗜寧肯以國賣乎利欲燻心是非揺亂又何望精明之上理乎

仇覽爲陽遂亭長好行教化有陳元不孝其母詣覽言元覽呼元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之元深自感悟到母床前謝罪曰元少孤爲母所驕諺云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相向而泣於是元遂修行孝道便成佳士 昨非庵

陽以博祥刑之名陰以待作善之報者赦也赦則奸頑漏網貞良喪氣故明王靳之吳漢曰臣死無所言願陛下無赦而已王符曰賊民者莫大于數赦蜀人稱孔明之賢曰軍旅繁興赦不妄下赦豈美政乎此非予言司馬光箴仁宗之言也君實長

者。其非刻深可知。予援此以醒世之姑息者。醒世篇

旋庵子曰。赦者帝王之仁政也。然赦以赦其罪之可矜可疑者耳。乃奸頑乘隙。輒生僥倖。遂使懲創之令不嚴。而玩法亂紀者種種矣。所謂姑息養奸。豈虛語哉。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惟有放四凶之大力量。而後乃成舞干羽之大乾坤。

縱僕

聽言者。內不可聽婦人言。外不可聽左右言。然古今不乏賢婦人。未聞有賢左右也。近習讒口。較司晨之牝更毒。予見近世冠紳。才名自命者。臧獲下隸。戶外蜚語。若出無心。居亭聞之。默自喜以爲察及陰事。真可憐憫。涉世篇

士大夫僕從不可多畜。多一僕則添一僕之費。我之衣食彼者有限。彼之狐假虎威以自給其妄費者。一一取償于我。則是貨利僕受之。毒痛民受之。敗令名損盛德。居亭主人獨受之。予每見主人居鄉。恂恂自愛。而狼狠臧獲。作惡肆怨。激怒以致訟之。罪之責之。民不堪命。只得斯之親戚門客。不敢言。蠢公子又從而佐之。公祖父母徇情面。誰肯懲之。以故一舉人化爲五。舉一進士化爲十。進每鄉會放榜。小民傾耳而聽。惟恐多中名數。禍及巳也。河南沈龍江相公鯉。福建李九我相公廷機。居鄉皆可爲後輩師範。口旦

旋庵子曰。鄉會放榜。惟恐多中名數。說得小民勢窮力極。無可奈何。真堪痛哭。

頃端木孝廉徵云。夫有讀書明理之士。不免爲貪昧苟且之行者。大抵奴僕爲之也。而其中投身一種爲蠹尤甚。夫以游手游食之徒。一旦竭力稱貸以媚我。其勢不取償數倍不止。夫將欲取償數倍于我。其勢不竭力籠絡我。且呼引同類。共竭力爲計。不籠絡我不止。夫我以孤智獨見。而馭彼同心

同力日夜思取償于我之人有能不受其籠絡者歟無有也則是非我役彼乃彼役我也豈惟是哉彼之宗族親戚皆得衣草附木鑿空駕虛以依附于我則是我受役無已時也夫至我受役無已時而猶皇皇焉朝進一人不足暮進一人不足乃至棄指讀書明理之故吾以殉之而問其所積貨利又茫茫然不知何在嗚呼何以解哉

古人稱五倫今人增主僕一倫且加厚焉見有人談其親戚朋友之過惡而信之者矣有談其僕之過惡而不勃然變色斷以為必無之事者乎有言其親戚朋友之受其人毆辱也而袖手坐觀者矣有言其僕之受人毆辱而不奮然投袂而起曰事關體面而不勝不休者乎然則天下之厚於倫者未有若主之于僕者也雖然其僕之日夜謀者則皆浸漁我者也汙蠹我者也其尤黠者更為小忠小信以自結于我而我耳目所不及察者不知若何

也甚者時移事變而颺去也忽焉然則天下之薄於倫者又未有若僕之于主者也 仝上

旋庵子曰二則說僕役情形洞若觀火指主翁護短其如照膽習矣不察讀此能不憮然

六卿尊官也騶從衆盛亦分宜爾余初入閩省馬公森戶書林公廷機子嫌俱禮書下訪各蒼頭一人隨入臬司及送出門外自轎傘夫五名外人不多見也不侈亦常登三公之堂三公俱衙內衣冠出應用童僕亦未有過二人者其簡約殊絕人輩可為宦家師法 李樂見聞雜記

亞卿陳公陛餘姚人褆身清謹教子有父風嚴飭可法其所不易及者家人不知何等約束來冠履衣裳俱似山中農家人不知為著姓亞卿僕也客曰此細事君何故揚之乎曰安可言細近日士子一登鄉薦家人走城市滿面便帖了舉人樣子何曾帶得些朴實來此風俗澆淳所關余故有感而

責之。全上

嘉禾朱公國祚號養淳鼎甲、爲人平易慷慨、能無大過、一日兩公子行街坊暑月張蓋、家人不自歛束蓋觸小戶店蓬破損、家人與店家嚷鬧、到不堪處、有頃適朱公乘軒過、小戶人泣訴朱公、爲駐轎借坐、一人家命僕呼張蓋二人幷持竹篦來、償人中責奴各三十、慰小戶人而去、嗟乎當此季世、宦家熖大、求如朱公者、其千萬人之英傑乎、李臨川

旋庵子曰僕從之惑主也、不獨愚下、卽賢士夫亦不免墮其計中、蓋朝夕承侍、乘間而投、遇一事不卽明告、先以冷語飛言婉婉巽入、主人胸中巳有成心、然後陳說、于是揣摹上意、巧爲漁獵、而受寃者或情急走訴、守門禁不與通、故追其擾嚷以激主怒、而主人反云因我歛束、遂被凌侮、嗚呼縉紳而誰敢凌侮乎、自是僕言日信、正言日疑、狼吞虎噬、莫可誰何、此三吳之通弊也、其原皆起于一入仕途、便不擇馴頑、忙忙受靠、所以夥伴多而爪牙盛、卽士人亦且遠避之、况鄉民乎、又有惕爲禁束、陰實縱之、或以壯體面、或以招分上、倚勢行私、無所不至、而主人顧不問也、呵呵薄惡至此、將何底極、闇之馬公、里之朱公、眞可以訓矣、

○通譜

郭崇韜旣貴而拜子儀之墓、狄青以一時遭際、歉

附梁公、此無恥有恥之別也、不知郭令公狄梁公當日認何人作祖、詩曰謂他人父、謂他人母、謂他人兄、流民痛定之後、追思往事、猶然羞惡、矧驟富貴而甘認他人遠祖乎、涉世篇

胡端敏在處州時、青田宦族胡氏自稱宋安定先生後、携家譜來謁、言安定曾教授蘇湖、凡在二州者、往往皆子孫、願得通譜、公峻拒之曰、某未嘗受欺、言於先人、義不敢許、或勸留其譜、公不聽、嘗聞

韓襄毅公貴盛時有遺以宋蘄王畫像者欲公認爲遠祖公謝不受語家人曰自我作古可也何必攀附他人以取譏笑（說圃識餘）

旋庵子曰近日凡薦賢書者盡引爲同宗隔省隔郡一切不論此不過欲廣其羽翼以誇耀門楣耳不知立身萬仞之上便可垂名萬禩區區科名何足重輕哉況意苟相孚友朋可効緩急情或乖離骨肉亦起戈矛譜之通不通又其次矣

韋顗詞學贍富貧窶滋甚歲暮饑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輟所居外舍館之放榜夕風雪凝沍意光成事者絡繹而至顗畧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閤備設酒饌慰安見光女僕料數衣裝另者排比車馬顗夜分歸所止擁爐愁嘆而坐候光成名將修賀禮顗坐逼於壞垣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梟頃之集於竹上顗神魂驚駭持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語候者曰吾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罹禍患偶聞禁鼓忽鳴榜放顗巳登上第光服用車馬將遺之（顧解）

旋庵子曰世俗都通譜于既貴之後韋光獨認族于未遇之先可謂識誼兼超不可與俗情並觀也諂媚之人但見富豪便應入敬那知箇中不論貧富乎鳴梟報信眞人不如鳥矣

李嶠與李迥秀同在廟廊奉詔爲兄弟又西祖王琦與信安王褘同產故趙郡隴西二族昭穆不定一會之中或孫爲祖或祖爲孫（國史補）

旋庵子曰祖孫顛倒衣冠禽獸矣富貴何爲

鄉賢（生祠附）

夫人少時束于家嚴不敢縱逸及長頗受科舉之累及通籍又受居官之累至于罷官後儘可自適而橐中或未辦買山錢或力能歌舞燕樂恐後裔

效尤、或後裔亢宗、而室有老姤婦相壓、皆苦境也
或數者皆不慮而髮落齒搖乏濟勝具、則不如速
化爲快、若至老而康健、又無諸苦趣波及、便是神
仙、顧反動而掣肘、適有進鄉賢祠、痞塊結于胸中
未銷、眞泥犁業報也、丁卯歲吾杭進鄉賢祠者、一
桼十人、鄉評相嘲、有許由林逋願出鄉賢議、則僇
辱殊甚、吾拈示以破斯人之惑　旦旦
旋庵子曰、闡揚不逮于幽芳、陳乞偏行于勢力

鄉賢至今日雜亂極矣、祟祀盛典、反啓鑽營之
門、風敎何關世道、日衰人心愈幻、殊可慨也、漁
談云、以父祖之貴而庇其後也、冠裳多曳白之
人、以子孫之顯而祀其先也、俎豆多汗顏之鬼
政可爲惡俗箴銘、
雜念庵先生洪先、父官州守、江右人、鄭澹泉先生
父吾核、公官學博、海鹽人、皆賢而祀之祠者、念庵
澹泉二公、見鄉賢濫觴、不忍其父混名其間也、皆

抱主歸、二先生之見、其大異近世士大夫矣、
旋庵子曰、凡鄉先達之賢者、沒而祀之于學宮、
朝廷盛典也、往例頗嚴、所以仕宦而躬修不傷
者、未嘗敢入布衣、而子子自好者、亦得列席而
血食焉、沿流至今、濫觴已極、凡縉紳之祖父、不
論貞汚、不拘顯晦、俱得藉子孫以入、而縉紳一
身、又不必言矣、呵呵、盛典而借以情面乎、昔陸
伯達彥章見林其入鄉賢、抱平泉先生主以歸

曰、恥與齷齪同席、以傷先人之志、眞孝子眞古
人也
沈沂、正德六年進士、平湖人、父子俱官藩臬、產不
及中人、淸名勁節、藉藉人口、遺命無入鄉賢十可篇
江陰繆宮諭昌期、與張祭酒袞同邑、張　世宗朝
人物也、篤行君子、邑中議進鄉賢、而繆時爲孝廉、
以張公立朝、正當大禮大獄、未嘗有疏持之、竟不
祁張公原有疏在實錄中、特文集失載耳、張之曾

孫季廉諱紹祖者與繆友善繆必不肯假借一日繆與張季廉同在友人家觀術者召仙箕上判云衰之孫謝君教誨繆慚聳默禱則云老夫過多望君寬宥日且

旋庵子曰近日鄉賢若律以立朝則進者寡矣有錢可買有勢可恃是以鄉賢接踵耳季廉好友俱不肯假借此等舉鄉賢之人便是入鄉賢之品即特祠又何忝焉

余初綰牧綬未三月章縫數十人請以邑前餘地建立生祠余正色呵曰其何事得罪地方而以不肖軌跡相當非所望于二三子也既而見他邑生祠有塵覆其面者有火灼其楹者有詩詈其像者有刀斬其頭者未必此令之果惡而恩不掩怨求榮反辱宜然哉天啓末年逆璫魏忠賢生祠鱗然遍于京省不及一見而敗拙過王振劉瑾遠矣後之君子無端而忠賢其令謂之不祥吾舊有生祠口號三首恐傷時不災木今有毒閣當之附好事者一笑循良直待去思遲廟貌忙營未去時寶籙若同周八百兩峯飛去讓生祠後賢追誚白蘇癡湖潤堪爲艮壘基香火若無下榁處石梁跨水架生祠庚桑尸祝不如茲蘇湖沿門獵襯施可怪古人多闒茸召公尚少一生祠又一首已忘之矣末句云救荒奇策鬻生祠

旋庵子曰生祠之建只于未去既去閒便可定

其優劣乃又有不然者宦途蹭蹬則已建者日漸頹汚官爵崇高則未建者頓爲崇煥世道惡薄士風有如駔儈則去思之碑政不足盡憑也

旌表 鄉飲附

鈕長卿妻桓孌女也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遠嫌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又夭死妻慮不免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謂曰若家無他意假有之可因姑姊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我先君

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豫自刑剪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行義桓嫠邑有祀必膰焉　後漢書列女傳

堅貞節婦李者年十七嫁鄭廉未踰年廉死布衣蔬食夜忽夢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醜所召也即截髮麻衣不薰飾垢面塵膚自是不復夢刺史白大成欽其操號堅貞節婦表旌門闕名所居曰節孝里　唐書列女傳

旋庵子曰世之以節操自勵者頗不乏人然或修容飾貌好爲矜異者有之誰肯刑耳截髮毀傷其肌體以鳴厥志乎表其門而膰以祀之真不愧耳

張氏江夏民婦惡少謝師乙過其家持刀逼與爲亂曰從我則全不從則死張大罵曰庸奴可死不可他也至以刀斷其喉猶能走擒師乙以告鄰人詔封旌德縣表墳曰烈女之墓令郡縣致奠　宋史

旋庵子曰喉斷尚自擒賊勇壯于氣貞烈婦也然以民間婦而得膺封詔亦異數哉若在今世政恐以小姓湮沒與草木同朽腐耳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婦與舅姑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美欲納之婦號慟欲自殺爲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不

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焉用之願請爲服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耳不能爲若妻也主將恐其誠死許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挈行至嵊青風嶺下臨絕壑婦伺守者少懈嚙指出血口占詩書于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陰雨即噴起如始書時至治中朝廷旌之曰貞婦郡守立石祠嶺上易曰清風嶺　東園友聞

旋庵子曰始紿王將以免死繼乘懈侍以捐生王婦可謂智勇兼備矣立石表貞萬世血食又何忝哉

五代時虢州司戶參軍王凝卒于官家貧一子尚幼妻李齊人也負遺骸歸過開封止旅舍求宿旅舍主人見其寠格之李顧天已暮不肯去牽臂使出李仰天長慟曰婦手爲人所牽乎不可以一手故汚吾身卽引斧斷臂見者環聚爲嗟泣開封尹

聞之笞其主人予藥封創賜資斧焉

旋庵子曰牽手卽願斷臂辱身寧肯偷生予霜骨冰操眞可謂充類至義之盡者也封創賜賚其所以激勸人心者眞且切矣

弘治間貴池一節婦曰唐貴梅爲悍姑逼令與富商淫而不從姑以不孝訟于官毛王富商行賂焉貴梅被掠無完膚堅不從遂自經後園古梅樹下從此月夜見節婦形彷彿若生平與樹影相徘徊不去也後楊太史升庵聞而傳其事無幾何而梅月下遂寂無所見李卓吾推論之曰有太史筆而節婦始不朽千秋故其形可不復現

旋庵子曰夫人怨恨未消精魂不散每影見于有形無形之間以寄其沉鬱不白之氣庶幾或有憑而弔之者亦可少自發舒耳然則輓歌賦什旌興表揚既足慰九原之憤又可豁衆生之迷維持世敎于是焉賴寧得淪亂其貞淫以貽

千古不決之案哉

陳烈節者松陵沙港人也父名俊母呂氏妊三月聞腹中哭聲彌十一月始生至五歲不言十歲喪母哭泣如成人禮長適書生張士栢旣貧且病朝夕勤女紅養其姑靡怨祟禎甲戌士栢死婦年二十有五矢不他適陳翁憐其少欲勸之歸漸奪其志必不可婦嚴重寡言笑平居妯娌未嘗有嬉戲之色士栢之兄士松妻趙氏以此疾之及其孀快

焉與其夫私計婦艾奇貨也里有豪曰徐洪者欲
妾之介徐義商之士松松見利屬其妻宻以諷婦
大訴士松反告曰必欲是非計不可既成價矣秘
之婦與士松同屋而居比鄰有庚嫗者慣劾奔走
乙亥十二月初二夜令托故宿其家爲內應將三
鼓洪統數十人爲刼盜者而襲之嫗啓其扉火械
喧噪羣兇直逼而前婦向不解衣而寢驚起即走
伯當其門奪門不得被掠以去求死衆持之急不

得死抵徐之家愈求死洪妻妾婦女六人伴之豈
無隙忽至厨下持刀自刎衆復奪焉洪亦無可奈
何其黨盛治等謀曰若不從當與張程爲妻張程
者洪之傭奴也伴令程收歸徹夜哭不絕及明洪
有任鄰居婦乃張產見洪家之卒卒也往視問究
號聲不忍就察之則其內戚也扳而歸諸其父婦
曰伯實利其所有徐不得志于我終不我置也必
訟之訟之而令惑居間者繆訶與程情通三夕嫌

貨逃歸婦憤激不屈以言抵觸令吻樱指合嫪不
間隷虐其腕盡青婦益憤訶詘不減禰衡撾鼓狀
因引刀自刺傷頸爲隷所奪頸上凡有四刀痕二
痕在洪家所勒二痕在縣堂所勒也令怒乃因而
辱之爰書出斷與程離異引罵夫律問徒且肴俊
償原聘沒官時丙子三月二十六日也二十八日
適司理至懇訴憐憫得釋二十九日歸家四月初
一即買舟奔雲間訴之直指使者父以貧故擬共

一舟婦預爲生死計慮父覺卒以二舟行初二懷
訴至院門父欲偕進三顧盼令避去父曰人衆莫
助可乎婦曰見方懇覩提萬一乞不已呵責及父
兒死矣父聽之所以預却陳翁者恐刎時復爲父
覺從旁奪之也至于而訴枉斷反覆辦論直指批
牘終將下復如家人父子細訴一番拜謝起行向
南數步即左手持刀右手重擊之深入內仍從容
納刀復轉向北趺坐色不變左右擠之出乃見其

以手托腮仆地先是血不流至是泉湧矣直指急命醫已不可救扶起岸然目猶視直指急趨下流涕拱揖與語許以除殘雪寃乃瞑及舁出驗視衣盡複遍紉其周折之處而厚以纏束堅緻不可復動是其早辦一死以行無還心矣所謂碧血委黃沙丹心映皎日氏誠烈婦也哉觀者無不環泣歎息而霞城許給諫為倡走牘當道別為詩文以和者日至直指檄縣從厚殯殮至于販夫走卒兒

童婦女亦焚香頂禮語及下石烈婦者則裂眦露齦思得而食之不厭死節之刃直指命貯庫而傳之私謚烈節仰時拜疏以聞　旨下諸兒以次輕重抵罪婦建祠旌異焉

旋庵子曰世之捐生徇節者不獨一陳烈婦也然或激發一時或抗礪斗室義氣填胸而倉卒畢命者耳若其持久轉念公府威凌斛不隱忍偷生矣乃逢邑令之怒遭桚卄之刑無畏無縮絕不乞哀挺焉醜詈蹈白刃如甘飴若陳烈婦者豈非卓有定見從容就死浩然獨行其志者耶余友沈君儒評其當與遜國時方正學之舌同其烈烈豈不然哉陳用公先生贈詩云未經伏法伸三尺誓死鳴寃報九原密線細縫纂縞內短刀立斷繡衣前終當梟却犂兒首懸掛祠堂告八筵又云無枝可繞如烏鵲有淚空啼泣杜鵑鬼火青青向何處吳江楓冷渡頭船黃衣

道仙輓詩云男子猶然妾婦顏松陵霜節挺雲間纖纖素手揮孤劍耿耿丹衷矢一天忍辱不求塵眼別陳情惟白未亡寃烏臺自有高懸鏡碧血流沙落萬川三詩可以銘烈節矣聊志之以垂不朽云○按庾嫗之子庾虎于四月初六日以未冠審釋乃十二日與七人同在田畔正一誇張其事忽被雷擊死兩足入地一尺五六寸僵立三日始倒至廿二日忽復醒作孺人口中

語曰我巳告若干人于陰府矣言畢即復死五月十五章令書誓于紙拉學師及丞簿以下各書押焚于城隍之神曰某若徇囑一月之後神明殛之出示亦如誓言是夜夢覺即驚遽歎曰我其巳乎何多鬼之敢犯也從此忽忽顛倒鬼則晝伏夜見寢寐不安至六月十三四鼓令潛出縣門欲往江陰先辭學臺至望亭適日暮各役見滿船皆鬼聲且厲羣稟令令懼云且回棹

至十四天明鬼暫退因謁撫臺及郡伯繳印最後謁劉司理坐不安掖而登輿甫至舟即仆而瞑矣遙計日期恰滿一月何其異也十五日舟停吳江之書院前十六搭廠入殮士民觀者足相擠也夫令于烈節事非真受賄不過徇囑耳報應尚然可不畏哉

丹徒靳文僖貴之繼夫人年未三十而寡有司為之奏請旌典事下禮部而儀曹郎與靳有姻婭因力為之地禮部尚書吳山曰凡義夫節婦孝子順孫諸旌典為匹夫匹婦發潛德之光以風世耳若士大夫何人不當為節義孝順者靳夫人既生受殊封奈何與匹夫爭寵靈乎會赴直入西苑與大學士徐階遇階亦以為言山正色曰相公亦慮閣老夫人再醮耶階語塞而止 智囊

旋庵子曰陳烈婦金石之操炳若日星而讒口尚爾不恕靳夫人尊貴之姿業膺殊寵而陳乞

猶自嘵嘵是非淆亂旌典混播所關綱常風化誠非細也余故並揭之以醒世之信耳為日者焉猶能曰今節義孝順諸旌典只有士大夫之家可隨求隨得其次則富家猶間可力營致之匹夫匹婦絕望矣若存吳宗伯之說使士大夫還而自思所以求旌典其親者反以薄待其親庶乎干進之路稍絕而富家營求之餘或可波及卑賤世風稍有振乎推之名宦鄉賢莫不

皆然名宦載在祭統非有大功德及民者不祀鄉賢則須有三不朽之業若尋常好官好人分内之事何以祠爲

薦賓耆耇雖以年推實由品重故尊老之義與賢賢之典不得偏廢也若濫及匪類則俎豆不光而宮墻無色風厲何藉焉

旋庵子曰余嘗遊新安見請鄉飲者必借重高等生而高等生意有所主弗即請也先于村俗

之素封沿門投帖其不願者無不多金賄免而後乃及其所主所主既赴宴則必豐其禮幣以稱謝故封公無不大賓而守錢者盡皆爲价于是販夫俗子儼然高坐而子子自好者反不得列席焉是朝廷風世巨典反爲市井鬻貨之媒矣世風波委大道陵夷莫此爲甚殊可嘆也

（一）鄉約

鄉約之設將以勸善聞之昔爲名美究之極爲弊端凌虐小民把持官府是非任其黑白公論聽以浮沉有受賄而陷鄰人之盜者矣有扛幫而誣寡婦之姦者矣有受賄而釋真盜反誣失主者矣如此之類不可縷指一鄉之内不特增一武斷實則養一豺狼夫從來上司禁令必曰佐領不許受詞今一鄉之内多一鄉約是一縣之内有千百佐領也今宜深懲其弊鄉約不奉拘喚不許入縣門民間若有爭鬬鄉約不許具詞狀朔望亦不須打卯

凡人命有屍親只屍親告盜賊有失主只失主告惟路死路劫者不得相容恭禁示雖嚴似又不如大此之爲快各鄉之有鄉約與地方總小甲如人眼之上各有眉毛雖少數莖何關輕重故今日去鄉約及覺眼前清淨也

旋庵子曰天下有名美而實非者鄉約是也彼特其年長言可上達雄伯一方官府亦以其老成而時採聽之遂顛倒是非熒惑上聽民之受

害何可底極此惟賢父母能洞察而駕御之耳

總甲之備已盡

正統中巡閩御史柳華令鄉村各置隘門望樓編鄉民爲什伍設總甲統之以禦寇不從令者聽總甲究治由是總甲得號召鄉民無敢違者茂七爲總甲鄉例佃戶輸租田主外餽新米雞鴨茂七倡其民革之又令田主自運租不許輒送其家田主訴縣逮之不至乃下巡檢追攝之因格鬭殺弓兵數人遂刑馬歃血誓衆舉兵反至十餘萬人僭王

號以十三年四月反至十四年二月寇延平中流矢死獨横尸衆推其兄子伯孫爲王有張留孫者從茂七反建鬭伯孫疑而殺之十一月伯孫亦被擒傑誅顏光東曰嗟乎使茂七不爲盜則雖年背幾隻雞鴨猶自收米拖租作一惡佃戶自若也做十月日賊首雖驚受怕身死家滅何益哉彼視其身不直一雞鴨且殺了千生萬生恐後來必向這裏投胎還刀鎗債矣愚民從之更爲痴蠢可憐

旋庵子曰爲治者動稱練民兵不知練民兵必推約長約長不得其人便生事擾害不獨不能禦寇且身自爲寇者有矣茂七在事非明鑒乎

羅文介隱金牛山與世無營世相傳其以鄉約立置人死地鄉人欲奏聞至中道聞其喪而止鄒南皐辨其無然章楓山有與羅一書極言鄉約之不可行想風聞之過也　典林

旋庵子曰鄉約之制雖善然不但小人借以行私即君子亦或因而偏執其爲害小民均也

鄉紳

鄉紳國之望也家居而爲善可以感郡縣可以風州里可以培後進其爲功化比士人百倍故能親賢揚善主持風俗其上也即不然而正身率物恬靜自守猶使人之意也消其次也下此則求田問舍下此則欺弱暴寡風之變也非所敢道矣○俚語云刀鈍利爐熱此兩語淺人不淺夫刀利爐

熱用之以幹許多好事。此先陰誠不可錯過。又乎體面此三字最悞人。今且以何者爲體面。若屈身求官府。此無體面之甚者也。官府即姑從我。而心輕其爲人。此無體面之隱者也。得勢勝着而以豪手里。而人陰指曰。此翼虎不可犯耳。尚得爲體面乎。認得體面真時。便不爭體面。而百美集矣。迪吉錄

旋庵子曰。語云居高而呼。其應加捷。則鄉紳之關係風化。非淺鮮。乃外峻其體面。內實營其私

圖。不惟無以挽頹風。抑且有以傷元氣。如此居鄉。寧不有媿管范二先生乎。

流賊趙風子入泌陽。前大學士焦以身免。發其先世塚墓。無遺骸。取其衣冠被庭樹。歷數其惡。命劍士斬之。曰使吾手誅此賊以謝天下。進攻鈞州不克。賊黨揚言欲屠城。趙風子以馬文升尚書家在圍中。引衆去之。皇明通紀

旋庵子曰。鄉紳賢。可以庇一邑之生靈。鄉紳惡。不能保一邑之墳墓。然則鄉紳所係大矣。又何不勉爲善。而必縱肆虐害。以自貽伊戚耶。

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凌虐隣里。一日爲仇人火其家。火其屋宅。隣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知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一百而已。隣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爲煨燼。生生之具無遺。此其平時暴虐之效也。

旋庵子曰。鄉紳令隣里怨恨畏懼至此。不知幾官諫于若何。近日宜興烏程之事可鑒也。

鄭漢奉先生云。吾鄉有第奉常而歸。饋者遝者。在來觀者闐路駢陌。既而族姻交賀。即仇者亦茹恥愧謝。獨鄰居一室。倘鎖遠引。若避寇然。余怪問之。慨然曰。所貴錦旋者。謂其得時行道。庇吾鄉里。今或竊一名。得一官。即起朝富暮貴之想。名愈高。官愈穷。而用心愈謬。武斷者有矣。庇族慝。持州縣者。

有矣、是榮一人增一害也。其居日以廣、鄰居日以感。吾入山避之不暇、何以賀為。吾聞而異其言、因默識而謹書之。凡交遊間、必道此語相訓切。

旋庵子曰、說得痛快真切、大足警世。然明知之、往往明路之入山遠避、能有幾人。

明僧智聰博洽有戒行、嘗指官人語客曰、此等秀才、是討債的客。問故。曰、國初秀才做官、喫盡辛苦、受盡驚怕、為朝廷出力、到頭善終者、才十有二三。

這便是還債的。近來恩寬網潤、秀才做官、服食輿馬、宮室子女、儘日受用。然為朝廷幹得幾件事、到頭來全無一些罪過、這便是討債的。夫還債討債之說、固是佛家緒餘。然撫後追前、實為確論。噫、我懼相循環而未有已也。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只怕討債太過當了、做出事來、即還債也遲了。有人問某公、何故富貴漢滓子。曰、是玉皇上帝債宅宿逋、底然不宜索子母息、都盡可謂妙驗。

○公門

古云、公門中好修行、何也。夫公門常常比較、時時刑罰、其間貧而負累、冤而獲罪、愚而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搶地、無可告訴、惟公門人下接民隱、上通官情、艱苦孤危時、扶持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寬假一次、勝他人方便十次。若能釋貧解冤、教愚扶弱、無乘危索騙、無因賄酷打、無知情故狂、無舞文

亂法、則一日間可行十數善事。積之三年、有數萬善人、當困厄誰不知感。神明三尺、寧無保祐。自然吉慶日至、子孫昌盛。如其不然、怨毒之、則得亦非福。又有窮人無財可騙、從而酷刑、徒損陰隲、積怨何為。無論古昔、即今豪傑之士、潛身衙門者、亦時祭孤修齋、收埋髑髏、亦有親老家貧、求財養贍、盡是好心好人、誰非孝子慈父。但恐視財太重、或乃陰謀匪輕、何如酌財可否、存心方便、稍貶虎威、莫

肆狼毒。命裏有時終須有。享福後來必長久。中有善信妙人。能以此意化導同儕。功德尤無量。迪吉錄

楊自懲爲縣吏。存心仁厚。家貧。餽遺一無取。遇囚乏食。多方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給囚則家無食。自顧則囚乏糧。商之婦。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來。菜色可掬。婦因撤己之米。煑粥以食囚。後生二子。守陳。守阯。俱爲名臣。昨非庵

旋庵子曰。撤米食囚。其情更眞。而爲德自溥矣。食報兒孫。豈倖致哉。

徐聯常州人。出身吏胥。謙愼有容。在縣三考。皆兵房。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貧無可餽。具酒食。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聯絕裾而走。徹夜具文移脫免。他事類此。由佐貳起家。累遷至兵部郎中。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輒駡。意在聯。聯不爲動。後主事歿。聯爲棺殮送歸。宣德中。聯巡撫甘肅。後至兵部尚書。

旋庵子曰。將妻免戍。雖貪生無賴。然愚人情迫至此。眞是可憐。絕裾而走。品高識卓。公門中那得有此。可敬可敬。

王藻。潼州人。爲府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其鬻獄所得。因遣婢餽猪蹄十臠。及歸。紿云送十三臠。藻怒婢所竊。酷掠之。不勝痛。誣伏。遂杖逐之。妻曰。君日持錢歸我。疑鍛鍊成獄。姑以婢事試汝。夫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

後必招罪咎。藻矍然大悟。汗流浹背。因題壁曰。枷栲追求只爲金。轉增寃債幾何深。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翠林。卽罄所有散施。棄家學道。後飛升。賜號保和眞人。

旋庵子曰。聞言卽悟。王獄吏原具有宿慧。不然明知其寃。而貪財殺人者。往往而是。誰肯散施學道耶。

持堅錄卷十六終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敦倫

薛包汝南人、好學篤行、父娶繼母、憎包分出、包日夜號泣不去、致敺扑、不得已廬舍外、旦入灑掃、父母又逐之、乃廬里門、晨昏問安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命還、及父母亡、哀痛成疾、諸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任弟所願分之、奴婢引其老弱者、曰與

我共事久、使令所熟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田產取其荒蕪者、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諸弟不能自立、致破家產、包復賑給、安帝聞其名、徵至、拜侍中、不受、詔賜歸、加禮賜穀千石、後漢書傳

旋庵子曰、愈逐愈恭、久而不替、恬然退讓、不露客意、至性溢發、非可強而能也、

五代時、有人早孤、叔有七子、祖產未分、叔曰、吾與汝分為二分、姪曰、不忍諸弟共一分、叔辭之、姪固作八分、姪時年十七、入京應試、有術士見之、曰南宮高第、獨此少年、諸人共斥之、曰、轄皆大筆、久歷場屋、豈不如乳臭兒耶、術者曰、文章非我所知、但見滿面陰德氣、及試、果獨成名、餘皆不第、顏光衷曰、取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一、猶有能之者、八分則更難矣、世有無行之徒、以文章傲人、而自家父子兄弟上、不復料理、與愚癡何異、夫文章何關科第

哉、但求其可以進取、則行法俟命足矣、

旋庵子曰、不論文章、止憑陰德、此等相法、真超出凡庸、即謂真主司可也、

王祥事繼母至孝、起為三公、人所知也、祥弟覽、乃繼母所生、每與祥代勞、母嘗賜酒欲毒祥、覽先取飲之、母驚、乃覆酒、覽娶婦、亦與祥婦均苦服役、卒能調和母子如一人、知祥之孝、而不知覽之悌、乃所以為孝也、

旋庵子曰化妬母爲慈母王覽之斡旋非他人所能及也爲王祥之孝子固難爲王覽之悌弟政自不易耳

陳玄爲陳侯太子七歲喪母父更娶周氏有子曰昭周氏讒玄侯將殺玄昭欲先死玄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一如誓言周后又讒之侯怒令玄自殺玄投遠水有大魚負之玄曰我罪人也魚乃去昭從後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絶良久曰吾兄也又投水而死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王覽能調和其母陳昭不能規正其父遇與不遇耳若克念天顯一腔赤血真足垂示不朽

朱百年家貧母以冬月亡衣無綿絮百年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顗宿衣悉裌布顗覆以臥具百年初不知既覺引去謂思遠曰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思遠亦爲感泣 明非捷

李瓚娶妻有子而移居母之室夜常十餘起母每諭之曰汝年來筋力頗憊盍求婢以侍我瓚曰凡母所欲不親經手意如有失其母遂不之强以是家人無敢怠惰 今上

旋庵子曰食稻衣錦誰念亡親備食陳甘何煩經手乃終身夾布夜常十起二君之孝思更出常情之外有令人肅然激發者

長沙有孝子古初父喪未葬鄰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扞火火爲之滅鄧惲爲長沙太守甄異之以爲首舉 鄧惲傳

休寧有吳孝子名拱辰三歲喪母即時時夢見之稍長遂能圖其貌然不能毫髮肖也年十五遇異人爲重寫之真似矣於是出必告反必面事死如事生其事祖母與後母亦盡孝時萬曆丁巳年五十有三事佛清修鄉里稱之孝子蓋嘗夜失火其裀席四際受焚身臥處如故又嘗墮巔崖不測之

險勢必靡碎空中若有承之卒無毀也亦可謂至行格天矣。屏後紀

旋庵子曰孝子所難不難于夢母而難于晝母非真性懇發何能遇與人而指點形似乎遇險復夷其孚格天心久矣

國朝史元鎮宜興人年十六家失火欲投火救母鄰人阻之元鎮號泣突入與母俱焚火熄見其兩手與母相握猶未釋也時人傷之立像祀於周孝侯廟詔旌其墓 纂二集

旋庵子曰三孝子遇火均也古初火自爲滅拱辰身不被火而元鎮獨母子俱斃何天之報施有驗有不驗耶抑刼數分定有不能免耶總之至性純孝不惜死生三人俱足不朽耳

鮑出少游俠與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以飢餓留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升使二兄初雅及弟成先持歸爲母作食初等到家

賊數十人已掠其母以繩貫其手掌驅去出後到欲追賊兄弟皆云賊衆當如何出曰有母而使賊貫其手將云烹噉用活何爲乃獨追賊賊布列待之出斫賊四五人賊走復合圍出跳越圍又殺數十人賊驅出母前去出復追擊之見其母與比鄰舍嫗同貫相連出遂復奮擊賊賊問曰卿欲何得出責數賊指其母以示之賊解還出母比舍嫗遙望出求哀出復斫賊賊曰已還卿母何爲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我嫂也賊復解還之遂相扶客南陽建安五年關中始開出北歸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母獨負之到鄉里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青龍中母年百餘歲乃終出年七十餘行喪如禮後年八九十若五六十者 魏志

旋庵子曰奮勇擊賊既全其母復全隣母不獨孝也且篤于義矣如此懿德力辭徵辟不可媿

猶美以邀榮者乎

廉范父遭亂客死于蜀范與母流離西州天下定乃歸鄉里范年十五辭母入蜀迎父喪母憐其小謂曰汝家惟汝一身遭世亂恐滅絶不得奉宗祀今僅得全奈何復棄我遠去范固請母不能止遂入蜀蜀太守張穆范祖父丹故友也遣吏資車馬布帛送范范不受自客步負喪經涉塗險至葭萌下喪載船船石破沒范抱持骸骨人前接范不動

遂沒石間衆傷其義相與共鉤求一日乃得抱懸良久乃甦移間之大驚復馳遣前資追與范范曰前後相違范所不行也遂辭不受歸葬行服關中高其行本傳

旋庵子曰當顛沛遠涉之時忽遇祖父故友世人必且厚望倚藉之而乃傀遺兩至一無所受非眞廉不能成至孝非至孝不能成眞廉廉孝兼至廉范有之

宋任元受事母盡孝母老多疾病未嘗離左右凡母致疾之由或以飲食或以燥濕或以語話稍多或以憂喜稍過五臟六腑中盡皆洞見曲折不待切脉而知故用藥必效雖名醫不逮張魏公作都督欲辟之入幕元受力辭曰使吾有神丹可以長年必持以遺母不以獻公也况能捨母而與公軍事耶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趨炎附勢忘却本來世情類然如有神丹必獻督府如遇徵辟必離父母安得任元

受而與之講明孝友乎

鄭均兄爲縣令頗受禮遺均諫不聽乃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仕爲尚書拜議郎致仕帝高其義門賜米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著爲令帝過任城幸鄭均舍賜尚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

趙彥霄與兄彥雲親喪同居二十年兄惟聲色博奕是娛生業之廢踰年弟數諫不聽遂求分析既分五年兄之產蕩然無餘又欠債二百餘緡無可酬漸欲逃亡弟因除夕置酒邀兄嫂子女相飲乃告兄曰向者弟無分析之心因兄用度不節惟恐悉皆蕩盡俱受飢寒不得已而分今幸留我一半以供伏臘今日兄嫂仍復同居以主家事管鑰倉庫悉付兄嫂收掌所欠債即以償還以前分書於

親族前焚之兄嫂愧謝不已既受之後處事謹節治家勤儉彥霄與子共年登科一舉父子及第顏光衷曰此事有二難凡人雖有此心尚恐兄不能改遂誤家業一也止能再分未必能悉付掌管二也幾曰幸留我一分足以維持家事亦少周濟吾兄又曰待兄悔悟改過時分之未晚此亦是好心然視此已隔絕甚矣自非于義利關見得脫打得淨未易大丟開手也

旋庵子曰鄭均脫身為傭是不有其身也趙彥霄盡委管鑰是不有其家也惟不有其身家而後乃有其兄弟非天性不琢安得有此

王密上郡人也嘗與弟儁子元直於涼州路中糧置密留儁元直於途乞丏民間比還儁為賊所掠元直逃免密乃將元直追賊叩頭求哀曰人情自愛其子但此弟未生家君見背孤遺相長以至於今請以元直易儁賊相謂曰以子易弟義之大也

以儁元直授密而去密後亡儁勺水不入口者七日雖服喪期年而心喪六載 非非庵

旋庵子曰以子易弟人情所難至誠感動奸宄易心

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薩應充行坐違期不至棘自詣郡辭引已為家長令弟不行罪當在已乞以身代薩薩又辭自引太守張岱疑其不實以棘薩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並悅甘心赴

死焉棘妻許氏又寄語囑夫曰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大家臨亡以小郎囑君今竟未婚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子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季武詔特原罪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兄代弟罪固自難得而妻復再三慫慂婦人慷慨仗義更勝鬚眉丈夫矣

洞雲張翁文定公之父也公爲學憲時其廳事傍二楹上官過訪頗不便旁一楹廼其叔之居也適

叔有宿逋願售公以倍價買之將重搆焉告於翁翁問價幾何以若干對翁知其倍也悅甚已忽潸然淚下公詫問故翁嘆曰吁吾想至日拆彼屋以堅我柱使其夫婦何以爲情是以悲耳公乃惻然曰大人寬心兒當還之遽抽身取券翁止之曰毋吾計其銀已隨手償人去矣將若何公曰第併其價不取可也翁乃欣然曰若然慰我甚矣文定名那奇 非非庵

裴叔則營新宅與兄共遊帳幄儼然軒檻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知其意便推與兄任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世有兄弟並址爲尺寸之地至傷和氣而結訟不休者視張文定裴叔則事不亦媿殺乎揭示風之

施佐施佑兄弟俱爲知州致仕家居田產參差有唇齒之隙親友日爲處分不能解同邑溪亭嚴公名鳳素以孝友著聞事兄如父周卹保愛無所不

至是時偶邀翊之於舟中語及產事公蹙額謂曰吾兄懦吾正苦之使得如令兄之力量可以盡奪吾田吾復何憂因揮涕不已翊之乃惻然感悟遂拉溪亭同至兄宅且拜且泣深自悔責而相之亦涕泣慰解各欲以田相讓遂友愛終身人咸稱嚴以誠感施以誠應鄉邦美事至今二姓皆蕃衍人猶樂談其事云

旋庵子曰只以自家兄弟婉婉相挑自然感動

良心勃發而不能已嚴溪亭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矣

浦江義門鄭氏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子五櫃貯兵器倘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撤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開乃斬誣者噫使當時堂榜不墜不撤十櫃盡發而兵器見焉

則鄭之禍叵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騭之也　昨非庵

旌庵子曰嘗考九世同居者不止張公藝已也婺州浦江鄭綺亦九世共爨其十世同居者有京兆惠從順焉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黃実解州董孝章河中姚宗明焉其十三世同居者有江州陳昉焉其十四世同居者有河陽陳芳焉其十五世同居者有信州李琳焉其十九世同居者有會稽裘承詢焉並載宋史以子攜之大都得力于貧貧則無可爭亦大都起家于農農則無暇爭故能久也豈盡人人賢哉至謂能忍與無聽婦言豈其然乎下此而五六世同居者不足異矣況其間有獨子單傳者哉後魏博陵李凡七世同居長幼一百九十八口宋德化人許祚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青陽人方綱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口族屬繁衍

食指不支未知何法以調之也古人累世共爨後爲笑談今人一家之中突烟四起悲夫不幸兵戈亂離雍睦者骨肉相衛保其丘墓即王敗朏遷而家風如故否則蕭墻之內有不忍言者何暇怖藩籬之外乎

忘本

五刑莫大不孝王法誅之冥律禁之其特甚者則有四等父母待孝尤切曰老曰病曰鰥寡曰貧乏

父母當壯盛起居猶能自理至龍鍾傷立扶杖易什寒夜啓寂鐵骨難挨又如偏風久病坐臥不適遺溲叢穢薦薦可憎子所難奉惟此時親所賴子亦惟此時又如老境失耦寒燠誰問丈夫猶可娶婦奈何就使兒孫滿前耦者耦雅者雅人人斯睡去簡簡樂事歸滿聲長處不可問枕邊淚濕與誰同有孝兒孫頗娛晚景不幸而毋我者乘慣激發姑我者橫面阻絕祇讒半點骨血空博一世凄涼

又有撫字財匱婚娶力竭健少年經營肥煖老窮人撫首躊躇望一啖以垂涎乎三食而恐氣吁嗟乎從何來而長養若是此數者寃氣猶足動天子孫倍當行孝勸化者於斯更喫緊云　非非庵

旋庵子曰說四等父母悽慘眞切字字堪悲讀之而有不猛省激發時時思所以慰其親者眞禽獸之不若矣

小不孝之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驕寵爲父母憐惜過甚常順適他性子驟而拂之則便不堪人前出言稍有過失父不忍唐突於子而子乃敢唐突其父文行稍能父譽子惟恐不在我上而子必欲父出我下積此驕縱他人處處不出乎獨父母處處得出乎遂眞謂老成人無聞知矣二曰習慣語言粗率慣便敢衝突動作簡易慣便敢放恣父母分甘絕少慣遂不復憶其甘旨父母扶病任勞慣遂不復問其痛癢三曰樂縱見同輩不勝意氣對

雙老而味薄入私室千般趣態映高堂而機窒甚且則以父子兄弟爲俗物不樂相對則雖有孝弟之念蘇中而出耶四曰忘恩記怨夫恩習久愈忘怨習久愈積人情然也故一飯見德習久則饜嗛起一施感恩常濟則多寡生一迎而見親累日則猜嫌重見父母兄弟生而習之以親愛爲固常且有愛我而獲拂者矣以訓迪爲聱耳且有譽我而被厭者矣以任勞庇護極念經營爲平等且有强

詆吾事而怨耽者矣眼前大恩恬然罔識況能推及胎養之勞襁哺之苦哉此數者皆人之習情然亦未嘗無眞性但積久不知其誤耳　廸吉錄

大不孝之所以習成者有四一曰私財財入我手便爲我有而在父母手者又謂吾得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覬親求財不得則怨親親不能自養而寄食吾財則又怨親甚且以單父隻子而因財相夷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

如身誰之身財誰之財我不帶一財來而襁哺無缺以至今日誰爲者乎二曰戀妻子有美味鮮果欲以娛妻寵子有佳會良辰欲以擁妻抱子而悅親之念遂微不思子爲我子而我爲誰子親子我而我不顧則我亦何賴有子哉夫妻故聚樂然當呱呱待哺時豈解戀妻豈妻能顧復得我生活耶辛勤字我指望有婦得孫成人代勞貽謀乃有婦而親反不得有子耶三曰嫖蕩欲火正熾客誘如

但有倚廬傷心者不解也家業浪費婦姑勃谿有激聒誚讓者不辨也懷子不寐風雨長夜之魂垂白無歡菽水冷半世之奉吁嗟狂興幾何忍令有此四曰爭妒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憾父母之子衆子也情豈無偏乃攘臂爭分側目奪寵或兄弟而觖觖或姊妹而計較護短爭長分曹伐異相讒盡而家道暌積與喜而孝情薄矣　仝上

旋庵子曰大不孝總因小不孝來從幼驕養不

曾以聖賢道理時時講究識見卑汚止有酒色財氣四字橫塞胸中又何能脫去俗緣獨現親愛之性乎

有似孝而非孝者父有過當幾諫有從當克蓋若但知順親於情而不知順親於理或任其偏僻而致戾於一家或聽其恣睢而取憎於鄉里或護其陰私而得罪於天地其根必起於利親之財挾親之勢故從親之欲而忘親之身遂成親之惡孝經

以父有爭子爲安親揚名不然卽身膺貴顯愈揚親不義之名親得安乎而可謂孝乎有自謂孝而實非孝者能服勞能奉養而有德色此亦情之常也在小姓人家止此一室父子朝夕團圞卽有言語之傷尋卽消釋反得眞率盡情乃士人知書者其於父或嫌其老而稱逸以安置之或憚其腐而托故以違離之或見其卑而借理以倚壓之遂致日遠日疎相對話少意色冷淡尊而不親更有一

種好遊者捨堂上之樂結友朋之懽與鄉遠省累月窮年覩人膏潤名曰爲貧爲養實則畜子奉妻惡得爲孝又有人見爲孝而神見非孝者生亦盡養事亦承歡而備物鮮情絕無眞樂及死亡之日衾棺盡美哭踊隨常亦無眞哀覓地安葬竭力費財又爲子孫謀蔭非爲父母求安此神目視之甚明也。仝上

旋庵子曰三種俱不得稱孝總曰粉飾勝而眞誠漓遂使骨肉至親都成假合故順親必如誠身良有以也

乃父母之取厭于子孫者則亦有數種一曰迂濶衣冠禮數老人家不合時宜當思班白何以常在到有古趣令人愛惜二曰惜財緦緦持籌禁子孫濫用當思爲誰艱苦日所喫用者是誰所留三曰尫弱起止不便扶持維艱當思欲報劬勞養兒代老正在此時四曰昏耄言語牽纏重聽蹇澁當思

巳生之初無知無言爲誰欺弄五曰愛憐內外少子推食讓腹偏護太甚當思愛及童僕尚應體心況我同氣倘于此處起一厭心暫入不孝而不自知急宜回省。仝上

旋庵子曰人不生于空桑寧遂忘却父母乎其所以流于忤逆者習情陷溺弗思焉耳倘一思之有不翻然悔悟者非夫五曰當思眞可稱頂門棒喝矣

又有前後之間嫡庶之際父母或有偏向而爲子者亦易生嫌怨此當委心付之期于必得歡心而後已韓魏公云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大畧銷化最急一身唇齒猶有齟齬父子兄弟豈盡如意獨親生兒女雖有時呵讓有時忽畧欠缺過則忘矣而異生者遂執以求備展轉不化我既不化則氣色間不覺拂怒縱百般調娛不能恬如無事

時也甲幼尚不能化何況尊長交相責備只怪譴怒在人不知火性堆胸日甚一日事積一事左右近習又相煽蕩以搆鬬其間即欲消遣而不能矣亂臣賊子其始皆見君父有不是處微根不除遂至横决耳豈惟怨怒不可使有宿物即要父母兄弟從天理上行要父母兄弟愛我親我此是好意亦不可壯腸太急着手太重太重則物而不轉矣新愛已生而舊惡猶存貌合可喜而神猜在念一

吾可揚而責備不改如此安能化人故化人者先化其心而已其于至親尤所重云 仝上

旋庵子曰平等交與着不得一毫意氣況父子骨肉寧得參以先入之見乎葢先入横胸則猜疑漸啓事上接下處處窒碍矣化人者先化其心可謂獨得要領之言矣

嘉靖庚子秋湖廣通道縣庠生鄭文獻以母喪旬日未闋求應試教諭朱尚恩不可乃浼父兄姻婭

爲懇朱拒之益力文獻出怨言朱曰必不得已須葬母姑聽其去文獻欣然出其柩權厝城外遂與族人鄭遂俱赴試有楊登及鄒監生亦附舟次辰州訪一術者言祿命亦善相謂文獻曰子旦夕奇禍至宜亟歸謂鄭遂曰子禍亦奇謂楊登平平惟鄒監生可有功名三人怒曰俟吾輩得意歸當捽而辱之葢鄭遂亦新喪偶未踰月即繼娶娶未久即起行舟宿常德堤曉星燦然惟黑雲如葢覆桅

上少頃暴雷大震拔舟中大桅而去人起視見空中木屑如蝶百萬飛下鄭文獻鄭遂楊登俱震死鄧監生幸無恙楊登隨醒俄鄭遂亦醒聾其左耳半身黑鄭文獻竟死遍身如漆四肢綿軟若無骨者楊登鄭遂乃斂文獻屍徑歸鄧獨赴京得官

旋庵子曰越旬日之服遂至震死天蓋怒其忘親之心不可宥耳乃世之匿喪求進者不乏也王法不加冥報未顯豈世道寖衰人心大壞天

亦不能盡取而懲治之耶余特揭此一則以詔昧本喪心者

嘉靖時順天府有民因母病羸瘵市一豬胃令妻烹以奉母逾時婦產遂留胃自食竊以胎衣烹熟市薦之姑忽一赤蛇躍入婦口止遺尾數寸在外遠近閧傳接迹爭覩遇男婦老者蛇不動若值少婦女子蛇尾即左右擊婦面或鉗其尾牢不可拔叫號三日而死

旋庵子曰醫方胎衣能補人則未嘗不可食但留胃自食而以胎衣奉姑則心無誠敬遂罹蛇報孝養者可不知之

程惡子順義人得一孩極憐愛之而性兇狠不知尊母母老羸常被其毆詈一日抱孩誤墜地傷額惡子歸以為害其子聲色甚厲母懼走隔嶺女家避之數日怒不解礪刃匿身邊而故好好迎母曰孩愈矣可疾歸母從之至半途僻地剸刃其母腹

而刃反自巳腸入腸出不知何由反也後屢埋其屍而常露地上鴉犬食盡乃已

旋庵子曰殺母而反以自殺造化常露其巧政以醒世之背逆不能奉母者耳

張惡子有弟母甚憐之常疑有匿金與之一日引至大樹下欲毆之母老矣呼神痛苦忽雷聲起自壹劈樹兩開而擠惡子夾其中樹復合烈日中蟻雀百足鑽其肉凡四日死臭聞數里道上行人皆

皆之聚衆舉火弁樹焚訖

旋庵子曰如此惡逆不卽震死而劈樹攝合令四方共覩其果報天之借以醒世者至矣

賈耽爲滑州節度酸棗縣有里婦事姑不敬姑年甚老無雙目婦以食裹納犬糞授姑姑食之問子何物其子仰天大哭有頃雷電發若有人截婦首以犬續之耽命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

旋庵子曰以犬糞易犬首報自不爽然婦人潑潑常有狗頭狗腦以作模樣者今新婦易以狗頭其心旣變而形有不變者耶

句容民兄弟三人其伯氏客蜀販木三載不歸仲以嫂美令人詐稱兄死嫂爲位哭成服久之察其心無嫁意乃私受河上賈人金鬻之仍紿賈人曰嫂性欲嫁而多矯飾若好語則費日汝可率徒衆猝至見素笄者擁而登舟但云明日講話登舟爲汝歸矣計定其夜賈人率徒衆至仲季皆避去然季與分金少已先潛以語嫂仲婦不知也嫂因泣告仲婦曰汝夫嫁我幸是富客但何不早言令我飾妝今吉禮而素粧可乎幸以綳冠相易片時其安矣仲婦授之自着素笄嫂卽匿去客衆見仲婦隨擁而去乘風舟發仲歸始詫失婦追之則千帆雜亂不能得矣乃次早伯氏有重槖歸夫婦嬿婉聚處里人皆來勞遶仲慚愧殊甚又聞其二稚啼

索飡仃腸爲之裂里人有知無不揜袖胡盧者

旋庵子曰機巧相觸循環無端人人其有心竅誰獨任其簸弄乎嫁嫂竟賣其妻天之報施可謂至巧

擣堅錄卷十八

婚姻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宋時杭丐者之長曰團頭家雖富而丐者之名不除有一團頭家富而女甚美且能詩心欲嫁士人人無與爲婚者有一士新補太學生貧甚遂就婚焉得嫁裝甚厚資以讀書遂登第授無爲軍司戶將妻赴官心恥妻家丐賤泊舟江上給其妻至馬

門看月推墜水中亟移舟而去有許某者爲淮西漕帥泊舟司戶棄妻處聞岸上有婦人哭聲許公呼登舟訪問之對曰妾某司戶妻也夫夜泊舟此地給妾至門邊看月推妾墮水若有物承吾足者故得上岸許公曰若行無良耶曰無之若與夫隙耶曰無之然則何以至是婦曰妾家頗富而門戶卑下司戶爲諸生貧而婚妾妾家資裝甚厚今一旦登第拜官恥妾家賤辱其門楣故欲殺妾而別娶大姓想當然耳許公曰然哉此負心人也命易以乾衣曰汝爲我女戒左右弗洩至官一日謂僚屬曰吾有女笄頗有文能詩不欲與凡子願得一美士贅於家衆以司戶薦許公曰此子亦我選中但其年少入太學登第未必肯呼我丈人衆曰彼寒士得公收之如天之福也遂言之司戶欣然聽命比入許公門乃故妻也卽唾夫之面且批其頰曰貧賤相依賴吾家沕沫良厚一旦得志而捐之

水濱狗彘將食子之餘耶司戶慙惶無措許公勸止之三日後置酒謂司戶曰吾壻當恨岳翁卑賤今備員某如何司戶俛首不能荅許公待之如眞壻也女亦極盡孝許公死爲之重服以報焉嗟乎女之墮水不死棄婦再合皆數也收之者適是漕帥乃司戶之上官遂還故物天意亦巧矣司戶負心已極造物故欲發其奸醜其行使之措身無地作鑒千古 鴻苞集

杜陵韋固少孤思早娶婦多岐求婚不成貞觀二
年將遊清河旅次宋城南店客有以前清河司馬
潘昉女爲議者來旦期於店西龍興寺門固以求
之意切旦往焉斜月尚明有老人倚巾囊坐於堦
上向月檢書覘之不識其字固問曰老父所尋者
何書固少小苦學字書無不識者西國梵字亦能
讀之唯此書目所未覿如何老人笑曰此非世間
書君何因得見固曰然則何書也曰幽冥之書固

曰幽冥之人何以到此曰君行自早非某不當來
也凡幽吏皆主人生之事生人可不行其中乎今
道途之行人鬼各半自不辨耳固曰然則君何主
曰天下之婚牘耳固喜曰固少孤常願早娶以廣
後嗣爾來十年多方求之竟不遂意今者人有期
此與議潘司馬女可成乎曰未也君之婦適三歲
矣年十七當入君門因問囊中何物曰赤繩子耳
以繫夫婦之足及其生則潛用相繫雖讐敵之家

貴賤懸隔天涯從宦吳楚異鄉此繩一繫終不可
逭君之腳已繫於彼矣他求何益曰固妻安在其
家何爲曰此店北賣菜家嫗女耳固曰可見乎曰
陳嘗抱之來賣菜於是能隨我行當示君及明所
期不至老人卷書揭囊而行固隨之入米市有眇
嫗抱三歲女來敝陋亦甚老人指曰此君之妻也
固怒曰殺之可乎老人曰此人命當食大祿因子
而食邑庸可殺乎老人遂隱固磨一小刀付其奴

曰汝素幹事能爲我殺彼女賜汝萬錢奴曰諾明
日袖刀入菜肆中於衆中刺之而走一市紛擾奔
走獲免問奴曰所刺中否曰初刺其心不幸才中
眉間耳後求婚終不遂又十四年以父蔭參相州
軍刺史王泰俾攝司戶掾專鞫獄以爲能因妻以
女可年十六七容色華麗固稱愜之極然其眉間
尚貼一花鈿雖沐浴閒處未嘗暫去歲餘固逼問
之妻潸然曰妾郡守之猶子也非其女也疇昔父

曾宰宋城、終其官、時妾在襁褓、毋兄次殁、唯一庄在宋城南、與乳母陳氏居、去店近、鬻蔬以給朝夕、陳氏憐小、不忍暫棄、三歲時、抱行市中、爲狂賊所刺、刀痕尚在、故以花子覆之、十八年間、叔從事盧龍、遂得在左右、以爲女、嫁君耳、固曰、陳氏眇乎、曰然、何以知之、固曰、所刺者固也、乃曰、奇也、因盡言之、相敬愈極、後生男鯤、爲雁門太守、封太原郡太夫人、宋城宰聞之、題其店曰定婚店、日有篇

旋庵子曰、余見世人求親擇配、不論世德、止論門楣、不祈女能端毅、止祈奩豐厚、于是富貴之家、今夕分娩、而詰朝已議親矣、倘或事出意外、鼎盛者有時而蕭條、盈溢者有時而藍縷、嫁不稱情、終鮮如始、其懊恨凌毒、有不可勝言者、似此惡薄、殊可痛恨、余特舉杭司戶定婚店二條、以曉世人、婚姻自有定分、不可人力強也○謝陳留曰、余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頗僻自用、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窮極奉養、以圖勝人、一切孝公姑睦妯娌敬師友惠臧獲者、槩未有聞、曾不數時、奩橐俱罄、怨天尤人、謀擾萬狀、或以破家、或以亡身、其夫雖沾餘沫、豐衣美食、而舉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思慮昏顛、意氣沮喪、甘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侍郎孫公初名洪、少時與一同舍生游太學、相約無得隱家訊、一日同舍生得書、祕不以示、孫詰之、

生曰、非敢隱也、第書中語干公進取、似不便、孫曰、何害、某正欲知所避就、生出書示之、書云、昨夢至一官府、恍若閱登科籍、汝與孫洪皆列名籍中、孫洪名下、有朱字云、於某年月日不合寫某離書、爲上天所譴、不得過省、孫閱書愕然、生曰、豈公果有是乎、孫曰、有之、向來東上、在某州、適見某翁媼相訴求離、某輕爲寫離書、初無他意、不謂上帝譴責乃爾、生曰、夢寐恍惚、亦何足言、如公高才碩學、僻

拾無疑，孫終怏怏，及就試，生果高中，而孫下第，方信前夢爲不誣。生曰：某西歸當爲合之，以契天心。因問孫所遇聠離人姓字，尋跡其處，得之，夫婦俱未有偶。生爲具道一段因緣，置酒合之，如初。乃馳書報孫，孫不勝感悅。其後孫以太學內舍生免省試，歷躋膴仕，履典大郡，所至有離婚之事，未嘗不婉轉調護。晚持從橐侍經閣，舉二丈夫子，亦同舍生有以全之。乃公祇畏天譴之功也。迪吉錄

旋庵子曰：婚姻離合之間，關係甚大，寧得草草從事？世多挑隙搆禍以快其私忿者，覩此能不悚惻？○貪財負義，阻隔婚姻，不獨人非，難逃鬼責。

韋放宏厚篤實，輕財好施，於諸弟尤雍睦，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必臥起同一室。時稱三姜。初，放與吳郡張率皆有側室懷娠，因指腹約爲婚姻。其後各產男女，而率亡，遺孤孱弱，放恆贍恤之。及爲北徐州，有勢族請姻者，放曰：吾不能失信故友。乃以子岐娶率女，而以女適率子。士論高之。梁書列傳

旋庵子曰：富貴則指腹，貧賤則忘親，古亦不免，今時更甚。此輩總以兒女爲市恩之媒，不肖之尤也。若韋放者，持身恤友，可謂兩得之矣。○沈幼宰曰：蕭穎士孫女流落爲賈人妻，論者惜之，以爲文人之一厄。近世有身貢冠紳，惟恐其女之不流落，而執箕帚于銅臭之門，何王源多而沈約少也。

虞翻與弟書：長子容尚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世之人多以門第相夸，尚殆未知門第高妻，由是夌夫，婦由是傲舅姑，況豪門勢家，禍在不測，反爲其累者亦有之。採禾集

旋庵子曰：新婦挾門第以自簡貴而夌侮舅姑者，往往有之。乃娶婦者必富貴是趨，習情錮蔽

沉溺不醒、殊可恨也。

世傳韋臯玉簫事、再世婚姻、以爲誕妄、宋史列女傳王氏婦梁臨川人、歸夫家才數月、會大元兵至、一夕與夫約曰、吾遇兵必死、義不受汚辱、若後娶、當告我、頃之夫婦被掠、有軍千戸强使從已、婦紿曰、夫在、伉儷之情有所不忍、乞歸之而後可。千戸以所得金帛與其夫而歸之、并與一矢以却後兵、約行十餘里、千戸追之、婦拒且罵曰、斫頭奴、吾與

夫誓天地鬼神、實臨之、此身寧死不可得也、因奮擲之、乃被殺、有同掠脫歸者、道其事、越數年、夫以無嗣、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其故妻、夜夢妻曰、我死後生某氏家、今十歲矣、後七年、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同云。此出正史、非誣也、然王既生十歲矣、復能見夢中、爲說宿因、又何也、沂州志、馬愿係生員、居城西、向城集妻高氏、生二男一女、後病故、數年有流寓民王大福所生一女、方四歲、每日哭泣、人問其故、即云、我生前係愿妻、於某年月日病故、遺下子女某某、馬氏父子聞而往視之、女牽衣而泣、刺刺言生前事、益悉、併子女之乳名而呼之、且云、生時遺下金環一雙、見藏宅內某處、及啓視之、果如所言、馬具禮抱回、以諸服物與食、遂不言前事、撫養至十五歲、仍成夫婦、見生一女、今氏年已二十餘矣、州里人咸稱之曰、兩世婚姻。柽庵小乘

旋庵子曰、姻緣未斷、再世尚爾相逢、情意不交、百計何能强合、世之妄扳貴富、巧結秦晋者、何其愚也。

初范雲幸于竟陵、江祏欲與聯姻、求雲女、一日酒酣、就巾箱取剪刀與雲爲聘、雲笑受之、及祏貴、雲亦因酒酣、謂祏曰、昔與將軍俱爲黃鵠、今將軍化爲鳳凰矣、因出刀還之、祏無復前念、遂姻他族、祏敗、妻子流徙、雲仍爲經紀周恤、士論多之。南史

旋庵子曰，此等薄行，今世儘多，特習矣不察耳。

厚嫁

唐楊收、段文昌皆以孤寒進，貴爲將相，率奢侈。收女適裴坦長子，嫁資豐厚，什器多用金銀。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及兒女到新婦院，臺上用碟盛果實，坦欣然，視碟子乃臥魚犀，遽推倒茶臺，拂袖而去，乃曰，破我家也。他日楊相竟以納賂，遂至不令，宜哉。

旋庵子曰，婚嫁過侈，適長子女之驕佚耳。傲其翁姑，矜其妯娌，而凌夫虐婢，無所不至。一遇緩急，決不肯俯從相周，則娶婦者亦何利而必趨附勢利，以覬高門乎。余家素守清白，窮約自甘，自祖先以及子姓，凡結婚姻，俱擇耕讀積善之家，期于不玷門墻足矣。至于富厚貴顯，而家訓不嚴，裝貲矜耀，即有良媒說合，未嘗無俯而就者，余謝其素，不敢扳也。

子嗣

朱遜買成都張氏女爲妾，曰福娘。明年娶於范氏，以新婚不欲留妾，妾已娠，不肯去，強遣之。又明年，朱東歸，福娘欲隨不果，後生一子，名爲寄兒。朱居姑蘇，吳蜀杳隔，彼此不相聞。後遜卒，范氏無出，悲痛殊甚。後故人王渥遣使致唁朱喪，使乃舊服役遜左右者，方買福娘時，此人爲牙儈，因從容言福娘自得子之後，甘貧守節，誓不嫁人，其子今已七

八歲，從學讀書，眉目疎秀。范氏大喜，乃迎致之。福娘與兒俱來，范氏以爲得之乖離絕望中，實天所賜，名之曰天賜。及問福娘，曰，從師發蒙日，師命爲天賜，一命名也，蓋與此符合，何其異哉。鴻苞

部下有李總管者，官三品，家巨富，年逾五十而無子。叩之一術者，曰，吾之祿壽已不必言，但推有子與否。術者笑曰，君有子矣，何爲紿我。李曰，吾實無子，何故紿汝。術者曰，君年四十當有子，今年五十

六矣非紿而何李沉吟良久曰吾年四十時一婢有孕吾以職事赴上都比歸則吾妻已鬻之矣莫知所往若有子則此是也術者曰此子終當還君遂別時坐中一千戶邀李入茶坊告之曰十五年前吾亦無子因到都置一婢則已有孕及抵家吾妻亦有孕一兩月間各生一男今皆十五六矣豈君之子也兩人各言婢之容貌年齒良是李歸語于妻迎千戶至家饗以盛饌與之赴期而別李遂

至千戶家饋獻甚厚千戶命二子出拜衣冠如一風度不殊千戶曰君試認之誰為君子李瞻矚久之忽前抱一兒曰此吾子也遂父子相持泣千戶曰是也一座皆為落淚千戶遂并其母還李李泣拜謝而去後此子亦官至三品人之有子無子皆大數使然術士業精千戶之義亦高矣 俱上

一旋庵子曰艱嗣之家動憂乏絕至傾家祈禱登齊雲走南海不以為勞而卒未能必得乃忽得之于無意不啻珍寶如寄兒李郎者豈非天賜哉人惟是陰行善事廣濟萬民則種玉之本在是矣不然而廣置妾婢無益也

正德初徽人王某商於蘇年踰三十未有子其姑夫某風鑑甚精言人禍福生死無不奇中一日見王某愀然語之曰汝於十月當有大難數不可逃奈何王某素神其術亟往蘇斂貲而歸至某處值梅雨水漲不可以舟乃暫寓客肆中晚霽出河濱

數步適見一少婦抱一兒投水乃急呼諸漁舟曰能救此者與之二十金諸漁舟競渡出之遂如數與金問其故則曰夫貧傭工度日家畜一豕將鬻以償租昨有買者值夫他出遂自鬻之不意所得皆假銀也非惟夫歸箠楚兼亦無以聊生故謀死耳商更加悼恤問豕價而倍償之婦歸遇夫於途且泣且幸具告其事夫疑其言之誑也而與婦同詣王某寓所質焉至則某已閉戶就寢其夫令婦

三語便釋夫疑節婦凜凜上人不及。

以十一人償一性命。

扣門問何人曰我投水婦特來致謝耳其乃厲聲曰汝少婦我孤客昏夜豈宜相見倘有意明日偕汝夫來一揖何遲其夫始悚然曰吾夫婦同在此矣其乃披衣起方起戶間聞室中轟然回顧之則磚壁因久雨而頹正壓臥榻粉碎不然其身當之矣蓋天所以報之也比過十月特造姑夫家姑夫愕然諦視之訝曰汝滿面陰騭紋現是必曾救幾人命矣後福未可量也後果連生十一子年九十六尚康健

竇禹鈞范陽人幼喪父事母至孝三十無子夢亡祖亡父謂曰汝命無子壽且促當早行善事禹鈞唯諾先有家僮盜用房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二三自寫券繫女臂云永賣此女償所負錢自是遠遁禹鈞見而憐之卽焚券以女囑妻曰善撫養之旣笄以二百千擇良配得所歸後僕知之感泣詣罪禹鈞寘之不問遂是父子圖禹鈞像晨昏

此功德更勝于待衆人後是登澤此一家此是教吾可及世。

祝壽元旦往延慶寺得遺銀二百兩金三十兩持歸明晨詣寺候失物者須臾一人泣至問之曰父犯大辟徧懇貸得金銀將贖父罪昨暮因酒失去父罪不復贖矣禹鈞驗實還之復有所贈凡宗戚有喪不能舉出錢葬之遺孤貧不能嫁出錢嫁之故舊相知每遇窮困多寡週之四方賢士賴禹鈞舉火者不可勝數每量歲之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濟人之急惟尚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

妾宅南建書院數十間聚書數千卷禮文行之儒延致師席有志於學而無供須者咸爲留之登貴顯者前後接踵後復夢祖父告曰數年以來上帝以汝有陰德名掛天曹延算三紀賜五子各顯榮仍以福壽而終當充洞天眞人位緜是禹鈞愈積陰功爲左諫議大夫致仕年八十二沐浴別親友談笑而卒子儀禮部尚書儼禮部侍郎皆翰林學士侃左補闕偁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僖起居郎

入孫皆貴顯范文正公書其事於册以示子孫

馮琦之父為邑庠生隆冬早起赴學路逢一人倒臥雪中捫之半僵矣遂解已綿裘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人告之曰汝救人一命出自誠心吾遣韓琦為汝子生琢庵遂名琦官至尚書

旋庵子曰世之求嗣者往往廣置妾媵偏搜房術自以為得計而于積德累行缺如也即翻然省悟浮慕作福不過燒香許願便矜懺悔不知

神明照鑒政不在此處文夼數王商之急救婦命竇君之仗義還金馮父之解衣救僵如此求嗣乃真求嗣耳

吳次嵒年五十餘僅一子國彥已受室頗自念孱弱欲其父更舉子以為宗祧計請于母母語次嵒嵒曰貧家有子足矣安用多為母子乃私鬻衣飾餘贏置一妾比入門羸然病婦遂迎醫治之病氣已劇僉云不治但亟賣猶可得值母子深自悔責令原媒改遣議已成次嵒知之曰我既為人誤安可復誤他人且此妾在我家猶可望生一出吾門萬無生理所得不過十金安忍棄之竟留其妾具實以告買者還其直而去妾自是病日愈乎復如舊忽有身國彥客楚膺病歸竟卒卒不一月而病妾舉一子里閭嗟異以為陰果之報

旋庵子曰一點不欲誤人之心便是滿腔生意安得不舉子

成化初毘陵錢長者貲甲郡中行善乏嗣里有喩老為勢家假官威索逋械繫連歲妻女凍餒求假於翁翁不計券如數給與得解老挈妻女踵謝翁婦見女有殊色欲為翁娶為生子計老與妻女皆喜翁曰本意作善乃復雜慾其間耶不可是夕婦夢神語曰汝夫陰隲隆重當錫貴子踰年果生子年十八鄉會聯捷 ‖纂二集

旋庵子曰真心行善定得果報若借善行私福

力便輕

邯鄲張翁家甚貧未有子置一空罏積錢十年而罏滿有隣人生三子犯徒擬賣其妻翁懼妻去而子不能全活也遂謀諸夫人將所積錢代完贖銀不足夫人復拔一釵湊之是夕夢上帝抱一佳兒送之遂生弘軒先生今子孫且相繼登科第矣上仝

旋庵子曰家貧若積乃能捐救陰德更勝有餘萬倍

馬恭敏公森之父年四十誕子甫四歲眉目如畫保若拱璧偶婢抱出門失手跌傷左額死封君呼婢奔避自抱死兒入曰吾自誤跌死婦驚痛擡封君倒死者數四索婢撻之無有婢歸母家言其故感泣籲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果生恭敏左額宛然赤痕 昨非庵

旋庵子曰傷子撻婢勢所必至罪亦應然但以愛子而致之死則惆極生嗔一撻亦無生道矣馬翁非輕子而重婢實不欲惜死而反傷生耳一片慈仁有出尋常處境之外天之報翁寧肯緩哉

劉廷式本田家有隣翁女美姿容乃聘為婚越五年在太學廷式中科歸鄉訪隣翁已死所定之女雙目失明家極貧困廷式使媒申前好女家使人辭以貧病不敢姻士大夫廷式曰與翁有約豈可為翁死女病而背之卒成親而閨門雍睦生二子

及盲女疾卒廷式哀哭良切蘇東坡慰之曰予聞哀生于愛愛生于色子娶盲女愛從何生曰我知所亡者妻所哭者妻也不知有盲緣色生愛色衰愛弛于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使為妻乎坡拊其背曰此真丈夫也二子相繼登第世為仕族

旋庵子曰重義輕色正氣凜然東坡不覺失言矣

張孝純永錫微時，久依徐之滕縣吉氏，見其淳厚，頗加顧遇，許妻以女，而未聘也。永錫登科甲，京師權貴競促婚，永錫皆謝絕，歸就吉氏女。娶數年而卒。永錫漸顯，吉氏復有次女，雙盲，無問之者。永錫欲納吉氏，遜辭甚力。永錫曰：某荷公德，今女非某娶之，則誰肯顧者？意極誠確，吉氏感其義，從之。永錫敬待過前室，生二子，先卒。吉氏有幼女，視永錫頗小，吉氏堅復歸之。三室生四男，皆顯官。

旋庵子曰：永錫之難，不難于娶未聘之貧女，而難于娶無納之盲女。當富貴熱焰時，豈無高門權勢足備伉儷，而偏于吉氏惓惓三致意焉？此其識固有超于常情之外者耳。

張寧晚年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至辱先人？傍一妾云：誤我輩即陰騭耳。公即日嫁者數人。二集異

旋庵子曰：此妾太直率，然亦甚眞切，足醒多畜妾媵漠不照顧者。

羊祜為蔡邕外孫，祜平吳，當封，乞以爵土讓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又蔡充別傳，祖睦，乃蔡邕孫也。則邕豈眞絕嗣，而說者謂邕無子，悉以書授王粲，此何解耶？夫亦有子而不好學讀書，與無子同，即淵明五子，但覓梨栗之意歟？以故蔡邕傳亦不明言有子無子也。想邕女應不止文姬一人，特以慧穎故，且曹公贖歸，遂彪炳青史耳。予因是有言外之感。王粲羊祜，俱名流，蔡氏一脉，秀氣旁注外

家，深可惜也。若然，則文人之無後者，獨中郎哉？文人子孫多失學，廢書又不在數奇之列，何也？家門秀穎之氣，原有限量，此豐則彼嗇，一定之衡。爲祖父者奪後人之慧性，爲子孫者斬前人之書香，有施必報，此迺因果之說，而非造物忌之，亦非口業筆業致之也。世間人但爲祖父惜，不爲子孫惜，其惑滋甚。

旋庵子曰：子孫刻意攻苦，自能振拔，追蹤司馬

父子班家弟兄俱相繼爲千古文人氣稟豈能限之耶否則果能破愚又何稱焉惟是功名富貴默有定數不可强耳若謂秀穎之氣原有限量又爲懶廢者開一便門矣謝陳留曰裴晉公有言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成功能致身卿相則天也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此二語政同黃山谷云四民皆有世業士大夫子弟

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令讀書種子斷絕噫今之人但知教子弟取富貴耳非真能教之讀書也夫子弟之賢不肖係在窮達哉有富貴而附其家聲者有貧賤而振其世業者未可以目前論也

◎護短

居官而庇胥役與居鄉而庇僮僕其病皆起於自護其短往往資近高明者亦復有之曰恐其敗吾名耳不知此輩之惡幸而見且聞之者僅什伯之一使復有所恃而敢其敗吾名也更甚此所謂大迷終身不悟者也　病梳窩言

北齊安德王延宗幼爲文宣所養甚愛之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臍中抱之曰可憐止有此一箇封定州刺史於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爲周武帝見擒詠反以椒塞口而死芒山有盜臨刑母與訣盜對母云願一吮母乳死且無憾母與

乳盜齧斷乳頭血流母死盜告刑者曰吾少也盜一菜一薪吾母見而喜之以致有今日也嗚呼教子嬰孩豈虛語哉　非非庵

楊士奇爲四朝元老勳望益隆朝廷寵眷而子稷怙勢行惡士奇溺愛之不及知或藩臬郡邑以實來告士奇反聽子譖而疑之有誣其善者反喜由是子惡益不聞及被害者連奏其狀　上猶不忍加罪付之士奇且曰左右不良助之至此也已有

奏其人命過惡數十條、乃付法司、特　旨慰安士奇曰、卿子既乖家訓、干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理自處、士奇感泣、乃論其子、斬之、鄉人預爲祭文、數其惡、傳誦稱快。吾顏光衷曰、子孫有過、父祖多不自知、貴官尤甚、蓋子孫放縱、多揜蔽父祖耳目、外人知之、竊笑而已、況貴人則進見有時、稱功頌德不暇、豈敢言其子孫之失、又或自以子孫爲賢、人言爲誣、故子孫有彌天之惡、而父祖不知也、間有家訓稍嚴、而母氏猶能攤庇、其子不使上聞、夫富家子不肖、不過賭蕩而已、貴門子孫、則或強借人物、強奪人貨、黨羣小以凌人、飾浮詞而致訟、顛倒事理、以激祖父、僞作諷刺、以懇官長、曲庇犯法、以示擔當、脅抗前輩、以升威福、其怨毒禍敗、固非一端、賢達鑒此、常關防常采訪、或庶幾焉。

旋庵子曰、富貴子弟、大都聰慧、父兄見其能讀書能屬文、即有放縱、便以爲不羈、而恕之、不爲懲訓、不知養成驕惰、政在于此、至習非行惡、觸憲抵禁、寧獨其子弟之過耶。

泰娛楊相妻也、相亡、教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曰、我在、前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次子仲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兄弟遂爲名士、泰娛之教、流於三世。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醉歸、督責世或有之、坐無賢客、母獨見嗔、如此高識、可與郭母比芳。

事繼

謝弘微、名密、以字行、晉中郎萬孫、僕射景仁從子也、家貧儉、繼從父謝峻後、事繼親之黨、伯叔二母瞻奉誠敬、并其親戚中表、幸意承接、具合禮衷、每中外傳語、輒正衣冠臨之、婢僕前不妄言笑、尊卑大小、嚴之若神、兄中丞曜卒、服闋猶蔬、或謂其過禮、微曰、服不可踰、深疚在心、實難自已、遂廢食歔欷、不自禁、襲建昌縣侯、拜員外散騎侍郎、所繼產

豐春弘微一無所預惟受圖書數千卷而已叔父

混坐劉毅黨誅妻晉陵公主詔入宮弘微經紀其家二女纔數歲田產千餘處一錢尺帛文簿可覆公主歸視產業愈充門徒僕從不異平日太息曰僕射平生愛侍郎可謂知人矣見者皆泣下主甍遺產千萬女壻殷楞蕭始盡侵及伯母兩姑之分內人爲弘微所化皆無爭或曰此棄物江海爲廉耳弘微曰親戚爭財爲鄙之甚幸能無言可導之

使爭乎文帝卽位爲黃門侍郎參機密甚信任之平生無喜慍不言人過子莊孫朏並爲侍中中書令名節克卲號世德云

旋庵子曰世有不應繼而恃勢强奪以爲無嗣之業人人可得有之遂至搆訟紛爭不顧其家不已者以視弘微不亦媿殺乎

高汝節懷獨行君子之志且有孝行其從父死而無嗣汝節以序當立泫然曰所爲人後者要以奉宗祀俾不絕如綫之緒云爾豈敢因以爲利悉剖其貲以給宗人未幾生父死力辭其遺橐不受終身砥礪自守窮約泊如有司旌其閭以聞時嘉靖四十三年九月也

旋庵子曰既剖繼父之貲復辭生父之橐蕭然一身以奉宗祀非有大操持大識見鮮不仆矣

溺女

夫草木無情待其黃落芻豢之味必遠庖廚蓋有

所不忍焉耳況於子女一體而分何忍輕殺律例有故殺子孫圖賴人者當問遣一條彼冒禁者一時或有所激今以無端殺之豈不可痛深求其故祇緣僥俗嗜利娶婦者多索粧奩恐無以爲嫁也則殺之又慮其後來或不貞自貽父母羞則殺之正不思裙布荊釵可以成禮聘時若無苛索娶者豈必求多至如性之貞淫觀其母訓既嫁之後則又從夫當彼出腹之時如鳥方雛如牛方達何知

何識何罪何辜殺之無禁人亦有言方夫提入水盆之際見其手足牽動口中嗚嗚爲父母者常回首以視己背待其聲息而後觀之或亦有流涕者此可見父母之心亦與人同祇爲積習所迷遂至恬不爲怪蓋聞溺女多則得妻者少於是有典僱販賣偸竊蒸淫比頑𢉕獨之敝皆由此起以至詞訟日多風俗日壞詎可坐視而不禁也 續西江記事

旋庵子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于禽獸且然而

況于人乎又況骨肉莫解之情乎習俗侈人至令殘忍相延急未能改殊可痛恨

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奈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咿嚶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因勸吾民毋爲殺其女荆釵與裙布未必能貧汝女性最柔慈愛親甚於子男子多出外女常守父母男子多違拗女常順父母男子少伏事女常近父母男子少悲哀女常哭父母女有孝順心每每救父母女有好夫子每每縶父母 听非庵

愛子

旋庵子曰說得眞切聳聽遂使愛女之心勝于

擣堅錄卷十八終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索債

霅川朱承逸居霅城東門爲本州孔目官常五鼓趨郡過駱駝橋聞橋下哭聲甚哀使僕視之有男子携妻及小兒在焉扣其所以云負勢家錢三百千計息已數倍督索無以償將併命於此朱惻然遣僕護其歸且自往其家正見債家悍僕羣坐於

門朱因以好言諭曰汝正以三百千錢故將使四人死於水於汝安乎幸吾親耳汝亟歸告若主彼旣無所償迫之何益吾當爲代還本錢可亟以原券來債家聞之惶懼聽命卽如數取付其人感泣願終身爲奴婢不聽復以二百千資之而去後值歲饑承逸以米八百石作粥救貧是歲生孫名服熙寧登榜第二人仕至中書舍人次孫肱亦登第著名節遂爲吳興望族　迪吉錄

旋庵子曰以索債故幾致人死地于心安乎若不遇朱孔目果畢其命寧特不安于心抑且不利于身矣原其初止一心索債不料遂至于此然天下事皆從不料中來寧得不愼故特舉以爲放債者戒

梅少司馬衡湘初仕固安令固安多中貴卯視令長稍强項則與之爭公平氣以待有中貴操豚蹄餉公乞爲徵負公烹蹄設飲使召負者前訶之負

者訴以貧公叱曰貴人債敢以貧辭乎今日必償徐之死杖下矣負者泣而去中貴意似惻然公覺之乃復呼前蹙額曰吾固知汝貧甚然無如何也亟鬻而子與而妻持鏹來雖然吾爲汝父母何忍使汝骨肉驟離姑寛一日夜歸與妻子訣此生不得相見矣負者聞言愈泣中貴亦泣辭不願徵爲之破券　昨非庵

旋庵子曰語語督促語語默動使惻隱之念勃

然而生可謂吾馭中貴者矣。

夏翁江陰巨族嘗舟行過市橋一人擔糞傾入其舟濺及翁衣其人舊識也僮輩欲毆之翁曰此出不知耳因好語遣之及歸閱債籍此人乃負三十金無償欲因求死翁爲之折券 仝上

旋庵子曰傾污不怒復折劵相憫如此財王眞能轉禍爲福者矣

◐償債

童安玗唐大中末富人初甚貧窶與郭珙相善嘗借其錢六七萬以之經販遂致豐富及珙徵所借錢安玗拒諱之珙焚香告天曰童安玗背惠忘義借錢不還倘神理難誣當死後作牛以償其安玗亦紿言曰某若實負郭珙錢願死作一白牛以償珙債未逾月安玗死死後半年珙家牸牛生一白牯犢左肋有黑毛作字曰童安玗歷歷然觀者雲集珙遣人告報安玗妻子并親屬往視之大以爲恥厚納金帛請收贖之郭珙憤其欺負終不允安玗家率童僕持白挺劫取珙多置守禦竟不能獲 廸吉錄

旋庵子曰既已變牛復不許贖可謂已甚矣其意不過欲借以作欠債榜樣耳寧知生放多年便多惡業今日之牛非即他日之榜樣耶

稍子王彥須太原人漁算人貲後漸消乏其鄉長者憐王之貧以銀一兩八錢借焉令其相湊買船

以度生乃王稍頓忘前義竟負不償倏經八載而長者亦忘之毫不索取一日長者閒步至家間小屋中忽見王稍腰繫汗巾明白窺入牛欄處少頃牧童報云牛母生犢長者即往觀之其初生小牛腰間宛然明著汗巾之紋不沒長者默識之後一週餘小牛肥潤壯大長者令牧童賣之偶遇何屠於路問價童應以一兩八錢亦長者所囑也屠私喜以爲此牛不止此值遂依價牽去有農夫見問

曰此牛甚肥壯當此春時何忍殺之肯轉賣我耕耘可乎何屠紿之曰此牛適用價二兩五錢若再加價一錢即與爾農夫又喜此牛過於是値隨用二兩六錢還屠技之長者初賣又增八錢矣農夫得牛不勝欣喜其牛歸家不須管理自會往返殊令人愛惜一日不見徧尋無有巳仆于山谷巖下農恨之後遇前屠于市敘失牛始末屠乃云是長者家買的而農故耕長者之田問知其實農曰此

牛何故止賣此價長者曰其中有緣繇此牛是稍子王彥須托胎投生塡還前債我親目所睹王稍原欠我銀一兩八錢故止賣此價何屠聞之始大悟曰王稍亦欠我肉銀八錢農人亦言云我原問王稍借銀二兩六錢未還其大詫異此係萬曆巳丑年事　仝上

旋庵子曰人縱奸詭總不出造化範圍中漁算自漁算消乏仍消乏變牛變狗婉轉抵償寧纖毫爽耶三家借貸之數巧爾相値亦可以見矣

毛烈合江縣人以不義起富他人有美田宅必謀得之陳祈與烈善舉田質於烈累錢數千緡後載錢往贖烈受之有乾沒心約以他日取券祈曰得一帖爲證可也烈曰吾與君何待是耶祈信之後數日往則烈避不出祈訟於縣縣吏受烈賄曰官要文券驗安得交錢數千緡而無券者言之令祈以誣枉受杖訴於上司皆不得直乃具牲酒訴於

假相知

東嶽行宮幡帷掩映中彷彿有人語曰夜間來祈急趨出追夜復入拜謁陳狀几上又聞語曰出去遂退抵三日毛烈在門內忽有黃衣人入捽其首陖之奔併得脫至家死又三日牙僧一僧死一奴爲佐者亦死最後祈亦死少焉復蘇謂家人曰吾往對毛烈事善守我七日至十日弗斂也祈入陰府追者引烈及僧叅對烈以無償錢券爲解獄吏指其心曰所憑惟此耳安用券取業鏡照之見烈

夫婦並坐受祈錢狀、一衮見人怒叱械烈、烈乃首服、主者又曰、縣令聽決不公、已黜官、若干吏受賄者、盡火其居、仍削壽之半、烈遂入獄、且泣語陳祈曰、吾原券在某櫝中、語吾妻、可還汝、又我平生以謀得人田宅有十三券、皆在櫝中、可呼家人還之、以滅吾罪、主者又問僧、僧曰、但見初質田時事、他不預知也、與祈俱得釋、祈抵家而痛、遣子視縣吏、則其居焚矣、乃往毛氏述其事、子取券還之、僧歸

已茶毘三日、無骸可托、日援毛氏門、至家業衰替乃已、仝上

旋庵子曰、受贖而不歸田、反以誣枉坐罪、此等狼心、今世罕有、然當受質時、便為不可贖之計、將贖時、預倚不能贖之勢、則今人更巧于古人耳。

杭州江干某者畜一犬、數往隣家遺矢、為隣所擊、某怒、俟隣犬來、思以執之、俄而鄰犬果至、某以大棒奮擊、為犬傷指而去、後鄰犬復來、即時打死、埋墻脚下、過數月、某因修造、取泥墻畔、見前犬僵尸如生、大驚而返、臥病數日、忽作犬語云、我是里中某家子、因欠某債、故作犬以償、何讐於汝、至害我命、今已訴於神矣、其人數日死、訪之鄰人、欠約猶在也、聞子將現見錄

旋庵子曰、變犬償債、生前既已不良、傷指復伙、死後尚爾作横、如此惡獸、恐終不得好輪廻耳

長興王某狡而横、武斷鄉曲、每設計買人田產、既成券、僅償半價、放債則揹其原契、既還復索、習以為常、人畏其横、莫敢與爭、惟飲恨而已、亡何暴卒、隣家偶生一牛、主人視之、忽作人言曰、老官、我即隣人王某也、陰司以我設心不善、且常負爾田價、故罰為牛以償之、今煩召我子來、令其措處奉還、主人大驚、亟往呼其子、子亦兇暴、掉臂入門、高聲問牛在何處、主人指示之、乃問曰、爾能言耶、牛不

應。又問又不應。乃捽其人毆之曰。汝敢詈我父爲牛。正爭鬧間。牛乃奮起。呼其子名訶之曰。汝尚毆人耶。吾爾父也。適爾入門。乃問牛在何處。吾憤且羞。故不應耳。尚毆人耶。因歷述其產付價未足。該還若干。其債原契未還。今在何處。須一爲我清楚。以脫我罪。言訖卽蹄地而死。其子因遂贖回瘞之。顏光衷曰。世之牛形而人心。人形而牛心者。豈少哉。心成畜類。何待再生。但看其心。不須見牛始警。

廸吉錄

旋庵子曰。世人見慳吝富翁。必曰牛。蓋牛性遲鈍不靈。而富翁設計謀財。一入不出。無所不至。其失心久矣。不待死後。方成畜類。至牛作人言。是非了了。是生人反不若死牛。倘亦天偶顯示一人。以警觸惺愦耶。乃世之見牛而喜。惟恐不相親厚者。比比也。此豈氣類相觸。以牛感牛。視天下惟牛乃足結契耶。吾恐慳悋之牛。溲涬是惜。未必有大施捨也。

樗蒲

陶侃語人曰。大禹惜寸陰。吾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哉。又取傢佐酒博之具。悉投之江。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君子當正威儀。何有蓬頭洗足。自謂宏達耶。吁。侃于晉俗。可謂砥柱矣。

丁湜少年俊爽。酷嗜賭博。父責不悛。逐之。湜遂旅遊京師。經營補太學。熙寧九年。南省奏名。相國寺有一術士。謂湜曰。君氣貌極佳。卽書粘於壁云。今年狀元是丁湜。湜益自負。而賭如昔。時同榜二蜀士多貲好賭。湜延之。勝六百萬。如數携歸。又數日詣寺中。術士驚曰。君今氣色大非前比。湜請之。曰。相人先觀天庭。明潤黃澤則吉。今枯燥且黑。得非設心不良。有謀利之舉。以負神明乎。湜竦然以實告。曰。然。悉以反之可乎。曰。既發心。冥冥知之。果能

悔過尚可占甲科居五人之下混亟還所得是科
徐鐸首冠混居第六焉顏光衷曰賭人輸財皆出
於情願已有如此譴黜況進此者乎雖然賭人之
設心制行謀其室中之所有奪其祖父之所遺使
彼古家喪身者必不爲於此是談笑中之盜賊凡
家前之水火也毒不甚歟故嗜賭者愼毋以古之
豪人爲口實

旋庵子曰近日士夫諱樗蒲而言馬弔自謂清

談雅集借此遣興耳不知排馬出牌合鬭角勝
設心謀利與樗蒲等耳市俚厮役不分高下而
少年浪子往往傾敗其中爲官長者所宜急禁
絕之也

機詐

蠶之有繭特尤泥封谷之見耳其知識雖無然非
有意于利人而人獲之爲絲則惡知識反在人矣
蛛之有網以陷飛虫其知識雖惡然非有意于碍
人而牖戶所觸花卉所罥不得不撤去爲快其實
救脫者多則無知識又在人矣彼智士之綢繆奸
人之羅織與物復何殊乎　日旦

人情藏險恐其漏洩于言則以一笑掩之人情敗
露更難逃遁于言則以一哭掩之笑哭非眞總以
濟詞說之窮也而有道之士每挑之使笑使哭玩
世不恭等諸弄孩　仝上

旋庵子曰數語說盡世人機詐并說盡世人愚

蠢矣

大乘密嚴經載雪山惡獸名曰能害慣以詐食諸
獸見牝鹿有子者便作悲鳴聲相呼見牡鹿便現
角與之相似往親附彼因殺而食之見牛馬等種
種悉同彼形以肆其毒予謂人間鄉愿柔媚以局
人婉轉巽順求適其意而不覺墮入術中者皆能
害類也我輩不幸遇此可意之人當深思痛絕毋
貽後悔　仝上

旋庵子曰世人喜鄉愿而畏狂狷則以柔媚易入耿介難親遂使惡獸徧地食人人將相食而惜焉不知悔也可奈何

唐天寶中有盜三人發一古塚金寶充斥共收斂入囊二人設計令一人買飯俟其飯至食訖推其人于崖下一人買飯潛置毒于飯中謀致二人死而獨得其物飯至二人遂推其人於崖下而死二人食訖毒發亦死吁即使三人均分其物亦未必

常富乃奸險若是互相圖害皆致凶死世情如此者不少可戒哉 迪吉錄

旋庵子曰二人既動殺機一人寧得獨死彼此互害雖屬奸謀亦曰天報彼古塚中魂靈詎遂泯滅不形耶

盛出血吳城人戲以手折人輒出血故名之隣翁老無子園池廣衍盛與翁狎嘗問其地所從得翁輒道其詳盛潛爲翁賣地劵擇一已死者爲中見人藏久之翁無恙乃詣曰汝地不歸我何待翁以爲戲盛作色出劵示翁翁愕無辯遂與之地憤恨而死盛初無子既以計得翁地又生子意願益溢所生子五歲不言一日盛携之入園園游行謂曰老矣目前生業皆汝有汝不言吾不樂耳兒忽應聲曰我即某翁也將有所待而言耳盛驚悸一仆卒未幾子亦卒遂絶 仝上

旋庵子曰假托心腹强奪人財自謂得計可以遺子孫常享無窮矣孰知我子即若翁也天道好還此處最巧可不猛省

陝允爲司獄有富商犯死刑商僕以巨萬求免允許許焉假成輕罪文卷夜囑獄卒斃之召其僕曰文卷已成奈夜暴卒何僕曰此命也乞尸化歸允謂名利兩得後免官歸娶妾生一子才八九歲歷覽羣書十六舉狀元衣馬酒色恣其欲費財殆盡十七隨死於家父母慟絶數四臨瘞不忍必欲開

硃視訣尸變為四五十有髯者乃富商貌也乞止
哭曰天示人我敢隱具述前事衆為駭嘆 集日纂二

旋庵子曰俗謂清官無後以其執法太過不顧
人生命耳乃受斯矣又欲全法以沽名天下寧
有此便宜事乎此可為巧宦漁獵者作一榜樣

風水

鄭漢奉先生曰此心開百代之祥金鎖玉鈎豈必
問乎陂於馬鬣寸地造無疆之福牛眠龍角何嘗

恃推步於鷄丸從來智營力競誰甘以尺土讓人
而陵谷忽遷豐碑頓琢造物若留以有待也人其
清夜一捫心乎

旋庵子曰數語說破靈關政如晨鐘暮鼓直可
發人深省

泓師自東洛迴言於張說馱門道左有地甚善公
試請假兩三日有百僚至者貧道於簾間視其相
甚貴者付此地說如其言請假兩日朝士畢集泓
云或已貴大福不再或不稱此地反以為禍及監
察御史源乾曜至泓謂說曰此人貴與公等試召
之方便援以此說召乾曜與語源云乾曜大塋在
馱門先人尚未啓祔今請告歸洛赴先遠之期故
來拜辭說具述泓言必同行尤作源辭以家貧不
辦此言不敢煩師同行後泓復經馱門見其地已
為源氏葬矣迴謂說曰天贊源氏者合窪處本高
今則窪矣合高處本窪今則高矣其安墳及山門

角馱之所皆合作者問其價乃賒買耳問其卜塋
者村夫耳問其術乃悉下俚斗書耳其制度一一
自然如此源氏子大貴矣乾曜自京尹拜相為侍
中近二十年 戎幕雅談

旋庵子曰無心求地而地自合法地豈可巧謀
即泓師及以為禍一語當令希冀妄念銷落多
少

浙有士人館於富家歲暮得束修八兩至渡口見

貧民夫婦赴水士止之民言歲荒債迫欲賣婦婦不肯行故相率併命士聞言惻然遂盡以所得與之民泣謝代負擔送士歸家妻問所得士言遇貧民赴水事妻曰君胡不周之士曰已與之矣妻亦不慍至除夜與妻治蝦酒和以糟戲口占云紅蝦糟汁煮清酒水來溺夜夢至瓊樓玉宇有聯續其詩云門關金鎖鎖簾捲玉鈎鈎士覺而記於柱宗人笑曰薄命漢得銀入手輒以予人復爲此夢語

欺人乎至明春赴館主人延一地師葬母士以二親未葬常嗟嘆之主人囑師爲卜穴至一處見鹿臥其地人至奔去師曰此金鎖玉鈎形吉地也士憶與前夢合但未知爲誰家所有適前與金民至見士曰先生得非某乎自得金完債夫婦稍溫飽常念未能報德今爲何來此士言求葬地民曰此山一帶皆我有如可用當奉獻士指鹿眠處民曰正吾業也即邀至家厚款書契以獻且助工費士

葬之後登第官至憲副

旋庵子曰賢夫佳婦共存善念自然時來福湊人情洽而天理現矣吉地寧可漫求哉

劉洵之祖世業醫忽有徒犯病臥門首僟瘠顛連劉母詢之知其誣罄奩飾代爲贖罪時母方懷妊將產夜夢神云受地之人明早生看地先生明晚至次日果生洵晚地師至引觀此地即前徒業因買葬之洵後舉會魁仍出甲科六人　非非庵

楊榮建寧府人世以濟渡爲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居民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僥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嗤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爲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葬某地遂依其所指而定之即今白兔墳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曾祖父皆如其官子孫貴盛至今尚多賢者

迪吉錄

異都憲誠其父濟人利物孳孳不倦同里一百戶欠官銀無措議出妻以償翁聞而嘆曰伉儷中道相背彼夫妻子母間何以爲情吾幸不至飢寒且力尚能輾轉措辦頳袖手以觀人離折乎遂曲處代爲完官百戶感泣而去後數年尋地葬親地師擇一穴謂之正百戶產也翁復倘價買葬當時尚葬高一穴後雷雨送下一穴即生都憲公兄弟四五人皆巍科（昨非庵）

旋庵子曰世人惑于堪輿之說此論方隅之凶吉不度徑寸之貞良不知根本弗培即枝葉徒繁無益也歷觀劉母之贖罪楊氏之救渡吳父之代完官銀要皆行人之所不肯行而卒獲人之所不能獲陰功顯報寧有誣哉○沈幼宰曰山澤之叟豈無驛馬星動而足不踰郊永巷之媵豈無紅鸞星照而寵不下逮市井之儈豈無文昌星拱而名不登榜則星說窮矣畢竟以子平爲主四柱同也而生于寒門僅博一第生于帝王家迺貴不可言則子平術窮矣畢竟以堪輿爲主五代時有楊行密故事則堪輿術又窮矣畢竟以德爲主傳奇載渡蟻還帶二因果風鑑之轉移亦全憑陰德也

宣城沈少參卜葬地起土乃古塚也有誌乃先朝名公墓沈命掩之懼復有發掘者立碑以識之少參夜夢一官峩冠博帶來謝曰君掩我塚棠德已

厚況又立碑無以報德當送一狀元爲公嗣已而少林生幼聰慧一目不再讀弱冠登科少參奇之以狀元可立俟少林性慷慨喜大節不拘繩墨稍淹滯少參因告所親曰吾始謂人言不可信詎知神言亦不足憑乎及丁丑少林病不能會試將歸夢人告曰公今年當大發何遽歸及入場得題覺有神助出榜魁選欲養疾不赴廷試夜又夢人告曰公今年當大魁何可歸少林夢中謂其人曰屢

嘗見教公為何人曰君不知我尊翁當知之少林勉入殿試果狀元及第始知前報

旋庵子曰立碑更深心凡為善真切皆有深一層發用處觀沈少叅之報應則凡毀人舊塋以圖塋斷人龍脈以利已泉壤其肯瞑目乎

范仲淹初得錢氏南園將徙居焉陰陽家謂當踵出公卿乃曰吾家獨貴孰若中吳之士咸教育于此貴將無已焉遂以其地為學宮卒謚文正追封

魏國公子純仁復為相謚忠宣純禮為尚書純粹為侍制宗族蕃盛登仕版服儒紳者代不乏焉

旋庵子曰舍地而公卿不絕則知謀地而自私者未必公卿也在德不在地信哉

六合尹林克正延地師仰思忠為岳父何方伯求塋墳其姻某氏父亦知縣未塟因薦仰思忠卜其窀穸連日尋求得吉地矣方點穴間雨驟下遂下山約天晴再往是夜思忠夢一老者問曰今日之地佳乎曰佳曰此地切勿與之此人為考官賣三舉子當有陰禍若塟此地法當榮其子孫非天意矣遂覺明日問克正曰昨大尹居官何如曰先為教諭轉此官不久遽卒聞為考官時通關節得賄甚多鄉評以是少之思忠惕然因托故歸家越二三年遇其鄉人問某大尹塟未其人曰因與勢家爭墳致死人命官司牽纏至今未塟家業亦且凋落

旋庵子曰為知縣求風水即以風水敗鬼神巧施報應吉地何可倖得也賣科者能不悚惕

停喪

夫塟者藏也欲人之不見也見之者謂之暴露是以有託故停柩在家經年不塟者杖八十之律夫停柩在家且杖則停於道路可知也余嘗往芝山傍多停柩半已朽裂又自樂平回見有停於水濱者殆將漂棄嗟嗟夫誰無子孫誰無親戚至於及

此總因惑於風水拘忌月日但求生者之安不念死亡之痛明者以爲大怪習者以爲當然卽就以風水之說破之法云本骸得氣遺體受蔭似也是人之求風水欲令枯骸之得安也欲安之而反以暴之不亦謬乎又彼惑於地師之說以爲毋動當徐求之終必得是彼固欲爲親求一日之安爲生者利也獨不念暴之之久親之神靈有大不安於此者乎嘗觀史傳所載王忳之葬書生殷仲堪之

葬流棺皆有冥報則知死者之渴葬不異生者之求安知能葬者之有福其不葬者之有禍又易明也曷不一反而思之　續西江記事

陳靖爲吏部員外郎曉言命自言官高壽長一旦卒附婢子語平生最厚薛向向往見之婢子冠帶而出語言動作眞靖也向問吏部平生自知命何乃至此答云某甚有官壽皆如術數但以不葬父母乃被夭折　談苑

旋庵子曰世多不葬父母其志本吝嗇者永陷地獄無論矣卽有求吉地以安父母者其邀福之心太重牽延時日致頭足渾搖不顧夭折當自不淺

羅肇肄業北雍祈夢問前程神告曰久不葬親獲罪天曹前程勿問肇曰兄弟五人豈獨肇罪神曰彼皆庸流子讀書爲儒又非貧不能葬故獨任其罪壽卒

旋庵子曰欲求吉地以妥先靈猶或有說若推兄扯弟不肯獨任其勞以致牽延歲月市人且不可而況讀聖賢書乃忍爲之乎語云春秋責備賢者又云家事任長則羅肇之罪世人可以鑒矣

厚葬

人之營葬者棺木堅厚則久而尸朽於木棺木不堅厚則不久而尸豫朽於土朽於木不如朽于土

之爲安也人之必求堅厚愚哉 破迷論

馬融字季長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名重關西融往從之學遂爲世通儒融才高博洽學徒從之游者數千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門下士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服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所撰註甚富卒年八十八遺令薄葬 後漢書列傳

旋庵子曰生前達生任性死後遺令薄葬眞曉生死之理可稱高品

元會稽陽明洞天有一老道士居其中橫一空棺留爲身後用後兵攻越城遊騎四出道士乃沐浴冠珮絕飲食與衆永訣臥于中七日不死兵至發棺挈之出及兵退入城一病而卒向之棺不可得矣○夫絕食入棺七日不死一奇也兵士挈出不死於刃二奇也事平病卒棺竟不得三奇也夫身後一棺耳斬斬不與况大於此者哉 日有編

旋庵子曰觀陽明洞道士一棺則求堅厚又何益乎况人既死矣不如速朽之爲愈達者之言不可不佩太平廣記搬發塚事有棺器皆朽而屍如故者豈非以水銀斂歟男猶可也女體裸而爲惡少所窺辱莫大焉百計經營祇供百世後椎埋者之一盻亦愚且痴矣

齊黔婁先生家貧有守妻 素執婦道以賢聞

婁疾卒氏慟哭治喪有條曾子往弔見其尸在牖下覆以布被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其被則斂矣妻曰斜之有餘不若正之不足先生生而不斜死而斜之非其意也觀者嘆服 蘭雪軒集

旋庵子曰人皆論葬之厚薄此獨論被之邪正可謂超越恒情者矣

宋祁臨卒自爲誌銘及治戒棺用穊木漆其四會三塗即止使數十年足以腊骸朽衣巾而已毋以

金銅襍物置吾冢且吾學不名家文章僅及中人爲吏在良二千石下勿請謚勿受贈典非非庵

旋庵子曰今人臨終每事與宋公相反所以文士卹墓儀部請恤幣帛書帕絡繹于道殊可笑也

擣堅錄卷十九 終

擣堅錄卷二十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illegible]生死

人疾病愁死惑也大數未盡愁亦不死不愁亦不死大數若盡不愁亦死愁亦死徒多一愁耳若恣情造惡而曰臨死不愁如罪人揚揚云不怕官府刑罰無有是處必平日作善修行乃可坦然不愁生死 破迷論

旋庵子曰德挽命道超術數自古記之則死生亦似可轉移必謂定業難逭則道德無權而位育之化誣矣故謂作善修行不愁生死則可謂恣情造惡不怕生死則不可

人行路疾病而愁不死首丘此亦惑也人死矣何論他鄉故土哉三界廣矣何處非是旅泊三界狹矣何處非我故鄉 仝上

文場勝負不序齒冥途生死不序齒然間有貧緣

鑽刺而倖中者。必無負緣鑽刺而免死者。世之人或自矜其年少。或自矜其年髦。皆惑也。自矜其多財能幹辦。尤惑也。幹辦而得者。命自當得。非其能也。反添此一番勞費耳。日旦

旋庵子曰。爲倖中而鑽刺者有之。爲免死而鑽刺者。吾未之前聞。乃今天下之求生避死者。趾相接也。冒險而謁普陀。涉遠而走武當。皆鑽刺避死之徒也。死而可以鑽刺避乎。習俗移人。賢者不免。急須以往事破之。

正統土木之變、一戍卒脫歸、語其家人曰、亂殲中、吾聞神人語曰、爾非此中人、豆腐閘兒人也。既而得脫。然莫曉所謂。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卒竟歿於豆腐閘陣中。日有篇

鹽裏人非水中物。猶曰祿料未盡也。投繯不死。誅戮則死。猶曰刀刃數定也。至同一陣亡耳。豆腐閘與土木驛決難遷就。嗚呼嚴矣哉。

義興山有人出行、其妻女擁爐夜坐、妻先就寢、女猶踞爐側、虎突入蹲其傍、睨視其女、而不搏、已而女背騰欲仆、虎輒以頭觸止之、若爲掖持者、其母瞿甚、不敢呼、女亦不覺、相守達明、其隣媼過之、訝其門闔、闖入視之、虎遂躍起、攫之而去、女竟夕而不傷。媼過門而罹虓。似有數存焉者。亦異矣。虎薈

旋庵子曰。掖女而攫媼。豈有揀擇其間耶。抑虎亦哀憐少女耶。

宰相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老而且貧、聞涯爲相、跨驢詣之、求一簿尉之職、留長安二載餘、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薄。久之、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詣門俟命、及涯以甘露事敗、闔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又舒元輿時亦爲相、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輿愛之、從元輿者十年、一日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不自安、求歸江南、過昭應、聞元輿收族、守謙

得免曰有篇

旋庵子曰人誰不怕死怕死便愁死所不必愁者只爲愁亦不免于死耳覩戍卒及義與之婦女王舒二相之弟侄則生死毫不假借又何嘗計較耶生老死病時至則行與達者之言

慈人王萓號少廣有興才中萬曆癸未制科與館選萓父名交嘉靖庚子榜首亦與館選萓四歲時父疾革謂家人曰俟此兒成名方可瘞我後戊子

春萓以編修歸瘞父入京至張家灣病劇矣見二青衣童子持寶幡迎之進見閻羅王行賓主禮閻羅命掌判者查萓陽數報曰未盡即送之還萓至尸所從左脇入覺脇痛不可忍遂甦萓謂妻曰予巳見閻君幸復得活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更其號曰勝生然不數日旋歿時年三十二閻君既赦勝生還而不憖遺一二十載豈有餘于數者晷刻不可增耶　異林

旋庵子曰只差數日之生而往返幽明不肯少枉黙定之數不可移易若此何必强生覬覦耶

崇禎乙亥正月鳳陽府狂寇猝發殺害官民焚刼甚慘至戕及皇陵　皇上震怒逮巡撫楊一鵬六月斬于都市一鵬號崑岑巴陵人當甫生時父毋憂其不育適有峨岷道人過而見之云此子將來功名遠大毋慮也我當會于成都府及楊登第司理成都道人往謁述其顛末相得甚洽約以二十

年後會于維揚至甲戌秋月公方以戶書兼副都御史總漕運撫鳳陽道人踐昔期而至公不延接但贈以金道人麾金不納投詩五首而去未幾而難作矣其一曰謫向塵寰僅一週而今限滿苦難留清虛有約無相負好覓當年范蠡舟其二曰浪遊生死豈男兒教外眞傳應有師富貴功名君兩得尚牽韁鎖戀狂痴其三曰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場中着脚難六百年來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閑

行其四曰難將蛛玉拒無常掀揭終歸土一方釜問後來神妙處碧天齊擁紫金光其五曰須來法旨豈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吳山相共聚與君同跨片霞飛楊公斬時年五十有九巳賜一品服讀此詩想亦有來歷人惜負道人一片慇懃惟茲大禍豈眞定數難逃耶

旋庵子曰道人期約既有明驗便延入淮府虛心聆教未必無補何擯而不納想此時富貴巳

盈驕心傲氣視天下俱不足縈懷矣呵呵婆心救人世間儘有此等仙釋特俗眼不識當面蹉過耳可惜可惜

朱新仲嘗云人生姑以七十為率十歲為童兒父母膝下視寒暖調乳哺以須成立名曰生計二十為丈夫骨強志健問津名利之場秣馬厲兵以取我勝名曰身計三十至四十日夜注思位欲高財欲厚門欲大子息欲盛名曰家計五十之年心怠

力疲俯仰世間西山之日漸逼過隙之駒不留當隨緣任運息念而藏如蠶作繭名曰老計六十以往甲子一周夕陽銜山倏爾就木內觀一心要使絲毫無慊名曰死計朱公每語人以身計則喜以家計則大喜以老計則不答以死計則大笑且曰子之計拙也嗚呼能拙者幾人哉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熙熙攘攘夜行不休舉世盡在迷途誰復回光返照知有老死一段光景耶揭出朱

君數語與衆共覩之

右補闕陳正巳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庵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見之常運死想滅除貪愛耳　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余友潘默庵守興化致政歸家預製壽器置于廳事余見之叱以為怪今閱陳公有永息庵之題始知達生早見今古一轍矣

死者人所必不能免而言及于死無不怖畏者何

益人自朝至夕自幼至老但思作家但思做官但思子孫成立而絕不念及于死嘗諸秀才終日應酬嬉遊絕不念及于考一旦考牌頓下骨驚毛悚如何不懼幸而寬限兩三月將經書溫熟將臭爛時文記得幾百篇共氣轉豪勃勃欲試偶因他故忽改試期于來月則必有鬱鬱不樂之色總此士耳何前懼考而後憂不考也祇因胸中無備有備起此二情死亦然矣凡人精神于積善行樂二端

加意者皆刻刻念及于死者也是人死去縱不生天亦叨冥職斷不若人世賄賂公行也若然者何怖于死縱使閻羅寬期未必遽樂若謂死後茫茫無知此自諱短之言即此語已落黑獄障矣三教聖人豈皆說謊哉　五雜俎

旋庵子曰近日秀才即考牌忽至絕不驚怖即寬限日期絕不溫習豈今之人皆聰慧而昔之人盡愚鈍耶蓋秉衡者視事太輕愛惜太過不欲盡法程才每每寬于試格濫於收羅遂使空疎者得以倖借塞責而貴豪者復得以巧營倖免誰肯咿咿唔唔皆向燈窗覓生活耶似此相仍則有備者固應不懼無備者又何必懼世界竟成頑皮矣何以端士習耶余故因論生死而漫及之

嘉湖間時俗淺見凡祖父客死其柩皆不入室何以故子孫云冷屍入後人不利也然則子孫為利

而逐其祖父祖父為不利而不得入其所創之居可哀可笑甚矣吾鄉錢正郎槐江卒京邸其子夢得夢傳迎柩入屋兩家自槐江故後寖昌寖隆絕無一毫不利豈不足訂千古四方之迷哉余謂二子此舉違俗從禮便是家道興隆之象　李臨川

旋庵子曰為不利于家而拒祖父之尸祖父又何利于子孫而皆創其家乎不但背理抑亦違心俗見誤人顛倒錯亂可不急省

○庸醫

慈谿趙繼宗曰、脈訣言左心小腸肝膽腎、右肺大腸脾胃命者非也、心肺居上、爲陽爲浮、肝腎居下、爲陰爲沉、脾居中州、半陰半陽、半浮半沉、當以左寸爲心、右寸爲肺、左尺爲肝、右尺爲腎、兩關爲脾、關者陰陽之界限、前取陽三分、後取陰三分、所謂土居金木水火之中、寄王于四時、不獨右關爲脾也、肝既爲陰、豈宜在半陽半陰半浮半沉之左關耶、命門卽是腎、不宜以右尺爲診、（儒醫精要）

吳草盧曰、醫者于寸關尺、輒名之曰、此心脈、此肺脈、此肝脈、此脾脈、此腎脈者、非也、五臟六腑凡十二經、兩手寸關尺者、手太陰肺經之一脈也、分其部位、以候他臟之氣耳、脈行始于肺、終于肝、而復會于肺、肺爲氣所出之門戶、故名曰氣口、而爲脈之大會、以占一身焉、（說畧）

許裔宗名醫若神、人謂之曰、何不著書以貽將來、裔宗曰、醫乃意也、在人思慮、又脈候幽玄、甚難別、意之所解、口莫能宣、古之名手、唯是別脈、脈既精別、然後識病、病之於藥、有正相當者、唯須用一味、直攻彼病、卽立可愈、今不能別脈、莫識病原、以情億度、多安藥味、譬之於獵、不知兎處、多發人馬、空廣遮圍、或冀一得、偶然逢也、以此療病、不亦疎乎、（王損庵醫聖內編）

旋庵子曰、庸醫充塞、誰識脈理、偶爾愈病、遂矜醫王、搖擺弄舌、而不知悞投殺人者多矣、許君一論、極中肯綮、如此著書、便足不朽、

宜興段承務、醫術精妙、然甚貪財、賄非大勢力者、不能致、翟忠惠公居常熟、欲招接、不可、委平江守梁尚書邀之、始一來、既回至吳江、適一富人病、來請、段至、視之曰、此病不過湯藥數劑、然非五百千爲謝、不可、其家許其半、遂拂衣去、竟從其請、別奉銀五十兩爲藥資、段益索至百兩、乃出藥爲治、數

日愈載所獲西歸至中塗夜夢一朱衣曰上帝以汝爲醫而專貪財賄無濟人利物之心命杖脊二十遂叱左右捽而鞭之既覺脊痛呼僕視之箠痕宛然還家即死（夷堅志）

旋庵子曰醫不恨其多索錢恨其不識病不瘳病而索錢如故耳上帝之責杖殴醫豈爲富人泄忿祇恐貪財之夫見貧士而却走姑借以作榜樣耳

宜城水陽村醫者陸暘字義君以技見稱於建炎間北人朱華老編修避亂南下挈家在船其妻病心躁呼陸求治妻爲言吾平日氣血薄弱不堪服凉劑今雖心躁原不渴蓋因被寇驚憂失食所致切不可作外證投我凉劑編修嗜酒得渴疾毎藥必以凉爲主不必與渠議也我有私藏珍珠可爲藥資君但買好藥見治欲君知我虛實故叮嚀相告陸診脉認爲傷寒陽證煮小柴胡湯以進婦人曰香氣類柴胡君宜細審我服此立死陸曰非也安心飲之婦人又伸言甚切陸竟不變纔下咽吐瀉交作婦遂委頓猶呼云陸助教與汝陰司理會語畢而絕後數年溧水高淳鎮李氏子病瘵來召之用功數日未效出遊倡家而索錢弁酒餌於李氏李之兄怒不許及歸已黃昏乘醉下藥數拾粒病者云藥在隔間熱如火又云下至腹中亦如火入臍下亦如火須臾大叫痛不可忍自床顛悖墜

地至夜半陸又投附子丹砂皆不能納潛引舟遁去未旦李死紹興九年陸得暴疾日夜呼叫朱宜人李六郎休打我我便去也旬日而死

私鑄銅器法禁甚嚴信州永豐民犯禁被人告發赴獄罪杖已白吏毛遂周永受賕釋之告者赴坑冶司理訴械兩吏送饒州至州兩吏皆病寒疾直獄醫者劉釺二人診視云周永當汗隨服藥而愈劉欲以大柴胡湯與毛釺曰渠是陰證此藥入口

死矣劉堅執前說舒力爭不勝竟與服即時痛徹心腑旋踵洞下糞凝如脂又强使再服須臾髓竭而死吏呼二醫視之巳無可言議作節次申病而令出錢買棺相檢舁至墻下尸忽張目舒氣獄卒走報二醫往視巳宛然再活問曰昨日兩服藥是那個郎中王張劉以爲功竝前應曰是我之藥毛曰今後切須仔細我一家長少十餘口仰我以生我疾本不至死而爾以一服藥見殺使我五臟劃

裂胷液洞下我既知之而獄卒又强使再進腸胃巳出安得復生今郎在鬼門關相候復顧舒曰且得知下藥人姓名分曉語終復斃劉未幾遂亡

旋庵子曰醫所以寄死生寧得漫投于愚昧之手朱宜人既悉病源而乃服藥自斃李六郎數日不効而猶吞丸以終咎不獨在醫生也至若高其聲價飲酒宿娼當吉凶未判則堅執巳見以自興及至臨絕將終則引遁以滅跡種種惡

套堪恨堪憐索報冥府豈不宜哉出錢買棺輸情請解何足贖罪庸醫貿貿既不知病又不曉死生只圖邀功網利殊可笑也

長安完盛日有一家於西市賣飲子用尋常之藥不過數味亦不閑方脉無問是何疾苦百文售一服千種之疾入口而愈常於寬宅中置大鍋鑊日夜剉斫煎煑給之不暇人無遠近皆求取之門市駢羅喧闐京國至有齎金守門五七日間未獲給

付者得利甚多時田令孜有疾海內醫工召遍至於國師待詔了無其徵忽見寵知白田曰西市飲子何妨試之令孜曰可遂遣毆乘往取之僕人得藥鞭馬而迴將及近坊馬蹶而覆僕既懼其嚴難復不敢不去遂詣一染坊丐得款脚一碗以給其主既服之其病立愈田亦只知病愈不知藥之所來遂償藥家甚厚飲子之家聲價轉高此盖福醫也　正始堂集

旋庵子曰趙我十年運有病早來醫信然信然

金華戴元禮國初名醫嘗被召至京見一醫家迎求溢戶酧應不閒元禮意必深於術者注目焉按方發劑皆無他異退而怪之日往觀焉偶一求藥者既去追而告之曰臨煎時下錫一塊麾之去元禮始大異之念無以錫入煎劑法特叩之答曰是古方耳元禮求得其書乃傷字耳元禮急爲正之

金臺紀聞

旋庵子曰傷錫不辨漫稱時醫畢竟殺人多而生人少

和帝時郭玉爲太醫丞多效驗帝奇之嘗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臣竊疑之帝嘆息稱善玉之術行於貧賤無不立效而於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之一針立愈

後漢書列傳

旋庵子曰貴人時或不愈非貴人延醫太雜即醫士矜持太過耳

何澄以醫術著名同郡孫勉之疾卒妻寡居以女病不愈召澄視脉母引於密室謂曰妾以女久病家私典賣殆盡願以此身酬藥之値澄正色曰娘子何出此語女病當爲療治安心勿憂苟以此相汙不惟使某永爲小人娘子亦失大節婦慚退澄一日假寐恍見一神引至公署王者曰汝醫藥有

功且不以急難中亂人婦上帝賜汝一官錢五萬貫澄未之信未幾東宮得疾召澄視之一劑即安擢爲內翰賜錢五萬貫繇是大富

滑世昌爲醫官家貲鉅萬常以救人爲心鄂人德之後夜本州城隍來訪言此地有非常之災君家亦坐厄上帝以君用心慈仁多所濟活命我救爾一家但耗財耳然亦不至凍餒覺以語妻所夢皆同來日夜半火作風迅延燒無算滑居烈焰中闔

家無計自脫忽有壯夫數十着紫衣排烈火遝驅滑一家登轎徑至六七里俄而風雷大作適空屋趨避相看如癡莫知所以黎明人轎皆不見舊居已爲瓦礫塲矣撥剔灰燼得銀百餘兩乃資日用始悟不致凍餧之言滑夫婦僕輩皆全僦宅城中醫道復振凡有危疾捐藥救療家業愈盛子孫十世皆富顏光衷曰醫道之衰同於貿販每視金如命視藥如金誰肯時常捐濟況耗喪之餘方謀積聚又誰肯不改初心此天以火試之卒以富倍償之豈計較而得哉

旋庵子曰不乘人急難而及于亂不因已顛沛而易其心二人立念自與庸醫迥別其富貴之來寧偶然哉所謂救人乃救已捐財而阜財非虛語也

一 [illegible]塾師

鄭漢奉先生曰每見富貴者寧豐財多粟納妤寵姬何嘗肯隆禮厚幣延好師席寵姬辦首飾則甚易子弟買書册則甚難蘭房用度必是周緻書院缺典寘之不問行事如此宜乎碩師去而庸師來碩師有抱負有見識合則留不合則去庸師無學問以自持惟佞諛而媚主庸師固棲身之謀一年復留一年子弟乏開導之益一日昏鈍一日及其長也塊然一物而已耳

旋庵子曰語云經師易得人師難尋則師之爲道所重不獨以文章也惟不論人品專論文章且復不論文章惟叅考第則庸惡陋劣者皆得列師席矣日逐相對未免爲主人覷破其輕侮慢易寧得不形于外耶余以爲惡主庸師罪則一般

義命書曰昔一士子赴省試甚慊意在京華待榜因游僧寺廊廡下有鬻相者遂扣之相者曰公骨相寒寠縱才高班馬文過韓柳亦不能成名士子

不信，揭榜果黜，再往問終身果何如，相者曰，以公之骨相，豈敢相許，若於功名用心之切，莫如種大陰德，或可廻造化，士子歸途心口自語，我貧窮，濟人利物事，安能為之，何以種陰德，徐思我平日嘗見為師者，多誤人子弟，我從今只留心教道，以此種陰德，後數十年，復與試，往省，復慊意，尋寺中相者尚在，一揖，相者曰，公丰神照人，定應榮達，高中無疑，揭榜果然，士子往謝曰，何向者拒我之峻，今日許我之確耶，相者曰，某不記，士子述前事，相者曰，公形骨俱換矣，留心教人，非陰德而何　廸吉錄

旋庵子曰，樂育英才，為功不小，今世好為人師者，往往以得館為資身之策，以到館為了局之時，求其實心訓誨，婉轉開導者，百不得一矣，如此設心，不徒悞人，當亦自悞耳

黃大年先生有言，貧士貧館穀者，脩儀薄，則難處，脩儀厚，則易處，蓋主人雖欲輕其師，而不能自輕其延師之費，重則俱重，故不受慢，不受侮，大年又為予言，名士終于不發，以處館壞心術，損陰德，悞人家子弟，故茗溪沈千秋亦作是說，不謀而合，後兩君俱成進士，予有說焉，居官盡職與否，于處館教弟子時，預卜其將來矣，人家脩儀，朝廷俸祿，皆非悠悠忽忽，漫不事事，可銷受者也

旋庵子曰，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媍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弟，子弟可復胚乎，然則處館而徒貪束脩，不真心訓誨者，與居官而負乘罪等，有間乎

陳自強為韓侂胄童子時師，侂胄當國，自強至臨安待選，欲見無以自通，其館客主人出入侂胄家，為言之，一日侂胄召自強，比至，則從官畢集，侂胄設褥於堂，延自強升座再拜，次召同從官入同坐，皆跼蹐莫敢居上，侂胄徐曰，陳先生老儒汨沒可念，坐客唯唯，明日交章薦之，即除太學錄，未踰年

三遷爲祕書郎、即入館、改右正言、月餘、拜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旬日遂簽書樞密院事、明年參知政事、又明年知樞密院事、侂胄進太師、自强拜右丞相、嘗語人曰、自强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胄曰恩王恩父、稱蘇師旦爲叔、稱書吏史達祖爲兄、嘉泰元年臨安大火、自强所積、一夕煨燼、侂胄遂遺之萬緡、執政列郡聞之、皆爭相助、不數月、得六十萬緡、更倍所焚之數、及侂胄敗竄、自强于永州、死

籍其所積無遺焉、西湖游覽志

旋庵子曰、操戈入室者、罪弗論、即外衕體貌中能具誠畧爲引薦便已了局、寧有崇隆尊事至以丞相酬師者乎、照拂先生、侂胄反進令人一籌、勿謂奸人無一節可取也○謝陳留曰、訓蒙受業之師、真師也、其恩深、其義重、在三之制、與君父等、至於主司之考校、一日之遭遇耳、無造就之素也、當道之薦揚甄別之故事耳、無陶鑄之功也、今人之所最急者、舉主、次殷勤者、主司、而少時受業之師、富貴之日、非但忘其恩、併忘其人矣、勢可灼手、則竿牘恐後、門可羅雀、則蹤跡枉絕、甚至利害切身之日、戈可操也、石可下也、何門生之有哉、此似有激之言、然世亦有此等人、存之以醒惡薄

訟師

黄鑑、蘇州衛人、厥父善舞文、起滅詞訟、蕩人產業、

爲害不少、既而晚生鑑、弱冠、登正統壬戌進士、以青年美才、獲寵眷、爲近侍、蘇人咸曰、父若事刀筆、而子若此、何天理耶、景泰間、寵渥益甚、後駕自北還、禁錮南宮、及復位、以舊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朝夕召見無期、一日　上御内閣、露一本角微風颺之、命取以觀、乃鑑所進禁錮疏、　上嘆曰、不意鑑之奸有是耶、亟召、甚於平日、鑑至、　上擲本視之、鑑連呼萬死、伏誅、遂滅族、吁、使鑑寵不及此、何能

報之深耶顏光東曰唆帝王兄弟以固權寵郎是唆訟本色耳可謂世其家矣一日天算實難當小人枉了做小人也

米信夫浙西人桑筊譁捷里有大家兄弟二人以父死紛爭因唆其弟以訟其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抑鬱而死米繇是富二十餘年至元戊寅遭反謀逆訟牽連到邑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罄其貲沒焉忿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其兄抑令招承與其妻女子息八人俱死於獄

旋庵子曰弟兄天性郎有微隙若無人唆誑當自消釋惟是小人乘間搆弄陰激而陽助之遂不至傷殘不已呵呵其所利者不過欲多得財耳孰知骨肉戈矛情離家破鬱鬱致死寧不飲恨九原時圖報復乎所以飭家訓者先嚴絕訟師實全倫値基之令範也

擣堅錄卷二十 終

巧妬

擣堅錄卷二十一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妬婦

魏王遺楚王美人楚王說之夫人鄭褏知王之說新人也甚愛新人衣服玩好擇其所喜而為之宮室臥具擇其所善而為之愛之甚於王王曰婦人所以事夫者色也而妬者其情也今鄭褏知寡人之說新人也其愛之甚於寡人此孝子之所以事親忠臣之所以事君也鄭褏知王以已為不妬也因謂新人曰王愛子美矣雖然惡子之鼻子為見王則必掩子鼻新人見王因掩其鼻王謂鄭褏曰夫新人見寡人則掩其鼻何也鄭褏曰妾知也王曰雖惡必言之鄭褏曰其似惡聞君王之臭也王曰悍哉令劓之無使逆命 韓子

旋庵子曰偽愛以結美人微言以激君慾妬婦之巧真勝男子百倍有不為所惑者幾希

死妒

唐太宗憐任瓌無子、賜二姬、妻柳氏妒、髡其髮、上令齎金胡缾酒賜之、云飲之立死、瓌三品、合置姬媵、爾不妒不須飲、柳氏拜勅訖、曰妾與瓌結髮夫妻、俱出微賤、更相輔翼、遂致榮官、瓌今多內嬖、誠不如死、遂飲盡、然非鴆也、旣睡醒、帝謂瓌曰、死且不畏、卿其奈何、因詔二女令別宅安置、僉載

旋庵子曰、不畏天子、不愛性命、婦人偏執一至于此、乃今人當丈夫旣貴、便百般承順、鮮有背

遂況美人賜自上宮乎、妒忌之性、又潛移于勢利矣

慧妒

兵部尚書杜業任樞密、有權變、足機會、兵賦民籍、指之掌中、其妻張氏妒悍尤急、室絕婢妾、業憚之、烈祖常命元皇后召張至內庭、誡之曰、業位望通顯、得置妾媵、何拘忌如此、豈婦道所宜邪、張雪涕而言、業本狂生、遭逢聖運、多釁之初、陛下所藉者駑馬未竭爾、而又早衰多病、縱之必貽其患、將誤於任使耳、烈祖聞之、大加獎歎、以銀盆綵段賞之、南唐近事

旋庵子曰、誤于任使一語、點動烈祖、深得機竅、此婦智慧、堪與終始、何必別置姬媵耶

[illegible]妒

陳覺微時、爲宋齊丘客、及爲兵部侍郎、其妻李氏妒悍、親執庖爨、不置妾媵、齊丘選姿首之婢三人與之、李亦無難色、奉侍三婢、若舅姑禮、問其故、李曰、此令公寵侍、人見之、若面令公、何敢倨慢、三婢

旣不自安、求還宋第、宋笑而許之、仝上

旋庵子曰、不加聲色、反致小心、笑裏之刀、益覺芒刺、此妒之最巧者、剛決丈夫至此、亦難措手、

[illegible]妒

武帝時、尹夫人與邢夫人並幸、有詔不得相見、尹夫人請願望見邢夫人、帝許之、故令他夫人盛飾侍御數十人、爲邢夫人來前、尹夫人見、曰此非邢夫人、帝問何故、對曰、其身貌形狀、不足當人王、於是帝乃詔邢夫人衣故衣、獨身前來、尹夫人望見

曰此真是矣爲低頭泣下自痛其弗如 史記世家

旋庵子曰能辨真偽婦亦伶俐然低頭泣下自痛弗如則不復敢妬又不能不妬矣

巧妬

司隷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之而悅遂取焉諸婦教以將軍貴人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也若如此加重馮氏後見術每垂泣術果以爲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陷之于廁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斂 九州春秋

旋庵子曰既見寵倖那得哀怨諸婦何巧而術何愚也

擬妬

劉瑱妹爲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真不別瑱令畫王像并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如欲偶寢狀密使媼妳示妃妃視仍唾之因罵云宜其早死于是恩情即歇病亦除瘥此姬亦被廢害因以此畫焚之 南史

旋庵子曰追傷是其情唾罵是其性情正而性偏婦人多陰毒寧可理諭耶

惡妬

撫州監酒范寺丞者妻色美而妬范寵憚之同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私醸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捕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妬戲取妓鞋密置范臥具中須臾務吏携衾裯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拊心而呼曰天乎有是邪乃入室閉戶而縊頃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又有人任湖南倅妻生一子已周歲夫婦甚愛憐之偶一日郡守在告倅攝郡事會鄰郡太守過郡開宴命妓妓中有一秀慧者立侍倅側倅顧與語及戲爲酒令笑語方酣忽鈴吏擎生肉二盤置賓主前倅愕問其故則子肉也蓋妻忿夫與妓語乃手刃其子刲肉以獻其毒忍至此 遯齋閒覽

旋庵子曰妬忌不化寧捐其生忍殺其子此等

愚妬

婦人豈可爲伴。

賈充秦檜皆無子、蓋充妻欲後其甥而趣殺其子于乳母之懷檜妻欲後其姪而故出其子于孕婦之腹。已以奸臣害國卒以妬妻滅宗天道哉。異林

旋庵子曰婦人秖任愛憎不顧是非覆宗絶祀。有所不計爲丈夫者寧得偏聽漫無主持耶

痴妬

房玄齡名相也而有妬婦太宗賜之酖酒則曰寧妬而死不願不妬而生隋文帝王中之英雄而有

妬后受制獨孤不惟不許高熲妾生男而公卿孕妾者斥之有庶子者錮之可笑也

旋庵子曰寧死不易妬房任二夫人可稱同調而隋文后妬嫉之害延及公卿可謂撒潑極矣

妬報

新安有一悍妬妾死變雌雞其夫感其夢而買歸家其嫡妻憑欄觀之見彼恃強逐他雞不容啄吡曰賤娼汝已墮畜生類猶如是橫耶雞聞語立刻觸階死此後友唐星槎言也 同上

旋庵子曰妬婦墮落畜生其一種鴆毒之性自應得報無足異也但變雞而必牝已奇變牝雞而不容他喙鷙悍之氣猶存更奇乃聞言觸死嫡妻之黠化神而妬妾之領畧亦捷或即復還人身以爲賢德婦人未可知也

◯忠僕

金將郭斌守會州元命按竺邇往取之斌食盡城破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

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汝忍使絶嗣幸哀其兒而收之言畢遂投火死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日纂二集

旋庵子曰從火中抱兒出識智已超授兒後復投火而死純心爲主絶不以性命繫念女子而丈夫乎丈夫有媿女子者多矣

李侃南陽李元蒼頭也建武中元家死於疫一子名續纔生旬日貲產千萬而諸僕私共計欲殺續、

分其產、吾潛負續亡山陽塅丘界中哺養之乳爲生汁推燥居濕備嘗艱勤方孩抱有事輒長跪請白續至十歲、吾與歸鄉里理舊業告奴婢於縣、捕殺之邑長鍾離意上吾行義於朝拜太子舍人顯宗時以能理劇遷日南太守道過李元冢未到一里所脫朝服持鉏去草拜墓哭盡哀自炊爨執鼎俎以祀泣呼曰君夫人吾在此留數日乃去居官惠愛遷九江守續亦爲河間相顏光衷曰哺養可

能也而長跪白事則不可能也泣冢可能也而脫朝服持鉏則不可能也使臣道知此奚至以危易節以寵驕功使子弟知此奚難親長平天下哉

旋庵子曰勢熖則爭先而趨勢謝則掉臂而散近世奴僕往往如此乃保孤于多難之時報冤于歸里之日已自忠赤且貴而能降依依不忍舍去此千古良僕實千古義士家固難得國亦罕有

李守德先爲人奴後與王毛仲同立功位武衛將軍數求主不得一日出遇故主於道主避之守德即命左右迎主至其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官授主帝嘉其意擢爲郎將

旋庵子曰受主恩而操戈入室欺寡凌孤者世多有之即不然而遠遁以避跡詭飾以洗名去之惟恐不速而况數求主乎而况親上食奉酒

乎且又解官授主乎貴而不忘其賤武衛將軍當與日南太守同不朽矣

媒妁

李光顏有大功於時位望通顯有女未適人幕客謂其必選佳婿因從容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物風流冀光顏以子妻他日又言之光顏謝其幕客曰光顏一健兒也遭逢多難偶立微功豈可妄求名族以掇流言乎某自已選得佳壻諸賢未

知乃召一典客小吏指之曰此爲某女之匹也即擢陞近職仍分財而資之 北窗瑣言

旋庵子曰做媒的滿腔勢利任口風波只圖説合那論道理若光顔者可謂超于俗情而不因人熱者矣

○巫禱

錢元懿牧新定一日閭里輒數起火居民憂恐有巫楊媪因之遂興妖言曰某所復當火皆如其言

民由是競禱之元懿謂左右曰火如巫言巫爲火也宜殺之乃斬媪于市自此火遂息 自得語

旋庵子曰巫即爲火錢公可謂洞燭禍原稍爲所惑遺害不可言矣

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歲斂民錢爲河伯娶婦巫視良家女好者即聘取洗沐張絳帷浮河而沒俗言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溺豹欲變其俗乃曰至期吾亦往送豹至河上官屬豪長父老皆會

豹曰呼婦來視其好醜婦至豹曰是女不好煩巫媪入報河伯更爲求之即令吏抱巫媪投河口有頃曰何久也復以巫弟子投河中凡三豹曰是皆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入白之復投河中豹簪筆立待良久曰彼皆不來奈何復欲使廷掾豪長趣之皆叩頭流血豹曰河伯留客之久可皆罷去自此吏民驚恐不敢言爲河伯娶婦矣豹因開其河爲十二渠以溉田 非非庵

旋庵子曰人情喜怪而惡庸信幽而疑顯于是巫禱得行在婦人尤易惑溺我里近有呼神遣將役使邪鬼以駭人心舉國奉之若狂賴賢父母重懲驅逐一邑晏然加惠地方多矣

汝南洞陽有于田得麐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澤中行望見此麐肴繩因持去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有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麐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

語治病求福多有効驗因爲起祠舍衆巫數十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此壞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獎成之耳（風俗通義）

旋庵子曰妖巫惑人擾害地方故銳心治理者拆毀淫祠最爲除奸第一要義

箕仙之卜不知起於何時自唐宋以來即有紫姑

之說矣今以箕召仙者不獨里巫俗師即士人亦或能之大率其初皆本於游戲幻惑以欺俗人而行之既久似亦有物憑焉蓋游鬼因而附之吉凶禍福間或奇中即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余友人鄭翰卿最工此戲萬曆庚寅辛卯間吾郡瘟疫大作家家奉祀五聖甚嚴鄭知其僞也乃詐箕降言陳眞君奉上帝勅命專管瘟部諸神令即立廟於五聖之側不時有文書下城隍及五聖愚民翕然崇奉請卜無虛日適閩獄失囚召箕書曰天網固難漏人寰安可逃石牛逢鐵馬此地可尋牢無何果於石牛驛鐵馬舖中得之名遂大譟遠近祈禳雲集洎數年諸君倦於應酬術漸不靈然里中兒至今不知其僞也（五雜組）

旋庵子曰精之所聚即爲神持箕者與問箕者各翕聚于一時而游魂厲鬼或憑而托焉則言禍言福有時奇中古所稱神叢非耶然精渙則

神散遇正則邪遁又何足執以爲常也或云吟詩作對此皆文人墨士偶托游戲以舒其瀟灑不羣之致然則彼既游戲矣我又何卜焉

張南軒論祀嶽當築一大壇于山下望山而祭今立殿宇已爲不經塑爲人像又配之以夫婦其褻瀆甚矣陳北谿謂泰山封帝儼然人形且立後殿不知又是何山配之爲婦近代無錫謝子蘭與常學教授盛昭書請除土地夫人其亦南軒北谿之

遺意也曹州同知張浩滄州人深惡異端之說于境內庵院拆毀殆盡他處僧尼俱遣出境外士人私自落髮者悉令還俗城隍廟載于祀典不可廢舊有夫人像命掘一坑埋之又立三大碑于州前一載國朝 太祖祭五岳四瀆止用山川之名革去封號以明聖斷高出于前代一載傅奕以來闢異端之文一自爲文以示禁戒斯亦卓然矣 異林

旋庵子曰舉世昏昏怵于禍福卽智慧之士亦

時趨之猶尚移人堅不可破揭此以喚醒之

愚民惑于妖巫雖官府嚴禁莫之能止海上一富家平日不信巫覡一旦營屋巫者令木匠造木人置柱拱中數年其家人病叩于巫巫言有厭勝于柱拱發而果得之乃詰之匠者告以巫前所教也聞于官巫服罪時縣尹何子正大禁淫祀及巫覡皆由此始 農田餘話

旋庵子曰巫欲神其術遂結連匠作以欺嚇愚民往往如此而俗人卒不悟也可笑可笑

(圈)術數

富韓公謝事居洛日邵康節謁公公指胡床曰病中設此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更取一胡床來曰中當有一綠衣少年候公公雖病强見之公薨後此人當秉筆記公事公素敬康節神其言因戒閽人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爲通既午范祖禹來遂延入問勞且曰老病卽死但生平粗懷樸忠他時筆

削累君願少留意後十餘年祖禹修撰韓公傳

晉隗炤善易臨終書板授妻曰後五年春當有詔使來姓龔此人負吾金卽以此板往責至期果有龔使至妻齋板往使者惘然良久乃悟取蓍筮之嘆曰吾不負金汝夫自有金知汝漸困故藏金以待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寓意耳金五百觔盛以青甕覆以銅柈在屋東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果如卜

旋庵子曰事在五年十年之後而卜算不差絲忽何術能先知一至此耶然秉筆撰述尚可挨位屈指若藏金書板更屬渺茫而冀使君之推算若合符節可稱同調

鄭玄在馬融門下三年不得相見高足弟子傳授而已嘗算渾天不合諸弟子不能解或言玄能者融召令算一轉便決衆咸駭服及玄業成辭歸既而融有禮樂皆東之歎恐玄擅名而心忌焉玄亦疑有追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屐融果盤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去竟以得免

旋庵子曰知融必追而先計以待之玄術又在融上矣然卜死而又得免數亦有不驗者耶

武帝與越王爲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愆期不至乃微服齋絹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未之識也帝啓卜卦方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卿勿言

賓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詰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二載朔曰臣不敢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西面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天子與陛下對坐耳帝深異之

旋庵子曰孫賓既有神術乃天子降臨不能驟識何也豈卦爻未布仍自惘然耶

眞宗時一術者目瞽善聽聲揣骨一日揣王繼忠駭曰此人可許半生食漢祿半生食胡祿繼忠後爲高陽總管咸平中與虜戰遂陷虜虜以姿儀雄偉以女妻之僞封爲吳王改姓耶律終於虜

旋庵子曰揣骨聽音雖有可憑然與明目者畢竟稍難半漢半胡抑何神中乃爾

政和初秦檜遊建康太學博記工文善幹鄙事同舍號爲秦長脚每出遊飲必委之辦集有頭陀道

人入學至餐正齋前時同舍生十人錢時政范同等及檜在焉道人曰與事與事八座貴人也眷一屋鬧了兩府從官直如許多范素薄檜乃指謂曰此長脚漢也會做兩府客曰君勿浪言他時生死俱在其手滿座大笑道人曰諸公莫笑總不及此公後四十年其言悉驗

旋庵子曰長脚漢慣能辦事亦慣能壞事今世豈少其人特今世之頭陀止有媚言不肯直說

耳

東方朔傳武帝時有神雀下丞相御史丞二千石諫議大夫博士皆上壽朔獨不賀帝問故對曰此巫雀非神雀也恐後有害國事者朔因謝疾去後卒有巫蠱之事

旋庵子曰不賀神雀而遠遁避禍朔可稱明哲保身矣

邵康節先生行洛陽天津橋忽聞杜宇之聲嘆曰北方無此物與哉不及十年有江南人以文字亂天下者乎客曰聽杜鵑何以知此康節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氣之先者也以後果生王安石爲青苗諸事亂法

旋庵子曰昔人聽杜鵑而知有文字之亂今人見文弊而安爲章奏之後何明昧之懸殊也

晉淳于智能易筮夏侯藻母病詣智卜忽有一狐

當門向之嗥怖懼馳見智智曰君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人驚怖大小畢出一人不出哭勿止藻如其言母亦扶病出堂屋五間拉然而崩

旋庵子曰狐知屋之將崩而自嗥智知狐之嗥屋而告哭靈慧不相上下而狐似更得氣之先矣趨吉避凶寧得貿貿已耶

晉孝武母李太后簡文時執役宮中簡文無子令善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

帝幸之生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旣爲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識虎一日外夷進畫一幅展視爲虎卽時驚動成疾而卒

旋庵子曰相有奇中者當不在爪牙色澤之間然厄而必以虎此眞不可解矣

桑道茂初爲供奉李晟爲神策小將道茂曰某姓命當在公手所能赦之否晟笑曰供奉見侮乃爾道茂懷中取一紙云所犯罪過乃是逼迫伏乞恩慈判命全宥晟笑曰遣某道何詞茂乞云准狀特放晟爲書之後朱泚反晟復京城收從逆數百人至旗下道茂大呼曰某有狀取視之乃昔年所書也晟驚悟釋放以爲上客

旋庵子曰旣知禍于未形之前何不擇地而路以自全其身乃必俟臨期求免耶豈數必置之死地而後存者耶

張華初爲豫章太守善易卜人莫不敢犯令或當

死者放歸別父母有一人犯盜欲誅放歸別其人在路號哭經趙朔家朔問何故曰某爲盜犯法當死蒙太守給假辭別父母限滿赴州刑所以悲哭朔曰何不逃去答曰使君明于易筮前後逃者皆獲是以不敢朔曰但用我計可獲免汝可三遍行渡河取竹筒盛水三尺常安腹上仍于黃沙中臥三日然後還終始擒汝不得矣其人依朔言至假滿違限華乃卜之卦成曰何故腹上水深三尺背臥黃沙此必投水而死其人竟脫焉以上俱古史談

旋庵子曰數可計避則數亦不神矣此與鄭玄脫追之法頗同

開元中有一人姓劉不得名假蔭求官數年未捷忽一年銓試畢聞西市有李老善卜造而問之老曰今年官未合成生曰有人竊報我期以必成何不然也老人曰今年必不成來歲不求自得矣生旣不信果爲保所累被駁生乃信老人之神也至

好良法

法良何必改

不知止便吞出來了

明年試罷，自度書判微劣，意其未遂，又問李老，李老曰，勿憂也，君官必成，祿在大梁，得之，復來見我，果爲開封縣尉，又重見老人，老曰，君爲官不必清儉，恣意求取，臨滿，請爲使入城，更爲君推之，生至州，果爲刺史委任，生思李老之言，大取財賄，及滿，貯積千萬，遂謁州將，請充綱使，州將遣部其州租稅至京，又見李老，李老曰，公即合遷官，生曰，其今向秩滿後選之，今是何時，豈得更有官也，老曰，但

三日內得官，官亦合在彼郡，得之，更相見也，生疑之，遂去，明日納州賦於左藏庫，適有鳳凰見其處，勅云，先見者與改官，生即先見，遂遷授浚儀縣丞，生益見敬李老，又問爲官之方，云一如前政，生滿歲，又獲千萬，還鄉居數年，又調集，復詣李老，李老曰，今當得一邑，不可妄動也，固宜慎之，生果授壽春宰，至官未幾，坐贓免，又來問李老，老曰，今當爲君言之，不必懟諱，君先代曾爲大商，有二千萬資，

卒於汴州，其財散在人處，故君於此復得之，不爲妄取也，故得無尤，此邑之人不負君財，豈可過求也，生大服焉，

旋庵子曰，李老卜算神驗，一至于此，亦可稱地仙矣，然劉君既已徵之于前，復不能信之後，豈利令智昏，即點化有所不及耶，抑數有默定，必如是乃稱神術耶，理與數並存于天地間，然理可憑，數不可解，夫子曰百世可知，亦據理

推之耳，一落術數，則有驗有不驗矣，卜珝郭璞各精術數，彼此皆知不令終，珝勸璞勿爲公吏，又自謂爲卿相當受禍，乃不能捨此一官，竟捐厥軀，又何貴于前知耶，余故摘數之驗者以冷世之妄求，又錄其不必驗者以啓人之趨避，使理數相附而行，勿致沉溺于荒唐悠謬之說耳，

黃白

王常，洛陽人，負義氣，見人飢寒，解衣推食，略無難

色唐至德二年入終南夜半月朗慨然嘆曰我欲平天下禍亂無一人之柄以佐我我欲救天下飢寒而衣食亦自不充痛吾徒虛語耳言訖有神人自空而下曰爾何爲言此常曰我平生志也神曰我有術黃金可成雖不足平禍亂亦可濟人飢寒爾能受乎常曰我聞此乃仙術空有名未之覩也徒聞秦皇漢武好此道而終無成秖爲人笑神曰帝王處救人之位自有救人之術而不行反欲求

此非也爾無救人之位而切其志固可行此常曰眞有之乎神曰爾勿疑夫黃金乃山石之精千年爲水銀水銀猶太陰之氣故流蕩不定一令純陽之氣則化黃金於倏忽也常乃再拜神人于袖中取卷書授常戒曰異日當付一人勿輕授勿終秘勿授貴人彼自有救人之術勿授不義彼不以飢寒爲念濟人之外無私侈不然天奪爾算常再拜問何神曰我山神也昔道人藏書於此今遇爾義

烈故付之言訖而滅常遂得其術以遊歷天下賑濟乏絕　述古錄

蘇東坡常至一寺有老僧兩目有光謂之曰吾有鍊金之術當傳之子坡曰吾固不能用也僧曰惟子得之能不用吾是以傳之若扶風陳太守日求吾術吾不告之非吝也彼得之不能不用反爲彼作禍耳遂以授坡守陳希亮聞之即向坡公處求坡不以爲意遂致之亮作金有成坡嘆曰果有此

事吾乃負老僧矣無何而亮贓敗官坡既私許之又五年不聞問後遇亮子於都市問曰尊翁歸若何曰吾父既敗官即恣意鍊金未何月而病十指皆落踰年而死東坡始信老僧之言不誣

旋庵子曰鍊金之術不盡誣幻但有濟人之念無利己之私者乃能傳而用之不然貪天之罪烈于貪人可不懼乎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方氏偉常從駕無

時衣妻請致兩絹絹無故至前偉按枕中湯寶作金不成妻即因爐中水銀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即成金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由命偉乃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其侶謀欲杖方氏方氏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非其人雖寸斷而支解終不傳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卒乃尸解去桓譚新論

旋庵子曰先天之秘那可易傳即強傳之徒兩傷耳初誘之繼逼之程黃門何不諳道術若此耶發狂尸解方氏可謂善藏其用矣

擣堅錄卷二十二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仙道

沙門所載諸天名目與道家絕不同靈寶琅函俱道書也所載三十六天又各各不同蓋道教始于張陵不始于老子特借老子以樹幟其後駢枝于寇謙之濫觴于杜光庭而僞撰百出符咒黃白之說紛然囂馳去老氏清淨之旨漸遠則所云三

十六天倘亦強設名目以欺世茫無對證者歟

硯桙氏曰人世所最豔羨莫如神仙而好仙之情亦自不同下者垂涎黠化上者覬倖長生最高則樂其道逍遙閒曠而已然而證仙果者當世幾人無他未辨仙凡先論迷悟悟者易迷者難耳嘗聞唐有風狂人侯道華泊於河中永樂觀爲事厥劣比於傭隸而常好子史手不釋卷衆問要此何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後竟雲鶴仙樂迎之上昇近有應天秀

才唐詩號古峯者事母極孝嘗遇老叟嘉其有仙骨授以內外丹道流因勸唐入名山修煉古峯曰家有老母世間無不孝神仙逮母卒始遍辭親友各贈朱銀三錢而去又有張福者淮陰鹽徒也忽遇老僧指授怳然有得歸棄妻子投總督萬表求爲外護一意玄修萬號鹿園亦好道者也每叩其術不語但曰天上無富貴神仙孰能棄三公而薦天下賢者以澤蒼生孰能捐萬金而施貧者以脫人於死孰能割恩愛塊然獨處而與虛白爲對無是三者請勿語道福後趺坐合掌而化人又於濟上遇之此三人者具是見解何慮不仙人若希心冲舉翹首蓬壺當於此悟入卽不然而學通今古行篤人倫灑脫利名絶去纏愛斯其人卽超凡拔俗神仙之彷彿矣

旋庵子曰天上無愚懵仙人世間乃有不識字道學蓋道學可假而神仙不可僞耳

唐先生名廿弼海陵人爲郡小吏廉恪無他伎一日晨出若有所遇者忽裂巾毀屨解衣濡水滌橋裸裎褻語見者遭嫚罵家人以爲狂固于別室悉毀卧具爲坎穽寢處其間歲餘其母哀而縱之冬夏一布褐僅蔽膝負敝衣于左肩蓬首鬅鬙垢面跣足常以指按其頰彷徉井閭中人呼唐九郎或發語于休咎人始異之稍就占訊喜怒語默無不驗凡飲食或捐半于地或委溝渠而食其餘得炊餘漬泥啗之得酒或覆于几又祭于地復收飲無少損也所臨列肆是日必大獲競欲延致以禮招之而弗屑者旗亭間以飲食爲博徒者數負不自活乞憐于先生或與之錢以爲博資則終日勝酤釀欲成而敗先生至甕下索飲釀者曰是不佳當別酌以獻不從漉而飲之香味俱變未竟日而售常寓宿王氏米肆高廩上肆罵狂穢無所避其家婦子羞惡俟其他之竊相與詬罵先生不復往數

日無所貿易頻悔謝乃復比舍火延其屋燬寢矣獨堅臥不動俄反風而火滅人家非常所游者亦憚其來不來也必有異晨至蔣氏舍排闥入婦寢取溺器翻衽席衣衾淋漓顛笑曰解了矣室中人頗怒既而聞一婢人自經系絶得不死建炎二年忽持覺自擊其頰俄裴淵潰卒至漂掠無遺乃悟打頰者隱語打劫耳紹興元年語人曰上元夜觀燈時虜人陷城至上元日火仙源宮屋五百楹煨

燼無餘矣張榮來據城聞其神異執于酷肆大雪中露坐方數尺獨無雪膚略不霑濕乃積雪丈餘穿洞穴埋其中彌日出之怡然也人問寇亂何時已邪曰直待見閻羅聞者憂之謂不可逃死無幾何有裨將李貴過城下號李閻羅自是歲小休矣四年劉豫犯淮南郡守趙康直問之書曰十三日使齊又問書曰十三日歎齊蓋僞齊始肆猖獗終大敗而去七年冬十一月大呼于市曰二十一日雪下二十二日唐劍皆不測其意至期大雪明日往河西張氏舍求附火潛抱薪自焚于隙室張覺之體已灼爛索寢衣披之行至常所居米肆端坐手撕婦肉以食且以飼犬須臾而逝有田夫自斗門至中途遇其西行問先生安往曰吾歸也入城既自焚矣任世六十餘歲莖響林原歲餘後有離商見先生于江西而蜀人亦見之于青城云 古史談苑

旋庵子曰變幻莫測不拘禮法此仙家常態惟

是廉恪弗屑不汨沒于世緣乃其真種子耳仙真種種余特揭一二獨培本領者以醒世之迷于幻術而示之趣也

李道人者徽之黟人生于正德庚午望日甫十歲父歿遂肆情酒色揮金不惜與俠妓鳳仙善中年病羸七載瀕死忽有丐者門外呼曰小病行藥大病行工李因迎視丐以手摩其頂曰若再隔旬日必不救矣乃索皂卵五十酒一甕以右手摟道人

膝左手且剝且吸頃刻而盡初摟時皆聞道人骨砉有聲凡坐七晝夜而病霍然問其姓名曰吾乃丘長春十代孫清淨散蓬頭也問宅里則指東海上而已于是道人與鳳仙皆卒業爲徒三年盡得其還丹修煉之術一日同登天目丐者忽不見道人益虔奉之築庵于萬年縣居鳳仙爲道姑而自棄妻子孳利雲遊天下初走全州之湘山更歷太和山與元時閒道人共證眞修從此不著衣履雖

嚴冬大雪赤身以爲常人皆呼爲赤肚子云居十年轉入終南山與鐵帽道人爲侶其年可數百不知何許人又十年之匡廬途遇老者跪懇之歸道人不傾見者曰彼頹然者非爾翁耶道人亦不答及探跪者乃道人孫年已古稀矣號泣數日而去又三年至茅山萬曆巳亥大宗伯王忠銘迎至留都都中公卿士庶皆以得覩道人爲幸大約道人以歡喜作緣以遊戲說法冬夏一衲不襦不袴叩齒掠髮不輟于時浩歌大笑不絶于口能一日九食又能九日一食飲輒數斗葷蔬惟適上不洩而靈根時灌下不漏而洞府常虛贈以金帛多不納卽納悉付其弟子隨給道路貧人永叭玉骨面若童顏每誡人早絶塵紛杜絶惡趣云　異林

旋庵子曰日溷塵紛與世作緣心境業巳窒礙何有仙趣赤肚子浩歌大笑不絶于口抑何瀟灑脫塵而能不上升乎陶貞白譏眞誥仙人男

女參半獨文士絶少葢意見爲累故耳

蘇城中有一丐者不櫛不沐冬夏裸形止以尺布掩其前而已在行道中亦垂首不語偶至食店指一物曰我欲食店卽與之或市列果物亦竟取之不問人及以其食且取之爲幸云是日必得利也遇其不欲食雖強進必不顧玄妙觀前有兌錢店中每晨候其至以好錢三十文與之丐者得錢卽詣食店買熟物往人家索飯啗之餘錢則買炭寓

一破屋中不論寒暑壘四塼爲一爐熾炭於前坐
而對之倦卽偃臥爐旁莫解其意也其手中錢人
或遇而易之去必得利遇其不欲易則雖以倍易
一以三易一亦堅拒不從崇禎辛未冬余在蘇城
遇之數次蘇人謂之狗仙云年可有四十餘歲矣
窺其男根尚猶童身雖終身不澡沐近之殊無穢
氣此爲異耳　屏後評
旋庵子曰男根不破則元氣永固久視長生固

其常耳若淫縱以疲其神而乃煉藥採戰求資
外道祇速之斃也然其品之足重更在强進不
顧堅拒不從有大異于人耳
尹蓬頭名繼先臨洮人目見徽欽北狩時事至元
得禮部度牒爲僧遇異人授以接命之術元末嘗
乘黑驢游燕雲間接命于眞定遇羣盜奪其驢刃
傷其身而遂入演南避亂景泰中往來荆襄陝洛
間人未之知也成化末過江西有宗室叩其術不
答宗室怒杖之垂死令左右置棺中昇出生焚尹
告昇棺人曰死則死矣幸微露竅穴少便呼吸其
人憐而許之及舉火特空棺耳游南都成國公見
所佩元朝年皮度牒始共駭異知其年且二百餘
矣遣一婦人侍之將私叩其術也弘治末復在南
京接命浙江鎮守太監劉璟召之夜過無錫高橋
巡司詰問不答被縛明日出度牒示之得釋未幾
將還南都道經蘇州從而拜禮者無算知府林世

遠收繫獄月餘璟聞遣使釋之正德初太監賴義
掌東廠召至北京劉璟時方竊欲以威劫其術尹
終無言璟怒遂以妖言惑衆緝送法司議死時閔
公珪爲刑書止令招年九十免死押發原籍錮束
後居鐵鶴觀中一日土民修殿發土土中得鐵鶴
士女競往觀之尹笑撫之曰自我埋汝忽復二百
年矣幸再相見跨鐵鶴背對衆高揖飛去守臣懼
秘其事初在刑部問官叩其術合用婦人否領之

而已再問之自言每一接命必得奇禍是獄也豈其餘鋏乎對問官惟請死期畧無懼色一食能盡胡餅數十酒數斗或數日不與亦未告饑平居惟單衣隆冬不寒及遣發日忽爲人求纊襖或給之甫出門脫付解人且曰奉地苦寒特求此贈耳前所佩羊皮度牒劉璟收之後璟死用以殉葬 異林

旋庵子曰每接命便得奇禍可見方術即有秘授亦不可用況假借惑人者乎

佛道

仲尼之教如日佛老之教如月日晦於夜而月繼之猶可照天下之半仲尼之道晦於衰世而佛老繼之猶可救人心之半如貪淫奸殺之人事佛老則逕滅但其教有體無用不如聖道之大而無弊耳是以吾儒之學多陽二氏之學多陰 病榻寤言

問吾人作善而不奉佛還淪墮否答作善而不奉佛善業自在奉佛而作惡惡業難消作善而不奉佛其作善也人天之路可冀其不奉佛也成佛之果無基問善人謗佛如何答名爲善人而謗佛即此謗佛大惡也復何善之足云 破迷論

萬曆甲戌存齋居士曰奉告列位善信念佛是第一好事但念佛不是只要口念須要心念所謂心念者是心心念念在佛如佛說諸惡莫作便一心一念不作惡業佛說衆善奉行便一心一念修行善果富貴的不去倚勢凌傲侵害那貧賤的其貧

賤的不去造刁欺賴誆詐那富貴的在家裏孝父母敬兄長不欠錢糧不宿娼賭博不使大秤小斗見人不去攛弄是非教唆詞訟如此纔是眞念佛佛必陰加保護見在無火盜官司疾病之苦身後無地獄餓鬼畜生之苦子孫無流離夭絕之苦若全然不知念佛固然必有冥禍若只口裏念誦如俗語所謂佛口蛇心却也全無功德吾年七十二歲做官五十二年歷事頗多見作善作惡之報頗

明白故此直心奉告千萬聽之信之 漱石闇談王北雲

旋庵子曰今世念佛者多矣然不過隨口附和以畢朝夕求其躬行實體不媿戒律卽比丘中不得一二況鄉愚村婦乎余見大奸大盜懼罪深藏未有不匿于念佛中者此輩不但無益法門抑且乘間竊發禍有不測可不慎之 沈幼宰曰四民中窶貧者極多世人靳捐斗粟吝捨半金遇沙門則施樂不倦叩其胸中不曉一義

猶夫人耳農夫冶匠縉紳章縫不屑交揖見衲子則禮貌有加與坐而問核其隱行靡所不爲反不如尋常百姓此皆以有髮無髮起見者也

故宋度牒之稅最重

世但知有佞佛不知有佞儒佞儒者口誠正胸斗筲也以眞儒闢僞佛卽大雄之功臣以僞儒闢眞佛卽闕里之罪人矣儒佛兩僞盜也非道也弭盜之術安施 日旦

旋庵子曰忠孝爲佛之眞種經懺乃佛之設法政懼世人墮落魔障忘却根本設此以勸人修証耳乃近世緇流中藏不軌口說慈悲精者自附談宗粗者妄爲立教而裝佈佛像起造浮圖逐逐營營于心性了無所得其去佛也遠矣

宋求那跋摩罽賓國王族也元嘉八年達建業帝問曰寡人欲持戒不殺而身主國政不獲從志奈何對曰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身賤名劣應須

克己苦躬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不夭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寒暑調百穀茂如此持齋齋亦大矣如此不殺戒亦至矣安在乎缺一時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爲弘濟耶帝撫几嘆曰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如法師者眞可謂開悟明達通天人之際矣勅有司供給舉國宗奉

旋庵子曰畧小存大足破世迷其講佛理也博

而該其引君心也精而婉

後周道丕長安貴胄里人唐宗室也七歲出家十九值駕幸洛京長安焚蕩乃負母入華山安止巖穴時穀湧貴丕自辟穀惟乞食供母母問食未恐傷母意必曰已齋母曰汝父霍山戰歿骨暴霜露能收取歸塟乎遂往霍山拾聚白骨晝夜誦經咒之曰昔人積誠所感滴血認骨願羣骨之中有動轉者卽吾父遺骸也一心注想目不輕捨數日間

有髑髏從骨聚躍出搖曳良久丕躃踊抱持貴歸見母是夜母夢夫歸明晨骨至後應制論道多居元席朝野歸重

旋庵子曰一片眞誠自能感格卽此便稱活佛又何必覓之虛無幻渺之鄉乎重華事業只在歷山號泣已自瀰漫天壤含舜子而別求佛法吾未見其有合也

隋富上依益州淨德寺止宿槃大笠道旁坐其下讀經人往來不喚令施有施者亦不視願以路靜故多載無獲人謂曰城西北人稠施多奚爲在此答曰一錢兩錢足支身命復用多爲陵州刺史趙仲舒者酷吏也甚無信敬聞故往試騎馬過之佯墮貫錢富讀經自若目未曾視去遠舒令人取錢富亦不顧舒乃問曰爾終日所得幾錢貫錢在地見人持去何不止之曰非貪道物何爲妄認舒禮謝嘆服而去顏光衷曰僧家求施所以破慳貪乃

受施者其慳貪更甚于俗士又何以使人敬化乎乞錢可以試俗士而遺錢亦可以試僧家世出世間不爲阿堵所埋沒轉移者幾人哉

旋庵子曰一意誦經遺錢不顧此眞心向道立証菩提者也較之持鉢乞緣延門求願者其品格相去不逕庭哉

五代恒超范陽人止開元寺講經論二十餘年前後州牧使臣投刺求見者令童子收刺罕所接對

時郡守李公欲奏賜紫超辭以詩有誓傳經論死不染利名生之句復令人勸勉超確然不拔且曰而復來吾在盧龍塞外矣相國馮公聞其名修書通好超曰貧道早捨父母克志修行本期彌勒知名不謂浪傳宰輔豈以虛名浮利留心乎馮公益重之表聞於朝强賜紫焉卒之日天樂迎空益生兜率之明驗也

旋庵子曰近世僧人畧通文墨便持詩投贈而達官長者見其委婉承媚時通往來遂誇耀人前官頭名號不絕于口此其勢利更甚于俗人又何有佛法乎賜紫奏聞力辭不受若恒超者其清節胡可多得哉吾在盧龍塞外一語與必在汝上可並恬尚

宋雪竇顯禪師得法於智門祚公將遊兩浙學士曾公謂曰靈隱天下勝處禪師吾故人附書薦顯顯因至靈隱陸沉衆中三年俄曾公奉使浙西訪顯靈隱莫有知者時僧千餘使吏檢狀籍乃得顯問向所附書出諸袖中封緘如故曰公意勤然行脚人於世無求敢希薦達哉曾公大笑珊以是奇之

旋庵子曰乞書求薦僧家常套至有求薦不得婉轉取厭而弗少休者敗壞佛門體面殊可恨也試觀顯禪師混迹儕偶置書不用其清風可挹寧不足媿后人乎

宋光孝安禪師住清泰寺定中見二僧倚檻相語初有天神擁衛傾聽久之散去俄而惡鬼唾罵仍掃脚跡詢其故乃二僧初論佛法次敘間濶末談資養自是終身未嘗言及世事

旋庵子曰口談佛法心切資養往往而是孰知鬼神厭憎帝庭鄙棄若此乎

隋靈裕定州人安衆兩堂僧已未具言行濫者斥之女尼誓不受戒弘法時方聽入寺仍後進先出

巳房不令登踐沙彌受具必餘師證至時乃臨壇耳終身布衲裙垂裸上四指衫袖僅與肘齊見衣服過度者當衆割之

旋庵子曰主持法門寧過嚴毋過寬庶人心竦慄邪竇不生若借接引以滋員通則雜亂紛嚣法終格而不行矣

胡也川寶應人也壯歲爲千夫長以督運失米下諸理者數年乃得釋旣而棄家學佛雲游四方至

止吾邑年巳七十餘矣日攜小鉢入市乞錢滿而歸可得百餘則呼諸僧作供共飽或沽酒獨醉盡而止明復如此毫不惜也閒亦作詩爲顛草不事撿飾有時裸臥佛前不避但作小布囊掩其勢而巳自言此爲金剛袴人不識耳在我邑又肯娶村婦共居每語人出家兒坐脫吉祥而逝者世固不乏若我則自當立化人以其狂且誕不信也後年八十餘走吳興偶與數輩出遊至一地曰此處佳我不去矣遂攀樹枝而瞑葢亦一異人也　屏後記

旋庵子曰呼僧共飽絶無恡惜滿腔無我便是成佛眞果何必更修邊幅以欺誑世人耶開堂講經造殿裝佛總屬粗行非不二法也

僧寒空者吳興茅氏紀綱之僕也後棄家爲僧慷爽有幹材多與士紳交乃於王江涇募建一大橋一齋堂都極華整葢費積幾千緡矣然興建時不能無無益之費旣死其徒夢寒空語之曰我因生

前妄費墮身豕胎明日有人鬻豕七而中一白蹢者我也詰朝果見如所夢者前足如人掌形徒惻然爲買此豕闢一室設草薦而善飼焉此豕臥則於室遺糞尿則於外每佛堂晨起必繞佛數匝而後去若僧之經行念佛者然葢雖墮異類靈心未泯故也夫寒空所剏建赫有成績秖以用度稍濫猶受報乃爾彼借佛事以爲潤橐淫湛之地者其惡報復何如哉若寒空者報盡或當善生耳此萬

曆四十年後事也。仝上

旋庵子曰用度稍濫便受豕報即寒空眞心創建猶復不免吾邑慈雲古刹頼秀峯和尚爲之一新所費亦自不貲近已囘首不知其報若何

雲頂山慈恩寺四方輻輳供者甚厚而寺主審言性貪鄙欺隱本寺施財飲酒食肉畜妻養子無所不至一旦疾篤自言見空中繩懸一石曰有鼠嚙之繩斷正中其心大叫氣絕久而復蘇如此數十

度方卒逾年寺下村中牛生一犢腹下分明有審言二字

旋庵子曰施主供養最是難得若止隨行逐隊飢食渴飲絕無功行則粒粒皆罪業也至若貪鄙欺隱又自墮落千萬重矣

崇眞寺比丘惠凝死一七日還魂經閻羅王檢閱以錯名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一比丘云是寶明寺智聖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衆千人閻羅王云講經者心懷彼我以驕凌物比丘中第一麤行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曇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閑誦閻羅王勅付司即有青衣十人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有一比丘云是禪林寺弘道自云教化四輩檀越造一切經人中像十軀閻羅王曰沙門

之體必須攝心守道志在禪誦不干世事不作有爲雖造作經像正欲得他人財物既得他物貪心既起既懷貪心便是三毒不除具足煩惱亦付司仍與曇謨最同入黑門有一比丘云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常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即棄官入道雖不禪誦禮拜不闕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劫奪民財假作此事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亦付司青衣送入黑門太后聞之遣黃

門侍郎徐紘依惠凝所說者俱訪寺及僧皆實有之（古積志）

旋庵子曰說法講經尚屬粗行造殿裝佛有何大功五比丘修証各殊閻羅王處置亦典良不誣也佛家以空寂為宗奈何復以色相碍之耶

○沈紛字云大士慈悲渡世變相無常而粧塑圖繪多作女人何也夫既謂大士豈得為女既已成佛又安得有男女之相世人不察漫以有為參無為惑亦甚矣

擣堅錄卷二十三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一　放生

旋庵子曰放生戒殺之說李小有廣仁品若上沈君廣燮選言載之詳矣余何贅特拐其最警策最明白數則以寄開導亦隨便說法非有所揀擇致掛一而漏萬也且破惑不須太深奧太枝蔓耳

閉歇庵放生辨惑云凡有生命總是無常人亦同然非止於物倘以物命難延理當烹煮亦將謂人生無幾便可誅夷然獄中必殺之囚牀上臨危之病療者猶欲留連於朝夕刑官亦必轉展於秋冬此决死而尚冀其生彼更生而未必即死况夫放救之眾本吾慈憫之心眼見其生便似永投生路手援其死即如永脫死門則死何心豫疑生何須終保乎

李長蘅曰若論放生功德不必究竟生命得全卽一放頃已得圓滿菩提勝果何以故譬如重囚臨當行刑蹔釋還獄明知異日無得生理而喜今日不同死者彼物得放亦復如是何況機緣漸熟檀信嚮應廣作勝事咸生歡喜漁人破網弋師投弓轉業世界成淸淨土皆繇於此

旋庵子曰纔放便圓滿勝果此論更無逗漏與陶歇庵同一慧解

蓮池大師云予作放生池疑者謂魚局於池無活潑趣不若放之湖中予謂池雖隘網罟不入湖雖寬晝夜採捕陋巷貧而樂金谷富而憂利害均也又疑無活潑之趣則有一喩坐關僧任室中循環經行隨意百千里而不窮徜徉自得安在其不活潑也今幸處平世城中之民以城門之啓閉爲礙一旦寇兵壓境有城者安乎無城者安乎漁喩寇池喩城人以城爲衛何局也魚可知矣

旋庵子曰近日豪貴之家侵借水利每立一石牌于岸邊名曰放生河漁人佃之歲供魚利是有殺之實反蒙放之名不但人心不甘而水族能不抱恨乎

陳薦夫曰世人放生多尅定時日廣購生命射利之夫因而網羅鈞弋以赴之多致困斃是以殺爲放也途間市上耳目所及隨便買放是謂放無常期世人放生鑿池寘苑既有常處人得伺之方脫

豫且之網旋作投人之羹是以放爲殺也江河林沼地利隨宜監以善信倏然而往是謂放無常處世人放生外買生物家中之畜宰割不疑至謂擾畜待人而生職宜供饌不知子孫奴僕亦所豢養橫遭屠啜彼心謂何至草木斬伐亦屬生命蠛蠓蟲蛾都關佛性或壞垣而破蟄時覆巢而毀卵種種傷生道不一途又如棄擲聚蟻積水生蛆珍玩魚鳥致物以飼我雖無殺之心彼則有死之道皆

宜避忌豫護生全是謂不放之放放無常物也若乃遭噬觸網顛墜束縛應手而放未必有生更宜調養使其平復即不全活因而瘞之又有猛獸毒魚惡蟲鷙鳥雖困厄可憫而吞噬成性救彼一生實延衆毒是當較喪全之多寡量功過之重輕聽其自存自死此之不見不聞此二種者不必放可也凡若此者隨緣隨力相機相宜無以殺小爲無傷無以放小爲無益無憚勞而阻善念無爭價而

廢善緣一物非寡衆生非多肖翅非小馬牛非大一文非不足萬緡非有餘所謂有物生放其盡於是矣物既有之人亦宜然或柄國王家或涖官當事或遇詿誤可憫或遇冤困莫救或厄盜賊水火或遭疾病阽危或營求失利而忘生或逋負莫償而欲死此能資以物力開其生路惠之周旋圖彼解脫人生我放其視物生尤爲關切

旋庵子曰如此放生乃不虛放如此放生更不

混放

（一）戒殺

今之勸人者輒云殺生者受地獄餓鬼畜生報不殺生者生天及人道壽康尊富皆懸指他生以爲烱戒此實自然不疑之理而聞者漠然有故也嘗見無賴者今日爲盜明日被縛猶且爲盜不已則以爲盜當下得金寶而被縛翅在明日姑無暇慮耳夫食啖當下快口腹而罪過遠在形壽之外無

惟說愈詳而無救屠戮也予初不舉罪福報應但請于執杖磨刃捕捉搏擊之時暫試回心一觀觀彼衆生逃竄飛透投冥入隙恨天不賜梯地不借孔與人類畏怖王法聞有擒追魂散魄震者有異無異觀彼衆生黨類相憐棲啄相並如割一雞則衆雞驚啼屠一猪則羣猪不食與人類被執向官闔門徬徨或當死別六親踊哭平日眷愛難割難捨有異無異觀彼衆生臨刑被刃宛轉悲鳴其或

見赦血瀝命斷聲猶汶汶時或動掣與人類疾病無措號神念佛庶幾保護神識告離迸眼努唇手足牽引以冀或存有與無與若謂有與是未嘗觀卽今請觀若謂無與惻隱安在卽今請斷（嚴紹庭戒殺文）

旋庵子曰人物對照警切真懇覽之而不回心斷殺者非人類矣晉孫綽之喻道論梁武之斷酒肉文俱不必讀

謝耳伯曰類有人畜生氣雖均物有蠢靈受痛雖

一試觀刲磔屠斷之時未死而觳觫將死而戰動既死而鼓躍彼若乞哀人何獨忍況肉體血氣同此受生焉得殺彼生以益我生害彼命以護我命禽獸魚蟲而食人人皆駭人而食禽獸魚蟲禽獸魚蟲不皆駭乎人而殺人人皆冤人而殺禽獸魚蟲禽獸魚蟲不皆冤乎苟禽獸魚蟲而自相呑噉則人皆不忍人而終日呑噉禽獸魚蟲豈顧自忍乎

旋庵子曰婉婉對勸不忍之心自動

屠綽真曰人之殺生以食藉口曰天生萬物本爲養人嗚呼玄宰埏埴貴而爲人賤而爲物本欲其並育並生如以萬物之命供人則是生人而殺萬物也天地不仁甚矣今夫人雜食萬物腥羶亦飽獨食五穀蔬果亦飽飽等耳飽則不死誠何用廣須萬物之命而後活也佛氏之生以長齋仙人之生以絕粒夫長齋者一腥不染絕粒者五穀亦廢

而其生皆過于世人人生不必盡賴萬物昭昭矣人之生不必盡賴萬物之命天豈必以萬物之命而供人之一生哉不過人之嗜慾無窮貪饕不饜其食萬物之血肉而恬然甘之也皆惡業薰染習而不覺也萬物與人並而人之力勝萬物則人殺萬物人與虎狼並而虎狼之力勝人則虎狼殺人人殺萬物則以爲天命人虎狼殺人將以爲天命虎狼耶以萬物之命養人則以爲人貴于萬物以

人之命養虎狼又以爲虎狼貴于人耶蛇虺蠆蝟之毒也黃狐之臭也蛆蛔之穢也人則不殺以爲食豈天以萬物之命供人獨不以蛇虺蠆蝟黃狐蛆蛔供人耶海濱之人食蟶蛤蠊蟣而西北人豈不食豈天獨以海錯養海濱之人耶人不食蛇而交廣之人多食之豈天獨以蛇養交廣之人耶故曰惡業薰染習而不覺也且人之萬惡皆逆天心而殺生一業獨奉天命人而殺人則爲干天討

而互服上刑人殺萬物則爲奉天命而毫無罪罰又何取所謂一體所謂平等之義哉

旋庵子曰語語游戲語語眞切讀之最足醒人迷惑

顧瑞屏先生曰經傳有非禮殺生之禁而猶未痛言殺生之惡蓋上世民俗淳愿相安于禁而殺習未重也迨末世而山澤虞衡之禁日廢吉凶賓祭之費日煩而後乃習殺其始也容或有戚戚不得已之心旣而耳目習旣而心習矣嗚呼習亦何所不至哉昔人習刑名則有臨渭論囚渭水盡赤不顧者習戰陳則有一夕坑四十萬衆不恤者習殺人則有聚人爲糧舂骨掃皮誇爲美羹者有父爭其子肉者習始於微卒於烈可畏也故大慈氏乃廣陳罪福極談因果悲涕呼籲爲諸蟲乞命詎所重者物命而於吾儒親親仁民之旨背戾乎哉夫心心習殺殺心馴熟斷未有能親且仁者心心戒殺

悲心馴熟斷未有不能親且仁者所謂因其積習最重處猛與鉗錘令人回光返照直認本原耳

旋庵子曰積習悞人沉溺不返先生數言點破使人盡沾法雨功德當自無量

文燈巖先生曰命虞祀綱帝王著訓撤弋遠庖孔孟說經禮審三供三充傳嚴一草一木苟養仁質寧問浮屠雖鮮食以後難於驟更然霍食之時豈盡兼味無發枝而忘其本幸見一以擴其餘 訟過錄

劉孝則銘云賢聖厭殺蔬穀代與一笏未下百命相仍刀爼鑊湯輪廻業增願除習氣告我良朋

旋庵子曰孝則德量宏深坊表高峻坐語終日不覺飲人以和而使鄙吝之頓消也只此數語可著爲法

何衜斷肉獨不能貸蚌蛤之命乃令門人議其當食竟陵致書辨詰始就屏絶予以爲即如衜說大都是欺軟怕硬且畏虎豹而烹雞豚與禁雞豚而

食蚌蛤其類愈柔其用愈虐此豈復有義理而待議耶陋儒動輒言理至于饞亦理殺亦理由是推之天下寧復有非理之事乎范與蘭居士嘗自言諸味都可忍獨瓦楞味美未能驟禁釋湛然爲說唐文宗蛤蜊因緣勸止之居士心動後元日置酒因爲家人言所以指一巨蚶曰吾食此永斷矣方食有物隱齒堅類石吐之狀類珠而色如蓮花居士曰珠不堅珠而堅豈所謂舍利者耶居士前惑與衜偶同後又與蛤蜊事大相似緣前說猶是福德邊事緣後說安知居士不從此具正信親見大士耶彼此是柔脆肉身彼此是堅固法身親作自想尊作佛想肉噉肉佛噉佛可悲也夫 陶庵蚶子舍利說

按廬州有坐化猫峡中有坐化胡孫李公擇家有坐化蛇唐有鸚䳇舍利無爲軍巢縣柘臯鎮永寧院有雀棲于庭松累日不去遣取視之已立化矣盛夏極暑經涉月餘形質不壞軒喙鼓

翼有騰翥之狀唐文宗嗜蛤蛤中有觀世音像帝驚異召惟政禪師問焉對曰啓陛下信心耳經云應以菩薩身得度者即現菩薩身而爲說法帝曰菩薩形則見矣未聞說法師曰陛下信否帝曰豈敢不信師曰陛下聞其說法竟帝大悅遂永不食蛤物性精微眞有不可思議者世儒眼孔小特未讀書無怪豬齒臼化佛贊耳

杭州某家因客至主人將殺雞爲黍旋覓雞不見

欲殺一鴨轉眼間鴨復逃匿索之見鷄伏深處鴨以口扯鷄翅甚力主客感悟遂戒殺 現見錄

昔人有烹鱔者見鱔在釜中皆鞠背向上而死剖而視之則腹有小鱔故也亡身不忍傷子物類愛子類如此

旋庵子曰鴨扯鷄鱔鞠背怖死惜情物寧殊人乃悍然不顧抑何忍乎擬寒山詩有云羊豈不思兒猪亦有眷屬讀之懔然

陳氏戒殺或問曰如六畜等我若不殺人亦殺之施之山林豺狼亦殺之縱使我不殺亦不能救答曰六畜等皆往世作決定殺因故今世受決定殺果雖佛亦無如之何故佛教人不殺者正所以救之也不作殺業則無救因若決無殺因則決不受殺報若勸得一人不殺則是救得一人不造殺因免爲畜生若勸化得千萬人不殺則救得千萬人免爲畜生出離三塗矣 警心類編

旋庵子曰不種殺因自不受殺報故戒殺生于今日救殺生之人于他日也佛氏慈悲婉轉護生若此

或謂物類充塞恐無所容豈知現前被殺之衆俱是前生好殺之儔輪廻之理言之痛心若戒殺之人既多則可殺之物自寡是故虎雖殘而知徙蝗雖暴而可驅若慮人不食獸獸將逼人何不慮人不食人人將相啗乎 涉獵振戒殺解

旋庵子曰物類充塞人類莫容則機詐貪淫反無可行便成一榛榛狉狉世界有何不可

趙凡夫曰世有自巳茹素而養妻子以葷腥謂之厚自巳茹素而享賓朋以葷腥謂之敬自巳茹素而祭宗廟以葷腥謂之孝若謂茹素吾業則不當以惡業爲敬愛之具若謂茹素法諦葷腥世法則何恐以世俗待其親知朋友親知朋友且猶不可況父祖子孫乎若本無定見率意爲之則正在迷

中未可與說夢

旋庵子曰自巳茹素而以葷腥飬人罪在不明若終日茹葷而竊竊然號于人曰我戒殺也持齋也將誰欺欺天乎

人獸性命等耳自怙者必曰人爲萬物靈夫雞知時自雞人刻漏科郎外皆不然也狗能忠自貞良俊傑外皆不然也烏反哺自仁人孝子外皆不然也狐聽氷自吹葭候管外皆不能也鴈有敘鴛有

匹自五倫無忝外皆不能也馬識羣所生則自觸而死人中禽獸未必然也凡禽蟲行慾有時而人未必然也凡毋畜胎脹能覺遂絕游牝人不能覺覺亦未必能絕也凡禽獸早成馬兩周則駕牛再期則耕若孩子二齡正呱呱啼泣未止梨栗且不知甘酸敢問之無識性乎此皆禽蟲所長人所短也以至五靈五德羊跪乳鷹觸邪羚羊解角狡兔三窟皆人所不及謂人之所長多于物則可謂物盡不如人則正不然也人不過殺機稍多于物耳而橫欲吞嗜又爲之强飾以遂其過祇自欺自陷耳仝上

旋庵子曰人禽之分只此幾希乃傷倫敗撿瀆亂綱常者猶儼然列于士林而獎奸勸淫上下相蒙習矣不察日月無光天地噎塞人不如烏真可痛哭

聞子將曰人生罪業甚多而殺生爲最殺生罪業

至重而殺牛爲最食者之罪亦與殺等蕭東白云我勸世人勿食牛肉服耕効勞反遭殺戮爾食何來恐爲烹鬻又云皮解體分猶張兩目目瞪徒張若爾反覆能保他年不變爲犢讀之使人心惻骨驚食不下咽況殺啖報應纍纍不爽奈何貪此寸臠自貽伊戚哉

旋庵子曰子將婆心救世觸處行慈不但自嚴戒律抑且宛轉勸人讀其引方孩未戒殺牛文

則所以鼓舞友朋力堅善信者不亦真且切乎
嚴印持屠牛嘆曰萬族皆畏死牛更人相似夜聞
鼓刀聲雙跪淚如雨哽絕不得言知死猶向買賈
怒奮搥擊刺砧信刀斧皮血委地鮮生剝嬰萬苦
赤瀝巳肉身蠕蠕動肺腑頭角雖搶地中情未肯
俯俛大命難絕心恨兩睛努筋脊餘跳戰爨薪巳
成脯饞口涎筋邊冤魂泣中釜烹犢母念兒剸母
兒骨楚離離原上田猶是犁下土何況食牛報昭

昭盈萬古奈何恣殺啖腥吻同餓虎擅閻穢天地
慘毒嗔佛祖營生有萬端胡爲忍屠估充腸不過
飽豈必饕死牯稽首嗜牛人三思莫終怙
老牛一步一恐怖雙眼如雨脚如醋別翁欲語咽
不止身在闌外心在裏喫翁水草死翁處不道匆
匆離此去去則去矣魂不死恨則恨矣口難訴夜
夜打水常到明朝朝犁田直至暮車不轉時打牛
足誰憐肩爛骨俱露田到熟時足人食嫌牛日短

草如故生來但只念水草水草不足寧飢餓毛長
骨力無所用誰家白養老牛臥非竟牽來賣與屠
那頭牛死非屠戶一文兩文湊贖牛往往十中無
一箇主家生兒防晚年耕牛生犢長不傾犢子也
來償宿債譬如苦瓠生苦瓠耕牛宿昔爲人時不
想爲牛有此禍霜刀雪刃即在頸誰言牛蠢死不
惡我肉彼食因應爾彼肉我食亦非悞冤冤如井
轉轆轤轆轤轉時翁可悟　釋智舷耕牛別主

王穉山云東坡作戒殺詩貽陳季常季常自後不
復殺岐亭之人多化之有不食肉者正欲拈出示
俗適有感于吾里宴會之後因和前韻得三詩其
一曰人飢慕梁肉肉厭思著汁徑寸神明倉蟯蜩
爭暖濕珍味縱可窮飢飽要自得于我實腐餘于
彼捐所急曲曲方塘邊擾擾收鷄鴨時哉謹棲止
柳花作茵縟憐汝巢卵傾恐使羽毛赤每來待曲
宴倒甕浮大白漸爲腰綬帶或遺頭穿幘釜熟薪

且勞餅飽湯已泣少損卹公厨鼎鑊未爲缺淡然
天人糧請以盂主客一枕茶寮清時時共來集其
二曰解牛豈無刀函牛恨多汁可憐登庖肉日且
耳猶濕系下有飢人一飽不可得我已摩腹行饗
子進逾急作柳穿跳魚擿丸射生鴨素鱗凍銀盤
紅虬挺青幕大烹爲誰來呀然而發赤安得口中
臉盡化草頭白本態肉食鄙未老先投犢但對花
鳥笑何貧酒槽泣口實不願餘留此小陷缺吾黨

饘粥斯勿若旅郵客好樂無已康良士憂所集其
三曰飲酒不盡樽啜肉不盡汁同生天地間念此
相呴濕每見肉食人苴藿亦甘得犢牛挂脯林無
乃非共急窗前能談鷄欄旁自名鴨性命嗟有制
依爾啇鼎幂五蟲毛領殊共茲一脍赤蜿蜒縱高
飛曷思蠖中白彊力相噬吞何異虎而幘撫已胡
功能恐彼釜底泣吾欲食稱事稍補百行缺乞汝
耕餘偸弛我不速客願同雀偽馴欣然掌中集

旋庵子曰東坡作詩勸陳季常戒殺而岐亭之
人皆化緣山和東坡詩勸世人戒殺而世人之
嗜殺如故何昔易變而今難感耶則世道澆漓
殺因之中人牢不可破耳

蓮池大師云世人食肉咸謂理所應然乃恣意殺
生廣積宛業相習成俗不自覺知計其迷執畧有
七條　一誕日不宜殺生吾身始誕之辰乃我母
危難之日正宜持齋放生以報劬勞庶使先亡考

妣早獲超昇見在椿萱增延福壽何得頓忘母難
殺害生靈　一生子不宜殺生凡人無子則悲有
子則喜不思一切禽畜亦各愛其子慶我子生令
他子死於心安乎且嬰孩始生不爲積福反殺生
造業眞大愚矣　一祭先不宜殺生亡者忌辰及
春秋祭掃俱當戒殺以資冥福殺生以祭徒增業
耳夫八珍羅于前安能起九泉之遺骨而使之食
乎無益而有害智者不爲矣　一婚禮不宜殺生

世俗自納采以至成婚殺生不知凡幾夫婚者生
人之始也生之始而行殺理既逆矣又婚禮吉禮
也吉日而用凶事不亦慘乎　一讌客不宜殺生
賢主嘉賓隨便可食何須窮極肥甘濫殺多物斷
彼終身之命供我片刻之甘乎　一祈禳不宜殺
生世人有疾殺生祀神以祈福佑不思已欲免死
而求生反殺他命以延我命悖理已甚神肯佑乎
一營生不宜殺生世人爲衣食故或畋獵或漁

捕或屠宰牛羊猪犬等以資生計而我覩不作此
業者亦衣亦食未必其凍餒死也殺生營生神理
所殛以殺昌裕百無一人何苦而不別求生計乎
旋庵子曰蓮池大師七則簡切明顯易曉庸衆
余故刪潤採入而祭先一則私意尊祖敬宗似
不妨稍爲鄭重至若小民隨便營生豈能概禁
二則尚宜酙酌仁民愛物或有差等云耳
屠中孚曰滋味之養用備已生刀俎之供致戕物

命世人覩朽骨暴骸則恐凶穢之觸體不思窮珍
極饌誰非臭腐之塡胸割禽獸血肉以肥已身之
血肉靈蠢何分以生者肺腸而納死者之肺腸顚
倒彌甚且人有藜藿不厭者得一飽已覺有餘而
就彼羅列滿前時過三寸竟復何用脂膏易盡寃
業具存我是以有奉養戒殺之說歲時餽遺本爲
嘉禮肥鮮相餉乃動殺機在已聚衆惡而獨受愆
在人恣一飽而不任德況茹素亦可通好豈逐臭

乃能定交我是以有餽遺戒殺之說男子有事四
方祖餞那得無情然蔬食菜羹亦自有致何必侈
一時之塡積聚六畜之寃號況人物同情合離均
趣爾當暫別不勝轉眼依然彼亦同羣却令須臾
永訣業且互牽禍由誰作我是以有祖餞戒殺之
說功名發軔之初正仁愛沛流之日尚當使萬物
得所以助元和何忍使一物喪生以滋隱痛覃恩
澍澤未睹涓涯摧折傷夷先盈丘壑旣違慈寶亦

長惡源我是以有榮進戒殺之說喪以送死人間之至哀殺以斷生物情之極痛人已死而猶待之不死物本生而顧强之不生設死者爲無覺則陳列秪是彌文倘死者而有知則抵償益增冤業揆之情理信爲兩乖我是以有喪禮戒殺之說獄非福地訟曰貞凶究其無始之枉因類屬殺生之餘報方當懺除夙業胡得增長新愆試思狴犴暫幽桁楊交接何異鳥魚之嬰羅網不啻雞鴨之在庖廚情可齊觀理宜倍惕我是以有訟獄戒殺之說師行之法出生門不出死門受生氣不受殺氣蓋殺之一字最慘而于兵尤爲不祥政當防彼輿尸寧得恣斯慘戮且也寇敵交于原野兵氣不能遽消物命分于存亡生機猶可着力神武不殺此亦先聲我是以有軍旅戒殺之說

旋庵子曰斂爛七則可補蓮池之未備兼守奉持自然福增業減

卷終

擣堅錄卷二十四

武水朱廷旦旋庵子論輯

生報

旋庵子曰放生非以祈福戒殺寧爲免禍耶然愚人頑鈍習矣不察非舉可欣可羨可懼可畏之事以提醒之終不信也故畧援往事兼採近聞復出鄙見反覆闡明非好爲贅言亦婆心頗切耳

寶文王斂仲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斂仲身乃自生疑一日沓決于小法華曰不殺不放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豈可落窠見耶面前露柱亦自無心有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衆生斂仲駭然汗洽再發心放一百萬命其後持節淮甸適歲饑出按拯濟舟次清河忽聞洶洶聲如數百人爭鬧疑是饑民遣人跡之了無所見心忽自悟於是策杖循河行見數十婦女濯管岸側洶

溯聲正山管中乃蛤蜊也悉以梟易之得數十斛親爲誦經持咒投中流既復自疑曰吾平生放此多矣萬一感恩來爲眷屬豈不癡鈍是夕即夢文殊現金色身慰諭曰我在世亦曾生蜆蛤中但堅汝心無自疑阻敏仲始大信因著書示勸戒 果報

旋庵子曰行善須發自真心乃得圓滿然非能疑者未必能信疑信互生而物之載生多矣

休寧縣玉堂巷葉姓者小名八兒宰殺爲業忽一

老僧至其門四拜而去次日復然如是月餘葉笑曰任渠拜只不理他拜至三年葉心動曰汝欲化齋吾自不吝何以拜爲僧曰緣法未盡也又拜至年餘葉益不自安曰汝有所需當以十金贈僧答如前又拜二年共六年矣葉曰汝但直言雖百金不惜僧笑曰吾化汝一用物恐汝不能捨耳葉曰百金不惜又何惜焉僧曰化汝所用宰殺刀數把葉笑曰此甚易易僧曰非化刀也吾見汝殺業太重欲化汝回心汝封貯百金待吾來取吾先持刀去爲汝佛前懺悔言畢持刀去不再來遍覓不得踪跡葉遂改業致富 仝上

旋庵子曰擇術不慎有沉溺于殘忍而不自覺者非老僧堅心喚醒那肯改業不貴百金但求捨刀此開改是打動妙處

江陰秦君諱邦琦者任福寧州守備署中養一鵞巳月餘矣適有席設將宰之鵞先夜見夢於秦君

之母曰予故血性類也施我爲觀音閣僧萬勿見殺次早秦母述所夢異焉命僕縱之門外觀其所之所謂觀音閣者離城尚里許鵞乃戛然長鳴循途而往竟入閣中盤蹤佛前如禮拜狀呼以鵞佛彼即應聲秦奇之月給米令僧飼焉是天啓丁卯仲秋事也自後閣中僧朝夕環堂課誦此鵞無不尾僧而鳴一如僧之環堂作課然久且生卵遇賷者至彼即引頸至僧中索其卵易香以供佛焉凡

數年而死

旋庵子曰禽獸具有佛性人心反設戈矛人獸倒置世道江河可嘆也

萬暦間杭州鐵冶衛吳知州公子某途中買鱉三頭携歸欲於次早烹之是夜其母夢三尖帽青衣人跪前乞命母云我是女人如何救汝三人云但求奶奶開口則衆命得生矣次早過媳見廊下一小甕覆以鍋蓋其蓋隱隱拱動視之見三鱉因悟

所夢詣媳云我來討一分上媳云得非為鱉耶姑云汝何以先知媳云昨夜夢鱉乞命云已求奶奶討饒故知之姑媳相大駭即命僕放之西湖從此一門戒食　現見錄

旋庵子曰姑夢媳亦夢兩兩相合事便奇特造物點醒世情往往現此異聞

孔愉字敬康山陰人初辟中宗參軍討華軼有功封餘不亭侯少嘗過吳興餘不亭見人籠龜于路買放于溪龜中流左顧者數過及封此亭侯鑄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今愉墓側古木數株堅如鐵石故老相傳云愉卒後龜嘶巢木植于此至今號龜嘶樹橋名龜回橋　放生果報

旋庵子曰龜之見放者不少矣此獨以左顧見德夫亦神物借此顯異以激發世人耶

有人喜放生每出遊見獵者生獲狐獐之屬必買

放之偶遊宿寺中値一僧人素無賴謂黃精能駐年未信驗否乃罝黃精枯井中誘此人入井覆以磨盤其人無計得出忽有野狐臨井呼其人曰君無憂我狐之通天者每穴塚上而臥其下注視穴孔乎吾昔子孫多為獵人獲賴君贖命特來報君久則飛出所謂神能飛形是也君務注視磨盤之孔乎吾人從其教何倏飛出僧大喜以為黃精信驗乃別衆負黃精入井約以一月開視至期開視則死矣

仝上

旋庵子曰寺僧無賴已絕生機野狐報恩兼代酬恨機固甚奇事更稱快

劉子嶼吳江人有魚塘一所至冬築小堰以放塘水竭澤取魚水放將半見二大鯉越出堰外復躍入如此再三子嶼異之觀所至乃新育小鯉數百尾聚一窟中不得出二鯉往來跳躍且䘖且涉而救其子寧身陷死地不恤也子嶼慨然嘆息乃去堰放魚越二年鋤地得金遂至大富　迪吉錄

旋庵子曰越出躍入一種顧恤之情摹畫宛然父母戀子寧戕二鯉耶見此而不惕然發慈悲者非仁人即非孝子矣

李進勍以販彭蠡鰣爲業常以大船滿載其魚入維揚肆易之一日復販魚至三山浦其夕月色如晝進勍步岸側聞船内有千萬人誦經聲清亮非常登舟察之則船中魚耳進勍驚曰我自來販易衆生輪廻之身不可測也因悉放魚於江中言曰諸魚既各通靈他日其若困苦敢希方便由是改業販鬻荻薪數年間作大筏載薪於金陵貨之値大風簰筏一時沉溺惟進勍浮於江中足下如有所履餓而被風颭竹數竿至於身側遂扶此竹獲濟乃見大魚數百頭於進勍足下乘之又共拽竹而行到洲登岸回顧諸魚各已散去至夜不得渡江即棲洲上更已深矣獨坐愁苦兩涙迸灑忽見

荻叢碎𦵔中光芒進勍即以手摸之獲金二斤乃袖於懷中愁悶嘆息俄見一人著白衣向波心踴立謂進勍曰朝來得存性命及獲金乃子前者所放諸魚各報恩也言訖不見待旦即有魚數千頭共拽一葉舟來棹楫俱備進勍因得及岸歸遂成家致富　仝上

旋庵子曰魚皆誦經則佛之靈通徹于豚魚矣拽竹獲濟則魚之靈通又徹于生人矣人物何

殊含靈實一恃大呑小倚强凌弱是滿腔殺機其沉溺不返也何尤

王五京師酒保當釀酒時蒼蠅每投死其中於是以炭灰數器置其傍遇溺者輒取起安頓之濕乾自能飛動所全活無數後遭陷官議寘之死執筆欲判蠅輒成羣集其筆端飛去復來不得下筆乃知此人是陰德所致爲解其獄仝上

旋庵子曰以蒼蠅之細而感恩効力露此奇巧何物無性可漫視耶世間小兒率以打蠅捉蝨爲尋常游戲不知戕生損福多矣

陳五敘館于杭州長明寺同弟步月至后僻樓見兩牛橫臥于路一牛忽跪淚落如雨哀鳴不止（可憫）見之惻然擬贖放之躊躇間一鄰人夜起謂陳曰此牛五之決就戮矣（可愛可敬）公如欲救之須即時喚牛主議定價值倘不能即付先以一物爲質方可不然事未可知也陳因急叩牛主門未應而牛忽自轉身以頭觸其門甚力（亦可敬）主啓門咄咄罵牛不已（可恨）陳告之故解衣强質之次早償其價牽放雲棲大師所（戒牛）

彙抄

旋庵子曰見人忽蹈以頭觸門牛之怖死乞生寧與人殊耶鄰人爲計萬全可謂婉轉周致其德當不下解衣質牛者矣

林塘村老傾元畜牛如人有一牛疲不能耕子將貨牛買新牛元不肯每向妻子語云牛爲我耕年久今我老牛亦老我帮牛耕共終天年一日元年

八十八忽危疾牛亦不食繞元牀側行數遍夜半卒矣元令妻剖竹以稻草包牛二日度肉不可食乃命二子埋之元去牛卒百日始歿果與牛共終天年仝上

旋庵子曰當牛之疲也助其力及其死也護其肉傾元一腔不忍終始不易超出世之貪饕殘刻有初鮮終者萬萬矣

○殺報

有一富翁居旁有枯木將伐之夜夢一老人牽衆乞于富翁甚欲寬期候遷畢任伐富翁知樹中有物命人登樹視之見枝頭有大穴穴中與蛇蟠結無數即命僕縱火焚之臭聞里許鼓掌稱快未幾其家夜半輒見飛火入室起救則寂然如是者屢因以爲常適一夕有婢盜薪私爨火遂燎原其家又以爲故態酣寢不起門戶俱鑰舉家咸死火中

殺生果報

旋庵子曰縱火焚蛇旋被火自焚報亦不爽但假飛火婉爲播弄使墮火中蛇亦巧矣只是鼓掌稱快便不可恕耳

唐京師人潘果年未弱冠任都水小吏及歸家與少年數人出田遊戲遇塚間見一羊獨立食草果與少年捉之歸羊中路鳴喚果懼主聞拔卻羊舌夜殺食之後一年果舌漸消縮陳牒解吏富平縣令鄭餘慶疑其虛詐令開口驗之乃見全無舌根本纔如豆許不盡問其故取紙書以答之縣令教爲羊追福寫法華經果發心祈敬齋戒不絕後六年舌漸得生平復如故又詣官陳牒縣官用爲里正仝止

旋庵子曰縮舌示報業固奇報亦奇世人渺視畜物任意戕賊那知宛結纏綿定不相饒

唐嶽遁冲有公泗湖池取魚獲龜鼈倍多悉剝其肉裁龜板至陵霸之厚得金帛歸忽遍身患瘡楚痛呼叫鄰里不忍聞須得大盆貯水舉體投水中漸變作龜形逾年肉爛而死迪吉錄

旋庵子曰既已患瘡復作龜形天之借作榜樣以警動愚氓不亦顯而巧耶

宋章邵爲商饒有財帛而貪很誅求因逢鹿避人而去鹿子爲邵所獲邵便打殺棄之林中其鹿母遙見悲號亦見其子邵欲夜行意有謀也只有恭

予方弱冠先父亡程行宿大樹下甜睡以伺其父卻至乃不曉是子但見衣襆在旁亡人熟寐遂抽腰刀刺其喉取衣襆前行天漸曉見其衣襆乃知殺者是己子也毒恨無及矣仝上

旋庵子曰自我殺鹿兒卽自我斃己子不必假手他人殺報如此不太慘乎

蜀李紹好食犬前後殺犬數百千頭嘗得一黑犬紹憐之蓄養頗厚紹因醉夜歸犬迎門號吠紹怒

以斧擊犬有兒子自內走出斧正中其首死一家惶駭且捕犬犬走不知所之紹後得病作狗嗥而死仝上

旋庵子曰斧中兒首與刀刺兒喉誤死不同而報死則一矣

杭州東橫河橋邵某業屠沽豢豬十許頭作一大圈日屠賣之一日立圈邊視豬肥瘠揀擇以殺忽一豬長跪泣下某略不悲憫反加嗔怒云畜生作

惟偏先殺你豬泣不已某不顧竟殺之置肉几案是日天微雨過其門者皆視肉良久輒去至晚無一買者某怨怒收肉居家凡挂肉有鐵鉤上下皆利時雨滑某著屐立櫈上一手持鉤一手舉肉將挂搭梁間用力過猛脚滑櫈倒肉反墮地而鉤穿掌心虛懸不能脫家人聞其叫號急救之昏暈仆地痛楚難忍時其家方新釀酒號痛時輒取酒併糟食之少定復痛則又食糟淋漓汗恩儼然一豬

矣叫臥二十日死見見錄

旋庵子曰人于畜類中惟食豬恬不爲怪習俗相沿不一轉念故也豬之戀生寧與他畜乎長跪泣下事已非常便應警醒反加嗔怒何耶不必俟其變豬而人理已絕矣楚中有一豬毛肉波汗皆香氣逼人可見豬亦有得全而自興者袁小修有香豬贊當非誣也

唐李全則天時京兆人家富而吝性好殺戮豬羊

驢犢皆烹宰於前常養鷹鷂數十聯春夏採魚鱉秋冬逐狐兎又與諸子取鳥雀以刀齊刈其頭即放飛看其飛得近遠爲勝負以此爲戲在家極嚴殘婢妾及奴客皆被酷虐其妻初生一子頭皮兩垂至項似人著帽後生子爪牙如虎口似鷹吻又生一子從項至腰有縫痕撥看之輒見其心肺五臓生而俱死季全有兄弟亦好鷹犬弋獵同一殘忍其妻生男項有肉枷或象鳥獸魚鱉或無眼鼻者（迪吉録）

旋庵子曰烹宰以供口腹或溺于習俗耳至以刀刈爲戲不更慘乎作絶奇業獲絶奇報勢所必至無足怪者

唐大中時進士李詹廣求滋味毎食鱉輒緘其足暴於烈日鱉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鱉方醉已熟矣復取驢於庭中圍以火驢渴即飲灰水蕩其腸胃然後取酒調以諸辛味復飲之驢未絶而爲火所迫爍外已熟矣詹一日方巾前失力仆地而卒頃之詹膳夫亦死一夕却蘇曰某見李詹爲地府責其過害物命李對以某所爲某即以李命不可違答之李又曰某素不知皆狄慎思所傳無何慎思亦卒慎思登進士第時爲小諫（仝上）

旋庵子曰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矣況于尋常調劑之外巧求異味失心甚矣其能久乎奢豪鼎盛之家坐客滿堂絶無格言正論祇講求滋味以取媚主人覩此亦可省矣

咸通庚寅歲洛邑大饑穀價騰貴民有殍於溝壑者至蠶月而桑多爲蟲食葉一斤直一鍰村民王公直者有桑數拾株特茂盛陰翳公直與妻議曰歉儉若此家無見糧竭力於蠶未知得失莫若棄蠶乘貴貨葉可獲錢十萬蓄一月之糧則接麥矣妻然之乃携鍤坎地卷蠶數箔瘞焉明晨荷桑詣市鬻之得三千文市彘肩及餅餌以歸至徽安門

吏見囊中殷血連灑於地遂止詰之公直曰適買葉得錢市彘肉貯囊中無他也請吏搜索之既發囊惟有人臂若新支解焉吏乃白官鞫之款其告某瘞蠶賣桑葉市肉以歸實不殺人官遣人至村驗埋蠶處掘坑中惟有箔角一死人而缺其左臂取臂附之宛然符合集鄰保責手狀並稱埋蠶是實原無惡蹟吏具報府府尹曰王公直雖不殺人然蠶者天地靈蟲絲帛之本故加勦絕與殺人不殊當寘嚴刑以絕凶醜遂命於市杖殺之使驗死者則復爲腐蠶矣 仝上

旋庵子曰二蠶耳變幻其形令人駭異神靈弄巧一至此乎可見蠕虫之命動關造化非虛語也

沙溪張六翁以蠶爲業將值桑貴乃投蠶于江而售葉其妻陰與子若婦謀曰盡弃蠶則明年種從何出乃留一箔匿牀下其子夜往取葉翁以爲賊也持刃洞其腹歸曰吾刺殺一賊矣妻亟往視之則其子也即解裙自經翁訝妻久不還又往視关駭恨亦復自經獨餘婦一身見夫久不歸秉火探之驚見三屍喊告隣里里正將執婦鳴官婦走脫桑間亦自經死 果報

旋庵子曰蠶成繭而死與未繭而死均死于人之手也乃有報有不報何耶然王公直之報也猶假手他人張六翁之報也則手刃其子且以四人命償百萬物命不太慘乎

唐帝召一高僧甫入宮門帝方與大臣奕忽云殺却左右誤以爲命殺此僧遂押赴于市行刑者問曰師道德既高何爲至是僧曰帝之前身爲蚓老僧鉏地誤斫其頭今之誤殺所以報也 日有

旋庵子曰宿冤既種必報而後已誤殺尚不相僥况出有心乎殃發如人而不得迦尊之清凉水即十世戒德不能倖免也

萬曆十五年徽州十六都程某兄弟二人租店面三間販賣牛肉圈內喂養多牛每日擇肥者宰一二頭其弟進圈有一牛長跪下淚遂牽別牛出宰後每日進圈必跪其弟不忍殺之一日兄進圈見一牛肥壯謂其弟曰何不殺此肥者其弟曰此畜每見我來必跪賣與農家作耕牛何如兄不信曰待我明早試之明早進圈果長跪下淚如前兄笑謂曰閻王註你三更死誰人留你到五更遂殺而

煮煮未熟鍋內肉變成火塊噴出店房盡焚仍不改業又租別屋開店一日出門遇挑擔賣牛肉者曾欠舊帳索討爭論一掌即死訟之官問抵其命百計謀出方得改戍而其子胸生一毒五臟皆見備極痛楚每見人必號泣曰吾父殺牛作業貽累於我如是半年乃死其弟善終 牛戒彙抄

旋庵子曰見弟必跪則救之應力乃聽其兄竟殺之則弟之罪亦不在兄下矣卒得善終何耶若謂罪坐家督則其子又不應毒死也

滁州來安屠朱爲生每令其子視其用刀欲世其業一日父酣寢子以爲牛持牛刀斷其首衆駭問曰我見是牛不見是父父嘗教我殺牛今見牛睡試手法耳 仝上

旋庵子曰以睡父試刀子亦是牛矣出爾反爾寧饒絲忽耶

張四兒家瀘州業殺牛適衛軍馬洋牽牛登舫繩

忽斷牛奔入市遇四兒兒恃膂力素慣縛牛直前縛之忽不能制與常時大懼奔入一店中牛亦追入店四兒登樓牛亦登樓觸四兒腸出死牛自下樓復轉入一巷覓賣牛肆主適其主他出盡毀其器始徐徐出郊 迪吉錄

旋庵子曰以一牛而橫行郊市殺人無忌亦狠矣哉然則怨毒之于物亦不易解也讀之凜然乃食牛者讀之反淡然何耶

說得如許有用直令仁愛有時而窮

殺牛或問

今之禁屠牛者皆曰是能力耕供人者也食其力而以殺報奚忍噫使舉世不殺牛將牛之積聚無所容而人且讓居矣使牛而不殺俟其自死則牛之子與牛子之子能埜其牛乎不能埜人即不忍于牛將盡牛埋之乎則牛之塚又必多于人之塚矣勢有所不能且又有不容不殺者何也牛之用不獨享帝享親　聖廟所必需軍國大事在所必

殺備糗糧犒軍功可得斬乎今觀其角而角用皮而皮用毛而毛用蹄而蹄用筋而筋用骨而骨用試以骨角言刀之鋸之鑢之烙之而爲簪爲帶爲牌爲卮爲筒爲等爲刀之柄爲鞍之飾爲篙之飾爲劍之飾爲鞘之飾不可殫述試言其皮則大之爲鼓以立　皇威以震軍聲以威四夷以備音樂以享鬼神以聲學校以號召師旅以蒞百官有司細之爲衣爲冠爲靴爲履爲鞭爲匣爲箱爲囊爲屐爲弓之弢爲箭之箙爲屜之飾爲馬首之飾不可殫述試言其筋則爲絃爲繩爲繫爲縮爲條不可殫述尾則爲冠爲帽爲巾爲角爲箒用之固非可一二盡況骨角參差不齊者皮之屑者毛之焚者骨之灰者蹄之朽蠹者猶用之以壅嘉禾培花菓諸如此類千百其多是皆取足于牛之一身則其所資者如此其廣也仁人能廢之不用否然則人之不能充所憂于不食也明甚何也彼其萬有

此段言不能禁殺

之需而不忍固爲其所奪也燭以膏銷象以齒焚此類是也今國家之用牛也徵其皮筋角馬使一邑不殺一邑之徵何出一郡不殺一郡之徵何出若廢而不徵則朝廷大典軍國之需恐未可空文應也若使業耕者每牛增其稅則牛之利未及于民反駕禍於耕者矣即是數者熟籌之禁之無一可者也惟是聽其或殺或不殺或食或不食因俗爲政遠庖廚而任其自然則吾心有不殺者存人

既有牛處便有不得不殺之勢

數語乃一篇主骨

有此一段纔見不必禁殺之非好殺所以風世至矣

亦可以謝牛而無悔恨矣常見有仕者不食牛不知其生平隱孽不甚于食牛否常見有士而不食牛不知其素行隱惡不甚于食牛否愚民有不食牛而逆其父侮其母者有魚肉其兄弟戕賊其里幼者有不食牛害人命謀人之田廬者有不食牛占人之妻謀殺其夫者有婦人不食牛茹素好佛悖侮其姑凌虐其夫妝駕其妯娌嫉妬其妾弄謀害其妾子以絶夫之嗣鞭殺其臧獲人莫之舉刑

憲所不及者彼平居豈不自謂不忍者然而滅倫巨惡大姦大慝痛惻傷心之事甘犯之不忌即鄉者不忍殺不忍食牛之人也昔朱子渡蟻裴公還帶卒獲高位盖其處心積慮平日已對神明無愧質衾影無慚故足以動上天上天第借一行以彰其善而示勸云耳今人以微善而徼大福豈可得哉又有人自知業多一旦修佛事建水陸不知聰明正直者神也使惡人可以禳禍祈福則神亦與

[illegible]解快

常人等上帝容此受賄之神哉嘗試見書壁者曰不食牛犬肉永不入牢獄噫牢獄豈專爲此設哉予以爲食者不必入不食者不必不入彼自有不必入者陰爲之出又自有必入者陰爲之召也

旋庵子曰殺牛之戒律有條聖有訓炳若日星何敢置喙乃余繙閱鄰架拾得破惑庸言一冊其說主于不必禁殺似與慈愛相背然纚纚數千餘言反覆辯析亦足聳聽至其自引云世人

有許大好事當做許大不好事當戒何必以口腹微末相尚爲是拘拘是直呼修細行忘大惡者命之矣況去疑跋宦游慈航末云不淨之慈多起于華貴假如以寵賂浚脂之奇羸要福容門又或罔念劬勞寡情手足一切痛癢悉成秦越而偏嗜放生茹素爲無漏功德緩急倒持而福罪已轉業矣旨哉斯言倘亦破惑之微意乎聊摭附以警衆迷非借此以種殺業也

說夢

段思平生有異兆蒙王楊干貞忌之使人索捕思平逃匿飢摘野桃剖之核膚有文曰青昔思平拆之曰青乃十二月昔乃二十一日令楊氏政亂吾當以是日舉義乎遂借兵車方衆至河尾是夕思平夢人斬其首又夢玉瓶耳缺又夢鏡破懼不敢進兵軍師董迦羅曰三夢皆吉兆也公爲大夫夫去首爲天天子兆也玉瓶去耳爲王王者兆也鏡

中有影如人有敵鏡破則無影無影則無敵矣三夢皆吉兆思平乃决明旦引兵渡江逐楊氏而有蒙國改國號曰大理時晉天福三年也　滇記

旋庵子曰三占俱合理遂爾奇中豈果善必先知之耶

景公病水臥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鬪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鬪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晏子以公夢告之曰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自對占夢者入對如晏子言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以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晏子

旋庵子曰晏子既能解夢而必借占于占者之

口使王信而言符可謂善于說夢者矣

宦有問周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其占何也宣答曰君欲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宣曰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欲墮車折脚宜戒慎之頃之果如宣言後又問宣昨夜復夢見芻狗何也宣曰君家欲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語宣曰前後三時皆不夢耶試君耳何以皆驗宣對曰此神靈動君使言故與真夢無異也又問曰三

夢芻狗、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爲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芻狗車轢之後、必載以爲樵、故後夢憂失火也、魏志

旋庵子曰、夢假而占復驗、可見人世一切皆假神偶聚則揣度皆靈耳

文燈巖先生曰、余雅靈于夢、飲食交接、俱先夜驗焉、竊笑因之一義未盡也、然爲精魂所弄、正坐癡

耳、高文得將相、後世且有用術愚人之疑、況中人哉、諸過錄

戲與夢同、離合悲歡、非真情也、富貴貧賤、非真境也、人世轉眼、亦猶是也、而愚人得吉夢則喜、得凶夢則憂、遇苦楚之戲則愀然變容、遇榮盛之戲則歡然嬉笑、總之不脫處世見解耳、近來文人好以史傳合之雜劇而辨其謬訛、此正是癡人前說夢也、五雜俎

洞賓隨雲房同憩一肆、雲房起執炊、洞賓忽昏睡、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歷官淸要、兩娶貴家女、婚姻滿門、幾四十年、最後獨相十年、權勢薫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妻孥、流嶺表、路値風雪、僕馬俱瘁、恍然夢覺、雲房炊尚未熟、笑曰、黃粱猶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一頃耳、得不足喜、喪不足憂、有大覺而後知此世皆大夢也、

洞賓感悟、遂拜雲房求度、目纂二集

旋庵子曰、語云至人無夢、夢乃習心所現、樂令所言想因者非耶、晝無紛擾之想、夜安有顚倒之夢、莊生之言曰、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不必驗、又寧足據也、乃人世升沉顯晦、生死得失、亦若是則已矣、倏而薫灼、倏而蕭條、俄而盛滿、俄而凋謝、轉盼之間、榮枯萬狀、何莫非夢也耶、人但知夢之爲夢、又安知覺亦

是夢耶。知其解者。萬世猶旦暮也。于是服食玩好紛其心。田園宮室侈其念。酒色財氣亂其營。功名富貴擾其慮。是非毀譽攖其寧。恩仇避忌疲其神。爲驕爲縱以凌人。爲猾爲軟以自固。爲欺爲詐以謀生。爲殘爲暴以喪志。或矜瓜原之得。或恣無厭之求。或爲子孫計久遠。或爲祖父謀血食。世間種種幻相。認爲種種實事。千思萬慮以圖之。抽神瘁力以遂之。自謂得不可復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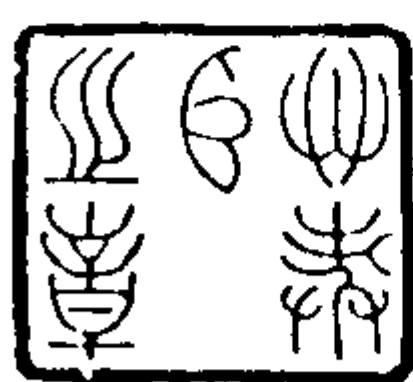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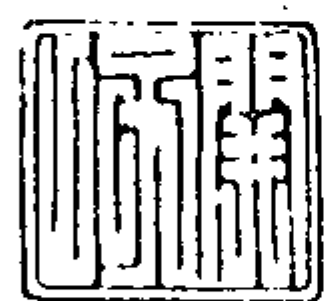
誰料無常一到。身世皆空露電浮雲。寧可恃以爲常乎。屠長卿夢醒說云。身都將相。去位而攢眉。敵國素封。執籌而營利。賢人名士且不免嗟嗟。夢也久矣。蘇子瞻岐亭詩有云。一年如一夢。百歲眞過客。旨哉言乎。余故列說夢一則。于篇末。以當提鈴。使世之夢夢者。洒然大覺。庶幾妄心息。而定慧生。將一切中堅柴柵。擣破淨盡。以游于超脫之途乎。此余立言微旨也。

擣堅錄卷二十四終

書擣堅錄後

朱子之擣堅。序之者俱玳瑁筵中客矣。而菰蘆周子亦將序之乎。曰序則我不能。但貴貴賤賤。乾坤並設。此堅不破。烏何云擣。定知朱子早破胸中之堅。而不廢周子贅後也。周子乃掀髯而笑曰。人于衣服飲食百二關口。勘得破則此書可不設。人于衣服飲食百二關口。勘不破則此書亦可不設。立言者聽言者渾在堅不堅之間。則請玳瑁還之玳

瑁。菰蘆還之菰蘆。夫烏知貴之未必非賤。而賤之未必非貴耶。夫烏知貴之卽所以爲賤。而賤之卽所以爲貴耶。各評擣客捫心自快。頭頭是道。不作兩概。

崇禎丁丑季春長水社弟周天軸開子甫書

擣堅錄二十四卷 兩淮鹽政採進本

明朱廷旦撰廷旦字函兼一號旋菴子嘉善人天啓中貢生是書分一百類每類各爲小序陳勸戒之旨而徵引故實列於後其末又綴以評論其凡例謂主於破疑擣疾故刺惡之條溢於奬善稱擣堅者謂如病之刺其堅也所言多主禍福蓋欲世俗易省耳

標題補注蒙求三卷

〔唐〕李瀚撰 〔宋〕徐子光注 〔明〕顧起綸補輯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元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標題補注蒙求三卷》提要

標注蒙求序

明句吳顧起綸玄言撰

蒙求者唐李翰所作取蒙卦童蒙求我之義其源出於小學家繼而宋儒競作凡左史兩漢諸子史至宋宗室家塾諸家各有蒙求寔其為文辭本無名例隨筆率意排[illegible]致變綴彩成繪襲成儷句兩兩……見於訓詁耳

而體該急就詳其趣味典雅可誦翰故趙人也天寶末擢進士歷官翰林學士父華弟觀並以文章擅名時謂與韓愈相上下愈集中亦往往雅許翰之文章為名家嘗所善張中丞巡及其死節傳巡功狀表上之具載文藝傳敘事鯁峻剴切讀者竦動想見其風槩史畧别其集三十卷僅存兹編又漸致寖廢且内籍坊本舊注庸陋踈淺鴻流駁迓恥於窺

涉余家藏有宋本乃徐狀元子光所注其援
據典籍雅正精確類以篇章補其闕畧於
藝之華津振幽騷之濫觴酌金屑玉斐然奇
寶詎敢寂寥乎清裁也耶若夫南華之篇得
向郭而益玄世說之語得孝標而益贍蒙求
之詞得子光而益工故注釋家之三絕逢戶
經生窮鄉曲學莫之前覯不日就蕪舛矣余
園居濠曲偶因灌藝之暇為之耽玩檢訂至

再中多佳事儁語特著標目復署類編次庶
乎奕悟要領捷於課鑑匪但嘉惠蒙學抑又
埤翼爾雅閱而不疲其言旨哉自啥眊目䛒
矚究心稗習殆猶老隲伏櫪不忘蹀躞之態
焉爾示之兒輩刊履成帙以俟操觚摛藻之
選云萬曆改元中秋日書於玄中小史

蒙求標目　歲乙亥七夕頤受生仲長

卷上　互見上中下卷

賞譽三見中下　知遇　名儒二見下　碩望　好學四見中下　酷暴
豪右　謔號四見中下　逸畧　奧體　博贍　持正
交誼　俠勵　輔弼　循吏四見下　寄感　福兆
知幾　好賢　抗愷　捷語　聖賢　生知
容止二　孝行六見中下　孝義二見中　逸革　機警　高抗三見中下
廉吏二見下　犯顏　高雅　自薦　品鑒　文學二見下
文範　公舉　諫諷　自許　哀感　廉介二
受命　抱屈　輕詆　明鑒　名望　陰德二見中
權變　豪爽三見中　狡詐　詼諧　賢儒　感知

妬婦　釋疑　規範　識訕　自負　榮遇
賢母二見中　慧敏　才藝　孝感　文藝　雅尚
高隱二見下　知識　識鑒二見下　巧娟　敦德　排調二見中
譽世　方伎三見中　將畧　威名二見下　崇望　酣放
酬贈　風節　不遇　不屈二見中　巧射　依致
冥性　世德　賢相二見中　酷吏二見下　良吏二見下　貧學
明經　漁藝　高節

卷中

放達　諫臣　排詆　秉節　夢兆　異禀
器度二見下　捷悟二　制作二　宅兆　去婦　懿範
士節　恩倖　賢令　名談　豪華三　介行二見下

歸隱 造書 賢守(下三見賢姬) 美姿(下三見賢女)
格言 使節 孝感(下二見高蹈) 歎邱 妾婦
自衒 教養 褒謗 薦附 知賞 寵禮
儉德 延接 風紀 風習 放置 早謁
緯數 隱士 文藝 訓報 慙聽 企羨
游俠 邱田 俠義 好尚 遇仙 挾寵
簡默 逸致 機術 曠達 巧伎 禍兆
道術 翁婿 宮豔 縱飲 好士 勇猛
博談二 奇才 吏才 大將 誑詐 游說
殘暴 忤諫

卷下

素志 守道二 清介 古誼 延師 風悟
厚德 致福 餉遺 相印 素納 醜士
異感 潛逃 神仙二 重望 知譽 賞鑒
放曠 書識 神醫 感寓 巧藝 嚴厲三
友讓 世宦 妖孽 知術 歸休 延訥
禮賢 盟順 好客 世閥 名賢 屍諫
德政 矯邱 豪奢 鄉士 高逸二 請謝
方正 優老 銳志 經略 仙蹟 召謗
行誼 風流 民謠 篤學 死節 恩賚
自怯 品藻二 資質 操性 識味 未遇
謀略 博識 勤敏 貧士 操慾 賢德

寓言 勵志

補緝引注書目（所採姓氏附）

尚書(古文漢伏勝) 毛公詩傳(趙毛公萇) 左傳(明左丘) 論語(古文)
魯語(古文) 孔子家語(漢孔安國) 六韜(周呂望) 太玄法言(漢揚雄)
三輔決錄(漢趙岐) 楚詞(楚屈平) 說文(漢許慎) 戰國策(漢劉向)
賈誼新書(劉向定) 劉向說苑新序前錄別錄 史記(漢司馬遷)
前漢書(漢班固) 後漢書(宋范曄) 東觀漢記(漢劉珍等) 魏志(晉陳壽)
蜀志(陳壽) 吳志(陳壽) 晉書(唐房喬等) 南北史(唐李延壽)
西京雜記(晉葛洪) 漢武故事(葛洪) 魏略(晉魚豢) 吳錄(宋徐紘)
齊略記(宋沈約) 典論(魏文帝) 典略(唐丘悅) 呂氏春秋(秦呂不韋)
漢晉陽秋(晉習鑿齒) 二十國春秋(宋蕭方等) 風俗通(漢應劭)

博物志(晉張華) 語林(晉裴啟) 世說新語(宋劉義慶 梁劉孝標注)
續齊諧記(梁吳均) 拾遺記(晉王嘉) 文章敘錄 莊子(晉郭象註)
列子(鄭列禦寇) 慎子(周慎到) 韓非子(韓公子) 淮南子(漢劉安)
孝子傳(晉蕭廣濟) 古列女傳(漢劉向) 高士傳(晉皇甫謐) 逸士傳(晉皇甫謐)
楚國先賢傳(晉張方) 江表傳(宋虞溥) 晉先賢傳
竹林七賢論(晉戴逵) 列仙傳(漢劉向) 神仙傳(晉[illegible])
會稽典錄(晉虞預) 魏武帝樂府 崔駰達旨(漢人) 孔融家傳(魏人)
孫氏世錄(晉孫康) 華嶠譜敘(晉人) 西京賦(後漢張衡) 陶集(宋陶潛)
五君詠(宋顏延之) 吳都賦(晉左思) 廣州記 宣城記
陳思王集(魏曹植) 述異記(晉祖沖之) 異苑(宋劉敬叔) 搜神記(晉干寶)
神怪志 幽冥錄(晉劉義慶) 陰嬉讖([illegible])

尉其治効郅都其廉弗如武帝即位徙為内史外戚多毀其短抵罪
後上欲以為郡守公孫弘曰臣為小吏時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
牧羊不可使治民上乃拜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
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寧成之怒其暴如此

周嵩狼抗梁冀跋扈　索右

晉書周嵩字仲智顗弟也中興時顗等並列貴位
嘗冬至置酒其母舉觴賜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
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重
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
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嵩弟謨小字也後顗嵩並為王敦所害謨
歷侍中護軍世說抗直作狼抗晉書周顗傳處仲剛愎強忍狼抗無
上處仲王敦字也○後漢梁冀字伯卓襲親爵侯之玄孫為人鳶
肩豺目洞精矘眄口吟舌言年大將軍侯累遷至帝崩冀立質帝
少聰慧知冀驕橫嘗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深惡之遂
鴆殺復立桓帝而枉害太尉李固杜喬海內嗟懼其四方調發歲時
貢獻皆先輸上第於冀乘輿乃其次焉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
貴人二大將軍在位二十餘年窮極滿盛威行內外百僚側目莫敢
違命天子恭己不得有所親豫帝既不平之後發怒誅冀中外宗親
無長少皆棄市他連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數十人故吏賓
客免黜者三百餘人朝廷為空收冀財貨三
十餘萬萬以充王府用減天下稅租之半

郗超髯參王珣短簿　[illegible]說

晉書郗超字景興太尉鑒之孫少卓犖不羈有曠世之度[illegible]
理精微大司馬桓溫辟為參軍溫英氣高邁罕有所推[illegible]
不能測遂傾意禮待[illegible]自結納時王珣為溫主簿[illegible]
府中語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illegible]
王珣字元琳丞相導之孫弱冠與謝玄為溫掾俱為溫所重[illegible]
四十必擁旄杖節王孫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illegible]
吏部帝雅好典籍以才學文章見昵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
人曰此當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珣所草謝玄字幼度少
穎悟為叔父安所器重安常戒約子姪因曰子弟亦何豫人事而正
欲使其佳諸人莫有言者玄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
耳安悅時苻堅入寇朝廷求文武良將可以鎮禦北方者安乃以玄應
舉累遷冠軍將軍為前鋒都督與從弟輔國將軍琰決戰肥水南堅
眾奔潰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
皆以為王師已至進號前將軍

伏波標柱博望尋河　邊略

後漢馬援字文淵扶風茂陵人少有大志嘗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
當益堅老當益壯建武中歷虎賁中郎將數被進見為人明須髮眉
目如畫閑於進對又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有謀未嘗
不用後交阯女子徵側等反蠻夷皆應之拜援為伏波將軍擊破之
封新息侯援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將樓舡戰士進擊餘黨斬獲悉
平後復請擊武陵五溪蠻夷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援曰臣尚能被
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遂
遣征之進營壺頭會暑甚病卒廣州記曰援到交阯立銅柱為漢
之極界○前漢張騫漢中人建元中為郎武帝方欲事滅胡通募能
使者騫應募使月氏徑匈奴留十餘歲持漢節不失因與其屬亡鄉
月氏後亡歸拜太中大夫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
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元朔中以校尉從大將
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封博望侯贊曰禹本紀言河出崑
崙崑崙高二千五百里餘日月所相避隱為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
之後窮河源惡睹所謂崑崙者乎
舊注云得支機石媧未詳所出

李陵初詩田橫感歌　[illegible]體

前漢李陵字少卿前將軍廣之孫少為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
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為有廣之風拜騎都尉天漢二年將步卒
五千人征匈奴戰敗遂降馬初陵與蘇武俱為侍中武使匈奴明年
陵降後昭帝立與匈奴和親武得還漢陵以詩贈別曰攜手上河梁
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得辭晨風鳴北林熠燿東南飛浮
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武別陵詩曰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
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渠央愴悢切中懷不覺淚
霑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五言詩蓋自此始○前漢田橫狄人
故齊王田氏之族秦末自立為齊王漢將灌嬰敗橫遂平齊地橫
懼誅與其徒居海島中高帝召之迺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謝使
首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王為天子而橫為亡虜其愧已甚
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奏之高帝為之流涕以王禮葬之拜其二客為
都尉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其餘五百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
自殺李周翰曰橫自殺從者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悲歌以寄情後
廣之為薤露蒿里歌以送終至李延年分為二等薤露送
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挽柩者歌之因呼為挽歌

武仲不休士衡患多　博[illegible]

後漢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顯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為
蘭臺令史拜郎中與班固賈逵共典校書毅追美明帝功德最盛而
廟頌未立乃依清廟作顯宗頌十篇奏之由是文雅顯於朝廷魏文
帝典論曰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

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 晉陸機字士衡吳郡人大司馬抗之子身長七尺其聲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世與弟雲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舊相識曰伐吳之役利獲二俊遂薦之諸公又詣侍中王濟濟指羊酪謂曰吳中何以敵此答云千里蓴羹未下鹽豉時人稱爲名對機天才秀逸辭藻宏麗華嘗謂之曰人之爲文常恨才少而子更患其多弟雲嘗與書曰君苗見兄文輒欲燒其筆硯與薦之諸公累遷中書郎後成都王穎起兵討長沙王乂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以羇旅入宦頓居羣士之右皆有怨心譖之於穎穎怒使人收機機歎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遂遇害初機有駿犬名黃耳既羈寓京師久無家問笑語犬曰我家絕無書汝能齎書取消息否犬搖尾作聲機乃爲書以竹筩盛之繫其頸犬尋路南走遂至家得報還洛後以爲常

桓譚非讖王商止訛　特正

後漢桓譚字君山沛國相人好音律世祖即位拜議郎給事中後詔會議靈臺所處時帝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叩頭流血良久得解出爲六安郡丞卒 前漢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成帝時爲左將軍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相蹂躪老弱號呼長安中大亂天子召公卿議大將軍王鳳以

爲太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商曰自古無道之國水猶不冒城郭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相安何因有大水暴至此必訛言上迺止果訛言上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議而鳳大慚後爲丞相爲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人單于來朝商至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仰視大畏之遷延却退上聞歎曰眞漢相矣鳳恐商陷求其短卒爲所中免相薨

嵇呂命駕程孔傾蓋　交誼

晉書嵇康字叔夜譙國銍人性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其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 家語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曰取束帛以贈先生

劇孟一敵周處三害　俠勵

前漢劇孟洛陽人以俠顯吳楚反時條侯周亞夫爲太尉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爲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 晉周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膂力絕人不修細行州曲患之處自知爲人所惡慨然有改勵之志謂父老曰今時和歲稔何苦而不樂父老歎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處曰何謂也答曰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爲三矣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虎投水搏殺蛟遂勵志好學有文思志存義烈言必忠信克己朞年州府交辟仕吳爲御史中丞凡所糾劾不避寵戚及歸入晉齊萬年反朝臣惡處強直皆曰處名將子忠烈果毅乃使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已而戰敗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吾效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諸君負信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徇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追贈平西將軍

胡廣補闕袁安倚賴　輔弼

後漢胡廣字伯始南郡華容人察孝廉試章奏安帝以廣爲天下第一累爲三公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性溫柔謹素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謇直之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杜喬議立淸河王蒜而蠡吾侯志取梁冀妹冀欲立之廣戒懼冀皆曰惟大將軍令獨固與喬堅守本議竟立蠡吾侯是爲桓帝以此議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安順冲質桓靈六帝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後漢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陽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肅宗末爲司空遷司徒和帝時竇憲以天子幼

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國家事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倚賴之及薨朝廷痛惜焉初安父沒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告之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爲上公須臾不見安異之於是葬其地故累世隆盛

黃霸政殊梁習治最　循吏

前漢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從復入穀補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爲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書正以廉稱宣帝時擢揚州刺史以賢良高第爲潁川太守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坐貶秩歸潁川前後八年郡中愈治是時鳳凰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天子以霸治行終長者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秩中二千石後爲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爲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 魏志梁習字子虞陳郡柘人以別部司馬領并州刺史承高幹荒亂之餘胡狄在界張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兵家擁衆作爲寇害更相扇動往往棊跱習到官誘喩招納皆禮召其豪右稍相薦舉使詣幕府邊境肅淸百姓布野勤勸農桑令行禁止貢達名士咸顯於世太祖嘉之賜爵關內侯更拜爲眞長老稱詠以爲自所聞識刺史未有及習者文帝時復爲刺史政治常爲天下最舊本習作集誤

墨子悲絲楊朱泣岐　寫感

淮南子謂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憫其本同而末異

朱博烏集蕭芝雉隨　循吏

前漢朱博字子元杜陵人哀帝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博為大司空奏言高皇帝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令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以為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為百僚率從之乃更拜博御史大夫後為丞相坐事自殺　前漢蕭廣濟孝子傳蕭芝至孝除尚書郎有雉數千頭飲啄宿止當上直送至岐路及下直入門飛鳴車前

杜后生齒靈王出頿　福兆

晉書成恭杜皇后諱陵陽鎮南將軍預曾孫后少有姿色然長猶無齒有來求婚者輒中止及帝納采之日一夜齒盡生在位六年無子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望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著服至是而后崩　左氏傳王子朝曰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

賈誼忌鵩莊周畏犧　知幾

前漢賈誼雒陽人年十八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及為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書文帝召為博士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出諸生以為能帝說之超遷歲中至太中大夫誼以為漢興當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儀帝謙讓未皇也然諸法令所更定皆誼發之天子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於是上亦疏之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服飛入舍止於坐隅服似鴞不祥鳥也誼既適居長沙卑濕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廼為賦以自廣歲餘帝思誼徵之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廼拜誼梁王大傅死年三十三孔誠鵩賦云昔賈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　莊子或聘於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於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史記曰莊周蒙人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同時其學本於老子著書率寓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周引此辭懲之郭象之士樂生者畏犧而辭聘

燕昭築臺鄭莊置驛　好賢

史記燕昭王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以共國以雪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即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後與秦楚三晉合謀伐齊敗之齊城之不下者唯聊莒即墨餘皆屬燕孔文舉與曹公書曰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鮑照樂府曰豈伊白璧賜將起黃金臺注云燕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　前漢鄭當時字莊陳人孝文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於阸聲聞梁楚閒孝景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請謝賓客夜以繼日常恐不徧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武帝時遷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常引以為賢於己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後陷罪起為汝南太守卒家亡餘財先是下邽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廼知交情一貧一富廼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廼見

瓘靖二妙岳湛連璧　賞譽

晉書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拜尚書令加侍中性嚴整以法御下視尚書若參佐郎若掾屬瓘學問深博明習文藝與尚書郎索靖俱善草書時號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善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瓘筆勝靖然有楷法遠不能及靖靖字幼安敦煌人少有逸群之量與鄉人氾衷張甝索紒索永俱詣太學馳名海內號稱敦煌五龍靖該博經史舉賢良對策高第累遷遊擊將軍伯英芝之字也　晉潘岳字安仁滎陽中牟人少以才穎見稱鄉邑號為奇童謂終賈之儔也夏侯湛字孝若譙國譙人幼有盛才文章宏富善構新詞美容觀與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輿接茵京都謂之連璧岳美姿儀辭藻絕麗少時常挾彈出洛陽道婦人遇之者皆連手縈遶投之以果滿車而歸舉秀才名冠世為衆所疾棲遲十年出為河陽令負其才鬱鬱不得志後至黃門侍郎湛舉賢良對策中第拜散騎常侍

郤詵一枝戴憑重席　賞譽

晉書郤詵字廣基濟陰單父人博學多才瓌偉倜儻不拘細行州郡禮命並不應泰始中舉賢良對策上第拜議郎遷雍州刺史武帝於

東堂會送問詵曰卿自以爲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爲天下第一猶桂林一枝崑山片玉帝笑詵在任威嚴明斷甚得聲譽 後漢戴憑字次仲汝南平輿人光武時舉明經試博士後拜侍中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難詰義有不通輒奪其席以益通者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舊本憑作馮誤

鄒陽長裾王符縫掖　抗禮

前漢鄒陽齊人爲人有智略慷慨不苟合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陽仕吳以文辯著名久之吳王以太子事怨望稱疾不朝陰有邪謀陽奏書諫曰今臣盡智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不可奸飾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也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願大王無忽王不納陽乃去從梁孝王卒爲上客 後漢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少好學有志操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號潛夫論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鄉人有以貨得雁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後竟不仕

鳴鶴日下士龍雲間　捷語

晉書陸雲字士龍六歲能屬文性清靜有財理少與兄機齊名雖文章不及機而持論過之號二陸幼時吳尚書閔鴻見而奇之曰此兒若非龍駒是鳳雛後舉雲賢良吳平入洛雲與荀隱未相識嘗會張華坐華曰今日相遇可勿爲常談雲因抗聲曰雲間陸士龍隱曰日下荀鳴鶴鳴鶴隱字也雲又曰既開青雲覩白雉何不張爾弓挾爾矢隱曰本謂雲龍騤騤乃是山鹿野麋獸微弩強是以發遲華撫手大笑刺史周浚召爲從事謂人曰士龍當今之顏子也官至中書侍郎與機同被害初雲嘗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從忽望草中有火趣之至一家寄宿見一年少美風姿共談老子辭致深遠向曉辭去行十許里至故人家云此數十里中無人居雲意始悟卻尋昨宿處乃王弼冢雲本無玄學自此談老殊進

晉宣狼顧漢祖龍顏　聖質

晉宣皇帝諱懿字仲達河內溫縣孝敬里人姓司馬氏少聰朗多大略博學洽聞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心魏武爲丞相辟爲文學掾累遷相國武帝受禪上尊號曰宣皇帝帝內忌而外寬猜忌而權變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行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又嘗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焉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汝家事太子素與帝善每相全佑故免 前漢高祖諱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姓劉氏母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寬仁愛人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業

鮑靚記井羊祜識環　生知

晉書鮑靚字太玄東海人年五歲語父母云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墜井死其父母訪問皆符驗靚學兼內外明天文河洛書後遷南海太守嘗見仙人陰君授道訣百餘歲卒 晉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並以清德聞祜年五歲時令乳母取所弄金環乳母曰汝先無此物祜即詣鄰人東垣桑樹中探得之主人驚曰此吾亡兒所失物也云何持去乳母具言之李氏悲惋時人異之謂李氏子即祜之前身也祜博學能屬文善談論[illegible]公車徵拜中書侍郎武帝有滅吳之志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出鎮襄陽累遷征南大將軍南城侯卒諡太傅初有善相墓者言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祜竟墮馬折臂位至公而無子[illegible]

仲容青雲叔夜玉山　交北

晉書阮咸字仲容陳留尉氏人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爲竹林之游當世禮法者譏其所爲咸與籍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富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服皆錦綺粲目咸以竿挂大布犢鼻於庭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妙解音律善彈琵琶雖處世不交人事惟共親知絃歌酣宴而已荀勖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爲遠不及疾之出補始平太守顏延年作五君詠其一曰仲容青雲器實禀生民秀達音何用深識微在金奏郭奕已心醉山公非虛覯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 嵇康字叔夜有奇才遠邁不羣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恬靜寡欲含垢匿瑕寬簡有大量博學好老莊與宗室婚拜中散大夫所與交者唯阮籍山濤預其流者向秀劉伶阮咸王戎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世說曰叔夜之爲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傾

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臥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陛下病甚大臣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且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起初帝已定關中項王至怒欲攻之帝從百餘騎見羽鴻門亞父范增令項莊拔劍舞欲擊帝項伯常屏蔽之噲聞事急持盾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卮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卮酒乎帝如廁麾噲出獨騎馬噲等步從山下走歸霸上軍是日微噲幾殆　魏志辛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文帝踐祚遷侍中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飢群司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朝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廁之謀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臣所言非私乃社稷之慮也帝不答起入內毗隨而引其裾帝遂奮衣不還良久乃出曰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群下甚苦帝默然後遂為之稀出終衛尉

孫楚漱石　郝隆曬書　高雅　郝

晉書孫楚字子荊太原中都人才藻卓絕爽邁不群多所陵傲缺鄉曲之譽年四十餘始參鎮東軍事終馮翊太守初楚少時欲隱居謂王濟曰當欲枕石漱流誤云漱石枕流濟曰流非可枕石非可漱楚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厲其齒　世說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曰我曬腹中書也

枚皋詣闕　充國自贊　自薦

前漢枚皋字少孺至是上書北闕自陳枚乘之子始乘死詔問乘子無能為文者皋在梁將取皋母為小妻及東歸皋母不肯隨留與母居上得大喜召入見待詔皋因賦殿中詔使賦平樂館善之拜為郎使匈奴皋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為賦頌好嫚戲以故得媟黷貴幸比東方朔郭舍人等　前漢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善騎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宣帝時為後將軍封營平侯神爵初諸羌背叛犯塞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於老臣者矣上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為兵今請欲一鬬而死可得邪充國引兵至湟水虜棄車重赴水溺死者數百降斬五百餘後罷兵不留兵而不出上屯田便宜十二事上從其計後羌降也兵振旅而還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諡壯侯初充國以功德與霍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有警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宮黃門郎楊雄即圖畫而頌之

王衍風鑒　許劭月旦　品鑒　旦王衍風

晉書王衍字夷甫神情明秀風姿詳雅嘗造山濤濤嗟歎良久既去濤目送之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武帝聞其名問其從兄戎曰夷甫當世誰比戎曰未見其比當從古人中求之泰始城令終日清談縣事亦理衍有盛才美貌明悟若神常自比子貢兼聲名籍甚喜空言惟談老莊為事每捉玉柄麈尾與手同色義理有所不安隨即改更世號口中雌黃朝野翕然謂之一世龍門累居顯職後進景慕歷尚書令及石勒寇京師以衍都督征討諸軍事還太尉衆共推為元帥舉軍為勒所破勒欲求自免勒數衆尊號勒怒曰君名蓋四海身居重任少壯登朝至於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耶使人夜排牆填殺之王戎謂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王敦曰夷甫處衆中如珠玉在瓦石間顧愷之作畫贊亦稱衍岩岩清峙壁立千仞其為人所尚如此　後漢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特稱人成天下言拔士者稱許郭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因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初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性方正嫉惡不就儒虛亦知名叔虞垣平與嶲有二篇焉

賀循儒宗　孫綽才冠　文學

晉書賀循字彥先會稽山陰人操尚高厲童齔不群言行進止必以禮讓建武初為中書令加散騎常侍固辭改拜太常朝廷疑滯皆諮之循輒依經禮而對為世儒宗　晉書孫綽字興公濟陽太守楚之子博學善屬文居會稽遊放山水十餘年絕重張衡左思賦每云三都二京五經之鼓吹也嘗作天台山賦辭致甚工初成以示友人范榮期云卿試擲地當作金石聲榮期曰恐此金石非中宮商然每至佳句輒云應是我輩語綽著作郎後轉廷尉卿綽少以文才稱于時文士綽為其冠溫王郗庾諸公薨必須綽為碑文然後刊石焉

太叔辯洽　摯仲辭翰　文翰

晉書摯虞字仲洽京兆長安人才學通博著述不倦舉賢良策為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會東堂策問擢太子舍人歷太常卿虞與辯人有表議者常為其辭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辯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荅更相嗤笑紛然於世云

山濤識量毛玠公方　公舉

晉書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人少有器量介然不羣年四十始為郡上計掾舉孝廉武帝時遷吏部尚書前後選舉周遍內外並得其才官至右僕射贈司徒初濤布衣家貧謂妻韓氏曰忍飢寒我後當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不耳及居榮貴貞慎儉約雖爵有知人鑒嘗謂人若登山臨下幽然深遠王戎亦目濤如璞玉渾金人皆欽其寶莫知名其器梁任昉為范雲讓尚書吏部表云在魏則毛玠公方居晉則山濤識量以臣況之一何遼落　魏志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魏太祖為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士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自治吾復何為哉文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賞賜以振施貧族魏國初建為侍射復典選舉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群僚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

爰盎郤坐衛瓘撫牀　諫說

前漢爰盎字絲安陵人孝文時為中郎將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及在郎署盎引卻夫人坐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夫人迺妾妾主豈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上迺說入語慎夫人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亦以數諫不得久居中　晉書衛瓘字伯玉河東安邑人武帝時遷司空為政清簡甚得朝野聲譽惠帝為太子朝臣咸謂純質不能親政事瓘每欲陳啟廢之而未敢發後會宴陵雲臺瓘託醉因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啟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悟因謬曰公真大醉邪瓘不復有言賈后由是怨之後告老進位太保就第惠帝立以瓘錄尚書事賈后素怨瓘且忌其方直不得騁已淫虐啓帝作詔免瓘官遂被害

于公高門曹參趣裝　自許

前漢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吏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生立祠始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封西平侯子永為

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前漢曹參沛人從高祖有功封平陽侯高祖以長子肥為齊王以參為相國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蕭何薨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果召參代何為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參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

庶女振風鄒衍降霜　哀感

淮南子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隕支體傷折海水大出許慎曰庶賤之女齊之寡婦無子不嫁事姑謹敬姑無男有女女利母財令母嫁婦婦終不肯女殺母以誣婦婦不能自明冤結告天　鄒衍事燕惠王左右譖之被繫於獄仰天而哭盛夏天為之降霜江淹書曰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

范丹生塵晏嬰脫粟　廉介

後漢范冉字史雲或作丹陳留外黃人受業通經好違時絕俗為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為人桓帝時為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太尉府以狷急常佩韋於朝議者欲以為侍御史因遁身梁沛間賣卜於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或寓息客廬或依宿樹蔭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有時糧粒盡窮居自若閭里歌之曰甑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晏子春秋曰晏嬰相齊為齊相食脫粟不重味

詰汾興魏鼈令王蜀　受命

北史魏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田於山澤見輜軿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旦日請還期年周時復會於此言終而別及期帝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也當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即始祖神元皇帝也故時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力微神元諱　蜀王本紀曰荊人鼈令死其尸流亡隨江水上至成都見蜀王杜宇立以為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鼈令以其國禪之開明帝下至五代有開明尚始去帝號復稱王

不疑誣金下和泣玉　抱屈

前漢直不疑南陽人為郎事文帝其同舍郎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稍遷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曰不疑狀貌甚美然善盜嫂何也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景帝

爭爲御史大夫[韓非子]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獻厲王王使
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詐而刖其左足及武王卽位和又獻之
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詐而刖其右足文王卽位和
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
人問其故曰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
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詐此吾所以悲也王乃使玉人理
其璞而得寶焉遂
命曰和氏之璧

檀卿沐猴謝尚鴝鵒　輕詆

[前漢]平恩侯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爲司
隸校尉不行許伯請之迺往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
猴與狗鬭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
沐猴舞失禮不敬宣帝欲罪少府許伯爲謝遜解寬饒字次公魏郡
人明經以孝廉爲郎舉方正對策高第爲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然
刻深喜陷害人又好言事刺譏干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信任宦官
寬饒奏曰方今聖道寖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
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
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上以其怨謗遂下吏自剄[晉]謝尚字仁祖八
歲神悟夙成其父鯤嘗攜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坐之顏回也尚曰坐

奇字全　蒙求上　十一

無尼父焉別顏回席賓歎異及長善音樂博綜衆藝司徒王導比之王戎
常呼爲小安豐辟爲掾襲父爵咸亭侯始到府通謁導以其有勝會謂曰聞君能作
鴝鵒舞一坐傾想尚便著衣幘而舞導令坐者撫掌擊節
尚俯仰其中傍若無人其率詣如此歷衛將軍散騎常侍

太初日月季野陽秋　洞鑒

[世說]夏侯玄字太初譙國譙人少知名弱冠爲黃門侍郎嘗進見與
皇后弟毛曾並坐玄恥之不悅形於色明帝恨之左遷羽林監世說
以毛曾與玄共坐時人謂蒹葭倚玉樹又云朗朗如日月之入懷[晉]
褚裒字季野河南陽翟人康獻皇后父也少有簡貴之風與京兆杜乂俱
有盛名冠于中興桓彝目之曰季野有皮裏陽秋言其外無臧否而
內有所褒貶也謝安亦雅重之常云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仕至征北
大將軍

荀陳德星李郭仙舟　名望

[異苑]陳寔字仲弓荀淑字季和仲弓與諸子姪造季和父子討論于
時德星聚太史奏曰五百里內有賢人聚[後漢]郭泰字林宗太原
界休人家世貧賤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律遊洛陽始見河南尹李
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
兩林宗唯與膺同舟而濟
賓客望之以爲神仙焉

王忳繡被張氏銅鉤　陰德

[後漢]王忳字少林廣漢新都人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金彥
疾困愍而視之生曰我命在須臾腰下有金十斤願相贈死後乞藏
骸骨已而命絕忳鬻一斤營葬餘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忳後署大度
亭長初到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繡被復墮忳前卽言
之於縣縣以歸忳後乘馬到雒縣主人見之問所由得馬忳具說其
狀并及繡被主人曰卿何陰德而致此忳因說葬書生事主人驚曰
是我子也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由是顯名仕郡爲功曹
[三輔決錄]扶風張氏之先爲郡功曹嘗晨起當朝有鳩從承塵上飛下
凡前功曹曰鳩何來爲禍飛上承塵爲福飛入我懷開懷承之鳩乃
飛入懷中探得銅鉤帶之官至蜀郡太守九卿有蜀客至[長安]私賂
張氏婢婢竊鉤與蜀客客家衰禍屢而還張
氏張氏得鉤復爲二千石後失鉤張氏遂衰

丁公遽戮雍齒先侯　推變

[前漢]丁公薛人季布母弟爲項羽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
急顧謂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丁公引兵還及項羽滅丁公謁見高

奇字全　蒙求上　十二

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爲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斬
之曰使後爲人臣無倣丁公也[前漢]高祖居雒陽南宮從復道望
見諸將往往偶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今已
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陛
下不能盡封又恐見疑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平生所憎羣臣
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怨數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功
多不忍良曰今急先封齒以示羣臣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
齒爲什邡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且
侯我屬
無患矣

陳雷膠漆范張雞黍　交誼

[後漢]陳重字景公豫章宜春人少與鄱陽雷義爲友義字仲公太守
舉重孝廉重以讓義太守不聽義明年舉孝廉俱在郎署後俱拜尚
書郎義代同時人受罪以此黜退重見義去亦以病免義後舉茂才
讓於重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陳與雷三府同時
俱辟並至侍御史[後漢]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少遊太學與汝
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
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
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對曰巨卿信士

必不來遠毋曰若然當爲爾碣酒至其日自[illegible]果
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別舊注引殺雞炊黍事無載

周侯山嶷會稽霞舉　容止

世說云世目周侯嶷如斷山注晉陽秋曰顗正情嶷然雖一時儕類皆無敢媟近周侯謂周顗也　世說海西時諸公每朝朝堂猶暗唯會稽王來軒軒如朝霞舉會稽王爲道子也

季布一諾阮瞻三語　豪爽

前漢季布楚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高祖籍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匿濮陽周氏周氏髡鉗布衣褐置廣柳車中幷與其家僮數十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乃見汝陰侯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爲其主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滕公言於上上乃赦布召見拜郎中後爲河東守布初不說辯士曹丘生至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僕與足下俱楚人使僕游揚足下名顧不美乎何距僕深也布大說引爲上客史記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　晉阮瞻字千里始平太守咸之子性清虛寡欲自得於懷讀書不甚研求而默識其要遇理而辯辭不足而旨有餘見司徒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教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戎咨嗟良久即命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衛玠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於三瞻曰苟是天下人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一遂相與爲友永嘉中爲太子舍人瞻素執無鬼論物莫能難每自謂此理足可以辯正幽明忽有客通名詣瞻寒溫畢聊談名理客甚有才辯瞻與之言良久及鬼神之事反覆甚苦客遂屈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得獨言無即僕便是鬼於是變爲異形須臾消滅瞻默然意色大惡歲餘病卒

郭文游山袁宏泊渚　放誕

晉書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少愛山水尚嘉遯每游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不娶辭家游名山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暴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常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王導召置園中七年未嘗出入後逃歸臨安結廬山中　晉袁宏字彥伯陳郡陽夏人有逸才文章絕美謝尚時鎮牛渚秋夜乘月與左右微服汎江會宏在舫中諷詠聲清辭又藻拔遂聞焉即迎升舟與譚論申旦不寐自此名譽日茂謝安常賞其機對辯速後安爲揚州刺史宏自吏部郎出爲東陽郡乃祖道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以卒迫試之臨別執其手顧左右取一扇授之曰聊以贈行宏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時人歎其率而要焉

黃琬對日秦宓論天　詼諧

後漢黃琬字子琰江夏安陸人少辯慧祖父瓊初爲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瓊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瓊對未知所況琬年七歲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以其言應詔深奇愛之後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不就知名京師靈帝初遷太尉坐免及從西鄰起爲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董卓爲卓將李傕所害　蜀志秦宓字子勅廣漢綿竹人少有才學拜長水校尉吳遣使張溫來聘百官往餞衆集而宓未往亮遣使促之溫曰彼何人也亮曰益州學士也及至溫問曰君學乎宓曰五尺童子皆學何必小人溫復問曰天有頭乎宓曰有溫曰何方宓曰在西方詩曰乃眷西顧以此推之頭在西方溫曰天有耳乎宓曰天處高而聽卑詩云鶴鳴九皐聲聞于天無耳何以聽之溫曰天有足乎宓曰有詩云天步艱難無足何以步之溫曰天有姓乎宓曰有姓劉天子姓劉以此知之溫曰日生於東乎宓曰雖生於東而沒於西答問如響應聲而出於是溫大敬服宓之文辯皆此類舊本宓誤作密

孟軻養素楊雄草玄　賢儁

史記孟軻鄒人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梁惠王皆不能用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書七篇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前漢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有田一墺有宅一區世世以農桑爲業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耆欲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徼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晏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或謿雄以玄尚白雄解之號曰解謿客有難玄大深衆人之不好雄解之號曰解難

向秀聞笛伯牙絕絃　感知

晉書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清悟有遠識少爲山濤所知雅好老莊之學莊周內外篇歷世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秀乃爲之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又述而廣之儒墨之迹見鄙道家之言遂盛焉始秀與嵇康善鍛秀爲之佐相對欣然旁若無人康誅秀入洛作思舊賦云嵇博綜伎藝於絲竹特妙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逝將西邁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淵寒冰淒然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後爲散騎常侍在朝不任職容迹而已　列子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

晉書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從子年十三謁周顗顗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啗之於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隸書爲古今之冠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於導導令偏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唯一人在東牀坦腹食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妻之仕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世說曰郗夫人爲二弟司空中郎曰王家見二謝傾筐倒庋見汝來平平耳無煩復往二弟愔與曇也二謝安石與萬石也
晉衛玠好言玄理其後多病體羸母常禁其語遇有勝日親友時請一言無不咨嗟以爲入微晉王澄字平子有高名少所推服每聞玠言輒歎息絕倒時人爲之語曰衛玠談道平子絕倒澄及王玄王濟並有盛名皆出玠下世云王家三子不如衛家一兒兒衍有人倫之鑒尤重澄由是顯名有經澄所題目者衍不復有言輒云已經平子矣爲荊州刺史爲王敦所害

澹臺毀璧子罕辭寶　廉介

博物志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于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三投璧于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　左傳宋人得玉獻諸司城子罕子罕弗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爲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爲寶爾以玉爲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

東平爲善司馬稱好　蓋世

後漢東平憲王蒼顯宗同母弟少好經書雅有智思顯宗甚愛重之拜驃騎將軍位三公王既還國後朝京師上問王處家何等最樂王言爲善最樂肅宗立思慕不置所詔東平傅存恤王其宮追感念蒼謂其子曰思其人至其鄉其處在其人亡因上下辛苦其陵祠以太牢
後漢司馬徽字德操潁川人口不談人之短與人語莫問好惡皆言好有鄉人問徽安否答曰好有人自陳子死答曰大好妻責之曰人以君有德故相告何忽聞人子死便言好徽曰如卿言亦大好

公超霧市魯般雲梯　方伎

後漢張楷字公超成都人家河南通春秋尚書門徒常百人自父黨夙儒皆造門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從避之後隱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五府連辟舉賢良方正不就性好道術能作五里霧後安車聘之以疾辭　淮南子楚欲攻宋墨子聞而往之見楚王曰臣見大王之心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乃偃兵不攻公輸魯般也

田單火牛江逌爇雞　將畧

史記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爲臨淄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盡降齊城而單得脫東保即墨燕人攻之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灌脂束葦於其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敗遂復齊七十餘城迎襄王於莒王封單號安平君　晉江逌字道載陳留圉人中軍將軍殷浩請爲諮議參軍遷長史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柵甚固難與校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羣雞駭散飛集襄營營火發因其亂而擊之襄遂小敗逌後遷太常

蔡裔殞盜張遼止啼　威名

晉書蔡裔爲兗州刺史有勇氣聲若雷震嘗有二盜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隕故殷浩爲中軍將軍北伐表以裔爲參軍　魏志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武力過人數有戰功累轉前將軍裴注云江東小兒啼怖之曰遼來遼來無不止者

陳平多轍李廣成蹊　崇望

前漢陳平陽武戶牖人平家貧好讀書治黃老術爲人長大美色及長可取婦富人莫肯與者貧者平亦恥之久之富人張負有女孫五嫁夫輒死人莫敢取平欲得之負隨平至其家負郭窮巷以席爲門然門外多長者車轍負歸謂其子仲曰吾欲以女孫予陳平仲曰平貧不事事一縣中盡笑其所爲奈何予之女負曰固有美如陳平長貧者乎卒與女里中社平爲宰分肉甚均父老善之平曰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從高祖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出黃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多以金從反間於楚卒自初從至天下定凡六出奇計定封曲逆侯惠帝時爲左丞相呂后時爲右丞相又相文帝乃薨　前漢李廣隴西成紀人世世受射法武帝時拜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終不能入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寬緩不苛士卒亦樂爲用元狩中爲前將軍從大將軍衛青擊匈奴惑失道青欲上書

甘蠅 淮南子楚王有白猨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猨擁柱號矣

馮衍歸里張昭塞門 休致

後漢馮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人幼有奇才博通羣書王莽時不肯仕常好倜儻之策時莫能聽用其謀衛尉陰興等以外戚貴顯深重衍遂與交結由是爲諸王所聘請尋爲司隸從事光武懲西京外戚賓客故皆以法繩之由此得罪罷歸故郡閉門自保不敢與親故通顯宗即位又多短衍以文過其實遂廢於家衍坎壈於時然有大志居常慷慨歎曰衍少事名賢經歷顯位懷金垂紫揭節奉使不求苟得常有凌雲之志三公之貴千金之富不槩於懷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循庶幾名賢之風脩道德於幽冥之路以終身名爲後世法 吳志張昭字子布彭城人博覽衆書孫權拜輔吳將軍昭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許晏至遼東拜淵爲燕王昭諫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土封之淵果殺彌晏權數慰謝昭昭固不起權因出過其門呼昭昭辭疾篤權燒其門欲以恐之昭更閉門權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權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昭容貌矜嚴有威風權常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朝憚之

蘇韶鬼靈盧充幽婚 冥恠

王隱晉書蘇韶中牟令卒後從弟節見韶乘馬去日而行著黑介幘黃練單衣節問幽冥之事韶曰死者爲鬼俱行天地之中在人間而不與生者接顏回卜商今見爲修文郎死之與生略無有異死生實此冥異言終而不見舊注引孔氏志怪曰漢盧充范陽人家西四十里有崔少府墓充因獵逐麞忽見朱門官舍有人迎充見崔云近得公尊府君書爲君娉君小女故相邀耳呼書示充乃父手札崔乃命女莊飾於東廊引充相見成禮留三日臨別謂充曰君婦有娠矣生男則當留之贈充衣衾令車送之充至家經三年三月三日臨水戲忽見水上二犢車乍沉乍浮既達于岸充得車中見崔氏與三歲小兒共載其別車即崔少府也抱兒還充及詩一首金椀一枚俄而不見及兒長成後歷任數郡

震畏四知秉去三惑 世德

後漢楊震舉茂才四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公性廉不受私謁子孫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公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震安帝時爲太尉爲中常侍樊豐所譖而卒 後漢秉字叔節震中子也桓帝時爲太尉每朝廷有得失輒盡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柳下直道叔敖陰德 賢行

論語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賈誼新書孫叔敖爲嬰兒出遊而還憂而不食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已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以福人聞之皆喻其爲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列女傳曰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高而聽卑爾必興於楚及長爲令尹老終

張湯巧詆杜周深刻 酷吏

前漢張湯杜陵人爲廷尉舞文巧詆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是以湯雖文深意忌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每朝奏事語國家事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於是痛繩以罪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咸指湯後爲御史大夫坐事自殺初湯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鼠盜肉父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并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 前漢杜周南陽杜衍人少言重遲而內深刻爲廷尉其治大放張湯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冤狀客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後爲執金吾逐捕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上以爲盡力無私遷御史大夫兩子夾河爲郡守家訾累巨萬治皆酷暴唯少子延年行寬厚云

三王尹京二鮑糾慝 良吏

前漢王駿諫大夫吉之子以孝廉爲郎成帝欲大用之出爲京兆尹試以政事先是京兆有趙廣漢張敞王尊王章及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駿終御史大夫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選諫大夫在朝廷常敢直言成帝選爲京兆尹時帝舅王鳳輔政章[illegible]會日食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選忠賢上不忍退鳳章竟坐死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

妻怒之曰京師尊貴在朝廷誰踰仲卿者今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上果下獄死死非其罪衆庶冤之廣漢欲尊互見於後　後漢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建武中為司隷校尉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常曰貴戚且歛手以避二鮑其見憚如此父宣哀帝時為司隷校尉為王莽所害子昱中元初亦拜司隷校尉章帝時官至太尉

孫康映雪車胤聚螢　貧學

孫氏世錄康家貧無油常映雪讀書少小清介交游不雜後至御史大夫　晉車胤字武子南平人恭勤不倦博覽多通家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焉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稍遷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武子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于世又善于賞會當時有盛坐而武子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終吏部尚書

李充四部井春五經　明經

晉書李充字弘度江夏人善楷書妙參鍾索世咸重之褚裒引為參軍充以家貧苦求出外裒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窮猿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後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累遷中書侍郎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修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及就起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令去輦自是隱閉人事

谷永筆札顧愷丹青　善書

前漢谷永字子雲長安人與樓護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永於經書汎為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揚雄也其於天官京氏易最密故善言災異終大司農護字君卿少隨父為醫出入貴戚家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左右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為人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者皆竦仕至廣漢太守王莽專政召為前煇光西京雜記曰五侯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以為奇味焉　晉顧愷之字長康晉陵無錫人博學有才氣好諧謔人多愛狎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尤善丹青圖寫特妙嘗以一廚畫糊題其前寄桓玄皆其所珍惜者玄發其廚後竊取畫而緘閉如舊還之紿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其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初在桓溫府常云愷之體中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得平耳故俗傳愷之有三絕才絕畫絕癡絕義熙中終散騎常侍

戴逵破琴謝敷應星　高節

晉書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引其兄述述欣然擁琴而往後累辟不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性澄靖寡欲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為主簿不就　初月犯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求死不得死

始遣使徵霸百姓老弱相携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臥皆曰願乞復留霸朞年光武時爲大司徒

淳于炙輠彥國吐屑　名談

史記淳于髡齊人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然而承意觀色爲務見梁惠王一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遂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劉向別錄過字作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髡智不盡如炙輠也衍奭謂二騶

晉胡母輔之字彥國泰山奉高人少有知人之鑒性嗜酒任縱不拘小節與王澄王敦庾敳俱爲太尉王衍所暱號曰四友澄嘗與人書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爲後進領袖也元帝時爲湘州刺史

太真玉臺武子金埒　豪華

晉書溫嶠字太真太原祁人性聰敏有識量博學能屬文少以孝悌稱於邦族成帝時爲驃騎將軍始安郡公世說曰嶠喪婦從姑劉氏家經亂離散唯有一女甚有姿慧姑屬公覓婚公自有婚意答曰佳婿難得但如嶠如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活便是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也後少日公報姑云已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交禮女以手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玉鏡臺是公爲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也

晉王濟字武子太原晉陽人少有逸才風姿英爽氣蓋一時好弓馬勇力絕人善易及莊老文詞俊茂伎藝過人和嶠裴楷齊名尚常山公主起家拜中書郎遷侍中坐免官乃移第北邙山下性豪侈麗服玉食時洛京地甚貴濟買地爲馬埒編錢滿之時人謂爲金溝

巫馬戴星宓賤彈琴　賢令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

郝廉留錢雷義送金　介行

風俗通郝子廉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後漢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爲郡功曹擢舉善人不伐其功義嘗濟人死罪罪者後以金二斤謝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上後葺理屋宇乃得之金主已死無得復還乃以付縣曹後拜侍御史除南頓令

逢萌挂冠胡昭投簪　歸隱

後漢逢萌字子康北海都昌人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乃首戴瓦盆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潛藏後光武徵不起

魏志胡昭字孔明潁川人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愛之建安末民孫狼等叛亂自相約言胡居士賢者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公車特徵會卒摯虞作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跡

王喬雙鳧華佗五禽　方伎

後漢王喬河東人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詣臺朝顯宗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自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舄焉後天下玉棺於堂前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葬於城東百姓爲立廟號葉君祠

後漢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針灸不過數處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刳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間平復爲人性惡且恥以醫見業曹操累書呼之數期不反竟殺之廣陵吳普從佗學佗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得銷血脈流通病不得生譬猶戶樞終不朽也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要體動關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除疾兼利蹏足以當導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完堅

程邈隸書史籀大篆　造書

前漢藝文志曰史籀篇者周時史官教學童書也與孔氏壁中古文異體又曰秦時始造隸書起於官獄多事苟趨省易施之於徒隸也晉衛恆善草隸書爲字勢曰昔周宣王時史籀始著大篆十五篇或與古同或與古異世謂之籀書或曰秦時下士人程邈爲衙獄吏得罪幽繫雲陽十年從獄中作大篆少者增益多者損減方者使員員者使方奏之始皇始皇善之出以爲御史使定書或曰邈所定乃隸

字也自秦壞古文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恒字巨山爲黄門郎與父璩同遇害

王承魚盜丙吉牛喘　賢相

晉書王承字安期汝南内史湛之子爲東海太守政尚清静不爲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綱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衆共之池魚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爲吏所拘承問其故荅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寗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令歸家其從容寛恕若此渡江爲元帝鎮東府從事中郎甚見優禮承少有重譽而推誠接物衆咸親愛名臣王導衛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爲中興第一

前漢丙吉字少卿魯國人宣帝時爲丞相嘗出逢清道羣闘者死傷横道吉過之不問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闘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歳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因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初吉爲廷尉監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哀其無辜擇謹厚女徒令保養之武帝疾望氣者言獄中有天子氣遣使殺獄繫者内謁者令到獄吉閉門拒之乃劾奏吉上寤因赦天下郡邸獄頼吉得生恩及四海曾孫病吉視遇甚有恩惠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絶口不道前恩後上問知之有舊恩不言大賢之制詔封博陽侯

賈琮褰帷郭賀露冕　賢守

後漢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時爲冀州刺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悪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竦震其餘贓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初交阯屯兵反有司舉琮爲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民不聊生故相聚爲盜賊琮即告示使各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傜役百姓以安歌曰賈父來晩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

後漢郭賀字喬卿雒陽人建武中爲尚書令曉習故事多所匡益拜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便之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嗟歎賜以三公之服黼黻冕旒勅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每所經過吏人指以相示莫不榮之拜河南尹以清静稱

馮媛當熊班女辭輦　賢姬

前漢元帝馮昭儀左將軍奉世女平帝祖母也拜倢伃内寵與傅昭儀等上幸虎圈闘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倢伃直前當熊而立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上嗟歎倍敬重焉

前漢成帝班倢伃越騎校尉況之女帝游後庭嘗欲同輦載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迺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倢伃後趙飛燕譖告許皇后與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考問倢伃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故不爲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黄金百斤

王充閲市董生下帷　好學

後漢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閲所賣書一見輙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仕郡爲功曹充好論説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閉門潜思絶慶弔之禮戸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肅宗詔公車徵不行

前漢董仲舒廣川人少治春秋孝景帝時爲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授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此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武帝時舉賢良對策爲江都相事易王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得所欲公孫弘治春秋不如仲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卿仲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乃言於上使相膠西王王亦帝兄尤縱恣聞仲舒大儒善待之凡相兩國輙事驕主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産業以修學著書爲事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就問之其對皆有明法自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及仲舒對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才孝廉皆其發之以壽終家徙茂陵子及孫皆至大官

平叔傅粉弘治凝脂　美姿

魏志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尚金鄉公主爲吏部尚書駙馬都尉世説曰平叔美姿面至白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晉杜乂字弘治成恭皇后父也性純和美姿容有盛名於江左王羲之目之曰膚若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人也桓彝亦曰衛玠神清杜乂形清仕爲丹陽丞

楊生黄雀毛子白龜　陰德

續齊諧記楊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鴟梟所搏墜於樹下爲螻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君仁愛救拯實感成濟以白環四枚與寶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矣寶哀平世隱居教授王莽徵之遂逃遁光武高其節公車特徵不到子震安帝時爲太尉震子秉桓帝時爲太尉秉子賜靈帝時爲太尉賜子彪獻帝時爲太尉震至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　晉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進征虜將軍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虎遣二萬騎攻之城陷寶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江岸遂得免焉

宿瘤採桑漆室憂葵　賢女

古列女傳齊閔王之后項生大瘤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問曰寡人出遊百姓無少長皆來觀汝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父母在內使妾不受教而隨王是奔女也王安用之王大慙遣歸使使者奉禮加金百鎰往聘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浴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變容更服不見識也於是如故隨使者至閔王以爲后出令卑宮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宿瘤有力焉及死後燕遂屠齊閔王逃亡而弒死於外　古列女傳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嘯鄰婦曰何嘯之悲子欲嫁耶女曰吾豈爲不嫁而悲哉吾憂魯君老而太子幼也鄰婦笑曰此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女曰不然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女奔隨人亡其家倩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死令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夫魯國有患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逃乎居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連有寇男子戰鬭婦人轉輸不得息

韋賢滿籯夏侯拾芥　格言

前漢書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爲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宣帝時爲丞相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少子玄成字少翁好學修父業尤謙遜下士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玄成相元帝十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而文采過之　前漢夏侯勝字長公東平人少好學爲人質朴守正簡易亡威儀宣帝時遷太子少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初勝授太后尚書故賜錢二百萬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爲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

阮簡曠達袁耽俊邁　豪爽

晉注引竹林七賢論曰阮簡咸之從子亦以曠達自居父喪行遇大雪寒凍遂詣浚儀令令爲他賓設黍臛食之以致清議廢頓幾三十年　晉書袁耽字彥道陳郡陽夏人少有才氣倜儻不羈爲士類所稱桓溫少時游于博徒資產俱盡尚有負進思自振之方莫知所出欲求濟於耽而耽在艱試以告焉耽略無難色遂變服懷布帽隨溫與債主戲耽素有藝名債者聞之而不相識謂之曰卿當不辦作袁彥道也遂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耽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其通脫如此仕至從事中郎

蘇武持節鄭衆不拜　使節

前漢蘇武字子卿杜陵人武帝時以中郎將持節使匈奴單于欲降之乃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吞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上使牧羝羝乳乃得歸武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昭帝立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常惠教漢使者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在某澤中由是得還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壯出及還鬚髮盡白至宣帝時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年八十餘卒後圖畫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　後漢鄭衆字仲師河南開封人精力於學知名於世永平初以明經給事中八年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後復遣衆衆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氈裘獨拜如不聽衆既行在路連上書固爭詔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復召爲軍司馬終大司農

郭巨將坑董永自賣　孝感

舊注引孝子傳云後漢郭巨家貧養老母妻生一子三歲母常減食與之巨謂妻曰貧乏不能供給共汝埋子子可再有母不可再得妻不敢違巨遂掘坑三尺餘忽見黃金一釜上云天賜孝子郭巨官不得奪人不得取　舊注漢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就主人貸錢一萬約賣身爲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遇婦人姿容端美求爲永妻永與俱詣主

四十九

人令來捷織經三年旣其女夫妻乃織三月而畢主人怪其速遂放
之相隨至舊相逢處辭永曰我天之織女也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
償債言訖而去
凌空而去

仲連蹈海范蠡泛湖

高蹈

史記魯仲連齊人好奇偉俶儻之畫策不肯仕宦游於趙會秦圍邯
鄲而趙孝成王時魏安釐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尊秦昭王爲帝仲連乃見平原君曰梁客
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請爲紹介見衍衍曰吾視
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觀先生之王貌非有求者也曷
爲久不去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
爲一身彼秦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即肆然而爲帝
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忍爲之民也於是衍不敢復言帝秦平原君
欲封之遂辭去終身不復見史記范蠡事越王勾踐苦身戮力與勾
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耻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
踐可與共患難與處安乃裝其輕寶珠玉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
行終不反遂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隱耕於海畔父子致産數千萬
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蠡歎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至卿相此布衣之極
也乃歸相印盡散其才以分與知友鄉黨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
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利通可以致富自謂陶朱公居無
何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故
范蠡從後名於天下老死于陶

文寶辭柳溫舒截蒲

好學

晉書孫敬傳孫敬字文寶到洛陽在太學左右居一小屋安止母然後入
學編楊柳爲簡以寫經前漢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爲里監
門使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史
因學律令轉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
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
宣帝時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伯道無兒嵇紹不孤

數郵

晉書鄧攸字伯道平陽襄陵人爲河東太守沒于石勒乃所壞車以
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
能兩全乃謂妻曰吾弟早亡惟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
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之朝棄而暮及明日繫之
於樹而去至江東仕爲尚書右僕射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
妾甚寵之訊其家屬說是北人遭亂憶父母姓名乃攸之甥攸素有
德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卒以無嗣時人義而哀之曰天道無知
使鄧伯道無兒晉嵇紹字延祖父康與山濤善臨誅謂紹曰巨源在
汝不孤矣後濤薦爲秘書丞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於稠人中始見
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群裴頠亦深器之每曰使延祖爲吏部
尚書可使天下無復遺才累遷侍中及惠帝蒙塵詔詣行在所王師
敗績百官及侍衛散潰惟紹儼然端冕以身捍衛兵交御輦飛箭雨
集遂被害於帝側血濺御服帝深哀歎之及事定左右欲浣
衣帝曰此嵇侍中血勿去元帝表贈太尉謚曰忠穆祠太牢

綠珠墜樓文君當壚

妾婦

晉書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拜衛尉有妓曰綠珠美而艶善吹笛
中書令孫秀使人求之崇時在金谷別館方登京臺臨清涼婦人侍
側使者以告崇盡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皆蘊蘭麝被羅縠曰在
所擇使者曰受命指索綠珠不識孰是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
得也秀怒乃勸趙王倫誅崇遂矯詔收之崇正宴樓上介士到門崇
謂綠珠曰我今爲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于樓下
而死崇詣東市歎曰奴輩利吾家財收者曰知財致害何不早散之
崇不能答遂被害前漢卓文君蜀郡臨邛富人卓王孫女新寡好音
司馬相如與客至其家酒酣鼓琴而以琴心挑之相如從車騎雍容
閒雅甚都文君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夜亡奔相如
相如與馳歸成都家徒四壁立王孫大怒文君久之不樂謂長卿曰
第俱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爲生乃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
乃令文君當壚相如自著犢鼻褌與庸保雜作滌器於市中王孫恥之
杜門不出昆弟諸公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不足者非財也今
文君既失身於長卿長卿故倦游雖貧其人材足依也王孫分與文
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爲富人後蜀人楊得意爲狗監
侍武帝帝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
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爲此賦上驚召問以爲郎

伊尹負鼎甯戚扣角

自衒

史記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
於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
及九主之事湯舉任以國政齊略記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夜擊其
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
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召與語說之以爲大夫

趙壹坎壈顏駟蹇剝

不遇

後漢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體貌魁梧望之甚偉恃才倨傲爲鄉
黨所擯乃作解擯屢抵罪幾至死友人救得免乃貽書謝恩爲窮鳥
賦後舉郡上計到京師時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
壹獨長揖逢異之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

何遂㩳哉逢下堂執手延置上坐河南尹羊陟與逢共稱薦之名顯京師士大夫想望其風采後州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府並不就初逢使善相者相之云仕不過郡吏竟如其言漢武故事上至郎署見一老郎鬢眉皓白問何時爲郎對曰臣姓顏名駟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臣好武景帝好老而臣尚少陛下好少而臣已老是以三葉不遇也上感其言擢爲會稽都尉一本作景帝好美臣貌醜

龔遂勸農文翁興學 數春

前漢龔遂字少卿山陽南平陽人以明經爲官宣帝時勃海左右郡歲飢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制上選能治者以遂爲勃海太守年七十餘遂至界移書勅屬縣悉罷逐捕盜賊吏諸持鉏鉤田器者皆爲良民吏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遂平民安土樂業遂乃開倉廩賑貧民選用良吏慰安牧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儉約勸民務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吏民皆富實獄訟止息後徵爲議曹王生素嗜酒亡節度從至京師會遂引入宮王生曰天子即問君何以治勃海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遂受其言以對上說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對曰臣非知此乃議曹教戒臣也上以遂老不任公卿拜水衡都尉王生爲丞以褒顯遂去前漢文翁廬江舒人好學通春秋景帝末爲蜀郡守仁愛好教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

有材者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爲右職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爲學官弟子爲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每行縣益多爭欲爲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於京師者比齊魯焉武帝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自文翁始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

晏御揚揚五鹿嶽嶽 寒諺

史記晏平仲不嬰爲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窺其夫其夫爲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乃爲人僕御子之意自以爲足妾是以求去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爲大夫前漢五鹿充宗字君孟時爲少府貴幸爲梁丘易自宣帝時善梁丘氏說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充宗與諸易家論充宗乘貴辯口諸儒莫能與抗皆稱疾不敢會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既論難連拄五鹿君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遂爲博士

蕭朱結綬王貢彈冠 濫附

前漢蕭育字次君東海蘭陵人哀帝時爲光祿大夫執金吾少與陳咸朱博爲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薦達也前漢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少好學明經宣帝時爲諫大夫與同郡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禹字少翁以明經絜行著聞仕至御史大夫

龐統展驥仇覽棲鸞 知賞

蜀志龐統字士元襄陽人少時樸鈍未有識者司馬徽有知人鑒稱統當爲荊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先主領荊州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亮遂並爲軍師中郎將後漢仇覽字季智一名香陳留考城人爲蒲亭長勸人生業農事之令子弟就學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賑卹窮寡期年大化初到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因爲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鴟梟哺所生時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爲主簿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鸇之志耶覽曰以爲鷹鸇不若鸞鳳渙謝遣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之路以一月奉資覽入太學學

畢歸鄉里州郡並請皆以疾辭

葛亮顧廬韓信升壇 寵禮

蜀志諸葛亮相先主先主病篤召亮屬以後事謂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爲詔勑後主曰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自是事無巨細皆決於亮嘗上疏其畧曰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後嘗以兵出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卒于軍年五十四謚忠武侯長於巧思損益連弩木牛流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陣圖咸得其要云前漢韓信淮陰人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後屬項羽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亡歸漢漢王以爲治粟都尉上未之奇數與蕭何語何奇之信度上不用即亡何追之居一二日來謁上罵曰諸將亡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至如信國士無雙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者於是擇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爲大將諸軍皆驚後封楚王都下邳謀反赦爲淮陰侯卒爲呂后所斬

王裒栢慘閔損衣單　孝行

晉書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少立操尚博學多能其父儀爲文帝司馬見殺裒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隱居教授廬于墓側旦夕嘗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泣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沒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舊本裒作褒非　舊注閔損字子騫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至孝不怠母疾惡之所生子以綿絮衣之損以蘆花絮父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靷父責之損不自理父密知之欲遣後母損泣啓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而止母亦悔改待三子均平遂成慈母

蒙恬製筆蔡倫造紙　制作

初學記博物志蒙恬造筆又尚書中候玄龜負圖出周公援筆以時文寫之曲禮云史載筆山則秦之前已有筆矣蓋諸國或未之名而秦獨得其名恬更爲之損益耳故說文曰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也注引博物志云蒙恬爲秦將拱筆自此始今本無之　後漢宦者蔡倫字敬仲和帝時爲中常侍加尚方令監作祕劍及諸器械皆精工堅密爲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故天下咸稱蔡侯紙

孔伋緼袍祭遵布被　儉約

說苑子思居於衛縕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聞之使人遺狐白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忘之吾與人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伋聞之妄與不如遺棄物於溝壑伋雖貧不忍以身爲溝壑是以不敢當　後漢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少好經書家富給而恭儉從光武平河南拜征虜將軍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家無私財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及卒愍悼尤甚車駕素服臨之喪禮成親祠以大牢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其後會朝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其見思如此

周公握髮蔡邕倒屣　延接

史記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戒之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愼無以國驕人　後漢蔡邕字伯喈陳留郡人少博學好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閑居翫古不交當世後拜中郎將獻帝西遷王粲徙長安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之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粲曾祖龔祖暢皆爲三公

王敦傾室紀瞻出妓　豪爽

晉書王敦字處仲少有奇人之目尚武帝女襄城公主拜駙馬都尉明帝初移鎭姑孰敦自領揚州牧謀逆病死剖棺戮尸初石崇以奢豪矜物廁上常有十餘婢侍列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有如廁者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衣而敦脫故著新意色無怍羣婢曰此客必能作賊又嘗荒恣於色體爲之弊左右諫之敦曰此甚易耳乃開後閤驅諸婢妾數十人並放之時人歎異　世說云王導與周顗及諸朝士詣尚書紀瞻家觀妓瞻有愛妾能作新聲顗問荅之頃無怍色有司奏顗荒謬詔原之今本無載

暴勝持斧張綱埋輪　風紀

前漢暴勝之字公子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勝之爲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威振州郡　後漢張綱字文紀犍爲武陽人少明經學時爲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漢安初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等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竦時冀妹爲皇后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言直不忍用終廣陵太守

靈運曲笠林宗折巾　風習

世說新語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謂曰卿欲希心高遠何不能遺曲蓋之貌謝答曰將不畏影者未能忘懷　南史謝靈運晉車騎將軍玄之孫學博覽羣書文章之美與顏延之爲江左第一襲封康樂公世稱謝康樂累永嘉太守郡有名山水素所愛好肆意遊遨族弟惠連十歲能屬文靈運嘉賞之云每有篇章對惠連輒得佳句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語有神助非吾語也後爲侍中免官尋山陟嶺必造幽峻登躡常著木屐起爲臨川內史有逆志徙廣州棄市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宋文帝稱爲二寶　後漢郭泰字林宗辟舉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容貌魁偉褒衣博帶周遊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或問范滂曰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

不得友不知其他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激論故宦官擅政而
不能傷及黨事起名士多被害惟林宗表閎得免閉門教授弟子以
千數及卒四方之士千餘人會葬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爲其文
謂盧植曰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慙德唯郭有道無愧色耳其獎拔士
人皆如所鑒

屈原澤畔漁父江濱 飲置

史記屈原名平楚之同姓爲懷王左徒博聞強志明於治亂嫺於辭
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
踈平後秦昭王欲與懷王會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如無行懷王稚子
子蘭勸王行王死於秦長子頃襄王立以子蘭爲令尹子蘭使上官
大夫短原於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
容枯槁漁父問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
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不凝滯於物而
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
糟而歠其醨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
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
而葬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塵埃乎乃作懷
少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賈生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水
投書以
弔之

魏勃埽門潘岳望塵 甲詞

前漢魏勃少時欲求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埽齊相
舍人門外舍人怪之因持令閽者而問之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
子埽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爲舍人晉潘岳爲黃門侍郎性輕躁
趨世利與衛尉石崇等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與崇輒望塵而拜諂與
之親善號二十四友岳爲其首謐構愍懷太子之文及晉書限斷皆
岳之辭也初岳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史給岳而狡黠自喜岳惡其
爲人數撻辱之秀常銜怒及趙王倫輔政秀爲中書令遂誣岳及石
崇謀爲亂同被誅謐韓壽子賈充婦郭槐養爲己子將賈后淫虐謐
干預國事
權傾人主

京房推律翼奉觀性 緯數

前漢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曰得我道以
亡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
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孝元時以孝廉爲郎與
石顯五鹿充宗有隙出爲魏郡太守房自知數以論議爲大臣所非
不欲遠離左右及爲太守憂懼乃上封事言災異既而顯告房非謗
政治歸惡天子誑誤諸侯王遂棄市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爲京氏
前漢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明經術好律曆陰陽之占元帝即位
徵之奉上封事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於是有辰時客主邪正
之語其畧曰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
觀性以歷觀情以律明主所宜獨用官至諫大夫

甘寧奢侈陸凱貴盛 豪華

吳志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少有氣力好游俠招合輕薄少年爲
之渠帥仕孫權以功拜折衝將軍吳書曰寧輕俠殺人藏舍亡命聞
於郡中其出入步則陳車騎水則連輕舟侍從被文繡帷帳以珠玉
爲飾常以繒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江表傳曰曹公出濡須臨
江飲馬權率衆應之使寧爲前部督勅使夜入魏軍寧選健兒百餘
人竟詣曹公營下踰壘入營斬數十級北軍驚駭權曰孟德有張遼
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吳志陸凱字敬風吳人丞相遜族子孫皓時
爲丞相世說曰皓問凱卿一宗在朝有幾人答曰二相五侯將軍十
餘人皓曰盛哉凱曰君賢臣忠國之盛也父慈子孝
家之盛也今政荒民弊覆亡是懼臣何敢言盛也

干木富義於陵辭聘 隱士

淮南子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
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干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
處窮巷聲馳千里寡人敢勿軾乎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干木富
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弗
爲古列女傳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
之子終入謂妻曰王欲以我爲相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
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
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
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
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高士傳曰
陳仲子字子終齊人辭母兄將
妻適楚居於陵自號於陵仲子

元凱傳癖伯英草聖 文藝

晉書杜預字元凱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
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曆備成
一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當時論者謂預文義質直世人未
之重唯祕書監摯虞賞之曰左丘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
行釋例本爲傳設而無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時王濟解相馬
又甚愛之而和嶠頗聚斂預嘗稱濟有馬癖嶠有財癖武帝聞之謂

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左傳癖詔司隸校尉位特進贈征南大將軍初預好爲後世名嘗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記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

[後漢]張芝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善草書衛恒曰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實亦皆稱工杜氏殺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結字小疏伯英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聖

馮異大樹千秋小車 諡號

[後漢]馮異字公孫潁川父城人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漢兵起以郡掾守父城光武爲司隸道經父城即開門迎光武署爲主簿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蔞亭天寒衆飢疲異上豆粥明旦光武曰昨得公孫豆粥飢寒俱解及至南宮遇大風雨光武入道傍舍燎衣異進麥飯菟肩因渡滹沱河還拜偏將軍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後封陽夏侯拜征西大將軍賜珍寶衣服錢帛詔曰倉卒無蔞亭豆粥滹沱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

[前漢]車千秋本姓田氏爲高寢郎會衛太子爲江充所譖敗久之武帝頗知太子寃千秋上急變訟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上大感寤召千秋至前千秋長八尺餘體貌甚麗帝見而說之謂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公獨明其不然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爲吾輔佐位拜大鴻臚數月爲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初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因號曰車丞相

漂母進食孫鍾設瓜 訓報

[前漢]韓信家貧常從下鄉南昌亭長食亭長妻苦之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自絕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數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淮陰少年又侮信衆辱信曰能死刺我不能出跨下信孰視俛出跨下一市皆笑以爲怯及信爲楚王召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爲德不竟召辱己年少以爲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時時寧不能死死之無名故忍而就此

[幽冥錄]孫鍾少時家貧種瓜瓜熟有二人來乞瓜鍾引入菴中設瓜及飯飲訖謂鍾曰君厚惠今示子葬地欲得世世封侯爲欲數代天子又曰我司命也君下山百步勿反顧鍾下六十步回看並爲白鶴飛去鍾遂於此葬母冢上有氣屬天鍾後生堅堅生攏攏生亮及休攏孫和生皓爲晉所滅降爲歸命侯

壺公謫天薊訓歷家 方伎

[後漢]汝南費長房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意其神也謂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翁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聽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當去能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上視器如一升許二人終日飲不盡

[神仙傳]薊子訓齊人舉孝廉除郎中又爲都尉人莫知其有道在鄉里常以信讓與人二百餘年顏色不老曾求抱鄰舍嬰兒誤墮地死兒家素尊子訓即埋之二十餘日子訓自外來抱兒還之家恐是兒子訓既去掘視所埋但泥而已又諸老人鬚白者子訓與對坐共語宿昔皆還黑京師貴人莫不虛心欲見爭請子訓比居太學諸生爲請子訓子訓曰吾其月日當往到期子訓以食時發日中到未半日行千餘里乃見書生問誰欲見我等盡語之吾日中當往到日中子訓果往二十三處諸貴人喜自謂先詣之明日相參問各言子訓衣服顏色如一而所論說隨主人所諸不同遠近驚異子訓去乘青驄出東門陌上徐徐行諸貴人走馬逐不能及行半日而相去常一里許乃止

劉玄刮席晉惠聞蟆 戇惷

[後漢]劉玄字聖公光武族兄王莽末平林陳牧等聚衆號平林兵聖公往從之及破莽軍號聖公爲更始將軍衆雖多無所統一遂共立更始爲天子更始即帝位南面朝羣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初入都宛城時漢兵誅王莽傳首詣宛懸於市遂北都洛陽後遷長安初莽敗惟未央宮被焚餘宮館無所毀官府市里不改於舊更始既至居長樂宮升前殿郎吏以次列庭中更始羞作俛首刮席不敢視後赤眉賊入關見殺

[晉]惠帝初爲太子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嘗使央尚書事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遂安及居大位政出羣下綱紀大壞貨賂公行勢位之家以貴陵物忠賢路絕讒邪得志更相薦舉天下謂之互市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聲謂左右曰此鳴者爲官乎私乎或對曰在官地爲官在私地爲私及天下荒亂百姓餓死帝曰何不食肉糜其蒙蔽皆此類

伊籍一拜酈生長揖 高抗

[蜀志]伊籍字機伯山陽人先主以爲左將軍從事中郎遣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

一起村兄弟勞儁捷類如此惟甚異之[前漢]酈食其陳留高陽人好讀書家貧落魄無衣食業爲里監門縣中賢豪不敢役謂之狂生沛公畧地至高陽召食其入見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食其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舉義兵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衣延上坐謝之既下陳留號廣野君韓信東擊齊又使食其說齊王田廣罷歷下兵馮軾下齊七十餘城及信兵至廣以爲食其賣已迺烹之

馬安四至應璩三入　企羨

[前漢]司馬安汲黯姊子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文章敘錄]應璩字休璉汝南人博學好屬文魏文明帝世歷散騎常侍齊王即位遷侍中大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度璩爲百一詩以諷焉其畧曰前者隳官去有人適我閭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其言雖頗諧合多切世要世共傳之

郭解借交朱家脫急　游俠

[前漢]郭解字翁伯河內軹人爲人靜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感槩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臧命作姦剽攻掠及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後生客殺人解實不知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當大逆無道遂族解[前漢]朱家魯人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振人不贍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於己私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

虞延刻期盛吉垂泣　卹囚

[後漢]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延初生其上有物若一匹練遂上升天占者以爲吉及長長八尺二寸要帶十圍力能扛鼎性敦朴不拘小節又無鄉曲之譽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扞禦鈔盜賴其全者甚衆建武初除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輒休遣徒繫歸家並感恩德應期而還有因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而死率掾官屬殯于門外百姓感悅永平中爲三公[會稽典錄]盛吉字君達拜廷尉性多仁惠務在哀矜每冬月罪囚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向垂泣謝承後漢書盛吉爲廷尉每至冬節罪囚當斷妻夜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夫罪

豫讓吞炭鉏麑觸槐　俠義

[史記]豫讓晉人嘗事范中行氏去而事智伯智伯尊寵之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怨智伯漆其頭爲飲器讓曰士爲知己者死女爲說己者容我必爲智伯報讎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搜之則豫讓也襄子義而釋之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伏於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豫讓也問曰子事范中行氏智伯滅之子不爲報讎而反臣智伯智伯已死獨何報讎之深對曰臣事范中行氏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嗟乎豫子亦足矣子自爲計寡人不復釋子讓曰臣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讎之意襄子持衣與之乃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而死[左氏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爲正卿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

阮孚蠟屐祖約好財　行尚

[晉書]阮孚字遙集始平太守咸之子元帝以爲安東參軍蓬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轉從事中郎終日酣縱恆爲有司所按帝每優容之遷散騎常侍嘗以金貂換酒復爲所司彈劾帝宥之初祖約性好財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其蠟屐因自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終廣州刺史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蘇峻赴京師約以爲侍中爲石勒所殺

初平起石左慈擲杯　方伎

[神仙傳]皇初平丹谿人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不復念家其兄初起行索之不得見後在市有道士善卜乃就占之道士曰金華山中有牧羊兒是卿弟非耶初起即隨道士尋見兄弟悲喜問羊何在初平曰近在山東初起往視了不見羊但見白石無數還曰無羊初平曰羊在耳但兄自不見便乃俱往初平言叱羊起於是白石皆起成羊數萬頭初起曰吾弟得神通如此吾可學否初平曰唯好道便得初起便棄妻兒留就初平共服松脂茯苓至五千日能坐在立亡日中無影有童子之色後還鄉諸親死亡畧盡乃去以方教授南伯逢易姓爲赤初起改爲魯班初平改爲赤松子其後傳服此藥得仙者數十人[神仙傳]左慈字

於大祖聞之乃
收愼咸死輸作

胡嬪爭樗晉武傷指　挾寵

【晉書】胡貴嬪名芳父奮家世將門為鎮軍大將軍武帝多簡良家女以充內職自擇其美者以絳紗繫臂芳既入選下殿號泣左右止之曰陛下聞聲芳曰死且不畏何畏陛下帝乃遣洵時帝多內寵平吳後復納孫皓宮人數千後庭殆將萬人而並寵者甚衆帝莫知所適常乘羊車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車然芳最蒙寵遇有專房之寵侍御服飾亞於皇后帝嘗與之樗蒲爭矢遂傷上指帝怒曰此固將種也對曰北伐公孫西距諸葛非將種而何帝有慙色

石慶數馬孔光溫樹　簡黙

【前漢】石奮趙人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廼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慶武帝時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然猶如此後為丞相【前漢】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孫經學尤明以高第為尚書轉僕射尚書令凡典樞機十餘年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有所薦舉唯恐人之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元帝立拜丞相及王莽秉政循守銜尤固辭位太后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師毋朝十日一賜餐賜靈壽杖光先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一為大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

翟湯隱操許詢勝具　柔訞

【晉書】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薦召不至子莊字祖休遵湯之操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何止去其一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鉤豈我哉時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終不就子矯亦有高操屢有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時以散騎郎徵不至世有隱行云【世說】許詢字玄度好遊山澤而體便登陟時人曰許非徒有勝情實有濟勝之具詢隱永興幽穴每致四方諸侯之遺或謂許曰嘗聞箕山人乃似爾耳許曰筐篚苞苴固當輕於天下之寶今本無載

優旃滑稽落下歷數　機術

【史記】優旃秦倡侏儒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旃哀之謂曰汝欲休乎我即呼汝汝應曰諾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於是始皇使得半相代嘗欲大苑囿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而又欲漆其城旃曰生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蔭室一世笑而止【前漢】方士唐都分天部巴郡落下閎與焉都分天部而閎運算轉歷其法以律起歷曰律容一龠積八十一寸則一日之分也與長相終律長九寸百七十一分而終復三復而得甲子夫律陰陽九六爻象所從出也故黃鐘紀元氣謂之律律法也莫不取法焉與曰歷數則唐都落下閎

曼容自免子平畢娶　曠達

【前漢】邴丹字曼容琅邪人養志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讀易至損益卦歎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勑斷家事勿相關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游五嶽名山不知所終

師曠清耳離婁明目　巧伎

【呂氏春秋】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鐘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鐘之不調是師曠欲善調鐘以為後之知音也【孟子】離婁之明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其勢難覩也

仲文照鏡臨江折軸　禍兆

【晉書】殷仲文陳郡人轉尚書素有名望自謂必當朝政又謝混之徒疇昔所輕者並皆比肩常怏怏不得志忽遷為東陽太守意彌不平後謀反伏誅仲文常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遇禍【前漢】臨江閔王榮景帝子立為太子廢為臨江王三歲坐侵廟壖地為宮上徵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

欒巴噀酒偃師舞木　方伎

神仙傳欒巴蜀郡人漢帝召爲尚書正朝大會巴獨後到頗有酒氣不飲而以酒望西南噀之有司奏巴大不敬詔問巴巴對曰臣鄉里以臣能治鬼護病爲臣立廟今旦有耆老皆入臣廟饗臣不以未進適臣本縣成都市失火臣故因酒爲雨以滅火災詔馳騎往驗其言云云正旦失火食時有大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氣後一旦大風天霧晦失巴所在耆舊云之曰巴還成都與親戚別去而昇天矣巴字叔元見後漢　列子周穆王西巡狩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王問曰若有何能曰臣有所造願王觀之越日偃師謁見王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邪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王視之趨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鎖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惟意所適王以爲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怒欲誅偃師偃師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爲

德潤傭書　君平賣卜　道術

吳志闞澤字德潤乃會稽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以供紙筆所寫既畢誦讀亦遍追師論講究覽群籍兼通曆數由是顯名仕孫權爲中書令侍中太子太傅每朝大議經典所疑輒諮訪之以儒學勤勞封都鄉侯　前漢嚴遵字君平蜀郡人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莊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年九十餘終

叔寶玉潤　彥輔冰清　翁婿

晉書衛玠字叔寶五歲風神秀異祖父瓘曰此兒有異於衆顧吾年老不見其成長耳玠舅驃騎將軍王濟俊爽有風姿每見玠輒歎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又嘗語人曰與玠同遊冏若明珠之在側朗然照人玠妻父樂廣有海內重名議者以爲婦公冰清女婿玉潤　晉樂廣字彥輔年八歲夏侯玄見之謂其父曰廣神姿朗徹當爲名士可令就學必能興卿門戶衛瓘見而奇之命諸子造焉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若披雲霧而覩青天也王衍自言與人語甚簡及見廣便覺己之煩其爲識者歎美如此

衛后髮鬒　飛燕體輕　宮壼

張衡西京賦衛后興於鬒髮飛燕寵於體輕衛后前漢孝武帝皇后也字子夫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初爲平陽公主謳者武帝中得幸主因奏子夫送之宮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飯勉之即貴願無相忘後生男據遂立爲皇后而男爲太子豊巫蠱事起江充爲姦太子與后共誅充太子敗亡后自殺　前漢飛燕孝成趙皇后也本長安宮人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遂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帝嘗微行出過主作樂見而說之召入宮大幸女弟復入俱爲倢伃貴傾後宮立爲皇后後寵少衰而弟絕幸爲昭儀姊弟顓寵十餘年皆無子及帝崩民間讙譁咎昭儀昭儀自殺一哀帝立尊后爲皇太后帝崩見廢自殺　西京雜記曰飛燕爲皇后女弟在昭陽殿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昭儀不能及但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

玄石沈酒　劉伶解酲　縱飲

博物志昔劉玄石於中山酒家酤酒酒家與千日酒忘言其節度歸至家當醉而家人不知以爲死也權葬之酒家計千日滿乃憶玄石前日酤酒醉向醒耳往視之云玄石亡來三年已葬於是開棺醉始醒俗云玄石飲酒一醉千日　晉書劉伶字伯倫沛國人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爲心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於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當祝鬼神自誓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頹然復醉嘗醉與俗人相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伶未嘗厝意文翰著酒德頌一篇嘗爲建威參軍泰始中對策盛言無爲之化時輩皆高第伶獨以無用罷竟以壽終

趙勝謝躄　楚莊絕纓　好士

史記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家樓臨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美人居樓上見大笑之明日躄者至門請曰士之不遠千里而來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臣不幸有罷癃之病而君之後宮臣笑臣願得笑臣者頭勝笑應曰諾終不殺歲餘賓客稍稍引去者過半勝怪之客曰以君不殺笑躄者以爲愛色而賤士即去耳勝乃斬笑躄者頭自造躄者門謝焉後乃復來　說苑楚莊王賜群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有引美人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懽群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盡懽而罷後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勝之莊王怪問乃夜絕纓者頸報王也

惡來多力　蜚廉善走　勇捷

史記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殷紂[illegible]蜚廉逆諸侯武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居北方是子春秋同惡來手裂虎兕皇甫謐曰作石棺於北方

趙孟疵面田騈天口　情談

陽秋晉趙孟字長舒為尚書令史雖口清談面有疵黠時人曰諸書不決問疵面七略曰田騈齊人好談論時號曰天口問言其口如天不可窮也

張憑理窟裴頠談藪　情談

晉書張憑字長宗吳郡人有志氣為鄉閭所稱舉孝廉負其才自謂必參時彥初欲詣劉惔鄉里及同舉者共笑之既至惔處之下坐神意不接憑欲自發而無端會王濛就惔清言有所不通憑於末坐判之言旨深遠足暢彼我之懷一坐皆驚惔延之上坐清言彌日留宿至旦遣之憑既還船須臾惔遣傳教覓張孝廉船召與同載遂言之於簡文帝帝召與語歎曰張憑勃窣為理窟官至御史中丞晉書裴頠字逸民司空秀之子弘雅有遠識博學稽古自少知名御史中丞周弼見而歎曰頠若武庫五兵縱橫一時之傑也樂廣嘗與頠清言欲以理服之而頠辭語豐博廣笑而不言時人謂頠為言談之林藪累遷左僕射為趙王倫所害

仲宣獨步子建八斗　奇才

魏志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歸太祖辟侍中曹植與楊脩書曰今世作者可略而言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也孔璋陳琳字偉長徐幹字公幹劉楨字德璉應瑒字也志陳思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植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銅爵臺新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祖甚異之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文帝即位累封陳王薨注引謝靈運云天下才共有一石子建獨得八斗我得一斗自古及今同用一斗奇才博敢安有繼之

廣漢鉤距弘羊心計　吏才

前漢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遷京兆尹威名流聞其發姦擿伏如神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為人強力天性精於吏職尤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他人效者莫能及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銖兩之姦皆知之後上書告丞相魏相事失實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要斬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願代死竟坐腰斬百姓追思歌之至今前漢桑弘羊雒陽賈人子武帝時以心計用事年十三侍中與大農丞東郭陽化僅三人皆言利事析秋毫拜御史大夫昭帝時謀反伏誅

衛青拜幕去病辭第　大將

前漢衛青字仲卿其父鄭季河東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給事建章後拜車騎將軍擊匈奴以功封長平侯元朔中將三萬騎出高闕追匈奴右賢王得裨王十餘人眾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引兵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為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illegible]注衛青征匈奴絕大漠大克獲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故以[illegible]前漢霍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孺先與少兒通生去病及衛皇后立去病以后姊子年十八為侍中從大將軍征匈奴以功封冠軍侯驃騎將軍後置

奇字[illegible]

大司馬位去病秩祿與大將軍等去病為人少言不泄有氣敢往上嘗欲教之吳孫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上為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為也上益重愛之

酈寄賣友紀信詐帝　[illegible]

前漢酈寄字況高陽人丞相商之子與呂祿善及高后崩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周勃不得入乃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祿信之與出遊勃乃得入據北軍遂誅諸呂天下稱酈寄賣友前漢紀信為將軍項羽圍漢王滎陽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之是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濟叔不癡周兄無慧　排調

晉書王湛字處沖少有識度龍顙大鼻少言語初有隱德人莫能知兄弟宗族皆以為癡其父昶獨異焉閤門守靜不交當世沖素簡淡器量隤然有公輔之望兄子濟輕之嘗詣湛見牀頭有周易問叔父何用此為湛曰體中不佳時脫復看耳濟請言之因剖析玄理微

妙有奇慮皆濟所未圖武帝亦以甚疑每見濟輒詢之曰卿家曉
事死未濟常無以答又是又問濟曰臣叔殊不癡因稱其美帝曰誰
比濟曰上濟以下經歸以上仕至汝南內史[左氏傳]晉欒書中行
偃使荀瑩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周子有兄無慧不
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豆豆麥殊形
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癡

虞卿擔簦蘇章負笈　游說

[史記]虞卿游說之士躡蹻擔簦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
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前漢]蘇章字孺文北海人負笈
不仕於王莽皆注曰章
負笈追師不遠千里

南風擲孕商受斮涉　殘暴

[晉書]惠帝賈皇后名南風父充位三公初武帝欲為太子取衛瓘女
曰衛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衛家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賈
家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元后固請荀顗荀勖並稱充女之美乃定
婚南風妬忌多權詐太子畏憚之嬪御罕有進幸者性酷虐嘗手殺
數人或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地武帝怒將廢之荀勖等救得不廢
及立為皇后遂荒淫放恣專制天下威服內外相誅楊駿及汝南王
亮太保衛瓘楚王瑋等皆賂權專斷天下咸怨及太子廢趙王倫害
用衆怒始發后后潛殺太子以是衆望歸乃率兵入宮廢之矯詔
廢后為庶人尋殺之[書]泰誓曰斮朝
涉之脛注謂其脛耐寒斮而視之

廣德從橋君章拒獵　忤諫

[前漢]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以魯詩教授御史大夫蕭望之薦廣
德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後拜御史大夫為人溫雅有醞藉
及為三公直言諫爭元帝酎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
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
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
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後乞骸
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縣其安車傳子孫[後漢]郅惲字君章
汝南平西人明天文又曆數王莽時寇賊羣發惲至長安上書莽大怒
收繫詔獄劾以大逆猶以惲據經讖難即害之使近臣脅令自告狂
病不覺所言惲乃瞋目罵曰所陳皆天文聖意非狂人所能造會赦
出乃南遊蒼梧建武中為上東城門候帝嘗出獵夜還惲拒關不開
不受詔帝乃迴從東中門入明日惲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遊
田以萬民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
何書奏賜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再遷長沙太守

應奉五行安世三篋　捷悟

[後漢]應奉字世叔汝南南頓人少聰明自為兒童及長凡所經履莫
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為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
人及還太守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遺脫時人奇之嘗
至司隸校尉謝承書曰奉年二十時嘗詣彭城相袁賀賀時出行閉
門造車匠於內開扇出半面視奉奉去後數十年於路見車匠識而
問之[前漢]張安世字子孺少以父湯任為郎用善書給事尚書精
力於職休沐未嘗出武帝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
知之具作其事後購求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上奇其材擢為尚書
令昭帝立為右將軍光祿勳封富平侯事武帝二十餘年忠信謹厚
勤勞政事夙夜不怠宣帝時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安世為公侯食邑
萬戶身衣弋綈夫人自紡績家僮七百人
皆有手技作事治產業殖貨富於霍光

在當復絕倒玠嘗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色玠以敦豪與不群好居物上恐非忠臣求向史業京師人士聞其姿容觀者如堵會卒時謂被看殺 [晉書]王恭字孝伯太原晉陽人少有美譽清操過人自負才地高華有宰輔之望為佐著作郎歎曰仕宦不為宰相才志何足以騁累遷安北將軍為會稽王道子所害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嘗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昶窺見曰此真神仙中人也恭為性不弘闇於機會尤信佛法臨刑猶誦佛經

管仲隨馬 倉舒稱象　風悟

[韓非子]管仲隰朋從桓公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不難師於老馬與蟻今人不知以其愚心而師聖人之智不亦過乎 [魏志]鄧哀王沖字倉舒武帝子少聰察岐嶷五六歲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羣下莫能出其理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其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凡應罪戮而為沖微所辯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人太祖數對羣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卒

丁蘭刻木 伯瑜泣杖　孝行

[孝子傳]丁蘭河內人至孝母亡刻木為母事之蘭婦誤以火燒母面應時髮落如割 [說苑]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笞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他日得罪笞嘗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 十二國史俞作瑜

陳逵豪爽 田方簡傲　高抗

[世說豪爽]晉陳逵字道林住西岸都下諸人共送至牛渚陳多有理諸人欲共言折陳陳以如意拄頰望雞籠山歎曰孫伯符志業不遂於是竟坐不得談 伯符孫策字也 [史記]魏文侯伐中山使子擊守之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子方不為禮子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言不用則去之楚越若脫躧然奈何其同之哉子擊不懌而去

黃向訪主 陳寔遺盜　厚德

[謝承]後漢黃向豫章人嘗行於路拾得金囊乃訪主還之 [後漢]陳寔字仲弓潁川許人少作縣吏為都亭刺佐有志好學坐立誦讀縣令奇之聽受業太學後除太丘長修德清靜百姓以安吏白欲禁訟者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無訟者去官吏人追思之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至乃歎曰寧為刑罰所加不為陳君所短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稽顙歸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當由貧困令遺絹二匹自是一縣無復盜竊後累命不起卒于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衰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碑謚文範先生

麗儉鑿井 陰方祀竈　致福

[風俗通]麗儉六其父隨母流落後居盧里鑿井得銅遂富因求奴得老蒼頭於家數日蒼頭自言堂上母是我婦母問乃問之奴曰婦女氏女字阿宏左足下有黑子右腋下有赤誌如半樹大母因良翁也遂為夫婦如初時人謂曰盧里麗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後漢]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光烈皇后兄封原鹿侯顯宗時拜執金吾位特進其先出自管仲世奉其祀謂為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吾子孫必將強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韓壽竊香 王濛市帽　美姿

[晉書]韓壽字德真南陽堵陽人美姿貌善容止賈充辟為司空掾充每讌賓寮其女輒於青瑣中窺之見壽悅焉女大感想發於寤寐婢後往壽家具說女意并言其女光麗豔逸端美絕倫壽聞而心動令為通殷勤婢以白女女遂潛修音好厚相贈結呼壽夜入壽踰垣而至家中莫知時西域有貢奇香一著人則經月不歇帝甚貴之惟賜充及大司馬陳騫其女密盜以遺壽寮屬聞其芬馥稱之於充充意知女與壽通即以妻焉官至散騎常侍河南尹 [晉書]王濛字仲祖太原晉陽人哀靖皇后父也少放縱不羈不為鄉曲所齒晚節克已勵行有風流美譽善隸書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此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買之嫗悅其貌遺以新帽時人以為達終司徒長史

勾踐投醪 陸抗嘗藥　餉遺

[古列女傳]楚子發攻秦軍絕糧士卒升分菽粒而食之子發朝夕芻豢黍粱大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

句踐之伐吳與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軍士分而食之其不足踰嚥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升分寂粒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子非吾子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然後內之

【吳志】陸抗字幼節丞相遜次子孫晧時晉平南將軍羊祜鎮南夏后城以西盡為晉有降者不絕祜增修德信以懷初附吳人悅服稱羊公不名祜與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鴆人者時談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

孔愉放龜張顥墮鵲　相印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也永嘉中愉為參軍應召為丞相掾夕除附為都尉參丞相軍事時年已五十矣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愉嘗行經餘不亭見籠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及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印工以告愉乃悟遂佩焉【搜神記】張顥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近地令人摘之化為石顥椎破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顥上之藏官後議郎汝南樊衡夷上言堯舜時舊有此官今天降印宜可復置

田豫儉素李恂清約　素約

【魏志】田豫字國讓為并州刺史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下士【後漢】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教授諸生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召為從事後拜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

義縱攻剽周陽暴虐　酷吏

【前漢】義縱河東人少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為群盜縱有姊以醫幸王太后太后問有子兄弟為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太后乃告上上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補上黨郡縱以鷹擊毛摯為治將周陽由為郡守二千石中最為暴虐驕恣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治之后都尉疾之

孟陽擲瓦賈氏如皐　醜士

【晉書】張載字孟陽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載性閑雅博學有文章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經劍閣載以蜀人恃險好亂因著銘以作誡益州刺史張敏奇之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鐫之於劍閣山焉仕至中書侍郎載甚醜每行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左氏傳】叔向適鄭鬷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而上曰昔賈大夫惡娶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皐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汝遂不言不笑

顏回簞瓢仲蔚蓬蒿　守道

【論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高士傳】張仲蔚扶風平陵人明天官博物善屬文好詩賦常居窮素所處蓬蒿沒人閉門養性不治名利清高時人莫知惟劉龔知之終身不仕三輔重焉

糜竺收資桓景登高　異感

【蜀志】糜竺字子仲東海朐人仕先主累拜安漢將軍【搜神記】曰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十里路見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得不燒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家盡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續齊諧記】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累年長房謂之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急宜去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以繫臂登高山飲菊酒此禍可消景如言舉家登高夕還見雞犬牛羊一時暴死長房聞之曰代之矣今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飲菊酒帶茱萸囊蓋是也

雷煥送劍呂虔佩刀　識鑒

【晉書】初吳之未滅斗牛間常有紫氣道術者皆以吳方強盛未可圖惟張華以為不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華聞豫章雷煥妙達緯象乃要煥宿屏人共尋天文登樓仰觀煥曰惟斗牛間有異氣乃寶劍之精上徹於天耳華問在何郡曰在豫章豐城華即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掘獄屋基得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泉二曰太阿其夕氣不復見煥遣使送一與華留一自佩或曰得兩送一張公可欺乎煥曰本朝將亂張公當受其禍此劍當繫徐君墓樹耳靈異之物終當化去華得劍報煥書曰詳觀劍文乃干將也莫邪何不至雖然天生神物終當合耳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子華為州從事持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人沒水取之不見劍但見兩龍各長數丈蟠縈有文章沒者懼而反須臾光彩照水波浪驚沸於是失劍【魏志】呂虔字子恪任城人遷徐州刺史請王祥為別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知能任賢初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為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為三公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覽後奕世多賢才興於江左

布衣由是縉紳之徒莫不廢其德宇【魏志】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
人少時人莫知唯閻忠異之謂詡有良平之奇後拜尚書典選舉多
所匡濟文帝時為太尉荀勗別傳曰晉司徒闕武帝問勗答曰
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其次昔魏文帝用賈詡孫權笑之

何晏神伏　郭奕心醉　賞鑒

【魏志】王弼山陽人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年二十餘卒何
劭為其傳曰弼字輔嗣為尚書郎時裴徽為吏部郎弼未冠往造焉
徽一見異之問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然聖人莫肯致言而老子
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
者也故常言無所不足何晏為吏部尚書甚奇弼歎曰仲尼稱後生
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乎舊云神伏出世說無載【晉】郭
奕字大業太原陽曲人高爽有識量為所推先見阮咸心醉不覺歎
焉山濤稱其高簡有雅量太康中為尚書有重名朝臣皆出其下

常林帶經　高鳳漂麥　好學

【魏志】常林字伯槐河南溫人避地上黨耕種山阿當時旱蝗林獨豐
收盡呼比鄰升斗分之仕至光祿大夫魏略曰林少單貧自非手力
不取之於人性好學漢末為諸生帶經耕鉏其妻常自餉之雖在田野相
敬如賓【後漢】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家以農為業鳳專精誦讀書

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天雨暴至而鳳持竿誦經不
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方悟後為名儒年老執志不倦太守連召請
恐不得免乃詐與寡嫂訟田後
鄉自言刑公事託病隱身漁釣

孟嘉落帽　庾敳墮幘　放曠

【晉書】孟嘉字萬年江夏人少知名為征西相溫參軍溫甚重之九月
九日溫燕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吹嘉帽墮落嘉
不之覺溫使左右勿言欲觀其舉止嘉良久如廁溫令取還之命孫
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嘉還見即答之其文甚美嘉好酣飲愈多不亂
溫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
竹竹不如肉何也答曰漸近使之然【晉書】庾敳字子嵩潁川鄢陵
人長不滿七尺而腰帶十圍雅有素鑒參東海王越軍事轉軍諮祭
酒時劉輿見任於越人士多為所構唯敳縱心事外無迹可間後以
其性儉家富說越令就換錢千萬冀其有吝因此可乘越於衆坐中
問敳敳頹然已醉幘墮几上以頭就穿取徐答云下官家故有兩千
萬隨公所取輿於是乃服越甚悅因曰不可
以小人之慮度君子之心後石勒殺害

龍逢板出　張華台坼　書讖

【晉注】引論語陰讖曰庚子之日金板赴書出地庭中曰臣族虐王
禽宋均曰謂殺關龍逢之族庚子之日庭中地有此板與也濂同姓
稱族虐王王殺我必見禽也【晉書】張華字茂先范陽方城人學業
優博辭藻溫麗器識弘廣初未知名著鷦鷯賦阮籍見之曰王佐才
也由是聲名始著晉受禪拜黃門侍郎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
諸掌武帝嘗問漢宮室制度應對如流聽者忘倦數歲拜中書令贊
成伐吳之計封廣武縣侯名重一世衆所推服緣與当甚得台輔之
望惠帝時拜中書監盡忠匡輔彌縫補闕雖當闇主虐后之朝而海
內晏然華之功也進司空第舍及省監數有妖怪少子韙以中台星
坼勸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玄遠惟修德以應耳不如靜以待之以
俟天命竟之以忠正為趙王倫孫秀等矯詔害之朝野悲痛華性好
人物上有一介之善為之延譽雅愛書籍身徙居載書三十乘天下
奇秘世所稀有者悉在華
所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董奉活燮　扁鵲起虢　神醫

【神仙傳】董奉字君異侯官人杜燮為交州刺史得毒病死三日奉時
在南方乃往以三丸藥內其口中令人舉其頭搖消之食頃燮開口
動手足顏色還半日能起坐遂活奉居廬山下居為人治病不取錢
物使病愈者為種杏一株杏數年有數十萬株鬱然成林杏子大熟奉

於林中作倉宣語欲買杏者但自取之一器穀得一器杏每穀少而
取杏多者有虎逐之有偷杏虎逐齧死家人知送杏還死者即活自
是買杏者自平量之不敢欺奉以所得糧穀賑救貧窮供給行旅民
間傳百年乃昇天顏色常如年三十時也【史記】扁鵲勃海鄭人姓
秦名越人少時長桑君奇之出其懷中藥予之飲乃悉取其禁書予
之忽然不見扁鵲以此視病盡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脈為名耳後過
虢虢太子死扁鵲曰臣能生之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
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齊和煑之以
更熨兩脅下太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故天下盡以
扁鵲為能生死人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雒陽聞周人愛
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兒醫隨俗為變
秦太醫令李醯自知技不如扁鵲使人刺殺之至今言脈者由扁鵲

寇恂借一　何武去思　賢守

【後漢】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光武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謂
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堅守轉運給足軍糧率
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後拜潁川太守入為執金吾明年
潁川盜賊起帝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
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即日車駕南征從至潁川盜賊悉降而
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

吏人受納餘降猶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於朋友故人云
從吏士常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可獨享乎時人歸其長者以爲有
宰相器 前漢何武字君公蜀郡郫人舉賢良對策拜諫大夫成帝
時累進大司空爲人仁厚好進士獎稱人善爲楚内史後兩與在沛
郡後兩唐及爲公卿薦之朝廷世以此多焉然疾朋黨問文吏必於
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
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後爲御史大夫免官王莽爲宰
衡陰誅不附己者見誣自殺所薦爲府舍所謂林遺也

韓子孤憤 梁鴻五噫 咸宥

史記韓非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歸本於黄老爲人口吃
不能道說而善著書與李斯俱事荀卿非見韓之削弱數以書諫韓
王王不能用於是觀往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内外儲說林說難十
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
恨矣後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毀之王下吏治非斯使人遺
藥使自殺 後漢梁鴻受業太學家貧尚節介博覽不爲章句
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後娶孟氏隱霸陵山中以
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因東出關過京作五噫之歌曰陟彼
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
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名居齊魯之間後至吳依大

家皋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鴻前仰視舉案齊眉
伯通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舍之於家鴻潛
閉著書十餘
篇卒於吳

蔡琰辯琴 王粲覆棊 巧藝

後漢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邕之女博學有才辯妙於音律蒙注云琰
年九歲邕夜鼓琴絃絶琰曰第二絃邕故絶一絃以問之琰曰第
四絃邕曰偶得之耳琰曰昔季札觀風知國之存亡師曠吹律識南
風之不競以此推之何不知也 魏志王粲累拜侍中博物多識問
無不對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
之不失一字觀人圍棊局壞粲爲覆之棊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
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此性善筭作筭術畧
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
思亦不能加也典畧曰粲既才高辯論應機鍾繇王
朗等雖爲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閣筆不能措手

西門投巫 何謙焚祠 嚴厲

史記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豹到問民所疾苦長老曰苦爲河伯
娶婦以故貧俗諺不爲娶婦水來漂溺人民豹曰至時幸來告吾亦
往送女至其時豹往會河上三老官屬豪長者里父老皆會其巫老
女子從弟子女十人皆衣繒單衣立大巫後豹呼河伯婦視之曰是
女不好煩大巫嫗爲報河伯更求好女使吏卒抱大巫嫗投之河中
有頃曰何久也弟子趣之凡投三弟子豹曰巫嫗女子不能白事煩
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河中豹簪筆磬折嚮河立良久又曰三老
不還欲使廷掾與豪長者一人入趣之皆叩頭血流豹曰狀河伯留
客之久若皆罷去吏民大驚恐從事不敢復言河伯娶婦豹即發民
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皆得水利民人足富豹名聞天下澤流
世 晉書何謙字恭子東海人從謝玄征伐驍果
多權略舊注云謙不畏神祠遇有靈廟皆焚之

孟嘗還珠 劉昆反火 良吏

後漢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遷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
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並多貪穢詭人採求
不知紀極珠漸徙於交阯郡界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於道
嘗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
通稱爲神明徵還吏民攀車請之乃夜遁去隱處自耕鄰縣士民慕
德就居止者百餘家 後漢劉昆字桓公陳留東昏人建武初除江
陵令時縣連年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能降雨止風徵拜弘農太守
先是崤黽驛道多虎災行旅不通昆爲政三年仁化大行虎皆負子

渡河帝異之徵爲光祿勳詔問昆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
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偶然耳左右笑其質訥帝歎曰
此長者之言
命書諸策

姜肱共被 孔融讓果 友義

後漢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與弟仲海季江俱以行孝著聞其友
愛天至常共臥起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學者至千餘人二
弟名聲相次皆不應徵聘肱嘗與季江夜遇盜欲殺之兄弟更相爭
死遂兩釋焉桓帝徵不至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以被韜面竟不得
見之後隱遯遠浮海濱鼠伏賣卜給食還卒於家弟子劉操頌德謝
丞書曰肱性篤孝事繼母年少嚴厲肱感凱風之孝兄弟同被而寢
不入房室以慰母心 後漢孔融字文舉魯國人孔子二十世孫幼
有異才十歲隨父詣京師時河南尹李膺簡重不妄接士自非當世
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融造門曰我是李君通家子弟門者言之
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舊恩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李老
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衆坐歎息太中大夫陳
偉後至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慧乎膺
大笑曰高明必爲偉器融家傳曰兄弟七人融第六四歲時與諸兄
共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

之奇

端康相代　亮陟隔坐　世官

三輔決錄韋康字元將京兆人父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孔融嘗與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仲將名誕有文才善屬辭章官至光祿大夫吳錄紀陟字子上丹陽人吳主孫休時其父亮為尚書而陟為中書令每朝會詔以屏風隔其坐舊注引宜城記云隔以雲母屏風陟誤作陡

趙倫瘤怪　梁孝牛禍　妖孽

晉書趙王倫字子彝宣帝第九子拜車騎將軍諂事中宮大為賈后所親信嬖人孫秀構害愍懷太子遂廢賈后為庶人倫矯詔自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秀封大郡據兵權百官總己聽於倫倫素庸下無智策受制於秀秀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無求於倫秀起自琅邪小史累官於趙國以諂媚自達既執權衡遂恣其姦謀多殺忠良以逞私欲倫僭即帝位以秀為中書監驃騎將軍餘同謀者超越階次奴卒廝役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坐時人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倫祠太廟遇大風飄折麾蓋時有雉入殿中又於殿中得異鳥

問皆不知名累日倫夕宮西有素衣小兒言是服劉鳥倫使錄小兒并鳥閉置牢室明日開視戶閉如故並失所在倫目上有瘤時以為妖焉尋從伍賜死前漢梁孝王武文帝子景帝初入朝是時上未置太子與王宴飲從容言曰千秋萬歲後傳於王王心內喜後復入朝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及栗太子廢太后心欲以王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帝王怨盎陰使人刺殺之上由此怨望於王益疏之後入朝欲留弗許歸國意不樂北獵梁山有獻牛足上出背上王惡之病甍王不死時財巨萬及死藏府黃金尚四十餘萬斤他財物稱是贊曰怡親亡厭牛禍告罰

桓典避馬　王尊叱馭　威名

後漢桓典字公雅沛郡龍亢人大傅榮玄孫拜侍御史時宦官秉權典執正無所回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為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後以忤宦官七年不調獻帝時為光祿勳前漢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牧羊澤中勤學問能史書略通尚書論語大義稍遷益州刺史先是王陽為刺史行部至邛郲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居郡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後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

金隄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請以身塡金隄[illegible]吏民奏狀天子嘉之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二十斤李[illegible]吏民紀之[illegible]尊誤作遵

鼂錯峭直　趙禹廉倨　嚴厲

前漢鼂錯潁川人學申商刑名以文學為太常掌故錯為人峭直刻深孝文時舉賢良對策高第遷中大夫孝景即位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所更令三十章諸侯讙譁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問袁盎盎素不好錯對曰方今計獨有斬錯赦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上默然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下後丞相等劾奏錯欲疏羣臣人逆無道當要斬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前漢趙禹漦人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遷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吏傳相監司以法盡自此始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嘗中廢已為廷尉以壽卒

亮遺巾幗　備失七箸　知術

晉書宋葛亮帥衆十餘萬出斜谷壘于郿之渭水南原天子遣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受宣帝節度朝廷以亮遠寇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

其變亮數挑戰帝不出因遺帝巾幗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乃遣衛尉辛毗杖節以制之亮復挑戰帝將出兵以應之毗杖節而立軍門帝乃止對壘百餘日會亮卒先是亮使至帝問諸葛公食可幾何對曰三四升次問政事曰二十罰已上皆自省覽帝曰其能久乎亮如其言漢晉春秋曰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王追焉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而出入谷然後發喪宣王之退百姓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或以告王王曰吾便料生不便料死也蜀志先主劉備字玄德涿郡涿縣人漢中山靖王勝之後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遙望見童童如小車蓋或謂當出貴人先主少時與諸小兒於樹下戲曰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先主垂手下膝顧自見其耳好交結豪俠年少爭附之靈帝末黃巾起州郡各舉義兵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累遷豫州牧從曹公還許曹公從容謂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先主方食失七箸本初袁紹字

張翰失意　陶潛歸去　歸休

晉書張翰字季鷹吳人有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既入洛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

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或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晉陶潛字元亮潯陽人大司馬侃曾孫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真自得為鄉鄰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時人謂之實錄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鄉里小人邪解印綬去縣乃賦歸去來後徵著作郎不就又不營生業遇酒則飲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魏儲南館　漢相東閣　延納

魏文帝諱丕字子桓為太子時常與元城令吳質書其略曰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博弈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沉朱李於寒水皦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將軍

前漢公孫弘菑川薛人少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立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免歸後復徵賢良文學對策天子擢為第一召見容貌甚麗拜博士待詔金馬門稍遷至丞相封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時上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弘自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諸嘗有隙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

楚元置醴　陳蕃下榻　禮賢

前漢楚元王交字游高祖少弟好書多材藝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及封楚王以穆生等為中大夫敬禮申公等穆生不嗜酒每置酒常為穆生設醴及元王薨後至孫戊即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為道之存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與久處遂謝病去申公白公獨留王稍淫暴二人諫不聽胥靡之

後漢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嘗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甚奇之後為樂安太守時李膺為青州刺史名有威政屬城聞風皆自引去蕃獨以清績留郡人周璆字孟玉高潔之士前後郡守招命不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為置一榻去則懸之後為豫章太守以禮請徐稺署功曹性方峻不接賓客惟稺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靈帝初為太傅錄尚書事與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事泄見害

廣利泉涌　王霸冰合　助順

前漢李廣利發屬國六千騎及郡國惡少年數萬人以往至貳師城取善馬故號貳師將軍敗於貳師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

後漢王霸字元伯潁川潁陽人從光武為功曹令史光武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即南馳聞郎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令霸往視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即詭曰冰堅可渡官屬皆喜光武笑曰候吏果妄語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未畢數騎而冰解上謂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又謂官屬曰王霸權以濟事殆天瑞也以為軍正後至上谷太守

孔融坐滿　鄭崇門雜　好客

後漢孔融好學博涉多該覽為北海相時袁曹方盛而融無所附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疏意廣迄無成功劉備表領青州刺史後為少府拜太中大夫性寬容少忌好士喜誘益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門常歎曰坐上客恒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為己過海內英俊皆信服之曹操既積嫌忌而郗慮揣成其罪遂見害魏文帝意好融文辭每歎曰揚班儔也

前漢鄭崇字子游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徙平陵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崇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太后大怒又諫董賢貴寵過度由是重得罪尚書令趙昌佞諂害崇奏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竟死獄中

張堪折轅　周鎮漏船　廉吏

後漢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世祖即位拜蜀郡太守又遷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樂為用匈奴嘗以萬騎入漁陽堪擊破之郡界以靜乃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公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計掾進曰張堪昔在蜀仁以惠下威能討奸

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湛未職之月桑柘
騬車布被囊而已帝聞歎息 蕭注引世說開熹能臨川泊清渓者
王丞相導往看之時夏暑雨船使小又大漏殆無坐
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啓用之今本無載

郭伋竹馬劉寬蒲鞭　賢守

後漢郭伋字細侯少有志行王莽時爲幷州牧建武中復爲牧伋前在幷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竹馬於道次迎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對曰聞使君至喜故來奉迎伋辭謝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計日告之既還先期一日伋爲違信於諸兒遂止野亭須期方入 後漢劉寬字文饒弘農華陰人桓帝時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吏人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靈帝時爲太尉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常令講經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對曰臣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重其言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寬遽收之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其性度如此海內稱爲長者

許史侯盛韋平相延　世閥

前漢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爲霍光夫人顯所毒崩及元帝爲太子追封后父廣漢爲平恩侯其弟舜爲博望侯延壽爲樂成侯許氏侯者三人 廣漢薨無子嘉爲平恩侯宣帝以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即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後亦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武帝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武帝末巫蠱事起皇太子及良娣史皇孫皆遭害皇孫有男號皇曾孫後登位是爲宣帝而良娣母及兄恭已死乃封恭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玄爲平臺侯及高子丹以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大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 前漢韋賢及子玄成皆爲丞相平當字子思平陵人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輒傅經術言得失文雅雖不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哀帝時爲丞相上召欲封當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可強起受侯印爲子孫邪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責矣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爲子孫也遂乞骸骨上賜養牛一 上尊酒十石月餘卒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漢興
韋平父子至宰相

雍伯種玉黃尋飛錢　神仙

搜神記 羊公雍伯洛陽人性篤孝父母亡葬無終山遂家焉山高無水公汲作義漿於坂頭行者皆飲之三年有一人就飲以斗石子與之云玉當生其中後當得好婦言畢不見乃種其石數歲時時往視見玉子生北平徐氏有女人多求不許公試求焉徐氏戲云得白璧一雙來當爲婚公至所種石中得五雙以聘遂以女妻之天子異之拜爲大夫於種玉處四角作大石柱各一丈中央一頃地名曰玉田 幽冥錄 海陵黃尋先貧因大風雨散飛錢至其家錢籬園誤落者無數餘處皆拾得富至數千萬號名江北

王允千里黃憲萬頃　器度

後漢王允字子師太原祁人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遂與定交允少好大節有志於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三公並辟以司徒高第爲侍御史獻帝時爲司徒及董卓遷都關中朝政大小悉委於允允矯情屈意每相承附卓亦推心不疑故得扶持王室於危亂之中臣主內外莫不倚恃允見卓禍毒已兆密與司隸黃琬等謀共誅之允性剛稜疾惡初懼卓暴很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伏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群下不甚附之反爲卓將李傕所殺 後漢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世貧賤父爲牛醫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閬不宿而退從憲累日方還或問之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

後舉辟無所
就奉高器字

虞騤才望戴淵峯穎　名賢

晉書 虞騤字思行會稽餘姚人歷吳興太守王導嘗謂曰孔愉有公才而無公望丁潭有公望而無公才兼之者其在卿乎官未達而喪時人惜之 世說 戴淵少遊俠嘗在江淮間攻掠陸機赴假還洛輜重甚盛淵在岸上據胡床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神姿峯穎雖處鄙事神氣尤異機於船上遙謂之曰卿才如此亦復作劫邪淵泣涕投劍而歸辭厲非常機彌重之便與定交

史魚黜殯子囊城郢　屍諫

家語 衛大夫蘧伯玉之賢靈公不用彌子瑕不肖反任之史魚驟諫不從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蘧伯玉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其父言告公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命之殯於客位進伯玉退子瑕孔子聞之曰古之列諫者死則已矣未有若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不謂直乎 左氏傳 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初楚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若

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請爲靈若厲及立子蔑曰君命以共請謚之共共王卒郢未有城郭築城未訖會子囊疾未暇以寄書

意見

戴封積薪耿恭拜井　德政

後漢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舉賢良方正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西華令汝潁有蝗災獨不入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及去境亦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遷中山諸縣囚四百餘人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剋期日皆無違者官至太常　後漢耿恭字伯宗扶風茂陵人少慷慨多大略有將帥才永平中爲戊己校尉屯金蒲城匈奴攻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創皆沸遂大驚相謂曰漢兵神真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旁有澗水可固引兵據之匈奴復來攻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歎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後[illegible]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illegible]

[illegible]

汲黯開倉馮驩折券　[illegible]

前漢汲黯字長孺濮陽人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至黯十世世爲卿大夫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爲謁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後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無爲引大體不拘文法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武帝曰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視之丞相弘宴見上或時不冠至黯不冠不見也　戰國策齊人有馮驩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田文願寄食門下君受之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其劍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爲之駕比門下之車客後復彈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後孟嘗君出記問門下客誰能爲文收責於薛者馮驩署曰能驩治裝載券契而行辭曰責畢收以何市而反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驩之薛召諸民當償者悉來合券以責賜民因燒其券民稱萬歲反齊見君曰臣竊計君宮中積珍寶狗馬實外廏美人充下陳所寡有者義耳竊爲君市義矯命以責賜諸民因燒其券乃臣所以爲君市義後君就國於薛民扶老攜幼迎道中君顧謂驩曰先生所爲文市義乃今見之

齊景駟千何曾食萬　袁希

論語齊景公有馬千駟　晉書何曾字穎考陳留陽夏人少好學博聞仕魏爲司徒武帝踐阼拜太尉曾性至孝閨門整肅自少及長無聲樂嬖幸之好年老與妻相見皆正衣冠相待如賓然性奢豪務在華侈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太官所設帝輒命取其食蒸餅上不坼作十字不食食日萬錢猶曰無下箸處劉毅等數劾奏曾侈汰無度帝以其重臣一無所問

顧榮錫炙田文比飯　鄧士

晉書顧榮字彥先吳人弱冠爲黃門侍郎吳平二陸同入洛號三俊遷廷尉正及趙王倫篡位倫子虔爲大將軍以榮爲長史初榮與同僚宴飲見執炙者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啖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及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元帝時從散騎常侍　史記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孽孫父嬰爲齊相卒文代立封萬戶於薛招致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嘗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文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剄士以此多歸之文後相齊湣王湣王欲去之乃如魏魏昭王以爲相於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爲諸侯無所屬襄王與連和卒當孟嘗君

稚珪蛙鳴彥倫鶴怨　高逸

南史孔稚珪字德璋會稽山陰人齊明帝時爲南郡太守珪風韻清疏好文詠飲酒七八斗不樂世務居宅盛營山水憑几獨酌無雜事門庭之內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之曰欲爲陳蕃乎珪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群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慚色仕至散騎常侍舊本作稚圭　南史周顒字彥倫宋元徽中爲剡令音辭辯麗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入齊終國子博士兼著作太學諸生慕其風爭事華辯始著四聲切韻行於時初隱鍾山及出爲縣令孔稚珪過鍾山草堂一作北山移文其辭有曰蕙帳空兮夜鶴怨山人去兮曉猿驚

廉頗負荊須賈擢髮　請謝

史記廉頗爲趙將藺相如拜上卿位在頗右頗曰我爲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相如徒以口舌爲勞位居我上又素賤人吾羞爲之下

宣言曰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每朝時常稱病不欲與頗爭
列已而出望見頗引車避匿舍人諫曰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恐懼
甚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相如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
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吾雖駑獨畏廉將軍
哉顧念强秦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鬭勢不
俱生吾所以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
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卒相與驩為刎頸之交
【史記】范睢魏人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
中大夫須賈賈使齊睢從齊襄王聞睢辯口乃使人賜金及牛酒賈
怒以為睢持魏國陰事告齊既歸以告魏相魏相怒使舍人笞擊睢睢
佯死即卷以簀置廁中賓客醉更溺之會齊醉睢告守者得出亡伏
匿更名姓曰張祿復見秦謁者王稽稽知睢賢載入秦言於昭王王
拜為客卿遂為相封應侯賈後使秦睢微行敝衣步見賈賈驚曰范
叔無恙乎留與坐飲食取綈袍賜之睢取大車駟馬為賈御入相府
乃先入賈待良久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乃吾相
張君也賈大驚乃肉袒膝行謝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
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
之地唯君死生之擢賈之髮以續罪尚未足睢曰汝罪有三耳然所
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
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

孔翊絕書申嘉私謁　方正

【晉先賢傳】孔翊字□□為洛陽令置水於庭得私書投水中一
無所發　【前漢】申屠嘉梁人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擊項籍遷為丞相嘉
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時鄧通方愛幸居上旁有怠慢之禮
嘉奏曰陛下幸愛群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罷朝
坐府中為檄召通詣丞相府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上上曰汝第往
吾今使人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嘉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
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出血不
解上度丞相已困通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乃釋之

淵明把菊直長望月　高逸

【南史】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江州刺史王弘欲識之不能
致潛嘗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要之潛有脚疾
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轝及至欣然共飲先是顏延之在潯陽與潛情
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潛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酒
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之逢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
而後歸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卒諡靖
節先生其妻翟氏志趣亦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鉏於後云【晉
書】劉惔字真長沛國相人少清遠有標奇與母寓居京口家貧織芒
屩以為養雖蓽門陋巷晏如也王導深器之後稍知名故雅善言理
簡文作相與王濛並為談客俱蒙上賓見累遷丹陽尹為政清整
門無雜賓桓溫嘗問會稽王談更進邪惔曰極進然故第二流耳溫
問第一復誰曰故在我輩其高自標置如此舊注云惔夜在簡文座
欣然歎曰清風朗月恨無
玄度玄度高士許詢也

子房取履釋之結韈　優老

【前漢】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嘗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直墮其履圯下謂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毆之為其老彊忍下取履
因跪進父以足受之笑去復還曰孺子可教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
良跪曰諾及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後五日蚤會五
日雞鳴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去後五日蚤來五日良夜半往有頃父
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
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旦日視其書迺太
公兵法良異之常習誦後從高帝過濟北果得黃石取而寶祠之良
死并葬焉初良數以兵法說高祖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以
為天授遂從不去良多病未嘗特將兵常為畫策臣及封功臣良未
嘗有戰鬭功帝曰運籌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迺封為留侯
【前漢】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以訾為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亡所知名後拜廷尉持議平天下稱之王生者善為黃老言嘗召居
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韈解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韈釋之跪而
結之或讓王生獨奈何廷辱張廷尉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亡益
於張廷尉廷尉天下名臣吾聊使結韈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
而重
釋之

郭丹約關祖逖誓江　銳志

【後漢】郭丹字少卿南陽穰人幼孤孝順後母哀憐之為鬻衣裝買產
業後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乃慨然歎曰丹不乘使者車終不出
關至京師常為都講諸儒咸敬重之後更始徵為諫議大夫持節使
歸南陽安集受降果如其志建武中辟舉高第累轉司徒在朝廉直
公正與侯霸杜林張湛郭伋齊名相善【晉書】祖逖字士稚范陽
遒人博覽書記該涉古今京師亂避地淮泗元帝以為軍諮祭酒逖
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還奮威將軍豫州刺史仍將本流徙部
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
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淮陰起鑄冶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
進逖愛人下士雖疏交賤隸皆恩禮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為晉土
未幾病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為之立祠冊贈
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

賈逵問事許慎無雙　名儒

[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弱冠能誦左氏傳及五經本文以大夏侯尚書教授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俶儻有大節尤明左氏傳國語爲之解詁永平中獻之拜爲郎與班固並校祕書應對左右後爲侍中領騎都尉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學者宗之後世稱爲通儒　[後漢]許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性淳篤博學經籍馬融常推敬之時人爲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撰爲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皆傳於世

婁敬和親白起坑降　經畧

[前漢]高祖在洛陽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比隆哉然取天下與周異且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此亦搤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即日駕西都關中賜敬姓劉氏拜郎中號奉春君封建信侯是時冒頓單于兵強控弦四十萬騎數苦邊上患之問敬敬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必慕以爲閼氏生子必爲太子冒頓在固爲子壻死外孫爲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上欲遣長公主呂后泣曰妾唯一太子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乃取家人子爲公主妻單于使敬往結和親約　[史記]白起郿人善用兵事秦昭王號武安君秦攻趙趙軍數挑戰趙將廉頗堅壁不出秦使人爲反間曰秦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趙王既怒頗數敗復聞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使起爲上將軍括至擊秦軍秦軍佯敗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秦發河內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不能出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起以爲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盡坑殺之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蕭史鳳臺宋宗雞窗　仙蹟

[列仙傳]蕭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白鶴居數年吹似鳳聲鳳凰來止其屋公作鳳臺夫婦止其上不下數年一日皆隨鳳凰飛去故秦人作鳳女祠雍宮中時有簫聲　[幽冥錄]晉兗州刺史沛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雞愛養甚至常著窗間後雞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說終日不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

王陽囊衣馬援薏苡　名謗

[前漢]王吉字子陽子駿孫崇並至御史大夫崇平帝時爲大司空自吉至崇世名清廉然材器名稱稍不能及父而祿位彌隆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爲鮮明而亡金銀錦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畜積餘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後漢]馬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卒後有人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　[吳]祐傳吳恢爲南海太守其子祐年十二隨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囊衣徼名嫌疑之間先賢所慎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劉整交質五倫十起　衍証

[南史]劉整仕梁除中軍參事初整兄寅爲西陽內史卒其子得數僮仕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范未還整怒仍自來取車帷爲質范詣臺訴御史中丞任昉論曰昔人睦親衣無常主整之撫姪貧有故人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祏帷交質人之無情一何至此傳薄義所不容社[illegible]所共棄臣請免整官付廷尉治罪　[後漢]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爲京兆主簿領長安市時鑄錢多姦巧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每讀詔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下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己道不同故耳建武永平閒爲會稽蜀郡守肅宗初立擢司空倫奉公盡節數上書言事無所依違性質慤少文采在位以貞白稱時人方之貢禹然少蘊藉不修威儀亦以此見輕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亦不能忘而亦終不用吾兄子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致仕罷以二千石奉終其身

張敞畫眉謝鯤折齒　風流

[前漢]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爲京兆尹長安市偷盜尤多敞視事窮治所犯盡行法罰枹鼓稀鳴市無偷盜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然無威儀時罷朝會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憮有司以奏宣帝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後爲冀州刺史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原郡清　[晉書]謝鯤字幼輿陳國陽夏人少知名通簡有高識不修威儀東海王越辟爲掾任達不拘坐除名鯤清歌鼓琴不以屑意

鄭家高氏女有美色鯤嘗挑之女投梭折其兩齒時人爲之語曰任達不已幼輿折齒鯤聞之傲然長嘯曰猶不廢我嘯歌後爲王敦長史嘗使至都明帝在東宮見之甚相親重問曰論者以君方庾亮自謂何如答曰端委廟堂使百寮準則鯤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人終豫章太守

盛彥感蠐姜詩躍鯉　孝感

晉書盛彥字翁子廣陵人母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疾久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開仕吳中書侍郎吳平爲小中正　後漢姜詩廣漢人事母至孝妻龐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値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乂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其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初舉孝廉拜郎中除江陵令

宗資主諾成瑨坐嘯　民望

後漢桓帝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即位擢爲尚書時同郡河南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各樹朋徒尤隙漸成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二郡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民黨事始自甘陵周福汝南宗資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衍皆天下
下善士伯武之類皆守也舊本宗誤作宋

伯成辭耕嚴陵去釣　高隱

莊子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耕　後漢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與光武同游學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進膳車駕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臥所撫光腹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歎息而去復引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子陵共臥耳除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

董遇三餘譙周獨笑　篤學

魏略董遇字季直性質訥好學與兄季中采稆負販常挾持經書投閒習讀明帝時官至大司農初遇作老子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爲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云必當先讀百遍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蜀志譙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耽古好學家貧未嘗問産業誦讀典籍欣然獨笑以忘寢食研精六經尤善書禮頗曉天文遷光祿大夫位亞九列及魏大將軍鄧艾入陰平後主使羣臣會議計無所出或以爲蜀與吳本爲和國宜可奔吳或以爲南中七郡阻險斗絕易以自守宜可奔南唯周以爲自古無寄他國爲天子者乃上疏諫遂從周策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時晉文王爲魏相國以周有全國之功封陽城亭侯晉室踐祚除散騎常侍不拜

將閭仰天王淩呼廟　死節

史記秦公子將閭昆弟三人二世胡亥信趙高之讒囚於內宮議其罪使使令將閭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閭曰闕廷之禮吾

未嘗敢不從賓贊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閭仰天大呼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
魏志王淩字彥雲太原祁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累遷太尉假節鉞謀廢齊王立楚王彪嘉平三年詐言吳人塞涂水請發兵以討之司馬宣王知其計不聽自帥中軍泛舟到甘城淩計無所出乃迎于武丘面縛水次曰淩若有罪公當折簡召淩何苦自來邪宣王曰以君非折簡之客故耳即以淩歸于京師道經賈逵廟淩呼曰賈梁道王淩是大魏忠臣唯爾有神知之至
項仰鴆而死六月宣王疾夢淩逵爲祟遂薨

二疏散金陸賈分橐　恩賚

前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兄子受字公子宣帝時廣爲太子太傅受爲太子少傅每朝因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後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豈如歸老故鄉以壽命終父子遂乞骸骨上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金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既歸鄉里日具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以供具或勸買田宅廣曰吾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供衣食此金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

餘月[illegible]人悅服皆以壽終

前漢陸賈楚人有口辯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賈賜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雖結其明見賈賈因說佗佗蹶然起謝賈留與飲數月賜賈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賈令佗稱臣奉漢約歸報高帝大說拜太中大夫孝惠時病免以好畤田地善往家焉有五男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琴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後為陳平畫策事平用其計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呂氏立孝文賈頗有力以壽終

慈明八龍禰衡一鶚　賞鑒

後漢荀爽字慈明潁川潁陰人父淑字季和舉賢良方正對策譏刺貴幸出補朗陵侯相莅事明理稱為神君有子八人儉緄靖燾汪爽肅專並有名稱時人謂八龍爽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經書慶弔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為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獻帝即位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不得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拜司空爽自被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因從遷都長安爽見卓忍暴必危社稷辟舉才略之上將共圖之會病薨

後漢禰衡字正平平原般人少有才辯尚氣剛傲好矯時慢物游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於刺字漫滅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衡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焉能從屠沽兒耶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廚請客唯善孔融楊修常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其才衡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書薦之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融數稱述於曹操操以其言悖逆送與劉表表不能容送與江夏太守黃祖祖性急衡言不遜遂殺之年二十六

不占殞車子雲投閣　自快

新序齊崔杼弒莊公有陳不占者聞君難將赴之比去餐則失匕上車失式御者曰怯如是去有益乎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不以私害公遂往聞戰鬭之聲恐駭而死人曰不占可謂仁者之勇也

前漢揚雄字子雲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大司馬王音奇其文雅召為門下史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為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稱功德獲封爵甚眾雄復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為大夫恬於勢利如是及莽誅甄豐父子投劉歆子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治獄使者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迺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間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然京師為之語曰惟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蓋以雄解嘲之言譏之也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侯芭常從雄居受太玄法言焉劉歆謂曰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芭為起墳

魏舒堂堂周舍鄂鄂　品藻

晉書魏舒字陽元任城樊人少孤為外家甯氏所養甯氏起宅相宅者云當出貴甥外祖母以魏氏甥小而慧意謂應之舒曰當為外氏成此宅相舒姿望秀偉飲酒石餘遲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不修常人之節不為皎厲之事每欲容才長物終不顯人之短年四十餘郡察孝廉升第遷尚書郎時欲沙汰郎官非才者罷之舒曰吾即其人也襆被而出轉相國參軍文帝深器重之每朝會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也及山濤薨領司徒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辟書既下公輒喪亡僉號震為殺公掾舒命之竟無患識者稱其達命年老遜位賜几杖安車駟馬門施行馬時論以為晉興以來三公能辭榮善終者未之有

史記晉大夫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周舍死簡子每聽朝常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憂也舊本鄂作諤

無鹽如漆姑射若冰　姿質

古列女傳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正后也為人極醜無雙臼頭深目長指大節卬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衒嫁不售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掃除宣王方置酒於漸臺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王召見之無鹽為陳四殆王於是拆漸臺罷女樂退諂諛去彫琢進直言延側陋立太子拜無鹽為后而齊國大安

莊子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

邾子投火王思怒蠅　褊性

左氏傳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缾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牀廢于鑪炭爛遂卒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莊公即邾子諡旋小便廢墮也

魏志王思濟陰人領豫州刺史思能吏然苛碎無大體官至九卿封列侯魏略曰思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擲地蹋壞之

符朗皂白易牙淄澠　識味

晉書符朗字元達略陽臨渭氐人堅從兄子拜青州刺史降晉加員外散騎侍郎既[illegible]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善識味鹹酢及肉

告別所由會稽[illegible]敘盛饌極江左精肴食訖問曰賜中之食孰若
此答曰皆好惟塩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知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
既進朗曰此雞栖常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
記而試之無差時人咸以爲知味 列子引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
嘗齊桓公嬖臣
知味者也

周勃織薄灌嬰販繒　末遇

前漢周勃其先卷人徙沛以織薄曲爲生常以吹簫給喪事材官引
強高祖起勃以中涓從攻戰以功封絳侯勃爲人木彊敦厚高帝以
爲可屬大事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爲我語其
椎少文如此舊本薄作畚非 前漢灌嬰睢陽販繒者也以中涓
從高祖及項籍敗垓下嬰以御史大夫將軍騎別追至東城
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籍以功賜爵潁陰侯文帝時爲丞相

馬良白眉阮籍青眼　品藻

蜀志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
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爲
侍中及東征吳遣良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
如意指 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爲散騎常侍轉從事中郎

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遺落不拘禮教
能爲青白眼見禮法之士以白眼對之及嵇喜來弔籍作白眼喜不
懌而退喜弟康聞之乃齎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由是禮法
之士疾之若讎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哭而反

黥布開關張良燒棧　謀畧

前漢黥布六人姓英氏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笑曰
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聞者共笑之布以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
萬人布與其徒長豪桀交通乃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爲羣盜衆數千
人後以兵屬項梁楚兵常勝功冠諸侯兵皆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
敗衆也項籍引兵西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遂
得入至咸陽布爲前鋒項羽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歸漢封淮南王
前漢項羽自立爲西楚霸王王梁楚地更立沛公爲漢王王巴蜀
漢中漢王就國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
備諸侯盜兵亦示羽無東
意迺使良還行燒絕棧道

陳遺飯感陶侃酒限　孝行

南史宋初吳郡陳遺少爲郡吏母好食鐺底焦飯遺在役常帶囊每
煑食輒錄其焦[illegible]以貽母後孫恩亂聚得數升常帶自隨及敗逃竄多
有餓死亡[illegible]母晝夜泣涕目爲失明耳無所聞遺還入戶再
拜號咽母豁然即明 晉書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徙尋陽早孤貧爲
縣吏孝廉范逵常過侃時倉卒無以待賓客其母乃截髮得雙髲以
易酒肴樂飲極歡雖僕從亦過所望侃至太尉都督荊江等諸軍事
長沙郡公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佐吏殷
浩等勸更少進侃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約故不敢踰

楚昭萍實束晳竹簡　博識

家語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
怪問羣臣莫能識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可剖食之吉
祥也惟霸者爲能獲焉使者反王遂食之大美久之使來以告魯大
夫大夫因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曰吾昔之鄭過陳之野聞童
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
應吾是以知之 晉書束晳字廣微陽平元城人漢踈廣之後廣曾
孫遜難徙居因去踈之足遂改姓焉晳博學多聞少遊國學後爲佐
著作郎初太康二年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
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晳
在著作得觀竹書隨宜分釋皆有義證遷尚書郎時有人於嵩高山
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傳以相示莫有知者司空張華以
問晳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驗果然時人伏其博識

曼倩三冬陳思七步　勤學

前漢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
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朔上書曰臣
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
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
二十二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
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
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後常爲郎與枚
皐郭舍人俱在左右詼啁而已 世說魏文帝嘗令東阿王七步
作詩不成當行大法即應聲爲詩曰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
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慚色東阿即陳思王曹植舊封

劉寵一錢廉范五袴　循吏

後漢劉寵字祖榮東萊牟平人拜會稽太守山民愿朴乃有白首不
入市井者頗爲官吏所擾寵除煩苛禁察非法郡中大化徵爲將作
大匠山陰縣有五六老叟尨眉皓髮自若耶山谷間出人齎百錢以
送寵寵勞之曰父老何自苦對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它守時吏
發求民間[illegible]夜不絕[illegible]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吠民不見吏年老遭值
聖明今[illegible]自扶奉送寵爲人選一大錢受之後官至太

然辜賜山　太祖覽[illegible]所定而竟不能增損魏文帝與吳質元瑜孔璋書表　從太祖出田[illegible]上具草皆成呈奏
琳建微爲當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

浩浩萬古不可備甄　寓言

李子言自史子萬古之事史向千卷況搜神列異浩浩標書著長河之水流而不息猶難甄核之矣

芟繁接華爾曹勉旃　勵志

人以有限之力當讀無涯之書徒欲強記洽聞勞延晷當摘落所以芟繁摭擷精華與爾曹當勉操畢誠有益也

標題補注蒙求卷下　終

標題補注蒙求三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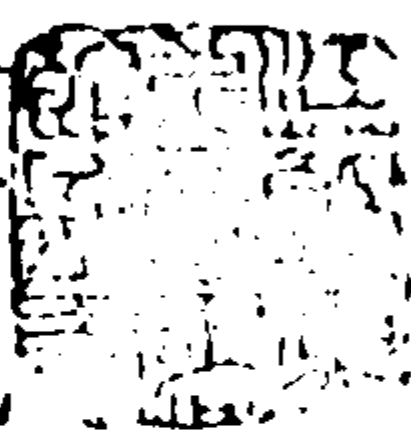
晉李瀚撰宋徐子光註書錄解題宋史藝文志皆作八卷今所行者凡二本一本二卷乃子光之原註已著於錄此本又分三卷凡子光註中陳振孫所謂兼及他人事者皆爲刪去而每句之下俱有評識二字如好賢循吏孝義廉介之類即所謂標題蓋坊刻改竄之本不足取也

翠屏筆談一卷

〔□〕王應龍撰

南京圖書館藏舊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翠屏筆談一卷》提要

翠屏筆談

信安王　應龍

唐子西語録云詩最難事也吾於他文不至蹇澁唯作詩甚苦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處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輙復悲吟累日反復改正比之前時稍稍有加焉復數日取出讀之疵病復出凡此數四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為詩有時詞格清美當看鮑照昭謝靈運欲渾成而有正始以來風氣當看陶淵明欲情深閒澹當看韋應物柳子厚孟浩然王維賈長江欲體格豪逸當看韓退之李白欲法度備足當看杜子美欲知詩源流當看三百篇楚辭漢魏等詩

王元之詩似白樂天歐陽永叔似韓退之梅聖俞似孟東野蘇子美似李正對王禹王似張積石曼卿似杜牧之

敖陶孫詩評曰魏武帝如幽燕老將氣運沉雄遭曹子建如山三河少年風流自愛鮑明遠如飢鷹獨出奇矯無前謝康樂如東海揚帆風日流麗陶彭澤如絳雲在天心賞目明王右丞如秋水芙蕖倚風自笑韋蘇州如園客獨璽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杜牧之如銅丸走坂駿馬注坡白樂天如山東父

老勸課農桑言言皆實元微之如李龜年說天寶遺
事貌悴而神不傷劉夢得如鏤冰雕瓊流光自照李
太白如流安鷄犬遺響白雲覈其歸存恍無定處韓
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韓信獨能李長吉如武帝露盤
無補多欲孟東野如埋泉斷劍臥壑寒松張籍如優
工行鄉飲醻獻秩如時有詼氣柳子厚如高秋獨眺
霽晚孤吹李義山如有實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好
要非適用蘇東坡如屈注天潢倒連滄海變眩百怪
終歸雄渾　公如　八璉止可施之朝廷荊公如
鄧艾縋師入蜀要以險絕為功黃山谷如陶弘景祇
理談玄而　風之韵故在梅聖俞如關河
放溜瞬息無聲秦少游如時女游春終傷婉弱陳后
山如九皋獨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識賞韓子
蒼如梨園按樂排比得倫呂居仁如散聖安禪自能
奇逸獨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後世莫能擬議

秦少游評曰蘇武李陵高妙曹植劉幹豪逸陶潛阮
籍冲澹謝靈運鮑照峻潔徐陵庾信藻麗惟杜子美
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兼峻潔之姿備藻麗之態

杜奇而法　李豪而逸　白質而醇
韓壯而深　柳雅而澹

咸平景德中錢惟演劉筠始變詩格而楊文公與王
鼎王綽號江東三虎詩格與錢劉亦絕相類謂之西
崑體大率做李義山豐富麗贍不作枯瘠語

王維摩詰號金粟如來　顧愷之號虎頭將軍門徑
放莎垂往來投刺稀有時聞御札特地掛朝衣岳偶
僧傳去天香鶴帶歸他時同召作無復更衰微僧虛
中宜春人寄華山司空圖侍郎答云十年華岳峰前
住只得虛中一首詩

開元太　詩萬國　歲梨園獻　曲玉座流新
製　參差霞衣　搖曳宴罷水殿空輦餘芳草
細蓬壺　久　功無替詎可聽餘音聖明知
善繼唐文宗朝高　貢舉試霓裳羽衣曲是詩宗
子李肱作也雲安公主貴出降五侯家天母看調粉
由兄憐賜花催鋪百子帳待障七香車借問粧成未
東方欲曉霞雲安公主出降陸暢為擯相奉詔作催
粧詩

韋承貽咸通中策試夜題都堂南壁褒衣博帶滿塵
埃獨上都堂納卷回蓬巷幾時聞吉語棘圍何日却
重來三條燭盡鍾初動七轉丹成鼎開未殘月漸低
人擾擾不知誰是謫仙才

陸蟠居攸縣司空山聞子䂓詩云後夜入青明遊人
何處聽花殘班竹庙雨歇峴山亭樹鮮月欲落窓間
酒正醒衆禽方在夢誰念爾勞形
劉章字克明居江右左事湖南馬氏嘗作蒲鞋詩云吴
江浪浸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様新纔自繡窓離玉指
便隨羅襪步香塵石榴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
頻今日高樓鴛瓦上不知抛擲是何人
黄揉正美嘗作黄葵詩昔年南國看黄葵雲髻金釵
向後垂今日村家籬落下秋風寂寞兩三枝丞相李
昉見而甚愛之
郭功父與黄荆公坐　人展刺云詩人龍太初來相
見有一老兵以沙　器遂令賦之功父閣筆太初
由此間名其詩云茫茫黄出塞漠溟白鋪汀鳥去風平
篆瀾迴廻黄庶亞夫山谷之父嘗詠怪石云山鬼水怪
着薜荔天保辟邪眠莓苔鈎簾坐對心語口曾見漢
家池館來
張南軒曰陶靖節人品甚高胸次洒落八窓玲瓏豈
野馬遊塵所能栖集采菊亭詩云陶公千載人高標
誇餘子豈無濟時念劍蔭獨知止歸去卧衡門無慍
復無喜九日天氣佳東籬擷芳蕊舉頭見南山佳處

正在此地方心愜意則道豈否張使謝卸艾張為建安丞
築室娛燕几小亭方尋丈景物自新美破閒方嚔青
亦復强步復不妨數登臨倚杖看雲起高詠悠然篇
飛鴻送千里
宋景文祁題漢朱雲詩朱游英氣凜生風瀕死危言
悟帝聰殿檻不修旌直諫安昌依舊漢三公盧照鄰
亦云昔有平陵男姓朱名阿游願得斬馬劍先斷佞
臣頭景文意本此
米元元章不及陪東　任金山作水陸詩云久陰嶂
奪　長瀾四溢　龍淵衆看李郭渡浮玉晴風
歸出清明三破閒妙力開大施足病可列諸方仙想
應谷壁有垂露照水　怪愁寒烟人罕稱其詩者以
書名掩之也有海岳集行於世
米元章栖云閣詩云雲出救世旱澤浹雲尋歸入石
了不見豈功已如遺龍蟄尋復起作尋當存抱石明幽姿
雲平無定所隱者何當栖米公二詩殆出翰墨畦逕
之表蓋是邁往凌雲之雲流出非尋規索矩者可到
也
梅昌言出鎮并州黄覺以詩送之云五馬雍容出鎮
時都人爭看好風姿一作風儀文章一代喧高價忠直三

朝受聖知帳下罕容森劍戟門前行客梳旌旗雲籠
古戍黄榆暗雪滿長江白草衰出去暫開龍虎榜歸
來須占鳳凰池髩問未有一莖雪陶鑄蒼生固不遲
梅雅自修飾容儀倖如得詩大喜
陶弘景隱居茅齋高祖問山中何所有答云山中何
所有梅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蔣堂侍
郎告老歸始蘇有僧謁云欲求書謁杭帥呂叔濟公
曰無書有詩一絕餞行云告老於君惟掩戶年來事
老江干　師莫訝無書去閑慢緘題不必看濟叔得
詩厚遇其僧而以書謝公
蘇黄門轍奉使朔方以詩寄東坡云誰將家集過幽
都每見胡人問大蘇莫把文章動蠻貊恐妨偃息臥
江湖
曹脩為司風守邵武寄僧仁曉竹箪詩云翠筠織殿
寄禪齋午夜秋從枕底若也此時人問道寒天捲却
水天開
薛氏媛其夫南楚材濠梁人五代末遊陳潁問潁守
欲以女妻之楚材以娶薛氏以受潁守之恩遣人歸
取琴書之屬似無還意薛氏善書畫能屬文自對鑑
圖其形并作詩寄之云欲下丹青筆先拈寶鑑端已

驚顏寂寞漸看影凋殘淚眼描將易愁腸寫出難恐
君渾忘却時展畫圖看楚材見而慙焉遂與偕老
劉俶贈傳神歐陽修詩筆妙今為第一人心期造化
奪天尊精神形骨從來一移入青縑惟雨身
張退傅知西京時以牡丹花酒惠陳堯佐陳以詩謝
之云有花無酒頭慵舉有酒無花眼倦開正向西園
念蕭索洛陽花酒一時來
洪皓遊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以詩寄之云太學何蕃
久不歸十年甘旨誤庭幃休辭客路三千里須信人
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期
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
唐昭宗以武肅平董昌功拜鎮東節度使僧貫休以
詩投之云貴逼人來不自由龍驤鳳翥勢難收滿堂
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鼓角揭天嘉氣冷風
濤動地海天秋東南永作金天柱豈羨當旹萬戶侯
錢王愛其詩遣諭改四十州乃可相見貫休性褊答
曰州亦難添詩亦不改孤雲野寉何天不飛遂入蜀
投孟知祥雲云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山得得來蜀
王大悅賜號禪月大師有禪月集行於世
錢起寓宿驛舍聞窓外有人曰曲終人不見江上數

峯青起恠之十年後就試座主李暐出題曰湘靈鼓瑟後句意不屬遂以前二句續之乃中選李曰神句也其前篇云善鼓雲和瑟嘗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逸韻諧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慕怨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滿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唐初歌詞多是五言或七言初無長短句自中葉以後至五代漸成長短句近本朝盡為此體今所存者止瑞鷓鴣小秦王二闋若小秦王即七言絶句而已必須雜以虚聲乃可歌也小秦王詞曰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霅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

紹興間張魏公因上元設宴寓居王給事即席賦一詞呈魏公名念奴嬌云元宵三五正名藩人物嬉嬉春好何處歡聲人盡道舊日昇平歡笑（歡當作歌）千字樓臺萬家灯火一時人在蓬島　回思舊日神京端門黄蓋曽仰瞻天表一旦干戈誰信道故國舊遊如掃帝樂聲沉御罏烟斷宮殿胡塵悄蓬窓兀坐不堪垂泪倩曉魏公得詞愴然不悦為之罷席

又題維揚驛亭建炎初和東坡酹江月詞云炎精中否歎人才委靡都無英物胡馬長驅三犯闕誰作連城堅壁萬國波翻六宮淪陥此恨憑誰雪草廬耕壠豈無高卧人傑　天意眷我中興無皇英武肖曽孫周發華岳封疆俱郊職狂虜何勞俱滅翠羽南巡叩閽無路徒有衝冠髪孤忠耿耿劍鋒冷浸秋月

太學士人某隔墻看打秋千宅内使僕拉入士人賦一詞名搗練子云綠楊陰裏笑聲長應是秋千爭打鬧桂綵繩高掛瞥見人如畫　身輕小鸞破烟飛香滿春風一架報道羅裙䘺也笑倩人扶下於是留為館賓登第後以女妻之

崔存字中傅平人遊王屋山見二仙東坐石曼卿西坐即蘇舜欽存曰世傳學士為鬼仙矣曼卿曰人言之妄也夫純陽即仙純陰即鬼升於天者為仙沉於幽者為鬼處於中者為人既而（為）仙又為鬼乎存曰願得一語以救塵嶽曼卿詩云牛毛麟角其成少莫道從來是壯夫飽鶴性靈終好道神仙言語不関書不將清目觀浮世都把仙春貯玉壺寄語世人無妄信高真幽鬼逈殊塗舜欽詩云宿植靈根何太早洞悟真風正年少常令丹海飛日烏又使玉京朝元老崑臺氣象四時春紫府光陰夜如晩來時不用五雲車跨

着風颸下迷島須臾有翠鳥啣書至前叟鄉謂子美
曰瀛州有召遂乘雲而去
有商客過海遇風飄至一所門宇聳秀珍器爛然云
是樂天之居樂天聞之作二絶近有人從海上迴海
山高處是樓臺中有仙翁開一室皆言此待樂天來
吾學空門不學仙恐君此諸語是虛傳海山不是吾
居處居則惟歸兜率天
錢忠少好學後以家禍零替一身流落治平間因好
二浙過吳江愛水鄉風物清佳戀戀不能去每江上
春和湖天風軟翠浪無涯畫橋烟白忠盡日遊賞諷
詠多與採蓮客拾翠女相逐洲渚間忱一女年可及
笄垂螺淺黛修眉麗目忠雖與遊卒不敢一非語犯
一日乘酒與語曰吾與子相從江渚舟檝間數曰甚
勤子之色獨不知乎女曰我志亦然也家嚴乃淪客
尤好吟咏子能為詩動之意可終身奉箕帚至慕棹
舟入雲中為八十清翁為釣客一輪一艇一漁蓑碧
潭波底繫船臥紅蓼香中對月歌玉鱠盈盤同美酒
錦鱗隨手出清波風烟幽隱無人到俗客如何願一
過忠以付女持去明日復持詩至曰翁和子詩似不
許君之句子可更為翁和曰向晚云晴無限如舡頭

又見亂堆蓑却無塵世利名客盡是六朝興發歌今
宅久來居水澤此身常得弄烟波肥魚美酒粗豐足
自是幽人不願過忠依元韻復詩付女上翁他日遇
矢於湖上曰翁亦不甚愛子之詩忠不數日搆思成
詩云吳江高隱仙鄉客衰鬢長鬚白雪乾滿目生涯
千頃浪全家依食一綸竿長潭水穩秋風軟南浦烟
深夜釣寒應笑區區利名者是非榮辱苦相干異日
忠見女女白翁方喜子之詩我與君之事諧矣一日
忠與數人步小橋遇女於其上不語相顧喜笑同行
背顱兢馬明作尚臥有人持書於牖覘之乃女所作
詩曰昨日相逢小木橋風吹裙帶繫郎腰此情不語
無人覺只恐猜人眼動搖他日泛舟釣湖上其女遣
人遺詩曰輕橈直入湖心裏船渡荷花窣窣鳴何處
漁謳相調戲任船側耳聽郎聲月餘別里巷遂汎舟
深入烟波不知所往忠有姑之子曰王師孟過吳江
泊舟登長橋見一綵舟來甚速中有人呼曰王兄固
無恙乎師孟審其聲乃忠舟俄艤橋下果見忠邀登
舟音樂酒肉器皿服用皆非世所有忠復命妻以大
兄之禮拜之師孟但覺瑶枝玉幹輝映左右三人共
飲至明謂師孟曰吾之居處在烟波之外不欲奉召

兄方倦遊不能無情乃以黄金贈之十斤師孟謝曰相別二絶而某之汩没塵土間卒然相遇極感厚貺子為神仙今吾遊客莫非命也忠為詩云水國神仙宅吾今寓此中長橋千古月不復怨春風師孟乃為詩曰憶昔當年盟鉄硯螢窓雪丸共留心子今已得藍橋侶我走塵埃汩满襟已而别去後竟不復見忠也郭子儀一日宿田舍公繋馬於第軒前獨卧不寐聞燭下有喇聲不見其形又揭下有人呼燭下人曰吾二人各直一更夜後有人盜馬出垣外公欲呼田翁俄二人匍匐而出繋其盜曰此汾陽王馬奪其馬公通夕不寐曉延去後有大功累加尚父居家三百可二十年無緦麻服為唐室第一人

大觀中呉興郡宗益剖蚌將入中有珠硯羅漢像扁袒右肩矯首左顧衣紋畢具僧俗罕見建炎間提形楊應誠玩之不覺越檻躍入水中亟禱佛求之一索而獲

王維天寶末禄山陷両京明皇出幸維扈從不及為賊所囚維服藥取利偽稱有疾禄山素怜之遣人迎置洛陽拘於普施寺廹以偽官禄山宴其徒於凝碧池其樂乃梨園弟子教坊王維聞之悲惻潜為詩曰萬戸傷心生野烟百官何日再朝天秋槐葉落深宮裡凝碧池頭奏管絃及賊既平陷賊官者三等罪維以凝碧詩聞於行在肅宗嘉之特宥其罪授太子中允

趙成伯家有麗姝僕忝鄉人不冒開鐏徒吟春雪謹衣元韻以當一咲繍簾朱戸未曾開誰見揚花落鏡臺試問高吟三十韻何如低唱両三杯莫哀鬢聊相映須得纖腰妙共共廻知道文君共青瑣梁園賦客敢言才俗云檢驗雪壓死秀才衣帶上有雪詩三十韻又世傳陶穀學士買得黨太尉家故妓過定陶取雪水烹茶謂妓曰黨太尉應不識此妓曰彼鹿人安知有此景但能銷金煖帳下淺斟低唱飲羊羔酒耳陶媿其言答來句罪過之義取質而已

祥符中日本國遣使人貢稱國之東有祥光現其國素傳中原天子聖明則此光現真宗詔本國建賜額曰祥光朝辭曰夷使乞令詞臣撰一寺記是時當制者雖中魁選然詞學不贍居常止以張君房代之假其稽古才雅也既傳宣詔撰寺記時張尚為小官醉飲樊樓遣人遍京城尋之不見而夷使鵔足以候又中人三促之紫微大窘後錢希白楊大年因王堂暇

日作閑忙令大年云世上何人號最閙句諫拂衣歸
華山种放希白曰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
房
何龍圖中正初登第閩西川郭從周精於卜乃以縑
素求筮從周作一絶贈之三字三月也來時月正圓十五日也
一麾從此出秦川投知制以言進語事錢塘春色濃如酒貪
花醉閙臥不還後自秦州移杭州而捐館舍從周之
筮何其驗歟
陳明甫嵩贈延津人詩有雖無事業傳千古却得安
閑過一生之句
惰煬帝往往為妓崇所惑遊鷄臺吳公誤恍人迴美頻
目之後主指其人君識此婦否卲彼即張麗華也每
憶桃葉山前乘戰艦與此子北叹時麗華方憑臨春
檻用　郭子貌毫書小紅綾箋作答江令壁月詞未
終見韓擒虎領萬騎突至人皆不覺今日俄頃以綠
文測海蠡酌紅梁新醞勸帝飲歡甚帝請麗華歌玉
樹後庭花之詞麗華白後主辭以抛擲歲月自井中
出來腰肢僂踊不復往時情態帝持盃再三命之乃
起舞後主詠十數篇帝不記獨愛小窗詩及侍兒碧
玉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向小窗

明王詩離別腸應斷想思骨合消愁魂若飛散憑仗
一相招麗華再拜求帝一章辭不能笑曰嘗聞此處
不留儂自有留儂處安言不能帝強為之操觚曰見
面無多事閙言汝許時坐百來生百媚實個好相知
華麗赧然不懌後主問帝曰蕭妃比此子何如曰春
蘭秋菊各是一時之芳也後主問龍舟之游樂乎當
初謂殿下致治在堯舜之上今日又還逸樂人生各
圖快樂曩時見罪之深取三十六封之書使人快
快不樂帝叱咤曰何今日尚稱殿下復以往事訊我
耶隨叱咤聲不復有所見矣
兩制內相服金帶朱衣一人前引故時有服前何日
赤腰下幾時黃之句
張白邢州人號白雲子常挑鉄蘆葫得錢便飲酒注
天尊昇玄獲經
或問鄭綮相國近有詩否答云詩思在灞橋驢子上
此處即得之
江南後主時張似知舉似以文選中天鷄弄和風句
為題未曾詳究有進士白試官云爾雅有螒天鷄音螒
鶾天鷄天鷄有二未知孰是似大驚不能對亟取
爾雅檢釋虫門有螒天鷄郭璞注云小虫黑身赤頭

一名莎鷄一名樗鷄釋鳥門有鶾天鷄注曰赤羽逸
周書曰文鶾若綵鷄成王時蜀人献之江東士人深
於學問有如此者
歐公歸田録云尖胆簷帽子卑凡俑意不下人知靴兒
厥末兵意其夫人此陶穀詩當時人皆不曉為何等語厥
末如㚒厥是他又云禿尾狗為厥尾衣之短之後者
亦曰厥則此兵正用其末賎耳但今人不以末厥運
之不然亦不可對卑凡字
張巡守睢陽被圍四十九日三千二百餘陣故詩有
畏瘡思出戰飲血更登陴之句事見國史
楊朴字帮先鄭州人少與畢士安同學士安荐之太
宗召見賦簑衣詩與澶臺陳堯佐云昨夜西風㵎熳
秋今鶇東岸欲垂鈎紫袍不識簑衣客曽對君王十
二旈
宋理宗癸丑歲劉元龍上古風二十韻云名器君所
司近來輕太甚丈昌私宇之史姓荷寰寵天任臨人子明
守同州吳姓不由父祖蔭賁緣都籙姑恩命出中禁吳姓
相晁號退庵吳潛手淵滿盈不知退流毒遍江淮輔藩仍
徙內神皋浩穰區繁劇乃其最豈無他賢才而乃用
余晦士逹失節臣李埕学公論之所棄叠組守邊城逆胡
佯不畏苞苴鑽榷倖奸回有天驥沿江置馬制雖嘗玷臺
評海邦尚尸位沿江制副朱甲亦妄庸奴顏闇相因薦得
美官緩急誰倚仗舒滋一術士畢賞冒諸将江淮茶馬舒少卿
提領茶塩司貪利無善狀方今公道開除惡如去草
臺諫况正人道揆皆元老不才一筆勾郡邪幾意
此舉関盛衰辨之宜在早
鄭俠字介夫與荊公詩曰何處難緘口熙寧政失中
四方三面戰十室九家空見佞眸如水聞忠耳似聾
君門深萬里焉得此言通
劉彥冲若蓋詩云雖無適口味煖益功稀此菜苦不
登盤言忠多逆耳
伊州出於呂申公公多質疑焉蘇東坡忌之服除三
省詔除館職東坡導議孔文仲奏熙為呂門五鬼之
魁編管涪州蘇頌語熙曰公未可如此頌過其門者
無不肅容會范太史祖禹亦為之辨文仲始悟為人
所紿憤愧嘔血而死伊川元祐四年抵涪越五年
東坡徙海
朱文公莧腐詩種莧莧苗稀力竭心已腐早知淮南
術安坐獲泉布
明道曰新正政亦是吾輩爭之太過成就其事生民

塗炭亦須兩分其罪

蔡卞欲毀通鑑板太學博陳瓘於策題中引神宗序文卞乃不敢毀

浙西憲追懲夫權平章府事有婦告其姑私醋憲追姑從條勘罪而問婦曰汝事姑孝乎曰極孝順憲曰（汝既孝）（又使深得其心之法）

真州許叔微父能以醫稱叔微未第時其父夢神以偈之云藥餌陰功樓陳閤許殿上呼盧喝六得五不悟其旨其後叔微以張九成榜中及第六第名上名陳言下名樓材方悟其事

頻魯公乞米李大夫帖云某拙於生事舉家食粥而已數月今又罄乏實用憂煎

吳全琮父柔為桂陽守使琮齎米數千斛至吳交易琮皆賑給士大夫空船而還柔奇之事與麦舟相類

范文正公守饒有書生献詩平生未曾飽時歐陽率更薦福寺碑墨本直千錢范公為把千本使售京師紙墨已具一夕雷擊其碑

鄧攸去郡不受一錢百姓數千人留牽船不得進乃小艇中夜發去吳人歌曰紞如打五鼓鳴鷄天欲曙鄧侯挽不來謝令推不去

劉忠肅珙胡允仲憲胡居崇安之籍溪朱晦菴以詩寄之云先生去上芸香閣（胡）閣老新除（當作戩）獬豸冠（除御史）留取幽人臥空谷一州風雨要人看

孝宗贈虞允文再撫蜀詩云一德如公豈合閑聊分西面欲憂寬不辭論道虛台席暫假宣威築將壇風教已興三蜀盡靜干戈再戢萬方安歸來尚想終霖雨未許鄉人衣錦看其恩數之厚自渡江以來宰相去國未有若此者

天香滿袖染湘水之清霜雲液盈甌挹洞庭之餘潤遼使謝賜柑表云云

賈島從浮屠名無本居法乾寺與無可唱和後至司倉卒程鑄悼之以詩曰騎驢衝太尹奪卷忤宣宗

歐陽文忠公晝錦堂詩云白髮三朝社稷臣壺漿夾道擁如雲金貂爭看直丞相竹馬猶迎舊使君豈止軒裳誇故里已將鍾鼎勒元勛不須授簡平津客如學平津自有人

陳實字仲弓隷川許昌人少作縣吏為都高（亭）剌佐有志好學坐立誦詩後除太邱長時歲荒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云）云後累命不起卒於家海內赴者三萬餘人制縗麻者以百數共刊石立碑謚文範先生

生子紀字元方諶字秀方郡字長文紀之子進司紀
錄尚書泰子元伯群之子為并州刺史加振威將軍
四世於漢魏並有重名而其德漸漸必緘時人為之
語曰公慙卿卿慙長故朱文公作聚星高書屏贊云
猗歟陳子神岳鍾英文淵懿範道廣心平危孫隆汚
卷舒自我是曰庶幾無可不可獻身安衆吊豎全邦
烱然方寸秋月寒江䪼言懷人曰我同志故朗陵君
荀季和氏連峯對起麗澤潛滋傻而不見有顯其思
薄言造之頎無僕役獨呼二兒駕予以出青蔥黃犢
布幰柴車策紀(即元方)前衡杖諶後趨(諶即季方)所造伊何
高陽之里維時荀君聞至而喜頎謂汝靖往應於門
七龍矯矯布席開尊嗟肅而前翁拜其辱何悟斯晨
得見清穆命奕行觴旅饋次陳獻酬交錯禮度情親
載笑載言罔非德義盍邁乃猷以輔斯世髧髦兩稚
彧亦置膝前源深本固莫出匪賢維此慈明奕特謝
儔匹晚際國屯敢憚濡迹贅旒之命恃以少延邦朋
之最孰與後先彧乃附曹(彧字文若)群亦忘漢嗣守之難
古今共嘆崇臺回極於以占天猶曰茲野德星萃焉
我寓有亭舊蒙斯號今刺前聞儀像以告高山景行
好德所同課忠責孝獨槩余衷百爾竊臨鏡考無怠

允國承家永奉明戒隋煬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
薛道衡被誣縊死帝曰更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冑
附楊玄感誅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綠復能
作此語耶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之士嘗謂侍臣曰
天下皆謂朕承籍緒餘而有四海設令朕與士大夫
高選亦當為天子矣隋文帝獨孤后崩令儀同三司
蕭吉擇地得吉處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卜退告族人
蕭仲平曰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謝余云公前稱我當
為太子竟有其驗終不忘也今卜山陵務令我早立
我立之後當以富貴相報吾語之曰後四載太子御
天下若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吾前紹云卜年二十者
三十年也世二百者取世二傳也汝其識之
呂文穆公致政居落真宗祀汾陰幸其宅問曰卿諸
子孰可用對曰臣諸子皆豚犬不可用有侄夷簡任
潁州推官真宰相才也帝記其語遂至大用
東坡題韓文公南海神廟碑退之仙人也遊戲於斯
文笑談出奇偉鼓舞南海神
天策上將唐高祖以秦王功高千里宮號不足以稱
美乃加號天策上將開府置屬位在王公上
牙門古者軍行有牙尊者所在後人因以所治為衙

曰牙門者即衙門也天子居曰衙衙凡朝會之仗三衛皆帶刀捉仗坐於東西廊下

廳事古者治官所謂之廳事後加广聽左明金堂四面偏室也

罪故號赤鮮矣

實鏡尋舊賦吳仁融作破題云鏡破猶在人離不歸前離後合重施傅粉之容暫缺終圓却照梅粧之額

隋末李密再檄喻群國暴煬帝之惡云賀若弼以上將誅更高熲以大勛受盛薛道衡文宗學士遂處極刑痛結人心悲纏華夏多營殿廣立池臺珠玉之奇珍窮丹青之麗飾歌姬舞女終日荒淫走狗飛鷹盤遊無度桑間濮上聽亡國之音糟丘酒池為長夜之飲漢朝星動豈曰勞人晉國石言未為煩役一時收十歲之租一日極千金之貴夫行婦寡父出子孤百物沸騰十日並出

晁良正性剛不怕鬼每年常掘太歲地忽見一肉物良正打之三百送之於河其夜使人視之三更後車馬衆來至肉所問太歲兄何故有此屈辱何不仇報之太歲云彼正榮盛無奈之何天明未知所在

張文潛旱詩天邊趙貭(盾)益可畏水底武侯方垂眠

廣相李文饒好飲惠山泉置驛以取水有僧言長安昊天觀井與惠山泉通雜以他水十餘缶試之僧獨指其一曰此惠山泉也文饒為罷水驛

王遜問王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忱曰阮籍胸中磊磈故須澆之言同相如惟有酒異

八座上尚書六曹令僕射為八座

幕府師出無常處所在張幕居之以將師得稱府故曰幕府

校獵以木自相貫穿為欄以遮禽獸而獵取也

入閤唐制天子御便殿百官入見曰入閤諫官中書門下三品官皆入閤奏事

徇巡師宣令

簿對書之於使一一對也猶今供狀

青樓古樂府劉生詩座驚稱字孟豪雄道姓劉廣陌通朱邸大路起青樓青樓臨大道游俠盡淹流留

僧貫休讀少陵集作詩頌之云造化十無遺祇應杜甫詩豈非玄域槖奪得古人旗日月精華薄山川氣槩卑若吟吟不盡惆悵不同時

頭巾起自後周

晉書祈嘉宗孔賓清貧好學二十餘年忽窓中有聲

呼曰祈孔賓隱去來脩飾人間事甚苦不可諧所得
未毛録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
逊齋閒覽曰古人寫書皆用黄紙以黄蘗染所以辟
蠹也故謂之黄卷
王羲之法帖最後大書一鷺字相傳之琛五十餘萬
年
酉陽雜俎云唐姓李律捕魚得鯉即放之輙殺者抵
歐陽公和王介甫後明妃曲公嘗被酒謂子棐曰明
妃曲後篇李白不能惟杜子美能之至於前篇則子
美亦不能為惟吾能之也 前後二篇並見本集茲不贅錄

韓侂冑開邊之禍始末

金人自隆興甲申再和好至開禧丙寅凡四十三年
矣至是侂冑用事人有勸其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
侂冑喜之嘉泰元年秋八月以殿前都指揮使吳曦
為興州統制規模之起自此始矣四年辛殿撰弃疾
除知紹興府過闕入見言夷狄必亂必亡願付之元
老大臣務為倉猝可以應變之計侂冑大喜至開禧
改元策士有論乘機以定中原者州衢狀元毛自知
至嘉定元年三月以承事郎降第五甲以其首論兵
也侂冑大喜用兵之意遂決虜頗伺知之二年七月
宰執陳自強鄧友龍臺諫等乞用侂冑兼領平章八
月侂冑除平章軍國事開禧二年三月命程松為四
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會徐文子自處州入見論莫若
因建儲而弭兵於是降共二官用御史徐柟章疏也
四月程松發戎都吳曦遣其客姚淮源詣虜廷獻關
外四州之地封為蜀王宮畢復諸郡縣七月金人封
吳曦為蜀王賜以金印九月虜取和尚原十月圍楚
州十一月初四犯棗陽十一日又犯盧州十九日侂
獻家財二十萬以贍軍優詔襃答二十日圍岷州二
十一日圍和州二十五日犯隋州二十七日犯真州
十二月四日吳曦焚河池縣退歸青野原七日曦自
殺金坪退歸魚關二十日虜人遣吳端持詔吳曦於
置口吳曦自置口歸興州二十七日始稱蜀王
開禧二年正月十八曦僭位於興州以安丙字子為
丞相長史權行都事稱疾不出二月十三日曦文書
閒二十九日安丙楊巨源李好義等共謀殺曦軍士
李貴斬曦首函送行在安丙廣安槃渠江人既誅曦
除四川宣撫使召為樞密知潭州
開禧三年十一月二十日丙戌御筆 韓侂冑久任
國柄粉盤勤勞但輕信妄為輙起兵端使南北生靈

枉羅凶害今敵勢叵測專以首謀為言、不令退避無
以繼好息民可罷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陳自強
附阿充位可罷右丞相日下出國門先是虜人既有
縛送首議用兵賊臣之語侂胄怒復欲用兵中外大
慎懼禮部侍郎史彌遠時兼資善堂翊善乃建去凶
之策其議甚秘人無知者久之得密旨乃以告錢參
政象祖李參政壁至是皇太子榮王入奏理宗遂有
此旨仍命殿前司中軍統制夏震用兵二百防護侂
胄別選兵二百守其府門三日侂胄入朝至太廟前
震呵止之其從者〻散獲勝步軍准備將夏挺以帳
下親隨三十四人出中軍正將鄭發王斌引
所部三百執弓鎗刀斧護送玉津園側殛殺之 上
命錢參政兼樞密事李參政兼同知樞密院事 禮
部侍郎衛涇除御史中丞 著作郎王居安除左司
諫五日殿司三將各進五官賜銀百兩士卒賞有差
六日詔侂胄除名勒停送吉陽軍陳自強送韶州并
安置 臨安府申侂胄已行身故詔本府收殮於其
家先塋之顯親報恩寺 八日史彌遠除禮部尚書
九日邱崈除資政殿學士知建康 十五李壁罷
初命降兩階送撫州從衛涇章疏也是日衛涇除簽

書樞密院 十六日戊子立榮王為皇太子 十二
月二日金虜陷隋州 二十日錢參政除右相 二
十一日衛簽書雷給事並參政 二十二日楊太尉
次山除使相 二十三日史尚書除同知樞密院
元年正月十二監登聞鼓院王柟自河南通書
回持北行省牒赴三省樞院求侂胄函首 十五
日詔臺省集議 二十二日史同知遷知樞密院事
三月二十日王柟自軍前再還行在函首 二十六
日臨安府遣東南第三副將尹明斲侂胄棺取其首
送江淮制置司 九陳自強再謫雷州籍沒
家財 六月五日六州詔許歸葬 七日衛涇
罷 三十四日史知院兼參知政事 七月十六日江
淮大使邱除同知樞密事 八月十四邱同知薨於
江陰之里第十四日禮部尚書婁機除同知樞密
吏部尚書樓鑰除簽書樞密院 九月二十日金
國諭成諭天下 十月十日錢象祖除左相史彌遠
拜右相 雷孝友簽知樞密院事 婁迂參政 樓
鑰遷同知樞密院事

翠屏筆談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舊本題王應龍撰不著時代其書多記詩話兼及神怪襍事亦小說家流然采摭冗碎絕無體例末一條獨有標題記開禧間邊釁甚悉今以史文證之如金人封吳曦爲蜀王在開禧二年六月此書則在七月之類亦小有異同他如宋史開禧二年十一月金圍和州之後又破信陽軍又圍襄陽乃犯隨州此書於犯隨州之前脫去二事又宋史是年十二月金人圍德安府又破成州之後吳曦乃焚河池縣退屯青野原而是書於吳曦焚河池縣之前又脫去二事則亦傳聞舛漏之言不足澂據矣

觀化集一卷

〔明〕朱約佶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觀化集一卷》

提要

觀化集敘

甲寅上元日吉水念菴撰

或問於余曰孔老其旨同異余曰至道之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江淮河漢濟漯渭汭支流不同朝宗一也頃讀薛吏部君采註老氏書因得二聖殊塗同歸之義及觀高子業所爲序至引王祭酒晋京兆之言以爲孔老意同而言異又謂二聖人之言道也猶中國之名天也彼匈奴則謂之撑犂矣其言豈有二哉至矣名言諸子之於道也夫自哲人沒而精義微大雅亡而玄響絶神游有無之極流通元始之妙遂泯泯而無傳焉余不敏抱拙守陋窮窓散帙大率濂閩之餘訓加以弱質早衰研窮多廢乃所願學而力有不逮旁咨若人皆方士之幻談神僊之粗跡非性命之真機神聖之上傳出詞且蹟又安能被諸聲詩副之通邑大都其人哉惟自放逐以來游寓江海江海之人皆稱桂林有名賢曰雲僊者籍通朱邸心託綠雲早涉藝涯長登仙

苑側身西望湘水深矣張衡所思予今同調豈非以未見君子憂心忡忡固如是哉友人劉節推龍山為余言雲僊乃清真君子也處散冕之貴屣傻素慱服不知其身之寵辱有韋布積學者所不逮出其緒餘摛性靈序物則爗然春華粲然星爛諸不能徧觀他日宗人果齋太守寄余觀化集一帙乃雲僊所自著三復之餘颯颯乎古之遺音材碩而瑰弘思玄而締密建安陳思之儔非耶因嘆曰劉子之言可謂信而有徵矣問命余為之言余竊以諸子孔老之辨及所聞於劉子者推平樂府事平樂與桂林接境又與雲僊雅相知識云

觀化集序

奉錄按粤刑部郎華亭太冲袁福徵撰

辛亥之歲

聖天子周恤庶民爰欽明罰命部使者分馳諸省於是福徵有粤西之役比涖境官署言暇延得晉縉紳先生學士大夫于庭相與暢言數議大都有雅致中多稱弄丸公弄丸公者逖耳盛名未克言覲越翌日造第請謁承諭升堂得見公爲人瀟然玉立抱嵇康之神姿發孫登之清嘯玄言妙解灌飫芳膏神澤仙摽照映元壁豈特昔人之醉心抑且非夫之愶貌又明日乃得公所著觀化集讀之始得公不言之意出所聞之外者間謂予為知言下命以序袁福徵曰大化之流行於穹壤間也若一息之運然自非至人何去何來蜉蝣於朝夕蟪蛄於春秋爾倏爾忽曾何底止也耶古昔神聖翰飛赤霄之表蟬蛻塵埃之外吸日月之精華結雲霞之光兆先無始以肇生后太素以運命夫唯猶龍嘆於宣尼大

雅賛於遷史固恵朗之天授寔元化之洞觀惟我公生具清真之才系出神明之胄昇鍾禺而即素守關鍵而獨超申以古光大師之傳了然卓爾遂入玄品於是發爲聲詩俾幽而顯哀乎至言令人發省福徽何斯而得與聞此哉昔王充作論衡蔡邕秘之不輕以示人由今觀化之作視論衡又當何如耶弄丸公維靖名藩海内皆稱爲雲儒弄丸則寓意云爾所著別有詩集及佳繪畧傳於世

伏食初論

謂大制在天下而尚晦明一陶能作萬器而总於善陶器之始乎一土能育萬金而往於斯土金之元乎元始其所以極乎元者尊巍至德得無上德悉備元毋其唯幾哉世以審用成物若錬凡火尅去兩弦類以伏食不無遠爾譬使罔象而求之大一不姝矣是謂権鏡鑑窮究形則或得無誚耶率以十四字以明則金爲體土尅水圓之功不生之生乃統天

道之器也
参伍而更
變則幾矣
應諸神明

觀化圖

象識瞻諸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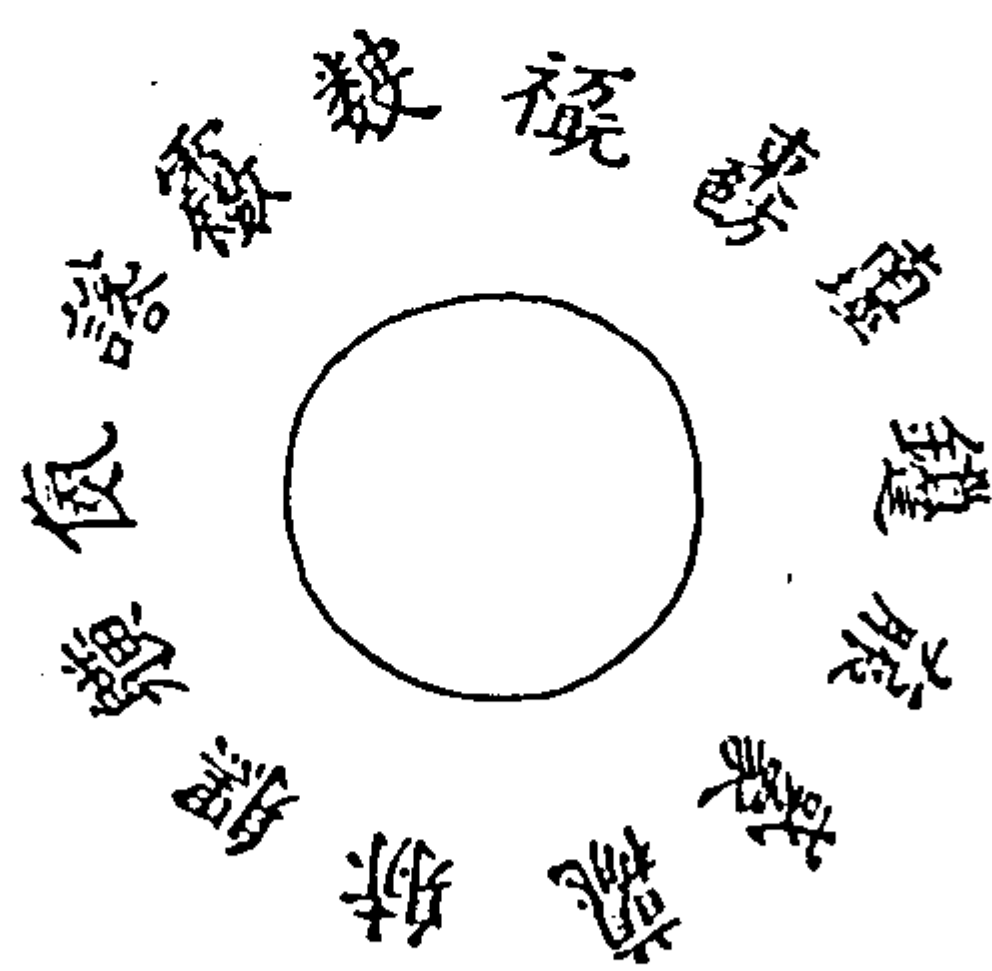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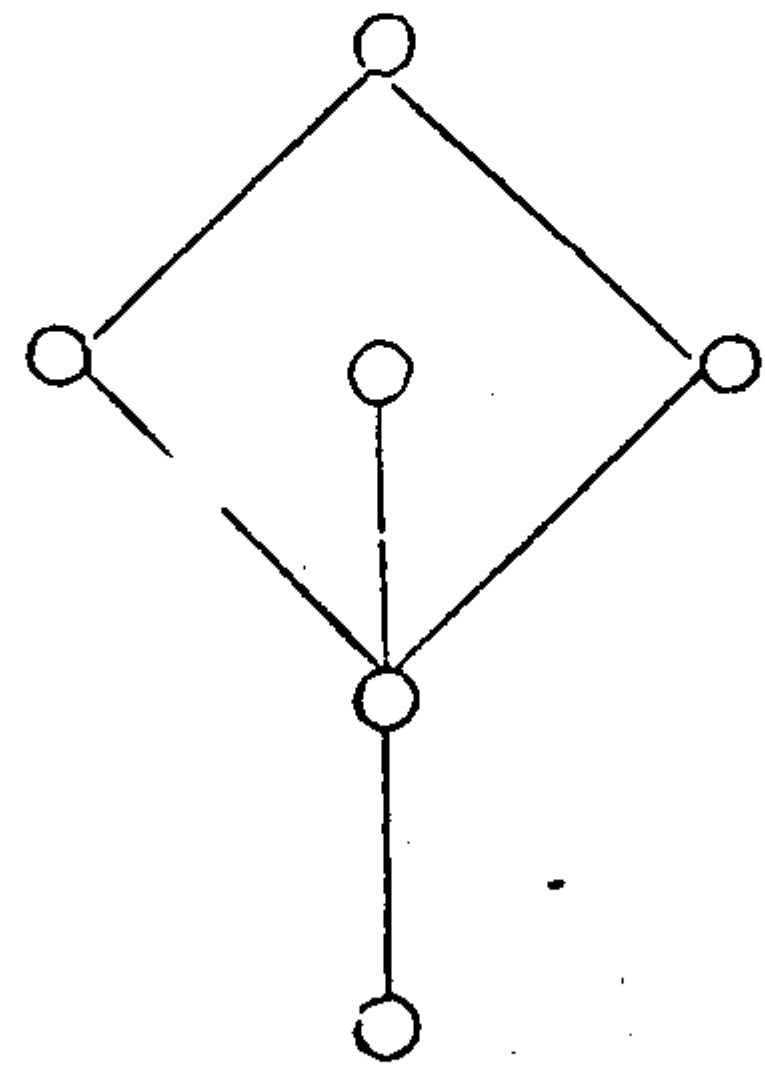
淵夫見往人

觀類圖

倉庚忘感候

尺蠖少真知

觀化集

西粤弄九山人雲儂約傳著

門人洞泉子謝應奎校正

不轂閒居以輜重無謂象罔爲心

上畏

神皇于九龍下矣

先君之克志惟吊影羣鷗荒其未央若
夫心誌善淵與誌善仁苟無自勵睎陽
不我是謂驅羊下阪得無類乎昔受吾
師以內外一致脫悟數言名曰觀化集

雖無干霄之狀慱我同心者共歷太寘
以嗣希音　戊午仲春吉旦

吾觀洞淪化寂滅證無聲七十二輪虛分
介具相征萬彙刻節候推數以媒幷詰
剝自生殺太質無定名流光卒艮止出
入由所呈古之大聖教爲金惟昭明揭
世羣嗤嗤死生無復停
神哉古良器掩蔽生塵埃泰淵復且杳那
能造其媒累土簣未及妄擬崔嵬臺斯
當閲衆甫欲不欲相培瑤臺有玄鳳嫋

嫋空徘徊
含變而自極鬼神其無幾誠者維統紀率
性寧安違火一樹德門水二乃相希仲
尼道不遠人遠淪匡幾古來誠以化吾
道恒尊持
義叩丹砂理先明神德居金斤伏雜火婧
浴慎其初冎設象天地外白黃包鑾木
以女蝠秀水鎮兓相直原元會有因訖
二兔間踈八石聽尊旨一匕以輕軀能
馴虎龍恱被褐豈狂夫

卷八

上閑龔常教介然無我求推演总所紀玄
黃建始由神君佐金冎德化施羣幽攀
髯雲路舉白日天墀遊赤舄感而徵萬
世其何儔
易以夫何思感而遂相須衆物寓以形形
數非殊途天地既委蜕蝪化難辭無大
運紀西方建德乃之樞端合清冷宰元
極混相圖聖人貴無身無身患何敷
碧華盈翡翠端望景雲生玄宮幽且默佇
思徒結盟赤女采其英拜月向新庚調

黃以間白復以見黃鍾三十以輳轂妙
用在其空
道罔以闢鍵不弊知常賓仰之徒亹亹大
制尊無隣世若貧采薪鑽燧以舉焚嚴
冬障擬敵斯力詎常温探索無上極窮
爾太始旻所以測形位咄咄其誰陳
純以合大方聖人篤脩之易行擅其中神
而彌所持感發率未萌變應以參毗吉
凶互挻盈十煇無定揆萬物以善覺人
道愧芻尼執古之所有以御今之疑

卷九

脫悟絕詩十首
天地先私用至公古來名教辭難通當時
武帝樓西月法象空懸漢寢宮
聖人憂念在元元五賊求心不可援胡粉
造來妍恱澤邇來據按出多門
昏黷宜宜據大荒始知危障起頹綱神君
息住胎元府金性如如見子陽
土鎮黃宮茁紫璚送歸白帝育玄英黃中
象白分胎毋萬化都緣土釜生
子午分章戊已門聽三違五序難婚若明

黄屋爲樞紐八石緣何不體尊
羣動彌淪詎大殊杳然元命啓徵符崑池
寶庶緣非王西海還探明月珠
真性原元語不繫始于無作本來天東風
一息先生覺大智何知汚泥間
赤水波流子未央高懸臺第列宫商巽南
風動歸乾土紫萼花開遠寄將
南北東西序有徵鬼冤相勝據相呈各緣
位界潛符兆金火安能一處生
紫宸波近海西頭金屋臺城壯且幽宇内

多方求泥質三花開謝幾經秋
六言自鑒四首
含育玄黄較約何能悟脱斯門垂象著明
天馬山中木食身尊
太昊三五至徵萬古懸于終極周尼啓諸
大聖演翼天運繩則
教朴難于復古其如五岳閒身泰淵放歌
浴滌恒南赤鳳傳神
九華龍御丈人向昔苦心自責揚身遂歷
諳辰撤手拋離火宅

感寓古詩十四首用答古光師
吾皇御九龍垂輝耀天閽元聲啓大雅萬
類睎朝暾詎無懷忠念臨郊耻孤豚習
息苟如此希聖其爲尊偷生羈萬物豈
不別寒温
卓犖弄柔翰沉淪守一隅砥端期滿腹韜
息在一枝鳥籠終習習鍛翮羈斗儲賈
生氣益根下氐泣中途天風吹被褐長
日下郊墟
庖犧大聖人億萬同斯世會一含爾機有

無互相契嘉此未始前真淵不二計日
月駈化功輻輳具微細手持三株花西
池浴靈蒂其如未已言研幾究斯弊
南嶽有高臺菁菁釆其莪阿阿託大陵清
霜亦何多碩彼玄盛時興夕委故科晨
風悲我襟高蔭息鳴珂逝水東北流無
復見回波從兹邈難大靈丘種玉禾
大儀彌斡運刪述眇代謝凉風振淳和流
火已隕夜靈景殊遷耗長物無騰駕岌
岌道如斯驕衺寧委吾志困潛淵玄

漢與俱化
崑崙碧玉樹娟娟淩滄洲側側置寰宇清
真逼素秋鸞凰豈不儔迢遞趾潛修飲
湍振天柱絕粒栖霞丘飲宿當自持不
以徵無求
丘園有素業清風常在闕鏡湖多五雲照
耀區寰間鸑雛本清英飄颯羈塵纓丹
霞破海月湖光開遠山湖水且斟酌挍
竿春風間惜哉渭川子日夕坐潺湲君
今把瑤草駕鶴未應還

堰水掩靈蟄水錮戾凡近德盛處深淵脩
文偃含蘊奮迅不可量震機寧得禁鱣
鮪何鯵鯵掉尾亦逾分頃彼何逴逴豈
在一朝奮 震卦
幽泉俯崑隅流波盪層沸汲此斟酌之太
元沂斯味流瀣亶杳滇灑灑亦可既蒼
旻伏動機達人詎無諦鳳鳥來珣玗斯
道理涇渭所以不敢言薜衣良自貴
庭中有古松盤那千丈碧歲華托靈根柔
科玩精鬼風雨結晦瞑神光護深僻異

苓晏春泉流膏長苔磧物碩寶厥真斯
才詎無策所劇障玄圃寥寥世相隔
崑崙碧玉樹娟娟類群芳清芬瞬霞靄秀
雪明琳琅始達觀物化於邑其誰將朝
浥華頂色暮擬委嚴霜念茲瑣芳歇惜
哉孫廟堂空青徒鳥道江漢杳無梁願
佩雙錦羽碧海窮扶桑
秋風生沅湘瑟瑟縈悲愴女娥動中懷念
結青雲上龍御何轔轔捎珮殊俛仰澧
蘭肙孫英徒芳竟草莽萬古俯茲心迢

遙詣靈爽
以道寡期生掛劒良峻巇世途側風波哲
人安可基東升若木枝赤日光顯熙長
嘯孔丘明玉笥超百雉
末裔趾孫生卓然啓前哲懷我三閭君同
門異幽轍騷經貽聖流圖議自昭烈勉
亦非存心名逾遭忌潔周鼎奰鴟鴞上
鶖樊炎玦世故此捫心江蘺徒自茁
鵜鶘賦 并序
余之竭來其朴小納若谷是以薄世物

之廣知聿一性也每臨粤阪根湘流盤
淠巨浪上引靈江南下蒼梧潭窪高寄
島嶼環出上有鵁鶄之立焉觀其資素
幽黙含容自如視無轍迹之内憂純爾
太淵之孫宿嗟呼物尚以躁静多方何
不以詘伸任物求身於屑屑哉賦曰
鵬徙兮南溟鵬征兮西紀廣後乎九萬
之勞御神乎變應之舉雖憑虚而逞肆
羈嗣時而後巳能無處柔用晦有碧潭
之鳥焉忽舛錯遠煩嚶棲江芷避潮興

餞賓陽宛奮懷于忠懇窮秋索底抱月
於西坤動而浮玩于脩趾歛則納静以
舄靈脫恩害于遠道趾受緤於無徵翼
江漢於順理固成命以厥齡吊文石之
翠影博霧露之相形馴衆禽之委下抗
鳳鳥之高聲檀審智之可卷竊遽見以
愚肓巳矣哉或載或㴑若唯若阿忽見
則明負静則和持至篤之未兆守去泰
之以詭操潔身於四廣偫孫志於雲蘿
鵁鶄喈喈誌趣其多誚烏生之以調詠

恒将秉事于長歌

觀化集敘

明嘉靖丁巳夏五吳郡鈞玄吏隱沈應魁撰

聞之太史公云儒學亦絀老子老子亦絀儒學道不同不相爲謀余謂太史公非知道者儒若孔子然且適周好問猶龍之嘆神遇之矣性與天道子所罕述是以後代無傳焉世微真儒寧不相絀哉夫盡性至命易之道也性命天下之一本也生民同得之非異物也聖人同傳之非異術也迷其所同得故異見失其所同傳故異説古

者敘六家而謂之道家後世顧詆之曰異端然道書云道之精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土苴以治天下斯言質之儒胡弗同也世直以道家爲養生耳余誠所未喻也今方士之言養生者率支離於性命之外世儒謾談知性知天而遺厥性命之實至於羊質虎皮儒言市行聲利炎於中趨死而不厭夏蟲疑水咼足訾哉余無暇縷數軒轅神聖龍飛鼎湖古今盛闡亦異端邪道書萬卷解者人殊倘非真傳魚目混珠

故以清淨解者未識磨磚作鏡之譏也以調息解者未達空鐺水火之失也以心腎解者未喻獨脩一物之訛也以男女解者未悟生人生物之本也以砂汞解者未察後天渣滓之繆也以日月精華解者未考玄遠感通之譬也老子云吾言甚易知天下莫能知蓋數傳數變舍本趣末簡易真機人天秘密道之難聞也如此余少多疢嗜玩長生之術丹經子史遍讀靡遺困所適從中歲嶄嚮聖人之道覃思性命之微

憂感天人思受真訣廼知昔之所嗜弟方士之小術而非性命之學也復知先聖遺經惟導人盡性至命而非異端之流也此可與高明好古者道未易與流俗言矣丙辰冬余承乏廣泉咨訪名賢獲覯雲僊丰神玉立蓋忘藩至之貴而崇道德之尊神蘊羣經光撰斯集其旨遠其詞文信慕淮南之沖舉思八公之儔匹而超然自悟者然逖矣深居偉見聆余磬欬信公所宗古光先生已參厥上乘他時天假之緣或能

脫舄於崑崙洞天相將寥廓否耶必也是所願也遂率爾叙之

觀化集終

觀化集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朱約佶撰約佶號雲仙又號弄丸山人靖江王守謙之裔居於廣西集中所載詩皆論內丹之旨篇首有三關亦內養之法原序稱其得倚古光之傳遂專以修煉爲事者前有刑部郎中袁福徵序稱其別有詩集行世又精於繪畫云